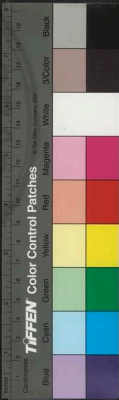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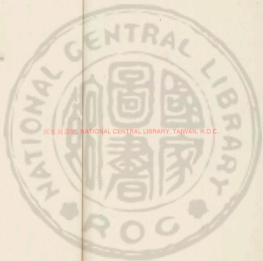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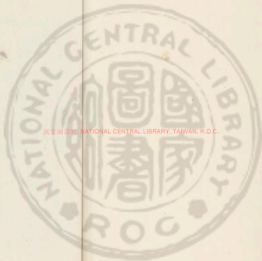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88a7 新到分類





2025.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水心先生文集總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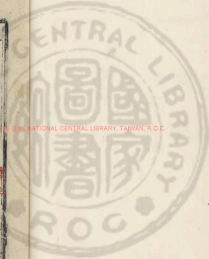
奏劄一卷

狀表一卷

奏議三卷

詩三卷

記三卷



序二卷

墓銘二十三卷

行狀 謚議 銘 青詞 疏文

祭文一卷

書 啓 一卷

雜著一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奏劄

上孝宗皇帝劄子

章貢恭諒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 陛下建明者一
事而已 二陵之議未報 故禮之半未修 此一大事者
下之公憤 臣子之深責也 或不知所言 或言而不
盡 皆非人臣之義也 虞井兼強大而難攻 故言者皆
曰 當乘其幾 積久堅固而不可動 故言者又曰 當持
其時 夫究經本末 審定計慮 而識所施為 之後 先然
後 知機自我發 非彼之乘時自我為 何彼之待 今
日之率易苟且 習聞卑論 而無獲振起之實意 則固
以為必當更機 必當待時 以緩歲月 而誤大事 是必

序二卷

墓銘二十三卷

行狀 謚議 銘 青詞 疏文

祭文一卷

書 啓 一卷

雜著一卷

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奏劄

上孝宗皇帝劄子

章貢恭諒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 陛下建明者一事而已二陵之議未報故禮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慶并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持其時天究終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日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獲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

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結罕之立為楚僞齊楚類之還五路河兩今昔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顧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怙其威之偏師雖來戰無功亦能持陔陔陔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不論可也方今之處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常稱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庸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

先帝始初即位尊兩淮理制襄陽漢陽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被民兵督手新城望造器械講馬政羅米儲貨處處繕績臣誠恐西蜀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器有所舉動者積令之所謂難者法沮之積令之所謂不可者熱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為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心屬本景聽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難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天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幹難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亮紛亂元約而已結罕獲至又不過責悔對三鎮又開結余親而已青城之



得忍接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昔而已是三彼
者可謂廢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勇自以彼
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爲之包容垢恥恬受
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矣未報則折請不絕
紹興既和剛雖損不殺而命行於至尊誇肆施於舉
輔類陛下威靈遠播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
之歸而廣募愛之美自爲勇弱既已久矣陛下其
尚加回護陰俟他時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愛
命之士若沈澆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繫與故具
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
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素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
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償不責

王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集三領則同議者
皆從劉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
南北自此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弃地開門納
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翁然附和更爲
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求至今况守
已撤矣地已弃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
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必畫
者則止於乘機恃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惡極
沉深遠者則止於固本自高談者速述性命而
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爲無辨
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說則
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

饜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神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策張浚經畧晏政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臣雖異時事豈殊陛下過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粟充就勲績者乎今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為闕閤以勾校朱墨為詳求能得一效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新一際卒遂自負為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

待賢顯足於寒故固無可言若出慮收掩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據天下之權鋒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勢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綱疎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崇安靖以為寧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為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傷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

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鑿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固孫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仲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地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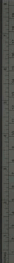
前禁見卒至六十萬群收皆為募練無算外虛州縣內困朝廷益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及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清司造給督府竊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後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而盜竄盡頭子勒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為州之害月橋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歲徵賞兩槽名色其虐甚又為特甚天下之錢盡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怨素之人主宰相之任也

整率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夫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閭閻之民民究不直事滯不決小治若此况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廢矣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曠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斷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

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爲其官孰不堪爲其官就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之解學科舉掛名凌計級而取術室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賢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應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

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剛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魯而儒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未足承接簪日而外庭或以見疎爲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務舉無可爲者始以養身其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詭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變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所持而獨行哉一世之人雖禁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也

今之所謂不可者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難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慮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



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
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
使人與法相參而不投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
不損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
立五年必成二陵之繼必報故雖之半必復不越此
矣臣故以為機自我發而非彼之棄時自戕為而何
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
者豈難矣乎豈復有易文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豈
不可矣房豈與有可動之特空之廢亮之項許魯之
叛皆彼之機也我何樂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
以為舉身苟且習聞卑論終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
盡誦夜思審觀天意格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綴

對清光發諸論 陛下加聽之顧反覆詰難以究其
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 祖 宗之靈所以望於
陛下也

上 光宗皇帝劄子

臣恭惟 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魯未旬決邊詔
中外之臣各以其言跪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
之先務也臣不敢沈湮條奏苟應故當惟 陛下火
留聽焉臣聞古之聖病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
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設別根
柢不憚改爲則雖已衰復興垂政復感終必得其所
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拘姑息隨
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

理差舛久而無暇心志怠忽則雖已與已治之餘衰
亂出焉况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
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
思混井當辭耻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
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
質服之時則必思康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
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
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豈我本朝藝祖
太宗聖人逃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
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
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
豈以為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井辭耻而

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救抑以為中國全盛而
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質服而當思康愛休息也無乃
當微弱分裂辭耻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
夷狄質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康愛休息之術而欲庶
幾乎強大混井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
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
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漏難醫不能
起疾木秀難種迄新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
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終
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
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
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

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衰以攷見。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大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沒也。故光武以宗室疎屬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室之後。大亂相乘。盜劫各字。踞藩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驅靡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爲左袵也。國家宣和靖康之喪。雖曰小人造孽。力取幽燕。貪功不靖。致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預降也。示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奸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幸遠。至溫台從衛陰祐分適洪贛川夾與置自爲行槩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術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爲承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固命首尾。變遷以退卻而兀術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版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載復之熱。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雖耻解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

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衰以攷見。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大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沒也。故光武以宗室疎屬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室之後。大亂相乘。盜劫各字。踞藩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驅靡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爲左袵也。國家宣和靖康之喪。雖曰小人造孽。力取幽燕。貪功不靖。致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預降也。示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奸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幸遠。至溫台從衛陰祐分適洪贛川夾與置自爲行槩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術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爲承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固命首尾。變遷以退卻而兀術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版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載復之熱。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雖耻解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



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誦以致此也自是以
來幾二十年顏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踰一戰鼓聲所
震常調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寇
豈敢謂其真透死我然而胡人慕之華人叛之卒殲
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
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
未嘗震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廢
而不改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
雖已亡號令雖已絕然而臣弑之天理職之人心察
之事勢雖有名屬彼而實未嘗震叛於我者猶在也
陛下益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
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

也分對者必思混并秦晉之力爭 藝祖 太宗
之無足異也雖社者必思報復夏以夷越勾踐漢武
帝唐太宗是也第漢者必思振起秦孝公明世宗是
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
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違事之未
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
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機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
也不知為者之有時而不為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
也與無時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
意終於未明而 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
復論矣何謂 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易嘗不以
任賢使能為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

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遵法習而行之吏胥浙工士大夫規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充志尚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救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網於朋黨沉於卑賤老於蔽光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說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先士落日以頽敗俗無素於人無定為諸路無平時之助群僚無充事之負幸時踴躍思而且以乏財為患者何難豈其既以為無用而可以抑遺又以為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為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為無用而不思其弊而

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於治國之意求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簡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當資專養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所亦可謂少矣民之當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獨奈何民力極窮州縣最困賦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歸曰其可為歟其不可為歟其不可為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其可為歟其不可為歟其不可為者十

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爲者何事報曰月勝板帳
總制上供亦耶正人官兵俸計爾又問民力之所以
窮者何說報曰役法爾初買酒折帛歛和買而又折
帛爾然則國家有林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
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故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
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
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
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古人之兵以宿明爲難
以聚也宿明不敵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
多故也一朝有事殺世共食料備其民雖少而未嘗
不勝者焉而使之也今之時養者將兵禁兵宿明世
世坐食養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

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也
駐四處鑄兵買馬裁撥柄運貨力竭矣然而上下徇
復皆曰兵不可不養也恨意仇離堅守盟誓行人歲
造賂貨空矣然而內外休暢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
知兵既不可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制非人酸劑
糜賜卒伍窮餓愁嗟流聞議者又以爲就復用之終
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
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
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
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
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
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

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取而取之雖多而猶不足。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益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成規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控持之不可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蒸布悉為諸侯其自居者千聖而已此非後世之所曉然猶聖植其四隅倚之捍禦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羸峙雖雄所爭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好陵邑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歎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畫叔權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

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限及主制沒廢運漁鹽推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爭利酒稅推何其浩大數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貨曾不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制強立粟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於帛折變神術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倉卒不給相視無算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為憂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為慮也故更有舉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復出幾夫

如一家之細孰有知 本朝之密者歟嗚呼 靖康
之禍何為遂天作難而中國拱手歸小臣伏死而州
郡迎降者關莫禦而亦都摧破歟 今酒弗之悟也
豈私其己之無一事不為國者乎 豈私其己之
能事而不能踐履持而不知斷措歟 此臣所以深
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
陛下查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
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優論矣恭承明詔念
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
不宜於俗或事不便於時臣固以為無大於此六言
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

此大者本傷於末壞心蠹而枝披交離渙散而臣之
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
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攻古今不能盡其
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棄不能練其
功非豫視成效不能待其久也 陛下不以臣之愚
試留聽焉誠故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想今之
時 陛下以為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
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離爭歟則
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
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為中國全盛矣
伏竊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
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以之而實謬也在



陛下果斷改爲而已臣伏觀 書皇聖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未酬親授 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以過焉 陛下發地實畏足以膺受付托仁恕溫厚足以慰養俟望虛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野兼聽足以照臨埃蕞至公寡欲足以任塞使使長駕遠馭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同律而已干犯

旒采無任恐懼

上 寧宗皇帝劄子嘉泰三年

臣聞故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爲長久召康

公爲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與託淵然以深其肯意汰然以長不以美而成其詞曰蕩蕩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蕩蕩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足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曲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蓋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閱憂樂不以己之曲直較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 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屬當進對稱不自已竊嘗申譯卷阿之義爲 陛下獻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應日新銷磨黨偏束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疋疾羸殘自觀斯

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為隨與爭以平為極和
如庖人之味為主於養口而無酸鹹甘苦之爭也使
猶有酸鹹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為主
於利用而無痕跡即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即目為
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
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如其平人臣誰無
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平嘗有黨論至如
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而此不分彼此不問新舊
人材復合遂為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
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未
知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任畢智竭力分守所職
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殉而與公家相為先後如

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
近法仁宗以無憾於卷阿之詩 陛下對幸

劄子二

臣病苦餘日 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
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
臣採湖南士民之論以為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歛
輒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
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糶
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
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是糶難難以
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為常伴其不耐小歛
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歛同里不能自相給

惟柳州縣環故城市之民膏黃朱讓食於常平者十
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爲一路通融有無
之虞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
歲十之三四比湖北歲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
一年之費用向者團練大軍總數多總司所取不盡
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糧
咸舊額總司被籍盡平積以歲月坐致漏卮今漕豆
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
交易使者與爲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此
取之諸郡小數雖先事請求差政終不能有所消貸
爲諸司之倡去歲祁陽蔣園十借糧作過守令張呈
一時賊動幸而就擒放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

闕然而止臣以爲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
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華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
司所得爲郡財賦又夫定規不可後取本司當自擇
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得宜制定規有則可以
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所作爲萬一水旱急
難百姓指掌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
雖熟計不敢奏陳蓋初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
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應指揮之譜求許其自
行無使貽害足以爲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
不幸甚

劉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

平常賦過取味少起輸以資緩定入換費不多史畏
民不輕出今民變吏思其遺化每示竭放不知督迫
罰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
四萬餘緡區會去官百方滿奏元交之數極爲費力
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後取
一切之政既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郤之名自此不可
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連年循習
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兩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序
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
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
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
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

一萬五千貫每年只應副一半一項歲日計虧少本
州錢四十一萬三千餘貫其二本州連年代爲宣信
隨昌郡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
州軍糧合應副本州衣箱袖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
十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疎惡不堪
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疋積欠袖筒至五十
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爲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
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
力其理豈得穩便况三州軍士上供銀本州每年兩
限起發不敢拖欠錄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還使本州
自掌蓋衣端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蓋轉運司於本州
爲所部官吏雖常伸懇不敢取必而三州軍彼此列

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邊至百餘萬緡自應然爾自
非守臣開祈判害達於 聖聽而 陛下惻然主張
特發 聖訓甄弊無由可準欵乞 睿旨轉運司須
管照元降指揮令後每歲應測本州一半宗子木價
等錢並令支實價不將有名無實者總挂充數以改
欠折其三州軍士供銀并本州衣絹今後並入各自
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並行豁除如此則本州歲
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加撙節以補不足庶幾已
放者不至度取一切之政亦未遽行禁郡之名可以
不失仰稱 陛下加惠泉民之意

上 寧宗皇帝劄子開道二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 陛下申

命大臣先應預籌恩報積規恢 祖業蓋欲改弱
以就強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切謂必先審知今
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費政行實德如
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臣將得陳極論而
事關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
女真乃以數千人提闔而天祚無戰不北遼至於亡
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
逞而虜溝之役累世軍實皆蠹焉何至此哉又况西
兵我之勁卒也方虜猝叛聲搖亦都諸將提偏師俘
虜無遺種矣渡江以後龜衛難難誅剪盜賊大抵西
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敗於女
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燉燁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

之將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漸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楨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西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拓阜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顧亮兗狂自瑣而我始能以敵國自主矣夫虜以敗瑣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強與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間罪屢興之舉作東南安之策而羅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成之深謀遠慮熟慮宜百前而不惜不宜一節而不少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

虜有天變虜有外患休輕勇試進之計用嚴武盡上之策姑開先務不繼後懇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劄子二

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渡江之後并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敢謀故准漢子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邊構國外拘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准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



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
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朝外攘豈頌內廢
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漸進准汭漢諸郡各
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
應首尾相接滿櫓禦打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
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
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
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
楹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
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
得人尤宜晚夕用心事事策條件理會若其人未
當則利害甚多伏惟 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

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
之用非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
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
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
未必皆怯懦庸庸不肯任責也亦由積安之久素所
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輝中論京城守具
自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死兩陣夾擁有大
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方願將自効若准漢
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應其
小大宜付一職使之觀事發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
方能捨燕安而樂羸遠易脫腐而為堅強勁虜在前
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

朝廷之上封或之內綱紀法度荒令賞罰懸虛從實
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承進止

劉子三

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 仁宗 英宗號極盛之
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
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舉利柄封椿之
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禁而款不及民熙
豐傷人幹伐其美然陳雅議切曾布以為憐天下之
積耗之西遼邦本自此撥矣於是秦京變茶鹽法括
地實走商賈所得十五萬內窮奢修外熾兵革宣和
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色始立庶雲乍獲
息折漕之用而免夫又與自是以來羽檄交督增甲

之自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得為極焉
多財本 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
既加而事愈散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
多少為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
但見立式太細鈎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
以為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求底
阜重此器書也西漸鹽丁既盡充矣方以寬民而何
至於後派乎委敵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
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禮當先論其
所入所入或博足以賦民則所出非經其為蠹則當
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恐
太重赴辦甚難而知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



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長縛奸折民既窮極而
州縣亦不可爲矣以此自憚雖無善後之計况故規
恆宜有大費之澤伏乞 陛下特詔大臣使闕用司
詳議害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權費裁節宜先
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捕便可蠲除小民
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 陛下 政於上
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浹善類流聞 所以能
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以就強孰大於
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 陛下不以臣爲愚且迂敢
不自竭而詳陳焉取 進止

永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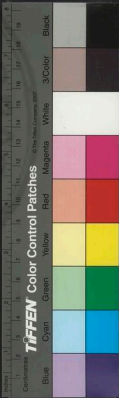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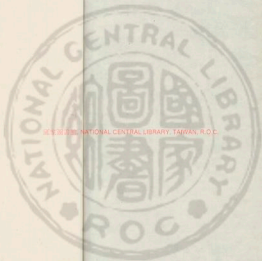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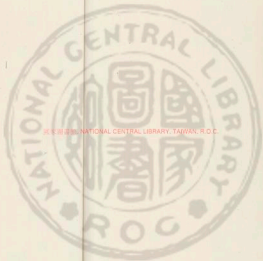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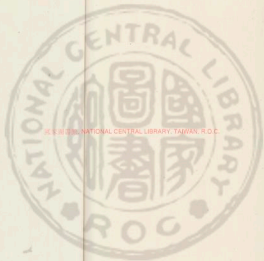




2025.01.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2306 v.2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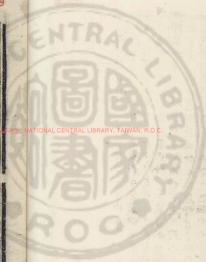
前集

狀表

安集兩淮中有狀

右邊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間利台曲折亦復不少其
切照去歲虜入明雅所殘破處安置濬野船楚蘆和
楊凡七郡其民奔進渡江來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
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
即其保聚下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
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者幾半而保聚
之民亦有為虜驅掠而去者散為盜賊則又不但焉
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知議未定空虛不成

章貢黎諤縮集



沈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辨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惟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既生其間勞困靡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此爲棄地而國雖興共守設使今歲若復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避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蓋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堡壁百里之國皆有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夜殫未嘗有騷擾伴有以自守不有輕棄其邦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成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茫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扞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

散無有能自保者而渡之後請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散從之寇果世生聚一朝蕩然奴某昨於國家營度規模之初以爲未湏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種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實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知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兵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懸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

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擊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
必驗而一夫之法其爲驗也矣矣爲天下者不以天
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
守邊安集兩淮以杆江而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
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嚴守以精志
行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
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邊
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
揮施行

定山瓜步石鼓三堡塢狀

某昨蒙差兼江淮制置軍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
嘗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

久駐若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
自虜寇驚驅淮人奔逃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蕪十
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
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
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逢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
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並加賑
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
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住其間有強壯
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
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
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畧也
至於界設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

○某夫歲添編朝列首建防江之議雖來廷舉致洋
前後素履無非并治戰艦布列岸兵裁理鹿角釘設
暗椿開港清整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
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議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
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未學何所能為
不過守學在里期於無聞而已如鹿角暗椿之類去
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又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
所言某猶謂屬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
戰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遭遽告急淮人
渡江以億萬計江兩岸動輒情惶或一日有兩騎僞
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粵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
岸檣樯失措渡者擊舟獲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

是其不足觀也今雖岸步有泰江渡有船鹿角暗椿
數重並設溝壑深闊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離誰與
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矣紹
興之間元木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
而殲者幸也於是始稍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初虜營
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柱返取其俘縱係繫以報江
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矣
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
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
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觀尋繹爾然渡江之兵
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破石或實之徒不能
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蓋明王恭欲令將兵策應和

州竟闕嘿而止今石鼓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
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
應援首尾聯絡所繫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
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
收聚居民與之為主今岸設警備自成市井若萬一
有警乞從

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討收
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嚴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
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鄆州人各堡二十五
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
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為四千五百人相共守
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月九月別募精勇改死士千人

臣請請給以待劫蒸焚之虞直前博擊之圍蓋堡塢之
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曰江南別營五萬人去歲亦不
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貴
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進戰乎河背虜在北岸共濟
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
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
生志力得展使之前此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
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疑言奪船輕渡或實為造舟
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此岸勝負未決旁觀
瞻者憂恐萬端令堡塢既成虜礙在江北我有應接
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以與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
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一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

上然迫虜於岸而敗全以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
死關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
甲士虛開舟中權戈坐視從首病之無策可治令舟
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便虜眾忌堡塢為疲之害
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鼓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
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為江中家計強弩所及
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
不前置而不問盡力以擊乎仁濟真六合等城或有退
避我以堡塢全力助其畏乎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
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為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
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
也數也故其故因屯西堡塢之立汝兵民雜守之用

并設江而先作一層又江北之良心有所恃勇雖亦
來不復求漢賈侯侯侯亂江南次第入梁因其時
要用其豪傑見團結一水為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
司之力無緣周適特借以擊勢使自為守春夏農材
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
零藁抵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
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殺以自強於流離死亡也
哉其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
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
趣成此三堡其間跡目極有未備而其處處證既成不
能扶持恐死以待畢事豈勝漸懼伏乞

朝廷速賜選擇總練溫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康糾別其妄作疎滿之失攻爭前史規畫密
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速圖某不任折和之至所有
定山瓜步石鼓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圍結
山水寨居氓口姓名營業謹隨狀繳申伏乞指
揮施行

辭院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次對之職為選甚高某結留郡雖普假罷退甘窮巷
固已無與洗歲月之憂更何憂霖之較及七十既至
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為足足豈意粉飾若奔委節
陶德特昇新除復遠在物然而竊學故實兼考前
惟必詣告老則或容以示恩今猶使奉祠則安
得因閑而冒受風夜自震震高雁違伏乞俯諒微誠

持賜敷奏寢免華文閣待制命又以本官權德輿
觀不越常分無幾少安無任兩踏候命之望

辭免除實議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狀

聞命殊常省躬震越蓋臣子年暮而食近上所矜閔
則為之改祠賦祿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寵光
榮耀將以為勸則非德進而榮廣不在茲選某類踰
春景資病交迫伏蒙至仁曲加憐念特昇祠官所宜
祇服恩私俯蒙拜受無敢後矣惟先帝大訓華周
秘藏學士竊直輩為清近志行凋落問學空殫
性與年俱材隨若盡慮若存禁冒莫不知自引是彰
聖朝濫予之過而非所以為勸也伏望鈞慈特賜敷
奏令其止仍舊職寅奉新祠所有實讓閣直學士恩

命乞賜復免不勝使命之至

辭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
私意之是徇而忘君父之為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
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劾去
之士論惟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
至有績因避惡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
奏事熹赴辭避終未敢前唯既罷去陛下趣熹
入對用為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能愛惡
為栗誣奏遂去衆議所以洵洵不平臣始疑之以為
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事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
其實以告陛下也豈栗劾奏熹文字傳播中外臣

始得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猶愈
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遽然
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
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乎栗竟熹
敢自稱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劉劄
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官省劄即時違國
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
激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
書省乞給假俟痊安日供職是果謂熹只欲回就江
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職印記
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或緣長感不合收管郎
官職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劄諭既給出入官門上

殿奏事并過謁宰執臺諫即乘轎入朝供職良不為
難兼印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
執不從臣為印記不能卒駕致其腰蹇拒違君命實
負綱憲所有印記無所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
終夕至于達旦且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
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疾
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
啟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印官印記熹既未供職豈
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栗鶴諭而扶曳
供職可乎印官未供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
正長或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
印記假蹇拒違君命非其心也栗又言熹本無學

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
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
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闕家
塾強師友收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
欺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
自標目以勸人為忠為孝者乃所以為人材計為國
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詭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為師
之禁令果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為熹之罪而又謂
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欲
索高價妄意要津收晚景日不肯供職以為作偽有
不可掩夫栗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

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即十一日
再爲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爾相去隔
日之間而栗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誣熹而
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 陛下愛惜名器館
學寺監久次當遷卽官者只令兼權其視卽選亦不
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卽官本係大察參計衡熹推
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兼熹所以待熹
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 陛下明詔曾任監司
知縣者始得除卽其事久矣學館寺監雖久次而未
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兼權豈得謂其當遷卽哉差
除之際卽換關次移衡用其兼何應焉是又栗急於
誣熹之罪組織其言語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

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 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
在臣合有校攝乞將熹新舊任並且停罷臣聞舊左
右丞進退卽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
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發罷之文至于六部寺監
舉劾其屬必曰乞行烟避破其文統其義所以重臺綱
尊國體也今熹得爲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勃
之且無有給合臺諫劾劾有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
綱動熹而充自亂之地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
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學一語別無實
據甚利害所添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辨蓋自昔小
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奸名或以爲立異或
以爲植黨近創爲逆學之目卽丙倡之陳寶知之呂石



要津者密相付授凡士大夫有稍慕聲名者皆能操守
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名則以好學爲已愆
相爲鈞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揣
探中材解體銷聲收影微德始行以避其名始如喫菜
事覺影迹化收之類性日玉雖未稟其華陰陰發正人
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影善惡封殖人才以爲子孫
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乘高侍從就其寒淺無以
達陛下之德意志願宗信於下而更襲用齟齬陳
賢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王黨
自此游辭無實謹口橫生吞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
見栗恥不得與朝疏之議遂爲崇亮之說而人知其獲
愆詳定所人更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况我
匪風聞古有常守今又苟恣一身之狠戾不畏君
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
用心察其旨趣舉動如此故以何誠不可不預防不
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
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肅心孫慮以俟
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即官去留何至
上封事說說徒觀宸慮誠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饒
莫敢明辨積在隔階將害大體爾伏願陛下正紀
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
官惟其是推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
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忠思報之至于冒宸
嚴伏也待罪

要津者密相付授凡士大夫有稍慕聲名者皆能操守
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名則以好學爲已愆
相爲鈞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揣
探中材解體銷聲收影微德始行以避其名始如喫菜
事覺影迹化收之類性日玉雖未稟其華陰陰發正人
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影善惡封殖人才以爲子孫
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乘高侍從就其寒淺無以
達陛下之德意志願宗信於下而更襲用齟齬陳
賢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王黨
自此游辭無實謹口橫生吞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
見栗恥不得與朝疏之議遂爲崇亮之說而人知其獲
愆詳定所人更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况我

淮西論鑄錢五事狀

臣竊見近歲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搖動其事多端幸蒙 朝廷不惜厚賞時與收換始得寧貼臣昨在蘄州目見利害詢採吏民頗為親切今曾領無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推人返泰安靜謹具奏聞其事有五一日開民間行使之路二曰責州縣關防之要三曰審朝廷稱提之政四曰謹諸監鑄造之法五曰詳治司廢置之宜何謂開民間行使之路始初鐵錢不分官私民間不辨好惡得錢使使自樵私錢百姓懲創賣買交閱文文陳釋或將官錢指為私錢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樣錢謂如舒斬人各只使本監字號錢之類或只要新鑄官錢且免揀擇民

旅持錢買物一貫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穀他物自相酬往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緣此行用艱難物貨稀以朝廷禁斷私錢本要流通官錢若官錢方更疑或豈得德便臣近以乾道同安斷春大冶相松漢陽定城新舊諸樣官錢釘板印榜曉諭民間令其從便行使亦立私錢樣令揀選不用令各州簽聽官委諸縣釘樣於都保又別差官親至村落委曲勸諭欲其耳目接熟用錢不疑須持官錢流通物價復舊方見禁斷私錢之利在臣本路已遵一如此施行其淮東湖北臣目所不見未知如何近因還同過斬口鎮鎮民詣臣稱揚真泰州元紹興熙元年二年斬奪監所鑄錢皆嫌羅惡揀退不使臣尋令拆糶揀擇其字

文模糊尤甚十居二三見已開會諸吏別議措置然則揀擇用錢人情不甚相遠無既有新舊諸錢并私錢色樣不一曾經揀換錢文祇悟若不於行使地分明如告報終恐向後用者疑或臣不敢作治司發往兩路州郡欵乞自朝廷降條行下永遠照使要令村落僻遠認識不疑民旅交易流通無礙如此則既授之精神可以收回人錢換之實利矣何謂責州縣關防之要兩路先後立限收換私錢准東多而淮西少雖緣禁有遲速之故然積累數年委有許多私錢別無歸着其當與收換則一爾今已於限內申報盡絕而舊色私錢尚飄散在民間或限內齊赴不及出求不可收換或貫百少可無力投換或富人收歲

意圖此時禁弛復得行用既各盡絕雖年其餘然市錢用之中常有夾帶所幸民間識認擇出不要其新鑄私錢間有三兩文到市上者悉民窺伺豈肯遽已自禁載以來雖令紛紛爭為廢或令五家結甲或令旬申有無私鑄巡尉以捕獲入衙收獲治經由透漏沿流常要地津要首領被通更人廿伏夾配官負當俟朝典臣檢照舊事及不住承準申明雖皆已遵守覺察然終未得閱防之要必行則誣告羅織欺詐繁興此行則使同文兵姦究乃在臣近令各州簽廳官責屬內肅巡地分都保等處專一禁止行使私錢之家旬具委無行使私錢器罪類申本司只此一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堅及私錢無用私鑄自息此



雖治司職事亦但可施之本路故乞朝廷指揮於行
使鐵錢州郡除照官錢色樣從便流通行使外並要
本州月具更無行使私錢文收結罪申尚書省蓋款
必無私鑄其說難信欲必不使私錢其事易甚况經
收換朝廷為民之意已足如有違戾懲治大吏一人
自然震聳用命如此則令簡而可行實而可久矣何
謂審朝廷稱提之改始作鐵錢非更添此一項泉幣
益專以絕銅錢滲漏之患爾銅錢過江北既有鐵錢
以易之矣鐵錢過江南亦必有銅錢易之可也今為
銅錢地而不為鐵錢地事不均平置行法以求偶末
之恩故故江北自行鐵錢之後金銀官會無不高貴
富商大賈財本兩礙而淮旁之民只是往來西岸州

矣之內銅錢異用風波滯留使已盤費消折安居雖
又仍舊凋疎非人歎息以為朝廷緣銅錢之故致令
江北不得自在空懷抑鬱無與上聞近戶部建明權
作兩淮交子百萬通行沿江州郡仍許入納准人若
願得此數行用稍廣目前利益但臣採其土俗之論
以為月日稍久流弊不行必有咸落百兩之憂將為
店鋪停塌之利若要稱提得所義理均平當使鐵錢
之過江南亦如銅錢之過江北皆有兌換之變兩無
發棄之虞於江南沿江州郡以銅錢會子中半或一
分銅錢二分會子互行兌換鐵錢計其所收或料撥
付總領所或仍換銅錢則可以減諸監藏鑄之額或
付兩淮和羅椿積馬料修城則更不支津交會亦於

朝廷初無所失淮人知鐵錢過江有兌換之虞自加
貴重商旅之在淮南者亦不敢輕賤鐵錢則金銀官
會及其他物貨自當倍小如此稱提難行鐵錢可以
經久無弊若恐鐵錢過江兌換者多自合量宜得節
但要存此發世一路而已何謂謹諸監鑄造之法臣
切詳與監以來所鑄鐵錢其輕重薄厚精粗大小略
爲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間新春監所鑄字畫
指細輪廓堅明比於諸錢又爲精好十五六年以至
紹熙元二則頗成_或惡習久生弊勢亦宜然昨錢
右司急欲取勝盜鑄者遂謂新祿四季別爲字文舊
重四斤十二兩今增爲五斤八兩新錢比舊大幾一
輪臣竊以錢文宜一輕重大小宜均則民聽不疑行

用不感季別一概自鑄工不能記憶民間何由辨認
而又新錢特大形迹舊錢常人之情喜新厭舊所以
有只要新錢之說豈可舊錢遂成無用又特大者自
爲貴辨則可行使分開互用卑賤不合巨細視之新
錢刻畫雖大其實不如舊錢用鐵雖多錢體不重但
加比驗自可分明兼淳熙七年至紹熙二年上
半年同春兩監通鑄過四百餘萬貫七年之前及他
監所鑄又未有數目前公私行用官中自應保護舊
錢其新錢但當鈐束監匠盡工鑄造深恐末年之弊
必如初鑄之精而已若徒翻樣增鐵以自別異深所
未可故湖廣總所近有申請以新舊官錢不同未敢
通用正謂此也臣已行下諸監只以新舊監淳熙七

八九年錢樣爲準務令精好更不添兩數及四季翻
樣欲乞更賜照裁庶幾民聽不疑新舊出一等何謂詳
台司廢置之宜臣竊以臣僚切議專置錢治一司是
時私鑄熾盛鐵錢流入浙西內地敗傷專官講求誠
合權道乃其方略禁姦推過銜銜雖傷益曠亦中事
機今觀台司陳請三十餘事皆已施行矣然終是論
徒太廣行移束濕至使諸司平戾州郡掣肘人心驚
疑異論蜂起自有各路監司任責指揮人情必安方
敢向前措置此臣所親見也事變之來動以勝勝不
在張皇其後治司亦自畏縮雖已得旨者多不果用
且如舒蕪兩監鼓鑄之政舊責守臣其增造錢工糲
惡生弊走弄文墨支用自由當職令支固宜詰問爲

治司者但當督察稽考總其大柄而已取而自鑄
政恐皆以爲破壞兩州事起倉猝至於碎置幹官檢
諸創造聯字營房列屬杖多控制州郡泥鐵炭中賣
處處增足非比銅坑苗麻項要尋求坐食端闌冗仗
無用以臣所見私錢既蒙朝廷收換若民間照樣行
使則官錢通流州郡嚴禁夾帶則私鑄止絕鑄造並
遵舊法而新舊錢不疑稱提出於均平而江南北如
一逐路自有監司任責則提點江淮湖北空令取會
迂回更乞聖慈與宰相商量數月之間合與未合結
局協於權制不爲督院塞希恩使侍之門杜貪功紛
亂之意靜治不擾准人自安臣譯蒙恩選委所有愚
感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頓首越俟命之至

新刊到任謝表

始從參幕無最可書驟借專城以思被錄對龍靈而
甚願謨等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蒙太常承乏傳
上方奇皇龍行壽萬之清當陛下禮見祖宗之初
頗預討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繼末班乃錄
首仲之餘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滿於
長川恭惟 駕御蒙殊之時薰有收挽孤寒之道遂
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黃之間山澤相雜素荒僻左本
極貧虛益困淮南行絀以來豈乎斬且監而後除
仰官鹽之羨不勝備治之虞浸用鑿者無復編矩所
以檢覆增鑄禁絕私鑄是兩文銷折之多市井至於
登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為之頽空辭紛既難任

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循之德本州盛司督祭之
威稍安人情纒給經費懼非尋常所及堪勝茲重伏
遇 皇帝陛下詳於使臣察於知法東權疎賤即為
守望之親磨厲純頑收其敬連之功輯和造而培壯
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靜為福日計不足雖無毫
髮之功心力未窮尚答乾坤之造

除淮西提舉謝表

素抱迂愚自投閑散責之禦守武事淺而未酬就仰
按行忝命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蕪總三臺
屬昔荒殘在權宜而當者於今登闕蓋吏道之滋繁
重以鐵冶之司旁刺江湖之遠迥繁泉清雜之過幸
朝廷收換之恩而饒之官私尚難辨其真偽鑄有新

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茲為大慮所
貴周防譬之琴瑟既解而更飛然膠柱之譏猶在如
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駭輿之患當思臣暫領斷陽
未彰善效弗諧淮土早動卿情收以章句之諸生輕
叨金報之刷選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慎時除弊因
事討論不惜罕費以解性變之窮益不焚本謀以消
姦非之借揭臣祗承德意流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
為律倘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
適享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既覽錢米又如甲兵本乞優游更叨煩委中謝伏念
序邊學校固漸課業之荒唐內迫家門重困食用之

寡薄一資殆不可忍皇清朝 既而母居早
陳力就列視古為訓於是則宜今乃升寄聖 夢不啟
就名之寵預聞軍政制其財賦之權猥用榮章被之
弱質若夫此地爰自積年務場壞而經常之蠶大虧
網運弊而漁惡之種亦置口累日重者迫愛而已兵
民俱困則速患告何況於由細入麤以輕取重忽當
警急無異承平國其選擇而使能臣姑冒昧而就採
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勤勞切職謹密外方謂臣粗
讀古書合更時務因其欲歛截湖海之上且復令周
旋戎馬之間臣敢不事貴經通身先損節必吝出納
是為有司之常苟述曠療終返膏燭之信

謝除華文閣侍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昭示眷留未即野人之賤寵選舊職復參近侍之榮
姓名已沒於朽腐命賜忽超於新特伏念臣資朴疎
信已之學之進趨合變之能非一內忝論思邊成遠
忤暨平外專屏扞又負憂虞危無顯効於盛時固合
實心於某商若乃羸扶恆策緩驚早重之德悔尤濫
軒裳之非據自嗟衰暮指林壑以言歸惟賴天庥并
函皇明隱燭獲從容而善退保優佚之令終至於躑
躑往愆寂寥久廢因茲告請迷由幹於深慈悉與盡
除俾再適於禁籍尚慶素衷仍躡真游爲幸則然非
願敢及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躬秉上德化幾恭和
取臣以貴爲切美浴在寬之用榮轉末路蓋欲補其
前修矜恤老窮不忍失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

臣身未殞而年徂志空存而力盡雖曰慮重受恩之
地然而莫知報國之方願越是期疏瀹周指

謝除寶篆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元太平宮表

帝典近而易遊皇居親而愈切起踰次對啓沃前旒
顧漸衰邁之蹤難副知憐之厚必以監親治忽嘗擇
後光大化所覃右文爲盛歲奎圖之府建自太宗直
學士之官置從景德逮茲列聖並煥鴻名分命諸儒
遞升華序博達今古從容規綱之間先譏幾微補報
職業之外臣力耕朽壤勤懇枯泉空有胥手胼足之
勞曾無瞻背食芹之歡忍進陪於闕職棲巖奉於汕
醴澆醜則多潤色矣賴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同天
造化與世範圍萬物觀聖而作新一卷皆上所成就

仔仍宿舊閣惜餘殘非必選賢示將假罷臣敢不實
恭異數夕揚茂恩持滿今祠終灑晚歲乞力之類試
尋末學少殫平生致主之忠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月選擇於久閑之日厚矣弓肅拜恩除於尚祈之時
羸而難任陳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思過特
深自量尤審一昨賜歸於窮舍即甘息望於繁塗惟
君父之矜憐不棄與朝廷之記錄常在南頓祠有感
錫州臺雖許控辭終蒙注錄遂出重湖之節假以灌
輸之權示放必行發為期會臣子供奔走之職何敢
曠職官著垂覆蓋之格所宜仰戴載馳枉暑鄙涉脩
程既達置司奉將隆指然臣灾屯合聚病恙侵凌

形質至於變移心慮從而替奪累年沉痾衆藥滿管
曾微除愈之期雖有蘇羅之免故人玩於浮省感旋
無他醫工莫知主名可謂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
為少非覆布共四休無以堪若姑以假應臨之則何
但圖葬而已更虞闕效上累生成此蓋伏過
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考於已試
宰使勿欺採其甚關責以來效故令廢清玷此光華
臣敢不銷屢戚以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遠俗視殘能
之可力傾盡而為儻宿疾之或平靡稍以報

除泌閣修撰謝表

諡疾丐歸將膏沐於一壑詭恩寓職乃增重於三湘
衆之所榮臣以為忝中謝竊以典修中校筆自致和

必頃資盛之多號稱除之舊勳時也
不復論獎之名始則捨除之實伏思臣者素謂畸人
雖早汙於清班亦難聖於頌使施已深而未報插
運過以挺災坐閣寒涼再担歲闕及此扶行而問俗
幾成尸素以具官網網於簿書之程區區乎醫藥之
學空抱膏肓之苦莫克殫磨起何亮髮之勞可當
序飾朽株以丹青之美登隤石於瓊瑤之齋寧然無
堪躡是異數此蓋伏過 皇帝陛下至公衛聽蕙愛
曲成輝其拙鍊若枉所取不嫌孤外而有遐遺使之託
身文字之林掛名奎壁之次煥矣昔魯仲其寵華臣
末路幸逢矣心銘激恨泥病之小常薄永溯頌於忠鑑
力之支難弗酬大造

除工部侍郎謝表

未敢沉憂徒抱不天之恨迄緣終制日參掌土之
職再竊身榮永辜親發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起
走粵惟家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復顧省雖云頓變
日月之不留強使接常恍形神之非昔記憐俯違命
召趣行賜先見於延和歸舊班於起部沐浴膏澤之
愛殆異餘人生施枯槁之恩有愈造物而臣摧殘故
步損耗宿心豈無敬昂之思滋甚衰遲之迫臨稱銜
失難課近功一德十忘何裨末誼但積徇程之弊莫
知退避之方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龍德顯行乾剛
獨運感而求助添以圖終枝臣寡特之中冀銷迎附
祭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慙回視此生之幾何常懼後

忠而靡及滄溟善下或塞滂勺之輸兮吳蓋高尚蒲
公微之告

除吏部侍郎謝表

甫越燕甸遷移冠部昇之華刺增以事權中謝伏念
臣素弱而不能自強無材而願出入下乃欲安分匪
云執謙骨疏退惰之中功名絕絕疑疑疑疑疑疑
榮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卿而陪獻納考地
貢而瞻虞衡外懼恩榮內藏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
臣無以仰承今也超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功
職既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泮計實安有耳目睹記夙
宵隱憂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有拔士之志明以好
賢為大德取下極隔事之審待臣循理分之宜位若

所發華威自泮臣蕭然二蓋不勝禮樂之陳妙矣
金豈在範銘之別雖勤平凡之操焉酬卓異之知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內參從橐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爲寵而臣之
所憂中謝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頻建鄴爲六朝
都邑之舊感時雖速撫事尚存義執先雖安得不君
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實而徇名藩墻初銳
於掃除堂奧速頌於備警江流回繞遠將數里而屯
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萬數閱水鑑且
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憐憂慮擾若
病昏忽被趣行罔知攸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
訓武克天地地主觀衣袂瀾曳之文所宜戒懼誦奏

士綱繩之句尤在恩勤臣敢不怵惕以預防指循而
風具視身衰謝已無放逐之心懇國威靈願附不爭
之勝

代薛端明上遺表

臣聞不可移者有生之定數不能泐者符詔之遺忠
尚忍須臾頌殫悃幅中謝伏念臣奮身於遠達世熙
平孝宗聖德愈新超吾諫職陛下大明必照權忝
從官荏苒數年驅馳中外論上指於時習未扣之際
宣國威於漢虜既除之餘書殿在茲政途竊寵服辦
非據不敢昌言迄荷隆恩許從晚退最棲冗處未嘗
不戴於青天氣盡形銷無復所瞻於舜日入冥已迫
懸關空多伏望皇帝陛下法恭道之載成體乾行

之變化灼見物則不失義理之中審知治原常以二
起為本求膺大寶益邁昌圖

除華文閣侍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
皇太子禮

於禮有稽宜併今祠而賜免以恩未疏反叨舊次而
重居暇以凋頹蒙滋化育伏念某不能則止既老當
休已積處於退問更求全於晚未故官何在初無朕
夢之尋陳迹都忘香若歸窰之靜至更典講選遠同
念沉淪因番請之至減煥一論之新選涇舟詠雅猶
存飛躍之餘舞閣垂文變紀贊歌之盛稀閣喧於里
社疑信雜於朋友血氣既衰雖云在得日月其逝終
將矣為恭遇皇太子殿下惟德而興時聖事道而

參國命內東姑訓備諸多士之臣外務調行舜夫一
夫之用以其昔忝班列之久不使廢從後國之游某
敢不勉竭類年溫理切學危原亦繼更融兼食之識
毫斯無功益魏徐名之恭

受玉寶賀表

恭觀詔書元正日受玉寶者天運重來國寶垂得
際昔念吾其今逢中謝恭以聖宋一道相承九有率
俾咏調信重膺受喬圖西祀東討惜曰著神休於炳
炳耀志迷事于以見年德之號就變或隱而難防理
無往而不獲贖何止於陽光復迺自於蒙人倖彼遠
夷蒸仁風而獲款特因方鎮傳誠意以上通燕陳祿
附文益彰美福之寶以至切恭永昌之刻我宋備

物之珍殆無或遺莽不具在宜明德而密護近假手
以回還 皇帝陛下師古以治身奉先而續服何食
惠不存於祖業曾斯頌敢忘於疎謀宜上穹之盛臨
罕東州而歸附敬效邦符之靈光昭帝命之新群祥
會同有司枚進江淮延頸望基本之常安關洛傾心
想思集之適及

受玉寶賀表

副掃是歸洪惟內治之彰明玉寶來歸信矣外戎之
助順慰滿揭聖契合天心中謝恭惟 皇后殿下慈
靜而方仁潤以澤被黃赤以受聖文與帝同服將濯
以儉躬志先歸道宜致家邦之慶幸觀符瑞之遷喜
協家來歸享郊朝臣欣逢盛典陪祖近班越璧金回

無復同行而衣揭膏實再得高拱此幸以書經

中者乞致仕狀

某狀自帖念初無恙能遊歷科目性備使令之渴之
振起涯份而已多叨誠茂聞門心內愧今既七十餘
景不長素病氣痰嗽喉迫近已畏寒避痛覺燥咳
嗽隨聲涕淚交下倦意憂月度梓瀛嘆說產將息固
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敷奏許令致仕謹願垂
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冀以秋詠太平之樂仰酬君
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俟命之至

再中者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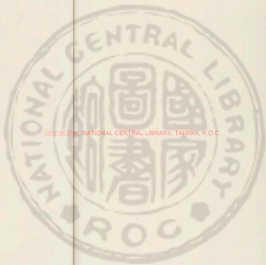
某伏惟者則奉聖旨不允者上恩臨而未許誠不計
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適於經律伏念某小而

怯懦長益病昏方當盛壯之時已無血氣之勇論建
常漸於迂闊事功奚有於臺分况今老至而衰心意
銷索目視耳聽皆廢馳之餘手拘足孱非奔走之具
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粗希知足之風不為學者
之愧伏乞庸加矜憐特賜奏聞許令就今年致仕漁
樵故功優遂山澤之履耕鑿遺民永被乾坤之造不
勝銜荷感激俟命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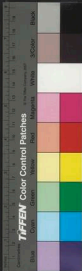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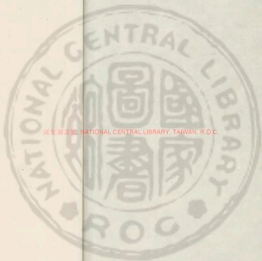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05/07/04
SERIAL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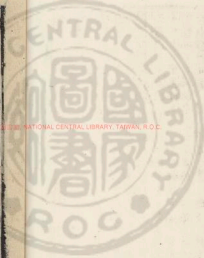
冰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未識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法度總論一

故自爲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論者曰古今
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爲說亦確而切矣雖
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
家下之情僞好惡上之生殺乎奪古與今皆不異也
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類古於今絕
今於古且使爲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
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悉然
臣有獻於此願陛下深思之蓋陛下之欲自爲
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變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



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弊則不可謂之自爲其國苟
爲不因已行不棄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
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思出於
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濶而政
愈疎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
所以爲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爲國非必速效之也故
觀衆器者爲良匠觀衆病者爲良醫書觀而後自爲
之故無尼占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爲國具在
方冊而已其觀之弗難也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
數策畫不終胡食而古人爲國之大槩森然見於目
中矣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推以斷自聖志則不
待食頃而所以自爲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

夫以封建爲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爲天下者
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
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爲封建而後王道行秦
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爲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周
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辨擬尊賢寧
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
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在
察變而必照陵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
道也乘威明權薄書期會課計功效核區實驗勤惰
令行禁止授首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
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實謂自明
子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

善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
通於今者謂王霸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而
已若特得其法變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
者而劫劫然端端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
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爲
國者雖各繫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苴之長短然
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故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
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遠而難
知矣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
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爲以復祖宗之舊世百年
之恥無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
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爲得
何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
之也矯失以爲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
之法而不以詐紂之壞亂廢湯禹之治功漢雖滅秦
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
密矣惟其猶有自爲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
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爲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
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屏息操
舉下而裁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
至晉之政尤甚於陝南北角立連與連戚及其嘒然
自見者猶皆自有爲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食賜之



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曠然可見及隋之末年
慢亂蠱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
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談之失為興唐不以懲
隋之亡為強夫與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
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
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
攷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
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括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
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
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為言細者懲創密者懲創五
季足稱有法禁而又文之以為行誦之以正論人心
日余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為儒弛之行以相與奉

緒之法遂捫而覲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
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
而其人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
矣其法度紊失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况
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為禍難之始
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
之議論防高竊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
史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傳統以禱失為得而具所
以得之道獨存置而未議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
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
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
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與浮論相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居不可任而任，使人情事
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側但寬平，粗得古人之意，而
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
割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讎而不激其言，皆言今世之
病而自以為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
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
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必
廢者廢，昔之弊者今為疎，昔之細者今為大，今日出
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
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

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為法變之害。
故用人以資格為利而資格為用人之害，銓選以考
任為利而攷任為銓選之害，薦舉以閔陞攷官為利
而關陞攷官為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負
即致仕即得蔭補為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
得京官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為一害，今者太
其謬，蓋限其負數又為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
藝既薄於古，令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古者化天下
之人而為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而

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墜
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為一害，
一預卿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不信藝

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爲一害夫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爲害制舉所以求卓越方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爲害博學宏詞昔以擇詞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英官要職遂爲捷徑一若是選莫可退解而安詞之法爲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爲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復法爲害昔之勅律總核萬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爲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矣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爲害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今也禁切監司之法又甚於

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爲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免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使之從而胥吏爲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行方田則方由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舉重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爲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爲是必不可救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愛於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其所終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

臣願陛下揚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
靡然一日得行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劫言
柄漢及唐之盛世可必致也

資格

謂言資格爲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
大德有小大而官爵煥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
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
至於卿相如遠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
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
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弃賢而爲
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
之也夫計日月累資政雖堯舜三代則亦有資格

不以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
人以此官而繼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
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若其弊守相列侯爲九卿九
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更用矣伊呂周召之
儔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
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學於常格
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善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洽
賢否混并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本朝遂以
治世而行秦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
式惟上所按問得魁器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
格始籍嚴一冠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群攻之
致李沆王旦在真宗時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

仁宗 英宗時司馬光呂公著在 若宗時蔽人以
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
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惇蔡京王黼秦
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
五人之所以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為論雖然資格非善
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
以稱治何也蓋論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
定清濁高下之序披其號為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
者亦已素許之矣時欽其履歷以賞之而已矣故其
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為必相至其久也亦卒為
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
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

官知縣而為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為察官由察
官而為御史監由御史監而為侍從由侍從而為執政大
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為郎由郎而為卿監侍從執政
皆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
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資
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 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詢
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
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
檜之為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
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效其功效驗
其人才 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故臣欲
陛下審乎資格之實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

通既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失闕推折之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孰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聲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

其官與之以職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自之曰吾一毫不汝情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語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不待刑法而自畏者顧無其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操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學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待安所取之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東縛蔽蒙之塵空靈折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若力論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

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喋舌拱
手四顧更胥以問其所皆知之法今更胥上下其手
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卞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
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 陛下有是名器
爲鼓舞群動之具與奪進退以叙天下何忍襲數百
年之弊端泫洟於區區環顧之法以消弊天下之人
才而甘心以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
安從見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
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
容於 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恣曰謗曰勦
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鳴其上而疑樂治
道於將興之時者也 陛下派考皆人之已行毅然

不感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
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
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堂除爲
宰相之大權則無准銓選爲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
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六
臣知職位而銓選亦能少助 朝廷用人尚書侍郎
者不虛設矣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
宜若爲善法矣而今乃爲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
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負郎此 朝廷自設限
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者若四考有



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開陞則改
官 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與以賢能而
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 朝廷藏賢人以
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藏舉人以
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
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
者不信其薦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
知而 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 朝
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
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
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
下之人知之上之人蓋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

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懷嫌賤人之所恥而不恥也
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
抗顏雝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卑身屈體之狀以
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
舉人 陛下之人才環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
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
變且京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 朝廷亦自貴
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 朝廷無
不可爲而計今或求之能也今合多而考累而任使
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
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固今之法而舉之與之
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

有常途之可由而不及汲焉爲是卑身屈體以求之則僕隸賤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其舉人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懸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使乎舉者而大吏或以舉其才則朝廷信而用之按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政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爲之遷爲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

任子

何謂自負卽致仕卽得差補爲一害人臣以子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

廷錄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準十餘年而至負卽由常調入仕不過佐碑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爲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少使繼世爲之邪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負卽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恩不稱也

何謂自太中大夫特制以上差補得京官爲一害京官者 領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五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闕遠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惠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改官上下相目以爲異事令至

使其為太中大夫特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耶豈為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歟重之則其去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雖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為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爵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為恩則濫以為法則弊以為義則停且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然矣師難處崇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則自宜剽奪而今也子孫仕宦不知變極驕

後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者何以勸焉

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員數為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盡興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為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夫為上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弃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嚴而人紀愈矣故員即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從勿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為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今之所與員即御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攷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為

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負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養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品卓然可以為家國用則於此官使之而昔之法煩前銜後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乂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輒為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請習謂之黃冊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責者乃輕而終也乃是為國家之所重者乎

何謂化天下之人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使天下有羨於為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堯舜之詩所以作也蓋羨於為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賞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欽慕者而不足以勸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方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冀望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明友以此勸勉然則盡有此心而察隅之

所砥礪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 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持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人才哉 何謂解頴一定爲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世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有應書而爲解之類然矣今江淮之間或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火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逆權納夫士之高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爲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頴之狹於彼者何不隨之使與寬者均乎

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之取士也取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獲棄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 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遷者因以爲之賜令也七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爲言則安用此而遂爲常法乎夫士者人寸之本源立國之命繫焉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斷喪不復長有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把而至於銅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

儒其言學法蓋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而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闈於學者益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人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調撻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桧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聖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以校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

書季攷校正分數之毫釐以爲身之利害而此外又以勢利招徠是宜其至此而無恨也

何謂州縣之學無攷察之法則廢食而已往者崇

觀政和間蓋嘗攷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

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發令州

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

甚遠惟其無所攷察而徒以厚食而士之負酸氣者

不顧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後竟得以

進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既不顧於學豈非未

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宜稍重太學其故

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以充其職而相與爲師

交論晉之道使深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
廷官使之為無難矣而刑監之學宜使致察上於
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
或送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類可洗去學有本
統而古之文憲無不盡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實於
朝廷井有所難願自以為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
紀綱廢數不一一揭而正之則宜有不可為者
下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為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
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
然原其本以至今天下未見有偶然得之者是以為

舉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舉無所用此科舉之弊滅
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
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
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
制科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
科舉今天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重業而共
治功披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明為而責
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偏
以為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
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
號為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策又以
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為一事也必先立為一法若



今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因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肯就也又有甚比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答策為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為能故哲宗以為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何所為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為急官將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

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快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數陳利害其言頗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快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員不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論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慨然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思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

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典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玉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陋不復矜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諱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必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更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

偶觀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置於身之官爵者比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以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緣紙搜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要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筆也且又有甚符突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進士也固應天下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興神宗往返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進之而終以文詞蔽

水鼠尾白脚歌替之差卿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
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
差役也 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總悉委曲動有
法禁而所謂保正副者乃獨無法何為其無法也名
券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
論不過仇疾於官戶誅決於詭產其說有自宰執而
與編戶齊役矣而詭產半天下其弊安可絕且不谷
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因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戶
詭產何幾今復以看戶長在錢運州縣使二稅呼衆
之役有所分而謀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大半已
去矣使一都之內歲有材力可以服衆習勇可以率
人者遵用舊法使爲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戶二稅之

平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爲之而不可而不使強秦
已而不頭也夫如是天下豈復以差役爲患哉又如
是則雖官戶無間新故亦皆可爲之而何以此督責
官戶哉且今世爲民之意何其薄而辨官之事何其
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
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
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爲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
服習其小爭而無使至於大闢救民使不犯省刑罰
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今觀未嘗
爲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
知悔則鞭笞其後是獨何益哉是其行之非有所
難而不思去者何也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 本朝以律為經而勅令格式隨時
修立自 嘉祐 熙寧 元豐 元祐 紹聖 大
觀 政和 紹興皆自為書近者 乾道 淳熙已
再成書矣以後尚前以新改舊凡 朝廷上下之所
持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
為治又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為害如督叔向之所
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
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
之外苟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弊法既具矣而令
不行則宜有說焉今上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
檢坐申繳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強委之二害也

人才因此沒以頹惰倚藉利害況然推廣及其終也
不邀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出行之法而已以法為弊
猶可言也為人為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 朝省
之前後批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
相習公為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為治
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
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
世以人亂法不亂為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
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
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
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
不足以知法藥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

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言而果已
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
文不備其實備其以不備其兵也夫使見行條法誠
已皆具而天下何為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非無其
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
坐申嚴以譴獲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嚴
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
行者非必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
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
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憤耗智
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譴然覆助
陛下之中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才之所以日

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職道窮暫相繫繫而罷
經久固結之過國威之所以不振強虜之所以憑陵
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而發法以行唐虞三
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為虛文而人
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
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史胥

何謂史胥之害縱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者
蓋自崇寧核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寒
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
會一切惟史胥之聽而史人根固窟允權勢重矣監
恩橫賜自占優比凌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

用者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嚴橫者三省樞院
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效視又其常情耳
故今世號爲公人世界又以爲官無封拜而吏有封
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
居之悅首到席餘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
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傅
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
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
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輩而已矣有吏胥
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
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
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

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者以付
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
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
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爵召皆天下名士其
權柄足以動搖宰相者今之所謂都隸行首主事之
類是也此直以鞭撻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
歲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冒國家憂承有故事
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卒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
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
能超異者或遷錄之若此則有三朝士人賴惜於身
畏法尚義受財帶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無務舉且
因以胥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於今世之窮猶一利

也更迭爲之無根固涵沈之患無器引私名之弊而
封拜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有餘稍去冗官之
患待黜擇地爭奪尚庶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
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涼師配屬之
百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無亦必少異於今日蓋
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夫奉事整齊簿書不爲疑
則下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名 朝廷之設官也必知其所以設官
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
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
之謂州郡之官難盡釋也故止於得監司亦是奇

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若是而已未暇及於所
效相繼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
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
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
以置監司之體欲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又
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繫恐其權權而自用或非
情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
之券復所愛之禮儀皆有明禁然則 朝廷防監司
之不暇而監司何廷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
狹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必欲
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也情人反以爲寬大上亦
以爲知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爲侵權上亦以爲生

事此真大謬矣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下以養天下乎
者也今特運司則以剝削州縣之財賦使伺其不諒吏
摩維其遺欠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
用賦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田則置而不顧提刑
司則以惟趨於簿牘錢印蒸僧道免丁由子爲職而
刑獄冤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
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爲州縣者相與憂而嗷失
監司之所爲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
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
二夫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爲付之事功者固宜
得其貴當今也特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戶部而特
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爲一路之財計者將

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利於權務都場而提舉
司受其惰留掌其住費督其煎爇爲之宗道理債而
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趨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支移
知備以索李帳稽考綱解以報戶部而已是三司者
以此爲職徒養食致多人徒惹意氣作聲勢以便其
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事
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運轉運之權以清戶部之
務罷提舉之事以一特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
皆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慮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
矣豈以爲例差循致之用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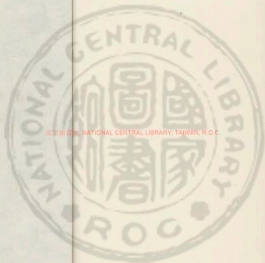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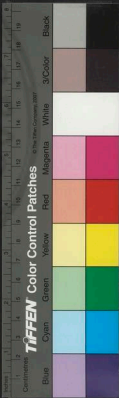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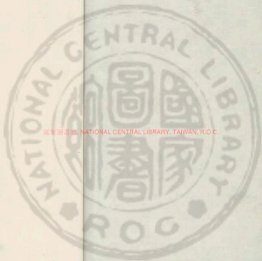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研究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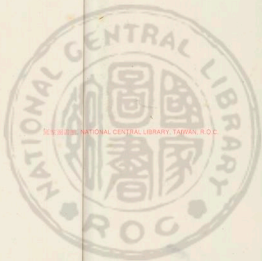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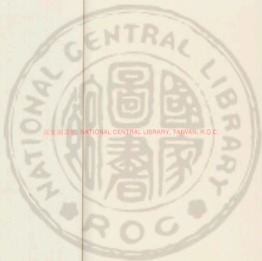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02.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053508 v.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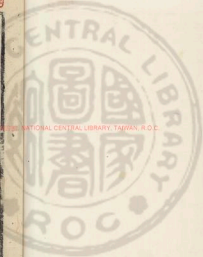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始論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弊無足
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勞乎者七國盡有漢
唐之天下惟燕前入契丹力未能渡而趙孫吉凡
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躡繼遷始自立遼
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宜以中國既大
也道德純備也思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
於二虜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
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願意而
奉幣帛事乃而守和好同此者為正論異此者為浮



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爲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前世自以爲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梅不除芽孽終在小人因其間隙倡擾燕之謀前寧始勦後志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維矣始也謀步三旗而西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後說檢走矣嗣說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矣河南北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衛者也劉豫乃自女真援立之爾又結罕死於赤崖虜用事取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術背盟苦戰則所爲分畫者據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

敢較焉至頭亮乘隙北方潰亂韓侂胄之民處與范舉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無幾板矣然寧猶無狀踵失策謀搆國宰亦匪劫到四要部界之捷使中原遺恨欲泣內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爲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殆慮寧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困民之志叛而直失其大半隘吳江浙以爲南北之成祇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求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講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離耻之義一切德其爲南北之成

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威敗。蹇息也。得矣
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
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
矣。故以一取。必有帝王之慮也。以一取。上霸強之慮也。
以一取。必至之慮也。加以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
理。立睚眦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
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
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其易明矣。然不取之
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又一取。一
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簡說定。不可
以遠事言也。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於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
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
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剛。故人莫敢多言。
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則策小則
科舉。高出唐虞。下絕秦漢。博合率連。皆取則於華。解
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
之義理。不可窮。雖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
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為國者
不取專大利。而分段其大害。以人參之。使其害備。肯
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以故。藩鎮
雖歸於上。一兵之指。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
之也。故專大利。而無愛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

官而用吏禁防織悉特與古異而城網最爲不分雖
然宜有是哉故人才棄之外劑中弱以天下之大而
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
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慮人求開南地天下之
士始植齊後探踪思遠慮以爲之說然而內墮奸尚之
多言外組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中
成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
士大夫爭法之斷舊法之邪正鼓爲烈熾爲洪
流而已過此何暇言之是又熙寧之後因於世故
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極
憤此上下靡靡不知寒暑饑饉之轉也而苟且顧
大尊者爲朝自南北自北之論視宗廟君父之體

知齊奉之莊身忍而不避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脅
衣冠舉悅首而奉慶故二十餘年未有出思慮於飲
食分華之外者况其速者乎是又熙寧以來爲小
人之所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雖惟詞
執樞要責功能謀勳意崇實用速歷名審於政察謹
於選叙缺疏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事勞致天下難
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懷欲爲之心者以無所爲
而消靡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惟謀新
嘗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爲仁政趨事者已弊
矣猶以爲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
先廢陪養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興以來不能盡
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猶知前失而不流弊志

強九獨行所難而不感當為則為毋以為昔未嘗有
當改則改毋以為今方循用亦百年之宿窳開興王
之太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故臣願陳列前後之
於似渴庶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陳列前後之
源流統緒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較然而不亂所以
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取燕一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也論靖康之失亦必曰
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
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
不割太宗征而不定趙晉田錡王禹偁之流固嘗
以志凌節為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

以燕為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又慶曆中劉六符反
索周世宗開南諸縣當燕為之設贖增賂而後墮止
其後蕭道濟理河東鹽池又舉數百里界之而王安
石端絳不之校也況於王黼蔡攸之佞庸乃欲必呼
異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恥
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浸言其粗耳
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自不能呼燕而已使契丹政
令猶強社稷猶固我獨抗宿憤發以戰雖得燕而
而財竭民怨內潰外據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
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衰於外位奪於內
竄身死山死仁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
也疆理天下宰禹之政也紀律祖嚴將討趙萬葉時

以取全燕杖拾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夫堅守重隘
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襲此遂以變我苗是
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苗圃之謀何以喪
之乎仲師道既敗劉廷慶又敗趙鼎夢雖不以折北
不支女真之漢兵輕笑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衆
者如此遂得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
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世英師事安孫事趙中國
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注河海難不決而郭世
師決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計於不能取燕而
非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
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
燕是今日之謬論未解實害最大可不畏乎

○ 取燕二

何謂追論 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
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
十百年之後者也對辯不歸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
京師傾敗士大夫歸櫛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
或有罪矣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
於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然也而已楊時則為然
緩之辭故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稍減慮以待
上天之悔禍而已軒輅則請委事於仲師中謂初議
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矣非不可用而已若此
者何以故取燕之失乎反 建炎南渡雖稱遂不
則天下之慮益急而仲師取燕之事漫已遺矣然

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辟卑辭而後已
蓋洩河犯關 關連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禍
常存由是言之 靖康之禍不特詳檢附札之所故
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郭郭也
河北河東中國之囑囑也非其郭郭而設扞禦於關
關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為為可久安而無他此要道
所謂非愚則諷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
而縱匈奴築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皆唐唐五代成
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故今雖使張王而返都
呂次凌南蓋投 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指
處國家之弱勢未俞石氏之覆轍或必不振國必不
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

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真
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汴公起而得鴻溝以南說曰不
可而張良乃召然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備
波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尋熟兒聞者所能意也
○ 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
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
安寧以身聞於兵革夷傷危若而按定蓋常事耳
太祖 太宗未嘗不自總戎 真宗之初固已幸大
名矣滿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為王欽若請
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意從渡河六師雖
動用命王連覽覽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



始以親征爲秘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附城而不敢出契丹故兵行入無人之境擄質第馮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兵必恃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爲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衛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臣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者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不可復用親征者 遼炎問深入兩浙 經典初趙鼎回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皆以爲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爲不親征耳一親征而屢敗者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虎氏之來而 光寬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爲勞師其實亦用

親征也故 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以鈞和而止夫今日之爲遼論者曰父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爲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畫明紀綱正法度撥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書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父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形未可決也

待時

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爲言也夫時有未可而特其至昔之謀國者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將以之

而非也。越之報吳也，逆彘文種以為必在二十年之外，二十之內勾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壯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持時者邪？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為，皆報吳之具也。彼特未至則不動，特至則動，而破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為而欲待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行而下者蓄力，運籌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規，然必順其勢而因勢之可為，則勝速時而求以自為，則敗。若此者，曰持時可也。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校乎光堯二十餘年之事，阿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與持時之說，轉而為棄機此羣臣之欺入事而誤陛下以自寬也。亮或望

殆北方請命，女兵亂離，其特豈不至邪？及陛下段兵甲而休之，王帛交使由軌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恃，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持機若遲之速，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隋唐是漢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晚哉？然使少壯至於惰老，而終不見邪？蓋持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審矣。臣請夫今日之論，時自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恃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則無時矣，何恃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為其時，而自恃之，毋使群臣相倚，相背，捉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獲來，不過如此而已也。昔之為國者，兩敵相形，而特出焉，持遠者，數年而近

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時每處其迫促而不及時
不懸其悠遠而不可持也悠遠而不可持未有其於
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持之恃也乃姑爲持時之
說而已

齊謀

何謂求今世之實謀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蜀
比南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滿半計
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他大財富足以自爲也然而
五六十年不足以自爲而聽所爲於當者則有致焉
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爲累昔者之
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爲累當昔之所患者法
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爲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

也而今以專爲累然諸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
財其爲暗錢者泰至雜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
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
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
無有也 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
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爲千五百餘萬此祖宗
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
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爲累而至於竭今
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衛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
可壞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
之備兵禁兵士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
數亦且百萬亦古所未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興

人而親而不收關一日之兵也小則草竊窮寇數
百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為累
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心一罪之微皆先有
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慮忽得一智自
以為甚奇而法固已滿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
才不盡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悅者一聽於法變而
事功日廢風俗日壞復以愈無告毒人愈得志此上
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變以密為累而治
道不舉自今邊敵犬牙萬里之遠皆自上制命一
郡之內兵一官也對一官也彼盛此踞各有統屬各
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喚伸動息上
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益則無所寄任

天下於彼而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
而群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
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
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雖耻所以榮甚而其報也
故紀綱以專為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
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為而終不可
為者四事之累也然則奈何財以多為累則其告少
之故四總領為戶部之害經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
板帳月楮為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為
累則其若少之故四屯駐之大軍耗總領之財計補
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
密為累則其若疎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不

可以不更也。統率以專爲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邪邦則內無堂室。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運起固與帶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抗首出比而斥燕之處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爲利者又在於四害之後也。

財總論一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不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

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故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誓以前爲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結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克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規舜禹爲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以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未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焚逼迫之憂。蓋漢興文宗



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
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孝問其以
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
不大厭惟齊始皇帝已有讓會其欲之譏漢武帝者
修有均權在莽之政而西園聚錢大當天下之官爵
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及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
皆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速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
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厚祿均成禍發無與至於綱
度供億猶曰有存而亦單於今日之貧窘漏成哉此
皆具載而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速矣唐最富
而亡唐最貧而與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迺此無
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關地最廣用兵最久而

勝此其事差近而可言矣政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
特財多而能之也夫矣然則其所以有若唐者非以
財少為忠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
所患者謀慮取捨進計敵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
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牽頭竭蹶以較錙銖營
若情夫澆人劫劫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而財少
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猶出於唐之中世盛
於本朝之水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為國之名
物米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
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皆為寬緩迂遠之常
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智道鞭撻疲民舞棧
小吏而謂之有能 陛下回頭而如聖慮必有大不

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 今日財之本末循而至於
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
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人
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設行以弋歲效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夫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
常之變屢作非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匱乏
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
而借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
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
用度自給而猶不問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
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

行繼而為上無與五六十年不能定大當

仁宗四十

二年

下之論揚揚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

為皆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幼少者不可後取
時甘心於不能所謂精神相續之使亦採自藏神不

敢奮頭角以哀歎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幾歲

之儲焦勞苦戰爭益若推黃之閉而未得也是以

熙寧新政重同養之任更常平之法非兼并專養

與利之臣四出按望而事肆之會編錄之要錄至於

小商賈肆十百之過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為

以為說而奉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始矣 崇觀



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家出於王安石曹希呂
惠州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竊實竊地之寶以佐上
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十萬鎰足以備禮知足以資樂
百修並聞不幸黨與異同屢獲重變而王麟又欲出
於蔡京策畫之所不及者以以平方職則如欽於東
蜀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兩師凡二十年關陝尤
病然樓靖康之難依矣方大元帥建者於河北而
張懋任錢鈞之責鹽錢數十萬鎰而已及來離揚而
黃潛善呂頤浩等得之流級以呼皆以權貨自營
而叔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平大將瑄私運金百劑
無復有統轉運所至剗削覆罕朝廷料時大書文
移守令丞佐持巨使待五百進使卿戶疏痛無告賊

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已制而經總制之案名既立潘
泗州帛月橋和雜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
求莫令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令爲甚也且是
以後辛巳之役甲中之從造一有警賦歛轉增既增
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粗宗之盛時所入之財
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於熙寧元豐以後虛
耗之封樁役錢之寬剗青苗之倍息比治平以前
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麟
之免夫至六千餘萬證其大半不可鈎考然要之度
紅以至於令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
南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
困益乏皇皇營賑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

通之典變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爲國者也古者
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
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爲國者持其
少而治之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於多
者勞而少者逸宜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論今
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
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
有餘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孝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
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書必
擬一方之用而已非金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年來
餉錢被郡縣事項與提舉官出大治兼經制使科

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擬若無以救急故或役錢於
頭子費諸將以相需足 靖康召募勤王兵窮奇國
以知江寧兼總制錢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
若沙泥未用者存之積聚雖極難嘗國用益困呂頤
浩乘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歲辛伯所收經
制錢者與說以爲莊商進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
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
縣之餘而可供奔迫之用夢得僞爲士人而其言若
此蓋辨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惟也然其所取止於
一二百萬而已其後由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
前後動派窠名責于游師約之數或以逆運輸或以
供軍興運添酒稅隨則頭子總舉來後相繼督師志

兩限給而孟吏以執政之重當臬制之名者戶女壯
丁歲給行起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
十計州之楚浙本不過數縣今則茶布皆以分課一
州則應列掌七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蘇於磨
并爲官惟於酒有知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
本納虧折官本未有得而節墨油單舊向商稅有增
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差有勘合典員有牙契
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藥料酒之爲勝也
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實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
之多也以算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昇總
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士方
其入仕稅筆茫然莫知所謂夫膏脂定從旁而噬之

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
湖爲月楹兩浙福建爲印板帳其名心繁其籍心雜
上下焦然役後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
大夫猶有知其不善嘆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
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爲何物而况遠及先
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
時肯治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引茶
場水磨之類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海向後有吳居
厚可謂刻薄矣祭宗祫之行妙法改錢幣誘賺商旅
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長拾零細解
錢貫而飲人以不賞之酒其患如淫蠱制之甚者蓋
王安石之法桑洪羊劉晏之所不道也宗京之法又

安石之所不道而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希季蔡京亦
羞爲之矣至其急迫皇戚無所措其手足則韓紹興
以來號爲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如蔡
檜推校劫會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弁餘瑣屑之
間以爲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
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
乏陛下誠有意於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

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何謂人才日衰 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
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爲
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
利之不當取蓋矣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德

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前古語仁義性與天
道者特唯好耳持美觀耳持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爲
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
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爲二縣則以板帳月替無
夫乎郡之經常爲無罪即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
之經費爲有能而已矣夫豈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
狂櫻其所任必有六乎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
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選 祖宗盛時豈櫻可得是則
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

何謂生民日困恰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
朝廷所以取州縣之奔餘而板帳月替各自以力赴
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歛也贏縮多少惟人而

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橋張多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皆之所謂粟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逆執之執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善習之或爲壯贖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令之所謂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并與將官抗衛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牛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輸爲盜賊凍餒矣若經總制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

何謂罔用日之今歲將得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歟言陛下知夫清者手其囊爲孤注與不博而可其贏之一二者皆

其本先竭者也爲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靡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爲

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手費酒賑數倍之息

若此者猶可以爲國乎彼國不貧軍不羸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取之雖多飲之雖息

而罔用之之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道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粟名之不當取者罷之然後令州縣

無敢爲板課月給以困民照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

誣者而按用例稅變民之人使稍收救養之政其大

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棄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兵多使

之也財與兵相爲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

國用不支矣。陛下嘗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立未得
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何謂和買之惠。經總制錢之為惠也。自荆歸而後。至
於民。民猶恐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
民而已。國以二稅為常賦也。其推使經用有不足於
三稅之內。而後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
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惠。尚少。民有以之錢。而後費
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
民。使與製錢並輸。民自奉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
之具。悉從折計。且觀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致獨困
於無業。而其七輩。亦耳。陛下斷然出命。以破天下
曰。曰。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為上供者。所用絀。獨惟

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官禁官吏。將帥之賜。格令之所
應與者。一切不治。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明。善義。鮮
暢於四海矣。

河謂折帛之惠。支移折雙皆者之。其事固多矣。而今
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精實太餉。至于餘千
而朝廷又方之。折於。始創為折帛。其說曰。
寬民而利公。其後。折帛。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
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
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
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
其國。且不可。而況有大於天下者乎。雖然。折帛之為
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虛矣。陛下必鈞考其凡

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不減如買折帛不
罷命目睫之近而誇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為將良
平不能為謀者也

何謂茶鹽之患惟之太甚刑之太重此其
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
能一一復古或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
以立國故最在後推然惟之不寬取利不輕制刑不
省亦終不可以為政於天下使措諸事有緒二三年
之後臣請言之

故治天下而不見其為勞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
下者以為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

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吳強故
惠質文相代若隋嚴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
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
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
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為治天下之
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
焉虛而欲滿而覆者器也而惟之巧不與焉故三代
非忠質文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
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
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
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為天下之勢在己不在
物夫在己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為而莫或制



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劍兵刃立天地之道而
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雲霓
日月饑旱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
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
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已故其勢之至也湯湯蒸
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
不能止而國家適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
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
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成者矣呂霍
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
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
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惟而其甚也

宦官之微匹夫之高呼士卒之擲命而天下之勢無
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內晉之顛覆此其最著起於
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酒淫佚而已而天
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呼號在天下而人君以其
身家容焉猶獲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
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
也臣嘗推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
如反掌之易而嗣世宗一日臨大位比歲契丹納服
李筠法夏備擊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
間不羅兵甲淨取僭偽之石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
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心之衰敗地缺者二百餘
年英雄之君忠智之臣闔而收拾不能什一而舜王

劫主術首服從相繼積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乘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爲之而是以制天下者雖然焉高乘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清淵之下而皆不免有暴沮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投先維附臨終而不改自弃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勢則存統則亡臣嘗攷之戰績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

變九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上

理財與環欽具今之言理財者環欽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采賂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所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遊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環欽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就之而弗置而其上也以君子爲不能也故學天下之大計爲之小人

雖明知其與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帥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守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視民之愛弱國之受誘何時而已夫喪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欲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聚則而浸藏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沒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將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而充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君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歎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

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悉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專商賈之贏分天下以積而平其什三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強矣其辯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償貨之歸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費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爲也何者爲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曠地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

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佐也徒使其後輩蹙而後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求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則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令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歛者乎抑已盡歛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哉今之理財者自

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積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止不歛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故轍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太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隱存之可也使其自利而故為國利何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非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

理之數為天下理之數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服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因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闢散播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歛為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財計下

欵

外論一

臣為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為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治夷狄義也中國為中國夷狄為夷狄名也二者為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

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亡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夷仗為沉浮幸而得濟不可為常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夷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薛縣諸戎始以嚴尤為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况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縹乎若太宗者又其以為有策則異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瀕廣斥山谷深袤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蓋與中

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有嚴狹據焉乃在長城之外用
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
利兵危天謀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各義與權
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
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為用是既已
化為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
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為雄小國次第亡滅實大其地
而為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
匈奴秦人之言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
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為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
民者何在奈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
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

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強則暴師轉餉
深入看戮如擊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綸
帛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而詩
灌之為丞相主國論者故奮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
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為成
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休雖然誼於制
患之術淺矣請自為典屬國用三表五鈞而繫之若
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其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
此何足治而況本不計強弱者乎夷狄嘗苦中國無
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說有開兵端志在誅剪則
中國之不報其矣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
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纓契伊尹終不能乘

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爲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推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爲與之爲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爲中國夷狄之異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再遜於庭未嘗一日改盟約也女真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爲與大國義蘇凡弟當來從我或速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朝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真使不得遂成

又國爲之助其勢何不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取幽國之地以爲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夷狄雖遠而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爲不義是以不用而不知信義乃所以爲中國者本不以夷狄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持夷狄固無難矣何必誇神於智計闢勝於士卒蓋趨於末而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持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行蓋於此矣和親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多

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
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
之為和而亦不與之為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
以喪吾節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
尤為無名夫北虜乃吾仇也非獲可以夷狄蓋而執
事討討借夷狄之名以撫之九子弟不能報父兄之
恥反損仇人懷不釋憾之怨欲與之結離以自足
可乎往者 經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靈遠大臣世
沒名將盡黜異已者空王大夫之列洵洵敬藏而後
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
自皆接驛為事與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相
前策建請罷督師撤交兵自東西北道四要郡治

而後為和仇不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為盟誓
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卧在庭其
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虜奔或不免
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為大猶愈於坐而待其死也若
有弓矣陷奔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阿哉嗚呼失吾
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為是謂何時而可也 今天
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
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為一逆使罷略則必至於戰而
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為不可而敢自言於上
者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憚之以自達也非可用
以當虜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內懼功矣而不
敢言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

以持勝益時矣 今日之議臣不暇獨以告於上
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 祖宗之世也內治已定則
所謂求知觀之判者為保全宋氏計耳是不難自出
而力行之可也 今日存亡之變不得尚用往車為
比使虜侮如辛巳甲申忽難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
且其崛起暴強而戮吾太平之士喪已五六年矣
如使復為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
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 祖宗之世
也唯其有以容養使丹使不致禁敵則兵可以至於
不用 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其速
速耳而早其速速又非大相遠也速者五六年近且
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

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為之慮幸其事之不在
已引而去之夫愛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
也愛在吾身而有出於數十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所
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
不可免之急慮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
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銷鋒
澹之徒今積薪盡為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葛迅於
烈始以自求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誼之智
而後諫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也猶未足畏也
然雖絕使罷路而臣以為猶未至於遽滅者蓋求或
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坊當思也
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

矣執事者猶未敢肆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自今之
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淺深而歷數天下之至
計以自衛需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爲正義
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爲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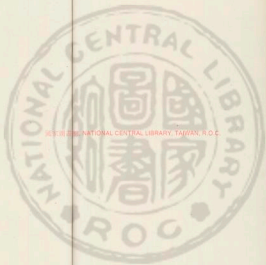
外論三款

外論四款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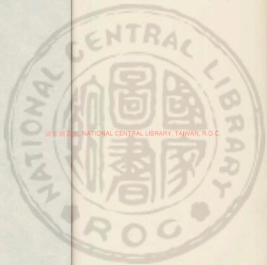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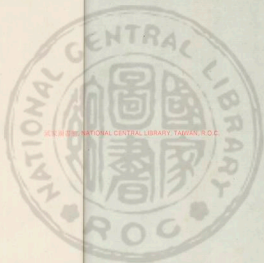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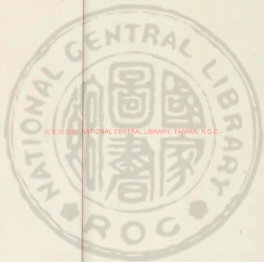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SEE IN US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30534 v.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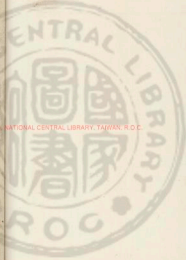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奏議

紀綱一

章貢黎諒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變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
爲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
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頌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
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崇則本朝之事是
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
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夜內有九官一以制變頌
以文告親以巡守諸侯雖國異家殊其有政不相率
而朝者治兵知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
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雜以功臣其制加密矣奈



則破其封疆而為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
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比胡
亦始合為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公過之兵樓
却其要地而匈奴逃迹自憂不敢爭齟齬人主恣睢
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故世皆以秦之紀
綱為失雖然秦之紀綱則滅失也然而以強為失而
不以弱為失大為失而不以小夫大強火之勢易為
也秦時不知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
三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刑
史司獄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為兵大兵也民
其民也則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殺首
無退而擊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

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獲夷副地至數千里
至其衰也尚能繫服單于而臣妾之夫豈覺縮凡儒
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
料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
立被此覆同一有盜殃而禍收隨之其所以皆自立
於窘蹙喪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此任
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載賦自用而不相拘制
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
忠義相獎激厲聲靈猶為海內之具至王導為
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符堅皆竭天下
之力無歲不戢而晉卒傾以立其後比則魏晉周隋
商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存患乎較

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為不當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為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驛天下之民。聚為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有節度使。四夷臣服。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空寂。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葉。邊將擁重。遂成未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為藩鎮。畿亂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割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精。及其後也。藩

不能自有其政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廢劫者。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之上。而士卒衣藩鎮以為名。見者不察。而以其恩專在於藩鎮。其祖思靖天下。以為不削藩。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制。吏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刑事。使各若不正。任若不久。若以輕其權。監當知權。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定管。空城受詞。詳而已。諸將皆束手請命。歸老。循昔日。鄉。慶之。害。去。而四方萬里之。康。秦。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神。翰。變。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將。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

一日能使其強者將。天下安息安得不自
以為制取中內之善。非用而不易哉。雖然為天下
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牆所以為國
也。學與藝。所以為安也。國外者宜堅安內者宜和
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為也。唐失其道化他地為藩
鎮內外皆望而入生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內
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大不可者。故自端拱雍熙
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息。李繼遷叛命兩
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營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
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真宗
大名帥潘玉超以畏懦敗北。玉超志以擊進被擒。
景德初復幸瀛洲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

畫而故又與。校犯關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
夫特厲之已和而拘天下之無事。則西方以封殖趙
劍明至其治具則日然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自不
可數。辭讓恩意衰。養餼臣。臣於區區文墨之中。悅
之習。賦而志氣日消。則離後日廢敗。論者或非之
其遺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德用。進退無
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
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力內平。精為益。雖畧如此。
而。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為國之本。然。以
能去者而至其後則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
王敏若以歌頌功。德稱次符瑞。為。業上下之意以



為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
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所
與人才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代
載籍莫不察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接昔以證今者但
於繁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變脫而後已此豈不為
大可歎哉

紀綱三

天下之形勢歷數古人之為國無甚於本朝者
真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
德明亦三十年文裕武嬉雖鎬太平不見其為弱也
及元昊始叛帝得夢人走報然其小醜欲剪滅之
立論必於不敵既而軍又出以圖其利以而人無固志

而契丹遂揮兵境上以整齊周固宗故地使當湖重
為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為
弱蓋矣仁宗亦慨然思故整治用師與治神淵淵
琦為兩府議論前御施行許許小人文詞其間三人
遂去而前規政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為三人不
能術效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緩故
至於此空乎此三人若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
強迫時相譴當國其陳前之禍愈深而植致之說愈
用矣雖然隋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嗣相四年均和
七年所備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才頽弛天
下訖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尚故王安石佐神宗
故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為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



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統。細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之類者。削之本學。校陸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洵淵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也。以神宗之屬志。有爲於於舉指。衛法則爲揚武。明邊則爲生事。國靈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爲強勢。而欲因弱勢而爲強勢也。夫政之與。因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制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保甲。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爲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存。昔日弱勢之所守者。又皆喪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深爲滑首不可起之危疾。

分四總管以圖得解。委以安建康之守。以漢勤王天下。水解雲散。一城之地。以制於虜。而虜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立不可況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親矣。自周世宗滅大榆關之寇。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爲天下者。不按九刑之圖。皆塔其四旁。視其中。夾在傾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聖外和分畫委任。詳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勇向其所有掩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百言而不能盡也。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儲網所措蓋則已隱矣括馬放財整飭天下錢者盡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汴海牙街樹善無所施焉以爲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命使折請自足高廷咸月既而有維揚之禍聲聞奔走東控海濤始委綱變以川夾而宣撫使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數縣使于時盜賊充斥擄辱無狀勇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式參用大牙和府復遣統帥督視以一威望浚雖狂肆竟失閔然制者將保全蜀弼漢情也

趙岳飛亦次第平珍群寇江左所以粗守而庸肯扣者任人之波也雖然分畫無法委任不專非謂趙鼎沈然於事廢之會言說不敢請和不敢費日展月師老罷備上下厭倦而棄槍以爲權不可外設兵柄不可與人故風意俯首惟聽命以沈和約嘗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帥制督府結局枚還便宜使州郡獲承平之常制檢方於我自比趙普以爲經國之長策豈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大半遷劫之難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爲大功柯哉戊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邊議聞於殿陛朝野喧然薄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爲者而猶未聞汴泗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



於江淮處列文王尉之高相綱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爲國之紀綱然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夫仇讎者難與謀之。今百計衰頹東兩之力以拱魏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籍之子弟節曲以文得爲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檢更易一出內廷輒發承受者爲錢客而大臣不問諸別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給救閱訓練而守臣不預以邊內江虛微必准紀綱所立錯謬無序然則有民雖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鳳廷月勿就爲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爲也。方

政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休廢古今一塗。微而已。本朝之治則故私爲而私強之。是以頗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究其故。此臣所謂必當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證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穿縮而不能伸。宿恙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於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令州縣膠膠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爲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椿板恨罷矣。然後民之頭于髮。舉動合牙。笑之顧皆寬。誠笑然後罷和貢罷打帛和。

買折帛罷則民所誦不正之歎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爲二年之後分宜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爲六十萬緡盡斥內帑封藩以補助之夫此內帑封藩者以之罷城三省之苛歛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衆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途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以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勦衆而召亂端備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

而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而維之南荆湖四川爲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劄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論則各爲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者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視其軍餉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爲之者不爲世不動衆陛下今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又則安之以爲常然若此者內以歲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厲士奮可用之於死而

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憚財不吝誰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冲擊無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威靈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頌密不可變之法變者盡變之以共由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目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閫不可分之禁網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聖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持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爲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爲難士非難也而民爲難民非難也而兵爲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國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二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蜀州縣之方仗不得寬者前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令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任四人者由郡守攝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鈔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爲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補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爲之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兵今者兵爲民宜其消惰養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故一當百又曰欲一

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一當一則捕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雜以突契舟劫海漢兒前繞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先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更其弊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譴無劾以惟吾之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典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爲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士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界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伊與之以一年之衣讓使各自爲子奉以權給之而州無任給

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爲亂奈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爲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小不急散也又待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爲兵調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爲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爲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爲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

取民者皆不用而欲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
朝廷寬則群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
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
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
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益出不用以
疲勞而河所用哉雖然為此者無池也力行而已按
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
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行
之以日月計其實效歟

○ 終論三

臣前所謂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
陛下嗣位以來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下

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為言幾成俗矣言門外
事既孟浪茫廣多虛蕩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
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
禦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真之
始所以得者蓋每怖士大夫過於譽虜而甘為仇讎
者何也其譽之也謂阿骨打粘罕兀朮三人者夷狄
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
也阿骨打象其部中延禧頗獲既過不堪囚執起而
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政
比女真者用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
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部而謂阿骨打之雄傑
知石勒蘇容葛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債屢起卒以得

當其始也下見駭此君皇極攢容有此論矣今安定
久矣然而藝之不巳何也故藝彼之兵則精銳而吾
則疲弱然則何不吾之疲弱而藝彼之精銳何也
藝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吾之
玩侮而藝彼之威信何也藝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
則苟簡然則何不吾之苟簡而藝彼之審當何也
藝當以曾國人而因為偷安切祿之計此風俗不忠
之人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乎此
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
聖終不此符矣固可一戰而收也蓋天下之禍有大
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
靖康者矣不追此議而為可戰之事反謂自古未有

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至令而幹離不結
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
布陣立敵而後不勝者何也自其始入而吾國已空
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敗
則粘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
中原如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營
虜甘為伏騎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
東耳山東河北之地先以與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復
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迂維揚
耳劉豫見登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劉江以北淮
南耳彼真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
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

如三首之雄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之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夫粘罕與幹離不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鄆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朮生逐逐比，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為何物也。空行間津，至於四明，而返，使吾之兵法皆盡廢，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為乃喪心失靈，狂感而求死者也。何乃譽喪心失靈，狂感求死之人，以為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安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粘罕者，生於東北，窮遠逐小，豈非素有慕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倖一朝趨於不殞，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揚朴者因。

以稱帝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為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關，其後遂破鄆城而據中原，蓋晉之所謂劉石鮮卑氏悉皆嘗生長中國，奮其雄心，公起窺伺而粘罕兀朮亦無其志也。特以敢於決鬪，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招與為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繁劇牽制，若乃聚重兵，懸堅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而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鄆虜之叛，痛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困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夾來而罷兵，兀朮再出大敗於順昌，拓臯始稍惧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兵種落而募中原契丹為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

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爲法而
又顧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
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
石鮮卑氏羗之勁對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戰
而勝之耳夫一戰而勝虜之心豈不復留中原當以
燕爲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
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
豈有不難而後成也哉今始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
禦者姑求其一戰而勝之道焉勝之道盡去
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奪二
百年膠爛不可通之沈寘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
世之言兵出其策表其陣用某人以立奇功者豈可

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快懦不自振之氣且
無有爲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
決不能堅壁而窮鬪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
惟我之所敵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皆以和
爲利亮氏弑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渡江淮
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首自立於後
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爲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爲
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
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
卒不動今敵遷入其允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
京蕭條從臣死喪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誣也
然則女真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爲家其君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賴邪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為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學叔捨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為貴中國感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當講也不可以為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責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女真者豈以其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邪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疎思信不足以感士智力未足以服人覺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韓既泛然於事機之間不戰不守虜來則進而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浚尤為無說光克顧無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則祐

浚之梓宮未歸顯仁之鑿鑿未返以言圖功之救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秦檜南自顧北自北之論衝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與浚均廢矣及乎紹興之後檜死虜動而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天下名為忠義自喜者利而從之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為兩國生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雅沮異論交興而湯恩退王之尹穉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

抵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皆後所爲也蓋凌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返域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愈不靖未始不知此爲將帥者必致之不敢絕臣真以此竊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爲兩立之勢而此本吾故都故朝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夫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慮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飛逐虜而迎我然吾之真能恢復者不專在此况於英舟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無拒女其何異郭凌少年爲將相困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志經畫者止於如此

光堯聖訓謂凌不可用非知人之明哉今卿曲之揚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凌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藩飾以爲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斯養而謂恃虜密事以相銜懼必准守臣愚爲進用計布心腹於洮河之曹越准未幾撰造虛事以爲問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極凌之說遂與舉于首程文以媒謀試者無異而國事真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下一切掃盡勿留聖恩力行今日之實事必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爲守而不以備

我爲守其戰矣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效彼之妄進守亦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戰也雖使得宿得毫得徐遂至沐郊將何爲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敵耳而我亦故之何哉駐劄之兵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猶兵焉猶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爲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肥一也淞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肥也淞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

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來尤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臺宋大梁地散而難一旦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竒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谷胸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便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爲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守江而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肥策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足以藉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下意也必

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滌深之力而後可我
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
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
所能短長調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資也
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禮
滅河南常事南材頭蕭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
獨其不令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
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 紹興十
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戢然矣末年
潰亂而諸將亦咸有所至今也後不能望見襄廬以
北論者方為然以取中原為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
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況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

終論七

而欲坐策中原者乎 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
臣立為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勝出於無備不意以為立說之
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
平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荆襄當韓魏亦以取韓
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
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旁極
閩廣而我之所以為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
猶為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為是者
不待收乘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微弱也

於艱危以少取大以海味榮若昔者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真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復誰者我之義則自燕以南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若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謂易焉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二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正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綱欵必以一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爲視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辭體不前且後人有未嘗素練識不

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救其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其乏此必至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恣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旨者其所行之事與其所立之論尚爲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之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必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掃其人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前若諸夏屢謀北方元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

論勝而今世偷墜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爲之忘久而無所爲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勝固伸樂士節先有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領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群臣生其志力以終從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群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衰之大端陛下之所先知也如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爲群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敷揚於下謀賞可以而功罪可分而人才出矣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措爲廢興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稠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備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直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或使真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亟

之兵食而固微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數
成而省上與募士雜國徵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
也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
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
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
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
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
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
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
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
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因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
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

圖而亟變乎蓋管惠之三代之兵業兩漢之郡國管
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
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
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
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
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爲變
而外不足以制寇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
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管惠者乎夫名不必盡是各
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管惠不能制是又
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
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曰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
也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恃內地

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服在於唇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非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

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借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絕綱柲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乎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固固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特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淳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

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
爲之治文書治財賦盡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
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說之俛首以事
窮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爲
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聽
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
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
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
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
心兵制最多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
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
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

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
本末並竭大期政如中樞甲之數至六十七萬
二法皆弊名且實亡故臨制大壞而士卒不能成甲
尙戈平民相挺北爲盜賊許離不始矣兵饑萬餘長
驛而至其有敏者倉卒遣人召曰能以勤王京師失
守則勤王之入寇掠過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
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
而議者猶曰持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困而不可破可
增而不可損是寧誕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
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
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南禁兵自困侵
民力至於如至盡開其外禁則曰請和不破問其內備

則曰倉卒可應統制統領總管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身瘠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惟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敵旋以自困於兵浸增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刑郡朝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刑之兵患去則一刑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葺者哉

四屯駐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為今日之患乎愛知此為源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棄所以與此者然則亦有不知而已矣自

抗賊草創天下遂者命令不通遂者橫清莫利國家無明具之虞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死寇發尊惟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稟稍惟其所職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簡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地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東呂社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師卷甲而遁其樓秦將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湖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

諸將之兵盡隸前將帥繼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
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劫
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安故其為深慮者若此而
已雖然以秦檜之愚不及遠也不止以翟公為安而
直以今之所措者為大功廢盡兩方之財力以養此
四大兵備雖然常有不足之慮檜推坐視而不恤也
檜久於其位老矣而死從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
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因民財四郡副
統制因之而浸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極制將權
羸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漸耗新消
稍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便弱加以侵使四旁
交攻損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被放對於中外

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
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
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財言之則
南為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
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為也今奈何盡耗於三
十萬之疲卒糧五六十年的積弊以為庸將腐關賣
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
誠奮然欲大有為於天下總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
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城州
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植根本於是厲其民使必
鬪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
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

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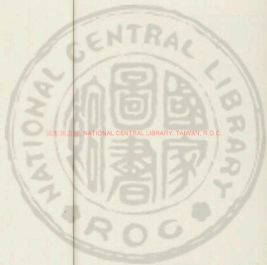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檢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檢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粟給之者居其一焉困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路分鈐轄總營者居其一焉恩賜閭閻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令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稅粟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干充塞亦州郡

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令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然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爲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爲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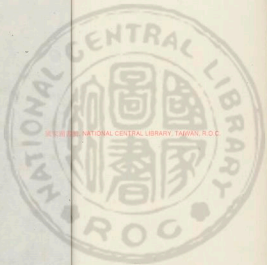
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戒而禁弓手上兵則
州郡之力不寬夫亡法定制於重滯繁縷之中以困
民爲安強以耗國爲實惠以殺士大夫之精力爲用
材以人心益匱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爲
休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之心遂至於忘歸恥弃
諸華殿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相衛屯
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上兵困之於下而已
控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
其所易者何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SC810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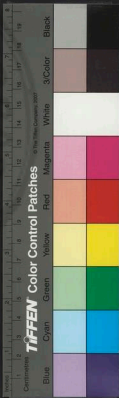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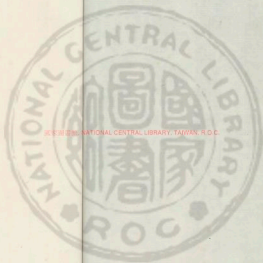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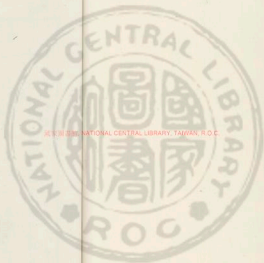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97 45327





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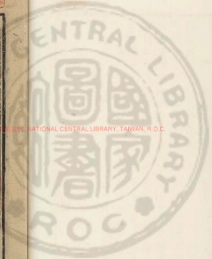
古詩

馮公嶺

章貢黎諒 編集

馮公此山民昔開此山名屈盤五十里
 陟降皆林巖
 公今去不存
 耕鑿自有餘
 風篁生谷
 逐雨柿來
 若重
 人隨船
 雲入咫尺
 聲相呼
 四野草木香
 異類菓
 蔬
 採薪得
 薺花結綴成
 襟裾此亦佳
 窟宅可對
 幽人娛
 何必種
 桃源始入
 仙者圖
 颺閩兩邦
 七洵洵日
 夜越
 辛勤起
 芒屨
 避迨乘
 輪車山人
 老白首
 名氏不見
 書
 我獨何
 為者拊
 身念居
 諸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具區以爲諸吳江以爲禪
 自專一方浸盡訥海所遺



逝川無發放。飄澤可求師。昔人會心地。今為魚鳥資。
飛者自無極。遊者自無涯。豈物不詳。浮亦莫分何難。
此時余與子相遇。相諧嬉會。烟雨水木。滿為留意。
復來秋風。後重有騷屑。悲不及日月。入欄。為望輪規。
尚見波濤。驚然擁丘坻。况彼瑣細者。蕭炎爭紛披。
當年吳李子。德合無解庇。范蠡之所矜。視之眇毫厘。
末路張季鷹。適意亦見推。人才非一端。近若易移。
常恐後生輩。風流日變遷。懸愛公家。且。西。漢。字。卑。
子將跨大關。對此連天。彌英。雄。父。銷。歌。枯。稿。乃。光。輝。
冥余一榻。與析理。定與衰。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吾友趙景明材絕世。不近疏通無流連。豪俊有細節。

九精人間事。照見肝膈。隱忍然奮。憤事。伊。指。半。
漢士興伐。胡唐軍業。殊煥久。已受。襲。封。誰。能。困。朝。橫。
四十七年前。時鄧愛惠。蓋去作江陵。公風雨結愁。慍。
昔稱長官貴。今收服勞。窘夜光。儻無因。早。晦。行。自。引。
田園多。避。夫。未。必。抱。奇。盛。勉。發。千。鈞。機。一。射。強。虜。殲。

送鄭景元

兄弟同升。雖高材。自雅。角。官。多。復。不。記。四。載。禮。南。飲。
一朝。盡。室。去。非。食。遺。誠。惡。丈夫。軒。豁。意。快。紫。出。鷹。鷂。
忍。事。得。無。懶。信。有。古。人。學。建安。雖。閩。壤。桂。樹。美。可。樂。
合。抱。更。連。理。叢。生。滄。州。郭。歲。月。歷。慈。長。根。殊。見。艱。鈞。
終。當。作。大。厦。橫。功。在。雲。壑。尚。友。如。此。君。蒼。天。未。為。薄。

題買殿不忘室

賈子好晴士躬耕鹿岩阿茂木俯青泉幽處堪遠遊
有室淨焚几圖史參前羅獨能取我語標榜相魏我
我語不必記子意故足多物之狗外者迅若橫流波
當其一念覺胼胝駐崩渴神九起瘵瘵穿鐵還恒和
論類奇通明軌轍寧舛詎但憂所見弱絳如附松蘿
與蕪豈不睹奈此斤斧何勿令學高山所至纒獻坡
如於衆梯俾收拾同穎禾雖云善端在坐悼良時過
子先發曾稼仁義躬濯磨活人不知數一善懷衆瘥
每識飯牛下有侏甯敢至今鄉里敬墓栢垂霜柯
子質後粹美藻火蕪佩珂中夜再三歎營策自汲河
未合者參辰已逝者江河所領天爵尊非必貴決和

陳同甫抱朴齋二首

昔人但抱朴將軍懷和蓋從知許國易水信哉
功唯遐哉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朴流俗忘
儒者所不傳群士欲焚則戮河致囚善一飯不得安
珠玉無先容松栢有俊選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如
勿要兩得清且令四体胖排恒重排酒夜雪埋前山
首跋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尊言
培風鷗未高海水海不知正夫負獨志經史考雜言
爭換二千年未緣起衰頹念烈黨天回意大須事五
偶然不沈用主盡齋中讀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
莫作隋侯珠

越然齋

晨興詣曹參使驅博呼趨庭頤頤出邑語蘭戶青芝

玩過門掉臂不入室宅舍空荒轉讓隔鄰僕僕
寒乞此堂豈可更趨然乍可軟堂寺佛齋每與莊周
齊物論遙詞曠蕩遠經律獨依松栢受正命奔河人
我豈偷四岸實浮沉江漢速初氣騰騰牛斗出招徠
鳳麟已悠緩琢磨圭璧強堅密撐擎自費鳩人力起
倒相因發天質古今問學滿天下分寸毫厘難細詰
以茲痼疾取萬事口不暇言心自失今朝幸續省會
米且以聚於他時日

再過吳江

回蹕掩夾浦榜與黑棧頑連次上長橋身弱髮見
奇無須覆憂恣橫木勿當坐定互驚博師云乃其常
有時氣力雄為浪拍此邦熟試離失此小艇來此

始悟寡所請論改色濤張街小以為大空令事難
玩變不規微亦乖智之方已矣勿復云聞鍾過石塘

盤叢

穹窿右使眉天平左重鬢其人宅沮如茲山仰其鎮
徒起為表著突兀數尋仍得松烟學變立石乃餘
兼有千里破香爲來速願宜平登椒丘擺落思奮迅
亡玉未亡持絕色館歌安歌聲妙歎乃粗品窮蛤蜊
援琴固停袪解甲仍博吟終歸寂寞人破釜煮枯
陳迹不足吊新締何勞問三年姑蘇驛空望此塔近
道當熟食即燒魚無已吝豪風增春愁異雲橫花信
聊以壯遊衍歸受兒女讒

對門

選墨固藏神希聖非立我斷後俾無前買右即盧左
品定賦職洪義明分勇憐端木語衛文洙泗皆卿左
孔子叙夷齊後進尚鬼蚩從來一大事幾作鴻毛荷
知非言所及結網魚受罟誰持空篋黃汝縱無不可
茲門小楮蘆荒寂衆萬過次余二三子此乃守機時
楊花安得攬飛去天隅雲母有露垂垂爲唾紅藥聖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幸君官五世人物樸而重窮經不辭難若論何其勇
編排過百快裝皮高一豕見聞頗驚訕吟玩自欣快
余本空球人盛刺勸速津津般伴之讀沙岸滄溟洵
誰知是浩博收復讓煩冗充蘭根柔曼標柱燃擁腫
誰令獨管次而爲衆竿恐揚墨岐路迷服郵

西鄰黃策子簡要獲天龍君汚幸持蹄卧看雲生龍

齊雲樓

天下雄諸院蘇州效一部會自肯終陪京令也黃
奕奕樞重樓茗岩立平地靈茶此空齋講聲收遠建
閩閩雖散開欄檻皆堪記向非土木力焉能快高視
湖山西南維江海東北墜舒緩未爲惡疏達終多智
窮民一宵燈細巧雜紋織豪士三春卉妖聽亂名字
侈甚見消滅富餘怪講肆先朝豐豫日應奉稽古義
花網飛入汴石林鬼浮泗天然造生活始者行跟施
王公占上殿郵觀角奇致是邦聚華繁四顧盡憔悴
狂胡誤滿足遺孽奪交臂艱難發省方薄蕙虧蠟五
因循墮和好僥仰銷年歲翻憐井邑盛又使編氓墮

頌云魚蝦噉亦已困征稅人生感苟免所尚剛強氣
呼鷹飽何待暴虎怒斯易吁嗟久怙怙胡為長歸扁
夜聞諸歌宣淑烈動哀思吳俗固捷疾吳兵信雄利
項梁起雖秦子弟奮技決功成頌力到豈必資靈志
年美鵠居巢盡如蜂有類未發忌先聞因詩良自惜

虎丘

虎丘之名歲二千虎丘之丘何眈然衆山爭高隱日
月尖此拳石埋平田雖然岩岫旋異物剝開陰崖十
丈懸冢中有棺如塚塚上無語惟枯樹而是吳侯
愛山急遽西分方誇虎丘空承隋唐良德稱墨題
豐尚斷澌松栢吳遺風兩橫石盤自浚台薛澁

北齋

頌年寄全吳解字雜營保前隱又頌壑後舍安秋到
常因霖雨披壁壞不容掃跳蛙浴瀟瀟野殺烟穿泉
以致違色養先還魂祝老低頭護西歌雅視絡愁抱
當身良易足遺後非長道幸今晴整畢糧備正完好
晴窓開盡永夜榻初良早友朋坐雍雍雜雀鳥草草
居室君子後華門固為貧樹伊澤國士收林戴室療
蹇先使者偶職思振枯槁人之所歆羨未必天能造
巷歲姑罷歸蠶簡說剛浩

人情無終極匪匪則求住寢處既以安將燕豈不懷
惟思舊酒務情時荒襟埋破甌聚齋垣新楚連長階
種竹夾地然珍抱逸地齋及爾風露清忽感意象諧
幽深容浪藥洞澤長芳芳亭在兩高梧買自雙門街

俟以歲晏寒宵若萬仞室吾留能幾日擬擬強安排
方嫌樹影瘦復應地芳瓜世間香味悅每與腥膻帶
雅故使鄭清法話仍進俳俯同侪歸笑但恐好惡乖
莫窮有限物徇此未腐骸

題椿桂堂

九官八士古之良靈椿丹桂後騰芳馮公詩意雖短
陋閭里傳誦終難忘君家同生五兄弟短檠伴夜東
方落黃旗兩記張夢蘭紉抱三號趨文陸辭華擢角
人力能料名均齊天所興作堂不須棟梁好但俾此
木高千層透日齒陰香未改滿庭車騎同時列更將
磊砢皆團圓留與北風觀壯節
嘉禾莫氏兄弟五人元忠若晦以之若拙若冲自

紹興庚辰以來相先安登進士第跡以五桂名其
坊又自揭所居堂曰椿桂姑蘇通守與余同僚爲
賦此詩

贈納相

何山納相醜形機以相獲妍如子都每持氣色較官簿
初若搏影終探符劉谷負墜提刑立宗卿加龍圖就
中兩說取稱驗余耳所造非人誣况言心事休勸戒
多假名器煩遊呼君門九重遠萬里求者爭道分榮
枯一身曾寄百骸聚檀栾紫誰頭顯子其借術無
浪許恐負西山之餓夫

送鄭虞任赴京西擬法官

春風遊無涯夏潦生未已
君遊江漢行鏡業難止

事繁難喘龍神靜魚鱗理熟年新東幕借助援專美
是頭值爾段人物盛儲時荒村魚米場瓜茂花藥市
雅知足禪未說世失曼喜但疑柳上白痔誰能同紫
豈非又不遇感歎妨隱几回首舊陰中畦隴長疑旋

張氏東園送王恭又二行殿子

無城不相須進趨自求便余示君其館乃復當我儂
一春三月兩亭樹鬱鬱繁葉危飛楊花高堆紫
縱有百壺清何能一笑遠高許昔同甲四海初會
凜然抱英特霜宇搏溫霞雄辯推落筆一語不可選
重來更純粹玉琢金就鍊羨家闡道術四達詔群
談經石渠觀會議白虎殿過方要歸宿立異豈夸術
子行若微罪天意愛深眷以其今固辭可信非始戀

楚熱宜綈飾映漲難垣牽回舟泊書林及此未掩

李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玩花愆春藻濯錦綉銷浦成都信繁會此水工煩
豈無涼上亭感步難中雨誓言通市朝卜宅近幽阻
沃沃葵見畦煇煇棠杏塢朝穉穉殘暮色生遠渚
循淫詠未厭引流豁其圃蘋荇依蘿樊危駕宿庭戶
長松百里外物象爭勢奔時平之隱滄篔簹自歌舞
岷江志東向激射走兵楚胡為滯強之冒坎聖所許
我生海旁州古言江來鍾力并萬頃盡坐識一浦初
之子的披源紺紫玉斗鄭雅韻舒頌安逸駕凌越超
詠歸有何意豈亦歌風乎湛湛遊無梁泊泊濟無持
縱橫回伏中暮齒將焉歸三問始開闢十詠終耘耔

東西兩在舍兄弟相繼呼
顯思曲成樂一身匪求餘
我獨無家歸羨子請自迂

送馮傳之

我乞來荆州足未曾出門
明明楚漢迹奔奔風塵
茲獲罷著書先譯專討論
頽然對白法諸有不得存
傳之京口別藏春始窮源
帆張飛動勢難繫接泊痕
相國舉杯酒醉極沮胡偏
偏生恭傑氣赤手誅虜
將軍建齊墓守覽宜自憐
宜五天造辛問江下
荅言屈大夫橫肆拳魚吞
豈如衡翁遠舒卷常溫溫
聞北重嗟嘆恐墮禍福
福祿榮祿用國賢誰能免
沉疴要令德性甯乃挽江
海平我今材力盡拙計
東南坤餘春秋忠欬抗
左推并念子獨奈何蒼
壁補牆

梅花一兩折春意到草根
偏見南枝榮折寄晴
梅溫

送李郭

蓋代寸難看獨手飛
參聞見其來久流風
莫盛元祐時崛起誰當
紹興後差君探討窮一
生心通文字難力爭
雀啄雪籬閣筆坐蟲吟
露草縑書行已經富貴
須史爾萬一姓名傳
野史只愁垂老絕知音
自送青編蒲朝市余之
視君尚少年題玉為
璫何所賢期君更盡
未死日舉世不信方
知天

送喻太丞知興州

喻公策名自先朝奉
常冬官始見招何因
欽退為泉石可惜
庶故排雲宵處州不
城山作堵百嶂千峯
自翔舞於高上頭天
一柱中有秀句須公
取

送對德修

羣航弭安流未脫孤帆心獨板亂橫潢始負衆舟貴
整雷正頃時春雨宜滿澤勞夫攻堅迷智士倒戈獲
去年北閉路永歎出交隔俄欣風儀雅緩彼衆博碎
發覆洗空棚召和開補迫一日期萬年候伸長長某
居然西州道千仞飲駟駟驚何用肯肝膽元自白
古聖豈不勞築此美俊宅誰令閉襟奔回曲用蛩類
天門跌蕩蕩瑤實連蔓綺種玉如有方從今空橫索

題李君亮義學堂

分食人所能多至踰萬億一朝可趣具寒者三十易
古之慷慨者其始蓋未惜懷哉西方士義重見寡特
招呼幾州氓藏藏青黃良當覺心誠動雲湧來座窄

肯我手行粥今也愆背力應汝身自攻又抱兜子吳
豈有不足歎幸無差菜色天爲產厥孫文射取高家
勞君太史令乞彼峨眉伯出壘善知時教訓尚美澤
茶堂事遺像雅頌鶴髮墨我歌則後矣荷歎綴問什

醫工狀重贈柳山人

柳生剛居濠北邊絲辭質野誰所傳不曾入城行賣
卜有同災福頤呼船歎我哥疾何頻年其初過清肌
凜然已忽腹垂遭拘學一身盡異形質變恍若土木
徒人言蚤知定性不生戒今安得尔庸井天醫工刃
人死無律妄談標本從何出補勞護弱轉疑聚排寒
鹽濕如淫蓄挾風上行閔隔失進肉牽皮併爲一猶
云無傷了餘天生雖濟我終時命豈悟類倒緣此物

彼蒼應有司殺者。沒柄於工無乃停。疲勞萬事明當
休自古零落歸山丘。但疑未死復不活。熟視重爲諸
醫羞。餘聰殘明不可留。治命已乖妻子謀。執訊空貽
友朋憂。柳生聽罷掉頭笑。既有主對非吾尤。山歌靜
夜聲宛轉更着此曲歌中流。

宿石門

好溪瀉日壑。南北傾萬峯。山九堆阜俗。映岸差爲容。
石門忽秀出。老幹蒼清洪。捨舟從口入。便已離塵中。
衆芳拱窟宅。環嶠獻奇蹤。藤蘿異態度。尺寸疑施功。
錦茵翠織成。照耀無春冬。水行千丈高。歎薄不可窮。
更有洗頭盆。雲深霧常封。昔年謝康樂。築居待其終。
繼作者丘。裴語言亦稱。雉依然。百世後未忝。騷人風。

栖栖三羽衣。日晏齋厨空。云子欲過漿。屢洗氛埃骨。
自歎苦庵留。寂寞不。易供。差我老無用。似山久成翁。
結廬會昌側。勢落魚眼叢。桂竹似東華。栽松如斷蓬。
小兒。經孟孟。何時至。問公會。當同此住。代輪助之會。

月谷

昔從東萊呂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見谷中秋月
出。倒影映呼長林間。憑師記此無盡意。滿掃一方相
並開。

高兩題張王宿

夏至老秧含寸莢。平田回回不敢熟。羣農無計相聚
泣。欲將淡熬和乾泥。桐山今古同一敬。籤卦分明指
休證。傳言杯瓊三日期。注爻翻車連曉。喚龍神波后。

何憐儉昔嗔今醒喜爾突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
權知反掌浙河以東盡淮濡寒哉震澤幾爲京頭王
頌首玉帝前請賜此雨周無偏

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秋
老憂不得入土倚於桐山宿期以三日逾夕而雨
大降柿種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栢廡建鄴
守龍泉葉澹

寄黃文叔謝送真日鑄

建溪徒雪白日鑄勝蘭芳誰知真苦澁點淡發幽光
騎省可正論農卿今則亡懷人坐太息泉竭鼎無湯
住數營元善爰以建溪真茶寄余所謂常品甘白
者云此疾疎縫葉爾日鑄世以香爲貴亦尚白

文叔餉真芽色不白且無香然則物之不爲者豈稀
悅人於聲色臭味之外耶抑且姑全其本質而已耶

送黃城

有客家住寶剎窻將身自比夜明簾見我立談盡肝
鬲談視世俗徒沾沾千年豪傑供指使笑寔胡虜如
奴鉗嗟予病衰絕火韻只欲炙肯依茅簞勸子持誰
復居揚呂梁之舟先歷試焦桐避遊爨下薪良玉礎
碧甬中器誰言怒海鯨鯨惡別有晴川鷗鳥戲心得
習坎行自字安流儻寄相思字

淨光松風閣

城中雲日如欠催淨光行食聲轉雷不知何處白蟻
起便有滿坐清風來莫言作樓非急務翁當運斤兒

孰銘待得三閭看此風高史扶藜上樓去

送蔡夢得

寸安早黏楫千里脂染翰四國嚴諸侯江沙渺無津
翁令去何之綠樹羞鬢銀惟應苦吟徹龍室報以頌
珠光比日

和荅錢黃文簡公有剛折之歎

蘭居地之陰鷓鴣含華茲此本不以剛而為剛者師
松無棟梁具何用稼水雪終風挽長林常恐浪摧折
願子比令德一薰容衆苦尚安我非肯身千載空獨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燭發
明百巧呈露畫師精妙者不能過也
古稱淨琉璃物現我常寂然為自爭妍照耀出痕跡

坐有求心客駭目不忍看願息終歲勞留作袖手安

和荅徐斯遠兼簡趙昌甫韓仲正

江東文士稱數人寶冠霞佩朝靈君靈效善游指天
去呂望應招離海嶼有書不止問無恙平生懷抱曠
祭上會看作意鳴朝陽陰孤夜短空惆悵

徐仁父先大夫詩卷指其改補第八句曰願

有請因疏下方

江簡隱君子琢語水段清彼美捕蝸菊義遠有勸懲
烹任一餉止操持千載成未須誇染指戲晏期曲肱

題徐季蕃詩

子美太白常住世佳人相榻夢魂通瀉落天河澆汝
衣移來不同盪波曾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



峯直孰南孰推喚莫前臨第池管吹寒烟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為熙豐學廢不用
瑞安屹彬老嚼而有之後世孫休仁閣以友

焉余為名曰深明

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遺禁書厄沈公秘藏百載
餘高閣突兀共堆積萬物散聚常橫束汀花岸草從
紛紜海雲化兩龍正起想象向來悲復麟

贈二葛友

飛飛下荒村眇眇集燕城振衣出虹蜺覆簷超丘陵
魯衛百世咫尺齊萬年清朗然捨我去東風初淡水

呂子陽繪蘭谷家園即就石泉精舍

子陽意高希古人文如行空無定雲清明未容詩有

汚枝曠自許漁然晚故園好春日夜長文迹凡滄不
同賞波疎移紅日若何晴壁門蘿心獨往我昔迷津
經上呂欄出飛亭塵行踏石影參差研匣寒花夜回
薄雲暮色難家十里山轉深痕汗滿地芝成林竹籬
隱去月當午閑聽孫登長嘯音

永嘉端午行

行橋東時巖北大防移家住無隙立親巨羅銀價
湧水杉雲清咽脂勸使君勸客親付標兩朋子奪懸
分毫起身齊首船勢側捷安不動清頭高古米峰水
關勝負胡邊常盡登其鼓岸騰波佛相隨流回潮長
歌謝神助只今索莫何能為改鼓覺譽觀者稀千年
風土去不返醉裏竟離空張轉

題掃心圖

大心覺也無巧成小心滙也隨滅生道人常與帚柄
行過其款起談掃隨世間亦有無根樹又言胡月當
空住劫壘顛倒不自由只笑本來無掃處

後端午行

一村一舡過一邦
奕奕旗幟爭飛揚
折年賽額從其
府禁斷無益反為害
善公與民選舊觀樓前一笑滄
波遠日昏停棹各自歸
黃瓜苦菜灣甘肥

贈朱水滂

傾倒八卦乾坤三百六前民此何神
占取空變續以病既當止以年自留
留春泥不補裂定設任靈舟
尼童阿了洗從此一長老六年一忽捨去不

知所之云云在天目山也
洗甚苦持維落體之可少助乎

著存亭

臥鳥得食常好鳴
靈芽無種還自生
鬼浮醜散奔何極
歌若有見悲平山脈
迢迢嶺峯住
暮氣騰騰駭雲去
蛟人抱臂夜出游
指點今來著亭處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投村宿店破較竊乞
鹽放酒心拳拳兩處走
過得荆謁玉井無鷄何
由座令子名高舉
去或雙未重規經
行處追思生事空
法然榜壘尚新墻
聖護佛幢五丈
留衣冠大書刻記詞
辛諫神來正直嘉
荔枝熟神去還

怨桂子寒呼喚，民未知，誰因君始拜，令頽此從今。
蕭鼓，奈春秋，福我知生，肯反措。

鄒陽重季興，性特豪，玉山捐田入寺，為民倚。

兩君既道其本末，不山中，五章請余賦之。
然比來霖潦，淹月，桐乃未秋也，才幸數日。

晴霽期

懷玉，秋隴，懶心性，六月困眠，竹未醒，廣文隔來亦同。
病買田，施食，務慈，誰知頓，時春風，過頃，蚊豨，野。
熏天，溷君一令，晴雨若，連夏，雀僧輸，捧錢。

改東門出二首

百步鑿新，征十年，開舊池，直此，盈月雨，川流，濟溪，潮。
燕深，草色，碧，雜卉，華，秋枝，紛落，篋，曾夜，羅，路，地，齋，衣，飛。

我老皮骨銷，扶行數，遠，迂安，得有，遠志，畢，頭，戴，郊，扉。
左方，陣，傑，岡，昔也，重，嶺，峭，自，我，護，樵，牧，林，光，稍，數，紛。
與，菊，明，疎，秋，墮，挑，照，微，春，本，求，平，野，立，八，荒，辨，燕，秦。
終，限，分，寸，珠，僧，磬，通，比，隣，回，瑤，鐘，養，蒙，危，室，豈，名，身。

中塘梅

天下之盛也，聊伸，聊述，答，好，游，若。

幽花表，窮，鴈，病，叟，行，村，墟，所，欣，一，盡，吐，安，得，百，萬，株。
上下三塘，問，繁，帶，十里，餘，羨，次，各，尊，貴，野，徑，爭，扶，疎。
愁，雲，忽，返，旆，急，嚴，仍，回，車，蒼，然，歲，將，晚，徒，覺，大，象，舒。
秦，帝，存，命，將，衆，山，嶽，相，起，龍，為，變，化，異，生，苗，骨，製，珠。
物，有，據，其，會，咸，召，驚，渠，與，妙，香，敬，真，境，應，色，鏡，虛，無。
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闕，勝，賞，浩，劫，隨，茶，枯。
兒童，飯，黃，亞，捧，拾，紛，筐，玉，惠，蒸，誰，煙，煤，磚，賣，順，江，湖。

靡脂燕羅縠。許說生裙襦。相美事則已。甘老山中樵。
以茲媚婦女。又可為嗟吁。夜闌燭燼短。月淡意踟躇。
林逋與何遜。賦咏徒區區。

王氏讀書堂

誰能抹秦訪。誰能帶經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閭。
矧今治華室。山翠湧前除。風烟聚景趣。花竹成畫圖。
主人烏紗帽。于弟錦羅襦。新裝豐紙印。上記開闢初。
假卷忽有得。狀如奏齊芋。勉哉造其微。勿逐皮毛麤。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

釋亦傑作

李文皆從我。寒燈憶故更。強扶病聲和。談策寒政行。
半令兩銷落。無復一。宜汝道不留。出門功感兵。

大溪逢侍郎。挾吮心膏清。新詩發妙意。澆盡文字情。
侍郎蓋代家。平安蚤盡名。覽書五行下。後筆千人驚。
點化謝明列。滋潤遊品。曼林黃楠樹。重清白蕪霞。輕
襲寒衣念。教注戲。曼霜雪。

余頌為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後作

剡湖中塘好。曾賦湖游滿。凌江入枉浦。聊復信所傳。
化工何作。吹吹不自憐。山山高相映。鴉窺曲榭穿。
林光石道合。花氣十村連。風中亂駛賊。日送交輝燦。
天回祖陰按地轉。升陽南初如。別地秦疏附。恥獨賢。
又疑未典周。掩揮吹恨全。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彫年。
一省三嘆息。十步九折旋。詩家說梅事。稿乾西肥鮮。
當於寒雨曉。變波明水熱。跋技遊吟詠。小窓露瓜妍。



吟巷商賈
句甚朱離
忽共遇
聚而飲
設差斷改
無以倚
長人千室
以是烟
明朝指
行處霧
兩空迷
田

送馬元城

數年之留
隨浩一日
之別
嘆草草
念子身
名兩未
隨今
茲長柄
無一好
古人
探道
從妙
年今
人重
耳輕
且前
不怒
好龍
龍不下
只愁
愛玉
剛石
價

送白節選蜀

翻翻文
若秋江
生幽
詩如
寒
嗣鳴
箭
箭
淹
衲
下巴
峽
今年
憔悴
出京
城
憑問
天
邊
五
色
羽
何
爭
飛
來
接
飛
去
惜
人
但
苦
樊
籠
悲
豈
知
此
日
籠
無
處

朱翠袖

憶昔
剪茅
長橋
瀟湘
朱娘
酒店
相爲
鄰
自言
三世
充
拍

戶官
馳萬
耐差
長貧
母年
七十
兒亦
老有
孫更
與常
種否
後街
新買
雙白
泥準
撥沒
琳傳
歸好
由本
世事
隨空
花成
券不
了翻
破家
城中
酒徒
猶夜
出鶯
歡落
月西
顧料
橋水
東流
終到
海百
年糟
丘一
朝改
照樓
歡歡
療汝
翁四
首尚
疑帝
影在

翁城之挽詞

西方
之人
美無
度暮
此南
色朝
陽鳴
如雌
出囊
換延
國以
羨有
價望
連城
三仕
郎官
老将
及一
去柳
州喚
不磨
胡風
吹潮
沒沒
滂渡
口野
梅飛
碎瓊

送曹壽遠

曹子
苦心
懷百
憂右
人遠
矣思
同流
平生
未得
離憂
力今
日便
肯早
做休
探源
洞裏
變葉
雨商
草市
上蘆



花秋十年老語爲誰了西望滄江空白頭

送丁子植

婉孌少年志昨十五餘劄意避父母遜志親師儒
已上破荒第猶動兒未書平生烟雨外扶藜荷策初
蜀官號高士義政閎慘舒吟情且勿放民隱諒少撫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我昔防江之下流獨許祭子車軍謀未能奏效畧餘
髮已復負榜叢山丘小范兵精思慮速片言坐折群
疑滿幕憐無過只論功登秋駕賢來袞袞上流蜀接
便吳道桑麻瀾里炊烟同鸚鵡謝前長笛晚黃裳新
慈河時終

律叔蔡兄來求嘉慶尊授贈於其歸也極奉

俚歌爲謝蕪叙離索

雙層故冢忠惠後性酷喜文味嗜酒飄風驟雨挂虹
寂草玄歌頌龍蛇走古人道大何不容回空賜珥同
升堂若遇韓門親指筮豈有不在籍澆行水心可憐
地如掌讀罷君詩一惆悵文星今直正蒲中去覓歎
天無底浪

送戴科院

質如金石壁文比錦繡新利維亦穎透大撲終還溲
憶耶既其離早合儀朝紳于今情復去奈何猶運人
西風管搖落黃菊別有春苑苑九衢內白汗沾紅塵
誰拋連城富却買徑寸珍世路豈云極念子行李頻

幽賞



禪房裏花窠靜與水石會春禽更語默夏日遊明梅
紛然衆竅殊跌坐深無對

梁父吟并序

諸葛亮生初平建安時值何董交亂豪傑並爭皆藉
王室爲辭知其勢非代漢不已又自量其材非有超
世之度者亦莫能用也耕於荆山之陽以苟免不聞
爲事其甘窮約而不厭者將終焉然自是遂與劉備
周旋於長坂武林之間使備得益州而相之立禪不
制天下之命雖功業不究然秦漢以來可謂人臣之
盛未有若此者亮之未沒也自表後主曰成都有一
八百餘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
外任日則無調度隨身衣食仰於官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
下及卒如所言余讀至此未嘗不歎息也使亮終已
不遇而花孫長息以老子隆中者其躬耕之獲豈少
此哉何故自親漢魏之勞至今遺恨以死是殆以天
下厚其身者乎當幼孤之際不潔其名處富貴之隆
不安其利伊尹周公益庶幾焉豈與管仲能合諸侯
則三希反玷蕭何保關隴乃賴田宅貫貸以自汙比
哉史記亮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余既高孔
明之行事而想見其詠歌之思于是追述其意爲梁
父詞以傳于後使諸是詞者孔明之心猶有考也詞曰
依大麓之遺址兮儲后土之神靈樂天地之休嘉兮
皇涓潔而薦誠集后土之雍容兮刺百聖之禮文仰

大格而御蒲結兮惟儉德之是崇端一心而燭燦兮
卜仁義乎永年刻玉檢而清命兮何事秘而弗傳嘉
梁父之草木兮被赫然之寵崇咨梁父之遺老兮悲
忽不觀乎穆清維千乘万騎之雜沓媒婉兮猶彷徨
其行聲夫天運之適合兮雖聖其孰莫知彼河津之
洋兮雖美而不濟泰山之椒既風而又艱險兮乃登
封以類告豈其不可一兮伊所遇之獨異也雖伊周
之輔世兮曾何足以自喜嗚余生之孔棘兮邈不及
夫七十二君日月幽而不明兮遭玄夜之方長鏡鐵
鉞而日禁兮逐亡鹿而裂其髀肩漢氏之為的兮而
不遺其餘民余既朴陋而不能謀兮又怯勇而畏兵
搗琉璃于盜賊兮何不朽之可幾曾死亡之幾何兮

苟乱世以自免幸此土之平樂兮依鎮南之不遠余
耕兮隆中地沃衍兮宜粒種相原隰而下土兮可厭
壤之百畝彼二代之民樂兮豈不愛其皆有此偷子
腹之獨飽兮視歲行其在酉天既漑之以雨露兮余
又滋之以澆畎禾稼而穎穎兮或一稔而二來霜
露下此程穉兮余与汝之豎被之雀鼠賦其東揆兮
余与鄰之父刈之貢倫合于許下兮尚玉食之万一
俾君父之啓魏兮相祀事而勿失昔文王之盛德兮
奔走商之暴虐幾君臣而自恣兮吾何用乎此粟飯
芻兮茅蒲絮衣兮概襖余力耕而斝賦兮藉豐草而
一息扣特角而長歌兮聲中雲門之律應山已蕪兮
鳥下啄其尾芘有羊之臣日以遠兮野老鋤其故泥

計其食此兮月不能一鐘恥一夫之釋采兮故為無
所用于耕嗟聖賢之心兮余或謀其微隱余誠遺望
不可違兮復嗣歲之符興

列銘舟中

浙江大浪如履空鏡湖扶天而復風我行獨到勾踐
國寒溪一洄蛟蛟通壑龍已臥潭谷底濕螢不照蒲
葦叢山林早陋無枯柏霸氣埋沒惟蒿蓬是時初冬
未凝返天地蒼莽日常暮涉江芙蓉不復採綠道野
菊誰能碩飢鳥遠鴈長追隨夜聞悲鳴朝見飛前村
雞大獲籬落此復何苦號其栖自傷嗷悴少筋骨半
生逆旅長太息王家少年未省事扁舟往來何所自
百年有意存禮樂一飽未足謀通塞且能對酒長酣

狀聖賢有命可若何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忘之因今追憶云

一株當三春名花不易得百年等尋文不傳千乘國
野人三十本強賣音銅百應於附萬具苦為新米迫
移栽向明防妃媛嚴行列士膏合根性功用成猶昔
除香出淡紫泣露輕寐含愁欲誰訴折去情更惜
方求蔽蒂去未受撥擢危嗟余自羈旅何以慰新客
懸勤深夜來少待山月白

送薛子長

藏水待炎威歲暮與冬霞彼此互有適用舍空髮變
蘭菊倚戶出松栢參天見美質不必同倚幹非世便
薛生靜而敏器宇絕幼忽能文乃天姿脫穎誰始顯

衆技逐高卑，維學徒貫穿。趨皇由一途，任重工自勤。
古人文已立，後世較難銜。余莫負荷期，子幸無慙。

送陳彥琴

兩沈煌燭餘，京生羈瘼後。今湖江上峯，淨矣勞霧垢。
舉觴忻有囑，錢我同年友。平君多關遠，別方羌卷。
大郡得師儒，高文典秀。秀翁翁客入，誰磨錯見項。
衆儒治大學，敢志存不朽。空計文汲海，論升斗。
因之入簪組，併飲垂家。攜公才賦，卓傑立氣愈。
享火宿無餘，煙葉實甘。數口昔來章，評副此頻禱。
首

題人扇

外德欲晦，面目自蔽。內德欲耀，肝膽畢照。二法相除，
我則有餘。穆如清風，用之不窮。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野水隨路曲，東風得未鳴。景物已和柔，川原倍敦崇。
淺桑高既除，湖草亦叢生。蒼言雲外士，及此壺中行。
南臨大陂出，波面與心平。道旁古精廬，黃茅圍荆榛。
會集曠遠村，峯衣自鮮明。銀鈿棟山丹，歌笑喧嬰寧。
何以勞比鄰，拒枚雜餽。去年谷不飽，白骨今縱橫。
等爲造化役，未究悲忻情。歸來日已夕，舊徑成溝坑。
大車者誰子，不寐方宵行。死兔未滿眉，摘埴得安程。
感此良自哂，抱谷非鷄鶩。

白紵詞

有美一人兮，表獨處。涉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編，
抽苦心。冰花織成雪，爲護不憂絕。技無人學，只愁不

堪嫁時看鄭橋吳札今悠悠爭看買笑錦纏頭

王木叔秘監挽詞

美人肯來芙蓉傍山爲發靈水吐芒美人今歸在何處蕭哀鼓悲芽河罔我欲從之以雲出友風子兩游四方夢魂無憑不可挽坐攬衰涕終推歲

月波樓

下林百葉春自花至歲訂金泉着沙光風賦雪誰安惜頰江靈翠空吹斜愛君樓高出江上百里江山開四向峻屏森聳遠更寒紋練縈回靜猶浪孤湖夜卷西頭東海門難出水惟鬼豈知星河遺映奪尺使鶴雀常驚清此村風景淳且魯樓榭移花今復古勸君種學化兒孫不頌行妓呈歌舞

送陳子雲通判

周子也復可憐人憂民憂世語神新每妬吾州柯巨

福通判乃得陳子雲臨餐吐食嗟無餘幽情慘鬱時一舒感君善意過於

令周子之語良非虛三月召罷頻鼓羅喜作小雨恨不多移苗未了君已去更借後福書歸禾

賦董季興玩書戲

玩書嚴裏刻成真水簾花曼春復春一朝欽策去何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骨清神亦爽西瞻匡廬東雁蕩滿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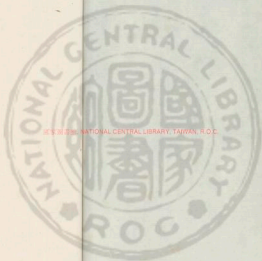


2025/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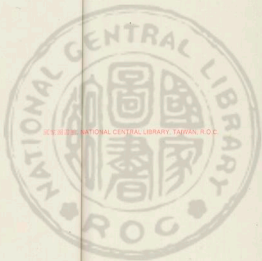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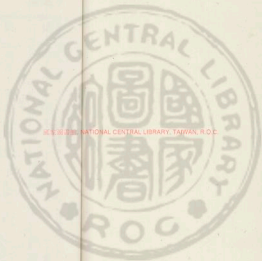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610307



水心先生詩卷之七

古詩

遊林孔英

章氏紫微編集

前集

東壘賃棹運啓輪兩願坐講水赴壘未朝合懸經專
士萬里那拔郡文學東風吹散石門冰吳人送去嬰
人迎雪山我大江滿旆樓過之清又清

贈戴雲爲士

近將行人多奔騰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疑去彩不
拘又直須有在從來睡無山林老六首接少
年心若言部住許鶴岡已早騰踏非理沉

夏示癯看客十回過一起謝子何許來我後爰行齒



統調神又肅論事簡而理紛然胡有餘究爾
請獲無怒角佩去懸懸尾正應晚開道不受
山頭族芽老木燃庭中挂枝春已添景由亦
地小隱名傳

何倫秀才說不能單算其親戚故人有知

七者

兩母父未葬
我自惜少
取打竟何苦
九何更樂崇四兄

蜂兒

平林常樺
立石乳
標律昔人水
結故雨比今
下正世
物

難並煎百年不許贏我添餘甘何為滿地遊
復漫天甜冷雲變化嗟俯仰靈芝禮泉成獨
空向玉山水坐對蜂兒還想象

趙子容任温州司法終日看兩子而事自理
又新稟儲粮功利可得也為賦讀書行率諾
友同作

法曹元散人不管聞道自要紛筆損常平築
積讀書豈知米在滿歸來依舊茅蓋意
時釋不然天上讀書去蓬島瀛洲無限清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壁上陋室銘門外剪茅亭小市魚蝦散寂寂
浪米冥冥郭翁雖老猶貌澤既貯今古心和
平只應



獨將笏拄頰清坐都不掛毫髮何必齒逐鬪頭奴日
招稅破二萬億前靈運後延年桑麻舊國常宛然城
類路關總令好不知於人安穩否

送程濟叟

茂苑臺高春日明君顏如花揚柳青蕭條別離風雨
外揚柳自青君貌改誰知仰天慙天公三辰五星在
心中老作海頭新主情雀氣錯難迷西東去年無木
雞種益亡命只指今年熟家人未可使喜懼少待上
司催絲局

送徐景大

桃湖避禁之速孫繞湖桃葉遮桃根父子聲名動坊
屋綠衫手板桃花村相隨入南訪靈迹九日山重海

張碧韓公之高大冊印奈系詩清小樽別我已衰
苦不成有語安能爲重輕子今自出瓊瑰句南怕南
依倒投迎

題五畏齋

日勝亦城南面樓坐衙吏貼翠憑先耽云威福自我
出下有赤子高蒼天聖人迭典定皇極付說長官尤
前持立示銘誠後榜七條垂訓釋冰清王令
來調琴四事未畏失喪心常將方寸勤管攝不與外
物相磨後情防勝齋意防滿萬事須還畏爲本君不
見匹夫膽大氣如山風浪只在須臾間

梁遠堂

祖后昔尊卿忠邪初泥茫波行揚子庭直詞報目旁



及鉏新法織還亟渡民康白頭夫路者冠服輝以煌
尤工抑外家咸官卑輪箱鼎足兩孤徑賦祿上園坊
賜書深讀讀欲推常敬莊進進化蒲菟歌舞諱姪美
堂聞秋遠野惟見餘山蒼不知天何意反掌異存亡
何人致德覆使我同披揭胡雲半照黑冰水千里黃
飄蕭給三殿寒落越滄荒三吳通菴草中禁廟龍光
曾孫更冥冥足裏弄耕桑臥坎德富龍欄暝水
稍復卓隨空漸能滿困會舊居重回首欲詰川無累
哀哉血腥沈沈鬼久三截想其嬰易主指說故侯王
時運從代用形神終終傷察今垂八十健臂扶持
句中青玉案壁上處綵行細抄四善動鏡看三伏涼
者清通集曉露淨袖技芳鴻籠翅羽潤淵蝶波良長

禦懷南持日駁潰非一方當由后請命所以再降昌
額俊雖草琴象寶本康唐不應文兒舜早已墜簪裳
勸翁善眠食神道分否感會頌詔飛下洗沐朝建障
報德帝

王孫生長安仁宅親見宣仁靖家國親難身後杏水
頭奉目湖山非舊識孩兒負土成新竹手鍾拱把皆
祭天皇天報德無窮年蟠根屬葉茂雲煙

露星亭

斗杓點翠爲此城四郊環拱來造古知君欲覽衆山
小取瑤瑤就天上亭身心合於高懸看滿象不語森
淩泊古今月色遞深志士可惜虛光陰

送高仲發

細君呵久寂季弟猶長貧棄我涉遠道策策傷心神
舍西三畝畝作急老自耘稍熟曾未割歸趁秋風新

明覺寺

雲山尖頭海潮沙九月天靈山葉重道人高絕但危
坐山魃野虎肯超拱佳山三載兩遺荒侍者餓狼扶
參堂松村索米未為取莫令木魚化龍鍊透水

送蔣少韓

昔子岳陽去我病不依冷火拋風煙句永結江湖心
子今岳陽歸惠我過始觀日月無蔽野空水互濯激
濯足洞庭浦晞髮君山頭誰驚瘦到骨所要清為天
謝家澄澄永新縣象林金筆春風轉捉盡未許勸人
留求言待上茅茨殿

詩題絕秀才詠鼎堂

鍾君文武隨所求馬上微華譙詞頭五兵鐙就殺氣
動却馬三威祥光派左踰陰山右絕漠漢地自歐胡
沙惡聖門登聖宮牆深風乎不知詠歸樂作堂雖窄
海浪寬沂水何止八九吞當年曾照見其遜推裴雖
挽由求論謀地讀易夜參五香燼銷沉澄菴函東家
夢熟幾時知還有漁人數良苦

鹿鳴宴詩

鹿鳴著周雅取士各惟時永嘉近千載文物盛於斯
賢侯奉明指苜蓿秋食命賓難張識獨整防群嘆
誠云得之慰重為失者悲鄙夫素寡學已老漫將知
仰欣多材聚俯愧隻影詩晴雲萬里滿威風正高飛

朝陽羽翻翻春梧綠
新榮忘輕石苦節
持終期

清廣度

秦聲鳴鳥何處村
楚管行歌愁斷魂
光風自汎靈草碧
湖月當受魂雲吞
坐具平鋪佛叉手
空劫以前人總有一文全捨絕
乘除得福便過崦輪渠

送楊通判

沓稀蕙林細苗疎
與田遠共欣
永日寬更笑餘寒滴
窺園多樂事
繁繁翠檉展
惜君益少假
忽之江流獨三年
網紀地一意圭
王琬雕儒道義深
庶速成
秋寒山鞋蠟已就
畫筆枯未吮
不上馮蕩羊
何由寄高寒

哀輩仲至

老衰哭無淚
行收復坐嗟
荒涼鷓鴣村
尚支初明

當時各年火步世迷
驪駒中天懸
明月爭欲伸
手奪朝語日再曼
夜談更五擲
君文登費重
蜀錦載明華離離
三千首雅正
非滋味
石碑富規製
玉京垂芬葩
簡曠心妙美
一字不可加
笑我自山野
悲君混泥沙
古稱騷人病
留與後代誇
非誰寄音信
已愛南臺商
俄然被彈射
翻燎北鳩奮
季也守大玉
千里畦
猶麻請登小笑
春萬切凌煙
霞效遊隱者
事亦乃朝餐
差香米病良
慰誓言指春
華東我烏曰
燭論以蔣富
祭那知是絕
筆楊柳空
白花頰疑魂
氣升彷彿
天之涯多生註
周易遊
認草玄家

送王通判

左原家孫
產巴東山靈地
秀蕪長堆
自小赤心天與

滿可惜五十方治中此風吹沙暗中瘦不合次君落
爾去水有子魚山荔枝惜我著食前壽之

贈林秀才

乃翁養親隣州里自云先世曾如此汝今謀弄無置
雖况有滿瘼衰髮暮春風未回萬山亦秋霜忽至凋
寸碧鴟鵂利首颯凜然聞者應雨最後憐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方老昔爲儒仁義自慙厭決策從道士罷落科場錄
神山事茫茫良得日高眠徐生嗣其風永謝負郭田
白欄已回地黃整猶索銀書籍空應求李益七尺約天
看鏡明獨難超俗餘非少異花改林秀珍觀移芙蓉
月華滿庭蕪關記甬宇增現交生維絕空數真符奇

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

浮山昔飛至與羅合其巖巖冬樹色茂青松羅紅鶴
不種自生植屢茂常蒼然我病不暇耕行以觀我田
呼扶僂蹇後情誰能鍾先撞客四面集畦畦相均連
敢以爲笑林翻翠越晴喧民政今古殊憂樂豈異源
收身卧荒刹朗月前夜圓鵲懶附枝靜聽曉鐘穿
爲農悔不早時發梓敬之

送章仲同

花溪初逢日苦短橘洲正尋意更長天催鷓鴣玉樓
去漱流不並龍洲旁春風怒高行布起酒盡何如添
野水古來交契看老石與公安得輕別離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棄歸誠關吏廣破村高名方從媚子引豈料譏天頤
京師恩眷降蜀道微胡升執手郭西門側槍難為情
有山望空雲有谷匪區冰島榮設後噪猿孤定先鳴
漢中王霸地從古鋒鏑爭崩潰歸信曉關落朱魯營
威子奮木去客極意自輕笑我老河扶萬里今橫行

送周明叔王成史併上昌甫仲正二兄

成史自成身明叔志明時二士對村下飲醇樂糟餈
封村去歸遊二士天所遺珍劑而佩眾茶要為囊水
高岡無長松結根空免絲渚行狂又直批掛昂復低
飯波章泉最美以雨潤葵沐浴明月珠數弄芙蓉
兩邦意氣合一唯萬渝微亮余抱茲獨安得往從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益增興東序

處市書名曰故大貴巨富用舉力一家不
粵也余為作仙都行以聖其成

東萊龍川師道起一時話言猶在耳我輩勤苦常到
心後生懶惰自迷己聞君相取黃帝碑石簡中間
上梁復起素楚楚學與誰師擊声洋洋者惟見
多互餅食要良因宜廣買俚病有語人未知
監事終在君不見衡廣嚴蓬天與靈運士必齋千載
名山高海深產奇物他年古文堂壁出

送陳叔虎

寺晴莓苔深歲深香窺亂胡林鷓鴣金鑪燒煮菜無
苔云自夜重蚤流窺下榻遙巡四十載翻看火上爐
今昔道異能聞見終殊途德衰差教薄年十退於詞枯



何以无我求往衆蹄
世推春華散爾用秋實
爾去從孔禽翔勿受斥鴳呼

贈趙李消縣丞

多生有奇姿名已在仙籍
胡遊風后館暮返旌陽宅
五月涼如秋照夜千樽白
養之鋒銜餘夢營榮亦思
秦書表萬商朝公新錄復
故無開封亭名若有土斷
法鄭嗣宜在草泉中
其魚逐雁化龍去今魚且復波
關往人爲魚計魚未知
今樂莫忘昔日悲

孔復君架樓貯書流池累石花葉環列

老夫一編未得妙頗以書多爲世嘆
情友從余不復疑
樓處高卷猶嫌少書中之理甚周備
可惜有眼何

時見管葛漏酒空
瓶塞肩孔海微常運轉
樓東海東更兼山四峙
紅翠交飛翻付典兒孫
好門戶光芒應射斗牛間

送蔡子重

辨子昔夢江上僚
前功如日發蕭蕭
艾經小縣深谷裏
纒然運轉琴方調
薄冰未隨野梅結
和風已催山杏發
庾文露巧表術同一心之絕
天與通

許敬之用余言作松山草堂
然游山之意猶未已也
申以爲賦

許子家住松山邊
門開路闢登山巔
千年茂樹不改葉
百尺甘井常流泉
堂中悄然人境絕
時有剽賊延羅仙
天下之山皆看此
捨而外求徒喪已
早能蘊高

而為謙高能生明是為貴芒鞋價長今安之
孫讓父
伸吾老矣

送蔡子奇

披衣策蹇子佳也
將相唯倚亦異材
胡方萬人上
吾嘗扣其轍事詣理亦雙兩
露待聖成風波豈相畏
鹽鷄發淺覆監虎背新樣
侵野老醜聞其髮豔豔
繁霜生野色行李正快
槍恐子復水平因書寄
燕志

寄柳松校

頗覺早謝葛亮
碎火吃其苦
著揚雄志
且隨風索
晚山雨重重
甘菊疎
今人相輕多
唾笑
古人自許堪
同調
阻芹
嶺
澤
洋
有
宮
先
生
手
提
終
化
龍

緹軍甫鶴山書院

答崔有頊我為靈日君月妃
霍下翅
流風洗兩耳
自醒玉帝詔許
崔家君
周公仲尼在左右
勸懲六籍
凡愚曾經秦禍
多改闕
鄭箋毛便
悲淪如精神感通
若親披模
益撥夏
還其初
德君位同
較天
祿高論自
達陳言
錫况今卓
絕離人境
妙悟豈可常
情拘
飄零每疑夢
魂到
惶慌忽
重西南
青韓呂之相
以類
乘程張之師
以道俱
樂調
甘陵
嗜秦尚
肯逐
象罔
迷玄珠分明
憤發
貫痛
首端
的鑣
駕傳
吾徒乃知
山中新所得
慢簡
關編
皆業
餘情
林選
嶺秋
映
葳蕤
仍近
鹿香扶疎
彫胡已
饋
豆
遠
南
黃
獨
未
斷
崖
臨
孤
垂
竿
桐
江
笑
短
編
負
鼎
莘
野
蠟
象
羸
羸
城
崔
龜
倒
接
拒
絕
泥
突
兀
惟
前
驅
莫
味
求
鶴
不
解
事
與
民
由
之
誠
丈
夫

寄李季章參政

袞衣入蜀者，諸公兄弟名。每求歸滿腹，毋去案頭
鷄。飛離地控龍，卧常天升借。哉坐特選久，爵時士情
文章何處奇，冬雷夏增冰。德業又宏濟，雄登應牛喘。
已著鼎任利，不共水火爭。我窮未得死，破釜斗粟香。
渠家黃金重，自視一羽輕。唯當剖老眼，雲雨看施行。

送陳壽光

天台鵬蕩車，接轡青田又。捉半湖近，冠叢帶擊無俗
情。秋鈴春英親，時蓋老窮窮。空絕華軒過，其誰的壽夢。
詩難更抽奇，寧向雲射破的。疊中十駕馳古今，文人
不多出元祐。惟四建安七，性與天道亦得聞。伊洛尋
源未為失，闍風招手游太玄。麻頭刺尾中興年，黃金

鑄印肯輕佩，定把堯舜陳王前。我亦登應仰見牛，披
君紅旗魁魁走，密房炮短夜苦長。僊高水滸去無鄉。

題鄭大愚詩卷

憶從草廬赴鄱歙，欲與楊悅進糟酒。禁要當醜耐活眉，
委不許雕刻幼肝脾。何年兒孫錦糊裂，金塗門扉玉
爲切。吟中得眼萬象通，哀吹狂歌總休歇。兩家至今
住連牆，講書讀經相將。經明先入草平室，句好還
升李杜堂。

送孫備夫

我友歸類人，造道最勇夫。習校一學，敏書氣萬載。閱
吐詞春，振雅景行樂。泉景良工制，明蓋本爲郊。廟設
便留判字正，稍上輝家闕。遠尋豈成劍，虛負歷山月。



發嫌梅柳催到恨桃杏欲說年過八衰與政經九折
絕迹版簿內稅役半緣絕云此新進士銓限京難越
廳荒茅望頭編籍完緇乞督矣無情將自傷垂老別

端午思遠樓小集

憑高難爲觀樓居勢盡傾思遠地不遠空樓生還情
上惟山遠圖下惟溪環紫此實價清境出以樓朗名
土俗喜祿楸五月飛跋錦鼓聲沉沉來起走如狂醒
不知逐臣悲但恃勇氣盈衰翁齒臥蒲風吹作稜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羣嶂倚天傍四環中峯受拱低伏蹲雲錦交流紫圍
外却注彭蠡如頓奔道陵已去舟應冷今代符行欽
鬼靜孔師何事亦逃儒烏愛水林雪家頃我居無山

冬不雪只受虛空滿輪月子能作意肯重來否在以倚
東筇堪拙

會昌觀小素呈竺上諸文友

茲邦異氣疾十月陽憂暴清霜云幾何某日因於興
病羸詣吟暖衣獲迷單獲上印自懸車來念蒙擊殿
東也駕草創斤斧聲未熄野蔓翳前庭中函數株前
呼鋤不受柄善惡憂兩覆窮延嶽苦霜滿我歲不熟
請豪爲時彥靈美覽龜玉學山留一壘到海空百瀆
慙無歌舞伴漫有鐵石勗憶蘭各東西微月耿疎木

送胡笏道

庭松雪外青檻梅水裏白正堪頰把玩何忍驟離拆
我老如蛻蟬隨兼翠重泉飲君笠佩出直上穹穹天

卓戎危天下王祥救海沂志章承大禧顯授迪深知
情胡萬難齊理或一未貢中道不及伸備質徒受亂
同人當同羣不止同其門衆金鑑備合一匠宋楠分
借民當待農不止惜其備客主兩無忘政刑會符雍
三年心所親臨別語甚的已去寧再違據裁展其力
送呂子湯自永康携所解老予訪余留未久
其家報以細民艱食急歸發粟賑之

收響古靈浦抱快生蓋門九九者自注邀余綴篇端
久衰余學發亦隱子道尊時維冬霜散雲雪常晝昏
火把起夜色丁鞞明齒痕小邦肥野觸暇始盡充盤
椒燈失滋味抄絮勞頓吞話調散家胡莫書微阿孫
若陳鄉人纖采徽凌其根翁封井花滿淘米安得準

竟翁如死父願以東飛翰念之不逞處噴高整驛
我老君百慮身世兩莫存欲秋一龍淵豈救大地乾
西城祁攝攝北寺江漫漫勿令差求厄以慰行路難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解江

太學委文夸第一國子先生裏行立嶺南梅花太括
遠花豈喚人人底急慙亭雪深叶孤鴻傳書爲聰明
光宮雲翻兩覆古來有不如堂堂金石守

送趙季清兼謝所惠詩

雲珠買水絲秋光發沉淵二千八百字字字含管絃
想樵風前眉應碧雲愁有文言論匡山五老理靈軒
著書滿破篋官冗鹽未煎少遲了上信別用綵線懸

送陳漫翁

笠澤老逸蒙蛭卧縣自重君從連葉研觀領末後語
憐我未得聞獨滿授長緒因歎服英倍郁郁別奇詩
士於淪胥中捋手架欄柱一危不漂零百世保風雨
轉國信無華殘木猶有惟高翔要深泳厚積墜重負
狂波漫三伏四壑萬流阻來請方志猶霽色荷舒吐
樵峯濃黑散琴岸綴紅聚進舟石門辨小泊看佳處

送戴漢老

德俠之郡成公宅辭流屈注回理窟前輩淵驚晚淵
謝後進由求策超絕聖朝論士肯公卿千乘何足當
高名有風無痕萬情化盡付雙溪舞雲下

孫祖佑解元世文堂

崔尋室前穿燕繞繞擁擁其負新宇就生物欣有依

含德厚乃祖義完嗟判處最憐常珠火火憤熱不盡述
温恭化羣從遊暢流深規一絲必同袍密香無異炊
感零天上露潤夾園中葵魚蟹雖芳鮮不如此菜肥
涼風送注音桂林自生技惜子亦霄羽登君文石岸
撲斫吁已勤華密審所宜諒為前峯近長狀客星垂

丁氏東嶼書房

朝納墟上光千扶亂枯齋夜枕窓下明一字究本源
舊師豈得昔新友晚聞見陳坐疎聚頭江海動會面
勿愛好鳥羽勿玩芳桐林書亦且置之獨自觀此心
茫茫未生前寂寂已死後萬變隨雲浮明月在中鏡
何物繫陳列所從定何時孔顏雖去遠聞道命如然
白屋無恙難朱門不驕易每留先人樸不忝素士志

馬蕩長長麓南北時西門委和披多據永許延餘昆
紅綠脩岸容冰雪淨空界蕙轉蘭亦回誰賦畫房外

端午行

仙門諸水會流下瓦窰清中有吊相客西城南北樓
旗翻榴花風掉漁梅子兩夜還無雙音絳紗蒙首去

虎長老修雙峯

九州大麓掃山經早與天地同垂名馬蕩初傳晚唐
世掩抑衆歎夸神靈豈非龍伯所播邊海水枯竭久
乃成窮破石怪呈萬巧宛取物以羅千形陰沈陽嶺
何恍惚紫光碧鏡長磨紫夜隨王喬玉簫發曉客矩
那金碧清聞者未到意已傾往往夢想驅風霆胡僧
猶憇憇寂寞便秀曲檻頻招迎強夫墜閣接雲蓬知

龍溪壁回丹青來車去馬緩孔巖亭主自往誰爲情

毛希元聽居靈山卧龍瀑

毛子駕吳義蜀山砂孤墳五老急扣轉延留知大寶
龍分句眠地惠帳繞珠蟻巖花開恨晚谷鳥鳴先容
吊古一沉思千載多迷民登高一長望萬里皆積雲
子身書印屑焉積著林輪局不草露布從容靜風塵
低頭改調曲蕙豆箕爲薪俎礪上之恥昔賢終賤貧
趙振文在城北相兩月無日不游馬壩作歌

美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馬壩東西花百里歸雲鋪霧染差起長安大車當覆
陌明以馬壩云未識曉曉鐘聲金以香齋爲種閣山
茶旁高花何會千金直者僕不到宜深藏青鞋銅胡

烏鵲袖羅勞引首金鞍後隨園摘
床獻春酒陳通首肯弄兵此地
有道實草木我輩花柳如平知昔
日鵲聲插上渚無際滄波莫自
追逐風光天漫許池御身世人
賢回何知趙子穿花去

周純臣子去病叔慈而經所感以哀之

周子百未遇有兒慰眼前敢誇
其守過老蒼其行通愛惟共看
汝肯遠施謔街風著節學和丹
所投烈藥盡始獲奇病痊濟和
問汝今何之幻影果無緣不許
翁執捉壞城同埃煙

此悲信無益此愛倍難捐不見趙
不見孟良前叫吻嗚呼天汝命
蕙求我詩去則在墓門題

送盧簡夫

子昔素問從我游未嘗一語相
具詞煥况是王公羞子今欲往
筆仗探思直道佐明君黃雷震
晴折雨妙開黎

南樵水

折立云天開非人求相誦况夜
感况光輝寂轉相發科澤徐乃
西難香燭詩弄重有問旁披

開天闢地意正冷一犁破人心正得百葉滿補天不
及人未知禪心死寂差前為

寄題朝宗新棹

昔時疎支向草創憶子諸父勤磨磨春至自金車馬
絕桂樹未歇始飛雲後雲切月輝一炬擁坐排燈已
幾峯其云空洞宜無物讀輪五車江水東

和任觀測折雨

感絡雜知任神擊步虛未了龍未語會稽秦望都洗
清道人喚作羅刹雨我愁老僧無精勤累月喚龍龍
不問水雨早未食結實一夕爛死為泥塵

蔡尚書校詞二首

樽角都蓬政老生甘伏膺白首參豹尾後出夸先登

東流着到海北風忽成冰茫茫落落花窮巷猶銀裝
擬沙得黃金百鍊錫光影飛行日月上瑩徹肝膽醒
空山慘馬氣何重為護余哀不浪施留寄長夜洞

題吳州期峯閣

九盤任州中萬山來四遠納於林第近尋丈未為稀
日光既照履風氣亦清俊悠然不離席所得甚宏闊
隱峯招伏岫騰躍俱赴眼下視田中禾黍粒猶可見
臨觀要親初亦復貴砂頭峽山懸線空嶽極嶺海莊
君看彈雲上往往無際限何當躡蓬萊一汎五湖錢

讀王德甫文卷因述者試

膏頭父之病放脚最所患軒其膏勇果捐復嗟衰搖
伊人治天力卑地挺踰於故入巖雲幽嶽出星極爛

儼如姑射女，娉如恨整繁。蛟如吼珊瑚，塵垢拭杯棗。
昔夸新龍首，狀呂較蠻曼。又推舊苗川，老老於佐漢。
况今未六十，急用豈爲晚。行當奏老蒼，疏朗應諸儒冠。

王宗師春春堂

春以喻丹慈，慈源春不灼。兄欲答母恩，皇皇春無餘。
華堂頌有雲，覆爾壽叢分。明與親，刷阿連，邁奉新批。
勅翠裝黃簡，綠兄得。朝曉巽章乞，祠官願身春歸怡。
母類老農，遊君勿輕去。萬紅千紫，扶春性。兩田自種。
儲田收好，是天留春春處。

送葉路分

徂秋瘡，叩聞鳴琴十指如玉。無哀音，應辨聽者未洗。
耳。街山高，号湘水，深君今幅巾。鳴鷺行，切勿看帶龍。

虎傍軟齒，刺以離掉。短折相花，多班露良。

答李制置

鼓棹恨不投，淮流復得候。擊旆夜謀西州，卧龍出長。
莽朝汎清洛，暮蒼丘。禹跡芒芒草萊遠，實邊正在耕。
耘滿中庭，雅歌自有節。豈效夷聲催燕，袞北平漸草。
淖不迫白檀，可越時未同。待公刻就，燕然頌我亦嚴。
駕期無幾。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爲贈

與子異州，聚取友四十年。狂心蚤祿，索出語乾道前。
向來朱建安，拊手笑淵源。小心承公昆，刻意歸回鶯。
不求甕斷，豈有路直如紋。計其所不爲，敢富逾百千。
衆駿跨險，遠獨鶴超。妙錦請當共，紫服可以爭。臨湖。

誰知竟大謬寸影孤雲邊酌省無益名晚習自愁煎
家蔬僅掩豆野蝗來敵天過我城西隅相視各華顛
寒菊已收花枯井未回泉人生寓地上蟻垤交折旋
中間較得失區區等浮烟喜君佳兒姪及筆追奔川
許身若卧龍斬蛟透重淵所震氣力未交規矩竊
過翁非止肖奕世始稱賢從今掩蓬華同賦歸來篇

上難

篙師上灘時面作石蟠據及其進尺寸乃在一偃仰
神禹不到地狂流終播蕩運順木天力人謀不相讓
苦戰排三軍勢壓西魏將身在亂石中顛覆堪拍掌
誰云荷天爵鼠恆斷還柱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何止超前代功逾道更尊幾同造區區憂遠復外乾坤
黃屋免年慶青山禹穴皆遺武猶望幸決血洒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統視師嚴戎由手聖末命獨天知
鶴唳空虛警雲生仗自移神武下朝上哀何以
終卒代繼周神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儉德如文意雄才自武宮道終遺萬乘喪制盡三
哲乞狂胡命常持復漢權全將一孝字高臨百王
昔年勿上幾歎息動宸襟豈不人思奮其如天意
帝王猶遇合南北限升沉尚有登遐日諸軍特賜金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頌閣號觀黃光宗始用儒錄惟醫國手未暇活人。
負郭可稅駕行田宜寒驅相看滿川月無計遣長
往事真備世識終猶罕聞忘身費出目欵手呼雲
天飲消胡運人誰靖楚氛木川十字誅長卷一丘墳

陽復

陽伏兵潛動雲衰日界明近傳新詔辭重起
斗極回東指軍容直北管龍蛇多變化旋日看超昇

送鄒文赴建寧五首

過家鄉里效符母士大第得夫從人論行藏獨自明
百年中古少一笑萬金輕廉士吾何敢新茶可類兵
有志身建開心在歲寒一時諸老益多見大名難
胡鄉方逆早誦聞道少寬爲州人不乏千萬強加餐

清朝國書無朝雅頌音陶家三節召往冊二毛侵

水飲家纔更立園意亦添臥聽下士時作武戎吟

海內言華力名動指神十年長卷一語必驚人

酒量新來減之清老更親公知如促膝判地古書陳

屏棄減惡分年更索居若逢知己問猶解謀兒信

地僻門長閉手見茶自動相望無一事不是故情疎

哭鄭大四首
道義秦城重琴名負馬空河汾談聖制鄒管探儒風
有學堪經世無官可效忠浮雲公豈十吾道自伶窮
誰謂居今世無由見古人事觀曾閱上游此爲懷民
德盛天爲侶意董物與春清風如向想猶足洗高塵
滄桑軸三萬樽湯卷五千京都通白部漢勃運群川



深涉人商汲東西意各便陵生無復見賴學設遷蹇
慮在諸生到曾窺太史高泉蒙頌洛達槁竹賢吹嘘
外宅寧成相生易早吊蘭臨風兩行淚愁絕向插軍

何參政說歌

退食勤稽古當初動引經人空苦偏側國祿要勻停
二府早聞政三公晚告盡善叢借光彩不肯到頭難
稀髮蒼浪上潮登近苑綠圍齊長柳紅襟半含拱
欲寄堪增壽嗣多更交高桂哉鳳凰體悲甚付烏號
宿昔叨殊眷尋常款直塵聽鶴催謁駕立馬待親
修落誰存者正事昨交餘河曾與石介韓愈自狂踈
遂陳報料

萬里溼注出行天冠比倫能失大關幾莫用小精

被鏈羈身雖實單臥道木貧海情兼雪意留佳
恰芳春

題費肅校書此事

欲識荒居者當年費校恭却辭金馬直歸卧錫山峯
兩詔終不起一瓢畏自從兒孫盡登第勿剪舊栽松

送鄧諫從制幹

援引亦未力聲名空復傳終橫水平乘遂上蜀江船
帆色掛晚月幃香穿夕烟滄波不盡與收拾浣花邊

題柳山人壁二首

水北柳六一家傳鄰封靈秋木溪漁曲春近者半經
掩肆花竹秀排門柑摘餐應憐喜功者虛要覘山銘
我病篋移卜山人不面謾常言千日厄未許一朝安

地上庸醫滿天邊惡曜橫根與復命自艾此何難

致政通直錢公挽歌詞

蕭瑟梅花離萼華不復還好兒須萬石廣厦劉千間
盡與詩書辭勿令絕綺琴傳家自翁始留筆就池山

亡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奇者有君病小車隨酒壺心恨費文句語含因暗嗚
念子誰垂泣索然天壯圖唯想看幻子空手縛於菟

項和木辭也後五月乃克葬焉二首

可怕陰陽惡運驚明月道終成理壁去不作坐禪留
兩洗一潭淨風翻千嶺愁門前繫船楫宿鳥沒周秋
我與公同滄泊一生一死又妻亦經輪傳世上於

此老病着身行自當掛脚斷波從別機拂天野水從
新航暮春木有風雲伴且闕遺編住家傍

西山

對面吳橋港西山第一家有林肯摘樹無水不沾花
竹下晴垂釣松間雨試茶更瞻東掛瀑空翠雜朝霞

荷柑

窈窕隨塘曲酸醃在橋中所欣黃一半相遇樹無窮
肯咬成真性悲歌記土風慙非美人贈採摘恣村童

贈杜切高

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援續後春秋
奇崛令誰賞驅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

持制湯公挽詞

線藉知良玉蓋盡是大驚單博合上相小却但尚書
靈簡同歸處遺替任屬如西風好淡雨深淡濼空易

吳參議挽歌詞

舟舟試百巧栖栖終一丘死期甘勸哭時事不勝憂
貧只藏書在恩特別業酬者君用意總身後令名留

冲祐大夫鮑公祝詞

幽人眇何在高閣鎖重關梅冷橋邊月菊殘籬外山
可憐清絕地長憶笑談間寂寞私梅港漁樵自往還

雪後思遠樓晚望

脈菴凍初合風花江欲平急從高處賞已向巖前情
莫與替爭白試將身此清樓頭接遠岫歷歷正分明
宿覺庵

宿覺 水湖殘山今尚待暫開雲外宅不閉雨中門
夢熱僧常餓茶枯客漫吞荒涼自有趣衰病遺誰言

蕭勝上人

近日能令首夏嚴談勝師語生兼老筆體重帶幽姿
遺韻冰千嶺春柳一絲方山最高頂不礙到茅茨

宋文昭母楊氏祝詞

文昭有賢母白首故編章義並三遷峻書成百卷長
古今歸石室筆削紀萱堂鹿樓鳥刷處森森宰樹蒼

中佑安撫即中張公挽詞

誰憐丞太守思職更憂邊濼水中間月光山盡處天
人應送往事我獨採遺編養養乾坤裏宜知想慨然

孫尉林公挽詞



恨取一官晚公人未展衙空博讀書苦留與後生誇
有子繼三俊成名王兩家會須酬貴骨野際報宣麻

陳侍御挽詞

生死悲權地長遷付短吟北門鶯鶯赴西甸晚鴉啼
三品官名重千年墓色深廣東正思德溪激海潮音

太令人胡氏挽詞

已到溪西誌潛然淚滿法輓喪禮後俊參卷並前餘
爾里送歸館頭迎布車爲題風葉往歲猶不成書

題張提舉園

竹外萬雲合荷心一鷓來若無歌舞閣應有鬼神猜
野岸鋤難過凶根緩易栽前山未放入好開更南開

送謝希孟

白頭趨幕府早已負平生未效編軒醫藥每爲公致程
驛梅催來應院雨送春聲爲話常平政聞懷壯子前

送周子簡

地添湖清浪天遠桂陽城故里披花別諸生柳絮迎
一雙閒跡後六舞侍時行子自翻新律哀關舊古

林處士挽詞

尚平接馬弟身爲記前身海濶元憑浪山高別鍾春
難招古渡外空朝夕陽濱順世無生滅君應了正烟

錢知縣挽詞

送子三爲邑十年嘆往來誰言積德了不與命同回
卓底良田愛壘我道波村雲愁且雪雪雪雪雪雪雪

送潘景參



又自知清冷，曾爲掃榻，居謝靈運，何功聲名
松栢非無歲，盍梅會有交。又從沙際別，把酒候潮生。

贈徐靈淵

歐風燕，精辭事，遠跡爲塵。今日親來，翰如親見。古人
盡歸嚴，疏令高，有法精神。理技荒唐，又造看走四鄰。

戴貞望挽詞

嚴裳蕭太傅，寒暑鄭尚書。可惜流光晚，翻無急詔除。
之南，燕燕，意柳芽，疎只有安。江滿長，淫夜月，虛
老夫平生，友悲尋路，轉迷水肥，應逐釣因，覆合歸草。
草與北，蒲瑟雲，盡天際，曼無因，再商路，短日送寒鴉。

徐靈淵挽詞

自卜西南宅，始聞函賞。多山共映門，樹水秋捲。

近局暮，頤晴，麟勢酒，晏歌誰云。秘此樂地，薌與流梭。

包顯史挽詞二首

風沙江上宅，庠齒望中村。密竹元遮徑，崇蘭早映門。
笑談看磊落，材力可騰掀。誰復知心事，滄波霧雨昏。
養志諸郎事，專經求夜殘。雖云綠衫易，更覺綠衣難。
客散暮奩閉，庭盃酒益乾。無言慰孤苦，持此問漫漫。

林敏之挽詞

雜選新河市，酸寒處士蘆。甘鮮骨，變續獨著孟軻書。
籬窠從兒，捕木荒付客，鋤水嘉新有志，莫遺姓名跡。

王運使挽詞

種虜昔逾塞，三邊各受師。共傳君善守，能護國西陲。
卿扶恩，雖早即班，詔已遲。須將未盡賞，酬折在豈碑。

薛子衙罷官久無所投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
男子行藏地自求唯門下空多負讀書笑遊馬
顧政序官後常趁繡衣前太平如致了別造會昌船

贈呂縣丞

自得長官授邑人詩門工此書月集潮充羞為歲常空
柳已如藍碧桃元勝錦紅於歸劍溪上岸梅謝東風

蒼魯山解元以寄母求詩

九十人稀有追惟畫裏金猶見焉拙石怕通行
嘗殊未盡訓設鷄先實音誰在摘花晚霧兩溪前林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茶家五千卷藏向石庵中講語令幾日飄零隨預風
隔垣孤聖變別井暗泉通安得無文象與特吾道東

余知府挽詩二首

壽者福之首中兼典郡來聖知天上事磨盡世間材
此際靈龜托何方化鶴回所親都不恨有識自與哀
麟我抱空真鬚鬚開鏡白絲已從真率集那復少年時
柳移春前來松皴雪後投建炎無故老難話省方悲

趙知縣挽詞

博識經年學書藏盡日抽空聞到鷄笑不見化兔留
瘳月晚運落轡雲冷未收西華夜來雨淨洗一生愁

趙清叔挽詞

昔我共筆硯知君賢弟昆門遊百客醉憂歸一金存
忽與離聲盡是悲唇色昏多年趙家有婿或思王孫
贈德修叔湯示翁

無心立戒否有街險奈衰興世聲中動浮生骨帶奈
彈輕知福地效小應臺臺送我老何及是身惟死灰

送包通判兼寄李度

風雨逍遙地衙屏印麓新鉅車分路開寶瑟聽歌頻
燈市晚浸月花田晚占春却過張籍宅方信有閑人

趙尚書挽詩

材業時時偶聲名聞罷新文昌留不住大尹政通神
力說和我好從捺相國噴春花神狀賢運得自由身
江北江南曲吟高許知同相避黃鸝淚夫笑白蘋風
老病猶今活漂零各頂空長懷詞庭滿買宅傍晴東

周宗史東山堂

或碑標表極誰家將有山備備東邊好只對此空閒

勤石低磨住流竹動機雙山閣臨海幽夢或時攀

丘安人挽詩

左司遺事逸介婦古風存業廣悉新宅儒多起舊門
箕子留壽影雲物護山京我故攀車別衰殘阻故園

題郭希呂劉諒道游鴈蕩詩後

隱到甘德淪老郭亦難尋自鎖魚亭月同學鴈蕩雲
排峰造龍質懸水迸簾紋百種聚奇惟從君向裏分

送戴宣子

為愛千竿玉垂陰似古城弟兄俱挺立文獻各標名
萱栗親年晚浮家越浪輕相期早得蒼蓬伴此君清

題仰孝兼事實後

孝子久傳名誠通物表靈當年虎失猛此日竹還青

墓壘無苗菽庭荒枕藉聽惟存古題誌賢稱勝如

贈盧次夔

家住東郊深能詩人共尋水搜閒道錦玉珍

城漏宵添滴總花書感陝新涼白頭句清甚

無難秋水平有句官楊柳欲為蘆花老晚生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結佩聲名遠懷沙與詭深惜無長煙紫終使夕陽沉

蘭香空頰召挑深不番尋雖傷有北毀難減是南金

贈鄭秀才

已字意尤切色然聲

我國筆鋒掃疾門應酒揮何漸

怒懷爭茅竹安流節斗門行首存水則益板護河清

士李肯俸義守美能聽言便當生廟食木熟糝鷄豚

名古竹陰晚書殘燈始掃深知靜者趣轉益官清微

別銀行淮甲休工坐掩扉柳前清切地重得薦皇闕

贈高竹有外姪

安女已為香參翁又別行相隨小書卷開讀短燈檠

自識賢香熟常將遠到期忽傳千古信壺抱一生疑



恨菊來何又愁梅去轉遲應留起春空詞落未堪悲

趙知府世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生死已無感抗人休淚頰惟留不盡德常動故鄉情
霜淨水方落風高山轉清閑思與令子暮府再同盟

沈氏書堂

應與石渠並又疑金匱存曩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
我老行罷讀君材重細論猶言無一字大道始聯根

薛子舒墓

德地西門路樵歌占晚雲憐迷王獨宅高長孟郊魂
少病憐醫錯題書與父分又言重把筆兼欲使余聞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即以名處

平生意外事身後有誰知
規靜雲稀出神游月共移

余澤祺
史欽添

趙朝子長長

蒼髮義前歲
追回賈

送劉翁

火年嘗苦節
鹿日明

送陳約

四十未朝蹟
知子

王秘監

願憶朝
何用

起陸新藤出重華館問世家只今誰老淡蕪賦揮

奉送周知縣水叔 益其勇也

謝傳後何遠羊甥良自美 柳沉迹顯固在繁縟誇

約吟害星雪林疎處士花衰年相分手聞鶯片頭沙

葉路分居思堂

葉媼開新夢向人飯野蔬明經傳一相考古付三餘

吾色迷青簡燕文煥素書君既身遺址堂年勝於初

苦說諸梁後齊樓高遠珠白 祀雖榮捷與務未嘗思

淡沈磨水視蕭除倚門差 余忝宗 不老病 不堪論

葉文翁再薦不中第駐兵永嘉暇日必從子瞻

蘭善善而恂恂衆人中 蘇吳 爲士 初衛 國夫人 黃

氏君之五世妣丞相 顯尚 祖也以而 妻居 堂高 寺

以教後進丞相既貴以爲 夫人之報焉君因義序
故基作 居思堂請 予賦之嘉定 十四年六月

王通判挽

祖德風規近詩流法超 已多山邑政洽火省 郎招

旋館身俱寂傳家 道天 消長 人漢 揚震 名遠 左原 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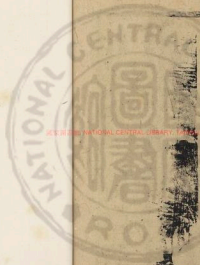
作邑有何好利 民翻 客身 怡回 湘水 月爲 失象 暮春

暮草已多若 園空 夜新 更嫌 管自 語幽 憤不 勝陳

送張知縣

門闕飛龍後 家吉 入館 前身 饒太 常第 客欠 顧文 德

流落無 先與 漚逢 有相 緣天 洲路 多少 設教 去鴻 迢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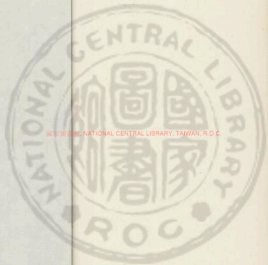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2025/01/20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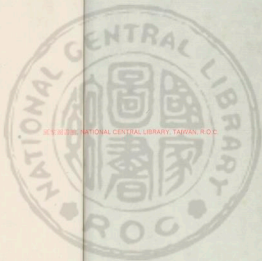


NSC810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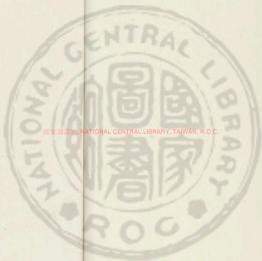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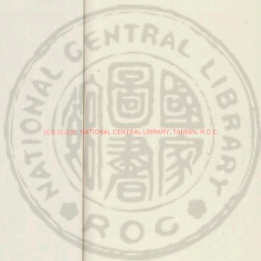
SEVEN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5785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57852 v.8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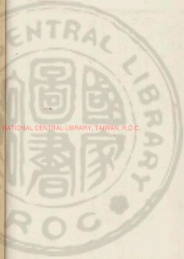
送鄭景望二首

章貢黎諒 前集 縮集

兩地旌旗一閩中，十年監牧九卿崇。安輿適就東南
養，遺俗將肉雅頌功。愛護元身如寶玉，節宣時序戒
螟螣。遙知獨上千山路，處處梅花逐暖風。
江左諸賢盡凋落，邇來名字未深知。願公年德如前
輩，救世勳庸美後時。國重四維人建立，天遠一統道
藩籬。彌綸羽翮何曾極，自古忠臣不遼期。

曾梅之挽詞

交游盛處失擘騫，筆硯窮時縮碧藍。曠老尚能舒駿
逸，龜潛終不羨芳甘。壽過捌拾人人羨，恩在鄉閭事



事談聖世平生無限意夜深燕唱起溪南

次韻俞叔寄九日

逸湖秋色去茫茫塔立峯端未目強因上碧光覽吳越逆從開闢數義皇後風駐帽殿公會早閏勾花鮮客腸閑却淘嬉玩幽獨可齊車馬共誰忙

中州之中十樹梅增枝着地照蒿萊即非無主憑誰伴自不銜寒要早開牛蝶只隨游子意暮苑難寫遜夫哀幽懷寂寂天應笑抑向歸帆雪滿桅

送劉德裕時在京口

日日秋風江側回江邊執手重悠悠兩山只欲當中住一舸還應却下來說與蛟龍息豪怒亦令鷗鷺小

嬾猜吳頭楚尾何將板鞋就前詩併展開

送范文叔知彭州

君今結束歸何勇我獨樓邊去不能江水入冬猶浩蕩風帆逐歲合囊腹相逢論事信徒爾清坐失心差未曾想得彭州退公後夜窓重整照書燈

送潘德久

每憐瘦竹身長隱忽引文藤令頗嚴聞道將軍如却諶不妨幕末有商潛江富蘭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惜添未有羽書吟自好全疑白下入詩奩

樓叅政挽詞

外捕何多尺近州却於中未賸淹留曉叅國論非無樂苦說時難更有然天下知心古來少人間此夢登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應休自愛不識鄧江路清波因公寄海流

無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七餘
靠山亭子菊千株
竹鷓露啄堪為
伴
蘆葦風乾待歲
除
與僕抱樵越絕
澗
隨僧尋壑禮
精廬
不知身外誰為主
更覺求名計轉疎

趙路分挽詞

平生王孫志
太康承家孝
友更溫良
鴻與鶴
舉頌言
命
挂河蒲
摧不斷
香古有大時
堪恨惜
從今虧
處取
酬償
佳城
况遇宋公子
大抵高牙屬令郎

東益謙挽詞

余與益謙居相望
瞻皆雅相揖而已
益謙死其子
以書求哀
挽言君之材
與學皆余所未知也
訊之

王成叟信然乃為作此詩

晉南巷北水同流
稻菽參差各自謀
不料多材能轉
物更憐無地與伸頭
蛛絲委架詩書慙
鷹羽空陂萬
宿愁好在夜深明
月滿人間地下兩悠悠

寄呂巽伯換酒亭

瑯琊初址未完年
猶倚虛名用我曹
自可全將醒前
了何因禍向醉中
逃
艱危未肯當
將共
颺
遠空傳後
代
高還
有遠孫
留墓
剏繞亭
寒葉
夜
騷
騷

併工

併工催作越春前
又值春歸一莞然
新筍頰能長
數尺
晚花寬與待
明年
回
柳
寂寂為
春地
後
培
陰
陰
雨
天
生
種
不
驚
還
自
覺
驚
鬚
將
老
到
衰
邊

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逢重九方是今年惟菊花衰病自憐何爽
看馨香柳向小園誇討論搖落生光怪移熱風霜與
麗華正好行吟君已去別移秋色付誰家

次韻韓仲止

塞力低眠畏北風詩來喚起自江東林逋久已隨姓
鹿營止何曾有漸鴻常日筆刀布楚富十年鉉蔡謫
丘窮莫將新意翻蒼局一等成虧付國工

齊國太夫人挽詞

風樹秋悲乞暫開壽星宵限幾時還子同房杜經論
地夫在荀陳伯仲間恩重七封開未海行高三美物
名山猶言未足平生養者即元台恨黃華

安撫持節侍御徐公挽詞二首

玉質金章映海濱養成天德異凡倫曾頒劄眇闕前
聖管為羸疎付後人惆悵窮途三詭笑吁嗟厄歲再
逢寅送公何物堪將去留在埋銘石色新

飲水那得不醒然北首成南醜又妍建策須為萬世
慮孤忠亦有一身全星文忍向生前望夢事方從死
日傳真指鳴山歸路熟青林黃葉度年年

許相公挽詞二首

容成堂上光華別謝客巖前蒼翠閉身到三台良未
滿年添九老定誰慳高明落葉應驚外苦論喧喧醉
夢問我欲爲公深着語挂林芝樹不同剛
行露空多曉色催夜香燒斷作飛埃松江贈好憑誰

憶金谷花深只自開
玉女雲中應盡去
仙人雲霧裏重更
重來
千年一判禁銷得涕
掩寒鄉
銷莫回

送丁子齊主簿

明經六十未收科
自取南官計若何
來歲須將一戰
霜
浮家今厭百程過
預愁菊葉行中破
還喜梅花到
後多
從古功名致身早
誤隨陶令晚蹉跎

丁少明挽詩

枕吟秋山不記年
時時院想醉看天
吟成絕妙驚人
句
散盡蘊浮使鬼
踐萬卉有青風
煖後一節無伴
丁
明造新菜
王子碑能說筆
意堪將此共傳

宋仲方遊吳袖文家詩為別

九田吹歌滿巷
傳儒林聲價有誰
先肯
少學
遊

久今喜新文信故賢
刑後畫前元未望
南花北兼定
誰妍終期猛進一
高力透過龍門
急水舟

毛嶺夫挽詞

我肯碧年持此翁
自甘窮僻古人同道
修白業曾先
居官近青雲却未
通庭長短
秋感雨徑存
衰柳舊
搖風世間榮落私
情盡留得清名是
至公

直院中書莫公
珪往哀痛不能成
文碑留小
詩
及凡并致鱸魚
金柑為奠

剛老今無地上身
黃麻紫誥兩沉淪
虛懸東嶺未
時
月難挽
西山去後春
試割冰體猶
脆道重殮
野橋尚
甘辛
最憐趙子同心
事相看題封
淡染茵

薛君李常挽詞

汨羅漫瀟離騷經伊洛源流今更清自別三年無信
息怨鴛一日有銘旌乾坤未放虛空壞虫觸猶須事
業成桂樹團團半丘土春風還許爲君榮

題彭澤縣尉廳林室之勝

彭澤西山天杪情淵明未敢發幽城始從石對燕王
對澗出前巖到後巖也只暫時供步履可能終老仰
朝衫應須却誦歸來句重把家園草自芟

送趙提幹

與君中外情偏厚差我龍鍾志已摧豈有季常阻泥
滓不教宛轉助風雷花枝買笑前村趁柳帶牽情別
浦淮細雨酒亭東望與應將新話寄潮回

賀縣尉

端麗還有此人風大雅元非楚士同此日深探應徹
底此時直上定摩空離家香香百難外過我昏昏三
伏中難破屋荒無路入荷花招手帶門東

送語日落天

東南作閩數年但速逐參司到蜀都元帥幕中須受
時生羞界上也分符開吟杜甫詩千字時載楊雄酒
一壺只我衰殘望君切杜鵑聲裏認歸塗

謝李參政因送曹溫州寄簡

大慶元須獨木枝李公補廐屬良時千年立國唐虞
上一念勤民禹稷思恨昔寡幽空自誤况今消盡有
誰知雙鳥變鴉蕭蕭影孤峽亭邊正着綯

贈李秀才自舒



枕來枕去海中山自笑羅仙歲月閑
忽值巡遊防赤突也叨苞從識龍顏
寺傳弓鈎烟嵐外門掩詩書派
泊向待得諸孫上金榜九重高拱報充班

郭伯山挽詞

兄弟窮經各一時百年義塾尚留炊
諸燈常照鶴窺坐壇杏半紅
探深技未奏邊功明主惜將厥京秩
故人悲挽君已老應先盡安得理銘更後垂

題王叔鹿自耕園

自耕不要從人得知在廬前第幾街
吳地于今說佳麗浙人自昔巧安排
包留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雨
滿運必想新園名字出故時臺館半沈埋

福國太夫人蕭氏挽詩

曾經天語贊華簪
善慶是忠多報舊
林寂寂秋蟻差
彭祥輝雙鳳失梧陰
冲心自與家規說
空性都無世網侵
開說埋銘親付祝
照碑斜月下寒林

送郭黃中

駕山削玉上青雲
仙侶常將遣俗紛
飛鳥可無能少駐
洞簫何幸覆親聞
看承下力恩尤重
賓禮高賢意自欣
忽憶門西賓主宅
蟄雷繞繞蒸初鎮

劉孺人挽詩

高唱當年女手縫
一家從此更雍雍
世安於善行無迹
見自爲銘筆有蹤
聞說朔清凡龍首
遠疑蓬長露奕峰
哀痛變化何終怪
留澤愛青絳蓬松

張提舉挽詞

令祖親扶日取升孫今喜優似翁清思波舟入隄流
滿信節初傳嶺外名夏木千重添野趣秋風三疊寄
幽情長年償唱漁家曲難聽茲晨薤露聲

薛端明挽詩二首

可但捕闕名官日不逢引裾強諫時上朝有疏天常
納下殿無行誰獨疑論道何如出幽晚者軍頗嘆封
侯遲交烟畫手今寂寞竟荒林高荔千由
水稼初融闕月沉英家四坐地憑深者遲展頻
處難了宋絃未盡音惟我輕談當世事知公默會古
人心空山樵對梅花相錯向林連墓裏尋

送林子高

老我追隨亦賸人研軒標格久成塵意先遠水常

海鄉對修壘自作筠疎花蒿知欣有信塔坊新陽嘆
無鄰梅花應待行時發野岸山房探得春

塔頭林君挽詩

之河繞浦各紆繁結束樓臺穩更清全與好人修善
地任教流俗趁虛名兒應自了書林憤決苦還憐
栢榮今歲田荒望周急鄉村憶着倍關情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寄來兩款第三集穿盡遺吟簇盡花幾度驚私祝融
泣一齋傳與對他誇龍鳴自滿空中韻鳳味都無巧
後哇更信不留何遜性評君想得當行家

送宋知錄

與子比鄰計未疎河梁新駕月明初老人輕作三年

別強記難忘一覽餘
鄰相喜材添局
務寺丞引類措
朝裾只愁戀着街樓好
回厭家山道不如

和王宗卿白兔詩

珠帶初陽照
廣津免隨斜月滿
窮輪瑞登碑
策石尤
直喜動歌吟
事揮神不道奇毛
炳明雪應知雅意合
松柏龜年鶴歲猶嫌少
厭與尊堂別紀春

李處士挽詩

憶吟詩句與君
况曾託高柴
涕自彈兩地
兵休重
高樂百年家
活共把肥多留
螢火明書案
開看魚葉傍
約幾身內已無
塵王醉霜
丹雪場送將歸

蘭州雜興二首

玉研米芳不可尋
後風催綠麥成
陰越山行盡見平

紅上水流無道音
地野京師
都邑壯洛兼吳楚
登謀深詔書
寬大邦人誦
知有賢侯
峻峻瞻臨

愁梅野雪掃成泥
桃李紛紛照舊蹊
行子束書輕
驅馬主人炊尊
腰鳴鷄百年困
國荒蓬蓬
羅萬里耕桑接
町畦堪笑
獨儒何用此
只今飄轉楚江西

送劉晉卿

草黃木脫何所適
使我感歎生百疾
天驥垂為
駕臨笑良玉
空遭感
硃黜少年莊志
思絕塵只今什計常
後人明堂巨棟
吾何有護竹
養花甘隱論

七言絕詩

題閩才元喜雪堂

東來十月黃塵滿
寂然霜花總未堪
恰是使君誠意

足帶將臘雪赴荆南

平聲龍山五尺危墮爲何處避陰或新令融罷春泥

樛麥濃黏天燕子飛

善角低張小凭欄雍雍只合對高寒他年認得名堂

意不作銷金暖帳看

除夜元日連堂理霏樓

巖巖寬去靈虬寺水竹低橫處士園此是嶺州無比

好亦如刺下好山川

摧倚禿柳不勝春味疎荒堤款過人我若有材能速

化應將地巧答天真

元夕立春喜請於是郡人久不出矣

膏火無光已累年歡娛少味是窮道強吹漏鼓迎烏

洞勾引遊人近酒前

下夜茅簷宿東窗商量度臘又迎春併將東窗熏天

船回得陽和弄日輪

艾揭家細閣爛裁抱孫携子看燈夾餘甘暫棄從教

覓莫圖機心漫自循

眠江愁二首批陳持中知府即中嫂恭人

眠江諸峯如獸馴眠江潭頭紺碧流不愁水生勸人

去只愁人死送山休

誰家雙旆楊春波黑頭中郎宰相科有兒有女後應

好同宛同野舍清

劉高士自畫琴橫膝前對雲起來詩
試向遮巖推壺時弄絃調轉按前徵末須寫就多情

曲鏡與閑雲自在飛

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官義

生靈門外山如染山水娛人歲月長淨社頌城同漢
飲法明園郭共燒香

我又無家今漫歸賣田買宅事交遠填高却闕為深
費柱小簷低可尋非

雖有連荷漫至東著煩睡過一被江秋來人意稍蘇
醒似惜霜前零亂風

拒霜旋掉花踈踈甘菊新移日飄枯花草只今如此
在幾時寫作會昌圖

聽唱三更風裏論白頭重來水心村胡回再入家家
浦月上還當處處何

吳翁肥遯逾七十木老芝荒手自鋤忠義篇成成錦
字西鄰得伴亦堪書

詩悼路鈐舍人德又潛公

詩人冥漠去何許花鳥相覓不作愁香舊只今新語
少九原喚起青蘇州

風騷園域自難親隨世聲各未必真更遠更疎應不
在山諡水語記精神

憶昔論詩不自攜上規雅頌復誰先此絃合爲何人
絕重撫遺編一慨然

柯君根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請
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土淺難藏身春花秋草興悲辛無人爲買南山

曉月夕風補作好辭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豪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樹疎籬判霜剪露裝船

去不唱楊枝唱橘枝

琥珀銀紅朱是醇私醕官賣各生香只消一盞能知

氣切莫多盃自害身

鶴袖貂鞋中閃鴉吹蕭打鼓趁年華行春以東岬水

比不妨歡樂早還家

贈道人

赤脚蓬頭古觀旁沉迷人海意在茫茫公卿見了無奇

特更說長生別有方

過葉感仲不值

似羅馬蘭叢柳老次花拂掠空闊說先

然一尋木勿刃去也要身寬對好山新約蓬認高

送諸筆獻火在中間

勸元

切瓦塔薄寸東似一種風光百樣裁誰妬眼中無俗

物前花開偏送花開

相去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

南蕩書林長物羅君雲鞋履隱庭莎從今湖海浪行

編眼法難規

編眼法難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潛至閣

當日先生送一軒手抄六籍自志言至今遺墨如新

窮付與樓居四世孫

更進通史系宜我所藏孫太平庚諭帖

乞子鈔納晚來至中荷得將羊親書公已去蔡公

死近日鄉人莫不

劉天大自贊為尼憐其樂于下

漢上洪波不可見凌九平瘦自出浮想如枯

壤還向虛空嫁此身

送蔡學正

鍊盡剛成與物和平常促氣合清磨好淡新派連工

綠近說無風亦不皮

奉酬嚴若長老

高師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

女室紅榮未禁春

營師常東媽為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曙色煮微已出門筆詩熱眼相旁人不如猶足膝跪

起留得沉光看本身

衆議留李師煉丹既而不果

火養經年采未收病身還向急時求道人別覓安處

地今夜潮平下館頭

下僂着梅

肯人遠住奚師塢何意追尋特將來更要明年此時

鄧溪翁相喚不相猜

隨山的的五千樹，懶說花人姓。拖說偈罷形，都不肯。昨朝新見水，泥枝。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

一從屈原離職賦，便至杜甫短長吟。千載中間多作者，誰於海嶽弄高深。絕疑此老性坦率，無那評文燕世頭。若比乃翁稍增上，侵諸賢何得更垂名。江淹雜體意不淡，合彩和音列衆珍。揀出高齋詩前筆，添來更信是新人。草堂四松看翠葉，素西千果交青紅。以須隱約住蜀道，可惜奔波離峽中。

題學海樓

夜誦都忘浪枕喧，爾家江月舊樓存。新來得使朝宗近，日送風帆到海門。

張總幹挽詩

長年官食旅遺州，當路知音不自羞。萬墨雖圓人已寂，半輪斜月返新丘。

翁常之挽詞

昔畫唐吟老愈奇，堪嗟動轉是風機。卒能栩栩形中去，何不蓬蓬夢裏歸。

秀峯神天下，同溪曾送郴州路。久迷更欲欲衰為，公

柱葛成龍化的盧。卿

陳特制挽詩

喚作成醜總雪消，等閒好惡任風飄。齊疾自要乘千

駟顏子何妨飲一瓢

已報西川落那邊
倒盃索賭計茫茫也知漢北縱糧

聚能使江東保障全

昔年行住偶相同
捨策追羊徑未通尺麼空歸在何

處一竿紅日海門東

世事從來半局棋
棋枰取還有不應時時最橋叫船舩
桡吟水觀遺花發枝

送鮑頌甫

近年詩友東西去
贈子驪駒不多古柳渡頭音調

別滄浪聞處夜深歌

請淮歌住水陸院

宰官不管僧閑事
北秀簡能思未親說以隨緣歌長

老這回住院且由身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間誤比游絲轉
境勝空疑濁鏡流
我亦輸君閑早覺
醉吟都与句中收

送別李毅高宣敷

堪歎媽皇六葉孫
五持家武蓋諸昆
黃金散盡身如寄
閑管春風白下門

送黃巖三陳秀才

一双璞玉稟天和
遠向東州就琢磨
侍得永無痕斂相
莫言功用不頻多

建會昌橋

十里瀟浪絕岸通
幽人行處有誰招
幸無車馬妨來

往買斷寒蔬取意批

蔡良甫觀頤堂

觀頤有二義士窮在下安分自足而不希非意之
獲欲躬退守而不預國人之榮河謂觀其自養也
蔡君近之

不多花卉春常在
靈有田園歲自豐
為問靈龜千歲
訣此中風味許誰同

章仙姑

柏水為糧自療飢
春江千里正逶迤
遙應知惟鼠跡休
地不在神龍起壑時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蕩裡舟輕指外沙
夾溪簷菊正催花
南風借與迎親

便未離家時已到家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我住瀟湘獄自清
因衫疊篋雨飄零
如今三院更幽
寂閉戶勸書花滿牕

辛為鄭全真設買田以贖其後

鄭生在日常無食身後恹恹
又可知郭家有感天付
與新想滿確不言飢

贈通川詩僧李書記

海闊淮深萬里通
情浩蕩逐春風
翠寺斗水龍吟
挂教劫雲煙字字工

贈瑞鹿堂老化錄鍾鍾

寺寺簷花院院鐘
誰人肯顧此山中
符看窈窕柳陰

東櫛袖踈梳卷遠風

寄題葉路分與君樓如今若有從徵召總把

三峯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

封侯無例乞名山只許幽人獨占開若會當時與君

意林泉合在市朝間

直雨正疎三奇峯更著東西紫翠中面而攔于太親

切要看烟雨浩空濛

寄題騷子高解元燭室

須知兩角怒蛙升即是千尋綵鳳鳴滄海定知伸縮

處君看黃齋漫野盈

薛巖州挽詞

潭雨螢烟盡掃清的臺方曉淨無懸世辭獨立滄江

不許朱轡更一登

送胡彥思

秋早蕪春爽處折微茫款雨又還非汝行恰值此時

別不到爲霖不肯歸

贈蔣知縣

穩絆芒鞋盡室行何曾道吏向前迎存齋儘問深源

意只此能存不用名

欲貴應誇作賦奇無半也復諫周詩長官况自清如

水說與邦人共愛眉

贈孫十五道人

將軍橋畔女仙家年與雙鳩宴與花欲變世人無妙

訣惟長留自住菴牙

送王宗卿

米多糠少賀豐登連吐雙花麥五莖別有到家呈瑞
與繞籬黃菊向人明
又遠曾聞膝前誇翻得黃意外裝但使親年多過
百人間一品未爲高

題方武成詩卷

聞說清中方我年登二十便長吟鬼神送與天成
句不道思多嘔出心
自古詩人高遠處看君涉步邁前峯護呼買島爲同
杜莫遺陶潛是別宗

送惠縣丞歸揚

二嶺插成翠骨堆一川松蓋綠徘徊三年塵土無人

識山水虛調興喚回
我在水心南岸村尋常風景不堪論等於天壤中間
住草裊花迷共記存

送呂子揚二絕

七十二斜轉斗光寒千仞飛來雁影寬生怕被君題鶴
盡更流風景後來看
好花移買自嫌貧浪葉空多未許春放出江邊無數
橋半黃半綠惱騷人

徐師皇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齊賈浪仙木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權
買忽林要倍難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貨以子

錢昇之

彈丸舊是今遺物，殊走蛟虺義自通。認得徐家生活句，新來欄典諱詩窮。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鈞，萬頃無風一水浮。長怕舟師深擊楫，自令回狀起中流。

遊衢州府園

破疑庵裏押衙石，塵外堂中急就章。猶有春風爲披拂，看人歌舞過殘陽。

再過雲庵

寥寥夜角難禁夜，滑滑山鷄只記昏。風景不隨人老，大蒼松無語對脩筠。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鷓鴣收聲鷓鴣鳴，田家慈麥已知秋。西湖風物無人共，時有跳魚入過舟。

憂樂言聽藥心肝，盡披劍輪功日肯。蒙鳴馬不聞千仞，連持風鶴筆頭能高。

舊讀懺歌追小雅，近看羽檄過西京。中興文字須公手，春我春山帶犢耕。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衮衮紅塵五月留，來時落木不勝秋。只今春事濃如許，萬里滄浪又一舟。

魚龍速避水光浮，草木怒長山意豪。獨立和風清酒，酒既雲收益月痕高。



潘君狂甚詩能古葉子文高世遠驚何處有田求一
頃回來三月决歸耕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前集
章貢紉諒編集

樂清之山東則馮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凡巨
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絕有奇
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
之者黃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為秀士此山
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讀書以
忘日月間亦從黃氏父子漁釣島嶼鑿鑄可者十
數有楊翁者益種花余或來就其花必大喜遂請無
境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釋鏡善詩義免
從岳文捷皆黃氏子終老不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潘君狂甚詩能古葉子文高世遠驚何處有田求一
頃回來三月决歸耕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前集
章貢紉線編集

樂清之山東則馮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凡巨
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絕有奇
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
之者黃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為秀士此山
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讀書以
忘日月間亦從黃氏父子漁釣釣魚壩鑿鑄可者十
數有楊翁者益種花余或來就其花必大喜遂請無
境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釋鏡善詩義免
從岳文捷皆黃氏子終老不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仲參爲子余時雖尚少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岩之間未嘗不歎其風俗之淳而記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蓋天下之俗往往皆如是使爲邑者知留之以通而不以備駁之政亂之則以余所聞於古人之治何不可致之有哉他日仲參忽來謂余敘其所以爲別者蓋已十五年矣門人猶人則釋義充從岳丈捷皆死矣其他老人多無在者楊翁者亦已死而卓木家射不復可識因相對感愴久之問其阮之典廢則曰門廡毀堂率隔之室皆以毀而畝有合租具獨轉經藏屋廬闕像像被精緻殆爲阮之樹此今之所創而惜之所無也於是仲參請曰此經藏者先人以垂死之言命余綴其學而爲之者也雖不敢有其勞亦無

覺於先人之命以公昔之所嘗游而今聞之之悉也蓋爲我記焉余既嘉其以成先志爲孝而重其申故舊之請因因可以記余之所不忘者故不得辭問其阮之始末則曰始建於唐之隱居爲菴敬集雲而今名殊悲者大中祥符之所賜也其在政和嘗易爲道士之觀而後還爲阮阮而陸州蓋起於宣和之三年而淳熙三年十一月朔則此藏之始建也八年十一月

江陵府志

太原關公治江陵至與將佐行規新成暨及戰守之具曰吳哉國趙公之所爲也公蒞荆六年不趣今慕輿情細苛登於無事秦楚邦保障是志

范大力難受命卒有功庸為方鎮首家益史冊
書法舉焉而公命故無記者將何以昭三代之勳
又荆人之思某實受任代公其為漢之體既乃謂
某子以謀義召官記子職也始江陵息晴萊之難伐
先慮逐虎豹四招流民立坊下之工載物運故
初惟城朽敗日甚毀垣頽垣又人與區焉之賦不
徑門闕之闕不焚也前漢子首以受衆費不敢不
意至言雖郭無用鐵子州可矣人苟其居不自固
必朝廷患之令都副統制總領萬種講修築之政
安無使不得預議又不夾楚公聞而歎曰郡守號稱
專城近制仍提督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
法意也遂具為奏且合他司同請 詔許焉鑄三十

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
兵佐以郡府之義勇趙公杖履日出城上以勸勞之
始於淳熙十二年九月成於十三年七月為導城二
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隄池綠甬道備
凡杆禦器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益宅早卧而
晨起四方之來者驚其卑壘崇雉巋然於長川大陂
廣野之中環城以隄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沔
莫不慨然思德國威而壯戎守也 天子遷趙公金
紫光祿大夫以寵褒之孟軻論高城深池之利不如
人和蓋先治其城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爾其後
更慢因循以為幸其人之和輯可以坐鎮何必殫財
動衆以新無用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猝則雖有充

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明王之所鑒也

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

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勅之州縣主給

期會而已獨江陵為後而趙公嘗相天子知

上意固力以請然則闕公之欲記豈獨以明趙公之

積歲所以示壽皇聖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

趙公名雄為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卿貴州闕公名

蒼舒為吏部侍郎特制龍圖閣其繼趙公自漢中興

為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

漢陽軍新修學記

右之言曰一道德同風俗風俗之難同也以其陋而

遠雖道德大備之世吳成齊為江漢蠻荆之難爾自

漢陽軍新修學記

至能德江江之職無怨之勞漢廣之如息游初之

思歌於正風號登太平矣然而國別土斷卒無卓然

以忠哲志義之材自成者及楚用其民縱橫吞滅君

臣暴詐之行著於春秋久而孫卿屈原之症議論風

旨為天下聞則楚之變絕河之流蘭並步實

照而楚之文詞當盛矣是其昔之和乎專壹東內

性之理義有合於風雅者或不自失其善也而悲憤

刻約琢外巧之卉木遂變風雅而為淵澹者亦不自

悟其失也隨習遷改常性夷越千載之後終為楚人

之材嗟夫周道之備也江漢之民雖觀歲其善博而

未能成材速王澤之衰也死沉溺於荆楚之替而不



克自振可不哀歎。今吳越國弱。豈能若昔人。知挾胸
以輔人主。取貴位而江漢益詳。梅岳。豈其性與習俱
失之哉。漢陽曾郎子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唐之
地。岸南即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關大。商賈
之會。物貨之交。也。漢。而後。往。來。居。最。軍
楊。切。切。大夫。以其。而。後。往。來。居。最。軍
與。子。地。早。下。先。時。江。蒸。洲。南。湖。不。世。迴。狀。停。衛。推。刺。壁
壞。知。軍。事。吳。與。皇。南。嶼。築。而。登。之。蓋。藏。舊。屋。更。起。新
宮。既。成。而。堂。無。崇。崇。有。楹。相。扶。墻。覓。外。周。亦。白。炳。明。
侯。使。請。記。於。金。於。是。吳。平。寶。豐。實。為。學。官。夫。以。擊。君
之。博。敏。達。於。教。皇。南。侯。之。聰。明。游。於。政。為。是。役。也。不
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有。今。之。階。

因。以。知。御。之。道。性。而。與。其。物。為。一。思。一。其。也。
向。擊。其。師。友。各。其。聞。知。其。倫。極。夫。先。王。道。德。之
正。又。歎。淵。源。之。遠。而。歸。于。一。性。命。之。理。其。揚。成。則。之
古。樞。幾。乎。何。必。為。楚。人。之。利。也。十。載。之。習。固。不。足。以
亂。之。矣。若。大。利。祿。之。嗜。枝。葉。之。交。口。耳。較。導。媚。世。希
寤。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媿。也。故。為。記。之
以。答。其。人。紹。熙。元。年。十。月。

覺齋記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
不素具而常存乎其於人也豈不均賦而無偏乎然
而無色無形無對無待其於是人也必顯然獨悟必
妙然特見其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必有出於見



聞覺知之外者焉不如是者不足以得之古之人其
養是覺也何道將非一趨於問學而不變乎將非貴
難於師友而不息乎將非先義而後利乎將非篤於
所以自爲而不苟於所以爲人乎是其得之也死生
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
紀平極於是矣余觀三代之後世遠俗衆士以利害
得喪爲準的難操其思慮紛汨其聰明以求參乎人
情適順之問喜相說也怒相寇也適因其公共者使
之狹小闡闢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也於時獨
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進於世昏然爲天下大迷悲
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連合一世以嗜一人之所
真所謂問學師友之序義利人已之辨常患乎乍

存乍亡若起若歿方與世俗交關而未已也然則理
雖常存而覺之者病矣及其甚也異端之說至於中
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舉以聰明爲尊思
慮爲賊顛錯漫汗而謂之破巢窠竊弛放散而謂之
爲本心以愚求真以靈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是又
大異矣然其知是也其覺是也亦必顯然獨悟亦必
豁然特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亦必有出於見
聞覺知而後可士徒厥夫雜糅紛汨之爲已累也遂
捨而求之者十八九矣嗚呼聰明固無紛汨而正矣
思慮固無雜糅而壹矣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
可以有易也梁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
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其

不飲而常存者其不隱乎是故本土之於道有二難
焉華陽苑東叔名燕居之齋曰覺更余記之蓋東叔
之致其知探矣故以余之所疑贊焉紹熙元年十一
月二十日

煙霏樓記

煙霏樓者本西樓也太守仲并更名之余自湖口渡
江沿淮北上至王廬州曉葦夜行夜宿民舍避明道
上庠夫與牙兵相習擊愈謝之然後肯去踐小楊湖
一步數帕所過空澗絕岸敗蘆衰葦而已入濯港乃
見黃梅諸峯堆秀可看而百餘里之間碎波叢叢幽
絕連接澗泉細石徑絡田疇則斬之土無不闢而居
者相望矣然而州無城隍市無壘壁屋無樓觀佳

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簡陋四方之集徒者以數萬計
且為生徒與之食則止其於絕埃煖近亦存理瘵荒
致燒好居高覽遠以逐其生之樂非惟不能亦未之
知也故即之酒暉凡山與越然觀之廢址不散則偏
澆蔽而意昏皆不足以處煙霏者直通判聽之西其
下中洲隱士李之翰所居稍有水竹花石之勝四旁
廬宅以堯且遠不見甚因鷗鷺之羽鷓鴣之聲飛走
喧寂各會其性林焚間錯曉曉西去對靈虬馬下等
山拱揖賓伏陰晴旦暮天地之氣迭為升降升登之者
亦如在天越綺麗之鄉湖湘清幽之漢使吟者忘句
而飲者忘酒也蓋一州之觀無以過此夫蘄山澤之
聚淮之名城也豈其天趣不足哉特地方有未盡爾



以余之不肖忝長吏於是不能愛其師以安利之
徒品擇其美以自縱也豈古人所謂博而教之者乎
顧今之吏有不可以此責者故記其說以道通則事
朱君侯刻之樓上使斬之人能盡其性之德以為材
蓋其地之力以為利生殖遂長而英發器用堅實而
又成如節之榮公劉之為鞠洪臯之君子亦欲其知
自致游者始也紹熙三年正月四日

李氏中洲記

君隱約於斯久矣在城西中洲依水為園養菊而宅
無所燕館不崇珍臺其間疎籬僅通而已春陽開舒
以有牧榮擊激氣應不礙摧落四時之序略備而已
斯人以其居而安游而樂因即而名之販夫走卒皆

曰中洲不序言也君之可稱有二焉世之豪傑持把
之士豈不正其性命之情哉然而氣血之偏便當割
其中和判歛之交習常行於理義終也則勢力之高
下為進退歲月之壯老為盛衰現疑未忘而身又隨
之何歟蓋君於氣血判歛之難尤盡矣遺世以曠照
物以哲故能養心於內不暴於外屈伸俯仰有以自
信雖薄滋味簡服用約居處類猿鶴老而可樂之實
常在矣一也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為異教而已久
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
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於佛者智不足以兩
明而學夫之略也君始學於佛既悟其說然後歸而
求之聖人之道有是乎無是乎反論類者易知合性

命者難辨於是誠得其所以不同者故其修身教人
出於仁義道德之本統而知入德之有門矣子也不
富於技而能已足者士之常道也不分於用而能已
成者士之常職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實也不求
仁則失其所以爲人求仁而不得其所以爲仁不可
止也古之人捨一世之所重以求其所謂仁者後之
人求一世之所重以喪其所謂仁者夫重與輕不先
審而以其所喪者爲所求人與已下先祭而以其所
統者爲所樂可乎不可也此君之所以爲庶幾而余
之所以愧君也君已七十中洲之上木若花殘不復
計惜所樂將益整所進將益深不情不昏以俟天命
嗚呼余之愧君未已也李氏名之翰字周翰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公河內人生於光州固以爲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
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堦邊連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
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由京師
達四方家贈其像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
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曾生也表厲鎮竊以
明尚賢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歎自王迹泯而聖賢
之德業下著士負所有而就功名以爲凡用世操術
必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譎其身而出與亂封
大其欲而廉隅失朴拙稱任重跌宕官爲豪英家學多
恣謂之有力先從後畔自許知權其謬於情性論理
固亦多悔而猶強枝堅忍以冀其成者蓋道德表而



流俗嗚呼之然矣。公于弟力學進士起家州佐從辟
官使承事猶常人爾充實積久而廉夫畏其潔高士
則其操儒先宗其學去就為法故步趨中繩墨用捨
進退關乎民心為宋元臣至於深衣幅巾退然山澤
之間減意至義不敢加一粟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吉
凶憂樂之變豈必殊持自許謂當離類絕倫與人異
趣者哉若夫比並伊呂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屈體貌
自以聖人搜出及其造事立法衆所不向天下大擾
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惡公遂
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為隱慝追斥崖上刻名堅石
楮之外朝士皆毀廢滅迹同於發銅當是時天象錯
矣彗首小孛其後女真入中國海內騷然余讀實錄

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未嘗不感憤於
落也蓋是非邪正久替不伸至使史後為編以明之
而後止然則公獨夫之力豈能動天而天人之際何
其可畏若是哉余是以因疾之作併論次以明聖賢
之德業不存彼而在此也

六安縣新學記

六安阜陶故國亡後四百餘年而英布與項羽戰秦
又助漢畔楚再王其地云孔子數書列古聖人堯舜
禹皋陶四人而已余嘗疑堯舜既垂治法而知人安
民尚猶難之則使後世何以取中焉夫盡其身之聰
明遇事成理而於性無所失豈非聖人之德人理之
正哉然而以質獨就者常遠於性以材特見者常離

於身蓋其理深其德薄而并天下之材矣今也將合
天下而立常道則患無聖人者嗚呼充壽之難不其
然乎自皋陶開天德之品與九德之教以成天下之
材并天下無聖人之患而患無是實與材也果誠有
之遠若使近雖若使親國之勿廢也說之勿更也翁
異為同會以為多續短為長其家邦也各人備其條
事也說勸爾故教德之方自皋陶始能治天下以常
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湯遵之至于成周不然則有
倫無絃終為天之棄德而堯舜之難常在也至後世
之學乃以充簡益德為聖人廢其材更其質一施天
下之智愚賢不皆必至於道而後用之是何其與皋
陶異指耶將後世固美於教而皋陶未之及耶余不

得而知也及英布奮一夫雄狡事至微末則自司馬
遷以下皆髡髻之逆之升降又重可歎已會稽陸子
虞為六安令新立學日取賣酒錢一千饌諸生懼且
去不繼則食絕學壞也來請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
許由所居北行必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澗百餘里
中山四合如橫嶺羅南下新野所謂四五祖蕩天柱
峯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阜陶氏欲
至其處不可得夫九德者皋陶所以教學之所以始
也故書出陸君使刻于石紹德五年二月

嶺南縣新開塘記

田于山谷踰高迥深燒燬茶壘而場引其泉流以潤
澤之有所不及益鑿為塘儲雨以待昔之聚民於此

者擇其水上之利固已詳矣若夫計田而堰量畝而浚必使水無不足而不以雨暘之節聽於天時有水旱而田無高下皆欲為樂歲人之願雖然而人之事不能盡然也民舊稅輸而與匣較尺寸之旱常以報間則訟牒煩而詐偽起積溪之民無善俗矣王君木叔宰是縣之始行視民田驗其水利之近遠塘塌之有無而知所以豐荒之故曰凡不得水者當剛開塘注田稱農不可曰田狹吾安能粟兒田又刻財與力創為之耶教之再三猶不聽木叔曰是不足告語其治縣術縮稍得餘錢遂請於監司買民田使為之古跡之費併修之塘之所湮埋橋木石皆買與之工食之不足者頗助之舉二年為新塘六十八塌六買田

有自畝三十至六十步出錢有自畝二百三十以上至千文飲田有自畝二千至三千然後積溪之田無不得水紹熙五年縣民始不以旱賑官而歲全熟美矣木叔之治民又詳矣哉古之長民者示之以意其次為條教其次號令之最下者撻罰驅脅之意之難從又矣若木叔知計田壙塘為民利以條教告之以號令使之而已民有不聽撻罰之爾夫將以利之而已雖或撻罰之未過也今木叔以條教號令為不能撻罰之又不可故為之買田壙之又為之買塘橋木石與之工食助之如父母待孺子然或曰非常道木叔委曲以就其民爾夫委曲以就其民而可以利之雖非常道斯謂之仁矣積溪之民忘之可乎不忘未

之計發堂之可乎木叔名楠永嘉人也慶元元年五月二十日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爲其事不至者世以爲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爲公卿哉孟子雖禹稷與顛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之如此悲夫直以貧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網猶不病德也至謂賢而賤於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於有德而貧以夫區區自爲輕重轉說君隨而使天下言賢有德者必將兼出於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爲害大矣然則以不至公卿爲命者足與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正也故太子啓事龍圖

閣學士王公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養曾死曾開直道對策高宗嘉祐七年孝宗初力請按雖不合連守外州自紹興庚辰至乾道辛卯公名節爲世第一士無不趨下風者有錢公翽卿字剛愷賈公如魏字元輔公同邑士也與公親友而年輩稍前於公錢公孝悌篤行爲善如嗜飲賈公剛坦長者惠貧恤孤皆不及比然邑人高此二公雖天下獨知樂清有王公而邑人以爲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齊是民也而賢有德者得爲士民齊不能相治也故士得爲公卿民得盡爲士而士不得盡爲公卿也烏得以有司之所別異而異三公者乎使王公之用能退而不媿二公二公之處能不媿其見此邑人所以推尊

之意彼區區者無所也雖然有一焉民得盡爲士也而不盡爲士士不得盡爲公卿也而非賢者得盡爲公卿身之所以自修非修其身者不能知而有司之所別異者亦就而自熱之也悲夫此處格之害所以或細或大而終不可息歟始色既消王公于學又以爲學之再興錢公賈公嘗有力其併祠買而遺錢者更失之也王公之子吏部郎聞詩乃言於州列祠三公以年之先後爲次亦吏司封所爲且俱習三家子孫故爲之誦孟子大舜爲記因以審考流俗之趣好純當否云慶元元年六月

醉樂亭記

日城郭之近必有臨望之羨爲其人燕得往來之也

所以合衆紀時藉興地望宜天門之戰求嘉多大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依凶縣自爲拱揖高不孤峰下亦凝止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開十尺自時巖松鹽港綠野新橋陂蕩縱橫舟艇各出芙蓉中樞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遠樓下土人以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羅其地百金一織賦匠施僧阡穰交植載符寒食丈夫深巾漢女子新簪珥柳家而登相與爲遊遠城內外無居人焉故西山之遊爲最者雖然地狹而專民多而貧小有規按鄙雅之形其實無谷園勝樹尤花異木茲者雖心說不相下然或舉債移費爲事而巳固不能闢珍麗窮水產也守長不察曰德修富甚矣食者所窺暴令繩之必遲

爾以酒奪其美，語城僻，雖聖政產納，說不知是，推利不數倍，差夫以要，徒者米一石之禁，而貽終年之憂，不變者，柯也。朝議大夫，宜龍圖閣，宣威孫公為郡之，初訪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政，至清明，即始罷，推此禁，縱民自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作新亭，以休養，若名曰，醉樂，取昔人醉佳，向其樂之，長孫公性不喜飲，其政不事，為常，然蕭漢之頌，而務得其情，此亭成而，民歌樂之，當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來嘉，獨晏熟，始天亦以其人之和者，德之效古之善，文者能防民之，佚游，使地其飲，衛民之，則使歸於德，何者，上無所，可以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然，而為之，樂招民，以煥，而盡其利，民，則有不得游，且醉，則其類於上。

名曰已薄而人之類可哀也已故余記公之事既以賢於今之以謂病民者而雅公之志又約達於古之所謂治民者也紹熙五年五月

金壇縣重建學記

致學莫要於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處之義使己立而物不病可以達於道矣孟子謂伯夷陳下惠百世之師也以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為人不盡知己而已不可以苟用故必不用以伸己陳下惠不然以為人固不盡知己而已亦不必志於不用故或用或不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皆適矣惟其於人己之分豫辨而所以處之素密故雖高而不傷物雖卑而不喪己也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

學之至極難降志奪身而言誠能中倫行義能中慮
則亦不以其身爲私已也况於不傷物而不有枉高
不喪已而無至於卑其於人已之分尤難辨所以與
之尤素審一於惑而已矣哉哉蔡聖賢之道而制行
定學注其習而致法明用則自我而行可也不則則
欲數以待也此孔氏之所以學而顏孟皆傳之古
之義理學焉雖更憤激寒亂而傳注益不能相異說
終不能達也然則後之學孔氏何當哉故其所傳可
與言學之方歟爾傳注闕異說可與言道之序歟若
夫人已之分未幾辨而以故其所傳者親加之所以
道之未素審而以簡傳注闕異說者知建之成已不
忠而欲物不怨是故可則物而卑則長已此注孔

氏之學使然也奉議郎李奎知金州縣改舊藥酒大
爲字略請册襄陽司理李暉降節主教從學又請余
玩其大意音本怕季孔者德於已不較於物物紛然
就之不足也神然自清有餘也嗚呼戒明行不游徑
非公事不出戶言雖以爲得人古人之行雖殊學雖
有淺深高下然未有不辨人已之分而審其所以處
之者矣史稱子游吳人也而魯臺子羽蓋嘗從弟子
南游至江方吳與越通與至漢魏以後京口常爲江
南必爭之地其人以智謀勇力擅名於時而古人之
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今將因其地俗而教之以律
利則所學者因科舉之垂慕爾若得教之以道則必
自歆其所傳必自謂傳法闕異說始變矣夫去古遠



而師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參季札子游子羽
折之於孔氏以爲人已之分當豫游所以處之當審
審也蓋庶幾云爾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沈氏嘗游堂記

瑞安鹽聚源合而北湖皆市遠人山水間美游者恨
不得居而久也沈君繼仁始治園觀實也以樓清疏
累土以抗峻梁椽共四房互爲蔽隱覆花棟石綿日
繫月衣食以餘飯具焉然後逢客有亭延月有臺臨
梅露蔭草木之奇品莫不貫序以先後屋室最大曰
蒼竹之堂沈君爲詩十章聞者皆知之而北湖之勝
遂考一特君門求記於余且自叙曰人之所欣寢處
游觀而已君子則以義安其身者也我祖高曾被忠

信取擢學晉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
氏之爲儒百年矣豈我不肖不敢墜先緒以有此也
昔唐人杜甫沫詩補權勢不如京雒故堂之前自生
竹後自生苔言宅舍之荒落而非其疾不游也淘米
不能渾其水刈葵不能傷其根啗飲食之疏薄而非
其疾不飽也意貧猶可况少有著故我遊而爲此所
以合疾人於堂共其樂於園也林泉游而飾觀也子
其爲哉發焉夫隨耳目之類於無窮人之常爾至游
觀之力不能足則無不憾也今君茲游觀已成之判
矣反以耳目之玩爲可薄乎古之人惟穎子知自備
天地萬物之道其陋於飲水如寄泊焉重賢之致同
而行不同也故或登東山登泰山歎道川樂山以爲

仁樂水以爲智若此豈異人乃孔子也若觀之術述
矣大而高丘大澤收蕩擗柱小亦爲花叢薄瀟歌自
命此文臣才士之所以逞其雄雄雄放臣逐子之
所以平其鬱新卷憂也繁世之華蓋未有抑此而不
揚者也又可陋乎若夫魄連其耳目役使其財力以
游觀之術資其人而身不廢焉此師曠所謂晉平公
不足以聽之者爾然則君之爲此堂也既收合宗族
同養其和平而又發舒心思特致其高深亦可矣余
故因君之自叙稍推進之使知游觀之義未當廢也
慶元三年七月

石洞書院記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

已初洞深峻無行徑新者於孫而已君始以意疏治
盈前阻崖壁衆不知所爲欽止君過視其嶠遠聞水
聲出空中曰噫是也蓋巖壑星百步梯級而後進上開
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深入於壑乎則石之高翔俯
蹙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流瀑流而蒸
紅蒲綠皆浸灌於其下澗澗之窪行阿嶺之故突以
亭以字可釣可奕巧智所故集皆不謀而先成君又
蓋茂器以崇其幽植芳所以詢其陽左右回勢後此
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暮姿態備矣君於外
之以爲山水之美千載而潛壁巖壑靈奇味爽於外
而溫於中其一曰忽影何吳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隕
於昔也既而歎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於吾寒非賜

余者吾其可自泰而游將使子孫勤而學於斯學其
可以專益使鄉里之秀並焉於是度爲書院禮名士
主其學使家之藏書以充其儲祠之田爲書院之食
而斥祠之山爲書院之山示郭氏不取有也君死卒
諸子修之不廢而津請余爲記嗟夫郭君處矣以學
易終而不以物樂享其具以衆合擇而不以世務終
其家也自君之爲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難傳之之
久也游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獨學之興廢人之盛衰
占獨學不待地也蓋蓋雪屋苟取尺寸而聖賢之業
可成矣學以知意爲始以盡力爲然今夫忘其聰明
傳之文字誰已遺於性命淺亦重於村舉而不能知
其意則猶爲無所於也將何以終之乎君之子孫與

其鄉人必勉之使之既雲嵐絕泉瀨心形索有以始
終其學而卓吳家餘之村出焉然則學雖不待夫地
而地固有待夫學也慶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特齋記

余與巴西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問語余使
私之室時蓋圖以示余請記之問所以名特何也公
曰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欽非耶余方謀議荆
南不果作比遂道過澧塘公由太史乞守蜀矣又不
果後十餘年余召自溫陵而公以少司空入侍遯余
而笑曰可得記否余喪先人又報不果其明年公自
乞帥溫以歸又明年乃貽書曰願卒記之時之爲用
大矣發生於朽敗之餘流行於缺絕之後天地雖人

物之主而不自爲一皆聽命於時而已所與不能奪
所廢莫之與也故物無不作媚取好求必於時者而
況於人擇奇而用智爭效以費力竭慮營而不辨血
氣衰而未已惟恐時之去已也時常運而無息萬物
與人亦皆動而不止易雖因事以明隨時之義然終
不能盡其變通而古今惟懼更起迭仆如機發輪轉
而不得停也可不哀歎惟良以息爲養時雖運而必
息人以止爲本道必止而後行孔氏以爲君子宜取
遯焉是其義以止明行而非以行明行以靜柅動而
非以動柅動也時所同趨將趨而不返利所共獲將
得而不進榮寵艷麗矣標位神矣矣而有甘澆泊矣
甲辱以自終其身者大則範世說倍小則委已順命

蓋時且行之而吾固止之物方動之而吾卒靜之也
故能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此豈習於利害之情而
以時自達者哉君亮性逸而行冲曲肱一榻水雲拓
搞不與物對而山川草木無不自得入備顧問出守
方鎮天下之言靜止者皆歸焉蓋公既有進於斯而
余亦以自警也開禧一年二月

温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始開元寺屋以里教門闕高百三十尺旁翼二堂千
佛閣在其後高又過之鏗梵兩雲兩欄檻羅網階陛
門戶夸耀甚不獨爲一郡巨麗也於時永嘉至辟寇
顯官富民之居倪冒而入賄藏好贈不實於誰而奉
佛若此余頗記僧清了者來所遇空聚落迎拜金帛

之狀舟街與曷以先至為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
成蓋薄其冢而享佛僧自唐以來迄於渡江其俗然
矣詔興夾申議火延燒開元皆盡其僧感憤效益善
以獲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人益以施為難為集
其門則祝願出沒不酬對有終不捐一錢者辛苦滿
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者廣崇之度與初寺相百也
所謂千佛閣者若廣實為之廣瞻智得習能誦說亦
所信變施之差易積至三十萬斤斤不絕聲十年方
之昔為監視令華改矣顧他釋老舍兵燹火燬者其
斷處相室十不能與一二也何論復舊美哉雖然今
觀今之為生者土以寸闢倍以參種水感而岸附鄰
削而平夷一州之壤日以狹矣吳木別草爭植於圃

隘樓深宇角勝於家醜衣升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
日以侈矣然則以昔之享佛僧者而自與情之所便
抑異以安俗退夷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將先
夫先王之道而一由於至順則固不以吝於人者為
已利損於外者為家侈然樓富教而德正禮辨而俗
樸此三代之上所以為治道一而義理明也故余因
廣之請併今昔之變紀焉嘉慶元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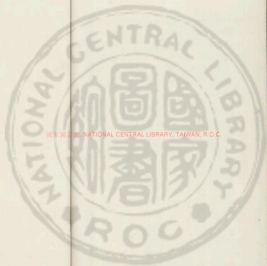
宿覺庵記

去覺師歌詩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發
鈔疏之煩自立澄解深而易達淡不可測明悟勇決
不累於生死蓋人傑也既歿六百年學者試之不衰
所居山延袤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

余亦在其下苦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他日錢碧
本然蜀人晤寬固請登焉則山已入貴冢所存二三
而已枯茶敗草身身亂石中余慨然憐之爲於絕景
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土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
事題曰補曉世寬主之稱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沒以
爲風雨晦明之地而時與坊僧遊居其間以招
來其徒莫遇如覺者嗚呼余老矣病而力不給隋而
志不進豈非不獲知以古人自朔而避流困沒於異
方之學者哉蓋世有畏日暮疾走獨狂而迷惑者然
猶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概以自警而又以自笑也嘉
定二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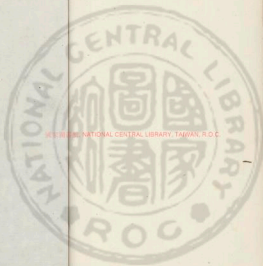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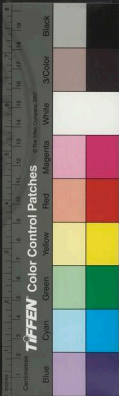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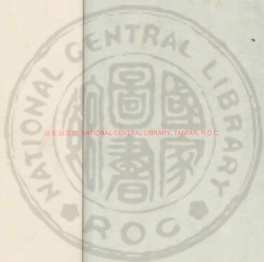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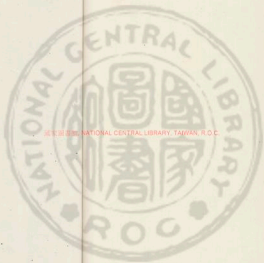
SEWI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07/07 v.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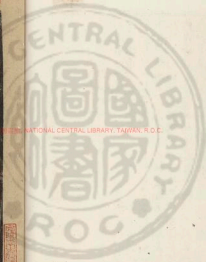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記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華貢黎諱 續 集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絕可歎也已若夫好賢者不然雖速而不衰愈速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興絕者可恃以復續是在後之人矣藏文仲聞六與蔡藏曰早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憂哉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其言如此雖然以二又之德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藏文仲哀之雖遠而嗚世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先生文精楊公仲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說謝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



可謂賢矣卒於紹興丙辰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
有業至賣其宅去絕幾何可不悲夫其四世孫子復
病之爭想紛然太守余景禧曰非也有同治此不過
用交易法爾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
聽乎自景禧至郡有兩巷而餘萬謝不取因贈以歸
揚氏特樂更絕亂民居皆後起益敬公之名故揚氏
舊廬獨存然屋老且敗景禧又務補其漏缺特立門
巷黑白綯好矣頴子後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官
以稟之揚公有筆滿毫端一編於諸尤備之曰是符
為好事者奪去則肖公像於甯并藏其書歲遣官祭
祠然後出陳之焉嗚呼其為揚氏慮悉矣微者可與
也絕者可續也斯弗滅矣異時景禧明鑑果敢是非

賢否立見其守延平乃更詳緩曲折野人有訟呼
府前如誦之悅然錄之以立綱目蓋勤夜思各誌紀
序今夫事之可為如揚公者敬而或未之為也然則
雖其未入於景瞻職業之內者余亦不欲其出於景
瞻思慮之外矣故余之願景瞻非獨以其能對賢而
已也嘉定二年四月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自前世鄉村以分地課酒有課利買名淨制錢恣民
增錢奪賣或實不及則為敗缺而當停閉雖當停閉
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收戶而償雖良吏
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温州平陽
縣言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

以奉令之宮室居之無難也然余自童子見縣門
甚卑狹毀置不常聽聲無立人處葉而即他舍
寒暑相抵突令常神氣色慘敗不怡守民之志落
知也夫華於民而檢於令豈其理固然哉豈民姑自
營而不顧其令哉抑令僅自保無以得於民哉不然
則期迫會促月銷歲頽而不暇也慶元二年信安留
君寅始建門樓後十四年當嘉定庚午嘉興許君興
裔知縣事而大廳琴堂始立上極旁築此舊倍
差耳其時禮溫補置門氏來觀者頃動驚駭忘其日
年之久而以為今日之瑰麗焉棟宇踰而獨也堂
夫宮室居處者言之無難而成之豈易哉夫以義則
下簡上故靈臺之歌樂於始內子罕之禮盡其末乃

以仁則上安下睦君之經度積累辛勞三載然後
此而猶曰不欺頌民也郭西有觀湖閣道址平視海
門象山慈德巖龍變作爲一縣奇特惜乎君既去不
及詳知

敬亭後記

初鮑商霖有屋於鴉池河南張思叔命曰敬亭且記
之由此名聞天下自餘年亭廢編薛氏子舒按舊基
復作亭刻記其上程氏論學者必以敬爲始故思叔
曰敬則實賢則虛虛則無事矣以余所聞學存本始
知物始生無不懸長焉不可強立也孔子教顏子克
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則

復禮者學之始也故曾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是則敬者德之成也學必始於復禮故治其非禮者而後能復禮復而後能敬所敬者寡而悅者衆矣則謂之無事焉可也未

能復禮而遽責以敬內則不悅於己外則不悅於人誠行之則近愚明行之則近僞愚與僞雖則禮故而事益繁安得謂無此敬之失非孔氏本旨也然則何為曰禮之未復是身固非禮之聚爾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合乎禮者斯就之故其視聽言動必以禮常孔子時禮尚全完勤苦用力皆有條目可見也後世雖禮闕不具然是身之非禮者固常在爾此於己加

於人小則紛錯潰亂大則瀾漫充斥蓋若白黑一之不可掩其故忽乎故非禮則不以視聽言動而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不合乎禮者期去之晝去之夜去之旦忘之夕忘之誠使非禮之象變皆盡則所存雖立山焉殆無性而不中道也是之謂禮復禮復而敬立矣非強之也因以浦忍叔之遺為敬亭後記嘉定四年八月

留耕堂記

存方寸留留與守孫耕於我維時聞甲野傳誦已識其趣出游四方所至閭巷無不道此相訓切今葛君自得遂取以名堂蓋其詞意質而勸戒深殆非文於言語者所能窺也凡人衣食居處嗜好之類當身

而足則所留固狹矣然而念迫於室家莫之執焉愛
聲於子孫不能業焉四民百藝朝暮營營遂各踐其力
各私其求雖危而終不懼已多而猶不足者以其所
留不止於一身故也嗟夫若是則誠不可禁已雖然
其留者則必與是心俱彼心不費術不謬吁連陌接
畧量山積而隱諸方寸之小無慙焉可也不然則貨
雖留而心不足以留也解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
子孫不能守甚至刑禍戮辱水火盜賊俄反顧失之
皆是也故廣款莫如少取多資莫如寡願有得莫如
無爭貨雖不留心足以留也豈惟田野閭巷而士君
子何獨不然為君宅幾數畝無高垣大屋之居桑麻
果樹依約可數有二子行備其文卑躬側履非禮不

動草衣木食自樂其樂然後知方寸之小為無窮
所留者異乎人之留也若夫由是以致其用則猶外
物也哉

上蔡先生祠堂記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醉定夫楊時中立皆
為高弟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
幸遭黨又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逃匿一死楚一
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給事中朱震子發
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借借三子無衣食替人承
符引養老姊嘉定五年太守黃翁子耕修郡志訪求
故家得之請見克念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
道於學在二程後其人驚異曰自黃太守來他日邦



賦之設於墓者一收斂公使之用於墓者一感滅
而能以其餘與小學作據增大學者何服和
不歸器有節節又設著火立葬者最感政通化遠
生形脚此吾等所知也惟三事不可解甚或強
笑曰笑不切若是哉夫意有知有難易詩曰烝
我髦士近也又曰讀古之人達也與小學近而易知
也祠上祭遠而難解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
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世賜賜而執其心和助
薄也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絕都賜賜不一遇而故
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位以
延之更世千百備和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智
求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者為詳

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耕之舉者宜曰獨不
事力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禮溺於鼎循牆而去其
後孔子生而玉唐子命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困於甯
如久矣和弗洗沐之列於士大夫矣如無其人也
極之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余之不切不
愈甚乎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初新安先生朱公為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
時祀公學宮曰孔子既修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
而黃老中韓之流亦各自為書學者為析辨誰尚私
所愛未有博採詳考務合本統也及重仲舒稍推明
之與人主意合則雖家異學嘉納而歸壹於孔氏矣



始設祿利。歐使使。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
無有知者。故為短狹。大義而已。獨司焉。選採論語
發明。孟子不言利。為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
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并
注之。孟子有起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之人也。
愈本曾參。州尊子思。矣。愈二十年間。頭戴冠。若存
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雜詳考。知本始。所
由而後能。辨頭會語。子思之傳。指大學中庸。為之。教
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如此。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
不差。而道德。幾盡。高矣。非。程。張。董。朱。呂。教。君子之力。
歟。今夫。受。傳。衰。歌。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也。變。同。
指。科。舉。冒。效。歐。識。而。誦。守。正。說。而。偽。愛。交。帶。於。一。室。

之內。而。乃。必。是。心。為。致。則。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辨
於。聚。堂。之。講。尤。激。切。而。極。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大
學。之。教。於。好。道。者。成。於。精。願。曾。孟。子。所以。著。其。心。也。
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
疾。疾。也。科。舉。拜。病。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
而。宰。同。矣。有。患。政。夫。政。之。待。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

晉元帝朝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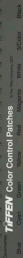
城隍晉元帝舊祠孤寄寒窶性更滯滯况史狎慢執
更清說不記其王此土也嘉定五年江淮割置使黃
公作新廟於石頭坊下臺有食抵紹配焉公謂壹名
董後紹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東房又謂
晉傳四姓常為中原共主更七八巨寇不害其立非

用枋均而耶故設贈事兩起周顯迄謝四二十人
表異之又謂曰謝安獨晉所恃以存也故特像於
廟西房客或頌而善曰深乎是投也尚周之相子終
迂衡是以緒常勒鼎悉從拾簡示其不忘漢唐陋免
其味激盛烈亦紀官會圖形貌有麒麟雲臺麥煙之
目夸其得意及後子孫忽於念功棄不省錄運去物
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杯之土不服為謀徒使文
士弄筆於登編遺簡之餘曠客費令於殘煙衰草之
外其亦有足哀也建康雖晉都邑千載既遠蓬草尤
多尋洽城問新亭也豈復異時形勢驚於今不惜數畝之
宮聚其賢勞標以倫山川具有標榻可想行者懷
然如瞻太極之題止者洗然如聞廣室之論然則公

之好古非不魯也亦謂愛其功欲推落而已苟有流
於世教以今輩昔猶一日也方王敦篡勢已成舉朝
不悟尚安恬自若惟帝祝為腹心之疾大慮討除
辱建功足義救危至子平於城六不然而以
過於明斷而無不足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貴成
俗上進坐談空解不忌賤或及氣節勇於誇耀子
弟能破百萬兵夫蓋消言致效而非漫邦也二事終
始大節疑史妄評故略著云

南安縣重修縣志記

昔劉君龜從宰南安頗修學前記云聚總二百萬不
薄矣木父已毀散頽墮重級棟扶梁柱建發錄勳如
乘泐舟中邑人以爲大構壞藏謀於余將自治之余



曰止政在有司非紳民所蔽于也此豈佛老氏室權耶又可醜而就乎嘉定四年黃君葵初領縣貫無贏餘歎曰吾其捨耨士之職於學者耶葵陳說大趣黃曰願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養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者以學為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即脩學視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為吏救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獸獲之爾君知以學為吏固不鄙其民教與養斯勉而進歎世之論常曰吏必教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即自教急領有甚於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為吏獨物之督察察已之功不深意則以

教且養者學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須臾則若但堅數十室而官移數十士而計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勉而寡而少缺吏之所以自養少缺則民有餘力多過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于先故樂為君繫其勉於學乎乎後

利涉橋記

嘉定四年二月黃君葵浮橋成林為叔和為其知縣揚君言曰橋長千尺舟舟四十闊箇緯索提其兩旁

稠圍後狃訖三十旬斤鐵九千米石二萬五千夫工
六萬餘縣東南軍馬橫及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此
樵採携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涉鴈瀾
行過黃嶺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嶺峻險阻舟楫難
之患既免而井屋之富煙火與橋相望石梁甚
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
有橋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頑
子記以為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
為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爲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
一團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縣籍表七十年
矣君粟田百萬畝筭而步折之更二載始得誣界之
舊君之力雖尤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恩無窮

而橋可恃以常存也碑并著之余山水心久往來皆
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
人耶界鄭國解落整比大効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
車則天下以為笑彼漆雨之易視今之難矣百倍翅
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陸令人所難不
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爲今人所難
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爲善余少從叔和兄
弟游悔爲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觀雪月
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
而返屢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只曳杖娛嬉於
北山湖生沙落隨江升降悠然如冰凍冰所以詠歌
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

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時爾揚君
名圭字國瑞建安人其來黃巖監司固以材幹矣是
年六月 日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人情欲求逸而物廢與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
况橋竹比板以開江湖日涉之厄尺量寸度而當往
來無窮之勞則安得支而又哉故台州始作浮橋十
餘年而修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
俞侯建以為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記即以
橋為重事使五縣共之其再修也取材於臨海取木
於天台俱不以責縣里才材備工如家高大重密
費逾昔數倍既成遺余書曰吏治故其無跡吏術欲

其無明天下之格言也雖然可以無跡於已不可以
無助於民可以無煩於人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為是
州不敢一日怠肆顧瞻郊垣百堵勦良錢與券提街
必均而後通今世之空難也吾州既稱平焉獲與釋
味時穀羅樓轉轉他郡所未有也吾州又稱寬焉若
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絕東南民須橋如地之
載孩提之背召埃甚則整且溺吾且夕去此民之所
煩取不自煩也故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之為無跡
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述然而
以余所聞於古無跡者常洽無煩者常衡爾不以爲
異而記也今星以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千
歲之內記凡幾筆稿凡幾成中津之亭碑無所容而

讀不暇備矣。多而不專，無乃爲名之病乎？疾曰不爲，
浮者之法有度人而善以記者，室縱廣肘三十，其善
諸苟苟有以利民矣，狀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
久遠可以驗工之良，若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
作之緩急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
也。豈若峴首之爲濫也。獨詩：身之名而已哉。余無
以奪其請，因併錄其辭。

北村記

北村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
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爲叢花
茂木之蒼然矣。靈壽書院劣容，卧起而移老堂，巨屋
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闕，邊宇之展，痛矣。我將

水瀲灩，長隴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而臨之。心
憂矣。朋而冠帶車馬之繁，絕矣。併日却坐分夜，飯
而歸，向棹，博覽南北而濟東，遺音歎乃常在庭際。
而絲竹鼓建之奏，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
不逾丈，其區前臨湖心，蓬萊明晦，激湫近而後，溪鳳
風嘶弁諸山，往往淡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
，雖然，是亦無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
，而照耀春會，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
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令吾幽養而營之，苟且而成
，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
謂程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園照耀而映奪
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冲約有清識，既



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絕頂其言不自夸誇可謂賢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為第一。其山脈地勢融洩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河上滾流。澄瑩淵澗。數百十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藻。盛衰榮落。無不自息。而來歸。去為風帆浪楫。恣肆那奔。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漁。未嘗不道。遂歸歎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今公乃以葉園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故也哉。

信州教授廳記

同上。饒志無故授廳。豈其缺缺。教官廳署。必與學。

別在城之東。於和請也。難。且其處卑下。兩岸甚則往。茶絕。大抵其地宜居。而居之不足以安。缺之是也。王君夢龍始至。召諸生之長者。著計曰。今直舍後多美竹。宜學地也。民貴。就之而肯人。弗知改。當有待。學。歲錢。以得屬。察幸矣。然吾不及常。與士接。則以義理為。優者。教官之責也。於是著。按。鄭。漢。儒。余。風。分。事。竭。作。刑。與。轉。運。總。領。亦。稍。煩。焉。未。幾。而。師。友。所。延。家。人。所。燕。街。通。力。運。公。私。便。之。而。君。尤。喜。曰。是。舉。也。自。大。官。至。庶。役。皆。材。之。節。歸。地。之。情。無。一。不。順。者。非。人。力。也。余。以。為。不。然。故。授。也。與。吏。異。往。任。師。不。往。教。也。吏。治。舍。師。不。居。也。子。於。之。歌。曰。縱。我。不。往。言。師。不。往。教。而。子。不。可。不。來。也。又。曰。在。城。關。旁。言。師。不。能。

於今而思義於古者勉之明不可以徒善也
由君禮也復自善請余記二君余友也故誌其奉法
者施君應龍又曰我攜家背鄉一旦住好七地利近
積德蓋君所為善者法使之然非古義也石既去權
在曹據下所巧乞味有獲者國人父兄則曰是官使
始坐學不敢離局長更但以虛擄擄使上事視過反
也本主部按格莊擬或符命篇堂差贏數千里至終
其新木而返可也然則所守道不致強而後能
至也望塵處則法使人固執殺之師不以自昂
迎北面而事而正堂以舍可也修其香屋不致傷
捨穀麥兩給予子穀而而指手黃之也擁篲而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胡外培簡樸畏事而平江善訟善過與江浙諸縣比
其土風所從來久矣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
生為奉祠豈非公能以德拯其民於平而不以刑迫
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涉歷無素
少則血氣未定公方毅然安靜乃若老宦備嘗者野
之稟質要當與常人異耶然公既去平江又監驛之
銀場通判遷鄒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驛召至
京師辭不拜歎所為文然後得直史館知制誥則是
不獨長者盛德而又嘗以吏能稱矣其為民捕弊剔
蠹錫其悍頑而興作利政以惠養之意必有風迹可
述惜其世遠而不能博也陋者徒以公為宰相民所

夸美甚至黜退舍嫌避席亦曰福力使然尤謬妄矣
且有功德於其民去而見思雖狼狽困辱尚不忍忘
豈待其必爲大官哉不然則彼嘗功臨滄非不多而
獲祠於民何其少也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觀任平江
令蓋令之平江又異昔者舊訟始決而新爭無窮通
賦適償而追斂無已至於版籍府藏一切廢壞君敏
於應猝易亂爲整未幾而縣大治則完揭學舍以善
道示民公祠故在長慶寺去縣七十九里君患其不
足繫民瞻也即學後新立堂祀公邑先大夫皆像於
兩傍作四墓詩以風勸之其人改而疎俛而倍躬蟹
咸召如公後出亦一時之盛也夫化不可驟而君之
歲月不及待其久而成雖然余所謂有風迹可述必

於君取之縣有懷阜連雲二山高踰萬寺齋默反在
其下其雲氣異物恍惚有無之間可以渺然而歎矣

葉翁善房記

丙寅歲賊起師北伐余爭論於朝請昇潤江池別募
兵急備守補樓船器甲之策以虞寇至未之許也無
幾田俊邁爲虜得郭仲李英皇甫斌不任戰而濟中
外恐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平陽蔡任子重賈勝
在行數月虜大入淮民避走江南百萬家矣一日傳
有胡人三騎抄水濱兩舟溺岸側城中聞之皆震動
吏顧余前不能持紙喟然而歎始悟建矣以來虜輕
渡江敢闚明越之遠者非其勁悍不可敵也既挑於
石歧備後邀之定山虜遽解和州圍退也瓜步郭襄

雖敗而亦以困歸當是時子重專治軍車夜不得
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容如平常不然則建康之人
未見敵先遁墮建紹覆轍矣蓋有智者不待素習然
必無懼而後智行焉若子重余特以故人之子辟之不
知其材至此也子重既累黜任進路絕所居林阜折
旋號七星山葉嶺尤近草木之陰與几席相錯因度
爲書房曲徑脩廡而讀書其中以爲材無用於世則
姑寄於書而已夫書不足以合變而材之高下無與
於書此爲不知書者言也使誠知之則非書無以合
變而材之高下固書之淺深條焉古之成材者其高
有至於聖以是書也補有以息謔動有以居功亦書
也泊無所存而所存者常在功名之外亦書也百家

衆作殊方異論各造其榜如天也之寶並列於前能
兼取而無漏皆書之餘也書之博大廣遠不可測量
如此惜乎余老死不暇讀矣子其盡心哉無徒以材
爲無用而姑寄於書也

風書堂記

昔顏氏樂其樂而忘其憂身如附塊家如轉樞人欲
之累盡矣故孔子以爲不可及而賢之若夫魯哲異
於三子則其樂可以名言而知德者可勉而至也浴
乎沂風乎舞雩魯之楔事也陳寤丘鄭漆雨皆是也
方其士女和會琴瑟交發披外有所逐徇一世而在
者固以淫情蕩志爲譏矣而內有所操不與衆俱靡
者豈不以閑關絕物爲病哉歟時和爽備服即名川

之易狎同魯人之暇游詠歌而遠容順體適此義理
之中物我之平也身之顯晦用捨而已以舜文王之
急士終不能卑用而無遺孔子嘗一用於魯流離困
厄遂至終老况三子區區邦邑之間自許以求用何
其陋也點之甘服閭里而自安於不用亦豈忘世也
哉谷所舞雩也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未知淵已以
並倦遠邈以寡學雖神泮根無幾聖賢而出處得喪
之勢能全其樂鮮矣李公伯珍桑堂蓋意之固命曰
風琴夫蔽層丘納巨海或窮者極飛越於難喻或苟
完粗莽取其易足皆世之奇人儒士所以娛耳目快
心意也顏本有遐道德之場宅性命之園何哉李公
久於侍從勞於方岳退而休之無所復羨而能以點

之樂者自樂也李祖拱把以俟于霄然此微觀也
江漢草木未察榮悴之態而風雲雨露之數印
而無窮至於西山之崖南湘之濱舟車去來禽魚翔
泳無不各得其得而又能以點之樂者同乎物而樂
也然則性命道德將爲公歸宿之地乎與娛耳目快
心意者遠矣雖然猶有待於物點之樂也無待於物
顏氏之樂也嘉定七年十月

温州新修學記

學立於紹興初積久蠹毀嘉定七年留公茂精來守
既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諸生曰時雖艱而苟享其養
而已若夫木石師友必納諸道德太守職也昔周恭
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點焉雖切其倚倫選

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雖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熾
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
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矣故
永嘉之學必始皆以察物故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
後也薛氏強憤發昭曠獨究體統典王遠大之制叔
未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撫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
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其政國歌其法聲
稱德教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指於今人之
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陳鮮其終也西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景行設夫
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雖曰推之天下而
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則妄相融會者零落而不存

外爲馳驟者羸耶而不近矣雖然未至於聖人未有
不滯於所先懼而以倫受爲患表孔子進參與賜示
之道旨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
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必以適正有司
之事爲可喻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
視然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而聞是則疑而未達者
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爲學無濟而方自
病其不能濟乎諸生側聽轉相語自學官及其父兄
皆請余筆受嘉定八年五月

漳浦縣聖祖殿記

漳浦五千丈良山蔽其西南屬之海特高秀多異峯
相傳特見巨人跡山中美果自熟不知名數就嘆者



欲持去轉迷失道。近人而奇詭不常如此。非止以禽獸草木爲廣大也。郭西古陂。涵受泉水。甃數里有箕君道院。初國家威冥會。按地書命天下皆立。聖祖像。長吏拜伏。如原廟禮。而殿在焉。蓋必山水合吉。而後神靈依之。所以助民福祥。祈國永延也。曠民情。吏慢。必私室。廬無能與山。峯。破。廢。不治。枯。竭。見。其。燬。而。殿。亦。徙。置。類。於。檉。祠。然。則。山。水。皆。人。而。神。靈。與。其。燬。樓。相。與。故。至。今。其。俗。尚。陋。狹。及。爲。下。邑。非。天。下。昇。人。也。人。自。棄。爾。趙。君。師。綱。之。來。偶。以。事。行。西。門。訪。道。虎。周。視。良。久。怒。若。心。動。道。士。言。狀。因。慨。然。曰。政。莫。先。走。耶。即。以。其。力。復。殿。舊。址。浚。陂。疏。壅。閉。縱。以。特。使。水。常。滿。澤。而。謂。邑。人。曰。據。陰。陽。法。坤。中。上。位。也。水。之。

長生俊秀所出也。邑其興於善乎。破陰爲堂中。湖爲。高。有。桃。柳。下。有。菱。芡。紅。藕。綠。蓊。俯。仰。映。帶。然。後。山。水。之。與。人。若。拱。若。揖。若。響。若。翕。寢。食。坐。起。無。不。與。接。神。之。居。殿。以。清。民。之。游。和。以。安。令。於。其。間。上。敬。下。順。無。不。自。得。也。夫。好。不。度。義。而。恣。情。之。所。發。故。有。聲。色。田。獵。之。娛。玉。裘。馬。之。玩。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聖。人。未。嘗。不。謀。致。其。戒。也。至。於。所。好。者。山。水。則。以。爲。樂。於。德。而。豐。之。豈。非。動。靜。機。應。物。之。宜。樂。由。凡。躬。之。効。歟。然。其。汎。之。涵。茫。道。之。幽。選。家。聲。華。友。鷗。鷺。亦。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固。不。取。也。君。治。縣。寬。簡。即。山。水。之。近。與。共。樂。以。寧。其。神。是。可。喜。矣。嘉。定。八。年。五。月。

嘉定七年越州初建二莊於諸暨縣古博嶺越之西
皆海也水懸防失冒寶盆鹽白楊市兩縣間歲為說
疾事聞上遣領經常命太守趙公琦候築堤捍之
起湯灣迤王家浦公又益以留州錢千餘萬役自秋
復夏乃畢越人謝曰昔土塘而今石宜可久無患公
慨然曰未也堤之始穴尺寸甯慢不省積歲月天曠
矣今雖壯好將復然石何能為初民耕思彌獲罪
家沒入公請買於安邊所別贖其租以備捕完上也
越為鄰歲而民不勝困卿相迷守而治反疎海城堞
營署無不敝缺聘問燕饗無不削損若夫命卿論秀
合樂以侑之古今常禮也然且勅而無聲勢十坪矣
公又歎曰越為東諸侯事而簡陋至此况以貴傲士

哉幸吾在皆略具而泯歌矣若異日何因思卿之
餘又買諸傅氏以待三歲之用二也余知公者故以
記來請嗟夫政未有不行其本而後成其末也故捍
海之功巨而害有於小也平土之費小而所闢者大二
莊之作趙公知之矣非行此也勞易米而致饑三物
相流通不貴糶矣持券而錢皆歸無不窮天下坐會
子犯法相望不濫罰矣勸收而險讎以買萬數者四
十乙亥大旱舉以救民不病歲矣有在之功也抑又
有焉夫名峯異嶺在揚州蓋百千所獨會藉為鎮山
越之奇勝峻特擅於東南者以山也其深泉高瀑百
道爭百人沒而為湖山之窮究繁綺絕於越中者
以湖也湖今廢矣公能疏鑿以復漢晉之舊存王謝

通濟則治越之美可謂無窮一莊區區又豈足爲公道哉雖然天子召公歸矣嘉定八年

東嘉開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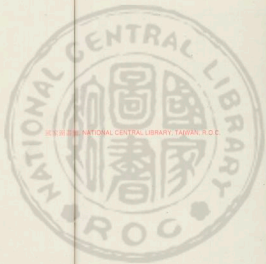
温州並南海以東地常與少寒上寒而下濕昔之置郵者城外內城皆爲河分畫才甚橫貫旁午升高望之如並一並爲求非水之匯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運輸舟楫也而以節地性防人災安居利用之大資也其後承國家生養之盛而民充滿至於橋水阻岸而爲壑其故河亦淤矣而河政又以不脩長吏歲發閭閻之民以濬之然慢不能應反取河濱之積爲之河中成大川決不辨相而小者網汙蕪積滄水不流或爲漕規民之病此積四五十年矣淳熙四年戶

部尚書韓公之來守也其九月即用州之錢米有籍無名者合四千餘萬益以稅錢五十萬命幕僚與州之社里長募開河工一萬三千有奇舉環城之河以丈率者二萬三百有奇取泥出荒兩岸成丘打農開之華喜負去一日幾盡畢事則天雨兩旬於之酒灌流湧而水之集者深浸清此通利流暢也其費皆自輕船至其下民候待以舒難繼道和樂而公之治遂以清平而後蓋先王之政以養人爲大生聚所資衣食之有無此上之責也封疆道遠城郭濶遠其府補漏治之功此民之力所能自爲也如使官亦爲之則費而難給矣後世道失乃以廢官益民者爲政之大然吏懼其費而不爲之或不不知而一變之民

也而其動之或不以其道使之或不盡其術則徒擾
擾而已矣夫上之於下豈必與之較哉民以為不能
者則自為之可也民有四五十年之病而上無一日之
救則非仁者之用心也公之為是役也可以知其仁
矣故州之人相與刻石記之以載公之仁亦欲使後
來者知所考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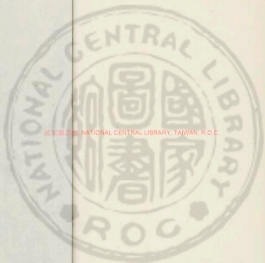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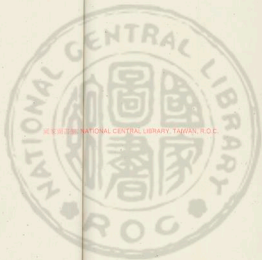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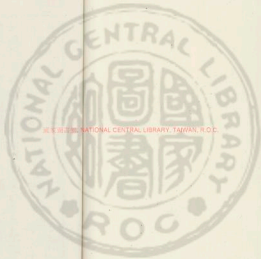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417 154594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記

郭氏種德唐記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彝卿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編鄉鎮主簿廳中乙科皆會余客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決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吊相對慟惋而已故訪其家畢且詳彝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土以文顯更以善最然而端直寡過不視時向背縮斂自愛不倚



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
蔭託爾矣以多為故壚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為之
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
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也同其長久
所以不能者天地僅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嘗
未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為益幾何然則謀者種之盛
者毀之也我可得哉豈可以喪一夫操臂萬人裂
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
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讓者種之貪者毀之也
冥升飛走響必失蹄必覺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
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為其尊不為其薄治於
已不治於人寧散無德寧人恆無德皆所以種而下敢

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建為後廢之德也
德不求獲不毀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冲漠之際為
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
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嘉定八年十一月

信州重修學記

余記教授廳之明年施君應龍大修學君用學法肄
士士初不便已而出論語孟子書交問更質指中備
大學為之歸益以司馬氏通鑑士乃附悅有躍於心
相率請曰先生惠教以遠者使變而至道享免然惟
此學始元豐餘十紀推剝行盡身且不庇教於何立
君患之復召鄭若余圖約歲損食命工先木相次信
二守東方兩使獨縣長助各有差使楊夢與鄭道諸

爲齋撤像殿之壞十六飾加彤朱作誦堂橋屋門崇
大於舊偃植之敝尺以上悉易以成材上瓦下礱楹
間之門牖無不重整祭之豆盞冠輿章甫無不新設
噫亦勞甚矣始余以師之室廬非師之貴也今併弟
子之室廬亦師之貴矣古今固異事也及其成功一
而已渠古之是今之非哉施君於是則可以教矣昔
孔子歎材難而舜止五臣周之亂臣僅九人焉孟子
亦言由堯舜至於孔子見聞之際彰彰乎莫之企及
也道之凝聚顯發此最其盛者然而本之爲中庸固
天所以降命乎我爾要之爲大學固物所以會通乎
我爾性合而中物至於和鸞聖賢哉乃千萬人同有
也何孔孟所稱稀闕而不多歟由孔孟至於今又加

大矣其可稱者何寥疏而不繼歟嗚呼安得不博議
廣論以明之畢躬殫力以奉之歟此師友之教問學
之講所以窮無窮極無極也雖然有一於此方固莫
不獲取士嘯誦君者幾不殆矣孔孟本以其不取而
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
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悅其取而後
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故愈微然則教其所不
取施君勉諸學其所不取信之士勉諸嘉定九年正月

長溪修學記

雖初設學不_可士雖居不能食也先令黃君_勉明
自出新意分登收拾良苦然後始得食而學_卒百_禮
又破漏傾側幾壞幾重則雖食符不_能居今令江君

嗣祖治多暇日徑來坐直舍可諾不煩役徒不慕而
壞者忍成墮者怒除則居與食皆遂矣其爲士者歎
曰自慶曆後爲令何啻數十獨二君有功於學輒以
久存而江君勇於爲民凡可以自力而利其人者不
待告請常先事舉作無怠古人所謂心誠求之非綠
飾學校以美其名也故相與謀而論記於余至四元
要必得乃止曰吾欲使後學是記者思其令不忍忘
獨惟長溪彌亘山海最巨邑宦游滿天下藝村樵人
舉進士爲闕越首赤岸尤盛性年迎蜀人師先生于
金堂寺事之如古游夏之儔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
先生歿即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築諾成禮冠者童
子皆在丙子前一周敬祭不衰蓋其恪模而專和而

其士歸於文而學於質既備思其阿而不忍忘固
宜思其令而不忍忘也夫師之不忘以道令之不忘
以政三代遠矣令有政而不由學孔孟遠矣師有道
而不知說也學非一日之積也道豈一世而成哉理
無形也因潤澤決洽而後著此允之所以貴講習也
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測其大至於無能名皆由
悅來也江君盍稱先生而祠於學以慰其父兄之思
擇士之知倫類統紀者主其子弟以繼先生之道使
習而愈成父而愈成是先生因令而愈不忘也是令
與先生交相爲不忘也嘉定九年十一月

溫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禮以

季子朝記

初道公為嬖為晉陵縣，聽民訟多族烟也。所為訟者，皆產割裂也。于本貧易也，計伯必取，餘雨不捨費。法而恩義，雖或以情而解，然趙公曰：噫，死將非親戚骨肉耶？笑不談，而猶訟也。顧城陰寂，日暮，意甚悲。太半摧塌，曰：季子朝也。又笑曰：彼朝也。朝之為朝，而也於此，邑人始知之。耶徒爭之為病，有議之為朝，命坊名之，耶宜不訟而道公也。知市頭改築，題曰：有哭地，彼季子之祠也。帝佐其勸畫，數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源，深矣。朕許瑣甚，有考也。相竹樹水流，過者被難，季子朝也。余嘗疑季伯朝遺於世，其俗以自悔，則子孫之於文，極其樂，必有先君王之哲。

問也。季子朝，以能為聖賢之德，等歷見中國，物大矣。有嗣吳而治，為文王可也。何願於子朝，蓋其志遠矣。大矣。季朝，加以高也。蓋之讓，足以立山之貴。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榮，榮之爭，則滅絕矣。朝季子不為，魏孟子曰：無辨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彈食豆羹，見於邑，是夫大孟，子信以不讓為非人，而又以為非其人，不能讓也。何前後異也。由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也。朝季子，人而已。是朝天下也。由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也。朝季子也。百



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常而已矣。當以並子前之言為正。嘉定十一年。

宋吏部尚書鄧公基亭記

余友胡簡道知常州。言來曰：鄧公承在此。有弟子居省。必時往也。家沒而公。公初學。山中山松栢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我其功。故被州。實始作亭。我命討朱。起軍治旁。確金子。問民。本食以居。而汛除焉。基四隅。湖之木。安以長。而莊嚴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投而。就業已畢。雖然。我故永久。如一日。而後此。勤惰不。奈何。思其氣。類。而終始。能不。覺者。惟學之主。庶。好。又使司。方。亦。中。存。其。意。以請。卒。于。詞。而。託。之。也。公。名。清。字。志。別。字。子。聖。相。

百任諫。列子。等。迷。國。罪。無。區。明。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事。而。子。尊。將。遂。假。公。祖。罔。皆。生。愛。於。死。不。容。傷。會。其。即。改。復。免。解。小人。猶。為。撰。公。疏。激。怒。官。闕。故。雖。元。祐。黨。籍。已。歸。而。公。三。肩。善。臣。仲。策。等。之。變。未。嘗。不。以。正。也。朝廷。雖。嘗。以。卿。當。常。和。繁。識。慮。雖。達。權。操。持。常。裕。學。術。雖。敏。辨。講。肄。常。純。既。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弟。也。諫。必。行。心。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不。解。結。善。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不。解。結。聖。恩。宣。和。諫。官。五。節。史。一。首。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賢。與。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為。故。矣。學。之士。仰。鑑。一。瓦。清。砥。半。璧。而。檢。捕。自。新。也。雪。條。霜。枝。

蒼麟翠甲而煇牧自絕也此以爲之道明也必必
之遊而山而進退自明也常道托於學之士也游而
士之報宜厚矣衛道名齋趙州人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嘉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其
社稷少損之三十二百八十六中啓八壇圖籍得相
投所從來遠矣浮熙後故夫者二千有餘壇浮瀟泅
即於佛祠令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
與正耶曾其事緩其効迂正不王官無益損而致然
也山陰明符領縣二日駭懼颯湯若灰負在已據舊
國就南補北還得故塚垣千尺碑之用政和儀崇五
壇壇石皆責表之門道敞之旁字嘉祐十一年秋告

新社成禮然則果於行焉可以爲勇搜於已夫可以
爲難充有司之祈後可以爲驗參而具者賢也君辭
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質
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較之耕稼而
養抑霖潤槁皆神力也名則觀其耕稼而取賦早惠
水非神禍哉州之取總其凡猶竊民樂縣之取燭其
目惟聚民怨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
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
幸意而爲爾自晉唐置社碑在大城盡處今舊麻尚
草萊雜昔稀曠人跡絕矣野廬老圃盡以膏葵非華
壤巨棟曷託蒼蔭焉永嘉之社名幾不存可畏也夫
治街同異吏宜攷詳地勢徧隔人且自怨令姑罪之

免矣被敢議哉衆又謂君思深之至此也幾於仁君
役民甚簡不妄勞費責倫以時不苟貸假然則審其
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并記之九月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南安者昔周子二程相與講習其地。翠聖人之道賴
以復明。學者紀焉。信安劉侯行父始即學東桐。券市
考室奠祠之如學。初侯既造設。羈飾以兩序。加樓其
上。又移試院位於勝方。而益其舊。役費皆倍。祠數十
然自以爲不足。錄推曰。懼三君子之奉有失。其治南
安劇賊。雖散兵不用。常訟稱。或則甚者。怕負損。假較
不急。民物富繁。略如承平。然自以爲不能化。惟曰愛
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爲其士者思久侯之愛與祠

益也。以記來。請余觀。著今。漢而後。論大儒。得祀孔子
廟庭者。三君子過之。遂矣。而乃未之及。或官職。所編
縣州所生。與所講習。祠。因於學。或別於學。夫遊
繫於地。而尊道若。猶敬其所。始特時事之宜。非只
禮當然也。必著令。而通祀斯備矣。然則三君子亦何
以遇諸大儒哉。蓋道之所以晦。傳於後者。天與人
而人與已。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術
皆以窮心。不明始。捨已以辨物。勤若而種。皆文。其
之末。鹵莽而得。皆枝葉之餘。揚雄。韓愈。猶然。况其下
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物者。獨乎不聽也。我
事死者。吻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即已之道。顏淵孟
軻之學。即已之學也。辭華不。而自落。功利不。而

自退其本立矣兩逆者也四逆者路也邪不亂而
燭火暗也旭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
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速也
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嘉定十
二年七月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身欲復之於學非可受矣况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
者三人羅提刑適陳待御公輔陳參軍固始提刑用
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鉅湖言熙豐外賈人視民甚高
來變廢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者予以對天
命惟江都令羅適七陽令曹致道二人而鄭公獨謂

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覺其不詳道者矣
請與變惡變文已半豈不高合待御發明四心腹
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指志去然後訪程宗周卒成分
裂之禍及隆興美眷憤激大勢宜若處根營事力
守絕和不棄地之策畢專一也使堅忍待之虜分自當
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
終不陷雖乾道再入而既為近習擅事返自退二公
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詳道而
固行道也雖難行而亦不為禁其止也士在天
地間無他職業一徇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
屈生死之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
序也致命而止學子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字其君

子以意行道晚進闕遠不知所從變晉後名一功其
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羣萃而校之
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善狀直趨來禮之
如三老之禮而又仰其大節俯其細行無不皆可
師也為聚道之功不既多乎或疑待却不右程公學
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為孔文仲非功而與孔公立
黨籍史記屢與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階
嘉定十二年八月

齊葵觀記

觀即八諫樓也趙士東守正職補治歷十年乃具夫
山時以近則迫而易窮川浩以遠則蕩而難阻首游
觀之病也金華雖高千仞旁走三縣渾途回環不自

意深入也其餘漫漶伏岡林茂野蕃若輕若軒若萬
馬縱放於平原編出繡波不可控擲兩溪橫長曾清
合流匪鴛伊方徐納于江帶山絲絲葉蔬之區拓桑
之園日月風雨借其姿態鬱煙氛露相為吐吞而光
氣靈響上答於耳目異矣四顧百里不蕩不迫有臨
望之美無游觀之病所以東茲樓稱最焉昔沈約始
建而地以文顯志士之游者必有得於斯而余不能
知也近世大儒呂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歲常
數百千人無不登茲樓其得之孰淺深高下則余雖
或知而亦不能盡也山水至善之所存也游於是者
密悟為善之機反冲藏詩而內守通變達化而外應
寬施忘其編者胡謬消其間鄙德成性安而動察靜



壽之功驗矣其或不然家慈使酒激而為狂感物悲憤爵而諱憂巧風詠益其輕肆謬題品示其誕拙是游觀雖不以病夫人而人反以病夫游觀也可無畏哉嗟夫呂公交久同時並游俱逝余亦老不復至矣故因守正繫其語使後之游者有考也觀初立於唐史曰頌文之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邁請錫嘉字故曰寶蔭天象遊矣星辰之躔次難言哉然而增獲每效福殿類集邠人奉承無敢不肅豈非地勝故耶守正與其徒尤不當以人而病夫游觀也

宣興縣修學記

戴君補宰宣興既補弟子負食於學視學會杜整者惟高尹商老宣化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傾敝餘成

缺或毀餼六士陳慶印章忠夫買勞縣材漆工優作墜二年復修堂額設大門門左右決前崇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使堯夢龍來言曰德可記矣荆溪禹貢中江也清狀澄澈雲木繁衛君山最雄秀蔽洞尤在嶺蓋自楚漢為界兩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羨而居其疏良使羈縻之矣方周孝侯童駭縱暴至比以異物一旦滅救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卸鎮大節尚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勁疑不能也熙寧更用陸義士初昧弱於時開封禮部有邵集英親東有余選皆第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特者三或疑非地靈之文豈不能也夫發於勁疑孰若納於中

和華其文... 若得... 其根右根右學也中和道也... 安能預哉... 卿地也... 魯多儒術君子人... 美其地也... 今天邑之魁材穎質... 將進於道... 必約以性... 通以心... 肝脾胃腎無... 念其情... 念慮... 思索... 無... 統... 其靈... 則... 備... 氣... 不... 勝... 而... 中... 和... 矣... 符... 澤... 於... 學... 必... 測... 之... 古... 證... 之... 今... 上... 該... 千... 世... 芳... 括... 百... 家... 異... 流... 殊... 方... 如... 出... 一... 貫... 則... 技... 藝... 為... 性... 而... 本... 根... 重... 矣... 學... 與... 道... 會... 人... 與... 德... 合... 登... 高... 丘... 可... 以... 在... 魯... 俯... 長... 流... 可... 以... 觀... 逝... 則... 山... 川... 雖... 富... 同... 游... 於... 覆... 載... 之... 內... 義... 至... 崇... 獨... 行... 於... 物... 欲... 之... 外... 矣... 豈... 非... 令... 長... 修... 學... 之... 本... 意... 欲... 養... 盡... 之... 法... 猶... 浴... 沂... 也... 善... 奉... 之... 實... 亦... 難... 雲... 也... 非... 識... 人... 墨... 士... 專... 而... 有... 也... 嘉... 定... 十... 三... 年... 十... 月...

漢州府修城記

自李懷感蜀安樂到今漢唐不逮也... 然民雖於兵久... 而膂力積弱... 地離於兵久... 而預防益簡... 薄及姦家... 窺變則不足支... 倉猝有事之用... 近張福叛... 遂制置我... 總領劉毅... 縱橫... 或死... 或逃... 無敢抗者... 已... 殲... 利... 遂... 將... 及... 潼... 川... 李... 公... 皇... 初... 命... 為... 牧... 即... 疾... 馳... 至... 與... 提... 刑... 曹... 公... 收... 遠... 集... 壯... 情... 西... 軍... 賊... 所... 從... 懸... 鎮... 加... 警... 謹... 謀... 之... 寇... 塞... 壘... 治... 投... 木... 甬... 礮... 凡... 可... 以... 禦... 賊... 之... 具... 宿... 設... 晝... 夜... 嚴... 厲... 上... 下... 同... 意... 誓... 必... 死... 守... 賊... 規... 伺... 窺... 巡... 知... 決... 不... 可... 犯... 竟... 取... 他... 道... 而... 去... 差... 夫... 不... 獨... 保... 一... 郡... 也... 乃... 祥... 漢... 成... 都... 一... 路... 功... 伐... 隱... 然... 非... 智... 素... 謙... 勇... 立... 斷... 安... 能... 接... 二... 百... 年... 生... 養... 使... 不... 失... 哉... 既... 修... 城... 門... 西... 牛... 頭... 高... 峭... 騰... 突... 按... 圖... 志... 相... 里... 貫... 務... 其... 上... 女... 城... 錢... 破... 二... 公... 謀... 曰... 城... 幸... 而... 得... 山... 天... 遺... 我... 也... 可... 委... 於...

敵而外求險耶於是追改住界跨嶺連趾通合為一
枝西溪之渠折山而南達於武江瀾霖驟廢無奔瀾
蝕流而城盡覓巨石創甕城縣門敵德敵臨並應程
法東西行來城耀絕翁刺首沮氣狼子墮魄時公兄
壁鎮邊寧亦修城復夏營奇跡投費倍數十非修
也築新城也夫改往謬於未及復舊迹於堊墜非艱
危之際所能行也公弟兄行乎哉且其生兵速練關
城速補所以支倉猝有事之用而為久長無事之備
者將非素講立斷而然歟紹興後竭已益奉邊將吳
璣因以反劔開棧閣其縮手矣宜若拊翼下令戍士
足食內地釋要害自為守其倫理漸次必由二城始
夫李執政近臣曹亦東南之望也一日會於朝以慮

一州者為蜀慮以應蜀者為天下慮可也嘉定十四
年三月

連州開榜伽峽記

湓水會眾流東即東兩崖湍怒激躍勢傾百里舟行
必踰峽矣然後喜無患夫山水之險亦所在而有此
固其著名者耶嘉泰二年崖墜壅水高者數十文下
者百餘尺雨不時霽則銘谷倒注橫流航楫不通估
貨不行嘉定庚辰太守楊侯察始至歲適大潦城邑
吞沒漫為湖海四顧歎曰刑秦薄監司未有意將孰
弭茲禍轉運判官劉決強學聞而覆盆遂舉兩司八
百萬貫其費是冬遂命司法李華郡人飛治大議疏
鑿輪巧思強力使專任不疑易者勸趨難者券應小

石牌連尺石鑿其上以火攻下以糧取餘隱石懸巖
平流中尚數處工不知所爲華劍巨靈鑿貫木百鈞
耑之糜碎春且半石之爲水害者盡平舟自番禺來
城下牽川衆壑各得所歸老釋聚觀喜極咸泣曰連
始復爲郡矣按書隨山濬川所以合天人同體勤功
茂伐最爲繁悉而遠莫能詳也又梁山頽地重人乃
以爲國君當自疑損不敢言能始其他仆陵摧阜駭
聞異見史氏所錄蓋多有之而終不言某能聞導某
能攻除以還其舊者豈其逸而不傳耶抑故而不敢
亦若重人之所謂耶雖然以今峽視之捨而不治則
一州廢矣夫忽人患而不加卹假天災而苟自恣二
過孰愈今天揚疾慘烈而仁樹侯果教而明而又得

爲如李君奔走畢力以出連人於塗炭之苦此豈非
天人之所同顧歟未幾疾惡從舉常平二公方卒處
余憂其能爲所部得惠政利民必被賜矣嘉定十四
年七月

茶陵軍城苗置寨記

茶陵中縣十比衡陽三四紹興初以其旁午橫度諸
郡寇賊所見伏故建軍陞使示有蕃衛而強其縣所
以安利一路也嘉定初又以其直韶州千里無官司
碑殺不忌寇賊輒發故裂三鄉別置郵邑戍及水口
蕃衛尤密遂廢軍罷使而弱其縣亦所以安利一路
也雖然安利一路視令材何如不在縣強弱今昔異
規未知孰是而茶陵則有二患兵移於新邑無衛民

不安賦移於跡邑重輸民不利經數令至盧君子及
君雖有字養之方制御之略頽事已壞故挽回得哉
徐文趙鴻中轉漕湖南梁而憐之漕中明果瀟坦石
良鋤姦捕勦羅天錫等非不道以上諭知律取其粗
石三千八百補茶陵之缺正足贖財物貫三萬四千
立古雲巡檢米食七十人然後賦之增稅者盡除夫
之尚謹者悉免官急惜而先朝者贖之力窮乏而發
負者貸之營國初成弓矢初張習教有農部分有容
上下感悅闕訟稀省欠帝朝孔子學及耐署久敝加
整治功堅舊跡猶存於漕而處之街石粲然列比歲
焚劫之醜還百年富強之樂始中愛君材有餘又薦
於朝力無不盡民無不喜其秋我相率來告曰必記

是不忘夫始議必評慎思雖再君分遣丞佐迭受民
詞不亦簡而易行乎奚別置爲業已析裂餉挽失供
不併請乎矣後患爲士兵打其境耕而後食茶陵頃
五千無遺萊曠土可尋乎矣仰哺爲禹河成五服因
物自然安得巨億之財爲一隸地哉本臨中意欲以
獨享茶陵言編惠所部耶嘉定十四年九月

標齋藏書記

余友衛君浚清整而裕淡泊而詳酷嗜書山聚林列
起標齋以藏之與弟兄羣子習業於中夫其地有江
湖曠逸之思固有花石奇詭之觀居有臺榭溫涼之
適皆略不道而獨以藏書言者志在於學而不求安
也又其自以爲標者真無用於世矣非退托而云也

按孔安國皇名煇帝名典堯舜在焉然書稱堯稽古
四人高辛而上無預也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不
知說所謂古何時也六世之籍不存矣以子牟子考
之不可訓明甚然則所謂古者合虞以後論故孔子
於堯舜之前亦欲弗議若夫討禮而尊天子正樂以
肅諸侯大夫春秋修而不作詩書因其舊無所更定
世儒往往未能明也司馬遷創本紀世家史法變壞
遂不可復老莊推虛無沖淡正道蕭裂遂不可合孫
吳以狙詐沮兵制中商以險刻先治道若夫言語之
紛爲辭章十名百體不勝存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
而益趨於文也經傳之疏爲注疏怪等曉解不勝矣
矣程張雖訂之於理然而本與於性也凡此皆出孔

氏後節目最大余所甚疑而君所藏皆具有焉蓋君
之力良難而任重矣問學之要除之又除之至於
不容除蓋之又盡之至於不容盡故稱鉤石必以銖
會億萬必以一讀雖廣不暇也記雖博不雜也日馳
月釋心形俱化聲色玩好如委灰焉然後逃於襟而
進於道矣固宜瀟灑美而以書言也寶裝綺藉不敢
觸于金匱石室猶存其人邈外歎非內歎嘉定十五
年二月

潮州勝賞樓記

凡城邑據江海波澤之勝皆印以爲賞蓋物常聚於
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備沒可几席盡也
然四水會於善溪繞流而流而視粧核服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劉茂實序

前集
章真勳諒編集

劉茂實為知奉新縣事其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職官令錄近於民非舉其材不得為之最重者改官而知大縣奏上天子臨前侍御讀羅句博而命之謂之再及第由是脫吏部而登朝廷矣蓋其厚以一勝為寄而超尊之非恤士大夫而苟榮其身也及其父也循習而例不明以為凡仕者必關陞必改官此上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錄目之限當如此也自改官至外負即有錄以傳其子所以備一身之事爾故其既得改官也反以為格法之害曰何必使我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劉茂實序

前集
章真勳諒編集

劉茂實為知奉新縣事其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職官令錄近於民非舉其材不得為之最重者改官而知大縣奏上天子臨前侍御讀羅句博而命之謂之再及第由是脫吏部而登朝廷矣蓋其厚以一勝為寄而超尊之非恤士大夫而苟榮其身也及其父也循習而惻不明以為凡仕者必關陞必改官此上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錄目之限當如此也自改官至外負即有祿以傳其子所以備一身之事爾故其既得改官也反以為格法之害曰何必使我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知縣而破告之至常辭免而不得則勉強而後受既至如不能脫程相決而又啓者也肯務爲苟且之政雖故無大闕政然情百數十歲以一意相承而功化之凌夷甚矣嗚呼以不學爲知縣之人彼其所爲之官其必至是歟然余見今之論才實以縣爲難治位卑責重不可以自爲又以不肖爲者爲罪也亦未盡力而已矣漢以下觀伊和和易治之縣耶獨未知三代何如耳曹騰郡官有南面之尊未嘗得自行其志雖孔子之門人冉求仲由之果藝又未嘗不以宰邑爲難然則縣之難治亦非獨今世也其要吏爲國者盡去煩苛之法無破產之稅無雜名之斂一出於簡古而不以所難責吏則庶幾公私之論可一而民可

善治矣不然則或幸而得仁厚通敏之才不以改官爲身計而能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然後可望以一勝之善治也不其難歟茂實材專通敏順物險易其君自勉以道義之重而爲朋友之所望者當何如况一改官之利哉所謂幸而得之者也故於其行也歷道古今之變以告之不獨要奉新之人將蒙其澤而茂實之功名亦可少見矣淳熙九年八月日序

石庵藏書目序

石庵書若干卷承奉邵茶君瑞歲之如茶君之伯父曰居士葬母因其地爲廬君紹興十九年大旱饑穀石五千二百足錢居士將以所餘穀散之而思無名時奄傍有石冒土而奮如蠶根業請欲發而尚鬱者

遂爲萬夫備。做出之高二丈。廣可三之。石溫潤如玉。質故名石庵。云蔡君念疾人多。負不盡能學。增其屋。爲便。多頌讀者。憂。買田百畝。助之食。嗚呼。蔡君可謂施教矣。當者知。與其。以。益。市。書。與。田。而。收。卹。其。族。人。別。無。用。之。過。也。其。後。明。之。小。大。以。書。卹。禁。而。不。當。性。相。食。則。其。之。趨。教。成。義。立。而。疾。多。材。賈。則。玉。石。之。祥。其。遂。朋。乎。君。之。從。孫。武。學。諭。銷。與。余。同。祭。以。請。而。叙。之。齊。熙。十。五。年。三。月。日。

東溪先生集序

君名伯熊。字元朝。姓劉氏。居南東。溪號東溪先生。始冠有茶人。楊先生愛其賦詩。之曰無爲俗學。君謝閉戶焚香。著東溪集。經必自識。後從觀他書。始是

於十年後見楊先生曰可也。吾獨子矣。高遠獨出。無拘留。死。浮。間。遠。學。已。成。謂。當。自。絕。用。不。曲。步。捷。行。以。斯。巧。巧。之。論。說。必。窮。盡。欲。文。時。陋。夫。世。樂。文。不。爲。狀。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科。舉。至。博。富。人。真。本。業。做。事。終。不。動。一。以。溪。山。雲。月。爲。家。宅。望。墨。簡。更。爲。性。情。常。覃。研。竟。日。夜。曰。孔。顏。不。如。是。乎。紹。熙。五。年。君。之。無。暇。躬。起。居。即。應。謬。學。於。君。者。也。時。鎮。夔。門。君。來。視。之。會。起。居。召。入。因。請。與。承。下。遊。西。湖。上。賦。詩。排。徊。歎。曰。古。人。雖。閑。客。用。即。帝。王。師。若。余。空。疎。何。爲。者。哉。慶。元。元。年。還。至。南。徐。州。病。甚。腰。背。不。能。撐。身。脉。不。有。乍。無。神。將。離。形。猶。峭。壁。道。子。諱。諱。皆。仁。義。語。嗚。呼。使。君。老。不。酬。又。萬。里。外。死。浮。樞。以。

歸人爲君傷之君不自傷者命耶性耶德之上下不
論學之高深無窮余觀子音爲衛將軍語弟子行而
孔子笑曰汝次爲人矣。爲言表齊趙武士會老萊子
羊舌大夫等皆。前人也士不景行古人積實
彌長而夸近以斥已。推。余。見君不及反復其議
論以所聞於德。其。可以考爲六月日

沈子壽文集序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壯四十餘年。繼於
王。嘗入郡三佐帥。公私無。而子壽老矣。其
平。文字。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
百十首。嗚呼。何其。且多也。余。學也。不足以識子
壽之文。其不爲奇。險。而。自。然。美。使。讀之

者如。後。方。禮。珍。飯。足。飲。饜。食。而。無。寧。飽。之。失。也。又。能
融。釋。衆。疑。兼。趨。空。寂。請。者。不。惟。辟。鏡。而已。又。當。銷。熾
忘。愛。心。好。意。開。而。自。以。爲。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闢
疾。徐。之。間。勞。費。而。橫。漣。遠。激。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
文。非。自。娛。於。幽。意。淡。泊。者。也。余。省。息。文。人。禮。長。而。議
知。好。自。矜。耀。挈。舟。所。能。莫。與。爲。比。而。視。他。人。類。若。無
有。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此。賈。德。宜。其。窮。於。世。矣。
今。子。壽。專。自。降。。有。堂。以。名。辭。物。爲。前。輩。絕。然。視
出。諸。生。後。已。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赴。富
貴。之。所。驅。召。養。髮。而。化。積。毀。之。常。道。也。然。且。落。落。登
寒。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
質。容。而。不。爲。利。謀。而。不。爲。福。宮。延。環。堵。習。梁。紫。羅。衣。

然冲宇不可祭也。此子壽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陰陽精義序

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為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賢。醉以為近道。自有聞見。又得意於簡編。多以語伯起。伯起因在城南。甚陋。景元倚几。晨出。料檢把。紫酒伯起。群在語連日夜。持芥京非。紫酒。鱗而魯之曰。羨者如是足矣。鄭公不登其。從死。景元老為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漢漢晚。進遇之。體日。發如也。酷嗜地理。說山如噴。高浮海。昇。妻。大。芙蓉。云。後百年當與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洋。二。碑。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緣。公。子。情。君。明。教。而。非。山。〇。〇。〇。

預卜藏穴門人。衆。行。勝。六。日。始。至。乃。知。好。尚。初。因。過。人。大。儒。之。常。悲。也。始。陳。公。君。舉。欲。為。伯。起。序。其。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伎。晚。然。欲。以。此。書。自。名。誠。知。之。蓄。歎。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為。書。首。

粹乘集序

粹乘集十卷。金華杜櫛為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為矣。秦漢以前。士自為家。造智設巧。意出準量。立表極以號於世而已。心術平捨之謬。方待求折。諸其人固未知自有所折也。至後世折衷之學。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論之。知所統壹。足以致用。不必自為家。

獨然非其建然出於科舉場屋之外詳考而深思者不能也猶以此未信於今人而不知此檮之所以有得於古人也因題其末

龍川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荒亡皇帝三書最著者也手沈冢他作為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以為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臨事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冊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於以為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

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為德不為怨自厚而薄人則疑者以為有罪焉可矣同甫既為皇朝聖朝之學上下二千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備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英退居金華同甫問往視之遂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為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純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為可教者病耗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為三宅



小道雖出不可勝數聲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
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糾漢緒締世變使
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體細廣略不同而問學說紀
之辨不可雜也平陽宋繡因通鑒稽古錄章別論者
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氏曰晉書宋書溫皆
制度等賦之異官為說以與之之言之有則折而
制度等賦之異官為說以與之之言之有則折而
制度等賦之異官為說以與之之言之有則折而
制度等賦之異官為說以與之之言之有則折而
制度等賦之異官為說以與之之言之有則折而
制度等賦之異官為說以與之之言之有則折而
制度等賦之異官為說以與之之言之有則折而
制度等賦之異官為說以與之之言之有則折而

無備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及而約之知其能貴而隱
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
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
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况馬鄭王肅之
偷淺故余於此書切有歎焉所謂瘦而不厭不知老
之將至者幾是歟補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
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并免接連而文
昭蓬累耕南塲上山水疊重鬱鬱落落人不知其能
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竄載充斥遂
為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然則
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
此書求之可也

師聖善至至金陵以公集示余因屬為序自有文字
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聘為極
風霆怒而江河流六賦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
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効之矣雖然此轉愈
所謂下逮莊嚴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
簡而去初未嘗濳補綴綴以媚洽為道也
和化人之酒飲清又非以釋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
古文壁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望表領振之焉固
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
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森疎古今名實之際有補
於世天下傳以維蘇氏公諱燾字仁甫立朝有大節
雙進輯自引去晚為雜學士專史事天子方倚以

不幸卒矣

平陽會書序

玉山汪子駟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
行慎刑簡役既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為民推
核其賦之當輸錄合必實色第自別多寡貧富不妄
贏縮反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賦又為之
建置所利縱捨所患始終汲汲以民為家至於學宮
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一縣
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
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仁也未有不由仁義而能
使民思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

董子耕文集序

豫章黃字耕少所樹立便高人勝士之目不獨倚
先世為重也詩文以本史有洪州九詞五溪子談與
指子奪之微遠古人而過令人矣出守天台一鏡細
碎皆籍之條目建置為窮人衣食居處計頗費數百
千萬人但言其能愛民如家不知其家事方落拓不
理未嘗自憂也余每讀其學書各具材品唯識趣為深
雖子耕難以惠利總於一州然異日去此必將有時
而盡不若刻二書巾山之上使讀之者識趣增長後
生及知古人源流教思無窮視今惠利何翅千百客
其以予言告子耕幸勿自嫌也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盛生語有若天馮德

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詠不釋地故所至有聲
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富山宅水自成
深致知者獨筆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
紙狼狽夫怙汝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
桃李能限斷哉

觀湖閣詩序

趙君既成觀湖閣輪索閣上舊詩刻之恨其遺落不
盡存也余觀自昔固有因一題一詠之工而其他地方
物遂得以名於後矣若是者河俟多求而勢亦不能
多至於閔世次叙廢興物情壞土俗必待衆作察
然並著而後可以考見則其不盡存者誠可惜云

謝景思集序

謝希孟示余大父藥寮叢書二十卷崇觀後文字散
壞相矜以浮屠爲險膚無據之辭苟以蕩心惹移耳
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尚童子晚非毫游太學
俊筆湧出排逆老翁而不能受格學重翁自漢魏振
地齊梁波流上溯經洲旁涉傳記門樞戶論延旅陸
列搜集組綉考擊金石洗刷鐵巧完補大揭共築園
小畫記蓋謝雨蓮山居之約言志絮絮而擁物芳無憂
憤不世之情也公諱叔字景惠上蔡人舉雖時注來
青城破零敗服實佐其父奉傳國璽走東州 高宗
知之自用爲詞曹即兼太常少卿垂賜第掌書命矣
曾有秦氏之厄擯落二十年始稍外遷而公死嗟夫
窮達長短不足云也王筠言未有七葉中爵位相繼

覆甕集序

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筠華祖有文而王氏七葉無
以文名世者王僧虔減子姪書可見也安得因舊物
不墜便欲文字並稱乎然亦恨其集不傳無以驗工
拙今公素藏已久罹遼瀾重使真能文者不見信於
後此希孟之責也

初薛子長從余貢阮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流
而已未鉅惟也來姑蘇對門出老翁賦續通鑿論始
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屬角不掉而行流無疆累名
駭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類任唐陳李
宋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
仙林復出土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長歲必一再過

余間或見他文必爲之懸想歎息然猶未忍言也又
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死悲夫悲夫
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
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怒懣滅然哉子長自若處女
常盡食水飲飲利不掛絲毫矣取矣慕而以其動其
心殆見事大明人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
折微深刺胸臆渠不開其程洞前燭後瞭至日月渠
不新其學長補瘡引浩絕河漢渠不起其辨說賢矩
聖皎逾雪霜渠不範其靡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
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蓋平生文纔二十餘首首輯精善擬其親自科

使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乃十之九也
雖鋪寫縱橫亦無怠惰剝落之能運流也起體勢各
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
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變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
爲師始熟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
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漠徒
愕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腹鳴吻吐出蒙
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接稍趨
於唐而有獲焉若斯遠海瀾瑯瑤作凌磊磊情瘦
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酒唐人方於宗派斯又
過之斯遠有物外不致之好負山林沉痾之疾而師
友問學小心抑異其方名聞之士未嘗不遐嘆長想

千里而同布也。切凌江特上鏡號。稱賢慶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合日得。高風流幾馮論議。符綸斯遠。與趙昌父轉贈止扶。拒遺歸。同窮一節。難合而易。佈視榮利。知土梗。以文詩志為後生法。凡此皆強於善者之所宜知也。

松廬集序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括刻勞。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犖。非常情可測。由文人家並論。則劍向所謂太史公辨而不華。實而不佞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為少爾。今翁常之請詩賞。頗以之然常之與余論詩。乃未嘗及此。宜其平生得法處。

偶合故邪常之每言。下句當如秤星。船可。絕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欣服多矣。吟咏者自覺。

黃文叔詩說序

往年徐居孺言文叔蚤為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胸內。苦渴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公既發。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學。於我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詩歌不異。故也。及較衰生。蔽而唯頌也。先息。又世則風語亦盡矣。雖其遺餘。猶未泯。而朝強。世。勝。

國守之。性成求之。又之。材品高下。與其感處所至。時
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感而各意爲之。形以摘裂。以
從所近。則詩鳥得獲。與而宜其。遂亡也。况魏齊漢
之弊。善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初倫。細致
也。連說篤信古文。旁錄衆論。博學淹博。而無迂重之
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奇。一收舉而應事。賈後王
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礙。而詩之教。可以接
明。公其有志於是。雖收易有難者。故有胡而詩集傳
之善者。亦救家大抵。故收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
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志。既符並行。讀者或
思其較。序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
余所不知也。

歸愚翁文集序

余嘗歎章蔡氏禮事。本檜終成之。更五六十。年閉塞
經史。或絕理義。天下以故。使鄙淺成俗。宜推重古之
常道。應民彝。并妻矣。亦斯特也。士能以古人爲法。則
世出處。終始。執守。儼然。力行。爲後生。要非。數。傳。特。起
者乎。吾永嘉。三鄭公。是已。蓋其友曰伯熊。字景均。奉
曰伯英。字景元。以鄭公。拘拘。少而。思。成。理。爲。人。頗。深。
厚。個。獨。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禮。制。而
景元。俊。捷。果。決。論。事。簡。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滌。
聖。以。來。弊。巧。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察。苟。爲。祿。仕。
者也。景望。拘。道。寂。寞。拱。退。如。道。官。至。宗。正。少。卿。而。止。
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

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
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
氣胸中自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言已為幸
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推折名士為已責故也豈不悲
哉自二鄭公後儒衰道遠而求嘉譽為多然皆兄事
景元方其家君得朋友通共有無並生後嗣不知歲
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
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規若作也夫孔翠鷺鳳
其華采輝影自耀為世珍惜是旣然矣若夫蛟龍之
典雲雨則雷電皆至為百里區區然露小枝公
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送許蔡仍任汶序

觀許蔡仍王汶來自黃巖從王成叟學未以成叟為
有力者挾之江西三士失所依東書時師請於余
夫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象之義曰山下
出泉蒙泉之在山難險難蔽塞然而或救或止不已
其行終為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
也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
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及求於心不能告非
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
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及求於心不
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
德學而至於能果行育德則不可勝用矣然則三士
之歸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慮也

送林子柄序

始余見子尚少爾知其學於古之道甚異之然未知其智足以有明也再見子知其敏以學之者着於行尤異之然未知其材足以有成也今三見子矣智之明者知其必求至於是不然不強通也材之成者知其必能安於命不然不強信也嗚呼能如是足矣又謂子曰夫學於古者不徒善其身着於行者必並淑其鄉吾將與兄弟若親戚及友朋旬驗而月考之家器不反顧私欲不亂意君積而歲累使其智交相明其材交相成無幾乎盡其身者可放以治人淑於鄉者可推以準天下也嗚呼能如是足不啻矣抑余聞之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並淑於

鄉者以天下準其親而不以鄉準天下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人之同類天下之同域哉其智之交相明其材之交相成不既多矣乎余猶懼子之挾於鄉而專於已安其足之易而忘其未足之難也固以為子別且併告子之願同者焉

周南仲文集後序

自余與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諸孔諸人相與上下追尋德義秀別值僕使回程過之曲也○方求既也○樞冰如○惟早○擁被○抄文○錄章○以○曲也○忽占者○得信○相焉○所活難往反多矣○然南仲也○入○備查○認擬○世人之不長身○兩眼○赤○余玩之以為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幾余乃得

疾不治危甚且死。然後悔其所以不答者。則君
方謝病。連注塞余。余為之默然而已。嗟夫。君欲
國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頗曾之指。雖或有存
李郭之志。終不可見。知宜亦若有欲。君未覲以近
文寄余上。如勞。閱而不給。余固異其與諸家各
無所肖。而淵源如。諸君素意。每不泯於今人之作
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亦未易為也。夫文者
言之統也。古人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
備其後。益下。凡隨筆遺物。小為科舉。大為
典冊。雖刻。權。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且所謂文
也。君子於此。實焉則不足以別。學者於此。習焉則
足以信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乎。惜罕

已卒而余莫之講也。李度既序傳之。余記其末如此

黃文叔周禮序

周官晚出。而劉歆遂行之。大壞矣。蘇諱又壞矣。王安
石又壞矣。十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
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承。承世不能
知。而信其所從。并測於遠。衆約歛。誰其量。爾
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
不可得。一且。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
無也。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
之。固莫樂於此書也。其散者。也。周之。指。國。莫
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舉。有司。稟。故。法。齊。諸



語細入豪芒不可拔也。

王叔叔詩序

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覲舉子屢言於執政不肯
闕榜有表為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請歸不暇顧也其
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
聽所為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敬憚故雖當國不敢
以驛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披召諸篇大意可見
矣木叔不善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
行爾者皆以為疑夫爭妍鬪巧杜外物之變態唐人
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
也木叔之評其可惡諸

徐德操春秋解序

義利均等。國文武。周禮。之。實。理。非。易。也。奈何使降為
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
。盡。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則。則。乎。文
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綿。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
邦。家。非。自。利。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而。下。其。後。為。上
甚。勞。洗。滌。三。癘。之。腥。穢。而。一。以。性。而。道。德。起。後。世。之
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符。合。也。經。而。共。存。也
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並
查。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素。美。文。淑
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
至。漢。邇。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
朝。次。而。列。之。其。叔。鄉。遠。潘。油。十二。郎。是。非。凡。一。字。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首全為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
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杜嗣答二卷禮經疑義
一卷詩文宗孝同參錄並藏于家余頗疑之而未克
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詳者良論前銘稱美
未惟且惟諸子不早示余也蓋聖博之學惟春秋為
難也經也史也春秋名經而論以史也聖於經則
理也而論專於史則事變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
閔胡端郊朝制理之詞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
甲田賦掌之伎業不專於經也許伯辛經無類然把
臨邦宮之具以圖明也流諸卒史無類然成寅甲子
之先後圖察也魏朝州此類皆也而信明而滿矣至
於授簡者之機披與此奪錄夫公之變爰允略後詳

德彙詩大夫象貶凡春秋始終敘紀所繫自公設以
類畫為義例各分字別扶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
顯協中如潮州始詳焉然則理之熟成經而非虛事
之類故史而非虛敘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詳
於是書者默離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
春秋褒世之過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字
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
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為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曰齊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絨
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
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厘者非歟余恨不及



湖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法明寺教藏序

西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集願力強果
故雖地處窮鄉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于真筵兩
序師起崇報堂院始落成起尤精苦衣糲穿地食不
累命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源人謂東掖上天竺之盛
不能過也天台既立止觀二義承而為說者益以曼
衍而趨與昶亦各有論述故其徒妙真普濟故集諸
家之學為教藏置院中華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狂
想之積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昶亦宗
為於泊而觀其言室不已以言為難死而傳於文字
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昶昶亦不能言也

宗記序

佛學由可至簡自為宗其說甚詳幾千萬言宋嘉祐
始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
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
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為佛言不用即已為佛
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製數人大喜
矣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
知也已之果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
之人呼佛之學而自為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
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
罪非佛過也今天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
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



狄技絕之易窮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爲非佛之說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倍侮廣博莊林論者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焉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爲太惡幾余嘗問荃儒之強者懦弱者眩皆莫之曉子以何道知之又爲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董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啓不發故曰亦可以弟呼矣今悟而遂呼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胡尚書奏議序

禮部尚書餘姚胡公沛字周伯奏疏將百篇詞約而

指要不盈數百少纔百餘然必據經陳史質證今事不幸意而云也或昔人所已言徑錄聞上不必出於已也必酌時弊不奪不讓與開駁見必委達不悖諱惡然而懇愷也蓋故言而樂聽十之七八焉自古賢人君子進常激退常勸富貴有節無後等之於言而而伸氣直而達可爲事君法如公是也公悅遇十年間三引去去必剛勇果決其來未嘗不遲擢退縮也上嘗獨對公宰相尤寄前意謂不目且共政公謝不敢當也余聞陸與乾道中不能學龍大淵曾說不得爲有名量諫公不但備禮彈劾必極論罷斥乃已又聞不能諫候復不得爲有名侍從公既辭大用出知括蒼小州奏曰買道號通達西歸大瘴味齋類碎病



病皆借一身論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者必能
知方不能言病而能方者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
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隨。靖康也。幸其
半存建矣也。半身不隨。符已往半存之身尚藥。藥不
自保也。今秋併治不隨者。林市道之說。信嘗試之。方
湯熨鍼石雜施而起。使道復生。必且慮中風。再至而
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其言
愛憤危苦明白。切至。世間未有識此理有識此理未
有以此告也。去胡公之時。加速矣。半存之身。藥猶
在也。昔錢乙病周痺曰。歲者死。乙移之於末。故雖
備藥而氣骨悍堅壽八十餘。嗚呼。安得移今之病於
末而藥為是藥。藥耶。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
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時不同。或不得用。或不盡
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為可惜也。公於諸
經常。參合同異。不隨語生說。而義理自會。前代故實
無不貫涉。本朝憲令無不審據。文詞古雅。不名一體。
間出新意。奇句讀。無驚人守三州。文不敢輕重。編民
安之。在宣城。討洋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
非源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流略。該括而
又親達。盛時天子用。為館閣老。總領群彥。橫流華
之。遂同諾命。職祿。備歷二府。以禮進退。號稱宗
正。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與之者

天也。俯之者人也。公雖負絕類異能。不以已形物。復
生片善。無贊不容。只高引其衆。除授破資格。視所宜
充其志。將以一長任一官。不異歲月。流轉也。國有大
事。議定。後項無縮。疑顧也。夫聖賢所論。時屈明主。
委曲調議。不能四。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
色力爭。雖去無苟徇。亦以此見排於俗。然則雖無
人之難。無而不自矜。過人之難。遇而不強合。蓋其簡
之者不在彼。而在也。既得謝。獨處一室。家人罕見
其面。勤整舊土。諸籍不少。臥園也。無杖履聲。庭觀終
日寂然。嗚呼。是其簡之者。固又不在彼。而在此。豈皆
學子有所當知也。

羅袁州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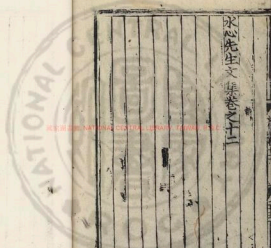
夫既銘達父墓。子感偉其文。號稱。必難請。叙。全皆
愛。定父文能道其意。多不為繁。又能道人意。少不為
略。故語幽寂。有蘭芷之馨。合語華潤。有桃李之葩。每
使長命書。記余謝不為。必請達父。輕重曲折。一聽其
手。不政定也。然以文求知。亦有甚難者。異時余袖達
父。披卷於參政范公。達父執後進禮。早甚。范公苦其
煩。跣坐。切床。達父不自覺。范公移。父之旁。觀
多。范公。余獨憐其老。而憊不堪也。范公因裂十指。
謂余。前執政舉。貪當。蓋無以滿四方之求。余笑曰。
罷。是則門戶冷落。患復不亟爾。達父頗愧恨。雖頓范
公力。得改官。後諱其作不。浪出。又太學。屢與同舍議
不合。遂自乙為。軍。丞。棘。正。不肯涉。翰。墨。哇。叮。宰。縣。守。

州專以政事顯云夫文如珠玉巧人之所挾以自貴
重也蔚豹之澤必霧縠孔鸞之舞必日中只讀而疾
愈單薄而紙青烏有輕涸瓦石茫茫不決耶宜達父
後諱也然士或夫場屋久叢曹剝部收其神明斃殺
之壘汗几硯刑獄之難悉嗚陸官業雖立而文義耗矣達父文
深病之故其感衆生而慕於政足以蘇息其民其於世實難
然文足以稱澤其身行吟坐思物猶然也
也哉既錄畫餘六上卷平生行事可一二言之其六謂歸俱得故

送盧日新序

漢東盧日新資豪家。家故過蘇。由是少有當世之志。
匹馬獨出。至數千里。所嘗經營於桐柏山中。盡天下
俠士也。無不知姓名者。其爵於窮苦酒酣。

所交結者多非必盡其類。或坐以得過。然不自悔
也。為余言七年之間。五過其家。不一而足。其
此輩在也。於余所據披上。非畫其要會。自然可辨
前可謂之有志矣。以余所問。仁者不換泉而圖國。君
不危身以于君子其行也。其於德。得食於堂。其
交。其甘蜜之族。今可知。現而與。親戚鄉里。實舊故矣。
則。則也。者。者。袖以死矣。兒子以者。
不也。其由而今不能識矣。其出處離合之際。故有可
思者焉。然後耕襄漢之田。讀古人之書。其志於義。愛
命於時。其遠有以為仁。其進有以為智。便後有述焉。
豈不善焉。余之識日新。未能久而去。去而要余以言
知未也。言也。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RES:012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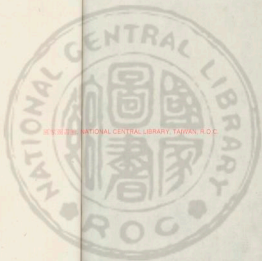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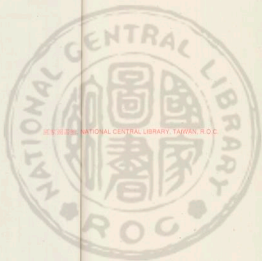
2025/02/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52355 v.11



永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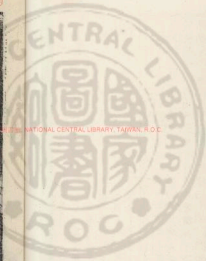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少南以謫死，葬不及銘。後三十年，當淳熙五年三月，已酉，改葬于墓。墓南有步先人之側。其子六齡始次，叔本末，請銘於余。少南姓陳氏，諱鵬飛，少南其字也。自為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為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於深學。今世所刊曰詩書傳者是也。其晚而始得仕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既死，不泯滅，而南方學者尤思之。至今稱焉。猶曰少南故，因而不改，所以記也。少南，温州永嘉人也。曾祖某，祖誠，父公。



謨少南舉進士再爲第一中紹興十二年甲科授左
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移浙西安撫司屬官召對爲
博士太學以視學恩改承奉郎詔書宗政殿除尚書
禮部員外郎兼資善堂贊讀復兼說書初建太學承
中原喪亂士未知所向司業高闈始更造學法及少
南以文字起多所接納而江左俊秀李冲詹左張相
范端臣林光朝等應其選由是紹興之文見矣上知
其名儒敬待之經筵論周平王歸魯仲子之罪上
忽問母以子貴何也講讀官變色激踏不敢對少南
從容開析其所以然既而曰舜禹皆聖人興於賤微
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夫道與民以憂其
父母則非所以爲貴此孔氏所以戒也上爲欣然聽

納初泰丞相子塘學於少南丞相既重少南且以塘
故邊驛引用以博士爲講官其爲置部郎也塘爲其
侍卽少南謂塘子弟未習事所下文案多不應法批
其後還之每見丞相言判裏可爲加以控接北方今
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多是不動吳越而志難耻
以自佚也又上前講解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
奪有所開導自是丞相見少南禮甚恭嘗漫不悅而
塘尤不平遂以御史疏罷歸明年主管崇道觀上將
復召有自南還者執政問少南何爲時適望見則對
曰觀妖星聚飲爲禁耳由是除名居于惠州福建盜
起少南徒步循江南輸贖數千里而至妻子不能從
紹興十八年少南居四年矣得瘴疾卒年五十會有

鄉人經略廣東得以喪歸葬于歐浦之原娶王氏子
一人六齡也二女適周李顯徐貫之孫男二人曰載
曰古有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少朝性簡重言動
有準自幼而孤以專志勤苦成其名於聲利樂欲無
所動其學爲通博而多識治亂在人主左右謀議咸
切皆合大體上亦自欲用之而不幸有所牽制一不
蚤歸即坐貶死及泰丞相亮諸常所排擯隨小大收
用無遺而少南獨以先卒無爲言者乾道中特宰缺
上其事庶幾天子慨然追錄其後卒不果嗚呼少南
之所立不少概見而至此也宰相必用上士必修潔
博習以待用治世之常理也而其進退離合若此何
也故士有卓然著見而不汙其所爲者矣其遂可以

爲賢耶其亦有辛不幸耶銘曰

古時會通俊良集左阜右夔助引汲忽非其逢牽挽
入自行志義以維繫呼嗟少南兮命胡弗長披彼南
服兮奄淪亡永終一世兮改厥戴後如有考兮

葉君墓誌銘

君諱梓字元材池州貴池人父奮有兄早冠聚諸子
自育之君以爲食將不足始治吳唐田地未久費過
其舊矣君令家不得妄費衣食不得自有衣食受一
錢以上必均有餘頃親友乏歲賑貧絨衣食之外不
得無業孺者力田各擇所任授之奴客越事尺寸程
約率勞以身不爲過嚴上下相勸行不敢惰發其後
家法成然賓順雍睦弟楠森同時爲鄉貢進士而楠

及進士第他子弟課傭畝省厚客性行質實無異好
惡門內如一人君既以力佐其父稱善人長者葉氏
由此爲大家里中無不敬向而君之賢譽滿于池及
傍宣歙太平三州皆能記其事蓋知武康縣程九萬
狀太常丞徐誼書與君之子之實言於余者如此余
聞聖賢言一身一家至天下皆有爲之之道然自古
窮極富貴執世所甚重之權其當施之事多繆亂而
失其所以措之至徒喪敗銷鑠而不足紀彼不知處
之之道故也君匹夫僑田間能使方千里內以其
顯是知爲家之道矣不可以無述也君讀書通口
以倫類治家使之服善而成材與政草木蟲鳥爲
物者異矣曾祖亶祖茂君卒於淳熙九年七月十

年五十七十一月某日葬于吳唐妻汪氏附焉
子之實爲長亦爲貢士之守之安銘曰
治生於吳唐歸死於吳唐不媿此士昭厥芳

墓林處士誌銘

墓林處士者永嘉河傳字商霖者也死年五十七所
居墓林巷城中家深僻處也前二載余數過焉草木
拂疎而不榮敗壘繞三閭悉用故唐書黏之處士潤
澤詳整如大人也對客爲清遠之言其言以有財爲
累而以貧賤爲得以即死爲可足而無憾其愛諸子
曰恐不能如我無過其釜饔常空而意氣悠然未嘗
以微感人人亦忘其爲貧也嘗一日大雪道無行人
處士與同巷朱伯魚問余遂登郭公山富覽亭之故



基以望江北雲驟甚不已兩袂皆積余不能忍寒飲酒而下處士獨傍城隅瘦橫竹傍墻折筍之間昏夜乃歸以余所知於處士能不以非義干其慮而有陳誠自守之樂斯亦士之極致也豈可謂之非賢者歟處士自少攻爲詩竟以成名殆其死也猶課其章未繕而卒男女七人其長者未冠也其幼者尚抱也死之日其友翁忱既醴飲之又率管往來者盡有賻焉始克葬于西山崇明寺旁銘曰

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厚薄不齊非聖莫司惟其不悲以刻於斯

宋故孟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仲氏揚州人曾祖迪功即彥明祖贈正奉大

大將之父曰彥字彌性左朝請大夫淮東安撫司參議官有俊名紹興中夫人之夫名嵩朝奉即直秘閣浙西安撫司參議官實少師信安郡王忠享之次子也以才稱其仕不究於年而夫人既寡後七年年五十二有二以淳熙甲辰二月癸未卒七月丁酉合葬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五子曰夔尊我即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曰曾皆已亡曰猷宣義即新監臨安府樓店務曰導承奉即新監秀州羅納倉曰翔將仕即兩孫曰升曰桂孫一女取長通奉議即通判筠州李大理夫人諱靈湛六歲誦周召南詩通其意識度過人信安王以恭儉律家夫人尤勤苦敬順事夫訓子率用寒素精義擇語類先生長者之法言當家

事精密有斷近智士丈夫所爲也嘗見佛者宗果重其明悟使從其徒曰無着道人妙德摠亦以其所知許之未三十即齋居蔬食除創世欲畫課經梵夜習禪觀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爲亘古今不能虧也將死子婦等前問細碎盡酬答申衍契入照了幻妄嬉笑如常曰亦異於人矣自詩書古文其錄賢婦烈女莫不備閨闈之義嚴死生之際其後世教微闕雖賢公卿大夫皆寄性命於禪佛及力不能守其說則荒橫纏結禪佛者亦笑之况婦人女子而能堅勇精進絕欲輕死宜其以爲奇異希有高世不倫之行矣若夫人是也使其負如此之性質出於非禪佛之世而以夫專潔從一之操與詩書古文之稱參其特行

豈有高下之在乎余與賦導游嘉夫人之義而歎其下過故序而銘之銘曰

彼欲伊昏彼利伊塵鄙咸不存以性爲親剛者能之備歟夫人皆之攝賢以法成身服服孔偷圖史是陳世異教差稽摠則均許規之山水滄木固終也可運銘此不泯淳熙丙午正月朔龍泉系 撰

宋故宣教即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余友四明姚君洪卿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終於蘇州官舍余哭送其柩出盤門十二月十二日葬鄞縣陽臺柳延壽寺山孤善長以狀來請銘於是善長七歲而洪卿之死步四年矣洪卿諱穎曾祖阜左迪功郎祖孚左奉議即父孝全以承事即致仕洪卿淳

熙五年策進士第一授簽書學士國軍節度判官聽公
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出添差通判平江府遂卒年
三十四洪卿冲澹謹重特有推量賜第時余與之同
謝又同期集事甚久余察洪卿不以吾累志也洪卿
之學勤苦暮洽其文精俊詳實然遜藏抑損常願出
人後既得學名尤務密緩不急暴所長所歷之官皆
取有所爲其有所爲惟恐人以爲能也蓋余復與之
同官於吳而見其志益明業益習論天下事無不盡
而最憊憊於當世所謂善人君子余然後竊歎國家
以科目求士其偶然得之而前輩巨入皆由此出而
洪卿器端識遠益進而未已是其得人矣士之一身

與其父母兄弟妻子皆繫命於舉進之得失河也以
其榮悴異焉故得者莫不自以爲天與之而又自以
爲一與者不復奪也今天與洪卿之榮如此而又奪
之之峻如此且併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望皆失之何
耶豈天固愛之而固忌之耶是殆有不可得曉者也
士之飭身厲行不顯於其時則傳於後而已洪卿既
首進士爲館職矣徒以得年之夭故不大見然猶當
文有次官有業行有述而善長皆不能言也豈天之
曾顯之而終蔽之耶是又特難曉也嗚呼此余所以
記其所知之大意而不使洪卿之遠無傳也洪卿二
男曰善長曰某一女曰某夫人王氏今丞相翼國公
之子也銘曰

不以既與為通不以復奪為窮衆人之榮如埃隨風
有乎其躬長短必終昭哉洪御安矣幽宮

將仕郎蔣君墓誌

君諱居易字浹之家應天府宋城凌江為上虞人高
祖翰林學士穎拒不獻張堯封文者也曾祖景中特
作監主簿祖立贈中奉大夫考諱晚朝請即知袁州
君用袁州恩補將仕郎銓試入等未及進官以淳熙
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卒明年八月二十三日從袁州
墓右始寧鄉宋家峽附焉夫人趙氏余婦之異姓姑
也故來求銘余未嘗知君而視君之狀曰事親純孝
與已儉約有乃父風無子弟氣習喪袁州也踐甚骨
立因得風疾以死而已其辭方其事逸其美略使余

無所依以為述也辭之五六反夫人重外其僕謂余
婦曰宣教平生辛苦既無官爵且歲年壽一家之恨
無復慰矣而葬無埋銘吾他日何以見吾夫於地下
汝善請之吾弗得弗止也其詞甚悲嗾聽者皆悲有
淚下者余於是重夫人之欲以文字託其夫也其家
庭之傳夫婦之道必有可見者然媿夫終無所依以
為述不能伸夫人所以託其夫之意蓋君之子曰掄
曰構一女尚幼姑記以遺之使待夫榘若薄者長而
能考君之行以告將續書矣宣教即行太學正業記

宋杜君墓誌銘

台州黃巖有善士曰杜君諱椿字大年學以厚其贍
不為浮華枝葉之言其行推己以恕人無矯厲新絕



之事其處家居即自以爲我士也九爲善與義而至
於侵越其所守以涉於售譽取名之嫌者皆抑而不
敢行故常足其分而已然其久而人自化服蓋其質
之不可掩也試於禮部中當特奏名因謝不出年
七十四而死鄉人嘆惜之淳熙十五年八月甲申君
卒滿三月二子燁知仁即葬君於善化鄉觀仁里之
樊川而致其壻林鼎之述來請銘燁爲叩頭進士鼎
余友也爲承議郎通判筠州余觀夫此人役於時之
好惡而終其身求以徇外之繩墨爲不足以卒喪其
所立者多矣如君之安於一立而能自信獨樂耆老
不倦以盡其死是可賢也故稍采其平生之太意而
銘之君曾相明祖諡父舜卿夫人高氏徐氏銘曰

善嘗榜其居之堂曰遵安義取龐公讓名其飛以放
之之樊川而自號樊翁死命其子欽用深衣禔用三
月曰惟禮之從榘不使枯兮藥則不置游于樊兮合
訣宗君最老而命歌兮和者幼童嗚呼爾後之人兮
無墜此風

媛女產銘

媛女始生能誰認成病瀾不省憶四年而天將絕忽
左右顧應答累累長憤淚下與其母訣余多險艱垂
四十矣初有二女連歲皆失之故與高氏頗自傷又
傷媛之難成也蓋媛以淳熙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死明日瘞錢塘門外寶勝寺後龍泉葉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而
已年進志立習通性明服所知於家而宗族蒸焉信
所行於里而鄉黨實焉意愈高力愈下督責其身不
使一日縱於慢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於邪
妄也訓於經講於禮者必欲周於事達於物不計事
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巖也父之
鉅子弟之任凡師之傳人出而從宦國之脩士也夫
如木升而爲材可論如玉琢而爲器可繼藉也夫不
幸年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
月葬於安仁其弟崇致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
悲哀其志意之不及於成就此師友之所以爲君痛
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職而皆以必用爲貴偶不

獲用爲憾志意之卓抵重累爲三代之時道嘗行矣
彼家叔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夭一
也用捨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宜有人之所不及
知者銘曰

師爾婦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故朝故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周

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周氏諱淳中字仲古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
嶽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廣德之學
自錢公輔洪興祖先生增制學宮教以義利先後人
用知勸滿秩有容其賢者共爲薦改官知台州寧海
縣富人子育於伯父後乃愬父與實不平傳獄累歲

矣先生使並處一室爲言鞠養舊恩可念也因相泣
不復懇知州張氏久欠甚急先生爭不可又以故乞
監獄願去朝廷將用之先生辭焉爲主管淮西安撫
司機宜文字紳欲奏逸狀必請先生廼具還授茶陵
軍使茶陵僻遠故求之已而遽乞主管台州崇道觀
成都府玉局觀授准東安撫司參議官當上又乞主
管建寧府武夷山中佑觀淳熙十六年五月己未卒
積年六十八階至朝散大夫先生温州瑞安縣人居
三港鎮之西初買廢山躬執鋤鑿地種木稍鑿平
爲宅既久則大竹長杉回合蔽虧綺嵐紺池煥霽夕
九先生出仕之日少退休之日多常終歲閉門花香
鳥鳴暢然怡適不問外事間行市上負販錯雜見者

驚異謂爲古人先生與人盡恭能推善遜強不使人
以其薄仕進爲出已上故行高而人不忌著文集十
卷春秋說約六卷曰昌齡者曾王父也曰贈宣毅惟
良者王父也曰太宗正丞贈中大夫之翰者皇考也
娶林氏將作少監待問之女封宜人有四男子搜迪
功即新福州永福縣主簿靖未命捐先卒坊太學進
士兩塔曰劉用晦林必大孫男三人熹烈熙孫女二
人九月壬申搜等彝先生於來暮卿龜巖大宗正丞
以節廉重人恨其不得爲諫官御史先生仍祈遐遠
利詭世無悔迄再不顯銘曰

凡仕之初豈異乎民超卑跨尊最使厥神又於其間
突兀輪困智不能周併傷乃身取物之殘眈呢嗶呻

勤拾涕淚味其芳辛吁嗟先生退以自珍沉不希榮
屈不望伸有來拯之亦莫汝徇不以爲高所求者仁
異彼區區計似拊煦如編群羽附請堅珉我述斯銘
無愴後聞

故太碩人臧氏

贈朝散大夫丘君諱經字子常之夫人曰臧氏淳熙
十四年七月二日卒年八十七時夫人之子密以朝
請大夫直龍圖閣爲兩浙轉運副使上特厚賻賜之
十五年三月六日遂葬夫人于江陰城東敵山始大
夫葬城西四十餘年矣弗果合夫人及大夫皆江陰
人也大夫質厚而遜有冒奪其田者大夫知直在已
耻以訟自言因推與之紹興行經界法遷民尤憚役

大夫質不啻募歎曰吾何收釣及鄰比以重難妻人
耶卒默受役費幾盡其產其仁不忍校如此大夫終
諸子皆幼夫人悉罷廢故所治生事獨郭外田數十
畝曰耕此教若曹耳雖甚貧而能儲乏積少以供賓
祭待問遺人不疑其力之不逮也察士之材否使其
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婦人也不能知
書之義觀其玩誦反復清切不寐者深於學之驥也
道里中某子某弟成壞近事曰此我所知也又逆論
其遠者數爲危語以動切之曰我券而爾貧使但爲
中人弗能振也其後龍圖中甲科仕歷內外矣夫人
每告以上按權太過宜自警厲之意及龍圖治行暴
當世赫然爲名能臣其所手與欲周盡情僞時有縱

怒必使人樂其明安其政者無不孜孜言之也天下
高龍圖之名而未知夫人訓之功也夫人既晚獲榮
養封秩龍圖又請移婦吳氏所得恩及愛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萬壽累至太碩人所迎置皆繁會地極燕
遊滋味之適然夫人常不以為幸間獨掩涕忽忽傷
大夫之不及見而已雖篤老猶自縫紉衣弊不肯更
有積杼散之曰豈無財之罪耶三子長早卒曰斌亦
先卒李龍圖也二女適湯季行湯大成孫曰壽偁備
職即新嚴州司戶參軍壽嗣壽適妻居居壽昌壽偁孫
瑁曰丁圻盧鵬南呂鼎從軍即新盛州軍事推官趙
師端餘未行曾孫二男一女夫昔之履約蹈難奮其
名節已而門戶盛大子孫昌衍迄為世家者無不稱

其母之賢也夫人始寡居尤薄而守義益篤其子賴
以成名是宜書矣而大夫尚德無競歿久而善愈報
可不併序見之亦以慰龍圖君之哀思銘曰
懿適其過貧非其懼其義不毀有子以裕命秩厚之
年壽久之其究不留銘勿朽之

葉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元立生五十九年淳熙十四年十月庚寅
卒明年二月甲申葬其縣長壽鄉清名山原上君兄
梓之墓余所銘也家世鄉里故弗詳焉君三世二百
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而餘百年矣君為是評其兄
先一門之有無為一身責非求富也及其盡力而無
私用天道地利而不巧故不惟自足又得稍溢其餘

借拍隣近之窮。蘇君之致富非有術也。然後規與其
祭喪婚嫁使有經。司分其子弟使有常職。使不做不
愚。共家之業而皆達。於學義則君之於既富可謂能
有禮且有文矣。此君之所以助成其厄而嗣守其法
者也。天下之家無必貧。無必富。富人之所願也。然而
仁者不必爲富者。不必仁自古而然。未嘗合也。君之
事必爲而成矣。成則雖持大則難守。惟志明者易遵
而法簡者不可變也。使君之志而其弟若子孫皆自
克其賢以如君而君之法不待知君者皆可以行之
也。則葉氏之世常傳而其宗常一也。豈有既哉。始君
之兄死請余銘其墓。余死復以請余不能。知君兄
弟而重銘之不辭。所以勸天下之爲家者也。君安舒

氏三子之章之奇。女歸高。青年之身。駸容深墨。
非乞銘之言不出。余固愛之矣。又聞其二子皆建於
善而能不止也。然則君可知已。銘曰。
義而聚。母撓仁而富。必勸厥銘。勿表納彼。宦。

偶君墓誌銘

東陽屬。詳自余居永嘉。及具也。東西數百里來學。誠
暗不歸。同席異其專。余間問詳。豈有兄弟任事者。耶。
曰無兄弟。大人之誨。詳曰學惟遠而聞。無狹師。惟久
而業弗。遞不叙其身。不止故詳之歸。不敢爾。余揀然
知。獨君有過其家者。爲余言。君不奕門巷。不大屋宅。
不營手利。僅足而已。言簡而志高。退已而進。物桑菜
蔬。樂之列不亂。蓋知自守者也。余於是願識君。序熙

十二年八月某日君年四十八無甚疾而卒詳既哭
必震澤純浙江以欽十四年某月某日既葬使告余
曰先生將何以相之余重媿夫累詳而不及視君之
訣也且又知君顯識君未果而君死也與之銘曰
屬纊唐世都督御史灌頂中興故存其址君名邦俊
元明繫字考及祖曾不遺于仕配惟吳氏婿也盧輔
幼文許燦繁清夏魯君鬱所能諱為世知績功於儒
一子是貽深德其鄉道遺之原匪往者辭彼來者言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王君紹興乾道間名醫法應符銘初君之子大受以
銘示余學武軍承宣使張掄之文也大受言先求於
知樞密院黃公洽公謝曰張侯文高卒使館之公簡

因在爾余嘉黃公能遜又極愛驗筆大受拜曰願
石以獨君余駭弗敢答而懼然自是大受見拜有請
輒弗敢答上即位之元年余參議于荆距漢銘之
歲八年荆去兵郡四千里友朋之間累月不至大受
數寄余書必言改銘事又曰吾弟素強無病一夕中
寒危人生危脆難保而亡父未銘八年之期應棄合
耶余重惻然悲之嗚呼捨貴而用賤置巧而命拙大
受豈有利於其間哉君諱克明字考昭號刑樂平人
生之乳以粥餌活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
治君怒因自讀難經素問用意藥宿病盡瘳始以
其術行游江淮入蘇湖景俊家烏鎮常數百千里赴
人之急質神大夫肯自屈與游鐵灸尤精諺厥有難

知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與藥則無不驗矣未嘗多用藥病雖數證亦繞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亦有不與藥者要以某日當自愈有以為非藥之過者過在某事當隨其事以治之凡此類醫自好者之所襟惟君能必離其言夫書醫以多愈疾為奇而君本豪偉通古今言氣節大受讀奇麗文又以其先大家多衣冠顯人持君發憤於醫醫為之耳煩微其事故今所記者僅數事至其治療之曲折又不能詳為可惜也經安行妻風妾十年不起牀君施針而步履投切蘆守至安道中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為君曰此非湯劑之所及也令熾炭虎地瀝藥安道其上藥氣重氣重氣重而故醫使黑鹿谷過林

蘇館病傷寒垂死部使者請君治之二日愈後從徐度聘廣黑鹿谷道為先排使侍君親甚君莫測也至趙州馬過傷足墜石橋下谷奏其主以已之車乘之北方由是知君名從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度金活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君曰吾非有戰功也辭不受王炎主撫四川辟君君意有不樂謁疾竟去炎怒劾君辭事坐憂秩又從呂正已使蜀庫接伴忽波危疾服君藥有間享為謝君不肯以狀還國信所冊揚露着行金告君疾君始納之疾愈卒歸其金然則不專用是易衣食明矣始君以試中禮部累其官至領內翰林醫痊賜金紫贈父寶為秉義節冊張氏封太孀人淳熙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七其明年五月夫人聞人

氏亦卒聞人秀州嘉興人有幹苟其姑甚孝君如夫
尚義不問有無而能治生教子儲國池壘宅以為高
者聞人力也是年八月壬寅子大中大受大春大雅
大異合葬君與聞人於湖州烏程縣永新鄉義安里
平山女嫁孔聞詩勿未行孫男二女二余既次君事
而未歸也紹熙二年去刺過吳大受謂余卜改葬矣
曰荅州縣某山某年月日下大受又曰吾媿不知父
之學近從人得一事焉胡秉彝之配病內秘腹脹痛
號呼宛轉旬餘父往視之其家鉢親客既集父謂胡
曰吾使赤人疾愈而與於會可乎以半碗圓從生薑
調乳香下之俄起對客如平常詔曰
古之聖智尤知疾苦草木雜使靈陽參御物無非藥

持我而愈其言尚存有方與數後之用者視新失斧
持平不效出奇則誤天疾玉君因書自悟以身為如
慈成尺度過病必除莫名其故豈此獨能彼有弗處
慎傷末流以疏檢媯余友戴肖望嘗得醫於君每言
其切脉用藥非今人之所能預也惜余不及見其人
而但銘其墓爾龍泉集 撰

郭府君墓誌銘

紹熙二年八月十日東陽郭江改葬父于孝順鄉羅
青阡來言曰吾父兄殆不知君君宜知吾父兄葬得
君銘乎君姓郭氏諱良臣字德隣婺州東陽人自曾
祖威祖招父知常富其里中至君兄弟皆士人猶故
不得宦達然貧分而能不衰故郭氏日大由君起昔

周張二程考古聖賢微義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
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間更盛衰
者卅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復大振講說者被國州縣
江湖士爭出山谷乘家巷傳鐘食食庶幾聞之君二
子澄江幼有異質君憐其弱不得遠去爲作好屋其
餘招里中或他郡年與澄相長少者同處聘請知其
說者爲之師又間使澄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澄
靜而敏所論管管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
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澄猶執弟子禮恭
甚與澄同學者雖得科第去猶故咨澄於是君晝夜
勞苦治生益以其餘付澄爲四方師友費後數年而
君年五十二以卒澄甫免君喪亦死死時年三十耳

嗚呼君不獲終壽以學澄登天於年而不極其學斯
命也志則不可掩矣其後一二人師皆相繼死欲學
者不知所統壹世又或以爲講昔之群萃者散士後
生求所向者莫與之適此余自涉事至今目所親也
學實而已實善其身貴儀其家移以事君實致其義
古今共之不可改也豈私好者能慕之私惡者能諱
之哉謂其典隘有所欲艷謂其衰壞有所簡薄蓋皆
過矣余傷學術之變感君與澄之志故因江之請而
叙之問江舊學之蘊在乎曰池源而木寒食於學之
田曰藏別其租以待祭江之言肯飽鍊世故而不回
挽是足以繼其父兄矣則君之所恃以不朽者何獨
銘也君妻曹氏又安楊氏五子長即澄也次江馮早

卒溪板女嫁明故大夫湖南運判張商卿承議即在
西江東總領司幹辦公事何燕修職即建康府溧水
縣主簿魏挺修職即王曠孫男八人女二人銘曰
學術之變重事也繫於君墓使後來者有考焉故君
之地善衆矣皆略弗著

郭庭士墓誌銘

君姓郭氏諱良願字鴻揚婺州東陽人曾祖咸祖招
父知常郭氏之著於東陽又矣自浙以東數大家者
先郭氏郭氏未有爵位財不通人而得爲大家何也
東陽舊俗以氣力爲雄帶刀東掘裹行道上失意輒
相讎殺庭訟視勝者歌舞賀之爾郭氏美其家用儒
學又知世所尊貴學之上者其有原本善士千里外

禮致託以子弟不專請湖州先生也嫁女取一時名
人飾遺具從夫子所向不以扶姓富對分毫揀擇爲
近昵恩愛也人急難求假必隨其力以應未嘗控避
游士過其家意無不自滿去而得路絕不復通雖其
資與客多資亦弗輕以事交也其敬賢知義有耻技
爲高明不見卑陋自君三世至君兄弟十餘人各有
門戶略皆如此宜其雖不富未仕而望最著於浙東
有以也君尤篤軍實宜學知古事陳說世變持家大
約遵用父祖繩墨又自力其細小者親有孤女不能
行爲擇所歸飲者與食病者與藥死者棺殮閭里織
志一本惠利其卒小入自以失所依倚多痛惜之蓋
君於爲善雖其性未達心力所至不但馳走於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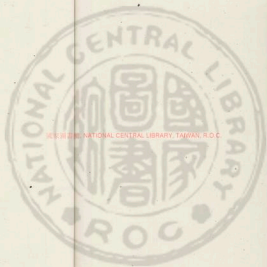
知者而巴君紹熙元年年五十四死二年九月十五
日葬高塘周寅塋娶葉氏先卒三子浚洵溪女嫁修
職即前太平州教授葉挺從事即簡贛州司少孫鈞
文林郎湖州烏程縣丞葉知幾迪功郎新嚴州分水
縣尉史彌愈孫男六人女二人將葬溪以校書郎石
君應之書來請銘曰朝無沒其所長因具較郭氏事
云今溪之舉從又數十人矣其相先以義相競以善
流風成而意好熟孝慈友弟之行內合情聞洵達之
譽外昭然則郭氏之大未已也豈必合門而處同堂
而食然後為善也銘曰大能用其家之律細能踐
其身之仁允也郭君弗沒於聞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NATIONAL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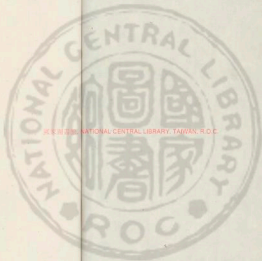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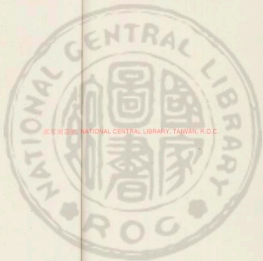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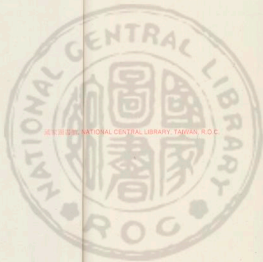
KE 01 02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5256 v.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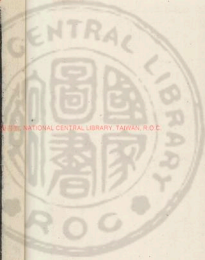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安人張氏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余在太學與國子博士俞君烈為僚博士資學而文
發和而剛余慕而交之父矣他日博士以書迭余視
其絨題有異於常讀之云云則以母張夫人之狀來
曰礪有銘嗚呼吾知博士之賢而不知夫人教之至
是夫博士不自言幾沒夫人之美是吾過已既發乎
使且哭則與為銘夫人臨安人曾祖景初祖鉞父浹
與博士之父承事節寬居同縣為姻家博士大父以
儒術起梓家齊整御里敬重夫人張氏愛女也父母
卜所宜歸以女承事夫人識過於村首見舅氏專以



學行成名承事業已知家事兩叔尚毀齒未舉夫人則旦旦洗面束髮矜紳之趣使尚學博士生而能言夫人自教誦家求孝經書出從先生夜歸就膏火親課其勤惰擊鷄乃得睡既長立猶然博士後試禮部爲天下第一有齒於朝封夫人至安人俞氏之門光顯矣以狀考之夫人能順舅之嚴敬姑之親以義豐家合其孝慈所謂婦人之常德也獨於貴學子若嚙嗔終焉而子爲時聞人則識過於材所謂非婦人之常者茲其驗歟博士嘗宦不得意且外補俱爲夫人憂夫人時已病手足不良耳目聰明謂博士曰吾所以望汝何必今日博士因請以崇道觀祿歸養嗟乎夫人之教博士豈科第而已蓋又有名節之訓焉夫人

紹熙二年九月十五卒年八十五生三子環將仕郎先卒次博士承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次興女適將仕郎王庭實高姓進士戴恩恭王伯容十二月二十

二日葬下洪山從其舅焉銘曰

孰不有子荷其榮祿夫人之清夫人之告詔彼來者自作自成慮實望虛尚斯銘

高夫人墓誌銘

夫人翁氏善於將爲銘已復自疑曰古之婦人德善以位登功烈因事顯書傳所載固瑰異俊哲非凡女子也屏細內常事細行直不足錄今之銘婦女大抵依放之云爾外屬至親喪叙而已詞無抑揚則於銘尤難是夫人之美無以傳信於後矣自余爲高氏壻

頗得聞外舍事始在京師名南宅者宣仁后家也
王疾貴盛冠天下逃亂轉客留居永嘉外舅勿鞠其
祖抱笏外無分焉夫人已歸則發寺頽然外舅約即
上夫人速不能至獨與兩女閉門課紡績自給由外
舅多言宣仁后則曰曾老姑而自渡江未有特錄高
氏者其比與寒士等惟門戶調度異甚以貧故幾不
立夫人智能通南北之俗自文編工巧下至炊爨煩
辱皆身親之豫筭有無乃具衣食外人所有不妄宅
分與幸意饋與自己出惟恐人不我亟也每族里閭
計較家事極爲退縮平約示若無有人或頗易易遲
其一且設豐登大出人望外數等人皆驚不意以爲
何術能然直以爲勉強然爾至其父無不然以此終

其身蓋夫人知自力不望人挽合爲規曲折爲垂變
化爲更童世浴所謂生事家計皆絕不營要以而足
而止所以相夫子之貧而不廢禮成夫子之廉而不
失義而已矣用是后家舊事能歲時舉行不廢自管
王及宣仁后親昆弟下咸寧郡王松閣修撰榮緒
華床中更墜落以一錢引千鈞喬木之萌生復見徑
尺夫人之助也始高氏既歸余就尤貧高氏之能
勻厚培薄均是內外使余尚自立於閭巷者皆用夫
人教余年益晚髮禿齒關沿漢浮江栖羈旅惟不
足於養是謀獨夫人祭而鱗之非特以婿故愛也今
夫人不幸不老於壽以死豈惟高氏之不吊蓋余命
之窮也已夫人前數年遂知將終首飾履緣無不豫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備去歲余來斬陽夫人送高氏至江濱有訣別語
知其不再見也悲夫夫人溫州永嘉人歸外舅舍為朝
請即主管台州崇道觀夫人封安人子不愚不愚兩
女其幼嫁修職郎建昌軍教授包履常夫人紹熙三
年三月某日卒年五十八十一月某日葬永嘉護國
寺山嗚呼余銘夫人不敢依放古事不用錢叙常禮
其實如此也未可知傳信於後否銘曰

媿微以典類齊倫累賁而衰甚難殯夫人聲剛又淑
均量已所能自若辛內為儉卑外舒陳扶危出泰全
舊門人或不足已餘分教成厥女欺我貧卓哉詩書
章懿無叙銘其實刊幽珉

徐德操墓誌銘

公姓徐氏諱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曾祖宥祖達
澤贈朝議大夫朝議少孤母劉夫人挈之從呂氏因
以所從為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朝議且死
以告曰即有立毋忘吾宗公憤泣終夜與二弟來行
在約不取科名勿止及公仕為宣毅郎而二弟皆擢
進士第矣始以其本末自言復姓徐氏公解褐授秀
州崇德縣尉母喪不行歷處州吉州教授知邵武軍
邵武縣幹辦福建路轉運司公事通判太平州知潮
州還奏事謁病主管武夷山冲祐觀紹熙二年九月
丙戌卒年七十四官朝散大夫在紹武危與守爭辦
數軋其不義幾得罪在太平之歲實淳熙八年火星
犯南斗公以曆占之曰此歲飢而民流當自南而越



此也郡扼江淮之衝可不備乎始不信流民果大至當塗米石之間費餓駢歿暴露洶洶守不知所爲蓋以委公公設次卧起造屋數百行食散藥湏舟不時濟者皆歸焉畢渡不失一人宣州妖民胡木匠居麻姑山誘聚數千人守適罷去兩通判爭攝事不協事莫理盜乘間將犯城納巡檢一人貫其耳以徇人情恐俱轉運使命公攝宣州公單車馳入境令曰汝等粥糜苦不飽讓相從爾非爲亂也能自首者無非與之粟衆咸從令胡木匠以半夜望西北有青雲起昔謂其徒曰言人之祥哉城不可是異也已而卒敗胡木匠亦幻以逃不獲湖之士豪吳亮者當沈師寇汀洲官軍合闕廣之人不能捕亮實誘以出有司拘其賞

不長公爲之歎息者待過意月與軍議甚多會汀嶺山寇疲動稍藉及潮公議討之賊聞之曰是官能用吳亮者奈何因相與散去公安重儉而不以詞色娛人下以意氣懲物學博而要文約而費居閑教授學者至數百求經訓而言無心通應暢之說仕宦平建不求出常調據法義以治無刑名貨利之功有所修但若已好樂不可銷釋有所執論發於堅毅不可悅奪也公既有以自守不媚於世世亦無能用公者雖然世之操縱方圓雖珠玉技能抗御敵銳以赴鋒鏖磨錯排鈍以就鋒銳死往生來不能絕也使其有益於道之治亂而貶性勞力以爲之猶曰可耳均之無益而彼富貴之幾何終磨滅以盡則與其毀闕而進不

知成全而退勳而得於人之多不如靜而失於己之少也公其知之矣宜人鮑氏永嘉人也故公宅永嘉四子瑒迪功即汀州司戶賅早卒璣當受公致仕恩瑒質今皇帝即位補將仕郎進士陳慶迪功即徽州縣勝尉張炳進士萬與權三女子之婿也紹熙四年正月壬申葬公孝義鄉何奧村諸子使璣來請銘余聞公在家時惟以期望日滿郎守他官府曠歲不到殊不識其處參坐語未嘗及公事也今瑒等所論叙信篤固終始不懈其德矣可無銘銘曰

不耗其內以盈其外不虧其性以益其命尚不子其生豈其死而榮焉乎徐公此其稱

忠明即致仕蔡君墓誌銘

故封忠明即蔡君諱待時字元明居善大如雖不得仕而家世豪族高在堂闈門骨肉百餘君尚未壯所以事上接下已能無一不意滿叔以居屋狹房戶多議欲分異君泣請曰某幼孤所賴惟叔爾願終以事心者事叔叔曰隘不可容也君感涕累月不忍曰貨更推避近不立券要治家剛明先賦輸平買賣多與少奪旬爲族人具酒食晁會君手製樽易酌擗舉其行事以勸曰某善於某也由是入有所爲畏君聞之環白山數里暴力銷爽負販有實直惜乎君之所施者小也余與君之子鎬善每器鎬之爲鎬極謝不敢當問爲余言其詳曰非我之能吾父實教之鎬初爲武學論適有執政與父舊故鄉人以賀父父笑

不應戒鎬曰汝謹自守無以利威命也鎬果遂去則
曰我固知當如是也此後召而勅鎬者方陪國柄鎬
將避不赴父怒曰天子呼汝不以大臣為嫌汝不
惜死報上恩而暇自嫌耶鎬之接伴虜使也父問
曰汝行於國大事何所得鎬曰柔瓦梁壘全修楚州
城府不便而止使曰非使指疑未奏父曰傳不云皇
皇者華臣獲五善乎何得言非使指也急奏之鎬迫
回鎬五夜滿將上屬柔不能脫請侯送伴回父曰使
命鎬國信有不知意國北門可復入耶自乘燭炬
鎬驚匍匐已乃履後鎬以上贊父諭告父歎曰臣子之
於君父其我一也所知不隱我餘年豈待汝後活期
汝者名耶爾鎬又曰子一日嘗過我父自屏窺之曰

此可與友也汝善視之吾去汝歸耳且父憐我既仕
不應治生蒸特以歲入之餘使弟鍾為我權之頗益
買田以私我故我之所以能安於僻處不慕勢利者
我父既不以養己者責我而又寬我兒女微粟之憂
故也嗚呼鎬誠為孝者然不曰每事當推美於父余
亦信鎬之言不欺蓋其父子皆一時奇士矣君年六
十四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十二月十一
日葬明雅卿與山與弟待用愛友遺命同穴異曠云
娶於氏封宜人子鎬忠翊即武學博士次鍾次榮武
學上舍生早卒六女得嫁者四婿鄭溥戴龜朋朱景
叢壽也始鎬為君宋余誌其墓余許之未及而鎬卒
余念鎬父子併祀大則為國失士也小則其卿無任

也豈獨一家之禍哉既終博士又以銘君其辭曰
觀其宗族之盛觀其御黨之隆觀其父子之隆

志翔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君姓蔡氏諱鑄字正之初入武學以信義無窮學生
不幸死輒請君爲其後事試學入優等恐逼同試者
以疾避不試司業高之上其行及第上識其名曰
此歲幾先功爲耶顧宰相與好官君無所求以格
授鹽城尉詔特用君爲武學諭未幾自乞從軍上難
之曰三衙豈可以階級待學官不諭君以法裁諸生
諸生多不悅言事者用爲君罪劾去樞密院召君稟
議彼使賀虜正旦君聞之故逾期行差馮軍行司計
議官虜賀正旦未遂以君常伴當宴紫宸殿上患殿

幕下將就驛賜之虜使辭請監上有聞故事常伴非
上旨不過虜使位上今君過位諭虜使虜使因辭詔
改宴餉茶酒而已中官甘舟與李儀謀併兒茶酒復
使君過位君以井上旨趣至番三不行舟怒請於上
君請特拜上意餅卒賜茶酒而罷復爲武學諭遷博
士充接送伴使時議蔡危限覆沒地三州方四百里
曰可爲邊險測後頗學君歸奏其不便由是棄准西
山外四州與盱眙也滁河兩旁桑棗爲野家計成子
孫長矣又可魚乎且水沒楚州城册壞折梁楚地危
矣既皆有定處隨宜修補州郡常重漕今欲盡剗舊
土重築新城費直數百萬緡緡 陛下不惜錢使軍
士剗平復疊捨一易造兩難俱有他憂上悟爲量修

戒罷柔壘君念夫親久求歸甚力執政階之留為真
金園正旦使丁父憂服喪壘畢即召命未至以疾卒
年四十九君性安於善質高方整剛卷重厚是利欲
知痛切義理所集趨前就之自事君父從女執侍妻
子取不使人臨財當舉余然考之無一不合使之治
民安為仁牧使之治軍必為良將君業唯武舉用之
有限若使為士大夫亦莫莫其所至也 時皇聖帝
進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視教騎射極其力用武士
有一長必頒而出之有司標上意故君為子生而已
為君當是時不但狎使頃承皇時及千歲遂化而能
以實利害域行已惠其上如君者一二耳會約和堅
定無他意意所謂國大事不納享奇之節之問故

君之可傳誠君上於如此夫以可致之材遭不好之
時與時之好雖勤而已之材不及是不足云已若時
與材好合矣其不須暇而奪之者獨年也雖然在君
之正其行如何爾年又足云乎哉於君十四世祖午
傳為晉恭讓之後自發刑來居黃巖白山遂為台州
人曾祖產祖元之父持時皆不生持時以君故封忠
顯即君病革自書九數千言其詞多咎已過教子弟
以忠信孝悌而已且曰無求仕官蓋不以年不足用
不盡為其身惜也夫人鄭氏子曰淑曰滂曰澤曰湛
曰濟女四人未嫁淑走愬余於濡頰相見止關門外
又雪始融泥涼尺餘拜且哭曰先人臨絕以再世奉
銘託夫子今卜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非得子文不掩

也余義知君於其吊也遽不及誄因爲長言系諸銘
銘曰 人謂君學雖且以發身兮乃能好詩禮而拘
拘曰是可載以箭鏃兮不離武而懷文不盡年可戰
嗟兮儼者老渠不爲之歎歎夫使人頌其通而悲其
難兮豈不足以爲賢孰知君之賢兮在明大義於君
觀約規矩繩墨以自嚴兮不決驟而橫陳挺球王之
純美兮就巧琢而齊均顯之德實良兮非行王路而
後服訓木受地之正命兮枝葉華實皆成然而蔚樹
聽天令以生死兮辨異端而脫幽輪相靈芝而離泉
兮固突出而無因其偶然而端世方亦或終闕而不
伸嗟君之自知兮不如我之知爲源伐石矢銘兮詞
不鳴而惜惜何必治之兮君乎哉歎

陳君群墓誌銘

彥群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靈氣邁隨聞而思遇
凡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時諸儒方爲制度新學
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沿革不同者皆
算手畫矣採參史籍相考摩其說音液潤矣以爲何
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至
其他察性命以察矩奮象條以特興亦多微妙奇備
并談秀士親承其旨趣固莫能過君問獨詣學處論
視長揖與其先生弟子交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
異日州將薦君高等讀其書道然如素講往往加以
新意出人上始大歎駭遂中進士第又中教官爲陰
與府教授未久再遭憂去邇州教授未得上君益用

門蓋袖古今文字且誦且索餐食夫期皮務為周覽
通學鈞得其要眾眾所能連類數蹕併集已長然人
視君貌益冲然接對言語嚴就平實幾可親近然後
皆苦曰彥群能下人矣君得足腫疾頰痛自出請醫
醫云寒感所為也用附子七物湯飲如憤悶呼曰吾
何以不得食今藥子耶家人信醫言禁不與無幾何
死年四十五夫天之賦子於君也魂絕而不倫君之
貴學其身也刻苦以求成浪波急疾高或職焉遂浮
數國而濟於涘淵必將有以用之也而竟若此何耶
曾祖士真祖壽父路夫人劉氏劉之翁名冲光字茂
實長者名士異待君不用子婿禮君無所成而歿
且無子以凡之子謙僧為後茂實夫婦哭極哀後二

年紹熙四年七月壬午葬君於火臺劉白泉山師姑
井而謂余曰子非其同年進士乎銘非子烏宜銘曰
有巨木兮自寸草起行柯布葉翳空未已不畏斤斤
規就棟梁俛首梓人伊木之坎壞其全材剝落盡碎
老幹獨存遠者千歲物生匪易其成孔艱天乎考群
往即茲山

姜安禮墓誌銘

姜君端處恭字安禮湖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統
治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
夫筠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即簽書南康軍
判官攝軍事討李成壁馬卒父就從政即至君來秀
州嘉興始居之自大夫八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

孤家尤負大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葬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十餘年矣君營衣食治墳墓收拾諸觀見星出入其走都昌恆放蕪墳後為僧堂也老僧以告君祖也數丈得之題誌尚新歸從左姪小孤遇暴風鏗斷檣折舟幾覆然後得遷葬于武康上伯巖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既而頗買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蠲疾勞後人於之知有餘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慈渡江荆落之後橋寒士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輝部進士女適濟南呂濂有孫男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課其力致之難過於場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間聞君名又識輝於太學歎見君不果輝時對集策策余疑之曰

子色間青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剝卒年五十九葬朝散從父墓西百步夫人韓氏贈諫議大夫夫家也已葬輝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清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及今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
紹熙四年二月十八日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尚不亡哉

楊夫人墓表

楊氏婺州武義人嫁東平華瀆華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壘三歲幼喙也始生壘氏畏胡南徙以貧教授不自業人謂夫人當奈何夫人曰吾養寡妻長矣復何顧二子消長盡膏房中物買小宅為娶婦立

家室時發有大儒呂公夫人告二子曰爾學不成無
庸歸也二子或經年不得見夫人既而先後登進士
第皆爲時所知豈尤有文名夫人卒年六十八豈爲
從事即幹辦江東提刑司公事曠爲奉義卽知徽州
歙縣事孫男四人女七人紹熙五年十一月九日葬
長壽鄉大慈寺東塢與其夫之域相望云余每記義
烏何慙榮言輩氏之子豈弱冠爾論周秦以前事語
言如冰玉亦可塵垢也然欲其少自屈嘗勸之曰子
三歲而於太夫人不行以俟子子亦從科舉乎於時
余尚未識豈而知有夫人矣去年冬豈墨萊經旅于
江下民舍甚久余間性嗜之間所以來豈泣曰吾謀
葬吾母塋上之求子爲則宜余曰無學術之博無文

字之教而分義自明者婦人之大德也故能左右夫
子而家道成世或爛焉華藻欲如關雎鵲巢則先之
矣夫人未三十喪其夫不嫁終身訓二子使有立輩
氏冊振於東南由夫人格之也里巷之女子能爲夫
人所爲則微可使與辱可使榮而死者之道不愧矣
紹熙五年閏十月 日朝請卽守園子司業兼實錄
院檢討官龍泉葉述

丁君墓誌銘

君姓丁氏名世雄字少雲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叡
承節卽監北恩州王子稅父斌進武校尉君少挾周
禮應舉主司材之欲送高處坐不如式罷俄而校尉
死無孫子弟君且誦書且警家慨然曰豈天之與我



有限哉我非以家自沒者也即其居紫山帶水窮處
成行起高堂溫室朱綠照映而窮村陋墅煥然爲王
侯貴人幽奇閑麗之境君又曰崇飾將親井實務雖
然奇情物表頌恩美人不知是亦不能抗身埃壚之
外也四方之士聞而往焉君親敬其財有名望資業
其窮乏鄉人有官私急難常借助之稅役或爲代輸
疾兩請祭壇戶有以爲死乞飲具亦不較期年先下
穀直刻銘稱曰官物之權惟利銖兩者亂之耳凡
義舉衆力其首必曰丁君世所謂好人行好事無
不曰孳孳無絲髮公事足不出門藏室以書其教子
以師雅樂江賦詠有措昔君之同堂弟希亮從余
學子每爲余言君曰吾兄甚吾然所少者專一若學子耳

子何道誘之換其爲彼進其爲此於是時希亮年已
長自悔少學不力嗚呼夜讀書爲文不啻如藏父師
在旁程督之故言君如此余曰夫善有端勤勞其身
常若不足而爲善者善也子今日是也安樂其身常
若有餘而爲善者亦善也子之兄是也踴於善而已
不可易言也君年四十九紹熙五年六月十八日卒
慶元元年十一月初三日葬紫昌鄉溫嶺西山王子
之墓十步初娶楊氏早卒今娶戴氏二男子木履三
女子皆嫁士人曰鄭指徐良臣萬鏡云始希亮既以
其學少君君不爲變門內之集希亮拜謝不預二家
賓客亦難往來或疑君弟凡有間及希亮曠得疾重
絕無妻子幼乃整長危坐請君託以後事君泣曰弟

無刻勞也日戴氏爲其內君爲其外經紀請用過於希亮在時人又以此多君弟兄且曰不苟爲異同也木皮來請余不獲識君追記答希亮語述而銘之銘曰手種之木家畜之書皆善人之餘也爾後守之豈曰弗踰可以大厥間也

張令人墓誌銘

夫人諱幼昭字景惠姓張氏温州永嘉人歸陳氏爲中書舍人得良之妻夫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義通日夜歷寒暑室內常無坐處夫人獨快一婢治費貧甚糴米市薪行乞分茗皆令得菜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

繇也將繼室而不能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宦頗遂不至乏稍經營兄弟及他親交或一日宜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爲大言耳今而得財豈非幸耶適洞庭管押者怒告曰某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卽知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卽不失矣夫仕上皇力諫不聽乞致其仕下殿卽行新天子嗣統急召從至俄復罷往來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罪當遂則宜庸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傲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知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子之疎且易欲以其求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謗

之衆也與夫閔士之士之品高尚下皆能言之夫所
與將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過如姊妹愛樂皆同焉
婦人之可賢有以文意有以繁能淑均不知宜其家
室而已至於儒者之意故闕而不讀高遠而難攀自
萬信力學之士隨其分量所得亦各有間尚不盡知
趨舍異塗輒相疵病乃能習見於房瑣安行於相閱
頃窺應和如出一人窮達毀譽有以皆樂則夫人之
賢加於世之賢也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又諱不告
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
日且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
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時昔所得於
論語孟子乎緘之再三而瞑年五十封令人子師轍

迪功即福州羅源縣主簿師針承務即女阿嬰適潘
子順阿時適將仕郎薛師雅河李阿福許嫁太學上
舍生林子燕將仕郎徐中不拜卒慶元某年月日
葬于某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思盛服出而惟問焉往
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
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
墓誌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余何
足以銘銘曰同其夫之意意兮眇追古而遷今有
迂而不達兮有微而莫尋人所不知兮夫人知心嗚
呼所謂好合兮所謂琴瑟老至不偕夫也弗任山則
奇矣勒此崖陰

公諱傳字巖老姓宋氏其先自閩徙溫平陽五世祖
為郡都曹葬瑞鹿寺山居永嘉曾祖應昌祖仲章父
士_上^上允贈朝散大夫公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為
台州黃巖縣主簿郴州州學教授知福州閩縣江西
轉運司幹辦公事通判萊州授汝海制五司參議官
乙致仕紹熙五年七月丙子卒年七十官至朝奉大
夫娶潘氏贈宜人再娶徐氏封宜人子三人補景官
據先卒禮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嫁進士周嵩先卒
孫男女各二人慶元二年二月庚午葬州西山法果
寺山榭錄公始末如此題曰歷官次序未末銘而其
行事闕焉余與公善欲辭不可然不得其所為銘者
以余所聞公稍識內究人賢否事是非計慮則官潛

貫迎解刻皮渣滓絕去巖重內自翫悅未嘗形言
微見一二言爾人與之處及衆論事其知公者視其
色上下已有所可否置不復敢論其不知者或鋒起
爭論志失前後公固笑而不問也自鄭景望兄弟薛
士禽陳君舉持議精立就有芒_考公居其間徐折衷
之諸公皆曰何事某議於巖老意未然不可輕也
居官所至或事上官或從其僚其人往往有奮發
聲_考憑託氣勢生事立威以自賢者公無不遜聽使自
為之其人後徐寤公而已上官稱其某事能某文
善公凡答以他語或曰此庸人為之耳官庭終日寂
然事自理氏至於無訟而公不以為治人亦不知公
之為治也故世人之與公遇者多異公所為而已然

莫能鉤致公以軒輊之者遂以此終其身人之不同
正邪賢不肖耳若甘榮頌達崇爵厚勢則其大情極
志未有不同者頌有得否耳其或躁或競或矜或街
先已後人始以此得終以失之故靜節動純濟悅衷
補蹕若愚似鄙以為如是則其於甘榮頌達崇爵厚
勢可以保而勿失也頌孫氏求聞達之要學于祿之
術孔子告以先遠世患老子列禦寇教人以後其身
者固所以先其身外其名者固所以存其名也全微
老極明極靈極智極應極聞識其居於世也則以純以
鄙以梭似不及然而不甘榮不願達不為崇爵厚勢
終於後其身遺其名人不得而知其子弟亦莫知也
是何道出甲豈其非揚非墨非莊非老不投棄於道

之未疏而近其本者或在是耶昔孔氏定古今人品
目至漢有月旦習舊之論余既疑而未能決矧復序
公之大略刻於墓上使後之君子得以詳焉銘曰
簡事以貢祿祿雖燕役也遠害而志利利雖全徑也
已蘊其高彼卑者自夸出也公所存乎吁莫測也

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師愈字少韓夔州永寧人姿善治生不為奇
術速贏博化徒以儉節勤力能使田桑不失利而已
又方急時使已力救子九可以益其子之學無所吝
也故驟起家富於一縣而其子孫既皆深於儒寒苦
自課如未嘗富者可謂知本務矣世論常實論貧而
文誌富所足非往往失事理之平余以為果實諱當

取質焉若以文被詆亦不得辭何也呂君用一扇十
平尚補緝之道遇墜突救寸亦袖毋以歸入其里者
無閑地彼無藥是肆無博徒人無侈邪然則質諱貧
者安得不視君所爲乎文之所以誌富非惡富也惡
其與富者俱也君致富雖微然遇早飢輒卹出
糶子數千斛助州縣賑貸其知取舍蓋如此豈有所
謂富者哉能去之盡使富久而不厭此君子孫之
責也君生六十五年紹熙五年正月十五日卒慶元
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葬趙安祠西南山兩娶夏氏告
先君卒後夏氏與君同治生尤苦君自以且老失助
哀之甚每遇其棺哭曰杜某日醜臚某日醜吾婦所
爲乎言不忍聞也君竟亦死子三人約浩源五孫李

魯季殊季嘗季懷季恂昔余過陳同甫同甫以所述
夏氏銘示余因使余題其墓余笑曰吾字書不能分
倫傍將安取此同甫滋欲必得余強許之同甫使其
僕隨余至漁浦取書而去及呂君葬同甫之子源屢
爲請銘曰先人之類也嗟乎余文雖陋使同甫在余
得勿從耶而浩與源以辭接於余悲壯回轉皆可銓
叙浩嘗有官轉運司貢其名自乞勿受以辭父兄之
獻其志又有足觀者遂銘曰人道多方舉要而言
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呂君有是可以文傳

丁少詹墓誌銘

嗚呼學之難也質與性不合年與人不並切而教之
時至而不得成其材十且八九也况不幸失教者乎

不幸失教過其時乃能感勵奮發邇數年精定性自成其材以收獨至之功若是者世之異材異質也蓋跨都編國得一二焉雖然其若是豈徒然也天必厚之使有發於事焉使有施於時焉位叙顯寵使不與常人者同焉所以信大學之難而成之於已廢者爲尤可貴也邇年而卒於道成材而無所發始與常人異終與常人同若丁君希亮余所謂可哀者也希亮字少詹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岐父柯少詹生二十九年余遇之於錢塘聞人言自以爲高下能有辨也見人行事自以爲足非能有擇也拊躬誓志自以爲不至於所至不止也後二年余教諸生於紫清少詹始來人謂少詹年已暮老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

大相與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愠也又明年變色于從陳同甫於龍蓋同甫驚曰是人目擊筆筆神誇誇非妄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既而少詹盡師碩儒盡友良士盡聞名言盡求別義常服補褐而食蔬薄受誦速履手抄滿屋縱筆所就詞雄意確論事無少皆有方幅人於是奇少詹學使傳文倏工池識練智靈細並入被切而教之更數十年術業尚新者果非人力可及矣率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攝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詔興二年七月十一日卒四十七月十一日葬嶠嶺之原妻於氏先卒四子實林籍一未名三女長嫁宗室崇謙

二尚幼銘曰 余觀書傳士當晚成之後必匪功名
少詹乃獨無有故爲此銘冀以慰吾亡友云爾 志夫
慶元二年五月 日

姚君愈墓誌銘

余二十許容烏揚無所並游春時獨出彌心寺藏著
松櫟間行吟編川湖岸望山際桃李花踏綠蕪至郭
西門耕者方歸從而坐蒿童子謂余此徑入煙起處
有姚秀才君之君會受破鞋出迹相視恍然如舊已
熟識者余爲之題詩石墜上往還兩年乃去時君俞
應科場學有詞賦銳甚然其風措孤鶩自絮不同物
若山人處士年數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無鹽醃
色人始但憂其貧不覺既而以其久不屈稍聽向至

且老免有加行起無矣米食皆信重曰是可爲鄉之
丈人矣將死戒其弟棺前止須布帷一幅置尾燼於
素曰知我者自當奉哭不知雖哭吾不對也又書告
余曰我能守義不爲子子能卒爲我銘則幸余曰諾
君俞名獻可婺州義烏人曾祖忠祖昭父輝年五十
七娶傅氏子遠連二女長嫁王其次許嫁黃氏年
之六十月日慶元二年十月辛酉葬於西山銘曰
資富而爲廉賢之所以遷也倚吏而效威材之所以
展也是故非勢與利則貴名羨實將無以自顯也若
夫以身爲義則雖無殊兩而可不羨也以全爲歸則
雖極卑賤而可不亂也聖賢之所自蓋不與世同貴
也嗚呼予之聞此其無恨也慶元二年九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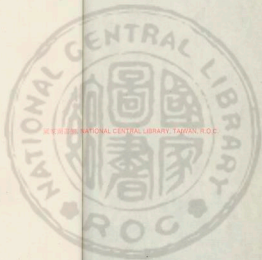


ACQUISI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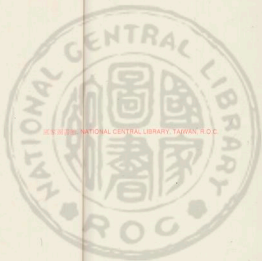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研究院 國家中央研究院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25/03/20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536 v.13



水心先生文獻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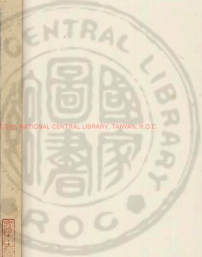
鄭冲酉墓誌銘

章貢蔡

君姓鄭氏諱融字冲酉溫州平陽人曾祖瓊祖蔡父躬故皆不仕君中進士第爲台州天台縣尉發刑武義縣丞臨江軍錄事參軍知其平新渝縣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卒年五十六君治獄察辦而堅明保義卽孟友諒有去趙又姚寡婦茅以居如二妻茅之男其夫卒之子也高於友諒以病而殞茅告趙謂爲謀殺之也掠治不勝痛自誣服將抵死君訊知其冤與一郡官吏爭治累月趙卒得不死有僧惠果想范欽者曰模善爲詞吾攜疏乞錢而模使甚徒黃文昌致吾空寺中爲出姓名誇多題施因數取錢物酒

蔡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食以相報故令巨賈突然無左驗有司疑之君令益
取悉雜問探他事徐視其者則有與題施之字同者
數十物之果換與文昌謀改筆考著以詐之也遂代
罪誦益系大縣誅責李性狂大故置累令坐不良去
吏誦榜闕於亭甚久人莫敢當君歎曰吾欲無待闕
而畏其難可乎單馬之縣蓋既邑病陳義引古以誠
諸使使捐為動得頻有編撰既不迫於朝會然後測
茶其需者以寡訟矯強其惡者以趨辱三年之間縣
以大治聲流江西諸使會當薦者君為首君積與守
不相下守怒中君以法賴諸使緩之而君亦已先馬
疾遂卒官下更十二年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子益明啓明始葬告於縣金舟鄉斜溪山夫人陳氏

卒女嫁承信即李留進士林茶林其余肯識君於武
義武義小邑沙澱井落盡目前也而君備然長太步
止如山早出知事不過食頃輒聞神終日余時氣益
未甚涉事多竊奇愛君謂如此人便當勸功建侯勳
勞國家不應於此置之也其時天子方錄名實修
政事親拔材能士不以次用之君聞至行在封上
數千言天子為下其書使第其可行者錄上之而
其人尤用事人謂君幸一見富貴且來矣君笑不處
後五六年始用裕改官人又謂君已了近時所謂慎
縣者正復平進未失晚遇也而君又已死然則人之
私顧其然者命固不與之合又况君負氣高必行意
終不以勢撓而從也則命雖不能如君志亦何必深

咎也哉余一夕宿英道既夜參半回風飛雪普覺就寐忽有列炬導稍譚啓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於然俄曰故郡明當至其處復得歸其舍雲益急比曉沒井餘矣怪此縣至竟夜行雪中何也余老不自立辱君坐念太息壽朋來論葬故乃銘之曰嗟仲酉身實大智又過諸兩不就將掩焉銘殆播歎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

彭子復墓誌略

士多以意為善辭以力為善也誠得其意重賢何遠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為力也則善非其善室其材旺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遠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天下之理備矣尺度按之規矩占之若柵

然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誣也以力從意不以意為力力所不及聖賢猶捨諸力之所及則材為實材德為實德矣初子復能勝冠東南之學起昔之宿聞高見皆已避散剽竊奇論新說忽焉文列橫布士之研聽雖明滄氣養實稍意所獲自為深微矣起家先舜而身孔顏也哉其一時師交盛矣而子復又率先周旋其間其間之早矣然而子復知為善之難非同聲趨和之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為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之猶懸置之其俯身使前者當其治武使煩者理朝廷不養交脚黨不合譽言侃然

求其是而已嗟夫不同其所趨而不其其所合寧少
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徒幸若於所難而不敢安樂
於所易也何子復之用心勤行之篤哉昔孔子謂無
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又曰未見力不足者然則以
力而不以意豈古人亦以為難也子復姓彭氏名仲
剛温州平陽人曾祖迥祖宗盛公少贈承議郎初
任婺州金華縣主簿曰古人先正名主簿者主其簿
籍云爾今簿籍多廢絕何以名官乃求得四隱州校
其差謬類為數百冊概焉贈州大水上司令子復覆
視而後踈子復請曰衡水高者出屋危破稼溺人行
道共知既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功吏之欺將使民
實得命也然恐待覆視而民不食死矣上司感其言

却出米志子復所為民授以活移台州臨海縣令均
六民之力役圖縣城之地穀都錢保合為大國地之
所有目物數之有獻郡國者子復曰善猶有遺其人
曰無子復指曰其處積也須遠某乙居之某地有松
林水步今忘之矣其人大驚不知子復何以能知之
也由是扶羸整廩以就堅新蓋為他令所不能為者
專縣廩且百楹子復聽民訟甚察然不自以為明每
諭之曰難訟而直所出多矣民愛信之怨聞衰止至
全百治臨海者推子復云提點錢將薦子復使之
買穀實以職事相涉子復辭曰鈔非所產也提點利
獄得善受子復歷參吏部授兩浙運司物斛官而
去適臣等二落州時可惜始召為詳定一司物令所

剛定... 國子監丞于復... 日坐局治其細碎多所
更定... 皆為故實貴人弗善也遂坐考進士與知舉
力爭而罷又乃知全州時詹元善陳君舉任總漕事
首為... 月椿錢十三四子復又自政郡之凡費然後
戲預... 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納者獨其大半輸
租得自... 量無耐面吏之一切聚歛略皆不用乃擇
其者... 學行俾師長其子弟而親熟經講說其中曰
此古人所以富庶而教之也未幾承議卒氏哭扶其
柩至境外數十里曰何時復此太守乎服除知濠州
未行紹熙五年明越大饑將令提舉浙東常平蓋於
是將用子復奏命下八月庚戌以病不起開年五十
二官至朝請即娶王氏封安人子曰輝將仕郎曰輝

曰謙女嫁從事如計... 進士林居
易其二尚幼慶元二年四月丙辰及命金舟... 將軍...
鸞鳴呼以子復行事考之豈所謂力不及效然則不
得蓋其材而死者非力也銘曰 執為任重慈終而
爾執為道速積步而行始上終聖級舉階升古人之
孝遠矣雖明子復之志匪曠匪騫力其所難不以意
言彼用者天啟成者年煥其已然斷銘此篇慶元三
年 月 日 歸

宋武翼中軒製堂

卸前軍器所監造官邵君... 誌銘
自名詞... 藏吏之... 曹掾苟無不因人廢典其職任
雖卑... 而幸... 元更為... 跡迹而... 進... 故... 晉... 蒙... 李... 之



所嗜獲官人走心氣日首反得善譽而自爲未嘗
無禍也君之子正爲余言君監西山鹽場時事曰
場鹽至賤也走自乞索日至州縣皆有土木之事或
備指夫力上司必買賄則司所謂五分頭子皆於此
乎取提鹽及州縣吏每年例解錢千餘也所頭求
尚不預舊常使甲頭狀乞借於官謂之請本歲鹽
實純意多錢以應請也若初到受前官銀亭戶借欠
錢至六千百餘萬曰已餘其半矣昔吾受縣蓋不止
君大驚曰鹽買可足耶陰白於州爲從上過絕者
盡罷獨之痛抑諸費正不可免則買鹽有餘錢足以
當矣久之亭戶爭受鹽中官君爲益買家鹽隨徐姓
重得錢增十八九右皆上其最進官者冊焉君又謫

提鹽除紹興年惜久亦且下萬自是吾民不復嘗訊
始善新衣置家具君亦治教吏節公廨內外堅好矣
西山在明州昌國縣大海際居者數千君直其爭訟
而衆歎服不于守令曰自有西山場未有也吏與甲
取故爲借狀者方大怒君竟訟君妄用鹽本錢有司
考君一任無借狀用四百餘萬雖買鹽之餘蓋本錢
也君無以解笑曰法當是奈何惟處置耳太守極諒
君無私得免然頗於罪矣世常曰仕不舉職爲可愧
然而有人之過有法之患夫汝不爲人計也所以待
有罪而已世不獨貪而不材而後得罪於法也廉善
司顯吏荷畏悔而不勞爲者多矣况如君者亦幸而

兒爾而猶更爲之大合碎曹猥局之爭無一不治而後得爾治其治之難如此然則余於君之事所以載之詳者非以君能監一鹽場爲可傳也嗟夫君諱叔豹字隱甫姓邵氏溫州平陽人曾祖齊祖錫父倬贈忠訓即君有逸氣通識從進士試不中募造戰船補官監吉州龍泉縣酒稅耻之不赴後數年乃監光化軍酒稅軍無苗額惟規酒稅其登十官九稱乏以爲常君既足郡經用又辟流民之米食者去且二十年余友王道父爲守其人陳某計有某利曰往即監稅能之後不能也又監鎮江府雜貨務都茶場門總領使專酒事賴君材敏倍實辭曰某之於某無異故不欺而已矣日增月反可也嚴倍之使市日化飲也

日無以見爲士者矣君不幸埋沒鄙事然其剛難屈其正難狎所遇多敬禮之蓋亦有所蓄而然也既脫俗山得監造 御前軍器不及上紹熙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戌葬尚仁原妻周氏封安人子持正持志女嫁林杓先卒次嫁朱至勿與浮屠爲尼持正有智春官工文調用君遺恩調監台州路橋酒諱弗肯親手叙君行告曰始父常自課薪米使持正學於先生今之爲先人榮者其不在此也銘曰可祖豆也而下夷可蔭覆也有杖之猶有可傳惟毫然若又泯泯當語誰慶元三年八月 日

沈元誠墓誌銘

古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以其德限之而云也

後之所謂一卿一國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乎未
可知也夫士毀簪履卷敗衣織褐耳然而專爲善之
責將以公天下乎後世其止於一卿一國尚不能傳
而遠也不然則夷惠之流孔氏之門人何以垂稱焉
及其後也士以位爲善位之貴可以達於天下後世
而善之利始可以著於天下後世位所不達則士怠
於自脩而苟且以求安雖一卿而已者一國而已者
猶病其乏也况不止一卿一國乎就其不止一卿一
國而世無孔子孟子復無以定其論於是高下之疑
誠僞之雜美頡將爲幹質腐泥將爲聖成璧之物焉
春性之不待秋而穫也嗚呼不限於德而限於位使
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勢之然哉溫之瑞安縣有士曰

沈君諱大經字元誠余不知其一卿一國之善歎抑
不止一卿一國者歎余兄其躬爲善之責其專位雖
不達而敬者爲善之利甚勸自君從父躬行兄大廉
本誠居敬學紹絕學君剛而慤之通物以性成身以
行應事以理傳書家傳皆究端極曲文短句亦中程
律端安稱多士君獨爲前輩宿老慰寵後進有訢哉
正無不服從在家而如也妻子友人化而不慢矣初
入太學司業博士言傾下之已而用累舉授漳浦縣
主簿有故人爲其郡太守過君門請與俱行君不得
辭至未幾求監南嶽廟而歸紹熙二年正月辛酉卒
其十月某日葬來春知余與山君既重其孫人孫將
有大惠必待君而後決君同其疾患時其孫盛起而

誦諸新廟學補荒年修地利設水險備災政故今登
奪於海者自屏不迎縣米曾穀來自海兩米不大踊
復石崗斗門洛九鄉河渠年以不嚴皆君所建盡也
雖古人自來於窮約者不坐盡者為善之利然而君
能專為善之實操其實病而感幾最髮意可以及人
其不怠於自備而苟且以求安審矣曾王父曰惟飲
王父曰度父曰夷行端人項氏先君卒子曰上達中
乎曰三畏早卒皆曰林尚大項迪孫男彌尊彌章彌
高彌堅彌邵餘未名孫女嫁章學詩上達請余銘君
之墓六年矣嗚呼君之善止一鄉乎鄉人銘之可也
何必其子孫不止一鄉乎當有達者記之矣余不肖
敢辭也上達固以請銘曰西峴原南堤宅伊沈夫

子之德惟其卿之傳耶非松非栢慶元三年月 日

李議即鄭公墓誌銘

莆人鄭泳言曰先人歿於乾道壬辰葬用淳熙甲午
惟先交甫一二賢大夫也不取銘誨來曰必別求賢
有文者殊也不肖不足以得懷疑重請延行于今二
十六年矣體老且死不能振幽芳昭遺編豈惟不肖
又抱不孝之罪以殞吾子縱不勝任勉矣筆之也按
珠狀鄭氏自太府卿盛徙南湖盛之孫曰太中大
夫教生五子各以其居自別為祖由故之子同門卿
學三世而為君之曾祖曰亞卿祖曰資深父曰安正
君諱耕老字穀叔幼孤母林氏有專行切切課君從
三兄學曰余婦人汝欺余易耳欺場屋難也君兄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Magenta Yellow Cyan Blue

益自力脚論多甲乙送之至再舉三子云中進士弟
主福州懷安縣簿而林氏卒喪除歎曰祿不逮親矣
求仕何為復居廬三年親戚故人強起之調温州法
曹守故用常平錢物君不聽忤守意又欲捨去其友
知旁郡固止之教授明州學四明自女真焚蕩士之
學學之地陋弗理君為講說科舉之外者更營學廬
取田以供卿飲費侍從薦君通經術甚眾召見奏事
明辨孝宗悅親筆用為國子監主簿於是執政患職
事官多待闕失職以君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
滿秩不朝集連歸南畝移梅種竹終焉始君雖捷颯
舉已狀聲律浮聲讀詩周易洪範中庸及論語孟子
味其深微皆有訓釋者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惟

明聖人之道歸於中正不佛常行不狀而佛者以寂
默無為亂之此性命道德之靈也常攝書語其子曰
時不我知我死若藏此書南上而已榮利浩無與
既喪母宦進尤薄每曰吾心方神邊晉險履熾余所
畏也林氏墓有小精廬南破木蘭溪有草堂堂南有
沂春亭舞雲亭君所常往來也具舟掛琴書晴光月
夕不從賓郵夷猶溪上忘其近遠溪北野叢常吟嘯
擊鼓送迎之前多大儒各士皆君輩行上下相善甚
其間相踵為輔相然不以身之進退望焉蓋六經孔
氏之學通於天下而人之心知耳自有淺深之殊百
有餘年以來士雖以其深者自命而世之好惡趨舍
猶不能盡合也故妙已而粗物詳偽而毀真方並逐



於末流以斷敗本學矣惟不必於用者知自重不怠於教者知自崇自重則嚴已自崇則恕人余以殊所次君事及其言考之君學爲用而不求用可以教而不教退靜多而進動少未嘗違世而世莫之同也昔孔子謂顏淵捨之則臧曾皙曰異三子者之撰聖賢之遺意庶幾乎君之卒年六十五矣其葬在文賦里東山娶林氏二子炳洙女嫁朱奮度銘曰 南坡之書今故存芳溪北鼓簫後可聞芳慶元三年十月日

宋鄒卿墓誌銘

君姓宋氏諱希孟字鄒卿溫州平陽人曾祖樵祖栗父之時慶元二年十月癸丑卒年八十三明年正月葬瑞安縣長山娶徐氏子長曰伯應勿曰彌大曰直

大咸大曰浮屠義天皆先卒女嫁葉浩孫男女十二人浩以君行語余曰翁一生姓名不懸符牒足跡不履官府曾卧四十年常坐惟一曲繩床意則假寐終不易坐末題墓營柱黑白成坎今其奩存焉其於已耻而不縱其於人孚而不議教妻如賓設瘞如情以爭爲殘以吝爲賊靜而生明惠而先驗其疾不稱其死不亂蓋性有樂地身有常德質合道器合仁不教而自至也凡書籍所載問學所講其道心人欲出入不常操操磨治乃克底善故其爲文義反復而可傳又所謂逸民隱德者亦必若身勞力盡研磨積求志連道不捨剝刻使夫人以爲是可以振暴於當世而尚闕然隱沒不能足也然則矯惡而進善後顯以明



德古今之故既皆若此矣今負全乎天得之成質而安乎賦畝之至順無持乎生存之學而無新乎死戚之名是以親戚故人之外鮮有知者其知者猶曰是固田里之善而天民之常爾余聞而矍然嗟夫余之後夫子也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况說焉誰乎善惡而役乎名實也如泥中之跡焉徒示其跡而已矣其不得爲田里之善天民之常審哉銘曰 齊心之成其行不傾以不膠乎死生慶元四年 月 日

承事 致仕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正已字聖與温州平陽人始名千乘而字建侯自言夢有錫以今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謂君者猶曰建侯云曾祖黃祖淳父遷紹興中爲太學

生 高宗慶元八年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頌悌長光無違行雖已肅文尤美抑常稱善掩惡退在人後過後生有教諫亦訓道宛轉不令失色詞嘗不罕有意外事素不樂者東時濟君君不感待之如平日其黨獲有急君勇赴之力爲盡擯者愆服人以此愛信疏長者家故貧迪功粗給衣食君環視無幾何歎曰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益矣然可獲積於今乎約齋凡用至雞黍細瑣往往人不能堪然客至具酒食中樽或一旦忽倒囊與人錢不吝也疾人昆弟時節集與君未嘗不先赴挹掌經論大笑爲樂有未至者聞笑聲曰是建侯死在耶皆倒屣惟恐後因相與竟日不忍去蓋離殤之功也君本有當世志既無所遇

合而其子權進士第三人君謂曰吾嘗昔所願不過
平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可得今汝絕得高第又平
進所願而不行者汝燕二遊卒矣然立朝有義聽民
有政自今汝謹聽吾預告汝因每事為節度授之問
則浮舟撤策獨到山海孤絕處忘其云為嘉泰三年
郊祀禮成封承事即故人親成爭的必壽君君意在
自喜曰自吾祖坐三百年仕蓋有崇其先者吾何德
乃獨身被之顯老不足為善將無以報國而死奈何
開禧元年君疾且革不亂語不及身後五月二十四
日卒年七十五再娶皆林氏封孺人子男口承誠即
著作佐郎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女嫁向邑進士詩仍
孫男三曰遵孫遠孫近孫明年三月壬午中葬君于

烏巢山迪功墓右崗惟君幽潛私淑報以其子而中
方佐太史氏掌教元子嚮用矣富大列鼎養君也而
不少湏以死銘曰 種之炊之有實其練熟而食之
孔美且饒亦既難老可以期耄紀辭于泉君子是悼
開禧二年正月 日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請字仲山其先爰徙也曾祖朴祖
異父忠之公累封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
禧元年八月乙丑年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冢山北
麓聚流氏繼室潘氏皆封宜人子男六度朝散大夫
宜賓文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張虞宜州文
學士廡從事 湖州長興縣主簿 廷迪功即池州州學

教授士隆太學生子女二婿奉議即知蔡州泉陽縣
節度使宣毅即知慶元府鄞縣周之瑞而庶士隆及
嫁惡獅者先已卒孫男十二邁迪功即鎮江府司戶
參軍章卿貞進士遵軍功即饒州司戶參軍章帝
申餘未名而馮遵皆早卒孫女九婿文林即常州軍
事推官周南文林即武昌軍節度推官宋澤從事即
婺州觀察推官王棊將仕郎陳錫餘未行曾孫男七
女一皆未亂也黃氏越之關家而公越之君子也少
爲士家未克來鹽旦夕急公求所以逸其親者百力
督課以身先之未久有田二十頃公以爲如是而已
則以財自沒矣於是諸子出師交友交勸以學而度
中進士弟公喜曰吾雖木也然天其昇吾林乎遂

營隱居沃州之尾孟塘之山以某夫人年高多疾非
起頤公尚未去也及某夫人歿終喪松栢迷道庭
花合圍公着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寄送 月於林
情中凡故疇新吹際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
落莫恍惚若夢中事唯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桑
菊愛若儔爲語備佛二氏所以離合者自言見性命
真趣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其說深矣陳君舉來遊
經年常縱論及分君奉名善辯不能窮詰而畏之曰
此非由師授而得也至於天性曠達不作疑者推已
利人不自封殖無顏色之悅而人譽其德無市井之
慮而人懷其恩蓋其中之信於人也方慶世漸東西
公來不逾三月爲御史諫官事有當言言有難盡



晚賴學真必感發前後後視以請至八九評不聽
後命使守宋復固辭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顯
進立質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人又以爲難
爲蓋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子孫笑以文字起
庭既釋禍公疾始侵呼章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對
不知也曰夫除世俗應事易斷細微精想難吾用力
於此久矣然兼落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故樂也
臨視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
遂投銘曰昔君之來多交故山而華情今君之去
兮鉅茲山乎何求其風飄疏其月皎皎彼侍者莫不
尚有詔

司農卿胡應麟領脩公墓誌銘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初後其舅張氏既復高
氏詹氏之先有自光州固始家于建武夷者其後別
居江浙皆本武夷而公爲浦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少有異行脚舉第一授領州信豐縣尉見張忠獻公
論臧虜秘計忠獻壯之碎爲獨以公贈朝奉大夫公
始冠第進士大夫死錢塘與柩俱返哀動行路未幾
張氏祖亦死仲勇童孺不勝喪公服重治家事教舅
有立人無異言調饒州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杖奏
其賞謝不就爲湖州歸安丞會張氏祖母死終喪爲
泉州晉江丞公領過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
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離合常敬聽梁丞相爲
於朝召授太學錄選博士于時學官號天下選請學

得人之盛後以爲不可及公居間前後四年功最多
遷太常博士高宗方定議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
古無據謂比殷高宗蓋改高後爲少卿遊孝宗亦
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遷丞攝印金部提舉浙西
常平除左曹即胡唐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
錢亂幣法劫掠爲變公謂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
千餘里上請頒報賊計行也於是群黨吃噉人不知
發言就遷司農少卿石爲太常少卿光宗疾省重華
不以時中外駭懼或指不出語公深陳父子至恩激
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未卓陵當復士公言
本營恩陵非高英地自思而西勢益卑下非所以安
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卿即請外除直

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沒異言皆遂以多山陵事
爲公罪罷凡八年徙居在官嘗論楊水石謁前愆然復
龍圖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器公曰是薄而小不
足盡地力且無溝畝何以打水乃更造農具取水法
物則爲闢校之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再爲湖廣總領
公恩在鄂師寇卒避公來合兩平曰復得吾父矣蓋
輔者之岐歸於正已學下而已世吏所以使文自用
者雖善弗錄也爲民利無不舉爲民害無不去以其
下爲當捐無不與其上爲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
於州西開渚梁凌湖置牛門以備水旱特設鹽本
錢數萬以賑羣民湖廣船難出百萬權其價而故諸
州積欠亦百餘萬請也累重者增券給之數傷輟新

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同同築武昌萬金堤福州之
僧坊以賂物住者差其直有常數公一撤去其在桂
則十餘之僧爲一萬四千雜稅朱膠爲除八千
大凡州縣之以用之告以重請皆立應無留也人
或疑公且空有司之戒爲百姓地矣而公之財常
廉恭然如泉湧山聚此又世吏所難剛也公立朝條
涓大觀會通物發言意助達陽德於人材治道開國
明晦密扶顯相功效十數頗難以言傳也自趙丞相
去士又夫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及覆極論真以
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
然其後亦多所收推公之力也時遼事方日暮急而
公已病猶懇懇測護兵民杜塞苟急迎和者朝廷既

召公歸遂以開禧二年三月二日卒年六十四矣武
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夫人吳氏肅氏先公卒
後娶沈氏皆封恭人五子端愿從事即端愿迪功卿
端宜將仕即端方端靖四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
鄉某所公少從陳安宋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備觀諸
書博求百家融會通爽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
極每酒春燕凡茗飲冷蔬或窮游縱觀錫行林澗綠
爲人講說本末備極眉目明照坐奔奔夜闌燭盡
聽者忘疲者象敬聽教若于卷某集若干卷始公之
後張氏詹氏諸兄蚤世而翁公養視弟昇買田宅具
婚嫁女爲官人妻既還詹氏經營二家如一日至於
吊死卹孤無疎戚貴賤有無共之信矣其篤厚君子

也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時屢矣而我不苟
取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皆自立頑子一
姓甚盛而已悲夫余之卒然公也耶銘曰
約步則履始無奇行疾疎偉人難中十一歲英未廣
陋者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家雄竭海摧欽
又粹以懋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騰
靡公靡知嗟嗟古人用直必盡戰銘此詩哀而勿愠

林伯和墓誌銘

伯和林氏名鼎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從祖顯
父與祥贈宣義郎妣歐氏宜人宣義少貧素行賈同
賈分獲遺錢竟權飲乃去宣義徐履之誤多若干追
逐於塗同賈殊惘然曰我愧君矣復權飲而別宜人

亦重義不吝夫婦慈合鄰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已子
擇對嫁之其人父母事終身蓋宣義年八十四宜人
年八十二而卒伯和以進士起主明州奉化縣簿定
梅縣丞知福州侯官縣通判揚州未行紹熙三年七
月庚午卒年四十九在定海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
自聚堂吏爭曰數不足當俱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
在侯官方視印吏言無以解板帳請速進戶伯和曰
吾未曉也謗蓋三日約民重自欠輸十之二過是當
考實均限民爭輸不失期因盡闕色目得其要或吏
勞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欠送伯和去無以進稅受
答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二斗六升太平興
國中民田在外鄉者輸其鄉紹興經界曰此本鄉稅

也由是比池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曰帥特兄和
羅折變及餘料配鄉糧以蘇低官之格淳伯和靜燕
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復訟者然不以
聲色拘上官奉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縣尉以
誰戲逐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地
無以逐為也竟不遵定海時富人用本路常平使籍
做不受役伯和役之知令常平撤使改役伯和曰私
產可公徵乎不許常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為名以劾
會其罷而止按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擒縣胥
移問怒拍案聲出驅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怒曰
突入縣憲囚但其獄空而去既後以告帥使加罪帥
疑之以物色訪求民譽伯和不容曰乃已初余年未

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飾數為言古人之道或嚴或
和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者清日以親因又識宣
義質實老人早而不踰披心誦口可背而察也其人尤
淑善聽夫子所為家事貧而理實友往來門內和樂
余每歎其父母兄弟能如是足尚矣其後伯和出仕
行其所知敢決不回一家官自戰助伯和為善善賢
充補人謂伯和於官無不宜也既而直人卒長于仲
獲天伯和與宣義仍相繼卒棺槨塋墓門戶更仆起
垂二十年次于仲謙始用伯和遺恩補迪功即授隆
興府司戶長女嫁修職即新添差吉州司戶趙崇賢
次許嫁通仕即朱浩次未嫁初先死然則以伯和之
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職而復正者其諸安命而

待我之駭耶始伯和之夫人杜氏以紹熙四年九月
甲申葬伯和於善化柳梓槿山而銘未立叔和及仲
謙屢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諸伯和今退墮幾何矣而
仲謙文詞奔走橫逸學進而未已其遂以余之語伯
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
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叙而銘之曰既為鼎沒何
所雕鏤之歌悲復苦不為棟樑焉之校木之意哀以慰
翁誠之墓誌銘

公姓翁氏諱忱字誠之溫州樂清人曾祖某祖某父
某公貌方冲清正其色調無一毫之假與人意人亦以
公為不可冀幸見之者必慮而從公言擇而後求未嘗
敢輕以非義干也然或退而覩公之於家人心

朋友之輸油翼粹英意細而情親篤厚甚矣摩木石
一家事物之義理源約精盡文字重密有周漢體詩
尤得句律讀之者在朝朝聽韶濩之音金石之聲
非山澤之聲所能為也少有大志自問調隱疾田野
久困上朝人主抄及宮掖皆欲盡言而不忌誠使得
行其意不得乎其言則不止不得乎其職則不進也
公之平生可考見者如此然則不足為名士賢大夫
乎中進士第歷明州慈溪縣尉邵州邵陽縣令知岳
州巴陵縣通判郴州官累朝奉即公既不求知於人
人亦無能知公者至其造意廣遠據經聖史寄誠於
草木詭興於亭傳人多禱而不能回也兩禧元年十
二月七日卒於郴州年六十九夫人張氏二子中行



先卒中立符仕郎三女長嫁進士包次嫁文林郎
嚴州分水縣令馮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又次嫁進
士陳某孫男各一人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薨永嘉
縣秀峯山附其先人焉於是同年生龍泉葉其與為
銘銘曰嗚呼誠之嗚呼乎繩繩乎不枝不求歸
其生乎不從吉人於九京乎

夫人薛氏墓誌銘

胡序少賓夫人曰薛氏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二家求
嘉望姓世相婚姻少賓於夫人實內外兄弟夫人之
弟常州君博習綜練統有管篇事兼天下所謂薛士
隆者而少賓通達沈沈雄特自期負厚甚與士隆取
畧不盡同也年且五十猶未有注官意夫人助之攝

一室時臥起飲食而已令僕少賓內富樂故不輕出
不知其貧也少賓監湖州通庫卒官家在空夫人治
如平日不使其子聞有無已而子宗子守相次登進
士第以能文有學為名士師交必於四方在家如英
州里巷人不識而未嘗謁州縣也又不幸皆先死夫
人雖慈不以亂志最後幼子定得試禮部而夫人卒
年八十嘉定元年正月晦日也其四月朔附于永嘉
縣文臺少賓之墓夫人五子曰寅亦早夭葬夫人
者宇也婿曰孫補黃庭陳氏兵所廢姑秦進士孫男
四人曰壘曰圭曰堂鳴呼余於夫人知為家者
不以貧富有無而家道常存也其子若孫不以通塞
隱顯而吾常領名常聞也銘曰少賓溫溫萬夫之

愛泉也。長守也。增高勉勉夫人。遺世變遷。安曉暮。故以考厥年。其在後。人力仁力義。達於家邦。夫人之志。

致政朝請如葉公頌誌

公姓葉氏。諱先。字。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其妻去。處州龍泉。君於溫。至公定。為永嘉人。公性拓。華志。願大。固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事弄。靜。莫不預人。事味山野之樂。而達市朝。振臺。蓋以忘冠。紳焉。年八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至朝請。即。勳。祭衣金魚。夫人杜氏。先公二十六年卒。封安人。子男六。曰連。曰某。朝。勳。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還。曰過。曰通。曰造。女三。嫁。葉。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曰。思。益。曰。福。歌。先。天。曰。宣。曰。阿。阜。曰。寒。符。杜。卿。曰。奕。曰。抑。卿。

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媛曰季皆先夫曰淑曰止曰雅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院山之右初杜氏葬齊符神上水陸院西及是不克合吳人勝成記壙

高永州墓誌銘

慶元己未夏余畏風更用寒熱藥不瘳病聚樓脅上行四肢百體皆夫皮如土才偶聚醫士議却立視驚不知所為多引去惟外舅初奉大天永州高使君曰來視余其明年庚申永州亦病四月二十三日卒方求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述席常狂行竟日其疾不能問其險不能哭也又明年辛酉十一月初九日葬于永嘉官莊其子屬余銘又不能為嗚呼余山野人

爾未州徒以文墨事不督塔之而無銘以傳余義闕矣又六年丁邨余疾終未愈也然漸欲振筆矣乃次而銘之使君諱子英字執中家城之高寔生

宣仁聖烈后后親姪公繪任保靜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咸寧郡王爲公曾祖祖世定朝議大夫檢校修撰父本之從事卽江西運司幹官贈朝議大夫運幹卒時生五年矣高氏來未嘉無宅無田公幼孤貧甚天性耐窮約知事輕重特則閭巷間自求師友以立門戶故雖貴姓而知名與儒書生等調郢州京山尉虜新抽兵草壁數遠任聚寇中公挽弓手土家如家人盡死力賊發輒濟山後歸諸司高其能舉改官至六七會罷獄潮理而欲而止知明州象山縣大畿

負熱百斤易糶一搨公聽聲出助公收哺之夜歸以斗落爲喉歲尋大熟麥一壘四五德民選宿連錢末露積蠶惠憲主甚愛公曰類我家人諸參佐故之曰寒士爾知處州麗水縣善以簡靜拊齊薄有姝姝便民事亦爲設方畧廢置補預借一料民稍寬監左藏東庫辟成都鈔轄司幹官母老不行通判台州守精而缺孳民慈惡之公據職爭辨守積不言中以法滄主管崇道觀猶名自陳所過避泣曰誰獨護我通判產典府帥素知公材命吏必先曰通判吾書行而已事無不出公意一府大治歸賢其帥知永州未到郡卒年六十一夫人翁氏封宜人子二人不愚不怠迪功卽福州長溪縣主簿女二人長歸余幼歸朝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郎平江府通判包履常男琦五人叔筠彦儒彦修彦
佩彦符女孫一人公風神峻異雖中夜陳散亦就儀
律人謂圖畫富似之敏達明怨要在不繁散達而事
舉退公常掩戶備然一衣數十年生計粗給其仕雖
取知或連草篇引然不驗也乘太守車若符有為也
而又死銘曰 車欲輻輳不負河旁馬有來賓不在
康莊將將百銀終也望河漢頂可求孰為公憤山賓
寘以宿雲水幽幽而擊 梅嗟嗟既之原芳有永其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XC 3. IN 5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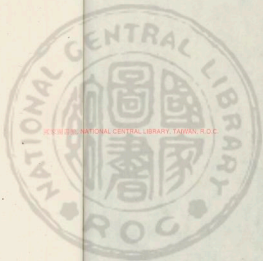


2025.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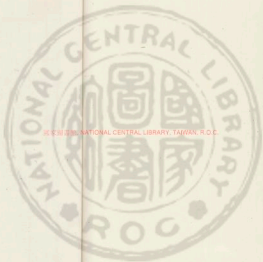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9/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1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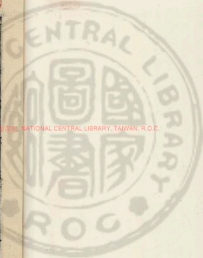


永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前集

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鮑公墓誌銘

清卿初病足以兩竹自輿過觀鮑公墓誌銘
平時稍優猶循行園林佳磐石上數花巖與松篁為
樂轉劇謝客危坐嘉定元年九月癸卯年六十八
十二月甲申其子迪功郎興化縣尉望遠清卿於父
朝掖墓東壬山塋哭謂余知先人墓如予鮑氏之墓
曰鮑叔後也西遷至洛陽唐季徙越徙杭七世祖皓
皓生守志皆官於永嘉遂為永嘉人高祖軻太常少
卿曾祖種宿州教授有聞熙豐中翰林學士梁公燾
銘其墓祖海梁公銘所謂有德德東南士人器重之



者也梁公沅陸名臣也父得鼎縉雲縣令疾父司封
負外郎魁絕之司封亦名士也清卿端肅生六七年
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入太學每一篇出士人轉相
授聲首辭心爭效其體惟恐不獲也初從債取高
等中上第教授處州與化軍鋒許湖遊司公事知新
昌縣通判豪州知潮州自乞官視知融州復乞冲佑
觀而繁累官朝散大夫望之言曰先人後華猶富美
實殆天昇然意將有以用之也然而游覽名譽高為
官爵雖於古所謂為貧而仕者小愧焉就之若夫不
以表而富貴未嘗不趨焉遂之也以是則然不遇而
死及之手重知吾先人依登官行事之蹟實無述可
也惟事外之志慨發新篇一以昭余哀焉

任也或以大鵬之翮猶一蒙天也超埃塔賦汗雲上
於帝庭而豈知備物之尋大哉宣望之不顯遂也清
卿智識益異於治亂消長非見至隱規度深密可以
過絕掃清然而不以干譽勢佐策畫也吏道尤敏給
鈞滌滌并長機立發不得回止也然而不以權聲歛
明恩慈與一世朋友上下文墨論議之聞言動商榷
而筆端錯陳之也然而不以養交富貴奪進取一吟一
詠有陶謝之思一編一曲有嵇阮之放隱几求日澹
泊灰槁有濯旌之決也悲夫已矣雖然清卿之壁官
行事則亦有卓絕過人者方永思陵復土清卿主新
昌頓述市貴人衛士未索紛離至裂袂張棄食飲推
床呼梓他邑夫魂魂奔命清卿取小可取執籌策削

之湖運河立曰大行在道平土悲頌非臣子自快時
也小賸辨設既一應法矣而公輩誅責不已吾猶兩
目眇此水爲百姓請命公能自安乎衆大驚謝退
即次肅然民免橫斃而大官先置楸餘二百萬上之
慶歸正人常跳淮暴雷落人燒至相繼千戶隔河
注箭微主 叫罵清神使與打話曰吾在此姑待集
其總首無之曰爾等首我面如滿月忍爲是乎歸正
人感動皆拜且泣曰請後不敢自是終清湖去過人
開寶而睡牛馬被野矣然則其壁官行事若是有可
謂卓說過人矣余豈得而略之哉清湖娶劉氏封宜
人二子想先死稱姑營營將以致仕恩補官銘曰嗚
人之英去爲神明交壬山考以覆

薛夫人墓誌銘

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蓮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立之
齋來於時士相禁以學立之舉相家子匿姓名陰
重從余窮絕起水村支衾噴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
晝書楷隸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任來嘉者
節朔設席盛集立之獨後至中表咲曰上學子來宜蓋
新之也自是載率一來池日余過立之屋聽靜修廟
案潔清禮御敬勤物具中藏余固或焉凡學子於外若
必弛於家今乃不若是何徵問所以然則其夫人在
氏之力也薛氏歸立之二千餘年一切以勞自當而
奉夫子於學故立之不爲善省而家事自洽斯異矣
夫母於子能使之學古今常道婦於夫能勸其學非

今也古人之學也母之於子有祿利故使之學非必
賢母而後能也婦於夫將以垂其名非必有祿利其
勸之學非賢婦人不能矣余先人祥之歲立之采而
亟去止之不可曰婦將免吾欲勿行婦曰第注吾期
未也今其未成既皆不可知吾寧返矣夫不以一身
之志憂其夫千里之會斯又賢也去年余在連郡立
之采歐影曰汪氏子所謂賢者丙寅八月初七死矣
十二月十四葬其所矣其歸也不及事吾父母吾祖
此魏國之愛也汪氏子事之吾之論也汪氏妾之
吾女弟行也而盡用甘食中姊外妹不能嫁也而割
其肉其食至於情一錢而以爲吾師友之費吾之困
無一言而以吾之得從巨人名士爲其身之喜吾之

文二弟也雖貧而四口之聚無所聞曰得任備是
三子也雖幼而能以小且近教之吾已矣無所復
望於今世而謂在氏之足以終吾身也而至此宿
矣其窮也子哀吾者其得無辨乎余曰然夫人名則
亦登華人二女曰師宮奴奴曰不妄喜溫成婦之
德不苟利澤知學之獲益封我原益樹我杞既以其
夫亦以其子嘉定元年七月 日

齊陵閣特制中書舍人陳公震誌銘

公姓陳氏諱德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講學南峯
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舉爲頭銜受教者無異
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演說奇慧牙
甲新語懋長士解醒起立感未嘗有言相號召雷動



從之雖寒也亦不... 陳氏由是其文寔於世公
不自喜然謝去獨崇教鄉景學薛士隆師友事之入
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過兄弟也四方多業食
衆范道八年策進士登第定公第一舉入不果用教
授婺州朝廷議以執法持之遂授太學錄將召爲
禮部不果使告公將以爲編脩公辭焉通判福州
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差
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爲其首執
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
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益無事無黑
者相人觀聲嘆號老陳即中光宗逆勞曰獨昔
更在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選祕書少監

會人會上疾不能親重華公深誠願陳危論蛇虎兩
乞致仕下殿經行政泌閣修撰復兼贊議不至今上
即泣冷中書舍人侍講同貫錄院陸廣御史中書
添南論公言不願行提舉與國官居三年察官交疏
削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二年始復官再爲典國
宮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慶三年十一
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于姚道鄉封村前
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朴承務
師謙新監官買納場藩子頓薛師難林子懋徐
冲皆隔地既仕未仕者張紹張壽承嫁者一女孫也
一人公之從孫也



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許公反復
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
然後學之內外本末情矣公謂不已年經月常書燈
夜索詢世舊應非庸蕘新簡於理備一事一物必稽
於經而後止千載之上味讀而絲組之香曰見而身
折旋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贊
治體故常上原祖宗德意故或重征前未利遂之於
民者兵薄刑斃於富厚而恤終反士法養其理義照
耻爲人封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故內朝外
庭爲人主一體群臣無民益列迷護而無壅塞不通
之情凡或國所以爲宮皆可以行於今世觀昔人之
政其君非止以氣力荷負之筆諫潤色之而已也爲

仲卿有子產有有委與曾有叔向四人者當朝之末
造能斷美舊學而知齊用之尊奉前朝而斟酌行之
不節於古不扣於今是能補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
名世之士孔子之所取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歷上
極建隆以達乎紹興之後將獨理敘續紀度後漢制
意而燠然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
先後也始公以成名天下歸重意其時有爲矣建隆
大學也漢科舉撤法頗繁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
習於故者以爲異矣其齊福州也平一府曲直使不
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若其大者以爲事矣流言
得易變知暗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 孝亦嘗以禁

中從容讀公所論著 光宗宣四宜前獨對許公且
大用及 今上御極有非堂之舊也謀初載有若謀
之美然而奪其養者使反為惡哉其知者使不復思
而公之身竟以死矣以彼四人使其君臣之際上下
之交不遂竊然為時所向而謗聲雖於朝市疑信異
其終始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高一而况其有大
於四人者乎此余於公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
之難成名之辱而取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
侍郎奉公行之始欲立行於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
詳余亦沿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撰其平生大指
則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懣者不獲述也
諱曰嗚呼東公本北行與世士為齊齊來師之水三代

統紀漢唐廟庶百世雖遠一二以故事研於終極
於初發為詞華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洪纖存以
四六孔子所嚴建隆之元實難下武制酌損益可繼
堯禹天欲平治必恃其材生之甚難莫後肯培名胡
忌高賢愛愛當裂稟文錦縫彼敗衣寄印如累其培
云云權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欄之服有函之牙有擊
其舟音速不聞我瞻封村此矣南塘二物則存公乎
在亡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隆興乾道中天下稱清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論風字
賓之弟正字諱朔字履之其學本於師友成於理義
輕爵祿而重出處享名聞而薄利以易立朝能盡言治

民能盡力居家以父母兄弟爲心而不私其私德
隱一州之患若除其身之疾其紡績獨定厥言公是
非審子奪皆可以暴之當世方孝宗始初求治召
二公莫德閔犯而不欺難進易退國人責焉以爲難
見獲風未熾也不幸正子年四十四以乾道六年六
月卒其明年五月著作年四十八亦卒四方相弔如
悲親喪後四十年道其事者尙相與悼痛嗟惜不已
嗚呼其中心誠信於人耶士之不求爲君子者視此
歟著作生毀齒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同
學兒苗易李野英曰宜悲此數句易忘耶著作曰我
心樂此誦父樂益深矣聞者異之語所以樂皆自言
也二公及錫蓋師中書舍人林公事之終身林公名

光朝齊人所謂艾軒先生者也正字少而善易新以
各家著作曰春秋爲王介甫茅塞父矣由是更治春
秋紹興庚辰禮部奏第一前九年著作以詞賦在弟
二二公不爲科舉學雖場屋荒蕪之文輿論著金石
等而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
及者著作既釋褐調吉州司戶臨安府教授會正字
迎野夫人於永嘉易以授温州召試館職學生院同
薦舉之著作對策曰此執政大臣爲患而不爲破
政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
怨其親令府告執政大臣曰子爲子厚爭爲執中爭
則執中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子厚執中所不爲者
矣傳者至今誦之餘秘者自正字或言多權密院論

修官母老憂求去不許兼史院編修官者作曰求去
以便私也美職可因而得乎力辭不就右正言陳良
祐侍御史周孫疑其必去台既留之除著作佐郎初
秦檜死高宗開謀路輪對群臣孝宗既即位望
太平且支慶滿和未定內庭設射砲大雨水遂害
稼而禹鼎龍天淵挾聲勢陰進退士大夫士相顧莫
敢發口校亦釋盛時隆興二年七月也著作輪對見
上曰群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忠諫竊海憤
之上遽曰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勿論對曰自去夏
至今日再食東南三地震比又震陰彌月所至水潦
雖食雨中為異尤大在廷紛紛請陛下宜避殿掠
磨自責失而至今不聞德音古者災沴皆為臣若

之今一二大臣本行且不暇何足語此殆左右近
習盜陛下權耳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
親披擊騎衝營豈緩急欲高自將地乎閩德陳敏近
童高失臂梁珂亦摧折頰死陛下取親見也上為
改容動色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
害於秋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戒常膳
令侍從至館職疏朕闕失及當今急務著作復封上
曰陛下引舊僚謀政事得如張闢王十朋可也乃與
觀大荆筆滿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符待其
言而後決平嚴法守戒儆侍自宮掖近侍始可也今
梁珂一年三受醜賞他內目一日遷四使而但藏鄉
監即曹敏十負平昔姚崇以十事要其君曰能用則

就不用則夫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夫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 孔道續首論曾刊用羅崇勳便能去呂誨苑純仁力線續至攝親為不可今公憂如揚俊曹 尚熟說不依議然則安用室諫又言國初階級雖平久清未一故設難李腐耳自有不便者一切開上改之今徒監誇僉密宜可不畏為惡旨酒湯不遺聲色未竟游無度甚則有流為戲狎之患御幸無即其終為人取雜亂之禍願 陛下罷行前事應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至求罷留之數十不可以為胡北安撫司象議不行三年十二月觀大淵出為總管於是天下相慶而若詐知衛州矣後奏論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示天下以所好而

常禁其所備上察然之在州明年政平訟簡郡人悲像祠公會觀則賀金正旦進衛謁公不約復求去從知溫州春夏不雨公全家淡食請命八十餘日毋游夫人蘇以梅乳自乞病甚主常崇道觀而去始正字調溫州戶曹錄載大憮繼以大夏正字計口受祿以其餘散粥黎日有常數同僚寓士富人爭幼之換醫至門學平於掩算却立正字親切疎養藥最往安其徑入徐出有難之者曰將為太夫人憂曰此老母慈也所活數萬人學 安集兒常百計善經乳餵哺無子者擇取比消扶災救猶未已符在曰司戶去吾河所得衣食既而著作來中故民望之亦如正字及著作亦去又泣曰天以二劍賜我而不能終也奈何商人

性還必問若作正字及游夫人安否其皆卒也哭之
皆失聲此蓋余少年親見聞其事也正字既解九曹
乞監慈廟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諫言之
士而聽許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老瘵成敗得失以是
不得留擢改官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高災饑而無
經賦二字盡罷之使請餼輸數月即為併寬旁野
訟使兩解白指無追呼者市食挂談於門民當其物
持齋而去邑庭常也夫城寨所在特士參政之望為
師自導不使廢倫抗禮正字以教責之望不悅也居
五月以疾復往祠祠再召對復至相九文贊上謀恢
復銀基者姓者趨和之正字極諫曰臣觀今日也和
未為味策竟尚防然增嚴解今城十萬矣往時兩在

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卑凌陸矣前此江上教兵
彼且可問今汝淮分也該聲楚泗頓矣虜或不我弱
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時責成於端重進事者從
容以待其變若募彼人嚮導彼異國濟師合中原響
赴而兵不必衆就虜人滿聚而要不必多憑虛蹈空
過為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矣此所謂天下於
一節者也止棟然不以試除正字於時士無不嚮板
後者米公元晦亦以為人主義在後雖遇若作於李
德遠坐論之者作冊是也他日米公曰乃為賢之德
遠夾攻德遠者吏部侍郎李浩也正字又言歸明人
宜設處州縣不當聚畿甸從之疾復作求為福建參
議官行至信安傳舍卒嗚呼二公之道所謂愛天下

之危而忘其身國國家之便而不利其樂者數著作
之選自溫疾有間甫亦大旱手為救荒十餘事率卿
人行之招湖惠米商白守免力勝四集域下郡以不
飢蒲之苗斛餘六萬建炎益起漕司筭其軍食備刺
二萬五百入之福州自是蒲有儲刺米斛增四飲焉
著作出胡北愬於朝捨其事請歸不已宰相袖書以
進盡蠲之正字嘗行秦溪有道墮者駐家良久探燧
瘞之乃去過劔津望覆舟號呼祥卿夫人鬻金救之
而免平君昏暮扣戶相舂飯之二公行事隱顯大略
如此自謂朋友講習為古今至樂常曰天下至大也
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若公論也朋友群居教
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論之所由出也窮山末名聳登

共語常聞鐘磬未已死日家無留管著作前後夫人
皆林氏子彌正朝請即淮南轉運判官彌恭彌即女
嫁鄭其卿林尚之其卿某官正字鄭夫人星生三子
起晦朝奉大夫秘書省正字起世迪功郎南海縣尉
皆已卒起元某官蓋著作止承議即正字奉議即而
彌正起晦起世皆登進士第起元則起晦為大夫時
所任也諸孫曰瀛曰堯曰鎮曰慶曰洪曰含曰鼎籍而
正字則希醇希道希謙希深所為祖也余童穉事三
公既與彌正為友而起晦贊同年生彌正曰吾二父
銘以幸子病牀十年不能文嗚呼悲夫二公之卒也
艾軒先生為國憂吊筆濡不忍銘以至是也而余何
敢借雖然艾軒之不忍痛至也痛且遠德將湮無以

獨來者矣而余何敢忽每念紹興末淳熙終若汪聖錫尚國瑞丑龜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薛士樞呂伯恭及劉賓之復之兄弟十餘公在雖屈其道伸矣身雖沒其言在矣好惡同出處皆進退用捨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於四達之途後生之所望而從也著作既教按温州正字亦次攝學事於是邦之士披山通谷浚泉源而達之川流其尚克有聞二公之力也蓋余昔孺子而今老矣而又何敢忘乃為銘曰
範曾祖也愿王父也顯考諱炳三世長者府君將終有虹聞然升堂繞几如綬蛇蟄其端二公文字之符有孝有德以言以謀並事阜陵致忠授愛朕樂聞過不諫奚待如玉斯攻如木斯繩繩治頰去感目道以弘

子古而長語甘而酸披行人斯尚道親父元凱既來愛謂其家伯夷叔齊編之到今詩談之原士表之下墓猶相扶百世一化我銘其詩古人無已張幾後生聞風而起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宣仁后遼朝九年尤仲遠外家不私以官親授公於公紀止於梁使后崩 哲宗始雖思慕留後宣和初公紀子世則任不過送判及居憲 高宗朝戴州自以行憲使相中興用人道廣厥功君子多顯幸甚或恃從執政累累有焉由是公繪子世定修廢於秘閣世則子百之亦宜松閣下之子子來司農少卿又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蓋百年間宣仁近親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氏美任具是矣比其地動戒重漢登官當青直漢多
少相什伯也夫不問材否當時而祭人以力取之也
以賢自異持詩而顯天以德報之也宣仁紹姜女
一曰字之烈嗣太任思齊之聖履遠堯舜仁義道為宋
廷無疆天暨服本於至公大義而已矣豈顧計外家
區區恩愛享薄哉聞於長老元祐之政姦邪小人持
不便故高比不得志於紹聖崇觀用事者揣揣然不
全高宗惻然命宰相改詩史聖德復明然復錄之
紹煬未及也余以國史叙高氏世次而少卿子不尚
請為記其墓曰少卿字夔遠仁愛恭儉常獨處一室
不妄交接內敏而暢應和紛選中綴入妙若不能
言人倍賢之謂平江有報料院發書越州知度劉官

稱通判平江府事長官如父兄戰守不便立治亟所
吳人閭田墜下流者以里計肯豪勢家也公視水勢
所向擇拆廢之人不敢怨知判門軍漢旁百六十里
兩源民田耕者不償種官捐粟六千石猶不能披
公曰此可謂巨害而昔未有議河也為公漢築堤十
旬而成歲以不繼於役處得嘗銀兩屢甚衆人皆異
之公摩搽小郡辛若在民興其大利約已惜費整頓
理闕又構試義勇城備軍卒元新聲聞諸司為校太
社令遷軍書大理丞倉曹即提舉非宋常平茶鹽准
東父早飛蝗食人食幾盡公子用縣粟五十萬分賑
官吏悉餘前後賑卹善者數十事施行之勸鹽商以
未貼鈔販舟鱗集歲七日率為郡祀祭廟祠以祈既

大雪雖死麥熟人以爲至誠之應鹽司故例厚公削
去法不應得者先絕以身吏盡頭息亭氏本誠靈留
十一縷被薄戶火伏日多支黃與增十三四召還除左
曹即軍器監入司農爲少卿時太倉米名異無實員上
下蔽匿使改覆按公疏十年致弊本末請一洗宿員
給新歲從之方別爲科條吏後可繼而公以夢歸矣
初公母安國夫人年且九十聰明輕捷無老人狀諸
子齡六十各守一州夫人東西行唯之齊從公請而
往疾忽作公奔走宮而夫人薨勺飲未和嘉慶三年
十二月甲子公亦卒年六十三四年十月某日不肖
與弟不恪不倚以公遺命葬於平江府吳縣長用而
陽山王季氏王氏幕氏皆封宜人其卒皆先公其坐

公所治也不怪不憚皆將仕郎孫彥博彥章孫女二
人始公課郡最入朝前後七遷得少卿在廷中謙退
甚不敢與同列齒議親秀倫見者親敬之安其爲僚
而不忌其齷已嘗曰仁人也高氏籍數九世初以武
功後以勇寵獨不倚登進士第全爲脩職即晰而安
撫司幹官者存自以閣內錢買國子監書賜其林第
款識曰元祐丙午崇慶殿賜書安仁坊高氏家藏然
則讀書之效至不倚始當之也全高氏字弟往往耦
耕斗食密房杯戶一燈慈慈淡罔呻吟如布衣寒士
於是皆皆爲進士皆以文字科目起其家也嗚呼石
之志也歟銘曰 倚高祖姑元祐稽古援祖示法開
賈後路駭爾少卿天修其門本無講舒不特錫耘淮

楚之知以肅以精表著之美金錫圭璽我不盡能聞
昇厥子文字之祥始基於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生嬰承康父資書經密亮事大中嫁同縣
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應慈之應君吏部侍郎孟明第
三子夫人年四十二開禧元年七月從夫知軍國縣
卒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葬游仙鄉靈巖子三德女
歸辰州司戶王祿應君以書來曰林氏恭約苦節在
朝教和慈慈子訓之嚴操下接之懇處家日未嘗解
簪釵嚴察有智能助其夫非止以稱職為順也夫世之
傲除官顯仕者無不致厚其妻子而士亦有因窮而
約至求飯其妻子而猶不得為殯者彼誠知其所以

厚之不在彼而在此也故雖拱壁駟馬華亭行勝於
生存之前而不若片文隻字斷石漫滅於零落之後
林氏之死倘不辱而賜以銘則是所以厚之者不彼
獲而此得而其致薄之過可以先矣余讀而悲之昔
予在金陵雅聞君能治軍國號令清省絕少營私
民愛信之異口同辭余以病歸捨舟山行始識君見
其質性冲泊器宇明審侃然窮邑中量蓋其任者也
夫營營者而鵠舉挾棘不能棲宿也昔人記之矣應君
豈以一縣自薄者哉余既衰惰不與世接而交朋之
念已矣然則君重感於夫人之不遇余預有責焉故
不辭而銘銘曰 樞密女淑侍即婦歎其夫甚材可
條武歎余實銘之觀爾後歎



孫承叔墓誌銘

餘姚孫君椿年字承叔生五十九年卒於慶元己未
六年十二月甲申葬龍泉鄉澄溪原君子之家來索
銘值余得暇疾夕理顛倒不自省錄乃請山陰陸公
來於墓以待余疾更十年不愈之宏索銘不置聞為
苦詞以感余曰澄溪中琴瑟矣奈壞下何余愧不能
答也初君五世伯祖樞密副使汚號名臣而君之曾
祖璣祖釋無仕者父將藏即述始絜君於學東南師
友多聚其家君剛特博達精力過絕惠子寒抄暑講
寢食夫期會凡書事義類深淺古今事功變通來章
錯綜機神職夜往往心悟所以然越之獨儒貴士爭
傾下君負其能猶省門五六然終不得第名於進

士爰謝過落遂至病死如者肯為君歎惜故陸公聲
叙君事而抽先民之誠智能贊當世之德而其恨不
及在人主前口帶于畫見於用而成功名也君既不
遇行之家惟之謂異地多新君而後立表食其族
人歲有常寧親戚故人壽里賴以不來幾壽者甚
眾又出私錢築堤捍海麻無凶年繫君力也所以美
君之賢哀君之困開闢宛特句字抑揚月逝年追讀
君美然猶親見君子之為人也所貴於生謂吾不苟
生也所不憚於死謂吾不遂死也一字之稱一善之
自古之名卿材大夫良史記之不過是爾累行以學
善而君能有之備懿文以壽遠而君能得之多是固
難於生而難於死矣人之欲富特以明子也欲貴特

以明奪也。不奪之備否。賢不肖之以。以異而名。無之
所爲有無也。世蓋有備而無用。而予奪之當否。各稱
之。有無全得。而爲則賢不肖之實。豈不前定也哉。若
之前定者。既如此。陸公之文。又如此。然則之宏之索
亦必出於此也。君取吳氏四子之宏。爲長。與之亮。皆
橫君席。如貢之。與之。頤女。嫁其官史。彌忠。銘曰
昔虞仲翔對王景。與朱有。樂之。炳其。冊。書。越。之。多。賢
有。島。有。仲。嗟。乎。孫。君。我。懷。主人。

於正仲墓誌銘

余爲兒。輔。同。歲。元。章。時。邑。俗。儉。儉。屋。宇。財。足。而
元。章。討。遣。廣。省。東。望。岳。池。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

痛。洞。徹。表。以。括。抑。樞。以。爲。藥。行。者。咸。流。勝。延。頌。益。稱
能。叙。善。放。卿。黨。樂。附。請。子。自。刻。殊。聘。請。像。君。衆。爲。師
一。州。文。士。畢。至。正。仲。鬱。仲。皆。登。進。士。第。正。仲。名。暇。寂
寬。整。有。句。童。朋。交。愛。信。爲。羅。源。主。簿。後。死。者。焚。瓦。瘞
其。骨。衆。董。合。和。凌。風。飄。贈。命。曰。升。天。以。尤。細。爲。孝。正
仲。雖。文。禁。止。治。塚。寔。藏。之。始。變。其。俗。有。以。牙。疰。誣。人
至。大。辟。獄。番。戲。不。謂。正。仲。視。之。文。齋。且。溺。死。也。一。府
稱。善。移。至。山。丞。王。虹。橋。在。市。心。壞。久。計。費。數。百。巨。萬
徒。輿。鋪。手。正。仲。自。與。歲。勸。成。之。至。今。爲。利。辟。監。建。康
戶。部。贈。軍。庫。充。章。卒。正。仲。哀。毀。成。疾。未。幾。亦。卒。群。弟
環。視。從。容。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渝。作。者。興。起。因。振
手。而。歎。年。四。十。九。時。紹。熙。元。年。七。月。丙。寅。也。以。致。仕。



恩迂通直卽三年十月已酉葬于北湖夫人葉氏二
子子真早天子普長女爲左次嫁項叔益他日子普
謂余吾祖若祖母叔父皆得當世名人爲銘獨先人
二十年銘未立敢以請始元章奮獨身自致大家矣
而抑利務與晚歲極淡薄正仲材富位狹所至有紀
懿冲名淵叔敏業精識敏尤以爲當遠至然皆止於
選人正仲死子普方十歲稍長崇奉廬闕墓道吳
草秋榮美橫寒碧與余書詞甚茂懿冲諸孫亦早隸
同時中童子科鄉人甚以爲寵夫五十年之遠盛衰
能否未有不變者今其孫曾堅告孀歎初當長立幼
慕茲厚於舊豈非元章好善之報而正仲兄弟未幾
之舉歎嗟夫余既耄衰而見元章四世矣余不足

而元章之後益隆可喜也銘曰 望江之宅其傳無
教元章之德集雲之軒其久而新正仲之賢合二彌
存以蕃後昆請視斯文

夫人徐氏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與信安劉必明會直廬必明初解褐飲
吸俯僕又手低首忌氣翼翼卑下殊甚余頗疑士人
甫得官即矯屈爲是何也及在荊州必明官博士聞
携子克勤相與還往風蒲霜菡淡語常盡日尤卑下
過於直廬余尚疑其自抑以求進勢不得不然非情
也後數年必明令湖南有能政舉負足一日引鏡照
白髮慨然歎曰此豈改官時耶遂謝事去余聞而異
之道行信安必明迎余客舍謙謙卑下如故自是十

年必明書說不關然愈早下不已愈為尤而昧進冊
取垢辱而以淺疑人然後知必明之實達矣克勤為
余言徐氏之賢則又有異焉夫人獨州龍游人也幼
慕夫巧雙亦他文作極奇綴裙襦開傳說續夫人汝
伎及是吾當輸汝物經夕而成莫能知其出兩手
也父死母符以齊如子之備若夫人訝未成服問知
其故號慟頓絕久而後蘇家乃止不敢言終喪兄徐
如其意夫人曰為富人妻我不報也必明使聘焉既
而必明忍恭得疾不食柴立親戚為夫人憂夫人曰
已許嫁矣死生從吾夫度何道必明貧甚約弟治而
家身遠出弟有節粟折之則村桑夫人破屋中一婢
閉門橫行自若遺其夫書曰柿木一株綠陰滿院是

足以愛吾子母念必明管以白金付之夫人問所從
謾曰某入談請某事敵以為謝夫矣怒投於地曰我
以子為賢而若是匪具歸將歸必明出其書教學所
得也乃已然則必明以卑遂其高夫人以剛佐其柔
夫婦皆一世之偉可敬已夫人以庚寅十二月辛未
年月日葬西安縣淳石脚港橋克勤自立尤苦且不
獲事夫人而獨記其言行曰懼不傳也銘曰
夫勇退号妻剛貞德既同号年宜并風增逝号鳳悲
鳴刻辭幽号慰子情

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

初龍圖閣學士太子詹事王公十朋以太學生對策
請收還威福除秦檜蔽塞之政天子即日施用入館

論事益無避爲侍御史有爲張丞相力贊復離濠與
張公俱去素負大節暮春與楊震爲人也時北方餘
學未衰耆老先生尚多有既聞公風聲服其行事莫
敢爲行者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公第一嗟夫
富貴何足道哉能以公議自爲當世重輕斯孟軻所
謂豪傑之士歟公既歿二字守其家法諱聞詩字與
之者長子也始從營事游太學已乃授承務郎監建
康府糧料院福州連江丞審察登大理爲司直主軍
器監簿後丞大理知和州易知光州自請去提點江東
觀召爲孝功即檢詳樞密院文字嗣去提點江東
刑獄卒年五十七慶元三年十二月甲申葬於東山
夫人孫氏後公十年卒子變官致知某縣且又一

女皆早卒姑某官公少有冲量遠識學於某公
退重進天質自然方擇婦而婚事羅進士第一卿之
高貴多欲婿公以自納公辭焉姑女長矣且貧嫗之
賓故終身既營事於法當任公公曰二父老矣請先
及營事而公爲士人如故垂赴省試而營事得錄
變子公曰父母浙江上峽吾何忍較名於此棄試追
及於壽陽金陵治留守之喪議出使門公約教授曰
肅曰此帥也而終不以正無禮之過流必及上帥以
故止滯秩到還宰相謂人此王魯齡子不宜屈銓部
出帖使見公聞不俟裝歸在連江如有坊不樂一日
謝病去新帥適至留之不可愛薦於朝命下逾平督
迫起發又謂告逾年既而司直久不徙或疑以問公

公笑而已治邊帥欲怨家欲寘因於死會將內擢以
詔旨趣徵具甚急公鞠報如常曰竟得以赦原平生
行事皆此類也周丞相既罷因以去者多善士公嘗
與御史同僚始書劄謂由是出守未及上而移浮光
公欲無往余固勸乃行仲漕同置定城縣監董鐵輸
炭爲一卽惠公奏廢之後余過光郡民謂余王寺丞
待我如一家人爾指道旁木拱把百里曰王大守所
種也今頌長數尺矣又指郭外某橋曰大守去日我
輩斷此留之今方修耳其使江東而營事故治番營
人聞公來喜甚迎之數驛共治江東如營事之治人
以公之政能愛民而又能去其害民者父子一也故
其卒而人哀之知思營事不忘夫循理而動人之常節

性也而自免者蓋寡而賢人之常職也而自肖者
鮮然則公能率人之所常而勉人之所罕足以爲賢
而宜書者也公召雷欒比再爲郡皆趙丞相所進
趙公得栗門下士往往畏匿改事獨公不辨不編如
趙公在時畏趙公者然公素行不以爲當然也歷事三
世雖未獲論建然正學書聖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
發不以利動強使天假之位衣楊氏之世德未心
不於公見之矣故余旣爲公惜而又於愛也有幾焉
銘曰若昔營事公主嘗道獨行無與同世所瞻望公
之天產良玉知其■之成美不琢宜歌雖博如披舜
華必守以義乃爲闡家河曲千里江則有記其子往
矣



水心先生文集之十六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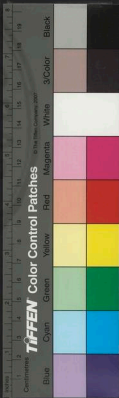


2025.08.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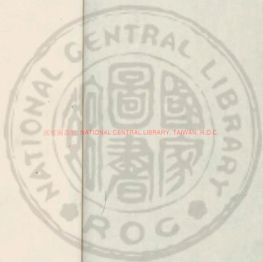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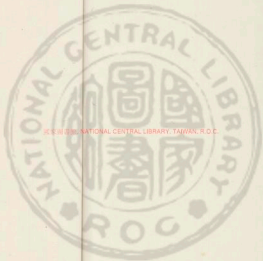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NEW 201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C 93 W 028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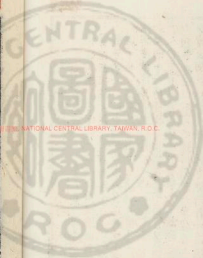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蔡知閣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公蔡姓必勝其名字其之其先自莆徙爲温州平陽人曾祖岳祖欽父對祖武志即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武志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袖衫拜庭下至公獨袍笏副掛帥因請以賓禮見召審察樞密使欲除學官且取意於公賜公恥之謝有疾出副東南十一將捕獲蔡鹽當賞公不自言召試閣門舍人曾觀用事真公見已故名衆舍人欲輟差會朔同列曼趣公公不肯往既得對陳六事移舉上詰難反覆公辨奏從容手筆付外多施行者知澧州母喪不赴知郴州論擇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計孝宗尤異



之曰觀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命周丞相留公
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所錢歲剩萬溪落舟販
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使之邵人乞更留一年勸
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光州未至 光宗召復爲副
門舍人遷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問蔡某何時
服除召復爲帶御器械時却希負足公辭詔負外供
職 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會親對宮僚嘆息言
佳士難得遠朝常目招公自邵州還也 光宗方參
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漏門職有人稱道今去幾
何比來安否其再爲舍人也知閣有闕將用公執政
亟召劉敏授之上固不快至是遂 門事公以
前比無用士人固辭許孝宗前允宗疾不能痊

太皇太后命 今上即位 上却避稱三公與
韓汝賢挾抱登御坐謀決殺而庭中驚疎出知池州
建德縣解強盜十八囚獲元公疑之官吏爭獄已具
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地事向繫救囚姑自誣服辜
連見太守急呼至屏人曰若知真盜乎趣禽有尋獲
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爲神徙知楚州北神鎮少
年以剽境外爲業前後不能禁公日與錢米什伍同
察用其豪爲總首旬一按試兩界以安有劾用飛喚
聚衆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桃園蔡邊人兇懼公發示
不知者密設方計俘服以歸斬于市然後以聞諸將
嘆服自謂不及也權知廬州公既領方鎮經度又遠
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問合葉相連創二水門增

建康成軍徒其家勿更或凌熙河修築湖西口關以
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民頭為水軍者籍焉湖
有孤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中為寨築五百教倉七
十今浸廢而兩淮民馬官可給直聽自養歲大閱以
賞眾之胡論相持久乃行而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
錢七萬持非常朝廷意師以假用按置漕司公以自
帥郡會者別儲之更儲其積虜有楊椿數至光州獻
攻守策實覓我守木也稱上聞公奏約寨內地從之
徐吉州刺史提舉宗道統將用為揚州倉巽下嘉泰
三年八月甲寅卒年六十四開禧元年閏月壬午葬
瑞安縣靈寧寺後塋塋塋封宜人子儀保義知新
陽門看

師新閩門看班祗候僑林官女適吉州教授徐際先
卒孫男六人孫女五人公為政求下疾苦審郡到病
條盡研廢先後必倫未嘗立名字歛財而常以其餘
與民歲時寒苦矧其尤貧不自業者親至學官課率
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興起在廬封馬亮包拯之墓因
墓作祠趙立魏勝死戰於楚斬其塋廟以公田給祀
徐道子宜公之友也滴居南安公時守池將乞官觀
祿歸為徐公奉其母徐公驚嘆固止之四方名士攬
于家者不以密疎存問無虛歲蓋公以忠孝發其剛
毅慈良成其密察故凡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
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錄也而又有大者紹熙初光
宗已不豫雖御朝猶再拜外庭不知之多諫上

宜過比宮省候如禮疏積凡上言或訶至上寬優不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洶動無不譏切過宮者甚至禱以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台上華一出隨至榻前殿不返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內掖絳為裂有黃傘相上有疾明矣父子相見宜俟疾瘳公不備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宰相慨然曰君殆未曉夫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日御朝自如茲所以為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上身之理既而孝宗大漸上成服宮中中外訛言益甚或言某將稱本赴或傳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湖士落道者前後數人私竊以家去者甚眾近幸富民說厝重黑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或又責宰相

上雖疾而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嘉王長君讓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慨然曰他日嘗存出草茅者豈嘗備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不請建建即代也朕欲仰知其妄爾然試合辭以請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屢乞奏事不獲命憂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私念曰夫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歸不獲計且窮儻白太皇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瘳其可獨與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往反定議時韓侂胄同在閣門公素善侂胄曰公於太皇賜也吾欲以公至趙公所侂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參語因知省關禮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彥逾

戒郭某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祥備進孫啓
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禋祭時參謀官有持罪城外者
孝宗崩不致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田里太皇太
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 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
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叩 皇帝位於重華宮
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 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
寧者公本致此宵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之力也及
訖宵持功專恣立黨論為厲者方因之而知閑劉敬
又內忌公即脅說訖宵曰崇正之素望請名主今內
參密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訖宵由是疎公出為池
州公嘆曰吾受 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 命
懸漏刻而吾判以族出此所以報也弟獨安定何安

分彼我乎禍今作矣 太皇太后口必前事陸宵米爲福
語中趙公既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
爲太師郡王擅國命絕帝御相而公連刺外州黨默
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似矣然而以立君爲難
者雖通乎百世猶將難之也故余弗敢闕以待信史
焉銘曰 昔 孝宗重武科時祭公首應感甚易良
不狹羈吏外內絕尤殊領寶閣前比無遺危疑逮大
謨上龍飛公手扶出三州自戲娛翻其往誰特書萬
山中林集烏研斯今振古初

徐道暉墓誌銘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茗甚於鉛蜜手
烹口啜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

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篇思尤奇皆
橫絕欲起冰懸雪跨使讀者發聲摩挲首肯吟嘆不
自已然無異語官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
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賾物切近之實又沈約謝朓
宋明體出士爭劫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
名世矣夫東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
哉故善為是者取成於心可斯於物融會一法涵受
萬象節萃拮捷時而為無不按節赴之君尊守臣
卑實順主穆如九投區天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
之者謂其纖碎而管道濶肆而亂於廷設九奏
黃龍大箱而反以浮響觀官商布之謬組繡則失其
所以為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

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
惜其不尚以言不及譽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
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際
芝紫芝其常朋友曠且葬之在塔山林嶺兩村間唐
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墓不可無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文禮字正之余既為與之銘墓論其家世
詳矣與之公兄也初公由太學用詹事恩補承務郎
監湖州烏青鎮有醫善為方得賜帶如從官吏畏之
宴聖節若御監上公按令黜其班又有訟其留人子
女者奪以還民醫不勝忿快也勢強公因力求夫知

泉州惠安丞時禁松菴寮有壯盛號彌庵每主備高
郡將請賜爲姦利公補○蒙撤守怒詰問不則公徐
既以寬守因教公爲其賢○軍器所幹辦公事關蜀
帥時幹辦幹官兼制司員之家王姓養疾人子族人
爲大官併得其籍已而有子族人子曰籍之財皆吾
故物也不與弟一錢愆之二十年三獲罪矣公嘆曰
世未有貴巨產而子於人者且安得異籍緣中分之
其兄乃服請公謝一獨傳誦以爲名判授湖北營用
幹官瀘帥張孝芳被殺賊黨多兒死配流過江陵公
請帥奏於朝正其罪會慶而遣軍吏以剛白留山棚
元夕張盛可就也公曰歲不稔民且飢寧遊可預
計耶力勸去之會公再從蜀帥辟機宜文字將祖道

公曰山州尚在不敗帥亟命除而後赴坐人兩質之
具稟死勇○光宗不豫久未遣代或謂吳氏世扞守
故名吳家軍當置其子弟以俟命不然變生既而
累擢事者至軍亦皆死蜀人尤懼獨公恃不可獲選
李世廣攝又半載調任始用張照而以季爲副衆乃
定辟知蘇州西南夷戛失索結連青毛吐蕃五部並
反公切責諸將曰爾輩常謂蠻使叛而欲買降之利
在已是以造禍疊作取飯甚者趙鼎錕太奇効罷之
拔義勇正將揚師傑委以討賊大破河側有聚落曰
三村居民百餘家素爲義鄉道賊竄以入寇公誘降
之徙於內地印部川王者盛於諸公有女兒城賊借
以出兵公以逆順喻之願助王師中丞常贊始諱然



猶舉數千人圍安靜寨公率營勇士內外合擊大破
賊斬獲糧仗得兒者十三四諸將欲乘勝渡河公止
之喪夫索請以買和舊約得福而辟公不許曰汝能
敵兵束手當貸汝死否唯有戰耳公於安靜寨新舊寨
中間移險要築長溪築視二寨之關備完之愈年受
失索乞降甚哀公已移知常州矣為庭受糧量運去
曳失察泣送曰我以安撫恩威故來今安歸乎公慰
遣曰汝第別再王化無他慮也自曳失索呼服二年
中公本末精密不大憚公載其大者如此常之獄
有手刃傭主及家數人皆死焚其窟窟以無證佐秦
哉公亟具稟論如法公在常如舊事治鄆以明義尋
略自爭訟為水滸茶知少子奪皆盡秩且補旱乾無

年公疏救荒奏請賑賑米費數十百萬而人相號
死如彼者行之說也又蔡米不出現勢無越疆雖貴
家並載上司督發皆不聽是歲田無恙得而民食猶
自如朝廷命公留將卒行之不樂者辨公竟罷起知
憲史府政大府丞除考功郎建言磨勘法文臣以四
年武臣以五年而起理必自五六年之一日然或四
五年而為歲六十九則五六年之一日而有不待任
其後者矣非天子所以優臣下也請限歲終得磨勘
至今行之出江東轉運判官約許拾漏未又有礙
三十萬緡別歲以待非常為部內積積通減月解廣
德賑飢宣州南棗備學養士者皆自出急吏緩民損
上益下隨形糾劾風俗大改如直松關仍運判以病

主冲佑觀歸至蘭溪開禧二年六月十九日卒前數
日與余書論事耿耿不疑其有疾也十二月辛酉葬
于白巖宜人萬氏先卒再室以乘氏子曰仲龍神功
即江淮宣撫司准備差遣曰如某官曰麟二塔曰朱
蘆享白陣師讓公果敢激烈當官職與事遇法理不
顧者直前疏治天縱川次莫敢嬰忤信其志雖雷建
獨立船面折無諱也在荆州向余劇語發事紹隆間
憂勞忠慮于時正邪賢不肖一一記憶無遺夫能知
兄弟之意以達之於行事者超若一人又度若一手
至克之於性故之於古其不合者少矣而慈公者曰
此一家政事爾余皆至泉距登事三十五年矣其人
恩而愛之如初至淳光與之遺蹟又余所親見及公

黜闕而遷去去常而復時也書錄以詞刊石以紀傾
郭而逆送扶舟而後先不絕也一家政事何如哉然
則為公子孫者皆勤其業皆導其教民世世波之皆
曰一家政事然也不亦善乎銘曰 仁智同源而異
術鹽梅同味而異物棉敷立之而以剛聞資之以仁
從兄之溫高岡千尋洪流萬里不為清澗者八已事
非色非聲衆人母之咨爾後來尚稱祖之

陳叔向墓誌銘

叔向名葵姓陳氏夔州青田人父身成宣政即致仕
君第進主青田主簿攝尉盜獲法應改官君嘆曰彼
罪且死而吾利之耶雖緣故例掌僧租僧遺囑又有
定敬囊山一寺至六十五簿得之安君一掃絕發按

康伯起太學生劉之海之海珉迪功師監海鹽買納
場席森夏元四年十二月甲申葬宋嘉祿三洲臺湖
山乾道淳熙中間學曰盛上梯山樓谷自力於善君
仕不希舉有報推其餘事父孝謹宣教君病不解衣
數月兄弟相愛友門內諧繁無疾聲邊色祭朝以主
合疾以宗行義脩內外完彬乎一鄉之和也有音
人良士之贊矣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
所明記憶領而不足報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
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小大高下曲直皆身處
君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
多朱元晦修方不齊賡呂公已下世矣宋公雖論未
合然重其詞真無隱士有比君取者必使往從之曰

婺州教官歲取錢米於學取職田於東陽縣數百千
君別藏之為諸生布書器具焉又教兩外陸宗院趙
丞相知福州君謂趙公未知道指告提耳累千餘言
併以崇飲師游為戒趙公屢然受規焉嘗察校淮南
運督方議脩石梁瓦梁壞君言今果行此則具祿和
涵浸失業濠光安等並不保護六郡體大情剛當別
家事遂格運司交并持于而勞王卒比人要君改服
君止不渡淮或勸姑聽許君曰漕撤今輸銀絹耳無
銀帛郵必若改服須奏聞也虜不能奪竟常服而畢
知平陽縣號為劇頌君臨以至誠適緩急之中吏民
畏悅紹熙五年正月五日卒官年五十六夫人洪氏
後十四年卒子志仁志義五女嫁者卿貞進士洪綿

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懷谷排發舉一而返三而孟
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
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
一造而盡獲在佛氏之妄也叔向指包蒙之輪遊於
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
可輕議其勸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然
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列叔向之所以異
於其師者益之亦未暇詳也二君死祿二十年余接
老病追念往事悲慨無已銘曰 履早而行尊言約
而義富經術修明表裏既一 王精金宜在清廟此
趙公為叔向之美也叔向之精神趙公如板也趙公
之敬聽叔向知此也嗚呼能用功名顯有以也

黃子耕墓誌銘

子耕名營黃氏自金華遷分寧至本朝為豫章開家
矣給事中樞管祖也戶部尚書叔敖祖也朝散大夫
望父也太史庭堅字魯直者從祖也天下盡宗太史
詩外夷珠域皆稱江西而黃氏由此不獨為豫章南
家也子耕澄潤明澈雅服襟襟纖毫點格揮絕飛域
人謂與起曾直矣讀其詩詞如但幽薄絕高丘宇宙
奇曠風露綽約人又謂非子耕所能曾直遺墨散落
收拾未盡爾子耕不自是家學舉從郭子和宋元晦
甚又取友雖野傑士而皆行篤言信步著繩墨未
嘗放達而好恣辭蕩而無程也故子耕蚤歲名重江
西調端昌主簿盧文思院天子郊見上公貂蟬父遠

暗淡大禮事務惶惑以谷子耕子耕由祇候庫襟指
曰此未嘗許重錢也且安所取金革務怒曰監官不
材吏軍自端之于耕矣曰大臣莊其首所以敬天也
若專知陪備豈勝任耶事務以為玩已益怒盛氣持
劾于耕或曰彼事大臣以禮于事大臣以諂可乎事
務慙而止先是湖北安撫使章壽壽司職事官前宰
相胡雄知洪州又與轉運判官林浸瀉至是給舍侍
從又交薦要人使所親招之不往因其意益陽縣遂
以為堂除五溪故痛難族種逼迫維耕省地上氣勢
自由縣官不能主令于耕陳請勅說有公事立期信
使之緊慢應手如一家人監司人爭為朝廷第共語
于耕極授處州通判經總制有額無錢十收六七每

於三月右曹按籍按之有侵減磨勘之文俗號為最
最綱其法必行河界辭借條首頭款牙契常為致
矣于耕會一郡成賦法應歸總者以十年中的取
之問免其遺負錢額均等故態蓋革更為最矣兩浙
薦士又以于耕為首主管官告院大理寺評事監
丞職為三遷善類皆喜曰鶴用矣然于耕意不樂聞
行西湖成蓮葉旁擊水慨然歎曰我昔在朝比山一
水一石無不自品今無有清味何耶豈老老明神市
朝山林故相追耶遂以貧請去知台州又年餘以從
弟死請歸哭之論者頗疑其迂于耕請不已知袁州
過撫州哭弟哀甚得疾即謝事請于進察不肯飲爾
以喪禮而已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拍床呼曰可

行矣夜漏上十刻手書起字煙披之坐良久卒年六
十三六年二月丙申葬分寧縣雙井夫人吳氏曰姪
國子進士整子耕卒後二十日亦卒曰在女嫁承事
即監糴與有苗米倉趙思純先卒孫曰鏞初子耕得
合州知其家世者謂晚者以嘻子耕子耕曰某書生
家此也笑既至則勤若夙夜先勸後禁談謔舊子計
銷廩歲百餘得祿易節器陳政行而即解平治自取
吏道習所師用往往吳民之事也有欲行吏判者
共論笑之而州袁簡陋禮文所當施而有闕者孫曰
吾未暇也子耕於酒稅不用求高比私賈偷購陸絕
之戒則河添升方人感其寬既而課入皆多於舊虛
藉坊場錢百餘萬非本界也常費不自列而在代者

猶太半貨不擾取餘當輸錢七十萬子耕曰前後相
求至此爾不能為艱捷費也蓋除之為濟難倉好教
育黃時下其價使不踴為甚當庫儲錢兩雲時量民
急與之置糴家二拜棺千五百置春濟院左為安老
右為慈幼又別造安濟坊以居病囚九此皆自有子
本使後不廢不徒為之名也朝學臨首鳴將創繼星
門益請生食有詞訴稱小學生者建小學子釋學論教
之製釋其器服而儀門之兩楹就為賈區又矣從而
新之更作麗澤完城益壘莊春閣武官具亭觀坊巷
表揭悉可別識其費各數十百萬漸後畿內之公侯
秦漢之郡國撫其制矣余觀子耕了外物成業猶影
像空寂然而卒未受情於蘇衡有無之間急迫備廢

於歲月倏忽之頃常念播種是猶商家人不知從太守
爲樂也特重杖義興成繼絕任爲己責方察郡志或
言謝顯道家詢訪之有謝官人者當代院兵送符帖
蓋親孫也于耕野之隙輿冠帶買田宅祀顯道於二
程之次曰自今其爲士人不知竟能知于耕志否昔
人稱顯觀之畫日垂簾門時閉寂彼將不以名蹟斯
其志歟雖然使用世者豈有于耕之爲則治不勝舉
而古人之勿効可冀矣銘曰 其文也驚其清也鶴
雖覺於善而實無作晉且之宗百年再振雙井有名
爲于復新

台刑教授高君其志銘

君名松字鴻福姓高氏福川長溪人曾祖宜程亭不

仕父歿有素養起家衡州司戶參軍竟乃縣其官與
野僧將一笻獨往經年忘歸家人常訪求深山始得
之君紹熙元年中第授臨海主簿青田尉不赴教授
台州嘉定四年十二月六日卒年五十八夫人何氏
先卒三子峻吼喙一女從侍者六年後九月某日葬
蘆江山門始陳君舉爲名師自出新學文體一變集
處多老成俊特君少年能探諸經處語移日精銳鋒
起同進皆回目眇末坐試入高選史丞相嘗舉送奇
之更擢第一然君不專爲科舉每探明讀晝夜內止
書益多凡聞益高遠華枝葉自繁消落以是不賺
合於俗而昔之同進反先達矣蓋二十年方有名第
既而司戶死母陳夫人又死君益以其間被辟於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尋流會源今古終極不經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又
二十年同年或已改官登朝而君方至台州故例博
士撰辭訓一二通據案抗聲讀諸生俯首聽謂之謔
書君曰是何所明耶令吏進送問疑難交發滿意而
退士人喜來學日衆學既久敝致大華政令下一郡
父兄歡服然君已病矣嗟夫君不以名徵仕幾及時
也不以貧願仕幾有行也時有早豈莫亦可也而猶
無特何也行有大小小亦可也而猶無行何也始之
難於仕不忘修也仕而難於檢愈其修也修之數十
年矣而用之不能終日何也孔氏之言曰良患能稼
而不能穡嗟夫君亦不能穡而已昔數十年之種而
手無獲焉錄曰 君嘗歸自循方而過桐山之里始

鹿幽被愛其街美橫山爲水宜產文士爲又關之高爲守

戴夫人墓誌銘

夫人戴氏黃巖人嫁同縣丁姓雄年四十七慶元六
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二月二十一日葬從其夫子
木某官復某官初少雲外豪華中易且價傾一縣客
自天台雁蕩者歸之少雲必留張飲風蘭
日夜與娛樂夫人至至裏向杯酒既焚凡贈遺之物
親自經手欲散少一息新軒夫人吹燈起檢料內
外復治具如昨曰矣如是終少雲之身少雲卒木主
十五歲夫人趣使請余爲銘意欲求其夫之傳也木
遂走他郡從碩師而夫人方翻拆舊廬斂工新材比
歸則高屋長梁瓦梁皆煥然矣又不幸死早二子未

極壯長然家事已治遵行之自若十年間木登科佐
安撫使幕報決物牒交道同時射策知名士路繹陳
門爲士大夫家丁材亦可也夫人及少雲惟喜於墓
下日得吾願哉余每患世之夫婦殊住有所經官其
夫欲廣婦必曰狹有設於外夫欲崇侈婦必以儉人
有求假夫子欲與婦輒恣固論已定慮已行婦必中
沮止十事稀八九壞矣雖然陽說而陰審一於派流
而無以擊聚則家亦或不成立矣蓋非也若夫德與
夫同趨好不異夫有滯意委曲以中之夫雖以在
夫反過流其陋完其鄙襲其缺補其薄人以此爲非
婦人之常也然而益孕其家非冥孽之卓安能若夫
人是也徐嘉夫人其少雲志合類從終以昇其子孫

也故後爲銘銘曰 苦種之木陰獲陰昔識之

劉子治墓誌銘

先此七八十年山居清遠兩鄰間有隱者劉君名愈
字達之學佛得空解自無無相紹興庚午大飢民將
流亡君顯公平治險道不足又以其家山林從使
賣下以遂以結基薄營家於官足之比
也甲戌復觀民相誘爲劫稠樹村尤甚縣尉不敢前
議蓋以鄉兵君曰人心方搖激則愈亂矣單馬至下
度潭坐酒坊呼其首鄭重開說衆悟且慚相謂曰昔
劉居士救我死以有今日不可違也遂散去餘亦隨
止隆興壬午癸未大風甲申大旱草根木實俱盡君

亟入歷西之發常平資度備轉糶此州詞甚哀痛
 上大驚曰温州荒耶此何人者能為朕言時太守袁
 宇代歸中道詔令復送以君書付之悉如其請是
 大飢長老所記號為厄運而楠溪之人能團聚生活
 不彈殫於饑羸者君力也溪有石出中流大如兩廬
 登其下為洞穴號石鼓舟天勢瞬息已投敵中君與
 鄉人陳常謀曰是不可擊暴石障之水別行乃免成
 架木為橋以下魚者雨霖集則舟泊不敢動自武田
 至潮際相望也君為白跡皆撤去自是始安流矣州
 賣鹽七十四萬八千餘斤吏抑配四五等戶常以一
 徵二日國月比民不賴存君遣子和御史曰天下疾
 憊突有公不知知變有不言乎得能增數者十餘萬

斤君曰是何足以寬民乎六年不已竟歲二十五萬
 餘斤至今民不復買鹽然後主或不知為君賜也君
 既以人利害為身苦樂酸儒婁子相和趙之飯美不
 完飽錢不物半俸家計俄又割裂同於地候於垣出
 門不暇速家人曰吾翁其返舍則異色人四集如市
 矣六子五姪皆操靜重詢未嘗釋言執作練立不一
 亂聲色幼子隱君愛之日能大吾門士獨方實詳審
 時然後言輩行推為巨人長者君所破行奉命恐後
 寒暑十里外奉無惰容君既卒家稍衰過佳事力不
 能應蹠手敬習感氣而已士偶死于公處被獨踴破
 湯療紫地而言曰屈吾父哉抑吾祖哉余少學於君
 數其前後師儒蓋有名上也論堂肆室皆整監志法



帖皆備程張密語蘇黃快可子孫皆狂在能道之今
兩卿文物爭自唐沈齊斯一州自君始也方其將寒
各窮人拜手扣額倚君爲命極難關阻際於夷行其
德大矣而報效極茫然何哉豈當與則樂必自占而
忘已以徇人破家而誅義者勢固當爾耶爲獲受天
下飢溺孟子以爲顏回同道蓋其位分各使然也君
一夫微甚而衆人之飢溺輸其分出其位矣豈天
意遂不許也余不能知也故因士偶葬書以遺公德
勸其家身以俟窮理者考焉士德字子怡余友也銘曰
會溪之丘粟可倉兮導溪之流舟可方兮決其源凶
底不康兮闢其字文中州抗兮猶嗟若人孰可兮
獨果報之問彼蒼兮

劉夫人墓誌銘

宜人姓劉氏名善敏永嘉人祖安上給事中諱臨
泉州市舶務夫飽溺溺散大夫知融州嘉定五年
六十四七月二十四日卒七年正月十八日葬山桂
湖安豐與子榮早卒塋寧德縣射孫箭將仕郎曾孫
始清仰喜禪學跌坐辟觀慧慧疑寂而塋
古今宗說蔓衍數百千卷橫堅茶上朕理斷絕下
勸點曰茶話噴芥未圓山炮野衲爲不請之友所造
諸人莫測也夫人素無婦女氣習簡服用細金銀資
度冲遠開清仰與塋持論月薄藏柱性現根熟一旦
昭徹清識俱盡機鑄洞照特出頌尚迥脫常語既病
以球步搖付塋曰以是具棺食香畢閉視靈手而逝

生為余言如此昔麗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繭自
給衣食不婚嫁爭相為死言論播於天下得著世世
記之以為超異奇特人也雖然使善善盛則人空而
道衰釋氏之說亦不立矣夫人在其夫有恩清卿病
八年一餘皆自煮內事無針線不整家行無織屨不
備欲樂棲止倫紀通明若是而共許乎方之外可也
非為盛者也銘曰 既敗既休不避不流何淨何垢
無前無後

沈仲一墓誌銘

沈君名體仁字仲一先從吳興避唐亂徙溫州為端
安名家有弟老者舉游程氏講生間得性命微言經
世大意方益春秋學右經實刻即廢形盡精粹

自奉嚴之君生後百餘年於此其言嚴奉若此文
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常言沈氏本以儒術顯社與明
之奈何求官達問生產與俗人較高下哉敏士好文
十室之譽一誅之工無不降屈坐者滿堂研義侃侃
復後市音闕寂乃聞獨誦聲琅然嘉定四年君年六
十二卒許令適來余謂令仲一疾幸少何遽
吾行也邑之大夫集仲一所為別勞勩而然余始疑
君豈為縣多交屬耶而力病至此令慘戚良久曰自
吾為邑三年仲一無指失訟到庭然半煎俸逼時緩
緩不吝吾賴仲一常凡事之然每節朝東帶相看吸
茗性去矣歷十餘令無不然者其力病至此為禮爾
余以是多其保家節也又參之所聞君終身有

師陳君舉是已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然不依以爲重其取友道廣而若親之貧者存之校盛巧食死而不戚然不恃以自重蓋其持身有常度也天行或肌凶民利欲肆置君卒先推與無疑然歲熟不以爲德收成不以爲功彼滿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進請首諫者蓋其應事有常也凡若此豈於君於法書嘗之亦爲後世法也夫人項氏四子曰溫曰東卿曰頌道曰得翁爲尼未幾也女張埴越領項履玉薛仲亨在仲案爲其婿埴領錄參仲序領江府司戶仲案將仕郎五年盛寧葬君於北湖馬輿山而以項氏之命案曰吾夫行事知者以爲賢不知者以爲難吾雖婦人不敢廢也其在特手鈔子文自甲寅庚戌東

節異日宛不得斯文以銘吾墓爲不辭也余念一生與君相邂逅不數四列禦寇之於南郭子跡矣有聞矣而能望余深如此豈其寄情世間遠真有在於形骸之外邪終曰水肝雪膽自孫君世竹林畫苑紛交羅詩得好語終夜義今難遠矣山之阿豈無風月相與過

胡崇禮墓誌銘

崇禮胡氏名博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禮君務西京中獄朝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年五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翁湖山夫人周氏二子衡行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亭崇禮本末單寡終始信實啓發穎銳而守以疑固爲厲勇敢而能以和順俗所翕翕戲鄙詐未嘗留色衆所

魏僕巧無慧未嘗接心父禮部尚書沂乾道名以衣冠
推其表則兄監回易座拱淳熙名士朋友翕其言行崇
禮步趨穎者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爲法其多所及及無一
念不以家門爲重先世故書幾囊珍重封之屏几
遺字龍死在後或移日向書指不及語宗禮頰首覽
正門請曰先臣幸以廢事侍陛下東宮光宗剛然特賜
謚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謚臣父也卒易徽簡乃已
回易不幸棄盛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官乞岳祠曰
不得是無以葬吾兄餘姚之胡崗連壘接者八世矣族人
貧富相通親疎相親重枝脫兼亦使自存越人言校損
壽槨能無雙傷者或美胡氏盡崇禮墓皆護其間也在寧
司嚴詣驛板柩一日條報名重賦白於長清

其直避爲謝曰當議而行不敢違也甲乙乙死歲浙西
尤旱後水湖常州延無虛室縣梁河堤積苑千數崇禮
泣懇於朝適會浙知爲空相急轉米多資僧去長興安
言山谷中瘴門藥飲之民賴以少蘇既而崇禮良苦彼
疾遂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
見且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上有
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
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兩併筮夜續燈聚崇禮之家
皆道室內觀周氏賢明身治鞋菜供鉢羹臘歲闌闔無
改其度上旣成名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意不遇
不壽死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初尚少
浮樞縱橫而歸其越人皆嘗受其教以爲天之於吉人

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既為善
之報而死摧折之慘反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而登進第
登朝今為朝奉郎通判明州府後其兄通直郎知忠嚴
縣贈崇禮官五品周氏安人胡氏共役起起必也其子孫
而天之於善人善士其終不虛其應待有久近之澤而已
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其事相封其息余
觀前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
者嗚呼是胡氏義理摠括之傳而崇禮之所由所以相
之也影響遲速何足計哉銘曰 生而知方學而蹈道
職當成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獲添復後收靜而自至
福焉特求露秋亭亭雲塚暮暮崇禮之銘予以尚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2025.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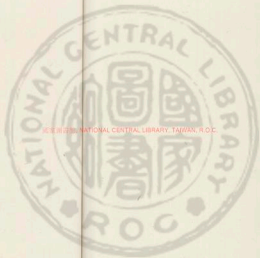
NCN1328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3/20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5-260 v.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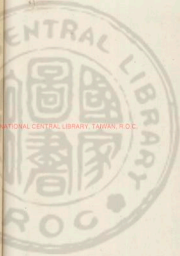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進士試詞前考官定號名來上所謂高第者天子常
親羅賜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惡而士之遇否治之
通塞係焉紹興三十七年永嘉王龜齡爲第一臨海
王夷仲實第四於是高宗臨政又日新其德思深草
野奇傑士共起世務逼闕所對策取能仲直節士敢
言者無問下第即拔置之而夷仲至舉司前後類推
十數往返傑然窮老矣忽一日受明主不賞之恩如
此龜齡既爲一時所宗而夷仲與同時登甲科者亦
皆獲重名於世至今稱東士之盛必曰丁丑榜爲然



然則豈士能自高耶蓋上好之爾夷仲銜臨海縣人
曾祖安禮祖居中父庭暢解兩發州推官滿秩待太
學博士闕召試為秘書省正字熹聖政檢討官遷拔
書郎足疾乞玉隆觀明年乾道三年年六十一疾甚
以六月五日卒四年二月九日葬重輝御磨吳山夫
人賈氏先一年卒後三十二年長子似之卒次曰應
之免詳進士切勿禁女嫁故知池州節度使孫曰象
祖曰準曰夢龍曰丕祖曰淡曰字孫曰子非夢龍
中進士第隸浙西安撫司幹官夢龍信州教官始夷
仲在婺孝宗立賜軍兵錢州無見籍未給也守方巽
寶卒不顧循幕徑上雖坐妾語夷仲聞變步行入府
門卒望見即招手下曰節推來躬禮平曰且想

曰侍郎為賞建又欲折支與健兒應死仲笑曰汝誤
矣即位例將四十年兵火散若我續檢方早何得為
遲緩已任準何名為折平稍退夷仲曰守借於他司
後又報兵士毆準吏死夷仲怒叱曰汝不聽名次
而亂取必斬無赦卒意折皆曰依節推說始散去州
人極以此多君括有二士人家舉見官為志採而吳
郡王自右曹將下攫取之士拒不聽吳謂其劫也移
數獄至臺夷仲瀾守守曰吁是力足殺也夷仲曰畏
理耶毋力守因以委夷仲函至右獄問詞主安在吏
曰官人也隨司爾夷仲驚吏急追詞主將械之其人
大懼首服士幸免守併以此知君既入參政事故夾
意為君矣在館為省試憲檢得詩賦卷白於象以為

絕出也獨一參詳及同知論未合爾明日同僚來告曰事去矣同知陞諫長參詳亦入臺矣夷仲曰不然此程文工拙也無關營諫力辨之竟放高等四方士補試於貢院農門未啓俱忘日行香至觀王不得前取別卷適罕相街司說揀叢中或傳坐此罷太宰矣夷仲論對從容爲上言上曰聞無賴者亦來耶夷仲曰誠然萬人之聚固無不有然異日爲陛下揀汰者皆是也上意解淨語沒息故夷仲雖不及預大議而果次敢辦危事堅正能遏橫流余又聞一日上批夷仲及飛坡書恪皆爲察官當筆參政使所親賀曰上不知君選人明日爲乞上殿改官也蓋預計欲言者夷仲望恐解曰某勿忝未逾月便作御史人不謂有

徑路乎懼終不許因革制若排對者言考第舉後改官不利之法也近世或入國或歐普或父祖勲伐或特旨上殿皆得改秩雖由權道徒谷侍門非祖宗意也所親果後至曰上帝無庸辭也夷仲出其索索知不可奪遂兩寢之其於進退又能自重如此居貧尤厲操贖贖而得金價十倍家人有喜色夷仲趨使還之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也攜俸十月食本俸而已俸時稱州羔取之有司劾其罪俸嘗持券五百祝夷仲曰請書紙爲驗夷仲反券與書嗚呼夷仲不幸而不盡用然迹其素守本末而後知高宗之親擢可謂知人也已錄曰 臺高之早而售之晚道與世異用與好反後五十年記在碑板

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公姓錢氏諱之望字子正常州晉陵人曾祖孟回殿
中丞祖知樞父玄瞻小敵大夫少放遊吾奇策虜亮
至瓜州參贊虞允文方謀水戰公請乎海船在澄江
者雜舟師上下八面東風熾流若神賊賊不測可阻
徑渡之計虞公行其說且問今當何向特虜號百萬
江東危恐公曰兵無樂勞勞者先奮勝者先賤賊雖
蟻聚而棄信賊醜驅舟且遠來下莫能聽此內腹之勢
也願無怯而靜以待其變未幾虜殺亮而遁將離之
殺道馮彥忠獻公曰相公何不一三邊並出使彼東西
奔命大功可立也今獨趨海泗二不如志旋談交起無
能為矣竟如公言登統道五年進士第授襄陽府

大軍君虞丞相相諱清顯差江西帥為樞文政反前
帥龔參政茂良白上以賊姜公公為黃悼可用為方
略授之立擒文政改官增秩公奏賞俸宜享臣懼思
也可損上多公讓從之以宣赦即添差進判鎮江府
母喪免再進判鎮江府知光州未行知楚州上抱違
之改知和州初上令建康都統郭綱及維西帥潘質
官田括隱占使兵為耕公誣誣括田擾事不建集但
擇故荒圩美田五百七頃備墾半墾歲月皆具兵坐
就屯戍不知後和故任武守連整人益聚公檢御有
方郡樓完代還上論事甚久因數機會無有公對今
有之恐陛下未能行上愕曰何謂也公曰曹操伐烏
丸劉備謀襲許今寧之西往上京兵將從者十七八儻

鼓行即前彼子恃於室父因於塗往迎萬里士馬疲
極將何以戰一二日之戰古人必爭况歲月懸隔乎上
拊床曰好機會無人道此除金部郎官依知楚州用
屯田勞直坊議者以濬楚地乃多代名自今逃死
湏言上乃得下既有旨公言抗初招選勝郭昇張
榮義從人然州勿課役勅五部月一至州首射輪
名曰使廷蓋改西弓箭手法也繞三百餘人耳州將
惡其壞銳難制死亡不獲捕甚者抑不令赴州夫本
意矣然則非官所察安用代名雖曰免稅而所謂
正人皆未起課役非以使効於特優幸議者殆未詳
也公遂募五百人部伍精熟盜不敢發於是上令赦
兩淮民兵萬擊手而公選勝兵七千八百九人參之

軍制束以隊伍別以軍器嚴以訓練他日上遣官拍
試獨楚應格始公患大甲更戌母留郡兵山水禁不
就律無以應故自餘子實於山陽實應置三十六莊
禁禁無得私有軍實犯者衆而羊家寨頻大海盜窟
所聚公籍其尤剽悍二千三十五人約為急難備且
弛禁許挾弓弩自便皆感悅從命有李植者自言宿
遷人韓世忠罷文淮陽植父符與宗族鄰里自拔從
之今已零落尚四五百家公歎曰諸葛孔明西跡之
氏也今植轉相語得四百十六人定其要東與在寨
同上為特補植官在州四年所行多此類進直徽猷
閣公又餘三邊戰守事白揚州有三邊戰守事白揚
州有三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東恃此謂扼虜來

處足矣虜設乘虛自招信軒貽抵淮陰不一日薄揚
州不二日殫其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獨不然
陛下可無令韓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熟議之乎
且卒飢財匱兵少今日之太惠也然而卒欲絕則財
愈乏矣財欲無之則減兵且不暇其何以增若兵自
耕民自戰沿江諸軍各擇地分內闢田種之而民兵
萬弩手用一法給器械較精情略計可十五萬與屯
田大兵相參此三路之邦郭也昔韓世忠在鎮江張
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爲此分大徹天長昭關柘皋虜
來則戰豈有定所三衝助之所向克捷近諸郡備城
集堡遣兵更戍大牙占認尺寸之外胡越自分如是
則誰有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聞諸軍氣皆今

昔頓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則致疲快十
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移紹興地名使
如世忠浚軍言戰立勦夢寐庶幾無令消若坐相視
盡孝宗省奏太息曰方天下無事人樂安靜寧肯更
張此論可謂憂祿矣時光宗參決上頤曰太子熟看
人材須用方見和親又材無所施更無事當遂委并
朕思之惘然太子宜常在念錢某可使帥揚州是歲
淳熙十五年也甫自五月至六月清河溢羅城千丈
公府循環貸息紀勤備楚人德之進宜寶文閣知長
陽府言者謂公昨在楚既歸城水卒突擊削賊罷公
始至是以舊樓櫓不在揚之千間城改非樓櫓皆盡
公者誤也知靜江府公濫惡流入兩浙朝廷議禁絕

封燕鐵冶劉端請以私錢二當官錢一抽買數百約
其多小府庫皆封鑄市邑關閉兩淮雖然公四疏言
止弊息姦要在安靜淮東地不產鐵人不私鑄私幣
轉易民何罪焉且天下安危在邊圉使過淮耳目所
接繁國體尤重上悟以官會給幣米度滕備費數百
萬緡直收淮東西私錢納燈籠中而後少定然時罕
滿公言切竟以失祭私錢坐第一官安撫司兵自劉
綱向子國有東西察使幼晃公武有効用郭棟有功
士有強勇名號雖軍中不習家盜謀伏爲一方患公
請併又強勇募材武足千人隸御前置統領守將之
宿靈始準公之在揚會復治兩淮氏兵而公在楚日
既施設有緒至是遂具爲一路條目取丁結隊地邑

皆頓殊昔飲戮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剛致疲瘵十
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獲紹興地名使
如世忠凌軍首戰立勳涉險無幾無令消磨坐相視
盡孝宗有奉太息曰方天下無事人樂安靜豈肯更
張此論可謂愛深矣時光宗彖決上頤曰太子孰有
人材須用方見和親又材無所施更無事當遂委葬
朕思之惘然太子宜常在念錢某可使帥揚州是歲
淳熙十五年也兩自五月至六月清河遊縣城千丈
公狩狗懸寶恩紀勤備楚人德之進直寶文閣知襄
陽府言者謂公不在楚既略城以李炎燬削賊罷公
始至楚以舊樓櫓不在揚之千間城改非樓櫓皆盡
公者誤也知靜江府公濫惡流入兩浙朝廷議禁絕

樊黠鐵冶劉煇請以私錢二當官錢一抽買數百約
其多小府庫皆封納市邑關閉兩淮雖然公四疏言
止弊息姦要在安靜淮東地不產鐵人不益鑄幣幣
轉易民何罪高且天下安危在漕正使過淮耳目所
接繁圖置尤重上悟以官會幣幣米度祿備普數百
萬器盡收淮東西私錢納鹽桶中而後少定然時罕
當公言切竟以失祭私錢坐第一官安撫司兵自劉
綱向子國有東西繫使幼冕公武有効用郭棟有効
士有強勇名號雜軍律不齊家盜隱伏爲一方患公
請併及強勇募材武足千人諫都前置諸鎮守將之
宿靈治董公之在揚會復治兩淮民兵而公在楚日
既施設有格至是遂具爲一路條目取丁結隊統也

總督勿部開放任責七事上悉行之仍下其法於淮
西及將進丁入老公手普萬郡喻上指懇切選丁壯
四萬八千二百餘人增舊籍三之一於是惟兩趙輩
奏罷萬弩手上付公相度公奏紹興未孝宗命張浚
登御前萬弩管於建康矣未成四州甲中與慶聞皆
有功乙酉滿解散歸其家軌道中令徐子寅後置於
真州其後就田自便不接喫禁二十三年矣弩藝劣
弱壯建銷重輩所見近事也至於去者無逃亡之患
自耕無坐食之費戍兵萬弩手取爲近古孝宗所命
浚所行不可廢也不原其立法之初而議其受弊之
未則羊亡而禮從之矣萬弩手得不廢蓋公在楚四
年在揚三年及前後反覆爲上言大抵以屯田戍兵

高孝子山水寨爲進戰退守之要始未皆守一說思
屬皆枕一憲非若池視恃上下隨世改易揣摩而投
合之也王卿月使虜道病公代之既除直龍圖閣
任而言官以公管運取易降顯謨閣罷初公之併強
勇軍饑頓必欲使揚州自當奉食之半公爭不獲冊
爲管運以其息緒之又力爭曰卿前軍而仰食州郡
可乎五具奏始已以本錢歸備邊軍自是公憂被賊
輒惡有造將士之狀者索其指中符公彈文檢御史
所上不差一字後以公提點錢事留高軍器監實
錄院檢討官持用矣而大奚山寇起故除除閣前
知廣州大奚孤海中去州一潮汶民夷鹽自葉淵
抹亡命群聚吏兵奮之非一日提鹽繩之患熾而爲

變諸司招捕前却異同紛紜賊會機變靈果宿孽各
舟徑指城下州人大恐將逃公應毛諸軍奮擊一戰殄
厥列柵山上分兵戍之徵公決策廣東興亂併調官
罷攝士捐丁田米分鈔贖日錢萬七千解場務積
欠四萬餘緡珠香翠毛不買一錢除車文閣待制尋
知益興府蕃漢拳路涕泣改知廬州至數月疾病參
半遂自力判諸司累訟不定數百事光黃氏爭持曲
宜詣公會嚴郡用除其冗復威省萬五千餘解兵
兩蕃以客將書表爲將佐公一澄革又以安豐忠勇
軍不治奏斥純制邊公考欲考詳訟邊利害別爲綱
目而公病不起以變元五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
九廬人及淮西人持公疾謗沒詞者十餘人嗟歎曰

包特制死耶作十五妹詩以傷之六年三月十八日葬江陰縣昭聞鄉由里山令人阿六後公四十二日卒稍焉子延頌早夭廷玉其官廷福其官廷命其官一丈先嫁我知剛再嫁其官孫男二孫女六階中大夫爵晉陵男初孝宗雖情紹興故事復與慶通使而以其間討軍政講述備陰探者材爲有事之用親擢下僚至貴顯數十百人公能取高誠款內發事有不便陳義指切未嘗顧望所建置後官遵行不收變然世未能知故具記其言與事所以見天子鑒識盡下人臣憂懼思感而公之遇合可考矣銘曰孝宗上聖忘己好能匪徒好之超侯躍卿時惟歲公百選一逢材如源泉以用無窮楊東豫西越南雍北四郊不

每言雖遠意近自冠帶群胡詔勾世婦慶勳舉舉明主所憂孝宗寤天公因多毀侍從晚矣歲月華止既謀既明既勤既成當時不知况彼後生孰遠而存孰聖而朽我重於文以俟夫又

陳孝伯墓誌銘

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字泰伯少有大志一時貴之非其能所致雖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立視之皆無如也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鼓陳策十二月年正月再上清朝廷序序亦十二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書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以求利爲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固不喜至召問君長揖而論事泉湧不啻執政愈怒奏罷之君不悔也將歸又以

三書祇宰相曰苟遠其言中興之業未見其可高宗
側身修行以來天下之士四方激進接踵白抱取
通官美職衆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幾亦豈其
命也歟後七年君始入太學季公不許上書君亦絕
不及當世獨場坐對策措抗言如故以是無所合夫
親遇明主千說悟意九筵之室可陞而登爰有之歟
可遇而齊也尚邂逅不偶况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
乎隱顯窮達之際在君可以無憾矣君所居號陳營
里其先自蘭溪來至君蘭溪來至君九世先造一宅
推與兄塘潰疏通衢路回達華穰渡府如邦侯邑君
之宮又能薄已厚人赴其急時多貧少饋卿曲常依
爲惠主此雖不足以見君之材賦士蓋有一不得於

世則銷望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爲矣是固不可無錄
也君年七十卒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
酉葬東山夫人黃氏一子曰雅言光宗四年卒雅言
之子曰昂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常欲以吾祖爲託至
是始克有言也銘曰 餘樂嚴安揭厥見淑有嘉秀
伯良亦其膏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君錢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端州司理名尚自錢塘
徙温州樂清爲其邑人祖堯卿孝友佳卹有賢行紹
興中州宰孝蕪未及石而卒因表其居曰孝蕪里父
漢贈承事即君名撤直字敬子紹興元年試禮部第
一或謂士人以桃廟諱自名宜避因改易直而字季

莊牧授太平州入為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秘書郎
著作佐郎以疾得知池州嘉定四年五月丁亥卒年
四十四於是池州未改命也朝廷以故同任給省官
共子衡之將仕郎宜人翁氏先已死遂以二年十月
辛酉階葬孝廉里東論曰師岩次子曰德之二女未
嫁君十歲能通記春秋三傳以其意作易學文字楨
健開闢陳澤粹好長老之有科目立名價者及魏之
曰是烏得為童子耶稍長學知古人就緒廣大高遠
則遂慨然歎曰時文不足為矣常積書自統為至
不解帶且不煩艱研覆精必以已所自到者為是由
老雲松川流筆態橫生膏潤冰釋義理溢發玉練全
材質早成性尤沉密不輕用所能蓋人群者論難

鋒起方人以病物君不出一語人莫能窺窺疑焉
默為身計朋友或勸議君間疎不介意至在奉常乞
為范公祖禹繼正獻有司特旨賜謚者拒弗為謚
人始知君能於事有趨其間矣在太史因大災迫
嘗朝時君疾已亟卧床令兒子木之抄藥封上自幸
相近臣及當時要務略皆盡言無隱於是人又知君
能陳義憤激真而後發特而後言也為善博矣其報
為福常理也好惡變遷真偽難知以善為益則譽方
為護福方為禍亦常勢也君不幸立於問學之末晚
而當好惡毀譽之未定進而與世偶或若多禍而鮮
福矣然君廉不為劾方不為劾不形物以明已不為
衆以獨立也世環視而不得短則添厚不伐之名交

歸之而大官美爵將曠赴焉人謂君必以此責重矣
而又遽死嗚呼合人之所不能合而猶不與人以其
所當與是天之爲耶雖然合人之所不能合者正其
義也非求合也不與人以其所當與君子無怨於天
可也銘曰 一際始生考真如堵端朋來數州兮紛
狂盈堂鑄然我從兮三十兩霜今弗顧兮悲安汝天
高高兮地廣廣詔無窮兮靈勿爽

劉建翁墓誌銘

莆田劉起晦字建翁淳熙戊戌進士及第任福清主
簿監建東軒惟質務知貴溪縣江西文撫司機宜召
試秘書省正字兼吳益王教授開禧元年五月卒葬
石室西原夫人方氏二子曰希新茶官曰希麻建翁

父名初甫人號三劉先生者先生歿乾道中年太早
非顯官家薄不自振素天下悲憐之曰是寧有子耶
及建翁勝冠帶充邁就強志義備立聲名遠聞人士
皆喜走相傳筆相告也既中乙第愈益喜爲勸飲相
樂也仕所歷無下手薦君曰劉俊之子深可後之建
翁有所釋曰茶下三受亦不敢怒也然所薦不過關
陞改官則固州縣常奉簡至高誥繼然後試曰足以
待建翁矣差夫建翁底法父不悉父致大捕譽自其
理而天下於建翁父子乃鄭重不已如此亦足以知
好善者人之同心而爲善者之不可忘也建翁諷其
清氣安而兄和懸會相解不以滯吝嬰物事雖漫汗
麓杖經建翁手必有餘流秩序後可循守也治縣極

寬不為節限訟者從容各盡其辭已而數場折衷聽
情適節如鏡見象恣民未嘗不避影歛亦也市里集
人必知名數兩書乘什計口與錢米疾瀉天行自煮藥
不事死給棺殮歸東越孤獨廬西安學方越殘斛面
米六千石糧本錢六十兩資溪人謂建翁不曰知縣
曰吾翁也故聞其卒罷市來夫為佛老事丘吉色生
翁既為上下信服同時有作色者為內不善論正字其
人適在言地誣奏罷之夫舉一世所愛不能勝一人
所惡使建翁稍進用必爭是非辨邪正決不能使一
世盡愛建翁也然則世之所以愛建翁者豈能知之
哉建翁內事兩世母奉從兄撫幼弟外交文朋接鄰
誼無共南盡敬極孝一如二父人不知二創已死

也居室七楹不改余間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遂出
迎中街父曰自二父在而四方之過者無不造於
庭蓋今之稱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余亦嘆曰橋雖大
不數寸公門非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耶其橋整四
圍之僅通丸廩建翁指示余此吾二父講學處也余
恒徊久之不能去云銘曰建翁之於父材德同年
壽同官職又同身為嗣之而有不建悲哉

明議大夫知處州府公墓誌銘

蔣氏本陽羨人梁普通初換為永嘉守漢弟唐以西
華奇山也留居不歸武帝賢而官之命棲守即廢校
焉故鄉名建牙至公曾祖錫祖扶父贈中大天符及
上五世皆家郡南公諱行簡字仲可學不為舉子理

於世用器變疑書登紹興庚午進士第時荆帥孫汝
翼從事查蕭皆名士頃持公邊與薛公士隆塔孫氏
主仙遊縣簿緝司判置司屬官罷為福州判官虜
亮且反公靖調舟陽弩手三千守清流關副之州兵
除可保也主兵官失不憲公運令遠斥候虜既大入
除人徐俊江僅妻不逃需用無夜又督運於天長傳
言虜兵至矣令討欲棄蜀楚而逝公曰姑止急堵之
毋為盜資虜不敢進有以擅使櫻請劾公制置使刻
鑄曰此真知兵也乃已監明州市舶務船船至即日
抽製親自評量隨苑細查老滄東手番客跪公前
昂其首如手於額附地以謝秀安僖王故曰天下安
有如此好監官諸司相謂不旬月舉貧軍知海鹽縣

太守告公曰縣壞久久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材令縣
補足守公正色拒之已而新錢有餘舊欠亦補及手
年餘錢一萬一千併行縣知之從公使具鈔公曰此
長執錢代者事爾併曰使君方以善理財為公何必
留錢為後人耶公縮舌駭口善理財正羨名歟俸想
而止還朝哀平生著書五十篇號極言上之執政愛
其文曰院轄選也公不顧去通判興國軍六年度被
數路公從一馬二卒齋父咀藥半夜宿村舍空常半
以救他日過之所至轉數千人送迎知軍怪問其故
皆曰曰昔不過此道判吾屬闔門死矣知峽州歸舟
無福重有墜動石十餘餘棄之王丞相同除也周丞
相同年也爭勞公良苦曰如有關可待也公力辭曰

重內輕外無甚於今某老矣朝滿之憂不堪也知常
德府諸司舉異議對後苑清輝殿光宗面稱有十數
畫時送中書值留丞相引去逾月不決不果用知處
州公治郡以文階知縣為本然訟賦簡使任其數員
文撤行遞補一人不至縣庭武陵二年軍詳載靜靈
搖宸服省地晏然括蒼去郡近治之尤詳更造板籍
隱寄飛竒影占偽跋悉釐改好漢要旁山指繇所聚
請於朝禁齋勢勇佃者貴人不悅提刑以為慢已御
史亦定蹟自朝議大夫貶二秩罷公既行戶小室務
蒙郁芬竟日却坐客至請入莊語而已慶元二年七
月二日卒年七十一其明年七月八日葬唐詩卿墓
典乾山孫氏封宜人後三年卒男五二早夭伯與從

政郎邵武縣丞亦已卒與承直郎執事馬中節推
季與通功郎發州司戶孫男十一人女八人公仕不
希名譽意為民海鹽與國大兵後不陞降物力公
始行之最為上言百姓困悴可哀果開大軍錢比池
郡獨重硤州茶租均之客戶與國馬料 數於五等
衡案歲取麴引額告曰較贓罰江東白木板帳湖南
倍折冬苗夏兩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糶米
科折止為省務復有覆紐價錢若此類聞一知十窮
民何以堪命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昏公上以
臣所身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
同已物狼心不狀矣與數州窘困在也臣欲擇朝
士疏場民事者先於一路考對賦所從孰經常孰積

蘇林創支其定例何為而有餘何為而不足使適源
而失者其遠矣流費耗者訂其失押配白着官取
諸臣有一切誦奏蠲除之富哉言乎太史公所謂可
者如滿者也藥公之言行公之諫則膏澤為有不下
於民者哉初河朔郭忠孝子雍遷居長陽山公持出
於來見於白羊怪言天人性命郭君曰天命之謂性
非天命則不謂性也卒此斯謂道也備此斯謂教也
公又問雍得於燕山最要者郭君曰所得在良良者
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
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也或為者白羊問君行於世
然則公之所存可知矣夫良有止而無限君不獲之
地立無與之恃其止命也豈有欲於其間哉苟慮其

未至於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而非止之正
也亦聞古之用人勝流一也平進二也科目三也千
澤四也勝流者有所激發以厲其節平進者無所附
倚而行其志故世莫能好而科目以券內必取千澤
以鑿空遠化難左雄山濤復生不與易也嗚呼蔣公
終老不伸又奚惟焉叔與又言自韓侂胄用童蒙起
士大夫或去或逐公始欲謝事及趙公汝愚死公痛
其竟因驟感疾不起處是增異矣無彙征之利而有
朋亡之憂何耶豈其好惡取捨一斷以義而不以已
參之耶銘曰 西華德者與許之流其孫以之以銘
斯丘

蒙城高氏六歲父為泰山尉能助其母思父輯涕泣
父歸乃已從知象山縣父思慮所不及必左右之為
余妻賃舍甚貧聞一間終日不聞聲視僕處餅十餘
盤魚肉鮭菜略具人或以為難有視錄上下月請以
奉舅父伯叔群從無餘所食者太糊葱蔬東菘芥爾
服錦進止常嚴然見者皆為其革整不知其故故洗
刷而然也晚歲三子始育始有宅居稍懇田不重糶
然自處一如其初蓋其剛簡無欲余所憚其歸海有
智余所服其多能而勇解緩急中程識事本末大抵
余所資以為家也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年五十
二卒五年三月二十日葬開元觀後山余觀自古特
立燭行之士無所復望於世而淚泊其身以尚乞者

上不許米糶更一登

送胡彥思

秋早羔春處處折微茫飲雨又還非汝行恰值此時
別不到為霖不肯歸

贈蔣知縣

穩絆芒鞋盡室行何曾遣吏向前迎存齋儘同深深
意只此能存不用名

繼貴應誇作賦奇無半也復諫周詩長官况自清如
冰况與邦人共覆眉

贈孫十五道人

將軍橋畔女仙家年與蓮地宴與花欲度世人無妙
訣種長留日住養牙

送王宗卿

米多種少賀豐登連土雙花麥五莖別有到家呈瑞
與晚籬黃菊向人明
久遠曾聞膝前勞翻得冀黃意外衰但使親年多過
百人間一品未爲高

題方武成詩卷

聞說莆中方左年登二十便長吟鬼神送與天成
句不道思多嘔出心
自古詩人高遠處看君涉步邁前峯謾呼買島爲同
社莫道向潛是別宗

送惠縣丞歸陽溪

二嶺插成翠骨堆一川卷盡綉徘徊三年墜土無人

嵩山水虛開與喚回
我在水心南岸待尋常風景不堪論等於天壤中間
住草薺花迷共記存

送呂子陽二絕

七峯斜轉斗光寒千仞飛來雁影寬生怕被君題爲
盡更流風景後來看
好花移買自嫌貧浪蕩空多未許春放出江邊無數
橋半黃半綠惱騷人

徐師堂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齋賈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催
買忽林要陪難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禪請使行貨以子

錢界之

彈丸舊是今邊物，殊走錢流義自通。認得徐家生活句，新來欄典諱詩窮。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鈞，萬頃無風一水浮。長怕舟師深擊楫，自令洄狀起中流。

遊衢州府園

破疑庵裏押衙石，塵外堂中急就章。猶有春風爲披拂，看人歌舞過殘陽。

再過雲庵

寥寥夜角難禁夜，滑滑山鷄只記昏。風景不隨人老大，蒼松無語對晴筠。

益甚與人益畏，與至頽暑常整飾，不消廣庭狎聚，探語無慢情，虛舍用器皆有常度，不醉飽於物，曰吾父祖乃爾，吾河以堪之，有稍洩，疾未嘗爲書曰吾師也，疾險惟塊香曰吾友也，始冲卒使余與深之，將余甚，勿而能記，冲卒言行象其風，載至今想見之，深之少，余二歲，余從童子戲，深之儼然，端默，余怒爲奪，戲飲，深余謀於四方，間一歸而見深之，每言笑，康色如故，余病且老，不出戶，故友影絕，問深之，則曰死久矣，其子義方，胥菜則喪除矣，悲夫，冲卒父子積五六十年，家行楠本學，明固消施之，而固止之，耶，豈天之不相道，數文王曰，養身斯士成，王曰，審我髦士髦士，非科舉所請士也，數之所不加，蒸之所不父，科舉蔽之也。

以科辛論天下士夫甚矣然則非天也亦之卒於
嘉定五年年五十九三子義方長也曰義問義宗為
弟後女一人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義方改葬於
於先墓後而深之從焉銘曰所謂伊人山高谷深
鶴鳴於庭探乳於林怨耶非耶而有斯吟

朝請大夫主管冲佑觀殿章侍御陳登壽

思誠名景思姓陳氏信州弋陽人用祖丞相文正公
恩補承奉郎監平江府糧料院光宗初即位詔天下
言事思減兩諭錄上十事多一特要切論淮東總領
所幹辦事光宗不豫定有札闕百官更博思誠亦引
李膺山人語極論任職兼善總領為其材與藉田令
迂太府寺主簿序本寺丞迂宗正丞兼金部郎即請告

視兄疾於當堂日卒不力夜朝乞知衢州承至除特
許少監兼尚右印刑簡勅令就為監除直秘閣兩浙
轉運判官陞副使故事運司雖各察兩路其實內不
過應辦宮禁外其他水部舟運虞使客而已及思誠所
至則延問窮民盡道詞牒皆灼見度德子奪中情百
姓數嘆云前此未嘗也為抗學率門設戟儀比他州
置鐵磨左選監渡謹視重載覆溺者管內受輸多取
者預催者催已倚閣者皆禁訴水旱而過限勿禁也
民所願得輒來請思誠必議所以推行之皆曰方知
有運使矣內引奏事三鎮江府折羅虛類當罷紹興
府和買額重當減夫國之根本在州縣州縣根本在
民欲寬州縣當裕民力當寬州縣令報云裕民而急

州縣若星火視其蔽壞如星蟹此海使病民爾非裕
之也思誠美儀觀音山歌揚上岡聳騰內問其家世
思誠奏大父東伯相高宗直進亮送死竭臣子力頓
累聖威靈幸而破虜臨內禪特認定策自請退休
守鄉社郡人稱贊曰所謂衣錦畫行者也上華喜
賜錦堂三字賜之尋又賜服三品內出金帶令繫之
進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時開禧元年二
月也初用事者專內親釣奇功威服內外術不素
講而先事挑敵在廷不獲聞思誠聞而未察也一日
稟侍從官議處移文變色叱咤曰國耻未報也披乃
以近事責我益遂正名乎衆相顧皇恐對不堅決思
誠曰昔李宗處此人矣遲回二十餘年終不敢發

發不勝則安危存亡之所從分也今時宗將
賤則外納難信內心弗齊且辛巳之夜只勞師一項
傾倒經濟遺患至今征伐重事也後不可悔悔而後
和耻益甚爾何報之有用事者與思誠親董其助已
至是大怒亟命提率玉句觀明年兵四出月餘已潰
散畧皆如所言知鎮江府固辭移江西運副戴允流
跨際路而官糴至四十萬甚急思誠通借有無命州
縣無敢過權喻寺觀慈徒者死為壑載發掩管善積
見納令住掄飢民賴以活而官糴亦告備市人時其
出設節華敬禮之既而虜再求盟用事者以罪死思
誠前議雖尸曉猶坐親嫌例罷二年得冲佑觀起有
日矣先時據章大思誠視故僕因感寒疾時作時止

遂嗣以嘉定三年五月二日卒年四十三上惜之命復直學士閣政仕四年十一月八日瘞鉢山縣仁義鄉楊原夫人湯氏封宜人子白粲曰梁皆將仕即思誠號胡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於香故余嘗錢塘不擇晨暮為疑難瑣應至其舍論辨從橫僅御必肝食而返為杏於林夜失睡者再三矣未公之在建安獲膺儲前無曠時遠質方聞過和尊老不以寒俊為間也攻偽既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忌嗚思誠每為所親正說不忌與宋公書其言其無他公答曰其然其然韓文於我本無怨惡我於韓文亦何嫌憤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季不遂廢思誠力為多謗旨將作思誠論故余告以立說有究

後定計有始末無誤也思誠復言虜乘有欲矣余又告以魚爛瓦解其責未見今外弱而形亂非也思誠語曰夫矣先生當知我為不預人事者未幾梁以議不合去嗟夫廣學而查奸如思誠之享其本鮮矣至於以民為貴而聚其所欲以去為輕而行其所知則又今世之難能焉使終於歲以究其成殆庶幾哉始湖北提舉直秘閣名安節長子白粲參字守約次思誠母福國太夫人韓氏賢而早寡課二子釋統綱飽疏拜勤苦借曰故皆有名譽登進同時華寵矣不十年相繼殞落福國安命委數無甚過之哀獨計曰吾兒未有銘使梁來請嗚呼思誠萬鍾養其母順道也今槐石真家問奈何累老人耶銘曰美譽隆名

相孫中興十事八九存驗稱其德揚和鑒玉以受治
成瓊瑞騰空問俗表靈溫舊決次策風靈奔亦既上
升拱帝尊胡乃下片游物原天不與年人道昏毋忍
于啼記斷文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章貢熱諫 續集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漢閣李公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吳興字公以誠信質直事孝宗時天子
念討虜報仇功緒未驗晝夜耿耿他執政多迎前趨
和退即覆却異辭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擇致本
根當牢持諸所與為不宜以空意忤敵公私懇切始
末至到上感公忠實久而頓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
復哀息風俗浸而淳厚而自淳熙接內禪二十餘年
天下安樂無事中外謳歌至今由公發之也兩預政
終不取相位退歸僧榻食纒數溢米蕭然未日風操
絕塔達甚三子伯尚書李侍郎中子官差不遂循至

相孫中興十事八九存驗稱其德揚和鑒玉以受治
成瓊瑞騰空問俗表靈溫奮決次策風靈奔亦既上
升拱帝尊胡乃下片游物原天不與年人道昏毋忍
于啼記斷文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章貢熱諫 續集

太府少卿福建連判直寶漢閣李公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吳興字公以誠信質直事孝宗時天子
念討虜報仇功緒未驗晝夜耿耿他執政多迎前趨
和退即覆却異辭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擇致本
根當牢持諸所與為不宜以空意忤敵公私懇切始
末至到上感公忠實久而頓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
復哀息風俗浸而淳厚而自淳熙接內禪二十餘年
天下安樂無事中外謳歌至今由公發之也兩預政
終不取相位退歸僧榻食纒數溢米蕭然未日風操
絕塔達甚三子伯尚書李侍郎中子官差不遂循至

卿少皆有業尚名稱著於世而諸孫材賢矣嗚呼較以約而類者衆受以薄而與之豐天非偏厚李氏蓋亦其理然也余不及從參政後而與三子講復迹於朝會少卿之孤仁本以銘墓來請因獨用常所論叙者爲書首少卿諱厥字兼善有夙成之度少將太學諸生畏其能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成局後繼聽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異之曰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公公嘆曰吾既任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自是不復求試盡取諸書備讀其興廢因革一代之制則自成編而尤好左氏爲作黃梅蒙曰衆賢所蔽也獄而有之在我矣歷弊解軍器所圖子監書庫官書庫在十年外書曰積是歲月足以寧吾親矣期至

猶不忍行參政曰不然今二孫已長家問曰莫及而補兄弟結股京師吾意其少慰公謝勉出監六部門軍器監上簿太府丞大宗正丞甫知嚴州不行初公在軍器監言造會子者二百人故作則散處于外稍又則免賣名後恣其自便誨其爲姦宜置營區畷老而後代死而後収及外府又言四弊戮偽造一也立營房二也戮網出决重其防禁無使售易三也舊上印造或出內庫錢收換楮管以救凶折之害四也於時會子法未敝而公之策如此改知徽州尋提舉浙東常平會稽督零稅急械繫滿有屬值公稱帥盡釋之士民歌呼又手至額曰真李參政兒也以兵部郎召樞密都承旨蘇師旦倚權利順天下士公獨不往

師旦病之或曰可餌而致也遷福密院檢詳文字公
固不往晨入局會揖而已師旦怒愬於專國者世將
作監既而自爲郵使使賀客成市公又不往專國者
奇之曰是負氣有守可尚已遷之有少卿公建言治
世熙庶而務實令狹虛號僞者礙成比伐之議處事
既壞矣尚多夸詡以悞朝聽聽虜則以強爲弱以飾
爲法譽已則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上玩下怠施置華
齒恐禍不可測願親禮遣臣母得以不根無實之語
怪輕乘上他日白事宰相又面諭之於是專國者亦
怒公因爲請外除直資漢閣福建運判在職二年學
擊爲民蘇諺者建之况家兵與帝隔官勢以殺人取
賕賂隻移狀矣言路有爲道也者使刑部論公以此

備被質之公曰隱自監臨也受財枉法也庸可赦乎
不許刑部東來章行端曰臺諫意也勿誤公大駭亟
具奏爲乞借養諫以令者舉朝壯其爲竟授議擢外
而召公還然辛排宰誣譚寢其命公殊自喜別墅有
寒泉甯竹留居之以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
十八三年九月十一日葬餘杭縣茅山夫人施氏滿
氏贈宜人四子曰仁本通直郎新知南陵縣曰仁方
承事郎前知仁和縣曰仁表迪功郎新海鹽主簿曰
仁元通仕郎五女迪功郎前烏程主簿承端御殿
郎新嘉興府司法余案迪功郎吉州龍泉主簿行揆
承務郎監江東總領所藥局將托爲其壻孫曰無曰
敷公文出新意作生語緻密簡雅無刻露之態四

六絕去數十年 神裁切對 頓偶有若自然 國行方
止不拘定質 詩麗尤清婉 其餘弄筆 率就皆有義趣
讀者雖貴 亦莫能定其價 而公亦源自積藏 雖子弟
不觀也 逮清公燕居之齋也 故公自記之 其言曰 心
連物也 利害得喪 欲惡若一塵之起 其前迷者 陽焉
心蓋近物 兩吾懼其然也 擇斥剔 使夫塵者不立
而吾之遠者 日充充 而至於無所終極 方寸之微 而
有不可勝用矣 蓋夫人常求所以悅是心者 未嘗知
所以病是心者 方將與利害得喪 欲惡角立 而並行
且竭力以奉之 不暇焉 有以是為塵 而陽吾遠哉 又
烏有塵屑別 於使是塵之不立 而充吾遠也 然則公
能求所以病是心者 而治之矣 其能難進其能易退 其

立德深其去 委果仰能 求其先術 能訓其後 非偶然
致者 文字之工 不足為公道也 銘曰 彼門地者 豈
身之秒 彼詞華者 得名之小 賢哉 蕪善清 明自躬養
心有本 聚學有宗 其在乎 朝辭出 特立其在四方 護
善組 惡豈不當 貴視若一塵 或為棟 然思見其人 若
溪千里 湛其止 我不見 兮 庶幾在此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初公由少奉常領祠官至再焉 未七十 屢自請以直
秘閣致仕 家有司馬文正公真率約接 舊事 率生及
六十者 行之 余亦預往 公園池不多 而花草疎闊 將
止自在 樓甚低 小而江山隱約 可識書畫 精舊雜而
觀者 各有取 惟 瑩壁石 舊物也 相與考 學為樂 如是



歲一備不幸嘗乘病多病相繼死數人諸公悲病自
為集錫府帶經而哭吊者避席曰真率翁求矣余因
戲謂是率者率人於死而非以難夫老也既而公亦
病真率竟卒嘉定五年正月二日公卒年七十四十
二月壬午葬清涼山差夫豈天於閑退之樂不輕與
而昔之壽考強乃翁仍然聚而非可齊耶公諱紹宇
承之其先自河東徙闕長溪有令者仕唐至右補
闕人以其廉號其居頰村頰村之俗為求嘉人薛氏
大於求嘉三百年天公壯重疑持活次不以詞色自
適而誠意內充與游久者皆欣然心服登乾道二
年進士第授台州官州用悉醇者肅城幾無權矣
陳守巖肖曼不知所出公曰易耳命微舊帘有自門

堂秉言薛推官新酒美而賤相傳楸一郡飲於家養
悉從官市衆墟束手推楯十倍更事向守約向老吏
檢御有繩尺尤器公以為能繼已余從公游前後口
約數十不置知公有得於約也監軍韓院知鄞陽縣
詔日十數令故不嘗有爭氣拂拂簪筆走諸司公曰
息爭莫如理訟至常夜丙鬚髮為白太守所遣卒送
於庭公囚之守怒罷良跪公流涕曰知州豈重一兵
輕百姓耶知宜春縣前知縣有柯長鄉邑人紀之故
稱前柯後薛云通判無為軍攝和州積官劉耀米餘
十萬紹熙五年歲饑賴以無死知其州提舉浙西常
平茶鹽就遷提刑有竊富人婢以進其家謂主殺吾
女州縣以成獄至公却之曰安有殺人而無識者未

幾婢果自詣除戶部即准東總領遷定府少卿且滿
難其代復留年餘召為太常少卿准東用鹽餉軍勞
場越實無浩幸以鈔當錢買賞至公常賣錢三年
間增多三百二十萬貫執政駭異莫知用何術謝丞
相從容問公公具以實言丞相歎咨良久指其指曰
此公生處也而際甫叨之過矣公既謝所引而於韓
太師佐曹未有納也異日從陵下歸韓曰陵樹比前
殊蒼蒼耶公答陵廟至重非汝使河取規則有盛衰
不可考然頃見吏云捕種若干今青活若干矣韓絕
然止怒又言少卿來幾何時亦何故公但啜茗退壺
辭於謝遂行嗚呼公不自結於韓而自必於云其中
蓋有所守世固未察也又公乞謝事時錢丞相察李公

留公許用公公卒不改以就其執情如此人亦未知
也秩累中奉大夫夫人洪氏封令人先公卒子曰師
徽南劍州司理曰龜從湖州司法曰岷武當軍推官
曰師武監臨與府稅務曰師磨早卒龜從及已未第
而岷國子監所辭進士也長女為道士曰監省倉上
界門林士尹曰建康府錄事參軍黃特憲璿也初公
在真州有倡單流涕言其祖仕先朝為諫臣長諫家
至此無面見日月公物其世出詰其弟昆皆是亦流
涕號與錢洪令人捐齋珥相擇擇古入嫁之銘曰
薛氏之坐清涼之籠千尺飛流百尋老木有美一人
薛棠荀冠自徑小草即山而盤山云冰幽草亦茂好
人兮不留意銘是考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臨海周子及名洎曾祖光恭城縣丞祖公舉父國賓
子及少以文自名第乾道丙戌進士授新昌縣尉辟
淮西鈔領所酒官淳熙戊戌中博學宏詞差江東憲
司幹官除太學正初王亦起史官預審議者利者因
缺請祝希翁推舉連榜合府和頤朝廷所主用其人
已收猶莫敢詰子及見上具論其姦累數千里言曰
中書舍人為林子行詞職爾猶借王命納諂於朴使
天下傳笑而不知規則其他公卿可以類推陛下欲
開言路進人材修政事今小人在則回護蔽隔違不
罪諫而常玩諫顯明示斥去且陛下盛德豈以斯人
負謗上問小人誰之既知為朴則大寤曰僕始於卿聞

此時質會慶節故事慶使在不下除目忽中批王朴
在外官觀群臣驚愕子及指攻朴故急因縱放他事
不以紀序亦累數千言曰余宗子息科數輩載損此
何足以救官冗耶宜自禁掖始次宰執侍從可也軍
士食錢主兵官銷刻幾盡矣餓而思亂得無以唐奉
天事為戒內藏諸庫儲積豐衍今流離滿道若輩出
賑救此亦民財也近奏對尤謬妄者至令宰執臺諫
子弟食祠廟祿而理考任陛下亦遽從之彼梁肉雅
兒豈過為地哉本置要官事有當否使之豫言人有
邪正使之先辨所以防未形之患戒將肆之姦也如
害已流盛而後言從之則何及矣陛下幸擇其人諭
以嚴詔自今施設未當任用非人皆須先事而陳無



或有諱至於附下罔上絃然不言後已著明必罰母
故蓋亦為非也語既出聞者皆震恐失色大臣黃近
惡侵已太甚側目視之子及不自安求外補俄以憂
去除國子監主簿於是處番通和二十年矣一日僕
還遼左聘使不至中外罔測徒竊議而未敢言者子
及建言近日中黑氣陽明耗昏當春祁寒寒雪滿月
天象示戒甚矣陛下宜修德意備因列八事曰選將
帥擇軍士遣間諜議城守備戰備儲糧食節財用委
謀臣使察敵于言識悉指蓋如目見無遺上賊異事
事折難且曰朕密設備豫卿豈知之子及對曰設之
秘密臣不敢知備之有無眾所見也今陛下謂已有
備小臣以為未有二者之間願陛下留意上歎曰朕

此見卿更過衆日明日諭樞密使周恭知邊事其詳
今士大夫不如也尋召試館職既釋曰恭得疾不起
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三子璞拾棧奉其長
葬于雲溪夫人王氏經史通習能文工詩敬子及之
孝友奉命惟恐不至故其父母兄弟無間言先子及
卒母夫人痛惜曰吾婦賢誰當繼者惟其兄弟為可
且臨川名家也故復室王氏女二人適朱渭老趙師
由皆太學進士璞後名成子以上舍奏名教授澶州
學按五日一輪對本朝盛典也監主簿學正皆末
僚亦同五品以上奏事所以廣延美蒙通下情也士
或不脫草野避忌疎略此淺陋之罪也至于及不熟
宏詞人世號選定兩制其初為職事官養歲月熟德

度而已議論激取決於一對非其責也然子及不顧禍福不計合否忤透蓋底衷疾如湧泉雖如發機豈可妄抵突至此哉蓋忠義憂國之所藉爾余常怪馬周徒步開議是時唐業已定欲增廣大吏無幸九成不封功臣及省營造故諸王擇守令下至襲襲鼓代傳呼皆常行見事非老謀沉策也然太宗託寄心腹遂與多杜王魏等獨未見子友之言耶其驚世絕俗何止一馬周也方王莽勢重而丞相御史相與依憑不謂太學正力能去之然則孝宗之聖過太宗速矣余固哀子及前遭父憂後死旬朔間不得窆馬周萬一之用也豈不為異代君臣之遇合者重惜哉子及人有論地震說萬餘言屬稿並不果上觀其直遂歷

詆矢詞四達視粵文本所謂切理會文不可增減噫之靡靡忘倦蓋其細者余既序見其大槩且俾成子別爲書以行於世庶有志者得詳焉銘曰
斷歎惟工告歎惟蒼命不求延若先有知甫見天子傾倒出之去一函人行父庶幾謝其諫書嗚後是貽

建康府教授惠君墓誌銘

毗陵惠端方爲永嘉丞與民爾汝求事情實而審實其便處不以妄與奪取快也士後出送唱和相朋友同蔬共鷓無倦日然立於高遠不可挽近數年來捕州之賢大夫貪曰惠丞交譽於大吏率氣力薄吏所易侮緣是未改官人尤惜之丞不動意獨謂余曰吾父乾道八年三月某日卒十二月某日葬君山鄉原

曰野山仕信州鈇山簿監行在教賞率羅場用薦者
得宣教知教授建康府而已夫用不究可惡也後四
十年遂無以詔吾重蒸之子幸使墓有銘可乎惠民
始見莊周就惠施而居毗陵之宜興者六世君諱哲
字茂明父承事即俊民苦學被感疾祖父溥自教之
君夙悟勿成與兄國子博士迪勸志讀書至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游論往往終夕不就
嬾祖父欣然曰吾孫其庶乎遂官以文學有時名同
登進士第既入官以能見異以廉見故鈇山脩廢决
滯民畏愛過於令賴之如已出守徐公林丞薦之
羅場米數十萬孝宗切親政灘卒掉至一日詔捕羅
更甚急提領官召君慰安之曰薦士無恐也既上取

出入籍視之不得豪髮於是周參政葵謀薦君會罷
政不果周舍人麟之既薦君之凡又將薦君不果卑
侍御時侍辟君為屬以格不果亦嘗君死纔五十六
矣初娶孫氏再娶蔡氏子端本新岳陽軍節度推官
次端方也女四人嫁迪功即常州晉陵縣尉鏡正國
迪功即常德府司戶中丞進士周作霖王鼎皆已卒
孫純夫迪功即台州司法有大迪功即新建康府渠
陽縣尉道夫德夫自君之曾祖正議大夫智訓其子
勇及需始官顯至君兄弟子孫世有科目興於孝友
而文字闕澤之尚德不務進雖仕不急循其家法也
銘曰 朔狀紺烈蕪兩岬涵暉發祥藹冲融惠君之
文地所鐘如雩章天雨不從生死變化塞復通相其

子孫與時隆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公姓俞氏諱寬字伯仁臨安人曾祖舉祖昌齡世爲臨安儒家父徹尤工文詞與張子韶姜季文同有時名公年十三入縣學筆墨意度如成人長老皆器此兒行賈矣初其父既貢辟離避亂不行復預鄉舉慨然謂公曰吾聞得而不止無義者也失而不止無命者也術於得失故止不能進不足以事君退不足以成身是無無義命者也吾將止矣若能佐我乎於是公尚少也又父卒而公已壯然累徑度如父在弗敢失既而生有以養死有以送禮婚賓祭必具凶荒之貧必與入其室誦讀之辨然覃思之悠然人雅多公

父子不窮於儒也及已得仕勿亟勿徐擇義必精不爲利回與可借入與否借退無失道而已人又知公不特能以所難止者從其父而又能以所難進者詔其子也公年益侵始有山水花竹之樂老兄弟相携遊聞出鄉人見其無車馬而步輕履安相與追隨迎勞曰福人也公則人人與語酌飲之且酌且行歡笑盡日而返嘉定元年公九十三矣子烈以起居舍人爲金人報謝使往都梁境上數月公常手書問邊事屢情祝使自愛報國辭甚壯一日呼其幼子洪曰我欲歸矣家人莫喻明日又令設洗沐未及而逝實七月乙丑蓋舍人出境之日也是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下洪山累封朝奉郎服緋衣銀魚夫人張氏封安人子

三人長曰樂將仕即早卒四婿王廷齡其高從王思恭
戴宗師也孫曰垓迪功郎台州寧海縣主簿曰坦將
仕即舍人免公喪召八西掖為侍從臣今為中奉大
夫知明州甚奪舍人同僚張夫人墓竊有銘焉禮公
葬又以為請病不克就着六七寒暑嗚呼公意承其
考變通誠仲以待天命卒大報之是宜銘已銘曰
涸研燥常隨儒之酸肥馬輕裘鄙夫之盤廣能具其
約能守義天福方來培守迎使至長原回回高木陰陰
有式其叶昭公此心

中奉太夫宜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公林氏諱暹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曾祖嚴祖考父師
中贈中奉大夫中奉迎師于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

帝政百人中奉為高第公入太學與石斗文吳備吳
術張端並時知名登紹興與庚辰進士第為富陽尉
元之亂部弓手戲離處邑兵來莫時取鹽行劫公捕擒
之代歸教授明州朝廷會其勞改官知泉州晉江縣
州分造戰船公曰負郭豈有羨錢耶何忍欲百姓將
捨去諸苗義公之為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滿秩
舉留空一城通判南劍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
鹽已病矣又益以酒且闕地俱萬戶也今始自南劍
他郡効之君不畏八州民怨已乎守諱其切身為奏
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方下公餘上言者亦謂閩近
漳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令創禁之非舊制也守
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吏多取自入為百姓患即潛

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昨晴食次冊差
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俸俸數倍矣小
官薄俸別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首帶錢四
萬還之民監司更薦召審察幹辦諸司舊計司遷太
常寺主簿國子監丞太常丞紹熙元年遷監祭御史
公久官南方無中後既入朝名人善士一見如舊識
相謂曰今士大夫去就常以臺諫官賢否為卜是公
格應入臺得如斯人者庶幾乎至是竟用公故事臺
諫官居同宅相愛助厚甚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
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公獨憤然曰吾不
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愠於衆人是助好惡去取
不以公論為歸而曰共持其紀綱也夫紀綱者豈

諫官為私之地歟此日見上奏曰陛下託朕於宰
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
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晷侍立舍人言於衆曰全
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友不合矣時
小人知公意頗自為計公與同列三人論劾甚銳至
一日罷數人內外皆警方依公為重而上以覺察過
數認諭公公為殿試評定官考且言者居第一而上
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備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
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
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折衷擬刑
宰執合前願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楚多訟吏
積戾若公曰已怒唯而使民以弭筆成名乎取滯訟

自判之數月至者益少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
變城與國淮衣絹南安聖節銀及水滄州縣案名之
在漕司者皆除之歲換數萬而漕計猶增於舊召為
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以孝宗遺留使虜始光宗過
重華宮球闕公冊三請未效而孝宗崩上內禘公入
辭首以奉親款杜讒口為勅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
部侍郎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乎
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部帶議至賜
衣以其服被公公揮涕去虜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
曰宋正統相承群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
爭辨甚矣虜趣入謝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復命上
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遷同復卿

公之選自江西衆望謂公當選用公論事不假借慶
元初韓侂胄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呂祖儉上書爭
之貶擢外公見余丞相曰呂子約匆匆南行奈何叔
世事不宜有執奏叔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語
宣一時權近則祝公因力請外除直寶文閣湖北運
副未幾與冲佑觀起知泉州不樂公者猶謂不可復
與冲佑畢相邊請老進龍圖閣紗士嘉泰二年七月
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一公晚而居平陽松山溫福之
間也遂以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賢沙里夫人黃
氏封令人子介文林郎孫孟嘉孟治皆登仕郎孟淮
孫文二人公合文兄弟十人兄淳尉朝陽夫婦死公
經紀振業官其子余餘弟妹亦自足再從叔貧無後

爲立嗣嫁其女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渴第立嗣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向其禁悖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以是阻齟廢斥而終不博米公元晦既謫三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改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介錄其文號盤隱類彙十卷介喜節知類能以公來請銘余昔與公及詹元善同在太常續炬縱語以銘屬余方也銘曰天膏寥寥分一燈耿然自照非外明奉璋來朝如景星善人視之爲廢典紹熙御史慶元鄉義能扶持事不勝乾剛坤柔相降升以待後死銘有徵

草廬先生墓誌銘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鼎字叔和黃巖縣人事父母克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隣里誰如也其行既修矣少而黃岡博請長而深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而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歎歎不蚤熱躡行殊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欲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筆數牘城題竟就床將寐身親之已卒其爲士者無不吊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槿山其爲士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冷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

薄雖躬行樸學不能化蜀不視此乎自孟子為諭世
尚友之說踏輕視一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
足也况一鄉哉按周官卿即國也黃叢古伯男國也
二鄉公也公旦君奭預焉一卿卿也閔散南宮造來
焉王國之善即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
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在
而不為君子矣夫擬天下之善不足於一鄉而又以
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感也先生之子季復初常
余喪來告余既竊可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
皆陳氏女家胡惠遠銘曰 意昔追隨五十年近雖
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奄重泉矢詞如忘徒該然

袁聲史墓誌銘

聲史袁氏名直友幼而奇傑父延儒知武進縣提舉
壯師旦蕙常州怒武進小書字太訶詰累至家人恐
君怒立常州庭高語曰尊年運目矜小書童子所代
爾即有罪兒坐無及尊也師旦暴之乃免稍長闕連
多大鄉募武進於馬程厲山事其產道上連駟馬
冢旁置百家焉 丞相虽敗待難孝宗意尚統論者
爭言處當擊君獨上疏今此勾踐樓會稽時相勝不
多願陛下少忍且須後卒割地而知虞丞相復與上
謀出蜀師會長安君曰吳氏挾虜自重久矣今誠能
臂指使從我乎虞公默然蜀師不果出既相薦君及
魏揆之於上君雅不好揆之固辭揆之獨召對後四
十年君七十餘矣韓侂胄以虜虜自為功士大夫不敢

問君聞語沈曾自古君倡而後臣和無以人臣事大
征伐諸將亮頭為忠相溫劉裕為篡矣公曾何所措
沈曾不容逾年被殺君又歎上書及異執政多論天
下事金陵無帥謂宇文簽書何不自行宇文不爭出
鄙語曰真九百君大悔恨自是不復言表氏世家建
安曾祖禪祖持第進士奉議郎奉議次其譜曰司徒
喬孫邵甫唱紹術之亂逃徙上虞表寔反浙東邵甫
之後復配之又逃徙閩故為建寧人子敏孺通判卷
州餉軍白濬河軍敗死之廷孺建水軍司戶女真陪
運水亦死之季即武進用濬別恩補官秦押秦丞相
秦呼曰來吾與若共此武進但以書叙戰守形勢無
愧附意秦不喜武進竟不住鄧注知縣者三終

蓋上虞建寧之來能以黎易許者州兄弟再死節
進不阿所故於故舊至君策忠忠必以國不以已
窮苦貴維共常守一意何義理千餘年未嘗聞絕哉
初虞丞相為君既不受舉進士亦不中第說友知節
州光宗立持其衣來賞得海鹽催煎木女拜去為常
州推官又拜去以嘉定六年二月二日卒年八十五
月六日附於武進之墓夫人陳氏子五人女之稱曰
文林郎江東提舉司幹官曾諒曰范希夷孫男女各
四人說友事兄謹宦浸達至參知政事君無一錢食
客飯為萬錢具費皆出參政長子忠儒娶丑進士朝
奉郎浙東安撫司機官次舉儒早卒次學儒飲臨安
儒皆參政矣官之人以為難余觀君疎於世故而謀

國無不中不見小利而大義常獨以其品等在春秋
戰國中非後世之才也雖然劍為強者難持而安楚
弱者易效蓋唐以後通惠而春秋戰國所無也然則
強果不可以劍為耶銘曰 遠矣聲史匪競匪營以
卽為身千載同清尚其後昆無改厥承

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

方氏自固始遷莆田九世矣公名崧鄉字季申曾祖
早祖淵父志陽江令贈朝議大夫陽江歿而公生孤
特強立俊異夙逾等輩進士教官中其科教授越州
母喪止幹辦湖廣總領所公事添差准西安撫司副
官員有為兩浙轉運司屬官知上饒縣提舉常平為
審察通判明州知府女軍政取一路諸司合奏羅知

吉州提點廣東刑獄移廣西轉運判官復移京西
熙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襄陽年六十慶元三年
正月丙午葬於潁溪公學掾京本有書以來無不通
習眾秩數萬多朱黃塗乙宛宿徒隱同一事常類舉
十餘績橫浦渠浦裏馮志皆釐糾昔謬歸氏文行於
世二百年其始所從家異人殊不能相一學有患之
公會說旁引為書二十餘卷得以據依也本廢矣夫
人業或丞相頤女公用必相治絲法分保正副司詣
邑受令保長五日一輪役當募者第其色力誠乏按
上氏大喜上下無敢不信然公天資精於史職在南
安吉州尤稱神明其所予奪人以為經方守者一字
不可改也初廣西諸州及經略司歲用乏朝廷命轉

運使袁望給之或官自買或客販率四五年鹽積不
售仰哺竭則多科增價而民病矣天子但然知慮速
方輒賜為貫錢萬者數十縣主更法以便民公轉
漕時適當官賣之接請曰大食鹽有定口不量其入
而以官用或鹽置官賣則善於客販誠今後屬州鹽
籩七萬五千有奇而官賣鹽輸六萬積不已是十
六郡歲用每折四而為五也東西別設湖廣總司錢
鹽八萬靖州錢三萬歲以為常夫自治不暇而猶鉅
晚他路是於折減之外更增十餘萬以自困也然則
不及十年官賣之弊甚於客販矣益下固損上非有
異術待更法而後損已晚曷若自今諸州守貴賣之
數本路免別發之煩勢足相補法可久行其言殺

側切天子以為然行之至今嗟夫曩者絕版况中刑
近縣不齊也彼地素薄於財則備其責稅無官併吏
合岳於養而因其俗以富之不備責也若夫則不足
以養其地矣奈何補飲且禮焉故公謂官販必善
於客販其要在於民免貴鹽官將擬自立而已者且
不然哉公獨行瘴土盡其利害得消渴英靈不能愈
甚甚人哀思之二子直孺新改官倍哺開權初擬入
虜服再結和由韶州為廣西提刑運判繼公行部父
老迎拜悲喜既相與畫公像春秋報司公階朝請大
夫贈至五品賓佐又謂應刻碑墓上遂來求文余嘉
公博於儒而以吏得民惜其不及墮於稽古勸學之
事而愛民之志利民之術又非特一廣西之鹽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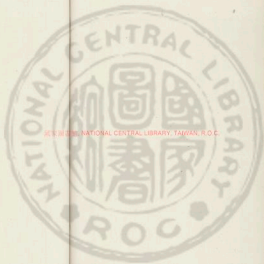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也雖其已行而信其未行或庶幾焉銘曰
鹽利之來掣作邦柄增多不已鹹苦為病鄉鄰方公
斟酌行之如彼飲食將其渴飢方公甚文也世文且博
廷發大議可詭可變六府惟修繼而莫陳獨正此鹽
嶺服是薄鹽基柏成峰有闢其道嶺人之愚寡倚以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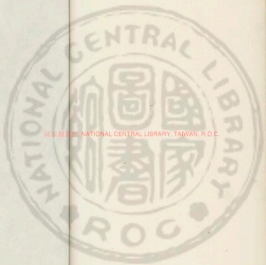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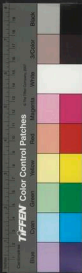


SC 511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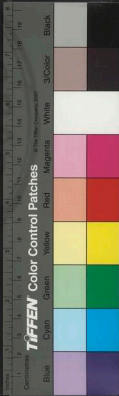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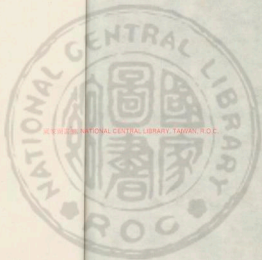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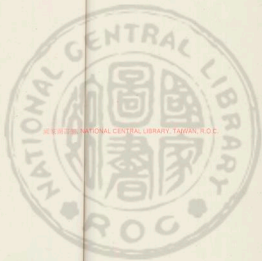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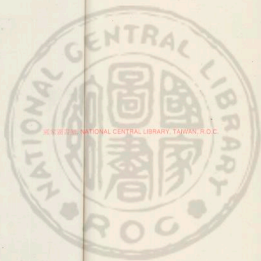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HE 11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5/01 019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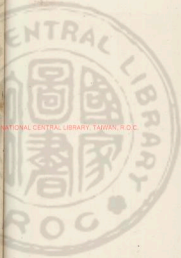
2015/01 019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章貢黎

文林如前必書首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君名南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必自宮掖俚及
聲肆畧無不言其家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為小
人蔽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
義禮樂是為道問辨講習是為學人有不知學學有
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為善故得謂之道
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諧人不能為善而惡其美已
於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
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為畏
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諧人猶不已



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謗者亦列嫌之曰我則彼毀爾矣然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明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因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陷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其子公平正直之說病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其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德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頑不可忘也不協于極而亦愛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德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費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聞冗道學異九疊當奮興天下之大禍

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秦擬第一中語不用較授池州縣學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繼出新舊交雜意極剛忤士不敢辨也獨君能辨之至謂道學朋黨即皇極所用之人則自其子以來爲之辨者未有及君此言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舊之叔名忤要地御史遂指爲魁傑而君其婿也罷教後差常州推官父卒不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三年下詔訟虜曰雖社稷世矣即日討伐調度凶滿君感不及議常憂道不自安坐起屢倒屣密院開機連虜以朝士掌之兵事密書皆使論定而後上君與選爲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樂敢獨通乎朝廷不能奪與議併寢因求補外幹辦荆東常

平司明許召試館職留兵濠州江淮未靜君言其
為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以伸理之所
勞今日之志復和而已寧使力尚有餘而措和之早
毋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也天下繫於當計俟操
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頭盧光干政接踵梁鴻雁
肉爛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於是擢事者怒梅君君謾
除正率趙義道為太常丞論成庸后山陵不當過江
斥次且逐君母卒得止再除正子御史劾嘗以田賂
蘇師旦遷罷師旦田入安邊俸賂之主名故在也嘉
定六年朔廷近比由館學牽復者與幹官使其夫
增訊君君要言不頽詞甚苦故命久不下九月晦繫
食饋下刊上端閏月朔卒年五十五年二月

許亨密山賊傷君就書喜通出於天性十五六時視
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棄去歲五易
師一易師為煥動相播告擯絕既從余初若無所論
許已而耳改目化氣味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
以度量須悟捷得受之若鷲行之若旋標樹山嶽之
上越挾風霆之外故朋肯頽望塵不及皆靡地而逝
矣常以世道興廢為己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
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君悻心恨慮觀緩智壘
老校小史引坐深語所知往往非人所能知也文詞
激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而壞麈精切達
於時用亦人所不及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內順
穆樞節整潔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為館

職數月止既絕意屏坐衣食弊惡雞鳴挾書晝夜分
皆憶念上口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備著皆
欲銓品異聞說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
死也嗚呼材之難也俗康教失苟得一二以自好故
成之難成矣不用矣不憤不慍察而不聞尤難也然
則老其不過之年伸其不用之業煖者可矣而猶不
然何哉君吳縣人曾祖昇祖困父安道承奉即娶黃
氏子深源嘉興縣丞之丑進士也浚源隆源女嫁胡
南機宜衛撰次未行孫曰某曰某始余屢拔君使究
其論君畏浙江之河馮翁之熾屢辭焉曰未暇也嗟
夫余固獨累子而反累余銘曰孰材多而賤兮超
吳蒼路驚龍曠一世而僅逢孰材少而而貴兮曾欽

泥困百嶺而窮凶雖遠求而莫致常近復而不
容抱和粹以並則扣牛鐸而備擊音非由琴之對
兮頽回豈與松喬乎比崇夕余籍兮納職揚之月朝
余號兮淮雲膏之風悲子不可見兮余將為從

齊護閩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公諱頌字公實衢州西安人曾祖殆祖持右迪功郎
父蓋贈正議大夫公紹興丁丑中進士第主簿賜除
簿虜寇江退州寮民租未入者公白留守虜事急民
不勝病矣請因以賜民張丞相悟謝曰慮不及此即
奏闕免由是知公令其子試與游教授全州勤苦自
力率諸生同夜旦朔相化之士人僧陪政官知欽山
縣陳丞相訝曰專取事官耶公謝以當應新制而已

正議卒知常熟縣秦琥繁難前後健者盛氣鉅利顧
不克公降心條理更以治稱簽判潭州帥員其能僚
吏憚憎公約以中道常強而改爲及陳炯反所禽賊
多公計策既入朝乃言簽州功在臣上臣實愧之召
監進奏院遷太常寺主簿迂丞燕兵部郎官監司皆
上自選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公言特備羅本盡廢
園田者再未及用就迂提刑禁州縣毋得法外自恣
間詣獄察不應數十爲曹縱遣之百姓走愬道相
屬權勢交恨御史遂以介辭劾公罷久之御史去除
江西轉運判官德化縣田逃徙太守守乞免稅至五
六不報公以見種實稅均其荒萊民預佃者第減之
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屬州緣紹熙登極科進奉千

餘公亟奏懇而薦其名士繫佩者半欽除直秘閣准
東運副初水敗楚州城幫修久未定總領板公預議
公接伴虜生辰入對言劉超欲壞萬城改築國家何
故搶數百萬緡爲軍帥幸賞過可一語決也光宗從
之城完牢至今除戶部郎中准東總領務場以額鈔
抵實陰失餉計積二十年無知者公隱核得之度實
能增餉一年迂司農少卿總領淮西先是有總領自
乞爲部釀抱淨息而私其贏後稍監侵反以大軍餒
佐之遊羅編江淮迂稜歲月回易如負販王人之體
益矣公在事雖無幾各實有辨義利則然斥部內竊
借總司爲姦者其人大吏難動詰者也太夫人董氏
奉除直寶殿閣江東運副又知平江府皆未

正少卿起居郎曾錄院檢討官維十部侍郎同修撰
嘉生於頌挺舉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李國府政
知紹興府越東西郡而彰君也數旱災然眾欲所糶
念不暇邱公歎曰民何罪吾不忍用太守禮食其粟
過矣浮麗妄請皆不與又乞罷歸道止添差曰庶幾
寬之遷差知平江府公經歸後挺舉興國宮知泉州
東土富聚其甚傑推理羣偷而聚棄者悉逐連遠
地則一以靜鎮事於其俗人尤愛之蕃舶至者與提
舉閩視公不往第置職官喻曰莫不汝買也待制華
文閣次子正學死復乞異國而歸公歷官大小各有
意適其病傷鐵石施高蘇愈而止不執寬猛之偏術
抑人以徇己也余所述近是矣立朝進退必以義立

德所尚陳說正理而扶救之不讓避就之疚心收已
以合時也孝宗時博謀盡下人臣爭承風自獻公乃
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而已昔之捷爲今復棄置
檢盛德矣上既優待三衛與執政約濫公又言兵權
惡事况今之將帥何足稱頌指哉尤宗時論人主難
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備臣易疎近
倖易昵也慶元初始得親近即疏言二三執政非所
謂坐而論道耶致今日之治要須深講今不過尋常
文書背首而退爾大官大職安得輕授冗兵冗吏所
宜痛減橫恩濫賞不可轉啓巧請他比不可曲從皆
今日大患也又言修德莫先於務學學之道存在已
不息之誠極取人爲善之益者也夫易貴朋友之講

晉禮戒獨學之寡陋今勸講父癸矣方是時風俗一
變其正邪消長而好惡向背之際有甚難言者公獨
謂當與傾機報復迭起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
不然元祐崇觀可監也且今日已爾又將如後世何
公立朝論事落落多此類余所謂不貳已以合時者
也公自泉歸而與國滿四年不再請有為言而與者
辭不獲然後受已而復請老進敷文閣待制致仕嘉
定元年除刑部侍郎公曰臣已得謝矣惟陛下哀憐
俾全末路進龍圖閣宮觀數月度以公知要刑公又
曰若強臣此行狼狽殞身無處所有虧名義取誚
士論上知不可奪祿官視看再又請老以寶謨閣直
學士致仕嘉定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卿晨坐索湯煎

絮而終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頭人楊氏先公四年
卒三子曰強學奉議知主管仙都觀曰正學宣義即
曰志學宣教即知仙居縣三女婿曰承事即華亭知
縣陸三省進士徐冲通直知蒲山縣丞余岡孫男六
常道迪功知監車輅院常德從事即晉陵縣尉常武
迪功即監紹興府都稅院常寧常明常先登仕即孫
女五婿曰將仕郎徐士廉承事即趙興懃進士毛用
之潘自楚曾孫男三女十二月壬寅葬公於靖安
鄉藏山余既錄公終始大鄭而又知其自少年高識
特立無倚附陳應夾劉共甫名公卿也挽鼓不得穿
甘服州縣其出浙西連七八外徙十餘年有以湊速
訊之公咲謝曰吾所欲也其在侍從而故與周旋頃

吐無間者方居中用事擬持相與人如反手然公從是統矣常言士以不辱身為重用捨命也其為少宗正而趙丞相適歸相遇於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來政某雖去而人材猶在朝廷幸善待之公曰相公人材即參政人材也使眾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揖而別余公繼相卒於善人多所全佑公助之也及後落公致仕而向時披落者皆已起為執政獨公不願詞說而正志恬而安鳴呼斯完矣夫銘曰公先幽潛始自正議隆興初元既書十至天子驚嗟曰繞一二公持已仕德器早成物應無融理冲獨榮前方後方不虧而行勞有陰惠情有賦休畀我百為從容並鼎陪卿級俟眾俯僕之情而

莫前公則戶之始居疊石巖開洞創九仙壩柯今石一奕後依菱塘阪斜浦橫狀乃其歌五湖夜明有之九折有松千尺雲巖露帶草以在茲刻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冬虜舉國入寇蜀楚淮徐同日披兵上詔邊臣謹城壁縱民徙內地虜求戰不許園掠無所獲既而大雪數尺凍饑太半死皆引去獨留數千人於濠州以縋扣明年六月劉公退虜為質金國生辰使虜論議往還未次公至揚州詔還潤州以俟自兵起鹽商不敢行傳言虜且把通秦而提舉官相繼避遠鹽利大乏朝廷患之即京口用公提舉淮東常平鹽事公曰鹽在北而移司於南異日虜不至使過奪竊

窺吾之責也遂渡江益貸厚戶鹽既增積舟相接數
千里嘗盡復其舊又明年改嘉定元年就為特選判
官虜卒請和公得運司留錢十九千護視通問質生
辰使各一又自為接送津遺留使三年為兩浙轉運
判官四年為副使自浙徂淮凡北使送迎之事經公
裁定後皆為成式州縣無橫費暴枝兩運司各有贏
財蓋五六年中自虜約和而公以選居其間至於約
成而能堅且久其所以阜財寬民上下之情交孚而
綏懷安集之政行焉公姓劉氏諱彌正莆田人也由
進士第歷潮州司戶參軍監鎮江府推貨務茶場知
撫州臨川縣入為諸司權判院太常寺主簿樞密院
編脩官太常丞燕左曹郎官其提舉轉運淮東也召

為吏部員外郎兼考功右司進左司郎中必且賢
閣為選判遷自副使為太常少卿國史院編修實錄
院檢討官除起居舍人迂郎遷為吏部侍郎公方將
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頗峭除民疾痛則果
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在臨川守以崎零稅迫縣公
故為寬期曰此於法不當徵也守怒甚荷邑賈項廷
詔公公曰以喜怒罪令則可然崎零稅不可得也載
早按田傷者自蠲之端午守成縣取鼓以節渡者且
撥公至其所曰無令改準公曰民無鼓而知縣有公
事不可往在對職爾其在朝而陳丞相自強慢公不
耐已故出以使虜又疑虜復犯淮故就困為提鹽管
欲以危地陷公也公既盡通鹽利則力繼武將之燕

州者使奉法奏罷軍功維流之為縣者悲注文臣踈
葉其部之貧民錢米各有差其至真州官私屋初立
坊巷衙始具城樓櫓皆新成取黃儲富安倉稻麥以
食餓羸淮東漸如平時矣自度江而帥清為應辦官
儒生茹士苦不得行意公既過青無敢以私問者事
歸內臣未嘗與相見變不宿設門猶毅然公之始入
朝兵禍起有萌擅國者名使議職錢貴以違事付之
公行兩淮久而後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
而輕舉人謀不從擅國者怒促進師既皆潰敗公又
言今虜頗兵要我復和急之權則在人矣錢敏冀難
於財若今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貨蒙其地者皆有
以佐軍須而官使之奉吏胥蠹食悉加裁撙國用

未甚強則虜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其論先後之序
如此在太常言初相光宗問必大留正也及升附獨
葛邲已死遂得配食今二臣亡矣請別議應配者詔
方下其事公為侍郎一月即以病自乞不許滿三月
累疏猶不許取後許以職守郡然冀公復舉也猶不
出命遂以七月六日卒年五十七嘉定六年也七年
三月歸葬於城南三里寶潤原前夫人曰方氏今夫
人曰林氏子四人曰亮莊迪功即隆興府靖安縣主
簿曰克遜曰克剛方以公遺恩任之曰克永女三人
已嫁者卿貢進士方濯其婿也初公文名夙仕至著
作即著作弟名明泌書省正字余嘗叙其人在名世
之目忽忽未用死公幼率諸弟勤苦耕故業貧不能

具膏人旁驅夜績者光射公楯無異書沈之後替中
弟天下謂能繼其父矣公教在內故鄙事亦勉志
在事外故雅道不廢介而容物故不知者不忘密而
與善故知者依爲重查侍從深其事未着道未伸也
故推其已行可以信其未行迹其不爲可以任其必
爲也有國者未嘗不欲得善人之用修而至於善者
未嘗不欲爲世用然公之二父與弟皆不及用公將
用矣而不究此勢之難合而可爲天下哀之也銘曰
惟慕有勳惟賢是記或一己多或絕不值倚公之家
我歸者四皆偉然哉可詔後世

邵子文墓誌銘

君名持正字子文溫州平陽人少有過世志用再試

禮部不得第受父致仕恩監三州路橋鎮行在臨平
酒卒又以不暇格薦者再亦不及官至成忠郎而
卒年四十九葬於嶧山夫人陳氏子曰儒珍壽近十
年儒珍請余銘八九至不已君所歷官微事又淺無
足載者然余初有學舍司君在衆中神慨語簡不輕
愛聲色人蓋已異之訊其業則文典而瞻尤善以理
折衆說故多得譽於朋友後余行四方而君亦在焉
則士大夫重其能歌詩工四六雅安異同無寒士態
疑情滯慮參論平與中利害之實所至皆解榻延佇
傾待之出而仕居監當下列人謂君得不喜不惟不
喜將不能也而君整飭勤瘁甚宜其官於是又皆曰
是資軟細而耐處處當無施不可故雖公卿貴人亦

往往相為引重不少矣士方沉穢汨沒因無以異於庸人幸而暴耀震顯建功垂闕操筆不誇記標於竹帛爛然光榮豈其所素有哉以君之沉穢汨沒而自朋友士大夫至於公卿貴人皆能知君如此乃其所素有也然不幸而終不暴耀震顯使操筆者遂無以記此固余之所為悲而憐珍之所為歎勸力請而不已也然則雖不暴耀震顯而其所素有者固在矣君父名叔約嘗監岱山鹽余為銘者也銘曰嗟乎子文四得解為上首時益銳竟不偶勿以所無廢其所有

虞夫人墓誌銘

夫人虞氏越山陰人父手雖比履像事之祝曰公卜九天卷大已而夫人上英借夙成幼盡麗語不學

能詩書古文有若秦晉雖歸其夫則并抑聰明不便術露曰以文成名子之貴也我無頭為凡一家饑重晝夜辛苦無所飲怒而高筆雅韻常在事外自舅姑叔李內外姻戚皆言是嫂以賢有識起吾宗不以封稱也夫死夫人焚約棄債自治瑩宅棟岡阜之宜合寬儉之中人尤以為能而益悲其子於學義曰爾未解無補也質則為辨說袞袞如於機中的焉及子純賜進士第一人不少數年至西制封夫人為太碩人夫人無喜色後乃連外備儀之款其孀寡落度夫人亦無愠容常曰吾憂吾兒未能及古人爾他尚何觀嘉定五年夫人從其子守溫州明簡靜怒能消弭天閻使之輕微郡人甚愛太守且愛夫人曰母之教也夫



人亦天性有恩意聞外杖屨聲輒請入戒曰錯打人
乎故人愈愛之如其母云六年髮女幼子思慕涕泣
自越東迎夫人憐之使君不能止卻人以爲大戚曰
草樹凍枯天風凄然而吾母遠道得無霜露之感於
是使君傍徨乞歸未聽以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七
十七七年二月二十日從夫葬山陰縣丞務卿道未
累三子于純中大夫石文殿脩樞子英子夢一女婿
抗治司幹官趙公珏孫曰幼成寄子蘇老壽孫媳孫
長孫頌老昌孫中孫龍孫良孫女曰不惜浦女余每
患婦女門內常行口不足銘若夫人以文字異情寔
共家聲在窮達無志意可述已銘曰九天下兮遊
閭閻被號兮珮珊悲奇盡兮復來還葬故墟兮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燮字文叔越新昌人曾祖異祖惠之父仁靜朝
奉大夫致仕上爲光宗書持賜大夫紫衣金魚公謚
興元年中進士第任瑞安縣尉授州府母潘夫人
卒教授臨興府改平江府知嘉興縣召監登聞鼓院
國子監主簿公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學子終其身不
私己見爲足不召一家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
義理所安爲多諸儒學能過也史欲抑潛竊行大分
別者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舍人以爲不
必講井田兵法令人講而不足行者公能使文與事
會即近賦述可以據依無昔人迂陋牽合之病也學
既成轉側州縣又默然無所發及是輪當面對奏言

漢唐英主遺時雖異各就其爲之心歷歲不渝終獲
已成之效陛下即位三年矣群臣猶未喻上志也則
豈能以事應陛下哉臣熟觀世故惟養兵爲大惠救
患之策卒使成屯田於彼府衛以銷今之募兵陛下
猷爲之初無以過此又言經筵止讀通鑑實訓而李
燾長編本朝六七次即日本末所係賴如考詳上欣
然取長編付講讀官天子雖得聞兵教與費卿即歎
息陛下公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會服藥不及進
御而經筵以爲長編文字多亦止然由是知公稍迂
丞紹熙四年九月江監察御史蜀將吳玠死公建論
曰國家徒倚世持扞虜而不爲蜀慮叛臣嚴峯綸錢
丙子徐萬壽流而違名曰愧遺實富吳氏民力盡矣

成都非用武國本損梓潼號東四川初開天險漢中
輿勢蔽遠於外昔人守蜀之常也今內無一兵若吳
氏領指兩川豈朝廷有區區制置使何足抗哉天幸
挺忽死子弟未有異望急合典判爲一猶徒其兵以
實於上反接語蜀事至日肝淚以張詔爲興州都
統制而合興利分東西川執政莫敢任責後挺于職
捷歸興州竟以蜀城宣撫制置失守棄地而去皆如
公言紹熙二年光宗始以疾不適重華宮公爲監丞
上書切諫四五年疾甚既爲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
右丞相着郊調遣李宗而後朝郊不以爲誠也公固
勸郊以諫又言太白晝見犯心月犯天闕災感勾陳

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既不聽察乞罷去
又言臣有父年垂八十不能親養奈何以空言感指
陛下且乞出園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與臺諫官合
班對延和殿中官陳源揚奔御等罪大於李輔國
公最後口陳十言曰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
訟夫不言公知大夫不議而言庶人不議何也人主
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矣議焉諫而
不改夫不可蓋使聞巷小人此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
博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宜而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
德臣甚爲之上莊而不區也然簡不聽等宗廟今上
擇於重華帝詔後爲御史知政遷右正言知閣韓侂
胄驟竊柄威福受廣意所好惡盡以御筆行之公具

成都非用武國本預梓潼統東西川劔閣天險漢
興勢敵遮於外昔人守蜀之常也今內無一兵若吳
大簡指西川豈朝廷有區區制置使何足抗哉天幸
挺忽死子弟未有異望急合典判爲一精徒其兵以
實兩川罷制置令梓潼兼攝則魏運省而民力可少
寬於是上又復語蜀事至日盱眙以詔詔爲與州都
統制而合典利分東西川執政莫敢任責後挺子曦
獲歸與州竟以蜀叛宣撫制置失守棄地而去皆如
公言紹熙二年光宗始以疾不逾重華宮公爲監丞
上書切諫四五年疾甚既爲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
右丞相葛洪調護孝宗而後朝郊不以爲誠也公固
劾以諫又言太白晝見犯心月犯天關災感勾陳

行入太微其占為亂兵入宮以諫既不聽累乞罷去
又言臣有父年垂八十不能親養奈何以空言感悟
陛下且乞出國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舉臺諫官令
班對廷和殿彈中官陳深揚斡卿等罪大於李輔國
公最後口陳以十言曰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
議夫不言公卿大夫不議而言庶人不議何也人主
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笑議焉諫而
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言妄議紛然亂生故
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宜以亡今天下無榮議聖
德臣甚危之上莊而不溫也然猶不聽幸宗廟今上
禱於皇華宮詔復為御史加議是右正言知閣韓元
肖驟高柄威福沒廣意所好惡蓋以御筆行之公且

論其務有日矣而御筆出公宜顯謨閣知平江府公
言御筆祭京所以亂天下也今太上猶未得見表章
不通大駕空返歲繼八九以上盜賊已作餒殍滿道
此為何時而容御育於其間設御筆逐諫官使悅首
去不得效一言乎回辭或謂天下方患若既曾僮遂
因公請與御史使放之外祠禍幾可弭中書知力不
敵聽以冲佐探聽養俄知襄州坐不發蘭溪知縣賊
罪降賊罷自是綱紀一變大權皆歸曾育有而公為冲
佑觀者六然既曾養小敵公不敢害也起知泉州公言
大夫年八十六矣不當仕宜實文閣復為冲佑觀既
假既曾召用舊人除公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公憂移
疾以俯揆知福州又與特制上規批授之知建康府

蕪制置江淮公言兵甚致災殍於生盜皆不安易動
之形也昔方臘反雖即滅而天下之勢遂動中國由
此不能立今日之急危當使安動當使止上然之賜
帶而行公正月至金陵盡四月錢未所活百餘萬口
除免稅二十餘萬夜劫城東而立洗擒而橫山將山
賊皆奔散公奏赦之境內真枕民言孫祠公家為香
水焉時盜起鹽城官軍奔潰諭射陽文海慶越入天
長絕運道將進之東壽公戍定遠扼賊西路給進東
鹽司糧仗募士塞擊遂奔大整得胡海首以獻招其
歸業九萬家初辟慶之民聚於淮西坐而仰食十萬
人及判為武定軍餉三萬而樂隸忠勇滁州敢勇
府效用亦數千人公嘆曰使為總領患未已而作

終不安者此軍也因共思歸悉數遣之公既制置世
大爭而數路中奏報紛急雖小事亦應繩墨焉材良
逐貪黜比三年江淮無治暇日作台城樓朝祀東晉
君臣存江左遺迹夜引賓佐質難經義得新說數本
辨力以告為寶謨閣直學士入為權湖尚書天下意
公倚用矣公自以年愈高累數月乞告不朝會最一
出輒後謝病請去不已遂以煥章閣學士知廣興府
即日躡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已酉薨年七
十六始公以有勳兵說光宗不用後為上言今兵
曠誅矣石遂移國外戍於成都潼川和好成矣若遂
舉籍兵三之一皆已至之機可為之會也紹興至
今三罷兵矣所增之賦皆當斥以還民又言祖宗家

法純用儒生更化之要在尊有德其經世大指如此
至言侂胄首縛送李全而以泗州二十人還虜皆與
時論異又時方爭言淮之城郭可棄蔡公獨謂彼力
緊重難支息費而守一處失險則連城震動古處利
所不守地有所不爭蓋兵家常勢也計聞上嗟悼遂
學士於龍圖閣加秩中奉大夫而後致仕七年某月
日癸亥上疾驟鳳凰山頃人洪氏先卒子曰鶴甲夜
進士迪功即鎮江府司戶早卒曰章承奉即幹辦
部提領酒庫公事曰遵卿貢進士早卒曰華修後
舟徒縣丞女之婿曰松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
孫曰元真承務郎元獲元規公初入朝五十餘論
曾較比再召七十餘矣只南走閩東北出金陵

後召已七十五故已言者不行已行者不盡然公說
猶莫易博米成書前卒數月愈得士必三十人乃可
為國用今始五六爾病卒但却客絕坐與交論說終
日真不以老退情然始有立增光前入余所畏也曰
維天降材人有常德非其本陳行際之蓋公此於學
生死六籍發舒中和仁政義術彼時與寒流金走石
公儼不動內守冲密故物杜老先說後預公常自若
致用實難其所為思始公卒小猶管屢大可召畢中
列三品外揭九教揣本齊末辰百舉一較錄刀者夫
豈不足我懷慨然銘以貽則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名度字君玉以會稽人曾祖光祖輩父後民承奉

如少而奇要再舉於禮部入太學以上舍場同出身
教授建其二州不至官君行學謹奉命以恭憲衣
毀高板谷及鉢沐不待兵忽有泉自側益役夫誰越
功以速成免喪教授許州江淮士人零落既聞君講
說物理會心生帝旨補 問值知州通判闕請攝事
所治又能狀服衆意人謂君學與材交相發也吾聲
大震特提爭爲六部茶商累年不待上後進多致願
君君開大讀書不自言朝廷賢之待用爲太社令迂
大學博士嘉定六年閏月四日坐與中政疾歸而卒
年五十七明年十月丙午其夫人董氏子成孫夢麟
女已嫁者淺洪魏成之許而未行者貴溪主簿趙希
亮國子進士趙汝潔相與奉君後附于五雲御縣與

整成孫以君嘗所對御試策及其自記本末來請誌
初將對策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同舍驚搖手曰莫茅
諸生乍見天子語固有淺深次第阿預時事耶君曰
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
之矣且釋籟入喪敗一生未前有此而不言異日驚
遽得已而同舍竟登甲科君第居下飲曰吾知愛吾
君而已豈敢以不樂聞過輕量明主哉頗掩樽不上
達有司罪也至是二十年甫爲博士然後見天子或
言宰相方知君奚啻一博士而止不幸不及見命也
君見已有日不料道何等語以對策時意氣推君所
故言其能不擇淺深次第而盡言之果矣然則不以
不及見天子而不當一博士者爲君恨當以君將盡

正所歎言而不及見者為君惜也銘曰
昔子中道我勉而進徐行方軌九折之峻高嶺一金
拱壁其沉孰知我悲劉銘斯陰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前集 單頁條涼縮樣

加補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三月繼越明日朔請大夫直龍圖閣沈公
卒於是宜人強氏歿十三年五子二女子曰輝曰輝
貢進士悼曰嫁承直郎是武者亦已卒十二月晦進
武安尉傑從事即豐源所館場門導迪功即監鎮
江府東北較務然免解進士王唐知辨公於開元御
管社山與強氏同歿而使來請銘沈氏自歿以後冠
冕名聞之盛代不絕於高程公六世祖遇始別居常
州至曾祖宗道猶未能以仕顯至王父復考松年及
公皆中進士第慶為朝奉大夫松年登太宰子為得上

正所歎言而不及見者為君惜也銘曰
昔子中道我勉而進徐行方軌九折之峻高嶺一金
拱壁其沉孰知我悲劉銘斯陰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前集 單頁條涼縮樣

加補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三月繼越明日朔請大夫直龍圖閣沈公
卒於是宜人強氏歿十三年五子二女子曰輝曰鄉
貢進士悼曰嫁承直郎是武者亦已卒十二月晦進
武安尉傑從事即暨提領所羅場門導迪功即監鎮
江府東北較務然免解進士王唐知辨公於開元御
管社山與強氏同歿而使來請銘沈氏自歿以後冠
冕名聞之盛代不絕於高程公六世祖遇始別居常
州至曾祖宗道猶未能以仕顯至王父復考松年及
公皆中進士第慶為朝奉大夫松年登太宰子為得上

而公教授處州學刑工部郎中文字園子錄太學博士
士撰密虎編情官無實錄院討官松善亦有作印
張讀嘉王所兼兵部尚書居舍人起居郎皆兼
侍講有位有時稱益者然無錫之兆始元其大
宗公諱有開字應先少學志其大者幾欲夫呂伯恭
官京師浙西士不知敬公稱從之海士為求君學各
於此陵公又從之心為能防物為經制跡理陳翰而
不以文字華藻藉口耳之求人視之憤憤而公陶然
有以自樂不顧也蓋晚乃奏上舍名朝廷方選舊人
使按國子而公在焉先講下履重拜深拒水嘗其請
謁蜀丞相異之與語排坐常從移日當是時丞相
惠溥然求知名士不採察而况廢於幾死數年間矣

用幾盡士惟喜語說以為自趙元鎮陳應求就有此
爾必用既得譽於天下而公陰贊密請力尤多天下
雖知公助之而莫知其所以進者何人公默不以語
人雖子弟亦莫知也然不愧者固已忘公又教嘉祥
反獲深切尤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則忌益甚上即
位欲習知國家事故官盛三三人日再宣引入禁中
賜坐問民疾苦皆非前例所有由是忘者合勢相與
非公最先罷又以危語中之坐廢斥十年公恬不為
動已而稍悔罷使知徽州不得已強起曼求去奉使
江東迎史守門迫公行固不往援以知太平州遵乞
致仕又幾十年年七十九而後卒其居家無酒肴燕
舞悅如衰落終日坐間行視園中草木所從惟音

年又故前此之過賓及有職任於時者皆辭以老病
不見也嗟夫士非不欲自賢也迷謬於趨捨操術之
異類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合老而悖而得其所
謂賢者辭矣公學大術於繁而能守其要及其用也
不榮其身而思以畀其徒終其老也安以儉退而無
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公兼之斯其為賢也歟歸曰
藥常中閑季子所因地卑而為野兮無錫之山嶽而
背水沂而為澤兮無錫之泉冽而食允矣述公以配菴

宜人鄭氏墓誌銘

天富比益在海玉環島上乾道丙戌秋分月齊民飲
解衣宿忽衝風驟雨水暴至聞咿咿及雷鳴曾至
門已溺死如是食頃並海死多數萬人監故子餘家

市肆皆盡茅草有無起咸淡浪中老子長孫無復安
宅四十年歲陽李寬知監事民賴其力始就高燥立
棟宇坊巷導引間伍鱗次既滿諸司鞫留止不得代
凡六年而監市成略如丙戌前矣噫四十年而後得
一監官何好官之難遇歟雖好官六年而後集然則
以急疾草猝為功者非貶歎以故李君每來余禮接
不怠君以其母夫人狀授余銘不辭夫人鄭氏徐州
人曾祖惟從祖望之皆有名先朝至侍從貴人夫曰
朝請大夫浙東參議某丞相文定公迪五世孫太子
少保東之四世孫既生大家其歸又相門也家法不
教而毀家或不慮而慘參議為奉直子夫人前後事
舅姑無違愛子不異庶嫡過妻媵尤有意參議歿子

孫遵其德貴賤百五十人合堂共食令壹而和職分
而同新陳之郊以爲是北方名族能存其舊風可效
而行者也夫人卒年七十五葬從其夫子十人得仕
者文宿與克也孫若曾孫男女婚若翠孫婿又數十
人嗚呼可以爲衆矣銘曰

其象則增其賢必升夫人之承嘉定八年正月

齊護關特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三

公諱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有徐實者相毛審
知寅之孫薄其官遷於平陽自號處士寅以上無世
次而處士廟於沙岡爲別祖公二大父仲熙世充考
迪哲皆以惠愛稱今江南石馬頭百間其所爲也公
貴贈迪哲奉直大夫公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教授池

州江浙後進身擔來學宰相曰當爲太學得師徐博
士遷禮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天子親政久或柄積
上臣下多皇恐顛望軍惟奉旨而行公諫曰若是則
人主曰聖人臣曰愚陛下誰與共功上色莊改
論樂制公對宮亂則荒共君聽商亂則放其官樂
上遽和容受規徐曰御可謂不以官自情矣丁奉直
憂知徽州光宗內禪公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
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願陛下守而勿
失宰相趙公留公謝曰某方欲勸公去奈何欲盡上
妻殺天以五歲女爲證公疑曰婦人能以一擗致人
死乎殺之未覆也既而實稅於庭死民母及弟在焉
乃言我子欠租繁久不勝飢大叫役者批之置水壘

耳宿肯死矣然後保正伏罪併劾受賂吏聞刑成勅所謂實稅者發源戶餘三萬而逃絕六千其新安還朱卿戶稅役十無二三公始令民以千無造簿自實其稅應者蟻集發源諸大豪不喜滂於朝移提奉浙西公請荒蕪而行不聽公在徽常軍行入村落除其賦萬緡山各叟老具鼓笛侑酒送公泣而別過朝暉兵民十二事持不下留丞相請付外上悉詢摘要語多施行者時方拜右丞相將引公自助延納甚密公曰上聖質寬平相公宜匪躬協贊若意向有偏禍不旋踵揖而起浙西水利尤重公論其切於時者曰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故道開宜興百瀆所以順乎下流也惟高亢田徑乃諸壑

之爾昔之言水如單從郊竟皆是也今聞吳松江下流與宜興瀆爲一海者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皆折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決蘇湖常秀舊爲澤國比年雨或後至種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導多也小人見利不慢其害圍於淺水既爲高田圍於淺水既爲稻田二俱不已復有下脚始之重被大半爲土始之良田背水自曠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承用舊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故舊田濶濶當濶治圍田下脚無輒開已開未濶當濶合今之言水者能行是三說則高稼舊田還爲行沃而農不病矣入爲吏部郎遷右司左司今上即位遷檢正中書門下公事兼樞密院判部侍郎歲不熟半天下宰相以命公

更或夜半搗乞米奏至欽起擁被燭其重輕量分數
應之報下未嘗失時刻進禱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公
嘆曰京師彈壓如傳餐耳况應辦手糊食也首者何
所仰請於上曰今野募孤獨夜宿燧堂寒苦而餓
錢無所得臣欲度都門外爲人居養院費大不給內
帑皆三朝恭儉之積陛下幸圖之上感然曰
卿言是也賜賚餘四萬即相地市木會有御史劾
奏罷慶元元年三月也胡紘再疏責劄置南安
軍移大營州嘉泰元年六月始聽目便又之獲朝散
大夫以舉處道觀二年王師北出以公知江州辭不
獲與十軍校策赴鄂州救道迎拒兵堅江漢邊
冰寒亂流言相志以捕誅首惡字其鐵籬思相

券人於浙東部分練習城制輕制船往來地
疾由雙口而下依公爲激勇既去朝廷是公所爲除
果英敏修撰等特制寶慶間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
初虜圍廬楚不下而歸捕殺濠州以待和時特抄劫
吳我師遇彼傷相當准人大驚後進流江南在建康
者數十萬皆曰虜將至矣公晝夜拊循益備禦諸事
扞敵勿從中御朝廷疑於和戎弗利亟移知隆興府
黑風搖羅孟傳與其叔羅時忿爭離殺胡南抑孟傳
而右時孟傳怒殺飛虎親兵以叛揭建江西吉贛四
州勞以戍守孟傳因土豪以情懇公且乞降公爲列
上曰受降非臣事也顧太計宜聽詔許從江西降而
公已病旣而賞及兩路公不預也嘉定元年前有坐隕

州之南明日七月初而公卒年六十五年十一月
朔葬于鳴山夫人宋氏先公卒二子冲迪功即渾將
仕即長女嫁西外宗敦林士遜次進士章孝禮幼未
行也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為性命之爭
然而滯簡於語言措流於編末多泯昧影響而已及
公以悟為宗縣解朝徵近取日用之內為孝者開示
修證所諫至於形骸心死神規氣聽如靜中震霆震
外朗自無不洗然自以為有得也前後執政以國事
訪公者告之必盡初光宗疾兒到重華而日視朝
再改中外交章論切公既入諫是見宰相淚落曰
上慰納從容然目雖不瞬而意既惚冥病也已查為
詔四方博揚郊廟進 皇子嘉王參決留必用

羽跳之徐村

上定公論遷浙江亭復其位疾終不

愈 孝宗崩又不能喪公與少保吳玘議請 太皇

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答羣臣禮幕士取簾幃俟命

后自祭奠乃止於是將禫 上臨喪未可知也公憂

憤嘔泄卧黃趙丞相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心為憂則

致忠致難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傷外欲坐

觀非雜之類歟國家存亡在茲一舉趙公問策安在

公以知閣門事秦必勝授之使同為知閣韓侂胄因

請於 太皇太后禫之早嘉王竟立焉 當是時議

論橫流而天下之口不可過矣微公定計特使一夫

據袂而趨然則社稷永安而 宗廟常尊澤施於今

者公之大節不可辨也余觀公忠利慘能任大事

視人如己本無以取戚於世而世亦無忌公者獨匪
胃既得志則矜肆公面誨之慚恨故得稿最酷流落
十年不復用銘曰

古之聞道以身為言開乾坤中圓方各旋後之間道
以言為身因其言行銘古之陳人實不弘狹而易安
公胡早悟聖武百難銘熙江江天作閩高舉世驚哀
莫敢弭鋒公初何營裂肝奔騰公後何成宗國是保
校諧人老不祀怒諸罪爾桃席詒我死重生不求榮
死不來銘人臣之義惟以自毀鳴山高節終風鎮濟
爰居時來訪其求就銘嘉定八年三月 日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公曾姓漸其名字鴻甫建昌南城人其父散居江南

闕賦仕無不取鄉相其別自銘蘇州秀居而歲者至公
曾祖處仁祖爰始種殖於學為儒先生父發用累舉
恩監文思院公生未十年銘讀經史默誦左氏能通
舉大義筆下語五六十翁不能為踰冠三上有以第
二人賜及第授承事郎簽書南軍軍判官政機巨一
佐其守恒早饑公村勸糶又決獄問囚走秀郡秀若
未嘗辭諸司賴其親已合議薦之公適巡解曰一路
當為有幾不知求何用我曰名孰於先手公曰判舉
不貢功實而以名取人縱我急進不愛惜得無反墜
棄之乎固辭而公召為國子正遷博士秘書郎實錄
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為偽攻訕出一口公臥之求
去得請矣有覺其不可者留於朝遂者作銘即兼考

工即借求去不已知登州會新立法不更邑不守造
請主管冲佑觀知興化軍將行文思卒初韓侂胄在
執國柄宰相以下升黜在手公不往見故御史程松
希指罷公至是侂胄自爲平章軍國事未準禱而以
秘書丞召改著作即兼兵部郎官軍器少監秘書少
監公以驟遷爲非獲求去不許方下詔伐虜直北門
者既辭不就將用公公曰吾初不與議必用我即以
自所爲言者具之詔遂寢又將以公檢點樞密院機
速文字公復力陳不可又寢連求去侂胄雖不樂然
極重公遷秘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兼權中
書舍人自侂胄貴臺諫給舍供諫後彈劾封駁皆具
檢請命意所欲者指授行之侂胄殊不以望公有論

執即時止右史陳子時歸自泉州黎畏其兇險公曰
是嘗無故自言爲察官者今地位已高必抗顏祿要
路肆其噬搏善人無類矣侂胄不敢違爲改一州使去
於是女真雖退而濠州屢擾小使議和久不決虜堅
責正隆以前禮路持論者各懷苟且公雖衍大義戰
於訓詞扶善警惡故得承平與雅之意又爲改定誓書
以存舊禮俄而侂胄死素抑奪者多收用而趙彥逾
亦在中公爭曰彥逾無預世道興衰何爲於此又特
籍故宰相陳自強之家公又爭曰國家本忠厚爲德
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強故薄哉時公已病於更改向
背之際多不合慨然歎息曰天下事止於是邪遂以
親嫌乞免且以病力祈去除權工部侍郎陞史官爲

同修撰病遂不愈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
四十二顧其子曰汝雖貧尚有田宅謹持門戶無因
我死乞憐於人嘉定二年二月十八日葬于太平鄉
香山夫人江氏封恭人子曰頴茂承務即監福州水
口鎮曰頴秀修職即新監紹興府苗米倉曰頴敷早
卒女之婿曰衛樛其官初未行公等尹明達既早慧
長益貫所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方得志於科目
不知者以凡人料之謂其馳逐貴富辭泱相矜伐
而已而公謙明無傲世之行簡遠無近俗之名未得
不頽進暫進輒求退處察而憂遇變而安當慶元嘉
泰間朝衣負塗炭之蓋而以水玉自潔青蠅蒙樊棘
之譖而與鴻鶴偕逝合德引類思深慮長天下以爲

賢而宜書死而宜傳惟公也銘曰

孰司下人遂死奔生有骨其汗不懼其清是爲鴻庸
正性之剛衆攪群攘舒徐其間時雖我界我不時即
進怯退勇先義後得終於開禧始於慶元吉士死國
如珠淵淵日之所景月之所耀不可蓋藏可以並照
香山之岡雲木茫茫其年短折其存永長嘉定八年
九月

日
毛積公墓誌銘

毛子中字積六髫髻有傑氣七八游江淮亂後邸
店未復卧起草中時時與小寇遇行數千里知形便
院塞涕泣曰管樂不再生耶夜宿虎迷夫道旦見樓
珠轟然合肥城也值帥方打圍戈甲耀日君喬虎皮

道產齋肉菜羹茶若歌縱飲弗爲視帥揖語大驚爲延
上坐稍長親師友學自今古諸生不能言者盡爲言
之後出汚郭得賈家名世士識別相與權甚因留門
下將身所至專帶高論突乘無對怒馬獨出不施鞍
勒或入酒樓憑高悲嘯衆共怪不收近充旅窮肆飯
客常滿或閉門袖手消書君讀經旬月無不通人畏
其博而專也然不得聘於科舉禮部嘗欲第之又
議不合而止余登瀛君年過五十矣氣情將衰而燥
將臞宜返耕桑室以順天命無徒取格于賢孰也君
快不快不自甚尚行游無忘至踰六十度決不偶矣始
棄去歲長松吟小山招隱諸詞哀憤激烈作採衣亭
請余記未畢而病瘳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書求

曰某自量不在文明下幸賤之銘抑揚衆歎之死不
恨矣其明日卒嗚呼人之所長世固不易知君之所
有人亦不能察也然使其當蹉跎之年而與之以奮
迅之日則必預奇特之行而爲平易之趨矣詎輕測
哉所居瑞安深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二十人相鏗
九十三父癯八十六皆篤學好善稱於鄉君自謂奇
種故其規圖常寬遠若有特然纔六十五娶張氏正
而疏生四子允允充充二女次輔再娶袁氏一子曰
應早夭九年某月日葬瑞峯山廣庭寺允來速館余
老憤憤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蠅頭眩轉不自支其於
抑揚諫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僅如此然可以觀其
大畧也銘曰

不設志以減命不孛生而薄性古之人哉嘉定八年九月日

徐文淵墓誌銘

君名璣字文淵任主建安簿麻溪峒民業鑄兵鑿鹽者官窮治群捕因相聚爲逆多殺傷官軍州恐以君將而往君不用衆但命土人持榜告諭皆散去罪止三人監造貢茶其長飲取於數外君正色曰此人主所以薦天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移求州司理兵官大執平民爲賊冀以成賞君明其無罪盡釋之丞龍溪縣城守改舊稱流寓憂當訟以爲田被浸樂君既挾想即既鑿如舊規移改當令改長乘令未至官嘉定七年十月二十日卒年五十三初唐詩廢又君

與其友徐照翁卷通倫奏議曰昔人以浮屠切智學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馳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廢行矣君每爲余評詩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鬱流噴中神洞形外余憚悅抑終日不知所言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足以譏唐人也得魏人單婦教書法心悟所以然無一食去紙筆昔年去月稍近蘭亭余謂君當自成體何必蘭亭也君曰不然天下之書篆籀隸皆一法法南而力到皆一體其不能爲蘭亭者未到爾非自成體也此論余尤駭之君與余愛取早余衰益朋曾益落君將請於朝樂長泰終從余未及而死垂絕忽長歎言華年者數

聲其妹撫之曰何爭乘其目視曰天爭妹又曰天何
爭優力羨大聲曰爭名也遂卒嗟夫君之志固遠於
利矣豈以名未就而有不足耶徐氏自君曾祖逢祖
贈朝議大夫澤為泉州晉江人皇考潮州太守定始
為温州永嘉人君娶劉氏子曰藩國子學生曰呂八
年十月十二日葬建牙郭郭淡銘曰
始是而足以名歟則所名何止於此如定而不足以
名歟則古之為名寡矣嗚呼文淵其規斯銘余之所
傳天亦不爭嘉定八年九月 日

故通直知清流縣何君墓誌銘
何君名淪字叔禹處州龍泉人其為南城簿明州
船塢皆以憂不任事後自温州司理紹興有

六年而用薦者知清流縣開禧三年八月十五日卒
於官年五十六先是夫人富氏歿三年矣嘉定元在
十二月十九日合葬於北里山子一人曰處權轉運
同發解進士女之夫曰張希顏君門地貴重蓋太傅
清源邵王執中曾孫微猷閣待制志同之孫也父佃
官差減循奉直大夫然君自持如寒人單士未嘗以
勢加物居官明恕心奉職而不高奇暴尤恬淡遂於
聲利舉從多已願君故常調泊知也將往清流值
淮北既交兵來勸無行君曰遇惠不避義也州徽縣
饋軍前獨君能至全椒來安不至也既而領壽兩將
遁走潰卒聚餘河無食諫且亂君以成入糧貸之得
免虜夫逾進王焚燒棄積而朝政又因以為利君獨

其乃券馬並錢五十餘萬歸之總司守慈扣空篋強
拘之總爲調諭乃已處守與鄧徐留金陵沙上責
酒不放返君挺身坐黃院村招散民使稻趨刈麥晝
夜暑濕中遂得疾縣人賴君方劑造惶恐扶輿醫建
張其其愈竟不起哭而去悲夫自復讎之議出余固
靡辭論奏謂頤家計年實破必不可進而後我可
以不退且盟約久定矣必校先破槩而後徐應之
不然前且掩而較後則藩牆樓則堂與岳矣執事者
不審輕動妄發未幾勇快俱斃使據正守我如君
賢者勞苦困極而不得以老死改其喪歸鄉人仰
無測其遺感實資涕泣泣非特其感厚素感於
以君仕不迂夫甚愴所仰痛惜之也嗚呼非有廷於

後則何以著君之志而遂其子孫之哀宜處權請之
勳也銘曰

身都子男兮家相門往而不遷兮壘時紛故園有如
兮溪有緡魂乎歸陳兮無怨呻嘉定八年十月 日

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平陽陳營里人嫁同縣林璞二子善桐善
抵二女婿彭表歸原林君田不盈一頃多業少熟父
母老遜其業而林君晝夜讀書攻文高吟嘯絕不知
家事事一關夫人夫人能飾無爲有父而若自然夫
之父母安焉其後頽死喪歲惡田且盡猶力譯其子
學不怠比寡居而病風濕沉痾逾二十年夫人常頓
聽無悲取道勞苦之者飲笑彌日得好語而歸人以

為難當是時善補經管四方條材工無不評友然
尚疑信未決獨夫人以其志許之已而善補又進士
第教授無為軍兵亂人相食矣同縣謁告規夫人夫
人驚使速去曰汝已出身善君又反願爭嘉定五年
九月某日卒年七十四蓋君始不子不及其母而相
依以成者固人之常理至於戀體疾痛不失其善而
必與以報者亦天之常道此夫所以善補之也夫
人世家有鹽亭山阿阜濠衍下曰指斗門之北曰是
宜家藏善補執於管十畝初先子寺亦相鹽亭山在
斗門之東由戴家山而北僧以一人所擇必山之勝
也因內熱冒爭之曰此吾賜山也既又曰吾山所至
也有司索文書驗規不刑吏取重貨持不肯決僧詎

鬼路駕乘刀潔期以死饒後二年御史民曹交相趣
符移總總常平司定以善補為之然後十月初六日
葬夫人於山之原嗚呼有是歲夫貧不足以買山而
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道耕織
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黜也
銘曰

祖徕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業理而所就在
亡夫人之歸天與岡嘉定八年十一月

劉靖君墓誌銘

劉靖君名愚字必明太學釋褐教授江陵府外遷安
卿令乞致仕嘉定八年正月十二日卒明年二月某
日葬城北仁若原君行已恭與人敦節堅而志厲學



必是古尤選諸說能自淺入深判人聞者欣然開達
將校改服以聽在安鄉慈允得民和秀縣自占李年
再倍夫由果求藝會通方之材非以矯自局也始君
甚幼家寒諸待我而衣食文死伯不弔疑將捐於祖
一夕舉其柩也山哀呼置陪幾不活者數焉遂羸瘦
終身入太學凡三申上舍積歲月始升名比脫絛袍
五十餘矣憂患之早規製所甘殆若辛蟹余丞相
素知君至是且召用選守蘇若君其司揚呂范又爭
薦君然自謂逾六十矣髮重齒折何以驅馳一世竟
捨去不顧買宅城隅四無垣墉蕭蕭又數尺管役卷長
哦嚼酒薄奕益如也垂二十年至八十三而終郡人
高其行無不歎惜觀文殿學士何公率管同舍於學

徒共謚曰靖君明其無晚之德可宗於時歟何以思
存有以勸也舍法者館學之地也以經任為限蓋有
委心歸計於未滿之先矣未有滅跡絕影於既滿之
後也作色者要路之滿也以改官為急蓋有因終蜀
託於破白之初矣未有遠巡退卻於及格之際也雖
然道遠俗散而天下無肥遯之士流風所扇既莫不
然而君豈異於人哉惟尚性於招徠之不豫故謂之
知耻迎受於筋力之當衰故謂之知命此君之所以
自安於古人而令人以為不及也君之九世祖曰存
以上柱國自建徙衡為龍游人號江潭劉傳緒至君
雖宦未顯而德皆餘於隱矣兩娶徐氏又攀以留氏
子曰克曰心曰凡女嫁進士應彌明孫四人女孫二

人銘曰 聖人而退非曰自晦量已而止亦其常理
有或爲之有或不能是名靖君子後之稱嘉定八年
十月 日

鄭景元墓誌銘

景元鄭氏名伯英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甲科滿秀
州判官調杭州泉州推官母老不忍行食飲朝祿九
年終母喪授寧海縣丞揭建提刑司幹官猶不行於
是六十三矣遂以紹熙三年四月戊午卒十一月壬
申葬西山余家與宗上二子爲仁次求仁早夭女嫁
梁勿學李氏陳隱世常病身先有氣不絕折故不用
陷家士哉以余攷之景元信道不苟且寧不用蓋志
七歟方秦氏以懸棺國人自誌字外不知有學簡景

元與其兄惟命被劾酌今古要會師之整景元惟統
紀不接是愛今天下以學者首皆出其後也其論議
憤發筆常重壽侯侯者號魏賈者奪邑豈血氣爲之使
哉然則志也非蒙也故事第四人與上三人謹誦以
進景元月皆至郊相景元亦自言故甘爲選人最後
朝廷以幹官有故滯淹之一門也景元笑曰此死官
爾法當廢省可身踐之乎卒以疾辭大思其職不利
其祿然則志也非蒙也自其兄及薛士隆陳君舉擅
一世緘舌號爲方峻景元不然雖閭巷一介之善甚
或軍行絕數等未嘗不委曲外此告其聲名家廷無
十金僅備聖特賞從晝夜集總勞肺氣蛤蜊穢穢雜陳
之志難容以補舟徑往夜半扣門榻衣借出矣景元

果受耶不以齒爲過已而以貧賤拘人耶故曰亦志而已矣始行之游陳鄭間後得鄭氏景元爲余言參政李泰欽之孫委禽焉吾願不救已而中第今爲臨海丞景元歿二十三年夫人黃氏卒既合葬時行之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書來曰鄭公遠矣宜於此乎銘夫家與生蓋志死不滅立德之本也孔孟所尊也何較遠近哉銘曰 陳代嘗言任天且壽孟氏浙河曰有利心嗟乎景元又何必枉既定之業夫而不住以介其身以通怒人餓於西山草秋水春嘉定八年十一月 日

東塘處主墓誌銘

昔平陽陳敬學能造厥爲陳君舉徐子宜密交 辛

早六二公哀傷憐余記其歲時余自部還錄出荆川菱舍者辛巖第志崇蹟亦參飢連及余西山重巖歎拜伏又通同發越兩界乃得以寵志崇祠燥精席從余久每語家人細大輒禁不吐余竊怪諾其故則長胤塗落曰吾兄銘而吾父踵道亦有意於子以吾未與上齒也率三載避之避六七而吾老不堪士矣不敢忘不敢請即死無以見吾父嗟夫余文無用於地上矣豈志崇姑飲慰其父兄於地下而然耶君名璠字國器由左廂兵馬使十世爲石末里人末方三尋平如琢相傳古漸異人所爲敏奕也君軒岸沈雄吉勳未嘗兵旣苦志不酬右書左琴以善娛樂其行常損已益物種博甚遠積累而可稱記者衆矣然其著者

在東塘初懸異道東其皆行水中數陣墊沒數十里
杖屐風雨咫尺斷絕住比塘合一縣之力匱乞丐大
官歷年多術未備君獨用一家力截石取橋東達之
海陶閩而成堅悍可履甚涼不能涵人以爲君德更
號曰東塘陳氏余嘗患世之富貴苟自肥於民無毫
髮利益君雖貧賤不爲身計特作此塘利垂無窮可
尚已卒年七十夫人林氏光九日卒林氏淑而知禮
事姑九十白首蓋敬周矣香以爲法志崇第曰德崇
二婿曰林萃邵琦正既葬君於安仁山二十年而孫
男七人皆已長立孫女三人其二已嫁而曾孫男七
亦三人君嘗以志崇得解恩典終職如然不足爲君
遠而君亦滿不肯當也故題其墓曰東塘陳氏墓

不於祖而承信付以子而猶疑孫行曾番東塘曾歐
嘉定八年十二月 日

中大夫直教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公名譽恣字壽卿父不允知橫州祖士起武義大夫
曾祖仲馴開府儀同三司由儀同至 太宗四世橫
州初入宗學以文占上舍而有武力靖康之難走相
州與岳飛善聚兵萬人將迎 二聖雖張河南北巨
盜皆避之曰此小使軍也 高宗立以衆歸即營後
從飛武昌飛死秦檜奪其兵押守嶺外而環公孤憤
激發稱橫州以投筆自控束置袍笏不掛身髮鬚清
江一月監之樂有男家貧僧多業舉子夜誦依佛燈
或曰是夫變佛滿穿垢如是三年得京官性規其妻

未及境有蕭某官者同宿慢問李過州安耶曰噀死
矣女嫁崇寧疏浪音信絕數年矣公笑因叙本末蕭
驚異後公為郎而蕭位執政為上言如此知無錫
縣丞初有印板帳錢吏茫昧不能理欠負十七八公
捕蕭增新幣多三四以上知寧德縣邑小易治公亦
竟歲無所答蜀通判臨安府故絕為一有冠李宗
知之故令以事至殿中者再瞻相良又喜動色罷知
秀州金字牌怨夜下上視札曰海鹽地高病旱宜
有水利可興乎河成至今為賦田還朝命徐卽黃參
政不奉詔王丞相請與大州知鄂州以舉改江州始
有自村鐵礦公多與金銀鼓舞將士奏藝為將軍
第一疎變皮御中侍從夜直上諭湖土能否獨操

公材前後十數內出姓名知臨安府大臣猶難之通
太府少卿於是上既欲驟用公而軋於外廷御史
遂以為公罪上怒塗抹其疏幾盡然亦罷公光宗
詔宰相趙某今安在壽皇所囑付也除提點錢錢
諫官號復止知徽州軍錢備置寄於外節其歸公使
者盡以代諸縣賦移江西運判除直秘閣兩浙運判
漕使張汝方等發京口戰車雲上風挾浪成山且覆
且號夜乙丙公釋金山隈處列炬火累百募人鈎其
舟浮檝以濟國信吏白列卷當自正門入公叱曰汝
欲葬使人魚腹中乃已耶陸立敷文閣副使憲聖
后撤宮復土第勞當遷侍即公已病歎曰吾昔遇
孝宗處此矣今夕陽之照爾爾家可也報國乎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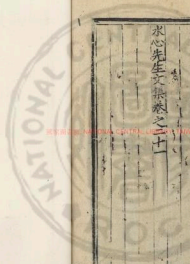
有力辭而免慶元四年五月初辛年五十八八月某
日葬明州定海縣太丘鄉落霞山夫人李氏封齊安
郡子曰汝鐸承直印改銘宣敷即知浦江縣汝即陸
事即坑合司府官汝鎮高州文學汝明從事即陸海
主簿女嫁文林即錢九朝散即知寧國有張忠志孫
男二人孫女四人公為政速於赴機事常集而無跡
期會不迫而信洽財以寬民獲寶故而官有餘資廉
儉終身不用公車物在 上兩言詩率樸透底無枝
葉 上亦坦懷離笑肝雨親享齊謂公曰周天下事
每日須過朕心下一道留卿相聚正飲共此不可違
去也蓋 孝宗之有志於治如此用人必親來雅不
任宰相宰相往往慚沮曰此何以得進同類亦耻不

預詳錄曰此由某來也雖疑以深察然卓然被知於
人主者地固而交疎孤外反甚矣故雖一意保符而
不勝百計之排斥嗟乎方公盛年使其朋黨以朋端
搆以應虛譽則何懼不凋而摧殘困折終不能有所
為者豈非仲於上而顧臣於下哉其後 天子一切
悉已以事任其臣舉薦行魚貫以聽而公於是時亦
始為任事者所知然公學以 人主之知愛臣於永
久而不以人臣之知求仲於頌史此余之所以賢公
也惟學介重執未嘗曲已徇物為士尤謹在兩浙或
謂瀉沈程公以程犯贓不許在江西為許中廢李肅
皆善士時所謂偏學良不敢舉者在秀州黃洽為
中丞薦其所親公聞收補監鎮師石之才而未識

也篇而後報曰宜以中丞新親為後洽大志故迄生
去毀公不置嗚呼此又可嗟也銘曰

富矣咨靈金碧駁駁四獸維之中可一指咸曰天造
祠以斯恩嗚余趙公曠度逸群神性無方豈是之墳
銘其遺聲以世厥存嘉慶九年二月十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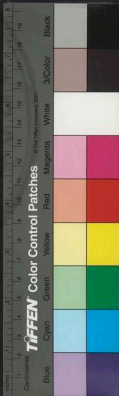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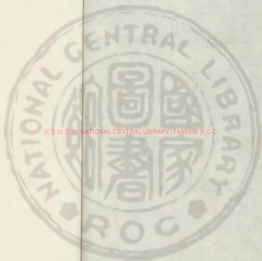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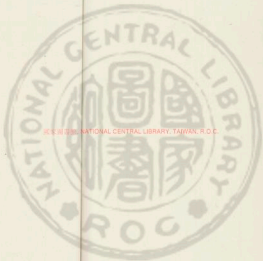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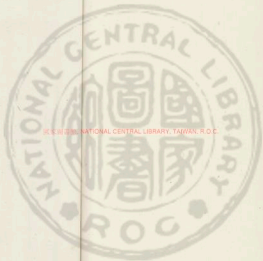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5/01/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3052362 v.1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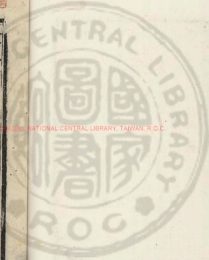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馮嶺衛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君名仲詳後名仲方字約甫有馮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為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玄為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乘驍御女之後至君曾祖凝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邦俊以君士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閣門舍人副賀生後君便於海出知安豐軍後遷閣門出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憲用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虜內侵朝廷憂在江比令君建策防守虜遣歸後遷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仙都觀又用中司董泮秩從



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年五十四卒於邵州
九年二孤俾侯始以極返十二月庚申葬于仁壽鄉
鮑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
君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並試兩學示若文有餘者博
士蔡鶴見而駭曰吾周旋武學歲月多矣未有如此
此文子亦笑曰此非子所知也已而又第第一人然
自是進士遂不中其入闈門試而後命蓋天子
所以異特武人比於館職被命者以為榮而領衛尤
親近君頗不好特悅仰繫衣其間不欲絕也嘉泰中
遣事將動謀妄言以義有證宜即取君在安撫曹奏
准北飢民扣關求救按初無意也柄臣連縱夜半下
上議議者固共指君為開隙生事語聞四方雖其故

父朋及為士者亦交尤之勇既卒叛盟而君竟
死嗚呼可哀也已夫搢紳守和親介胄言征伐由
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宣忿詆辱而相
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怪也故季布廷諍欲斬樊噲軍
而絀宮馮武之請至煩人主諄悉詔諭而後止豈非
任事之明戒也哉君為武人蓋失路誤入爾人猶以彼
步期君其所以貴之者抑所以辱之歟然使君改其
置於進士河患不知武舉所得褒衣大帶堂上雖中
論無冒十死九生之危夷俟而嘗其試則人之所以
貴我者而我反以貴人矣不亦可哀也君勤安置
種桑數十萬林墾田數千頃置整陽軍營募衆後人
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虜驍將於城下又用戰車攻

之清水鎮素不識田林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為首於
朝使代李奏成合肥虜不敢犯宋建康也虜毛定山
十餘萬君勞石斌實夏侯成再破走之虜留六合余
趣君解圍料其當自退不啻出兵虜卒去其謀功審
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亦
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娶同
甫陳氏子四人曰倫曰紳皆太學生倫早大曰俱江
西博連司進士曰合女嫁吳瑾承信知呂珣孫男一
人曰簡君母具夫久惟一子自君之喪常悲思哭
比死哭不絕聲後遇之慟以歿于棧棧而不又
繼母壽盡而逢其凶若夫入與君其又豈哀也銘曰
嗚呼孤君迪知忱恂百家繞橫六籍輪囷亦既豹變

臨乘對文君獲虎年六區人喜攻瑕天獨異純
回待復亨養也于隆洲沈年十一月 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鐸葬其妻樓氏於崇清
壽永康鄉崇福山樓氏在四明累世貴重孺人父鈞
知鄂州從父輪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女兄弟
百人相視以能相聽以巧功容範御自然懇會孺人
尤謙敬謹約始歸趙君少年為村吏頭角甚起已而
久不合退居山窮水絕處慕王霸梁鴻夫婦爽秀
五噫之歌將隨身遠跡以自娛伏而孺人特喜浮屠
道當危生疏食食纒半掬滋味甘酸米甯經口若無
飢飽之意家人以為難且懼其濟然莫能回也是年

八九月有上氣疾醫每焚藥輒靜定寂然藥不果進
以是病革索浴洗換新衣提青首子白其姑曰双死
罪不應看此下見先舅然去語別人問浮屠之師無
為也已丑巳卒二女素孝愛拍有齒背根床哭踊無
歇久之忽開目曰汝不曉事妨我後起愈危坐誦佛
名聲聲相連氣沒券命所善更迭誦念不已庚寅向
懸黑大呼曰彌陀接引可去矣遂絕彌陀者釋氏所
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也嗟夫生固無所來而死
亦焉有往哉然自怪奇誕護之說行於中國聰明家
深之士呼而從之以岐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沉酣於
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逼迫其不顯沛失據而能
全其守者千百而不見也而庸人頽能之何哉豈古

人所謂恒德之貞婦人之吉者特一學之異而然數
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君悲傷既甚
而孺人之死又能卓偉如此故為記於墓上銘曰
天地氤氳孰錢而生其死則已執導而迎執送為神
異說孔殺安爾真歸勿墮勿渝嘉定九年十二月一日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公名鴻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浦闕令之在唐
有高人之目捕闕孫懷仁為温州人懷仁九世至公
曾祖元禮而父強立始及第終江寧府職官公政和
二年進士任懷州刑曹教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教授
滄州年飢賑以學糧守拒之公曰民饑死士何忍獨
飽糴不潰某當坐已而捕舊有羸豎焉薛浦江令時



所至告事魔者半力填益絲亦經連數百人公一軍
放遣燕山免夫錢既集而郡仍別科公執不下民自
載輸官曰寧費錢毋失令也知綱盡絲清江丞藍左
藏東軍中官王道使奴挾旁視絹美多取之公曰
長或下奴欲薦曰何敢然至後病者入仕長或度不
可說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帑積金道流其僕曰
以旨押公就職乃已矣具犯京師于定議守禦如
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丞參軍軍城圍解遷光祿
丞公嘗言姚平仲不可恃不幾而敗綱放太原又言
虜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伯友提舉河
防以點檢見在糧運從伯友為計畫甚衆皆不用乞
罷歸提舉三門白波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者既而

分委安扶等李回復守河公嘆曰今敗矣遂主管明
道宮六年高宗航海入育奧門幸水陸寺公見呂
願浩言島岸蕭條無以安上躬不知蹕郡解增舟取
財皆有定所民不加歛意從休息提舉非東監湖南
運判王夔捕楊公久無功更命岳飛公據洞庭陸耕
水戰接船十餘文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
舟公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
而不可闢也幸今大旱湖水落若重購舟首勿與
戰逐夜斷江路築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
直趨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
進直秘閣是冬震電大雪水旱之餘帑益衰帑於市
益去尤甚白晝劫群行而飛責月椿錢鄂蒲運分

撥米甚峻公具奏天災民窮詞甚哀切上惻然動為
捐二十萬出廣西常平貸之澤水間始復生理王彥
自荆移襄邊延不即赴彥斫荆八字軍中募勁卒也
朝廷疑有變以公直徽猷閣代之詞策安出所從兵
少多公曰若志在除彥謀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
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符吏謁大駭
公曲折譬言晚又大悟即日上道卒賴以全除岳飛參
謀飛母死迺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因辭
疾下多勅之均均生異語公強遂憲行軍謂諸將曰
太耐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軍馬素齊整無敢
忽喧鬧是汝輩累太尉也請將以告憲憲拜悟曰相
公心腹惟參謀知耶飛等起復時去鄧愈纔一月未

諱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為戶部郎甫知荆南於游伍
俊既招後謀叛提刑乃俊尚不能制公許用為靖州
喜曰我得勝一州過桃源遂矣即出謝伏發擒廷中
收其藏粟食十餘年新驪運進抄關修撰陝西都轉
運使以左司郎召知夔州主管雲臺觀復知夔州移
撰集英殿知福州廣州特制教文閣紹興二十年九
月二十日卒於廣州年六十三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
葬永嘉縣太平山自宣和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
皆化為盜賊更起賊十萬計銅槩不能勝旗榜不能
緘垂二十年狙啖勢窮乃稍弭戰而夔南雄南安三
州楚百粵首尾地尚熱負案竄賊張如故公前後討
蕩逾三古五官朱勳索吳綿等賊相謂剝皮毀撰而

閩八郡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白旗立崇慶七
蒲山紅之屬數十萬公拔奇兵立左翼軍拔石城人
陳敏爲統制積四年平蒙賊百七十部初閩人依險
立砦以守又則自爲賊公令有砦者勿葺寇盡砦亦
空民返家室道路夷行故紹興雖忍始買和終納外
侮而內地則服調紀粗伸由能用公而闔楚之功集
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萬人公急會師斷首尾夾擊
決長谷敗虜吏不知也海寇陳小二載艘六十距境
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三日求濟師不許二日本風
賊不能進遂盡虜以獻請曰始以一卒十不自意全
公料三日何也公曰第從吾令無問所以然蓋機速
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傳則有甚異者余不得盡記

也方報時士無賢不肖皆矚視奇息惟宗澤
或忿鬱死隨立濯與不幸喪改以功包者者陳規胡
世將鄭剛中而已公常勝無誤不以意氣加物哉割
應手小大各成其功公然切佐李綱與時論許
中從趙張革舊制而補遺缺深擢事天下不樂聞
雖如公者未有以別異而獨卿人考論之爾可數也
然槍嘗欲引公爲戶部侍郎公耻以言利進不答類
怒故止於外藩將死乃得特制則公之爲用自其
資所善而非利之也公既爲岳飛參謀飛與其徒妄
臣反寬罪賈日月獨公幸免其子弟或以答公嗚呼
巨浸大友殺人成丘死者之家不忍說者知不以已
之所遭同於人也繪果於殺飛而不忍害公天誘之

TAFL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也岳氏何尤為夫人胡氏劉氏子叔淵福州教授叔
宣發州錄參恂倫婿吳嗣年檢正諸旁公事李升參
議官孫洪朝奉即浩朝請大夫澤湖州司理潤上高
主簿曾孫師度北州司戶師旦建寧推官務師訪象
州錄參師善師石師睿師山師道師昂將仕郎師昂
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無在者雖鄉人所夸
痛亦漸衰息活未幾僅留余誌其墓不果而余又老
且死且與石皆曰若是曾王父之烈始其無傳乃叙
而銘銘曰 薛由康村以於永嘉建公十二始振厥
華公學詩書公本仁在天機流行且勇且智復安之
獲士如束蒿獨其頸允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舒慘
測鬼域陳前雷電掃妖聞攘楚劫億萬雄群惡首既

組遷我良民北北南南再莫枕席助成中興時公是
力天下大矣非材執理建紹之間數人而已彼或不
及磊落而傳此實過之寂寞僅存後鳴號碑何勞遽
載論久益明銘兩美實伊爾有赤尹於有子爰刻墓
門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 日

故朝奉大夫知歙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微知縣州祖焯知豐縣父坦贈通奉大夫公
名紹恭字彥安歷監南安朔明州比較務心喪免宗
安庄簿歷水縣丞知永嘉縣兩浙運司幹官心喪免
滴判江州知歙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卒十年三
月初九日合其配齊氏葬會稽縣五雲西鄉秦望金
山於是宜人先十年矣子曰駒管進士第淮西總領

所幹官曰驥早天曰驥微州司戶女嫁古靈陳杓如
斬水縣唐博諫水司馬揚皆已卒孫曰永孫德孫右
孫孫瑁曰山陰任獻可公之來永嘉不以余賤墮損
邑大夫重坐語常稜日意所饗奪激辭抑揚余燕受
教論承平至渡江公卿行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
差忒焉之陳聽確立教慕推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
會緩任役早計預定塗化潛弭况新進後生乍出習
慮聚沙盡毀欲以立名字造威福者力相百功相十
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悅謂後此更十
五令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既中原故家見
碑所趨與南土異外况樂而中抗簡於其鉅儒名人
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自滿至暴興者無功強改系昔

者無所假易然終不示以同異之迹故世雖不能知
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為峽州即自乞不行六主冲佑
觀年八十五應老不生於邑慢游不設於身未卒前
一日親療醫奉命駒謁家下皆如常禮疾作子孫
奔走醫工交錯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其幹力曰
稍久省倉燥官輸速了乎初宋氏趙州平隸縣人而
公奉議即放丕之子也五世祖宣猷公佐仁宗賜
其居京師春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為開封人靖康
之難宋氏奔逃或在蜀或在越事定解州家竟不知
存亡秘閣修撰名輝公之從叔父也請於奉議以公
後通奉而以修撰過郊之恩任之然後解州始得祀
於南方余觀五朝亂中國三百年士大夫氏扶簡相

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蓋南之號令征伐尚時至於
北方故也宣獻賜第在守文樓蓋之時常山徙宅當
稽古更法之際世臣巨室入衛都邑尊藩本朝豈非
重內臨外之義當然哉甫一再傳天下橫流至於父
子兄弟不能相保輒轉數千里外死生莫辨疑信不
分特以魂氣之所之款舊祀爾爾乎終今在河許而
越有無一宗哀哉窮博習古今與余論夷身蓋莫令
矣孔子許管仲如其仁然則非由焉所能知歟銘曰
繼絕於罔象之餘立家於楛流之後前軌尚存舊闢
可守積發新功盜振今有嘉定十年二月 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獻姓孟氏 元祐皇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

世家具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糴納倉歷臨安府樓
店務徽州稅廳水滌丞河東常平幹官餘籍田令通
判婺州知南安軍信州召爲都官郎中改左曹尚右
出淮東運判入爲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兩浙
運判副使太府卿兼州部侍郎主管冲祐觀知婺州
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復主冲祐觀於是背累朝議大
夫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輩先至氣欽然滋恭語退
然益早齒寒士中不見異余謂世多賢公子習使人
親近已固然爾徐而切恩反復即耳目之近以驗事
物之遠瞻瞻頭徹貫穿縱橫雖寒士之深於造詣者
不能至後數年行加修名加闢天下言王公家無不
高良甫之義由此更議内外出入險擇而守中勞

而有成幹方舉德而莫有助之者也良甫之學以觀
省密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於心身所覺知皆反於
性凡情爲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撓拂而筋骸之
束肌膚之會常得由於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
蓋非簡策所載笑訓所及然余欲其博達倫類盡究
古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良甫亦未能
也道者天下共由之塗也使有人焉以爲我有是物
也將探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
老聃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以萬物之宗又曰德
兮若冬涉川豫兮若畏四隣嗟夫聃道世不回者避
而委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良甫立
朝無黨與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

敢押也方精田特以爲學庠士且盡獨不及之爾
遂自乞外補後稍復引而良甫已先入爲郎及矣
議起即被使出淮東至兵罷而罹其禍者衆獨良甫
爲無所預將用之矣然亦竟不欲爲容而去蓋其出
處之際可攻者如七其治民考功因循循常無所改
作必有更章尤勢重所至皆安其政令然良甫所
長當危疑未定之時晚暢披此之情以濟國事會
命合之日協同賢材之類以新治功故不以能一職
爲稱雖其可稱而亦不足爲良甫道之也良甫于居
職已恕物不立岸限後進晚學幽人野士有善意者
日滿其門喜爲詩無風形月狀浮劣之語聞出一二
縱然金石有言於世卒年六十一嘉定九年十二月

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于吳縣白羊山夫人呂氏
子繼華舒州觀察推官繼顯丹楨對其天也先良甫
四月或謂良甫之疾由喪繼顯而然然則子道之力
無用於哀樂之間歟死生命也不以子之矣果以子
也東門吳之故曾不知子夏之痛也是良甫之道非
離人群而自逸也銘曰 勿謂道存遠疾不留非習
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良甫少成於古有全無人十
已十操其一機以應萬有岫海蔡山知為神前今
又死子胡遂亡視此銘者淑人之傷嘉定十年四月日

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某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冲
廉士貧甚其室賈夫人年已晚猶身治嬰務舅族時

之為致唐氏纔十二歲繼繼細繼釜甑蒸蒸不惟
而集由是無以等事累夫人者後十六年某生時
難賈夫人親為狀勝胞絡乃得下又三年夷冲賈夫
人相次卒家益衰兄弟析析不數耐父母迫以嫁不
許曰吾必自斷其髮然後止九某幼長師友筆硯覓
奉近速難費而給未嘗告假人見謂孤若有立志交
重某既乃知為唐氏力也又三十年某上舍及第佐
司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與俱無纖粟改常度每戒
某祿料未易消當謹身報國而已又二十年嘉定七
年四月已未歿於衢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癸酉葬
臨海雲溪山又三年某奉使浙西言來曰某也懼親
之不唯於傳其子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舊比應銘否蓋

古今所稱以有容無忌為賢而美不及子以子其成
親為宗而義不在母若夫禮寵而虛偏愛而驕逾覆
于家近為教鑒是也太孺人始之勞而後食爾暨
夫主單時空手鞠孩孺心牧意飭德然律程日就歲
成使夷仲之世再顯殆天若其節以麻王氏歟烏用
書此也銘曰

江包衆流前派後別有列洩泉佐江之竭行為巨川
此為重波唯心之亨是以永垂嘉定十年十月 日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余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真州判
官 孝宗知其名召使赴 行在公由遠地下葬一
日天子有命查接喜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揚大人忽

兩謁醫久未損既而公亦病醫無術護公久且不治
矣公驚嘆曰明主恩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
天不與吾行耶重留君命無益抵為罪耳遂以情自
乞詞悲甚 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為改通直如賜緋
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判官發運之節聞於天下
公既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穿黃草屨判白
笈縱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垂三十年開禧元年始
為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太宗丞兼度支郎官初公在
烏程疏三十二縷達於太湖復晉宋舊跡在真州創
定城管房五千費減十五畝 孝宗以為材比再出
適會討虜糧乏倉猝糴二百餘萬米築而瓦實江淮
諸軍將慨登待饑至然後飽食 朝廷方賴其用而

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為亢者也今安得從而度仕
當返初秩而已公由此坐廢即度具野航出沒行
如其故態不少介吝嘉定十年年七月二十日
以考卒公蒙城人 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
使留後世賞知閣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
刑高氏來南方禁省開絕公辛若自衣食不袒舅
餘貴學通古今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譽為人穎邁
蕭察如琅玕玉獨無塵土意聽其語冷然吳儂楚
些之鄙鄙盡而幹敏強力老練世故奮動而果慮遠
而成惜不究其伐而頰抑以窮死悲夫退園人道之
甚重而止者義理之奧樞也在良之最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然則我非改自命而世亦不以是格物矣公

之不得遇 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而誤言之
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以終止而上又因
而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文致之
遂謂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而勸其行
人之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余於公
斷出終與為之痛惜而計開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
哀非以親舊私之也先夫人曰韓氏後曰劉氏皆前
卒子男曰不華不矜不瀾不矜為兄子沐後不瀾為
第子諒後皆楊氏命也公既自衣食廢州遺棄亦使
其弟有之其幼弟公尤愛惜又自廢田以衣食之
矣女之婿曰艷子明王田趙希朝劉采田朝奉如胡
北提刑希朝承奉印監明州造船場孫二人曰管考

宋考公先治湖武康上相山預爲監獄十二月某日
不華奉公喪以歸恭惟宣仁后以國爲家以民爲
身以賢爲命以仁爲術治成元祐天祐兩養與宋
無極萬世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
焉其僅得列於士又十數之二焉若不準則以廢
士守其朝矣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况士庶哉嗚呼
公之折節復仕爲是夫路曰
况元萬生考有題森森千文兮寒標鬼曹出方定愈
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好着水臺誌銘

又曠易銅峽使常江內地不流入寇境執事者所知
而必行也然而公漢淮上下二千里銅峽在江南不

加益而泚於此日甚此執事者慮之而不能救也遂
其所必行怒其不能於余固疑之矣矣紹熙初鐵錢
法弊商賈頓虧折所至皆皇威罷市余偶爲新州被
使一路奉上指畫力安集歲餘方少定然自是銅錢
頗有倍番之價注人貴衣高食不復易活如往年矣
於時州縣吏能寬刑審慮以善道佐余者惟舒君名
果字身升信州未嘗人余同年進士也曾祖錫祖子
誠幼自知學夜讀書設水如木于地每困寐足跌有
聲輒驚寤後讀以爲常其勵志如此及第授寧國尉
父若愚舟徐撲死主斬奪薄俸知同安監又辟漢陽
監以鐵錢相首尾十年救其人使擇利害避就有不
及不以爲罪救之如初所鑄輪郭肉好皆爲式於後

不可改故私錢遂絕而官錢流通至今差夫天下固
有易行之法雖不肖故味迷夫猶不大壞也不幸而
難從非賢者頓事委曲而不挹矣以改易矣易行之
法不多有行法之賢不多見適得一人如彥升者相
與調護收捨於奔潰恟駭之中可不謂難乎奈何生
不盡用而沒又將無聞宜余之愧歎愛惜而不敢吝
夫詞也彥升既去漢陽知新昌縣主管江西運司文
字分差鎮江府糧料院 朝廷錄其勞使幹辦行在
諸司糧料院選國子監主簿嘉定九年年六十六矣
其五月十七日足疾卒秋累朝奉即贈其父朝請而
母安人又贈其先後室周氏皆安人明年八月五日子
殿之以之侃之仲之婿周夢發與爲兄後者份之華

彥升於崇善鄉天安山彥升病殆志慮憂懼而世以
瀉有風采貪吏橫聚歛而世以爲有才具常割切爲
天子陳其故使行其志球暴可息在斯香增陂池九
百餘種稻十萬斛新昌獲已夫役數千而同安漢陽
或工費各半使完其材事功可許仕不布進余與石
應之強使就辟彥升切不願也江西以爲桂資遠
請選而歸使居其位躁競可消銘曰
自上世費廉方有恥之人捆幅無華之主職民暇官
治在朝而俗美嗚呼彥升其幾是矣

筆仲至德誌銘

余友仲至華以名世時新進義理之學克承其業
見聞多於露沐至他文史言義儒之極也

便制莫知福程獨仲至師從開國條流其美履不
迫富若素有余本拙疎不能自達而仲至應舉由列
出幽入妙蓋為之龍勉進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
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信月
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流而余畏懼法多當矧留一榻
不敢越力限然後知人之寡分高下絕殊固非切磋
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余吾登英登上率因
以過子將又獲榮也而不遂竟死悲夫初仲至以太
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蕭何皆自學入
館有不喜者燒死投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人
曰不獲外捕矣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為監
司屬有人又曰再易地而不果其當怪來也然卒令

幹辦福建帥司令以格知縣安縣政尚寬簡史民
信化刑罰衰息人聞仲至極不應在州縣今遊蹤精
爽矣尚何議會其所善為學管仲至勸使汝瞻卷士
反坐此宮觀諒父之始提轄左藏軍於是衆意益
不厭也其相且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
不自也竟獲以宮觀罷士皆失氣罷滬曰窮至此
耶今何為其貧外通判受現曰不賤然則正任而
待其歸乎猶不與接校官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
正月晦也其家鄆州須城凌江即所寓土斷為要角
武義人曾祖燕祖庭皆左承議知庭之所謂山堂
先生者也父法卿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
至學敏而卓成自童中時前輩涼緒古今音節事之

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而後宿文跋服以爲積數十年空矢勦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其文無餘能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瑣瑣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自舉賢尚德之義廢而進人一出於謀試之虛文苟有其一則請資學徹執哭而取仲至不多有乎剛者折而不行柔者疏而不止惟正已不傷物於用世爲宜仲至不宜乎又曰頽黼賈誼短命惜哉非時不予用子不特持也仲至壽不七十乎自上市有金匱石室之藏或達書命諭意指昔選文學博雅之士下至鳴榔籍林詞賦家刻猶各專其官出內之各非不較參其間技不兩能也故君槐翠竹必植於庭宇仲至可爲帶更乎

凡此皆疑誤之難通者也性質易無岸谷暇日載孤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一里有龍門峽崖眺徘徊慨然曰此可以止矣初阮夫人卒實於大德寺東塢是年十一月壬寅二十積耕迎而合葬焉五女子婿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善楷進士高魏上饒知縣張友常山縣尉周惟新勿未嫁也孫男曰左曰孫孫女二余既爲銘而季氏仲同自溫州移使江西遂持以歸曰讀於墓而哀吾兄然十句必九物不成聲也銘曰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倏固之心蔽賢者遠天地所眩固使之氣沮虛奪佛然而怒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地改而疾歲歲是言也天地雖甚愛於



賢材君子初何心於用舍仲至之靈果上懇於天耶
吾謂必且為祥風慶雲醴泉甘露以祐斯人使其富
貴壽考蕃永而無極也何流類祀族之有嗚乎

史進翁墓誌銘

進翁史氏諱漸明州鄉人曾祖簡祖詔贈皆太師封
獲魏國公魏公以行舉子孫位執政宰相君父木為
中子貴於鄉者再號貢元勞嘗卷三十四明官吏棄城
遁居民不脫死獨貢元能具舟楫依而免輸二十人
君幼孤育王氏稍長還墓行服哀痛如初喪入大學
交吳益恭石天民論事獲貶僑軍用爲準的二兄將
分異趣使詢歸諭曰筆硯不可廢未及返也約成授
以教書領之而已間然自念少而求仕壯則行於人

壯而失仕老則行於家既四十矣宗伯不以我爲材
意者失仕乎尚深猶求苛何益始去之山居誨其子
於學既厲以古方明事業或今人有善不知必錄以
勤之已有不善不知必錄以懼之曰汝謹爲此勿爲
夜也親黨子弟請並臺同師有過亦折難無隱所以
廣其子之習也歲時合近比數十家燕蓆酒三酌父
坐于立至分行之所以同其子之敬也甥宣緒始未
知學不食訓誘與諸子均其後兩優釋褐爲侍從有
名於時常歎曰非我敢能吾舅之思蓋君八子彌怨
太學生及彌思早卒而登進士第者五人可以爲多
矣然世之多者徒長教崇修使道愈降格益薄其所
以得非所以教也故教以廉不營利矣教以退不希

進矣教以讓能下人矣教以見危致命則臨大節而不奪其志矣非口以率身化之也納壙母未葬不得應書有職容君憐之割所愛山葬其三喪棺以外皆助之豐時中死貧甚族姻紛葬於火君曰禮歟其子曰少遲銖積而葬可也君曰有山則費減十七亦剛所愛山曰速矣二子已仕頗有餘資一日集族親貧之者散之皆盡初貨室富人異時益于舍富人忌其方典說不許君不復較檢舍止役其無吝情無爭氣不為機智屈已伸物庶幾以身化者故諸子皆平進自守無過求諸孫惟以文字相課督名第累累不絕然則天偶昇之數亦君之所遺宜然也卒於紹熙五年八月某日年七十一娶莫氏無子先卒繼室高

氏有家學子在母不綴誦能言授之書師之禮幣既嘗耳以質酒食規調管以進時子必齋治喪葬道儒或以為疑夫人曰先侍即修享絲禮未嘗言豈非不足於禮乎待即隨也然於浮屠空法多悟解嘉泰二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七切莫氏葬鳳翔脚上水寺山至是參焉子彌忠朝奉即知吉州彌恕彌念通判江州彌愈登教授汀州為從父裕後彌恣昌化主簿彌應寧海縣尉女嫁咸約陳燕蔣元宗孫男尚之全之嵩之皆發解進士全之攸之嚴之長興孫隸之會准者為機宜文字李伯木國子進士臧元堅里士王興曾君去大學二十餘年 光宗立詔錄舊人語故

同舍第勉行吾老矣再封承奉即再贈承議即莫氏
高氏安人銘曰以學立子以子立家森其成材奇
英揮筆有大之誇佳也叢生陰垂東雨永延厥聲

林德秀墓誌銘

林穎字德秀生三十一年卒自童幼孤苦無慢情戲
色君嘗頰之域木管不靜暇也混漁鹽之鄣不嘗不
羸祭也入教第妹出從友朋皆有矩法其於學知所
謂大者而好之審所謂疑者而通之求所謂是者而
正之矣不幸得熱疾數日死悲夫孔子曰苗而不秀
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材者所賴以生也也
人既所持以立也人文所由以明也苗而秀秀而實
則民命常求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根秀

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穉粒也敗之以水旱而不使
至於拔亦天也知二本之皆一成毀之皆天則余於
君無憾矣銘曰其壽為俾其天為屈去來其冥理
焉故出十一年十月 日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C 131 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2025.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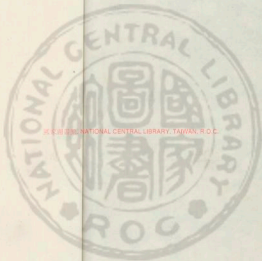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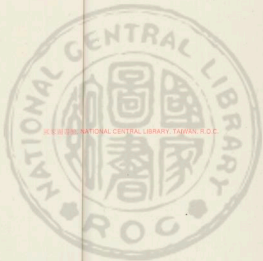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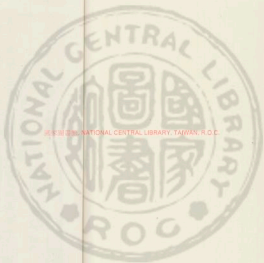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3452363 v.19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前集

墓誌銘

宣教即夏君墓誌銘

夏庭簡字迪卿曾祖咸祖克修父思恭世家台州黃巖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黃巖浙河東大邑賦當其州太半魚稻之饒被鄰境喜讓善施溫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進士諸科而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或始二人或越數舉積而至於君然後始羸十人嗚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薦子由皆病進士取人衆多得者濫易無益治道余初以為篤論然以黃巖觀之實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宜



不止此然則果欲為治豈輕絕其人使不得仕耶古
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
多且易也今蓋取於上後分以俸其下雖多猶少難
易猶難簡且隋唐貴進士號異科尤異者山人制策
勢亦不得多且易也今無以差等壹命為進士審如
二公意必於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余因黃巖進士
之少夏君獲預十人之難疑其論猶未篤也君初補
定海尉連遭二喪檢長溪簿益讀書明習今古親仁
敬士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余退然
下帶隨所遇若素論語不妄發問則博辨余亦愛之
既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非
少所徇諸司及士民亦愛之調臨安府都鹽倉未

嘉定十一年其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
葬雲南麓要柯氏子二人曰紹堂紹基三女子余
因悲君成於鄰地而列於神稱若將有以遇之也不
幸死則終無傳銘曰 文無害行有恥載六百載十
士概不違表幽里嘉定十二年六月 日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温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
廷宜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
縣陳君舉聲價喧踴老舊其政齒列公雅甚獨相與
厲行立比三年內國瑞呂伯恭連選拔輒出君舉右
皆謂文過其師矣 孝宗親策將為上首公乃言
陛下始即位莫太平且暮至也奈何今十年愈益壞

乎諱誨切如家人父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卷盧
舉苟容而張說疏于預兵柄有許史丁傳之漸
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方日新公少年論諫
盡順導婉達由是不得高第教授廣德軍通議卒特
渾州教授闕執政言秦幼學未登朝可惜 孝宗遽
肯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森政 奏孟子云
幼而學之壯而教行之故幼學其名行之其字上行
恩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已差勅令所剛定宜對語
如策 孝宗喜曰辭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其善然
後知上不以言咎臣下而公亦未嘗變所言也頃人
黃氏卒除太學錄未行或請武學悉用儒臣為學將
士又乃為太學博士召試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

討官遷校書如著作佐郎朝廷念輩流多要地猶滯
館下議進權公數傷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特
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御史劉德秀果言公嘗逐
孝宗罷再主冲佑觀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
召為吏部郎官園子司葉燕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
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韓侂胄死餘黨尚梗築正路公
一掃絕竄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趙師異以冬官知臨安府公當不允奏師異之
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
知不允必有叢詔臣無辭以草遂止改兼侍讀師異
命擬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官知建
寧府福州寬而不犯肅而不殘治居天下故提刑善

聲威不以獄市遷州縣客謂公名盛體峻何得詩公
笑曰此小節耳不足校也命吏報應無失期會民得
公少安提舉使民以田高下截新會于換不如令者
沒入其貲公駭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論從民便爾
不許第多其允易而已民賴公獲免然提舉善士也
後知其誤卒皆已之除寶謨閣直學士授學士高麗官
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六
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庚辰星墜西南七月二日覺
年六十四先頃人林氏今頃人鄭氏子曰喬承奉即
仙居丞為二弟後者節策節迪功郎淳梁簿策補致
仕官曰範從政即監鎮淮酒庫孫曰紹老孫女四人
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于永嘉吹臺御泮奧山公內

負實力而憂世至深慎心復離無恙恣碌碌之論即
疎與民無奇苛惟惟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
銳而後挫不外強而中弱雖於孝宗君臣之交未
合自謂愛君惜日當如是矣昔子產增賦彈罕致饋
舟有倍粟仲尼鳴鼓蓋據末反本之難也非公師友
深慮而知化孰能考次熙寧而後節欵目取民困兵
驕所以致慮之由而告於上哉若夫不別夷夏不分
正閭估其凡我仇焉並立甚至以為戎狄之德慈民
懷之若天眷命而然則尤公師友之所講也初我幣
已入值虜有難不暇受稍定則以兵扣邊索中外惴
懼無不言當亟與公為尚書即日請對明其不然始
詔與虜絕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慮向以曉眾志

公級引而材謀者皆懷附而南北親降序簡捷志皆
驚誦謂何勇之決也上方倚以經度西北而公病矣
嗚呼豈亦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乎雖幼以文顯
無浮巧輕艷之作既長益務闡教化養性情花卉之
炫麗風露之凄爽不道也詞命最溫厚亦不自矜貴
准於國史所貫專一朱墨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
為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綱年
政要列傳舉要等首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煥重允
坐竟曰或不過一詞熊宿陳同甫言吾常與陳君舉
極論往往擊柝安樂檣賊林木行之在旁遊若無聞吾
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客盡散忽語
吾道一爾矣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橫管

縱閩後今澄古誓為十百聚為一二抵夜接日若懸
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別後寡言然然如故故雖並舍
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晉建定士於俄頃
亦豈盡然歟蓋公之胸中隱厚可驗於是矣故并記
之銘曰 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伎無仁奚其禦焉
蔡公直方不肖而利寂含吾音璞具六器夜半東升
暄于方中執德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寬
夷狄邪氣莫能我干木居甚安臥飲何有世故雲化
三者墨守昔余從公一字之謀諸子示我書何啻在
大典既備法嚴義粹玉璞其版金滕其匿雖貴有已
雖年有止維書無窮以貳遷史嘉定十二年六月 日

公名彥侯字安卿由宣祖四世彭城要叔業為首直秘閣知他州尚之為祖知饒州公廣為文調深陽尉縣民潘兄弟橫猾積為公私患號三虎邑官莫敢視公具以自留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忽委公曰信矣潘得僕數百挺刃自衛公聞示禍福皆備却聽命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楊州司戶有告主藏吏盜錢千萬以上適兼獄掾鞠之吏涕淚滿頰請死公察其情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蓋首服一日而足帥大喜然猶欲逮諸吏公懼言某因與約後將無以信帥為抑止差平江軍節度使令宜典縣以牧馬券料為負自南狩則然常緩用二年後稅民以此德其令傲不執法公請諸司合奏釋獲

通禁預備百年善事絕矣知於潛縣大胥結蒸有吏弄權自恣公列其姦城送府而堂吏果欲求減即力爭乞先罷御史憚之欲得不變浮橋迫市處水數敗人溺死公疊石跨巨梁堅成至今民愛之留其像橋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傲以祠通判臨安府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鬻兵難作公緩經城池山澤通細徼村熱賤鬻若不酬益增錢入之貴則損其直以利城郭永興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殿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相根本計也一官何苦且歎曰真賢令矣又薦之虜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為亂公券能相捕斬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

而介江鄂中疏備守武設器用卒銳東西皆爲重蔽
故江淮荆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
由是既轉官復減磨劫邊入着作監爲丞出知袁州
湖南運判雖孟博反累裁盡其柳桂陽公曰德昔自
相警而圖我主斷不乎微使叛運已前誤矣今梓營
元戎彌漫山在戰無決勝退反尾襲誤不可再圖之
憂也若密聞巧說陰誘頗擊披肘腋疑相腹心猜防
則還自相讎而滅亦其勢矣帥潛議擒卒許孟博進
直秘閣考功郎東提刑初朝廷患間權會子輕獲
責半價悉改造及元陌止公杖法以便民其有軍比
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制興府然後盡所以流
通之街苗之移於同衆者爲之代論而折會於民會

之滯於刑軍者爲之轉注而資錢於市錢會常相權
民無貴食肆無虛券惑爭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
簡通又則不賞省謂當然鹿鳴擅舉不知何時公始
行之儲其求賞曰興賢在禁得晦石塘亦爲莊以虞
漏宛朝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麗好比
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
免湖籍田米不輸舉總錢四十萬爲荒政助饑羸相
角羣聚波湖中令射言且亂公取死因罪其首則兩
足就於衆曰此劫菱藕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
如此公雖以微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爲太府少卿然
不樂居中暫入即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
西總領使綱運隸其所者皆直達勿圍併公曰若此

則轉運可罷矣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
然意益不樂後求退移漕福建公三奉使皆稱提會
子所行皆如浙東州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
十月九日疾卒于建安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
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子成忠即監徽州酒稅完
夫迪功即嚴州司理宏夫迪功郎温州司戶宗夫與
爲伯歲後者從志即兵州錄事參軍師雲善公於武
康縣上栢山壻曰宣教即知楊子縣曾踏尾曰悟空
大師孫時泰持止即孫女三人幼也昭饒州歿而被
謫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爲感動復所削奪母孝
撫庶弟友愛親善人善聞過頓悟立改以材取知無
所隨附其治果取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至著

聲顯而會稽之政特見獨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常惟
越中陸海街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啻而給人
不令而服晉唐叔守甯歌飲酒求夕而已若夫趣辦
救過而以不足爲歎後賦倍輸而以不報生爲憾
則未之聞也然則何歟天反時歟地反物歟其難易
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
反本而民譽之以手扣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稜習砥於人以割爲能趙侯惻惻
如母哺兒豈無威嚴用之孔時發名開權收資嘉定
思德輝流在越尤感累闈而進猶梯級問一以錫
招邊項不遲慨其生存執與死感岸谷有遷茲銘是
錫嘉定十二年八月日

故實漢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秦悼王四世惠州防禦使叔疾生訓之知求豈縣有
惠政軍興數調發而民不擾 孟太后幸江西衛卒
反攻縣與戚聞而死贈立柩闈邑人哀之廟祀至今
訓之生公煥朝奉大夫公煥生公名彥肅字文長乾
道己丑進士崑山主簿樂清尉大旱令索租急而以
故事憐兩戚服須公公不往曰損歛已責古人所以
召和於陰陽也令不得已為罷催兩亭樹足改建康
府推官郡議復台衣稅公言地為桑既稅之桑為絲
絲為帛又皆稅之帛為衣且故歛矣又可稅乎且又
昔之所憂其可復乎帥異其言止諸司多為公者評
推以授同僚章侍郎森卿尚書衛為福建運司幹官

諸縣欠賦豐本錢數十萬散賣零落令佐積窮餒公
請於長一乘除之舉貧及舊例用親嫌去公曰無親
安去卒待漏而行知晉陵縣慶元初浙西饑三十縣
餓死待盡獨公能活二十萬又以羨錢為五等戶代
輸由是罷監登聞檢院時政出韓侂胄朝士無不達
門公歎曰諸人今枉此足為後獲直之甚難添差過
判江州彭澤縣妻殺夫州達夫之父公曰此勝歎所
無也而使其父子併為強婦死乎事累日乃已知汀
州歛諸司不薦名士勉而薦者猶板置甯不肖中是
等賢也乞詔自全傑材頃特薦母得與凡流雜葉八
子千人聚汀頓間約日破清流縣公始至以策授巡
尉悉捕賊提點廣西刑獄仕畏入瘴地多依阻蕃為

幸日月盡道還本舉游守彥德明燕守劉炳顯於朝
設格當庫在落南無食者公念廣西重困蓋承平時
湖南北助歲用或賜封楮錢中典難難官廢矣官自
需鹽利十分奉運司六充郡費四然清則常取其八
而州以不足者責之縣吁既甚矣且其出納之數視
中州何有而經總錢乃過正賦數倍此民所以尤病
也遂奏戒經總還二分望息於郡庶幾稍蘇之
即除公運判以曼歸能肯死召為戶部郎中
詳文字朝諭謂公材臣將選知臨安公笑曰宣孤
拙所堪遷太府少卿湖廣總領遷總修撰右文殿知
鎮江府辭召仍太府推戶部侍郎未幾三引疾修撰
崇英殿知建寧府改太平州辭提舉萬壽宮知平江

有於是年七十矣公曰吾昔不起今皆老而悲義安
在因解未聽女真寇遣軍書日數十善慨然曰國有
急不取以既老辭也崑山並大洋盜出沒不可蹤跡
以其半置嘉定縣鑿錦帆徑百港鑿終之所示也又
將增陞為城未及而邊遽少緩公亦美後辭猶不聽
使待制寶謨閣以明年七月戊寅卒嘉定十一年也
一月丙申于迪功即臨安縣主簿炬夫承務即蓋陸
安府糧料院焯夫令公與令人陳氏之柩於無錫縣
富安鄉蒼岫山葬焉孫男一女三公質剛而行良先
難後獲貴我賤利以治道臨替消長為身否泰以善
人進退以棺為已憂樂能冒始得志營生天下士使
不自容後頗悔曰此輩豈可無與鉢處耶稍收拾錄



寸與之士甘其戰懼未燦臺也既胃既空敗忌者反
指為黨疑似鋤判不少惜公常痛憤謂始坐偽學發
終用兵端斥苟故細士何患無名而益友之類絕矣
材直而求不獲有國之公患冤甚而謗不息非士之
私私也每進退未嘗不懇繳為上言又以凡在近臣
皆當規風捕切夫已見上殿侍從也直前奏事左右
史也故又懇繳為同會言毋鞭素業塞舊典而公自
以不得其言汲汲去位恐不速再命為州終不行一
特聞風皆俸慕後相繼稍有言者自公發總領疏脂
膏地甚虛藉為大蠶雖廉能自守而明不足遠愛遠
權制雖大符事有之十無慮四三公令軍別為籍兵
逸亡馬倒斃皆即報參伍其少多匿不自占報詰問

或傳軍中報願離立談話公曰此時主帥不便爾士
卒何換持愈堅三年間籍在人亡贏三萬緡錢百萬
緡用遂寬比其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遺負猶四
百萬盡蠲之余嘗慮雅士不親錢穀而自善折秋豪
者必外為苛歛若夫不出度程之中而自足於經常
之內則昔人所未講也夫虛其一心以樂與當世之
賢豈非吉人盛德哉然是人也於世務常多闕短而
精通流疎者揆已長以玩物矣若夫統統於道德之
意而聲聲於事物之實則前輩所難能也在夔西崇
中行宋德他司獨官也祭其賢迎駕之門生謝浚皆
削投前二十年祠季子晉陵市將沒請余記曰晉陵
之先文名胡也鄭名鄒也皆達人也宿道而婉其俗

者末也銘曰 嗚呼文長道遠為壽歎可量高澗可
算深黼黻為章宮微成音經綜綿錯其行欽欽中全
一剛以折百士有畫者碑蒼岷之林嘉定十三年二
月 日

孺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括蒼周氏著作佐郎夢祥之女材任家事偶于
三山陳垓婦道修飾君教永嘉方偕身與士接交誦
滿廊戶其家攪藥鼓三伐共食已乃揖就睡夫人常
蕭假稱具無難色主譽君之賢則及夫人將別小學
子翹敏者懷以果餌儲以方筆或總其角或寒其帶
顛戀作中尤以夫人為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
日卒年四十三年三月二日葬麗水縣南明山任

塢女曰恩娘男曰虎孫君悲夫人不盡年莫助為善
恩有刻於墓而一郡士亦皆慘慘惻惻自致其請寔
未見以法為師弟子而能交相愛若是也豈合於古
之道者固不異今之法歟銘曰 青青者歲婦手所
擇以爨以道成士之德棄我頃奮追彼石兮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羅公名克開字達父家吉州龍泉縣乾道八年進士
領縣西尉父喪免筆慶府司法浙西提刑司檢法官
知廣昌縣監進奏院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丞大理正
知郴州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晦卒年六十九五年四
月丁酉葬萬安縣官屯山宜人梁氏子曰晟郴州司
理婿曰鍾如阜孫鍾李婿胡焯周約禮未嫁者一文



孫曰伯將仕即曰仍初公五世祖而不及其奉祖官
相接至州悴縣宰旁多比院策名數十號一州聞姓
而曾祖橋祖章父策雖有文學不預於仕公每痛慨
任爲已責他日主司據其文壁間考列曰此當一
經首必如是者乃爲次則公之凡濟也既上省復當
一經首士由此屈羅氏嶺外荒廂吏用法怒恣有私
假他印文得賅者守欵以偽造符印坐之公爭曰此
於法欺騙爾入重柵何守大怒戒通引官即司法至
謂勿入公徑抵案前執愈堅守氣奪竟從公議治廣
昌祭而有恩民空跡遮監司乞留問知縣何所長民
誰應曰不要錢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縣三長也
監司愛其語撲欵息而去公詳重貳取立朝不倚按

力論事爲而堅多人廣焉疑難所最難恰色温必仲
其說而後止執政憚其楚楚不敢狎而亦不能親也
然公常無久住意會巨豪鏡沙田數百頃計累訟至
大理丞評將沒入之爲貴人德公持不可遂遷於柳
入辭勸上事親匪懈而已柳山阻水澗斛米尺簡皆
自齋謂郡公憐之爲代輸直數萬廢求豐銀坑遠社
倉於民其在袁州開漕兵役倅起方庚常平喫邊軍
廣和權以續餉鏡公出郡錢移於都境常平獨完又
上言袁無歲粟俵戶停炊洵無告和權亦免餉歲
用贏節立準備軍軍之百須具焉衆人不知也兩州
善政爲一時冠民繪事以祠公止之曰口成碑足矣
龍野像矣爲又嘗自詠曰撫摩二字圭三復公直一

心慙不效嗚呼若斯言者可以驗其志矣始余將吳
爲憲屬檢法偶無官諸生息蔭空齋中街卒俄報新
檢法官到烏鵲橋矣亟起迎之舟繞勝二十斛青衫
手夜外無餘裝余固歎其貧易不作官人體然余且
且淡書坐曹怙慳沒不肯胥史顧失笑而公齊比欵
證覆慮明審無不畏服也輒則從余評論往反余掬
其大句尤驚麗者吳士文誦公日益有名後八九年
公寧國子余適來爲信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
柳二十年出處大略必相與佐佑其間有隆無降也
今若至而休四方友朋零落幾盡而公之逝久矣嗟
夫想三世之幽緒跨宗之顯爵好仁惡佞古士願
與而余又符焉之不詳前死銘余微也况最請之勤

耶銘曰以身爲牲以宗爲成以法爲平以民爲主進
非所重退非所輕要其終歸有倫有節念昔吳下春
春聖水姑蘇之高天地之清舊游雨散新壘雲橫
憐我衰商力斯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同年制使君與余素舊其守永若常成騎數出支坐
熟語良察也一日忽懷然瀟涕而稱曰吾母臨海錢
氏三王之孫也而以孺顯外妣早喪祖曰家華惟女
之任事益理矣然而舅若姨皆曰恩我者姊也故爲
女而孝吾父信書而已至生業則曰惟爾母之聽業
益健矣然而伯叔甥姪各有承業不日已出也故爲
婦而順諸子方齊抱所習經皆口授不以煩師其從



師質說反後曰某善也某未善也師不敢慢子不敢
惰賴以有立故為母智而明凡此略皆實行不敢增
損云也不幸以紹熙辛亥卒明年而葬於黃巖縣龍
鳴山三十年矣然而哀不止悲不釋何謂也吾母卒
時壽八十矣兄允元不及仕允迪定海弟允武具
紅濤而允濟掌教發州甚幾年之高舉之望得也今不
肖孤忝母餘澤有蹟於朝假使者節從二千石後而
不吾待矣一朝之榮棄苗也一餉之祿穉木也於吾
母不加毫末若夫宰木岑巖山雲興伏而闕不以詔
斯則罪之大者是故深慘懲痛而謂於子不知喪之
愆也余不識夫人而識其夫曰承務郎諱祐諫力
衆尊篤孝至老不以家自挽者也識允迪厚而敬識

允武果而通若使若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則固今幾
友矣異術而人材異用而同方非統其源而疏之局
至是夫人之賢信矣夫蓋允元之記曰必求精於理
選於文者處理本也文末也余不精其本安遂其末
銘曰 葬也父銘始有德成於先論定於後

朝議大夫秘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柎字木叔故順州王貳石敬瑭叛賄其地於狄
遷永嘉亭山為温州人曾祖震祖延齡父增朝議大
夫格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幼孤苦志學
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發刑推官 孝宗疑諱州上
供得無涉滯乎漕司遽令妻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
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校他郡偏重

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摧且至走書
白摧袖以進上愕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九議塗
涌者皆免移合州推官與州張彭殺人謾謂奴當罪
第張泗佐之獄四五不承公令泗畫地狀奴所以擊
死者泗夫對泣與兄訣曰昔勸官皆先殉奴故定泗
和之爾今忽先問泗吾不知所答况真殺人矣彭遂
伏罪一州稱明教授黃川義為縣丞川素明寒稅帛
一分一尺未一勺一升公歎曰就整不失零法已苛矣
况百倍誅之乎三言於州乃已東陽俗素悍公攝一
月威信大立決事千章滯案皆盡民不敢帶刀鉅告
而出頑鄉遠遁爭自輸委又請其守別置尉統為
績溪縣江以東績溪歛最厚民最薄鑿山壘訟乾

大半公積錢買田為新塘六十八場六浚舊政百頃
歲得羨熟無以早報者監進奏院太府太常寺簿坐
偽學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皇祐中嘗一
疏治填淤久水不能勝舟公私患之公開渠港五百
餘里漕挽通濠灌注一郡民事瘼神淫巫故為陰靡
獲登望刻詭異使祭者凜慄疾愈衆公鞭巫撤祠壞
其像病良已溼天理丞禮部員外郎提舉江東常平
茶鹽開禧之役汝江上下警備洵置池州不問公時
兼守池言頃歲有金花帽一藍封住此累年矣近孟
思齊至符離其人忽指而謂曰汝池州城甚惡姑自
完何必來思齊軍相顧失色始悟其謀也且虜何畏
不乘吾虛一處得入則江南震矣不報募張飛英獻

緡錢八萬請城池州又不許不得已補充穿穴者深
其壕水環之抽裹兵守江岸辟劇積中副總管委以
軍政池人少安召爲吏部郎中兼樞密院檢討文字
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兼侍
立罷主冲佑觀知萊州未行知贛州先禮教後刑罰
贛人在元祐黨中有四公論論者老曰汝州多正人
如此將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民感公意相戒勿
犯居數月夜或不閉戶矣俗喜麻苧解絲練公課種
桑多者減稅贖罪贖廣間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
返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鹽子獄公奏申嚴
保伍須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獲刑
若新進少年嗜兵而擾事意不合毀公於朝後主冲

佑觀贛人雪涕前後推不得行公曰太守數馬亡矣
今不去後當夫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別贛人刈
而祠之連告老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戌卒年七
十五十一月葬于粵山西原安河氏封宜人子曰熾
從事知東陽縣主簿曰倫將仕知曰熊婿曰承事即
知宜興縣戴補孫曰僧賢孫女三人公愛民如子母
食父訓惻惻若有失建其實利不索虛譽位置虛差
峭獨特不輕徇物自謂理所到更百折必往或以勢
見強過焉鈞不受也在夔數以職忤其守守貴人也
去而再相不一顧周丞相聞其名請見之雖不拒吸
茗清坐終無所言在澧却頗久次蘇師旦請使見已
而後遷公歎曰吾我不交匪人乎其止是乎師文罷

勅此伐於公幸少助要官可立得又曰前日某人發
十策驟用矣公力言無草草國與身將俱不利友龍
愠曰公宜退怯女子之貞也吾何望哉竟取宜撫去
俄而敗書聞輜輳死錄坐竄流衝信道中不絕至
無姑夫可崔公歸未幾席即奏言權利所趨如商在
鼎彘顧染指何世無人追仇既多獲怨必甚秦唯新
州可為求鑿滋蔓未已非朝廷禍執政者之不能改
也初尤尚書表知台州公為其屬相繼同僚者樓恭
政論彭仲剛石宗昭郡人石密逸民慮怨林憲之流
皆褻焉頗恣友朋箴切不隨更文智迫名一時勝
會遠近傳之錢丞相象祖戚家子有淳行尤益公嘗
易發到門公亦為折後傾盡錢公既相用常法叙

公亦用常禮接謁而已無所請也然揣摩者私料公
享錢甚媚忌者因持公以憾錢公既去錢愧悔曰吾
本以能薄望輕不敢自用王君勉以難明今又累之
何尸此位為因固求罷故錢以公退公不以錢進也
公四調官方脫侍左三入朝猶在故地雖事多違已
而志不舍命雖道欲成民而天不與時噫不知抑下
惠之賢耶亦素所蓄積然耶余雜從公至老歲月相
靡而士之變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者於其夫說窮
連之際可以考焉銘曰 王先朝方棄地南但公雖
南產繁比之餘忠為幹破義為肝脾披奪者子膺華
是肥欣入不容感出不惰寧其失物毋寧失我既以
此始亦以此終尚無死生安有窮通有兼亭山有清

岷州人歎忽亡德也永存

郭伯山墓誌銘

君東陽郭氏名江字伯山始余因君請記一時學術之變在其父良臣語中或咎余不當為郭氏輕言道德又預疑學廢勢傾深切非所謂改人心而和平也學之初興敏和捷應君父凡最有方四方豪俊不連門者無幾及好惡異議論激奔迸遂匿苟脫議議詞時為指舍者皆塞向改室或束書教誨自棄於庸人矣惟君治故館率子弟鄉里細繹舊業無替旁州比縣自找而有科目大官數十焉學雖不以利言也文而不怠則效固從之矣然則戴翼於光顯之時接狀於微莢之後護名士流俗之歎而好以重幣拘州闕

祭弟之歛而後以先登斯郭氏常德歎君本有佐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指芒銳銷盡不復伸吐劫古餘日小緣成塘疎着竹樹阻曲薄租蔽映爾然余卧病不出十餘年聞君官理三江榮鹽監穿山破盟場行胎軍錄事參軍又於其間監泰州支鹽倉車路院烏江舒城令辟書四來君不暇答也方鹹鹵下濕益夫窳叟爾汝詭病其弊華子蠹百穴君者為條式使後有矩象城肝貽十二里峻山高危谷及險遠君遠行葉池銅山掩披則暗井水泉充溢尤為人所稱惜其不蚤得試而今老矣蓋學政官者垂足而以嘉定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嗟夫當學術未變時君之品目豈不素定哉奈何晚歲落賢留壘埃中

豈若岸中南堂雲卧月起樂故所聞之道而終其身也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子措微彬為弟後者桂女淑孫男寧字孫女三葬君於孝順鄉羅青原彬守郭西濠上不去曰先人食舊德惟子是望噫余亦死矣將復使不知者咎余耶學者千萬世之傳而新美其業以繼父祖者措等之責也銘曰
寂也管之薪也斧之不厭不敬神錫予之其子其孫其仍其昆其學惟實不惟其文

竹州戴君墓誌銘

君戴姓名通明字叔憲台州黃巖人祖舜欽宣和中國進士上書危言天子不怒賜同出身南康軍司戶父秉中亦有公氣補進義校尉不仕嘗自贊其像為

持所稱君生六十二開禧三年五月某日卒妻蔡氏子曰樞曰周孫皆先死以從弟温之子大本為子一文嫁林珍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葬太平鄉黃仙山蔡氏姪滂請余銘滂父錫余文也不得辭滂言戴君南塘山易村海易漁田易採粟收數十富樂累世自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從叔秉器在為邑里所敬有鉅人長者之德扶人新為宅者將立門以出秉器故有大圓正直門處扶人不敢謀秉器知之中夜毀闢夷其地且而門立則坦然無有扶人殊不自意秉器亦不復言蓋其平五行事如此甚衆君少苦學取友必勝已文記詩歌務為奇卓清簡無俗間鄙傷意性介特未曾輒以私為人而人急難若已痛疾救之不



暇喘就宿者與靈露噴者與山蒸力不逮求器故所
施亦疾而心無不至也改既久懷其思者語則涕下
不自禁余既聞二戰事而思天下之廣人類至多其
爲善宜不絕可傳而不得傳者不爲少也然則君之
得傳豈偶然哉結曰 象物之繁以竹自琛洲濛渚
寧萬其琅玕昔王逸少寄於蘭亭脩竹茂林千載猶
青竹洲在亡視其子孫竹耶銘耶孰詔以存

包顯叟墓記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
永嘉縣塘下原君之子獲常思其父之久而存謂有
以銘其葬者以爲清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文之而
塋樹不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弔字顯叟曾祖某

祖某世籍馮池考其愛樂清之鄉市徙居之館頭樂
清之間路不埃壞無梁行旅無舍蓋抑市稍有聚落
火姓而君以賢聞君扣厚車怒以早遜歸其材力時
發於事之難者壯勇敢死已力強黨破故陰顯消伏
衆皆推君爲能問學知大義所止不爲異人之行人
亦莫有指其過溢之士幾萬人其辭選拘於舊額最
號挾少以幸爲得爾如君之賢既遺落不偶而君無
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讀書擇古人之義誅玩
傳寫中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初君之子與其黨
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之政內織有綱任歛有揆
施設惠愛尚多可祀而余獨以爲君既不幸不得見
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知於衆人故

余亦存其大畧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發常發端
履冰履道履遠履大履言一壻張自得二女并未適
也孫曰安娘履常為迪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與余
同高氏婿云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唐靜恭坊楊氏尤貴盛入本朝至公七世皆有顯
人由公而上北海主簿符郗水使者曼駕部郎中廂
皆以公贈東宮師保公諱憲字原仲宣和末自太學
錄上書陳九事女真問其名鳴之比行陞民間上書
執政請迎度元祐皇后奔濟州勸進諱元帥有蜀
高宗即位授跡職即仍學錄議將遷金陵復上書幸
楊州御營使辟換宜文字丞新昌縣越州碎觀察判

官參政泰擅薦授樞密院編修官中紹興二年進士
第選計議官召試館職說者謂公因元帥有得任則
右選也當罷宰相趙鼎明不然乃已主管崇道觀吳
郡陳夫人喪免除秘書知說者猶在通判明州潘良
貴素善公事常吞而後行公亦為之盡除秘書丞監
察御史司封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初
修玉牒以選命公除中書舍人賀金人正旦於是始
用年號兼侍講給事中直學士院挾伴虜使完顏景
於是始揖景於淮中流舟行以賓主為次御筵口宣
設案拜舞南人驟視曠禮泣下沾襟除御史中丞未
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時
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也十五年十月御史論輔公商

語微及公即乞疏五上以端明提舉太平觀知宣州
玉牒書成遷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守郡四年政以
簡治以靜不數令不與役刑罰罕用殺參謀熟二十
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薨于州年五十二配曰永陽
夫人王氏公世家楚吳郡之歿也公葬之於越二十
四年三月七日子右奉議郎新江州通判祐遂葬公
會稽縣五雲鄉之河山孫若干某官孫文若干婿某
官公孝交賓睦大祀恩備任兄弟及妹之子敬賢
與善後進單文獨藝禮待必均始在太學年尚少文
甚敏行與文稱尙達而矩矱重而通祭酒揚特印信
諸生二十人皆伏受令學禁齋肅不敢踰越也論王
安石學術之禍積於元祐者不能過也分別徐慶仁

吳敏李綱功罪無不曲當也歷指宣和致亂靖康
風窳大極小無不激烈也又曰謀以活國者國常有
而身隨之安謀以活身者國常有而身隨之危夫一
舉而遷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國也虜既滅吾國矣
陛下將活其國以自存乎將活其身而國終於亡乎
今盜賊滿天下隨而爲兵亦滿天下而天子侍衛
乃不過三千非滿二萬安能主令也蕭山戶萬九千
其九家自爲守萬取千人爲兵方李抱真則損其十
方李德裕則如其百通之天下不勝兵矣夫酒稅房
廂頭于雜名之錄皆增計也增取其三別獨經制漕
計甚緩經制愈急善息窮蹙茲猶想積倉儲之變何
必唐建中歲前後累數萬言文武大略經緯條理漆

有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特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爲州縣常人耳不顧者捨獨肯爲登於朝及趙張更迭重任士徒步技引會怒非貴然亦不能用捨卒用之起祕書承數年強政嗚呼公之不幸捨之幸也在易之願所以爲願者初也賢也而以自養爲吉四者願之願也而以所養爲吉夫養必以而不可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捨能用公而公爲捨用此明於願者所以爲公惜也雖然余有疑高捨歸自虜人皆曰請立趙宗也許運母后也又曰收悍將也總利柄也天下望捨與趙張等而或以爲過之士游其門與趙張等而未有以爲不及也張丞相罷高宗問代御者捨于張不對固問則曰近與共事方覺其簡上曰然

趙鼎也捨惘然不知所出而秦與趙張之憾不可解矣夫同在御朝徒晚覺於十年之後公疎遠也而責其蚤覺於十年之先乎豈公自以爲上九之由明而明於願者特未之及耶公後六十餘年察持其家傳泣曰善實者有微也故述有據世異者無黨也故筆無私子矣捨諸公嘗賦東山三疊其詞曰雲遡風而上征兮向擇木而高翔然則公擇之者數故併次以爲銘若夫陽爲噴飯玩也公不爲玩也留其表弟享也公爲享也其差誤鄙淺不足復辨也銘曰東山之父兮孰爲征東山之高兮誰實登一周孔之譽慕兮百共歸之怨憎失類而行道遠且艱人有其質不如何山瞻彼河山言樹之麓豹文而隱龜壽而

依瞻彼何山言息其旗星不離經水皆蘇源續堂
齋白壁沈揭菽塞門五雲之深嘉定十四年
二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NSC8128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12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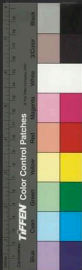


SE 51 31 28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3/10/14 1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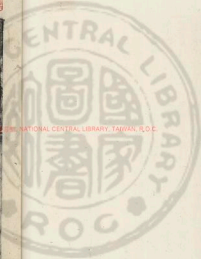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夫人王氏墓誌銘

章貢魏詩編集

前集

夫人臨海王氏嫁為朝奉郎知池州趙善臨妻若恭
 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九月壬午合葬餘杭縣景信
 里東塢子五人曰汝讓汝端汝趾汝譚汝詒汝詒繼
 嘗勝後女四婿曰奉議郎龍遊知縣潘自牧進士黃
 鎮承務郎監造典府苗米倉吳彌昭奉議即太社令
 王夢龍孫崇豫成忠即監衢州比較務崇陶將仕郎
 崇龔初大宗正崇國公不卷與校書郎王衡名義相
 友善如弟兄二家求求好故夫人歸池州祖姑曹性
 剛嚴姑鄭奉事莊樸不敢惰夫人助鄭旦暮上食飲
 扶侍左右終曹之世崇公仕湖湘夔蜀川舟陸館淹



泊累載故常依母動息婦姑同一室奧嬉遊諧劇不用常禮其和樂又如此而池州晝夜父則參論議治文書旁舍稱同稱聲各以孝敬分歲非世俗間子婦比也崇公既主留務任公狹大長賜宅供帳池州岸筆設下兩行能薦登朝廷門戶益伸氣而節以恭儉約以詩禮實師必於名士誦子句向退守諸孫惟筆現得親近絕不知京洛可善玩也而汝談汝諧有異材文藻蔚發錦筒柱筆高出於時士咸仰重不獨夫人之產多賢良亦其家法素修故致此爾趙丞相欲驟進汝談汝諧風鶴宗室然崇公及曹鄭大人初次薨池州政不勝喪亦早歿婦宛曾諛逐趙丞相子并坐斥矣當是時夫人夫之餘抗山中居無慮

編田爰劬荒榛經始耕稼迎婦送女卸碎整過辛苦歲滿年餘年泥膏敗死汝談為儲職出湖北常平知溫州汝諧守丞使數路汝談汝諧改官知連江恭寧縣祥委顧合知崇公在時人固以不及夫人之德為諸子恨而尤以不預諸子之榮為夫人惜也蓋夫人則象德公規矩曹鄭位夫婦男女之正而安行乎家道之常雖豐饒不齊而中微後顯夫理必後如霜露零落而春陽之生發已具矣賢者慮百世身之預不預何計欣戚哉夫人每記宣政安靖康禍亂時時為子婦道說常曰始吾為婦衣食外不用錢一室環丈許不覺隘今汝輩不足耶銘曰父實南七家世範模爰從羅甥教始詩書家於趙宗人無間言文叔在

閩男秀益門雲雷方屯夫七致維有於有帶生千其
彌彌高極添一級萬尋益培後昆尚單極心

韓李度哀誌銘

麻成字季友東南橋蘇州吳縣曾祖父知齊州祖康
權知三省樞密院父珙知道州君初見余謂入字邱
馮錄上衆皆笑余異其沈敏學未久坤闕乾闕無不
洞達雖不善時文習制舉一年而成太守爲直言極
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宰相亦言誠君父兄住子
戚後某橋庭有某樹皆是主相論合既召試命文深
灰午彌不移暮已就考官旋輕已大怒遂以四通柱
近法羅蓋司冊薦即日使召會內樞不果然後薦爲
累累不已歸使曹方坦事尤忘君故爲於諸進歲月

君嘗笑曰吾得守一技足矣焉用漢津風波隅余爲
奏授燕靖處士從霄猶新悔不誠與自是薦君遂絕
哀哉自三代取士法壞爾賢良最近古所得與奇卓
偉之士不可計未有以勳無用而怒之者至王安石
始廢章學又廢侂冑又廢而君偶當之夫人主以惻
怛思治之心特下書聘召豈爲應科者地哉奈何後
國慮而先其人於是有難答之問易窮之學然猶止
於四通謂之及格而君顧以交擯又其所謂不通者
非不能通也特不當通爾是科久斷不續有司茫然
不涉門戶於是以其不當問責於不當通群謂聚毀
如詰影幻而君以憤慨達倉斧整習過草野厥冠而
返可謂無妄之取矣是皆不足云也天子好士與夢

巖下涓等固宜獲異材來略幅湊君獨管頤祝固宜
在左右備顧問不幸氛霧閉隔失國之良實此余所
以深惜也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年六十五卒某年
月日葬吳洲兩縣華山赤石原娶董氏子曰夢國子
進士亦應賢良方正曰果早天女曰真嫁慶濟知孫
盧棟曰昇嫁蓋臨安府都作院妻以孫孫男伯祥孫
女懿君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誦見
之清語終日不及私銘曰 事抑道揚身隱名彰磅
礴氤氳復歸其真嘉定十二年十二月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遠祖通父贈中大夫揚常州
無錫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錢塘縣簿皇城門定

告密成禍更成其罪武臣子誘誣物於臨安公偶隔
錄參丞用獄戶選者求入吏自舊例得監視皆不許
既而所告無實知府姚憲驚曰上命無實乎公謝曰
即坐謹自甘憲曰上何知是君公曰尹言過矣上至
明豈重選譯尹哉小人姦罔宜有懲艾憲具論如公
意上駭曰朕幾誤卿吾爭臣達曉憲出身為諫大夫
預政矣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冒民田訟晏成監
司以委公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換司理廬州守
出改官奏為勸留者公曰無吝民田幸矣薦何政主
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
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
蹟八年外賈村不勝眾頌更出送入由臣始出提舉

淮東鹽淮西運判入卽倉部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
兩淮歲錢比不定大商喪德萬浮細失什伯且亂公
再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發定城興國漢陽監更
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
國子祭酒慶元元年二月丞相趙汝愚免公爭議曰
頃壽皇崩兩宮隔絕喪無主留正棄卽亡國命如髮
汝愚不畏賊狄吹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晏然
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誠意怒體貌常典精忠巨
卮佛爵黜問何以示後世除宜龍圖閣湖南運副言
者怒劾公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六人
因留公併得罪悲天禍所從來遠矣世方絀道學而
柄路艱用材周丞相執政久士多貌若恐不心與也

校者已悉相與擊逐嘗曰道學散群矣趙丞相特
用材銳甚清官重職往往世所標指謂道學者校者
尤怒幸其有功生異起說校連繁綴若組織然誘成
而趙公亦逐則又嘗曰趙學結苟矣九經趙公識面
坐語無不迹絕影滅也蓋道學於公塗閭巷并無及
門之款趙公於公序進次補無踰級之遷也一旦正
色抗辭珍行澆說猶勢蟲之過震霆莫能測焉何哉
沖然無去來而為心者公心也漠然無重輕而為言
者公論也公本於公心以致公論趙公之誣賴以明道
學之禁賴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既歸無錫客或扣
前語掉頭不對常時操入緣手散親舊恣盡家人憂
之更賣田起宅數間而已再主沖佑觀再請老以直

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
人戴氏有淑行能助公為逆者也十月十四日葬
元鄉華嶽村山曰橫山明年戴氏歿合于墓子曰
先卒曰維某官曰約某官者曰趙繹某官孫曰愨曰
愨曰思孫女四人其後上既於趙公備褒卹之禮
曰忠定而公亦贈實諡閣待制賜諡肅簡焉公義順
而理和墳唱虎應璋判主合得於自然是非邪正豫
定於心不待擇而知趨於避就行其所安不待辨而
明也古今欵材雖有二不能必行難也下不能必言難
也能必行者執政大臣之選也能必言者諫官御史
之選也今人共稱趙公事是其一驗爾其言於孝宗
曰唐虞稱盛治者君臣和也今情防收斂雖降官亦

親懼 注下不和也政事堂多存形迹不肯防同
補相不和也大塔宿衛當清苦孤立金黨援封殖大
交也閣後給使當沉伏奔走今名聞藉貴大職也騎
准常作過軒邊何有而長此應信誓武舉試七書補
定安在而重此輕儒臣嫉痛過砭石矣又特奏五劄
于故淹緩畧刻以廣上意余以是知其能必言也言
候慶衆矣未有循其本者公言預買四十餘千秋苗
耐兩大碩林麥充重經總無名本先撥也皆曰不可
損今歲損一二來歲損一二不可乎為博士為寺丞
為編修官為提舉朝辭始終一志前後一念皆復繼
也氣泰神靜本末有序余以是知其能必行也然而
其上不為執政大臣其次不為諫官御史材非果難

也銘曰 絕天門之業我兮舉外逐而備護矣夫子
之並登兮獨內乘而塞淵建鷲世之華旗兮載駸俗
之高軒過譏惡之嚴漬兮扶忠良之院報訊曰山浮
蒼兮水涵清深後深兮勿斯銘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周鎮伯墓誌銘

曾祖宗道祖德元父宋永嘉人君諱鼎臣字鎮伯勤
志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記總略通來
冠與鄭景望同登名譽正等既而川壑澤流山止谷
進諸弟迭起各取科目爭為聞家然皆由君教也授
漳浦主簿文牘間判疑雪枉筆勢若飛不可遏有以
民為切冒賞欲上矣君覆而究之一食頃放其數十
人侍澤惟呼微於比郡州使行况曰縣查荒遠不到

地龍巖瘴毒深孛坑馬岫溪者左足木投右脛已駢
黑君特館其爽材落所急便宜不請白蒲延大掠流
鴉灣同巡檢輕職而漬君代耐馳往三日中生縛其
酋二刺賊無遺發寄納倉賑傷死召奔逃歸業差次
將卒功狀無敢不平而不自言也矣故決剛峭不可
屈前守材其為無不聽後守惡其直不盡從也監司
欲薦未及以淳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
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建牙即渚浦夫人王
氏子曰顯曰端朝省試第一今宣教即太學博士君
卒後二子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外家初與田
不取弟多分財不較也細人或欺曰異日主簿有酒
常飲我全亡矣或泣曰我性傲無禮主簿祿避我也

大人嗔控不我怒也故僮使曰去官人久見則故我好伏事年拾餘椀未嘗墜此言也余既廬松臺下而周氏居二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老莫如君者其學也循者可殂其行也薄者可化也銘曰 閣視宇宙隘四慮几席安古采賢達流何必用捨間活人烏脚溪殺賊流鴉岩雖無舊史傳幸有新銘載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兵部尚書徽猷閣學士趙公墓誌銘

七世祖德昭太祖子也王於燕曾孫世恪四世孫令峻師交皆名士雖東施節恭約如寒人六世和州防禦使伯璠 高宗在國師游最舊中興父乃召璠及禁中卜塚堂以文藝侍左右生公名師璠字從善補

平江府司戶兩浙轉運司屬官中淳熙三年進士 爲抄司兼簿大理丞遷正將作少監兼戶部金部加孝宗念公扶家故人子瞻智察立異願待養奏書殿上漏常下數刻所論意合無不肯可言左右曹度支金倉各掌邦賦召類析裂每有會計徧走五司文籍復重吏出沒爲姦利不便請立總計司併錢物一之弊可絕 上大喜亟命操筆者前甫離御榻已批外行矣執政迎勞嗚呼何速也防禦喪免於時廬陵名雖治前守比不勝任選知吉州治有餘益施與或征高十三四城苗耗十五六屬縣解板帳量留之窮脚不幸病死爲給黃氏感其意即城隍殿大堂分建十一祠祝嘏爲獻如神明焉鑄錢以貫數積 三十萬

復選部大提點取銅印場錢番變而成宿通歲謀俱足贏銅錢較萬鈞者寶司揮要五卷上尤喜召為戶部郎官出非東總領 光宗立進太府少卿奏宜令成閔皇甫岡入宿衛岡中原形勢方蹙陳雖俊佐正兵季立賞格款其退惰技備將董世雄馮琪莊松等三十餘人事頗有績曾修楚州城多異議移江西提刑不就提舉雲臺觀知秀州未行改淮南運州私鐵錢聚淮東數百萬掩過鹽利八州閉肆逾月蘇路阻公亟出令恣民挾私錢交市如其故請於朝用度僧牒官會稽積米收而輸藏之蓋乃止又請造子行於江南諸州稍流通官錢第功直授閩鹽運使有賊負既効治反為所陷罷除太府少卿准西紹興軍

人彼差孽生券不削木俸自公始游士乞索不厭蹙矩公復罷提舉雲臺觀除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以司農卿知臨安府權工部侍郎為真仍兼臨安府國夫人疾病待制華文閣知鎮江府辭提舉興國宮釋服知揚州陞龍圖閣賜正透半以帶在揚三年入推工部尚書尋權戶部既而落權旨燕臨安府兩繫增劇閉整如平日人服其難時嘉泰未開禧初也韓侂胄將北伐密謀累歲有聞不敢問或不敢答公還自廣陵建預防素備八事且言今日當以恭讓之憂為憂侂胄殊不快言無見從者一日侍從官集侂胄所公固守前議聲色俱厲侂胄大駭故雖以二難尚公而不能留也明年皇甫斌敗郭京李奕潰退江淮

虞戎嚴公由紹興府廬州府高工部尚書知臨安府
募京畿將兵三千人衣製等仗皆如大軍蔽浙江而
營以壯軍容對人說邊事悲憤感歎形於涕泣既而
愈怒譏者謂其崇飾小信大聲疾呼自是與公絕矣
又明年侂冑死起知京口參折價無過計二百珠石
示求利除實讓閣學士知江陵府制置京湖辭未聽
給舍不悅改直學士提舉萬壽宮三為工部尚書知
臨安府力辭學士院無答詔亦止俄接以夏官兼為
十餘年中四知臨安府度情匿姦隱見立剖符需元
求趣具曲應巷夫街吏夸贊相續皆曰長安門戶百
萬若趙尚書親履其家我實情儗如山海非趙君豈
能稱識至今其論猶然詩曰高邑翼翼四方之極鄭

氏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四方所則微王化所以自
示師始也周人合公卿大夫之賢通治六卿信厚馴
夫橫猾消伏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夫王畿固天子之所自治也漢以東獨任京兆尹
彼名豪巨俠登堂貧細所任市滿非設方略廣耳目
何以遠捕不嚴擊斷敢誅殺豈為衰止哉然而智逆
則德退術勝則道微用之殊方流品亦異故蕭望之
嫌張敞材輕井師傳之器公乘典詠王尊功伐前所
未有名將不及毀譽之不同若此亦各以其所試言
之也公矣 陛下始錄都城楮賤米貴牽挽用臣
今雖稍稍重而賤之源猶在羅漸平而貴之根自若
懼終不足寄委 上不能奪解府事兼詳定勅令連

自乞退十餘疏言者因曰可許矣遂歸吳凡五年然
授以實談蘭學士授奉萬壽宮提舉之二年嘉定十
年也其二月初八薨于私第年七十初奉國夫人生
公而終憶念至老常涕泣奉齊國孝敬公休私伏清
早深暮無不在側飲食寒暖必營護與弟師弁篤愛
終始有無多少必均宜遺命善事叔父如吾在時淑
人蔡氏先公卒于希蒼某官保義郎希慶早卒希莊
某官二壩楊訓某官常又氏某官孫曰添孫某官曰
桂老某官孫增曰莫勿成某官四月庚午葬其縣長
洲鄉鹿山余與公同淮滑同總領希蒼再從余金陵
自公歿即遺客陳余闕數年不倦余欲附公於故尊
之次而本朝憲令平無前世輕重之患錢塘民俗忽

徽宗兆悍強之冒然則公之材智卷有不盡施者也
路曰公遇 孝宗冠作方初策畫雲興母疾少徐
自州比南暨淮東西衆大之居獨以能推有勳最在
首赫冬卿八座尚書五藤尹升北伐大議爲時力爭
誰云禍忤籍甚其名材品業分物論先且豈如王尊
蘇駿忽譽毀勿與門譽勿與鄰惟孝及友謙爾後人
嘉定十三年九月 日

長潭王氏墓誌銘

承奉即贈朝奉郎王君名思文字煥之王氏譜曰晉
丞相導長子悅十世濟輔國將軍山容後兩世三爲
劍縣令又八世梁武毅將軍超孫又二世濟劍縣令
曹元顯其墓記曰武毅夫人杜氏葬於長潭戶曹葬



於剌刺之南胡勝官塘西上金西北小迤數十百里
大抵王氏家也譜不能別其居墓不能紀其世合譜
與墓則王氏家長潭自舉而基陳隋而蕃吳求命每
獨念曰祥覽以上推王世子受姓之姓導悅以下審
起孫顯定居之實長潭之王言貴種也余一身所秉
置不重哉然自唐迄曾祖峻三世莫能仕顯而又言
甚急者方臘叛祖徹死之父迎功即迎哀痛沉劇
暇及生理君勿尚束髮即能任父事補拾焚燬疏
累挾以致深廣迎功嘆曰吾家命脉也作此兒不與
矣扶人長老加敬愛新剌中語生子何獨不如煥之
然君常不自喜曰奈何以近利傷遠成其恭孝和敏
先人處已通有氏無出於天性奇善本報貴善

其子必於清論而流意未嘗不在譜牒間也已而卷
龍登進士第猶疑曰先緒渺世甚矣今一青衫手扳
便扶廷台後知龍游縣人持安車來迎謝不往曰
吾豈以無益身慕餘榮於篤老之日哉夢龍遂登御
史入宗寺為卿且中秘書出守永嘉諸孫繼有科目
稍復晉梁之舊如其志焉嚴子陵葬越墓側皆嚴也
阮逸集葬安山旁皆阮也彼非斯者之裔肩耶時遠
則念息地寒則慮短此高人曠士之所以失其世也
君聰朗開達二顧千歲已不及用而子孫賴之矣蓋
嘉定之壬申年七十九而以六月戊子卒甲戌十一
月丙申葬葬彩烟鄉山曰麓峯夫人袁氏子曰夢庚
夢龍夢良夢瑞曰史必端夢灰夢良皆已卒女亦

先卒夢龍在永嘉時受可貴後深夢錫持表質校進
功郎麗水縣主簿孫芳如十五人余既以譜次君事
而史稱悅子混流子峻說子恢潛乃言峻子優無恢
者誤也恭諱之子名恢而峻復以名其子乎史亦誤
也自懷成四世皆稱陳至景胤始復稱承字誤也看
九十餘年準德三世梁五十餘年懷成傳九世亦誤
也惟杜氏弄民譚片曹拜刺不誤故表曰長潭王公
而銘之銘曰山回水接昔進安宅晉相梁卿蕃街千
百有馮王公追念世德勿為堯舜不如繼興仆龍莊
丘淑綬影變我能新之實此銘稱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發

汪公勳幾年八十四十月己酉葬會昌鄉蜀里北
在村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公字考
以徽州縣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雁太守錢觀
涉敏同舍畏伏尊以宿構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
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等州建德丞
京口置泌江安撫辟為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
宗厭戎馬又思堂林息既定和親罷諸將與而名士
大夫皆謂父兄讎未報兵不當罷上患之擇者又質
厚不與趙張同野惡者居此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卿
史臺檢法官為監察御史父爭殿中上方著孝經公
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石墓以賜群臣諸生示
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行場適開為方趨嚮於是

乎小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以專門曲學亂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也詔有司凡私意臆說盡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大理寺為詔獄公謙斐不自知職業何事不學無識竟罷斐祭故家人至行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必命臨安還之所送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隨宜增損格養民力其鄰目甚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益司以方鑄之偏下州縣使百姓戶曉而勿其楮逆者由是上益以公為知大體明治道推授諫議大夫燕侍講神班趙轍悉罷作勢妄占人廩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遂一內侍而其類皆疎人知畏矣愈奇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

八年遂以端明致學士副密院事段拂罷燕攝東市事自秦檜去檜學同列領已始廢序遷之制甫簽署或參知已遂去俄復竄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進前陳掖俞喞逆首下戮日送必與檜鈞禮檜躡息問俞意相縻歲餘未有以送公頗檜伎忍欲有所建白答上恩遇常沮塞不得聞則嘆息曰此豈伴食處哉及賜檜孕帶怒問樞密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密檜撫然曰上果尊法樞哉爾不平公亦慨然曰吾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幸哀臣母老病得還徒四里上雅知公為節發也重慰薦以舊職食宮觀祿終檜在不敢動檜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燕檢至省不費公使一物內昇賜反檜代察政以慈愛為主

勸兩訟勿爭詞致服重其人感愧合掌結歡而散皆
上相語莫激憤這佛將若上終始念公此秩三等制
曰爲民惜留養我同故人也有隱賦上章致詆奪學
士 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
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剗
蕪焚汰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爲義
問排數公者後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
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黃破
世守甚速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
祖惟立少傅父才貴太子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空
懸懸家道潰不相知母舒氏臨賊幾不脫寇退邑
死走十三四而公奏名必歸長幼各聚數里內無一

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至孝謹天殆活之既貴封衛
氏延康郡建西府之養云贈其配曰沈氏高平自唐
氏南昌皆郡夫人四子正礪湖北提刑作舟噓行在
邵峯場作霖京西安撫可幹官作又清江丞孫十一
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徵猷關特制義贊
齋春簿義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慶義方義實義善
義學曾孫綱直泌閣浙東提刑紀額縣丞統通判楚
州結監平江府贈軍車絳知隴陽縣鎮知永興縣殿
知豐城縣譯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款蓋自少至老不
欺無妄尤簡樸安同吳行嗜龍中農坐桑語爾汝如
一人歲授倒藥下其直巨姓皆曰樞密尚減價我何
政求贏故市糶常平賑人亦以爲佛也公在時諸孫

已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內
外善類合一追述祖德納總經設大史公所謂忠信
行道以奉主上世之流也不止銘墓而已銘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
稷契參之迹不存家心國是毗翼高宗進臣以恭
獨我偃戎爾無尚同斷斷汪公輔君以忠臣豈不比
比曰君是從事往論移群凶一尊雖與槍異難於自
明惟兩聖人深照厥成始照終復生寧死榮墳彼比
莊其下葬刻蜀笄仍存翁冲猶照碑銘新特綱也念
德碑堅有泐銘堅無感十二月 日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忘後君之難大義也歎草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

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
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求康陳允平陽王自中亮
同甫童初時周叅政葵請爲上客朝士白事叅政必
指令辨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陰與再約
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要州方以解頭
薦者中與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晚場
坐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
更名同後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耻不詣已
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
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
顯內禪決矣終不報由是在庭交怒以爲惟狂前此
鄉人爲謠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義賊中蓋村但敬待

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
獄矣民呂典何北四段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
殺我懸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遷酷吏訊問數
歲無所得援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
寃得免未幾 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爲同甫
則大喜曰朕親覽衆不謬校建康軍效判同甫雖據
高第受患困折藉澤內耗形體外離水至官病一夕
卒哀哉 家測龍窠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
字道甫岸谷深亭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
亭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宜嬉笑視不與爲君主
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挂膝
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臣還宜出上方相慘惻

坐入獲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
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
人伏議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綱
羅英俊廣募志力爲中原萃坐斥撤州每應試皆陳
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爲子也然竟亦得乙
第中書舍人王簡薦於上簡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
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
諫官符總周詭罷上徐悔差通判即州道知光化軍
還朝 光宗曰 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
謝臣已累 壽皇不敢復累 陛下因請知信州後
召以王恬既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典化軍以高
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惟此數後之復有秦

替贊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
其人志不復君之雖慮不足繫諸夏合南北固不與
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備而
方禍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
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遣甫樂仙
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
刻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黃耳以窮鄉
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因謂止於二公而已彼勇
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術突由知之余固
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
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
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

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遜而少順勢件而難合也
公之自處余則有感矣同甫稱信州韓范柳骨等
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
以多難選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
今同甫書具有芒衫爛然透出經小學士筆誦惟恐
後則既傳而言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
叔管仲交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蕤交也
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薈無以死後餘力引而
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公後誌二公使兩家子
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銘曰 哦彼黍離執
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為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
故知樞密院事實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知樞密院事遂公既引疾辭位逃寵
畏盈數露懇切上疑訝抑首覺看請間諭公曰卿輔
朕事已有緒奈何欲棄朕還其妻五六公徑出六
塔俟命上不辭已以高資致殿大學士知泉州固
州提舉洞霄宮允宗由禪詔曰卿冲人舊學也何
以啓告朕公即疏言今民貧兵餒將愚而敵詐虜
有伏宜熟察審處使初元之政足以疎萬而
心術之微又有當自謹者知隆興有放逐賦十八
達究既壅微細必親半歲復求去不許紹熙三年二
月乙未薨于家年六十九口自爲表謝略曰念民
情難保監天命靡常憂國勢所可憂用人材所
上覽之悲憫四年十一月戊寅葬永豐縣富成坊西

碧山提學福建市舶城來曰先人蒙國大恩贈死卹
孤一用舊禮惜榮二列謚美正憲蓋哀榮略備矣獨
墓道之碑未立非敢慢也有待而然竊惟淳熙中
下治安天子恭已群臣遵職中都官貴重簡久者尤
幸臣執政至十餘年公一旦乞身不及陳竟得請將
行福湯斬士舊故諸客送登舟人人把手笑語盡歡
而別行路聚觀者數傾地雖疎藜食無以尚之大耽
位收高郵衆謀夫令名然則繫於進者非公之志而
繫於退者公之勇也豈不賢哉公字聖與信州玉山
人三世褒叙安與少保舜則太傅實太師紹興二十
七年太子上舍中第授樓州觀察因夫人終喪王樞
密論欲以爲藏焉公曰父年高迫近祿人子私願也

無考任而職幸漢禪高僉侍之倡教授臨安府陳丞
相康伯遂以信職薦召對言頃中外人情急於得和
無故裂四郡本原是款和也非故久也 陛下發憤
逐宰相諫官主議者示以必戰而後和可成然猶未
也因陳備虜五事又他便宜甚衆曰如是則有備備
堅而和可久矣故終 孝宗世以和為形以備為實
而卒不敢背約策自公始授正字兼聖政檢討校書
如兼吳益王教授因史編修官又言法為天下信事
為天下功臣下爭欲變法各求立事不參毀而遽從
已變逆轉而立怒廢此力信所以察國權所以去也
又言治盜賊當察致守但責巡尉何以禁暴事多施
行公起陳外論聖策在示擇深淺而切機濟的深中

利害雖老於堂閣不能及 上方嚮用言者不樂罷
主管崇道觀知筠州太師終喪知池州入奏令日用
人未有毫髮効驟遷經政視職守如流 上美其意
曰卿謙退靖重除松書丞考功即官園子司業松書
少監燕左諭德中書舍人兼右殿子既升監俄正如
制誥燕左庶子禮部侍郎進給事中增營事為二燕
高在後省言吳州小人被劫不可雜學士潘景莊無
學法吏不可權侍郎張說子薦賊賊不可叙叙宋鈞
罷燕不可真侍郎說李安禮他日一轉九官不可宣
贊而明州民汪役獻輸萬餘助賑卹戶部謂不應賞
格朝廷令項歲給遺之亦極論其非使女真班定與
儀以虜王子且至退公位公曰立已定何退為憂請

不改白其相曰勸大使不肯勅王子竟徒能班房相
與楊顯然伏公初見上固然許任屬反請乞戶四
等以下積欠謂非卿不聞此至引書三宅三俊欲先
重職事官之遲然後次補而上皆有其人爲愈用愈
不置之術則曰公輔器也及封駁不避專對有守益
嗟異知祀以備顧問華由側升上念公魁偉使涉
降拱御道有司曰非故典也遂詔衛士扶掖於是人
知上次意用公十一年除端明致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其九日燕參知政事既而以參政同知樞密院
又知樞密院事凡六載與同列開陳上前有不中
理未嘗不反覆執諫退無異言上數勞勉曰異時
宰相奏事必實言不一語朕圖回天下日問編常再

三卿並言告此頁卷狀錄也公益感勸全資以清衆
飲厚捨施爲已任大闕出內藏錢救禍而除其糜名
爲民病者六十萬罷昭州貢金盡錫經總制宿負鉅
億萬而早饑有一州放至六十萬者皆公所建白戶
部立上供比較法且請不待歲終行之既盡降公力
辨遂追寢至於寬釋成怒保護善良整頓州縣許按
淹滯上常自公言一聽可至今人多稱頌而公不
自以爲德也于時法度尊明民物豐樂公嘗然曰以
寵利居成功古人之深戒也去不問有識壯之內
行尤淳備長魏國日侍太師夜即寢蓋以宿喪太師
如魏國任補生其姪政府恩慈推與族人擇窮乏有
倒祭助饑寒一員領素持人贊而篤愛也約而裕不高

善以收安不... 以布恩每謂諸子進退以義士之
節也枉道于進士之恥也汝第戒之子括上舍甲科
福建帥司幹官拾通判福州城括通判杭州括通判
撫州括劍南知帶劍州趙汝談西外宗正括拾撻炳
皆已卒孫沆京西提舉兼提刑通判汝監漸口鎮未
承務即江陵縣主簿汝承務即汝端也孫時公孫仕
即汝登仕即而汝凌亦已卒曾孫汝... 汝... 汝... 汝...
餘未名而汝雄皆將仕即也余讀公講筵故事審時
所急能因時正教而納之於道吏官故事擇義所明
能先事豫防而引之於善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
推廣惠舉雅俗並伸切而不偏黃而不緩至於行樂
則科之外有安貧樂道經明行修者欲詔州郡...

而官之則又未嘗不大公之志懿公之識而惜其不
遂相哉銘曰

迪惟阜陵載統載勛淳熙末年求治愈新不自聖智
推賢其臣其臣施公左右有民文獻舉之貨財與之
恭道弄包勿清沮之嚴嚴朝漢虛已以容令如雷風
鼓舞四馳我無上欺上惟我信律呂必懸心手
同運祈歸故園草木華潤世德其遐有考其進公既
返正帝亦禪止古稱明良母或速止幽堂更寂遺權
未紀君臣之逢以播來史嘉慶十四年二月 日



202501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31990





NSC71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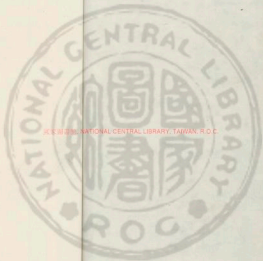


2025.05.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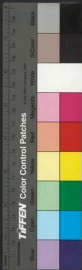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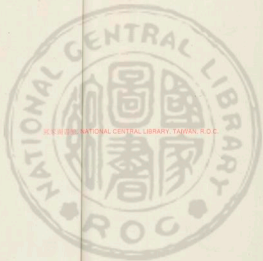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XCEWZM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C 131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3/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3/08/01 v.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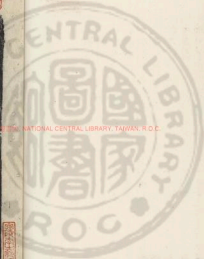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宋叔父墓誌銘

華真教諱編

前集

某駙字叔父自宜獻公做事見其父峽州誌特請節
 以觀心空寂各學英傑視危拱不能有論語猥曰道
 已存矣君固未信質於余余為言學之本統古今備
 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忽坤然負載如萬斛舟如食
 九奏大年先設而感誓不遺如賜大宅百室皆備從
 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敗是非之跡
 結者歸理辨聞者必灼破竹迎判乎伐柯親遠乎常
 掩卷歎曰世孰能為我師家君或盡一史露抄書纂
 踰月不出門野宿或專一經山吟水誦燕旬不絕舍
 每與余言自謂樂甚非人所知其趨捨不同道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奚用爲益余友如君比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
悲夫無以寄余老矣君歿嘉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
六十二十二月己未夫人黃氏子未孫皆任職可即
山陰縣承務知陳塢葬焉一女未行孫曰慧孫君
有科第四十年任徽州司戶知縣晉其爲兩浙轉
運使司六部宗閣文字准西總領浙西提刑司幹
官皆不赴余嘗以米泗之門不孝而任材者求也
頃學南來道者參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而近於
利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
以爲誠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顏回而已以爲非好學
則天下之庸論又將難是答爾後人勿息勿止尚希
之似嘉定十四年四月 日

胡奉大夫

君名爽度字容之仕南軍節帥陽丞知隨清流二縣
通判南雄州守恩州而卒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年五十六三年五月辛酉消于臨海西溪東與山君
任南軍節帥巨寇下自吉功監司異之名由此起恩
州有母諒子者從容着外中日引出與語發明慈孝
恩相感動意終不覺於舟過其家母迎拜謝曰
兒能事親矣聞者以爲存哉古人也特諫吏術得其
處姦如款司善出入人罪宜同推吏學給棹省使賞
差中役者當先罪而後其昔人所未知也君七子三
大而以學強之年喪夫人黃氏闔閭素嚴力外絕行
跡夜燬燈火明射教書史課紡織皆有成立而君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蘇忠難漂泊於台州不克自返悲夫余固憂夫雲
 海島嶼之間沒迹而忘則後生晚出不復知其為齊
 之妾也故詳錄之以遺注焉注長也曰郊知餘抗
 曰卸監沙市鎮曰卸曰郭曰鄭皆先卒曰鄭今為承
 信卸婿曰知莘字縣陳卸監雜賣場門補汝鑑登判
 南康軍營糧租珠曰寔曰安祖和祖彌大允實彌壯
 仁實彌遜智實魯孫塔曰黃鍾承奉即曰陳洞將
 社即銘曰 太公表東海齊都古臨淄綿綿百世下
 子孫未嘗離樞密佐 真宗侍即貴浮庶有美慮州
 牧邁善與家宜勵我清苦志絕被賜名在素風落未
 祭於善台之酒長山射故唯何時獲言歸嘉定十
 年五月 日

陳死士姚夫人墓誌銘

余求近世文人可以繼元祐垂播者得陳君耆卿既
 叙而信之矣然竊怪與君壤地同鄉里接何昔未聞
 而今始見也豈非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耶君儉而
 不肯久乃言曰吾曾出太立長安從安徒台始範始
 序著名 神宗朝二太父并賓皆儒先生傳數十世
 吾父諱昂字叔明吾母姚氏亦臨海儒家人謂嫁娶
 適當也吾父之學勤矣載籍累萬數易說難說衆所
 怠忽而必盡力焉其致思深矣根萌不能達於枝葉
 泓流不能復於源本則不已焉其研味外之味樂矣
 竹閣之寂寥雪風之寒清不以告人而人亦莫之扣
 也其藝業敏矣經義詞賦人擅其一而疎我兼其二



而工也其教人之功用捷矣嘗能使明橋能使強統者抑蓋者進特吾亦旁立常曰潢潢之勿情也於是吾母以儉治貧而吾父忘其不足也以謙治悍而親賢疑其有餘也左腕扎襟右手縫緝男以冠女以弁而不知其生育之為素挾也悲夫豈在人者不可期耶春秋小比吾父無不高選而三歲為士乃不一用豈在天者不可期耶慶元之丁巳吾父年纔五十三而以八月十四日卒矣子一而女四貧窶道殍无甚於吾父在時於是吾母終以儉治而不使其子之無依也終以謙治而不使其女之無歸也且吾父之訓必曰師友於古吾母之誨必曰視汝父曾謂可獨持出乎士志於利家門何有不然不啻孤懼不任

謂不繫於家門亦非也雖然吾有感焉父大而母孝幾養之有施也不幸嘉定庚午吾母五十九耳五月之九亦不克壽是人與天果皆不可期而吾無以地上焉也故子雖誤於論而吾一聞說焉水可抱也亦可路也山可絙也亦可谷也惟銘罔極也所以示家門之重而父母訓誨之流澤也子儻有意乎余既媿其言又考其婦大夫之狀則知叔明未艾而鄉人固尚其德矣不獨以文稱也叔明既亡而姚夫人固代之教矣不獨以家能也然則所謂未聞者余寡陋之罪爾者司馬遷班固稱述父業皆不借他手君不自孩華而余何敢蓋叔明葬以己未八月十四日姚夫人葬以辛未十二月庚申皆曰何草姚街吳夢齡

者卿從事即教授舒州孫男女各三人銘曰
義誠之卿職龍之山陳氏自古挾家居間吁嗟叔明
手栽檜杉甲頂室人一往不還獨遺厥子翠竹孔鸞
其文爛爛求也不列嘉定十四年七月 日

孟達簡墓誌銘

孟達字達者其兄學於余舒門幽寂紅藥波野如
菜後流數十論難捷起良雨洲接甚簡特於後言達
父允簡或終帶不一語樂謂其畜以道自命當爾猶
未測達爾所至余間與馮坐則談言細民疾苦田里
愁嘆吏賢不肖無一不中爾聽者首服知其於時事
取精切也監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東提舉司公事
通判臨安府營務副使使務大起諸使以同涂交譽

爭鳴我言黃敏明韓山訟海皆冤微或言性孤潔絲
媿縷謁不趨門且曰收家后豈有人焉遂為將佐薄
單赫大理丞遷正知徽州臨江軍無將議擇材能臣
理朝繁事木嘗不在選中然達父老退食閉居隱几
嗟嗒職學有常業講德有常友以財聚為諱以察究
為忌詰姦無技兼之溫得情無鈞距之巧或以為是
大儒先生所為非吾所謂材者故雖不在選中而卒
亦不果用也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撓材以赴事材
雖事而後顯然必生事以示材此常人之同患祿知
道者不能免也今夫達父能養其材而不困於事因
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華浚培
塘陂八百三十役大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朴罰

也。後州時山濤受浸屋極水焚，葬則舟楫具，舍舍備。後根給民遷，如歸，忘其整齊。耶律陞治城壁於六合。事遇新附者，軍人不悅，妄稱總管，細作也。大謀，請食。盛招討郭倪，曾裕子臣友上之。六理，連父曰：「囚筆措。看行，結語皆同。此習本也。果得，逐狂狀，歸能曾誅。室後，官五人，給舍以爲當。隨坐，連父求推爭，嗣以隨。爲推，則信以隨，爲反，則非。請先罷，更免死，遂父之。村不困於事，如此會子，咸賤不行，曰：「必子母相繼，而後可。店鋪，抑兌鹽，買料，貼乃疏，通淺，街不用也。治臨江，以儉交貨，庶賄皆削去。通判，挾所重，坐，但止，終不聽。曰：「爲之，說，過，豈不能，恐，事，過，吾，村，爾，既，連，照，兩，州。世，未，益，壽，知，南，來，自，列，親，雖，不，往，改，江，任，軍，未，上，卒。」

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孟氏，墓于。場，富安，御山，曰：「梧桐，十四年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從，故，即，揚州，錄，事，參，軍，繼，熱，文，林，郎，繼，勤，蔭，職，卽，監。時，安，有，都，稅，院，繼，勇，葬，進，父，墓，東，五，里，幼，子，一，孫，未。名，初，大，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倚，倚，無，留，歲，寄。無，積，陳，連，父，兄，弟，瘦，瘦，羸，馬，僅，免，徒，步，視，貴，家，不，萬。一，比，余，始，披，以，齊，式，治，生，法，酸，寒，拍，落，歲，禁，月，累，然。後，粗，立，田，宅，畏，公，上，尊，法，令，里，社，節，臘，賀，親，避，追，恩。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錄，我，先，后，以，繼，塗，如，遭。家，多，難，孫，與，家，室，俯，仰，百，年，而，臨，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無，致，齒，八，姓，仕，必，由，乎，進，學，必，依，雍，儒，益。纏，適，口，而，膏，果，珠，寔，獨，附，身，則，綺，錦，贊，矣，諸，子，敬，奉。」

敦從進士黃有司入孝出悌胡經暮史閭巷之間循循焉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曰
以為道明既許其兄達父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理事往而止合不傷物離不喪已世方用我謝曰不能
我所甚難功利刑名宿安雖煥已南無北高其素風
梧桐之側嘉定十四年七月 日

黃觀後法銘

承事即提領所官辦公事黃章字觀後余友禮部尚書名度仲子檢身一以正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友不足以達於道隱性命不求也履重必於法義雖足以通於廟故倉猝不用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鄉

黨朋友皆悅而制之樂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而博其檢久而卿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適向子元護承務即元真適仕即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請銘檢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讀是銘者恐吾兄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果不祥耶黃氏果不祥耶銘曰 人乎觀後永百秋斗揭欽行旺河流天乎觀後豈其仇聲城影絕何所游恒哉銘乎炯厥幽嘉定十四年十二月 日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郭氏父子與於學余能述已詳同時吳君文炳學尤壯給費廣蘭溪徐崎字叔範弓兩斛力射命中文得歐曾筆外法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敬事崎由此顯名金華唐仲文字與正博學宏詞者作却知台州江西提刑吳君亦盡禮請一旦累主負百餘應聘至遠近驚愕不意其為吳君屈也悲夫士亦何常哉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世有能操養士之柄而恣其衣食之求則或望自辱而士在棄從之何咎之有君名葵字景陽文炳長子自曾拒孫祖吳雄於東陽君既以學恆其父所講必儒術所行必善意備經彙史家俗痛改外弟傳寅字同叔傳通百書持有隱趣君嚴本如師遜愛如兄多出資用紀

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浮無大荒札匪其居數十里養生畏死稟無留陳捕飲縣兩尉通山薄稻建炎後尉無公署訪遺址發私錢更遣益募兵教軍律如素熟民遺負謀於縣庶復以私錢貸輸曰後勿爾皆嗾呼聽命講大冶縣慕其德聲不言而化差監和劑劬歎曰吾本無進心前十年僅免盜亡匪今又十年當嘉定丁丑七十三矣方欲辦藥良苦奈何其長亦陰為所覘地故使食祠朝祿買四孤山下將遂留止有寒疾而歸九月某日族人並集扶床視曰珍重乃瞑初君愛水白潭之原曰以是葬我後四年正月某日竟掩棺需娶陸氏宗氏子敬子曾子培陳敵陳桂帶粥湯養年鄂州教授胡以孫與妻嘉慶君之

父智能知徐力能致唐宜銘也君能學於博樂成其名宜銘也君好善而喜游慈有不適短肆獨往一覽數州余任江淮間君邇來握手匆匆級數已徑去問其功爲笑而不答然則非游也其中有所存不偶於世而寄焉爾銘曰

以財活人以儒活身謂仁不富虎也妄云山樵水漁新道微德視余此銘仁者之獲嘉定十五年正月日

戴佛茶志銘

嘉定中黃叢戴木以詩集句見愛其意正留與宋居目不沈聘足不窮步跋身辟首惟書之拘於建父丁年七十二矣有上氣疾疾已獲至俄又疾作芒履夜發及門而丁歿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既卒孺哀悽

至明年猶未行余累趣之水曰二月壬寅葬日也蔡昌鄉散與葬地也必得銘行矣木言人未有不漁獵貧弱以求富強有怨謗近而妨戚故業不求命不長雖暫求長衆不謂是也木之先高洵職曾辭文及祖秉器關市調直峰翁必平不平享棄與里人同辭贊重曰嘻此佛也先人繼之無故其度亦曰嘻此佛也佛者里人尊敬之極稱也我不諱彼彼故誠我雖不漁獵而富強之道存焉然而人力爲彼不爲此何也族祖至無子以木弟括爲子久矣會其親從有子先人曰彼當立使括唾歸庭驚泣曰彼憐也委吾財於壘焉用盡立賣契以畀我先人不聽至竟自賣之十一付其讎示不絕而已從父若病且死予始一歲歎

曰託孤勿失如吾兄華父華父先人字也舉家資半
諸弟相為之子先人曰不受無以安吾弟澹死妻丘
能寡愛其子如已出先人曰是族義矣即以券還立
二產直皆餘萬器皆孟柯省食羨形色千乘好名之
論夫始不以一歲動其心多則變矣王介甫語蘇子
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人必知
此而後可以有為矣蘇公笑曰較半年磨勘雖殺人
為之也王公不能吞德彼固公卿之輩食豆羹飲若
夫二產之獲則匹夫之千乘已若非好名而能不取
豈非賢哉娶毛氏子楷木枯翔女嫁內會生毛仁短子
曾建大初未行孫宜老雙老老冲老孫女二婦曰
始由信立一錢不欺終以義斷萬金不私豈無長林

何必高岡棟華連理伯季同歲嘉定十五年正月日

趙補人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九月丙午王夢龍葬其妻孫臨海縣重
驛鄉石門真如山使來告曰婦貴夫所倚也夫富婦
所安也此固世俗與宗室為婚者之常也趙氏家及
中外皆王公將相貴盛矣然我士人義不倚為重而
又貴不能使之安方總髻已出趨京師且千里其室
處市儻而惜假其衣食斗儲而尺聚我試悲勝負無
慮數十年時發歲隔彼規宇女育矣然成長我未有
及知者然此亦士人妻之常也趙氏忘其為貴宗室
女崇其為貧士人妻見乘而求簪行田而學稼巷妻
里嫂偶坐無作色疏翁疾婦却立無惰容矣稽顙並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枯羸僅足而名人勝士趨近集語評重勳黑祖般勸勞客爲吾留理不忍去也其規應深審以力自致必將成我爲士人家而今已矣余觀近世惟西齋宗室女有資行撰對多士人儒先生子弟有子之太學者能嫁夫何止如賓諸生皆自以其家不及也夫麟趾信孚公子也未見公女也君名懿誠字履巽由父也州而上爲徽國家三氏卒年三十九於是多能自太常簿通判婺州二子毅洪三女長賢直徽州比較務趙崇宗陶君母王氏校書郎衙女寺簿姑也校書有兩姓詩禮之澤故其男皆以文字擅名於世寺簿幼而英發他州獨奇家謂以六哥故以君歸之卒用克若立王氏家今嘗謂智能兼南北之俗者必大其門

蓋叔欽損約根本也疏達朝暢枝葉也合而成德家道具焉銘曰 需險當前巖突居後載蒸載釋雍登雍豆曰春奚悲噫艱爾思曰子其肯噫教之永嘉定十五年六月日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營陳公墓誌銘

公求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曾祖璠祖敏昭父敦化贈太中大夫幼專苦迅捷初得通監錄本坐敗救晝夜誦數日晷已盡又論著其要衆咸駭異入太學時尚腫泰捨故禁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其體一變中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戶陳丞相俊卿推誠聽公翰甫許自際量民以爲公賜也教授學國府未行史丞相浩薦主管刑工部架閣選國子錄勅令所刪定

官樞密院編修官為孝宗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
建策詔宗尹趙鼎置鎮撫上遜曰綱何足道公曰
然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綱何足道宜如聖諭令綱
出綱下遂甚奈何上覺然遂極論劾劾劾劾劾劾因以公
語詰責執政孝宗等內揮公而求補外與軍臺不
就通判江州慕白氏之游自號後司馬留二年知常
州地迫蘇潤望輕為守未嘗得舉職俚俗謂此監司
出氣處也公以望為善抑惡播正而行監司俛有
禮公所為州人至今言陳編修神明也不再見矣移
提舉湖北辰州倭蕭闕口掠辰沅邵武岡以叛公偶
擢憲事親行邊稍經畧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荆
鄂軍討補又無功兩路嗣安撫使王蘭本留公就

遷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十五擄賊穴陣誅八十餘蚴
凡七十五日僮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
興五年也慶元二年以戶部為湖廣總領總司先虛
會子價益賤成有日饒直五十命曰短錢相承莫能
革更稅以自利公某卓子鋪日付錢為千者五百使
以七十兌高使無愧器用榮修者選之金銀以市
軍儲分遣官為上卒逃死者才其隱占以正軍籍皆
昔所未有統制不悅過客多缺望憲黨論方大起敗
斥不勝計而公亦遠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死程
極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議放却路刑獄造李
冰石壘嘉州繩橋皆施便巧堅又耐實褒禮者言文待
以師友翰墨許與流布暇曠蜀人加敬愛移京西

轉列後煥章開禧元年襄陽前帥李英後帥吳甫
斌密受韓侂胄意謀先事遷虜縱亡命劫界外斌建
令款馬者捕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家光騎士得
客無所仰耕又糴米隨卹卹歲惡至糶米搜糶民食
頽竭由是七州民無強弱相脅為盜縱橫入虜地復
歸自寇南販路絕滋漠近山之木皆盡而鄆城鎮也
田莊府東門處起殺據城雍壹掩死胄不知其情於
遂出帥公謂死胄後麟大義伐國重事也豈儲資於
敵而後戰古人成箝既不講端大軍給綱馬射鐵燕
蓋禁登今日常文又不用乃倚群盜刑奪行之豈得
以收士為賊乎既嬰論斌突罪力陳四不妄動且求
龍死胄患之滿年不決二年許侍如叔似以往論指

協和帥潛留宣撫京湖公復以戶部郎達司農少卿
總領湖廣遂去襄陽斌師大出不用宣撫令初改支
池何每攻方城而郭侂至宿李英至壽皆大潰金州
秦世輸米及行而潰蓋聞檣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
也度虜必至至則襄陽兵衝襄人汲於漢冬個拘泥
而飲公陵北城為地道滿江貯之三百尺堯勳蒸得
皆備綱舟披漆十餘盡釋之既至鄂凡米悉運赴襄
又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所部自夏迄秋襄得制百
餘萬安陸七十萬又分充黃土兵効用成五關募守
安州三關三關首魏將元英所攻常嚴救之者也及
兩州被圍卒賴三關兵救安陸而五關不可攻虜既
解去襄城米未食者十五萬薪水下之竟完二城皆

如公策除宣撫司參謀薛庚兵深入甯應城盜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或言勇已折鳳樓寺趙太尉宅爲戰凌江矣武昌襄備公方倚制贊漢關副薛公宣撫即日置司北岸廢絕南河壘令上蒙檄調覆之中流入馬湖屯甚衆餘兵皆及之而李威也兵亦夜斫賊營軍勢欲振矣會德安救援陳之經見砲冒言州無援師爲爲恟哭可憐者砲冒不其也怒褒賜部統趙溥忌宣撫司統制呂明孫誣其殺劉統制魏文諒輝殺之薛公不敢勅邊奪職供罷然虜卒不窺漢陽叔兵北逃公力也虜質困弊然外示不和之形砲冒懼投以公知江州備警益嚴又以餘力先署合凌溝湖中流晏然砲冒死嘉定七年五月虜已次和不禁

者乘時毀公復罷自是不復用八年始遇李興國宮九年八月朔無妄卒年七十三年正月丁酉葬建牙鄉鵬飛里令人朝氏先公十年卒子曰臨竿天曰親宣敷即知益陽孫女曰徽嫁建康府戶部贈軍中軍薛師董孫曰起宗知祀皆任兄弟之子貴州錄參順彭澤簿吳新漢陽簿發將仕郎掄而女之嫁者六人矣公新過湖勢絕纖獨到人情共畏之知其難荒踐絕徑匹馬先至洪波驟浪扁舟夜涉惟意所向若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初蔣吳乾道中浙東備守時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在易卷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輩輩輩流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公獨先見

李奔星甫武敗證告於朝及襄城安陽獲全功又最
者然無分銖之賞焉以爲罪公亦不自明也夫狹三
最世不異役不賞已豈不論矣至庸人之謗公則有
甚可哀者公之使湖比也高安二州人愬曰總所歲
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士人也非義勇也
三者幸而免使我併受總取我一膝又倍之傳子至
孫不能脫也公移書總領張仲再三抑盛怒不許既
而公爲抑代遞奏罷之抑慙恨誣公所以去者用此
至令吳璠檢校公在時錢物然又多抑七十餘萬後
人以抑昉爲謾因佐佑其說此罷則宣撫復令項安
世校公後總時錢物然一錢粟不謬二籍至今藏其
家嗚呼世言說人能以白爲黑止於所說而已不說

者固亦定也人素定故也免岳復求世之懼二州蔡
祠至今不絕人不素定乎殆安世不相謀也檢校若
合符人不素定乎今聽者往矣不說者可以定矣古
人謂與距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辨爲距矣銘
曰 愛快避魯橋之常患慎少文多疑常所訕天門
閉關孰知公賢千里獨行振袂無前蓋爾關口覆波
若電則稽挑敵最爲先見羣衆萬者率全兩邦虜不
至江又公之庸凡可陳力奮無易副寒功碎績所存
歷歷以綆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聽夫之度或樓
連高或汎長流霞友雲朋造物與將建牙之御鵬馳
之里公游遠矣公譽方起

郭之西有隱君子陳君名輝字恆表或問君以何難
曰遺表救失士道其常守而被於分域之外抗而爲
異行衆矣悅而爲常德野而識其撲於文衆矣及其
華於質醇焉若夫筮變有同之依益薄而知自學又
加辭焉况於群千萬人而健而求其一二之能止者
殆將絕矣君之所稱處是四目平生著書其工然每
一篇就輒重覆累緘不欲以詞藻籠於時也鼎宰世
事其精然對客語常深默不辭惟恐以觀察矜於物
也處之不知無毀也招之不交無磨也非其辨不食
非其識不取非其好不與游而又也無悲慈慙忿生
於色無怒尤非怒加於人自余幼從君至老職其所
行無不然者嘉定七年年八十八十月二十三日卒

世爲永嘉人曾祖粹祖仲遠父晟祖及父里人命曰
吳氏至君暮年始復正之夫人王氏先卒女嫁徐宗
之亦已卒三子孫男五孫女六九年正月葬于孝義
鄉吳平山初君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
容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
也今走四方買姑媿借族姓以趨寬額可乎先王擇
司提俊選使升之入太學既有聞其辨論皆爲司馬
於成德選材何述也今歲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
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
不太學後皆登進士第增臨海令道豐城薄止善端
安對銘曰 道之交宛闊貫卜其兆日吳平一州地
疎所從分也若此者子孫貴且蕃意使其信然以君

之賢且有後哉嘉定

六月 日

宋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名自得字資深曾祖及祖燕父天民由建
從合爲黃巖人世儒家著書于卷皆父祖手筆君兼
通數術善爲方所處療十得八九以上二子孩孺迎
師數百餘里費盡出於醫及長自能問學則謝醫不
疾行田園甚狹而以力治不少情人頗笑之君曰古
今言方寸地謂此心也吾得留遺子孫足矣何以多
爲因名其居曰留耕嘉定八年十月卒年六十七九
年八月葬日葬留耕之後原娶劉氏子曰成大方大
賢曰頃附資余師高余夷甫周冕夫儒而隱於醫可
飾也醫不以富而以教可銘也或曰不富則無醫之

利雖教而未獲子之報奈何天君知復於爾而已矣
報之求雖然充其道則可以報矣使遂獲之可銘矣
銘曰 留耕之間有阮其門留耕之墓有崇其頌人
心如地易逝難留勿昧勿浮其水之休其矣九年七月

毛夫人墓表

故朝奉郎知郴州毛熾妻婦人唐氏從其子爲秦司
買焉幹官卒葬衢州江山縣南臺寺綠秀山是時吳
曠斷東道自王方平慮其國忘其家先其君後其親
以幽閨天下他年自蘆山來永嘉渚上請余爲夫人
表于墓余曰史有坎壞有銘具矣復欲何所道且必
言子爲墓是自表也方平泣懇曰誠然吾待大罪於
母四本以故急升十楹爾乃游江鱗湖上一鏡之映

遭狂賊借亂震動倉猝留無計去無從是不擇便近
地危其親罪一也。賊盜蜀無假南士不函東下益西
寄擊議使者坐斃口罵賊敵士大夫心爲賊因守雖
職自絕蜀後定而母以憂憤終是不置守高卑於
親何益罪二也。賊死用乏方增賊佐諸將各言數語有
位治叛國當明逆順今籍陰通賊十數大家賞數千
萬何不給而重款叛民皆張目論古不敢應吾因大
怒題絕印然不可納考功是不度事難易長發母已
無益毛氏祭之祭由是踴爲罪三也。既失仕就廬山
追憶吾母暑風清冬日煖或率款車婦扶前孫挽後
山嶺可休水澗可息今不及消矣到一頓刺一百
葉妻子皆得飽吾母不及子矣古人以代講之諫不

及爲親恨吾以代諫之耕不及爲親懲罪四也。夫志
不度其上誘誘於下孝不食其親罪積於身故得書
之使過而讀者無不彰也。兩廣風裂石苟未波而吾
罪猶未已也。所以戒天下爲人子者。焉余謂君前事
幸未至陷胃碎首雖然亦烈文天矣。而其辭約其義
隱如此是可表也。

母杜氏墓誌

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溫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爲
縣吏。外王父不願爲吏也。去之。居田間。有新漁之樂。
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戶。勞辱之
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
於瑞安貧。置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入



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空廬什器皆盡自是連困
厄無常居隨儲轉迂凡近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
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茹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
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
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糲蘇遺貯
罇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
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為者命也窮吾如是二十餘年
習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
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由
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吾舅姑之世
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為之無
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

之故受伶於人此人為之謬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
故錄其弱如此而猶得保為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見
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
年也始得疾甚異上齋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等不
知所為但相環環勞溢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
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也而汝所謀必養者在千
里之外汝去矣從守我亡益也間獨嘆曰吾雖忍死
無以見門戶之成立矣得熙五年春夫人卧疾七年
矣一日忽自能行履洗面梳目既而無苦如平人者
說戚子姪交相慶而其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
夫人及見某之有成而疾瘳其可以償疇昔之不遇
而為某者以為昔苦致養而不足今瘳幾可以錄

世養也。居六月疾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于
天。乎稱識是所以照臨諸孤之不孝而使之終無以
自贖者也。某年某月某日某君以夫人之喪葬于某
縣某鄉某山子四人遠適過還切養諸氏又一人許
嫁矣先葬某窆立而請于某君曰極天下之物以爲
養而不足以言報者人之說也極康人之勤渾以終
其身而不及於一日之祭以致其養者夫人之爲親
也夫人之德可以爲婦可以爲母而無其家業也示
死於天地不可想夫人不得壽而抱求疾以死使幸
而有可以施其德之勢而卒不克遂也若此者首某
之不孝之不肖也尚何言哉今答稱靈以從幽光則
萬事殫矣而終已於此矣惟夫人之志所嘗以訓飭

其孤而他日庶幾奉以不忝者猶有天下之多義而
已以某之不孝臨罰不爲神物所祐則恐不能終喪
而從夫人以死幸而免於死而氣力寡弱不足以服
行遠訓又恐以終無自尤於世也使某幸而免於死
不死而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
而可以乞鑿於世之君子以誦其哀矣願今未有述
也某君曰然其以命汝用敝屣卒始末始名於墓隅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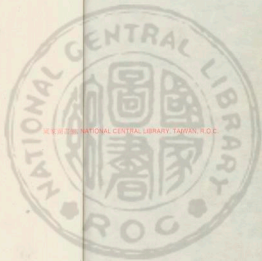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臺灣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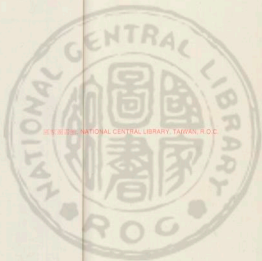
NEW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3457366 v.22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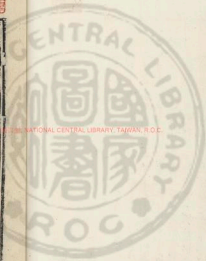
行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
三司使小國趙公行狀

章貢黎諒集

前集

公姓趙氏諱一息字仁仲 太宗皇帝六世孫曾祖
宗暉判大宗正事嗣濮之溪之嗣王由王始追封豫
王諡曰榮穆祖南康郡王仲欽追王于沂濫恭憲父
士圃為集慶軍節度使公以宣和四年 六月即賜
名授保義即監觀朝在西京者一潭州者皆食其祿
次遷至樞義即中經與二十七年進士第當超兩秩
請以益其母封法止令人 高宗嘉之封晉大咸寧
郡夫人易左宣義即婺州金華縣丞初青城之難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慶從焉公生七年祖母李夫人學齊國曹夫人更負
公逃兵間公善思慕涕泣曰不當賊賊見吾父即開
者壯而哀之十四歲喪李夫人統三年夜如成人禮
轉徙浙東蘭之建上與其賢士游求書千自編讀晝
夜李不去曹夫人問止公曰汝有官矣勸甚將自苦
公謝曰君父未報非敢志富貴也夫人以是奇公
故未及第前不仕州縣金華知縣權不事公為決其
邑事不使郡守以為今過豪姓何汝翼挾持其縣前
後邑官莫敢較汝翼謂公可尊慢也以事至則傲抗
無禮公械治之請於郡編置他州虜亮畔盟有聞公
遣吏別市軍資物又初疑之既而上司果配買諸
縣獨金華得不擾通判永州永民輸米餉而殆過正

稅公誠言於守城其效湖南邊後兵畔毗諸郡擇便
利去來押易姓名應募有剽其眉以別之者卒傳相
怨而求守亦欲效之卒殺妻矣公力止之得免始公
應奉赴集必侍齊國以行未嘗違溫清時靖州守賊
交劾盛夏制獄數百人其親戚皆哭送就速安撫使
命公治之公不敢辭遂與漢軍俱至視其贖曰此守
倖不足尔平人無罪也躬撫囚視飲食之荷繫必避
日之東西不十日獄成被罪則殺人重者杖而已靖
人德公與夫人繪其像事之謂公慈惠夫人勸善云
劉拱預政事喜知公欲用為寺監丞公辭曰母老矣
家且貧所急者見吹尔劉公歎息之得知開州開在
巴東窮陋處公罷橫欽去苛政以蔭學與孝勸之民

稍知義郡鹽井曰澠湯先是長吏必以所親吏盡之
相為利公罷不用民以寬省當公費至之年代民秋
輸明年又代民夏租之半州以天中節嚴納抑配
於民民甚苦之公始用庫錢除其配變州歲寄權扣
糶軍糧使民中米易以鹽吏為姦而鹽不可得公令
鬻鹽雜考郡開人請公刻於石曰異時有復科者將
抱石以懲也在開三年民絕鬲殿夜不閉戶治唐章
虞寧盛山十二景復其故諸司薦之以為如古循吏
除雙州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邊城門不得行公使
諭之曰今猶在本州惠利可及汝也人皆笑曰何若
只在我州開人至今思公變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既
奉使訪其所疾苦時更時曰雙路銀兩祐六十茶活

志為最最期也今以銀錠上供開五州之用以全
公以大年鹽者楚路財貨之所出也吏不得人私販
齒折且部使者以說摺抵官而生以轉運司吏故利
不專於上而因緣侵剝公首序去悉委大寧監而課
其最負未幾告羨鹽多無所泄公喜曰吾事洗矣硬
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視泰濟以上米賤而鹽貴大
寧教治使賣之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饑以米至
判南民歌舞于道易銀而歸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
五千七百兩絹一萬二千二百匹總額歲十五萬餘
撥成都路轉運判官西方饑甚公不俟裝行囊嘗以
灑南鹽南多穀公曰使吾視事欲遂告權則歲已改
而民絀死矣即日借贖銀五萬緡運使更領漕州江

安南溪等為羅既入境號其部曰米至矣閉羅者亦
自糶價無減半永嘉寧都江煙者彭洪求康成郡蜀
郡之田所資以流也及水之郡孟春令灌口神李水
祠下流石蛇瀾江為巨壘更盜備而糧不足以持水
之暴乾道壬辰夏秋大水壅壞下田淤上田涸歲之
所以饑也公徑趨永康築堰縱大歲聲吏坐之然後
分三策民業耕者田主借貸之遊子永作上戶糶米
賑之老幼疾患官為粥飯養之雙而米氏各鞭邑民
乘而發其弊公罪米氏籍其米熬盜米者十餘人他
富家饑民皆震恐不敢違真丞相允文利田在二江
亦盡其藏以賑公號令嚴州縣信州縣惟心奉承氏
皆實淺惠有活救百餘萬人抗道九年益州青苑如

兇結反知州李文紹直遣排官黎商老崇之米我濟
商老等死和置使急調兵千餘人戍沈黎蜀公餉故
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破于志之公曰蜀饑未從自哺不
可憂也以自糶米發嘉州蜀兵運人流黎而益
部不知如兇然者吐苗小夷落也不滿數百以盜馬
為業一日盜寶慈良馬十一疋窮於官守將不與直
故取黎推官既死制置使使權黎州王時齡如兇結
與之盟公不可曰若大族何使不聽卒盟之是歲召
使還公再事三日吐蕃首首夢東酋到數千人越大
度河破漢源鎮入漢地二百七十里沈黎大驚成都
亦恐成都月一嬰府官兵將款設于大慈寺是日公
月設如故其夜召部將郭虎臣張汝楨張師良雷雲

以飛山軍號一十益以甲雅禁兵十餘夜赴先黎
或曰堅守城勿出擊又以便宜召宣撫司屯駐綿州
兵五百人戍甲州為之援密撤諸蕃部與之約曰生
獲一吐蕃者賞一緡殺獲者賞二緡於是甲部川首
領崖模合具奏相上下諸蕃部落大畏吐蕃於漢源以
募來高河之酋亦欲及滅其族自始寇至咸十六日
時熟戶蕃嘉州壺根等亦來寇遂公曰此不足治也
取吐蕃首數十標勇一一夕悉運去公始令黎州並
邊家出一丁免其租賦分戍諸堡後使者壞其法且
輕將大軍入蠻地皆隨笑言者至指公願洛時等至
罷去蜀人泣送自成都至夔流進寨不可行尋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陳成都路提刑以資國辭不行除江

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按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
禦使權知太宗正事進朝州觀察使高宗壽八十
進昭慶軍守宣使皆知太宗正事使曰承受素謂舊
例用用責人公曰有司不存乎承受何為罷之有內
管貴震中外他日請見公至再公辯以出矣不復見
虜李伯元頗烈來聘公副中書舍人施師燕館客虜
賓從見館使使副故與之揖館使賓從見虜使虜使
副不為禮至是虜三節人見公公受其揖不疑至津
函宴射伴射者及虜使副射不中公一發連三中的
上下懼動虜益畏服時既罷宗室祠廟悉差亦十存
二三公三奏疏力請得稍寬始置自訟齋請賜書使
宗室有過者欲獨奏修宮李添第子員又欲給其食

視太學校定法事未能盡從而宮學亦願自立矣公以文行訓勉宗室先教養後法戒薦其秀傑者數十人多至通顯所論天下事尤多其歲大早一日進九劄于勅上求直言通下情上即施行之退而焚其檢布衣上書狂勃抵罪公言太上皇帝不罪言者將奏數事曰此篇書之于御座之右上為悚然興可之上既喜公言切詔通達司九公實封文字其函送入公自為小官有聞見或實封之或始大臣書或而對及安語汎論其乙四川後置宣撫司授曹以簡味公主園賞練者請賞諫事諫不當因言事過忠官請許其補外王莽不宜揀選諸路軍馬王友且不可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皆人所難疏濠有餘篇多者

至萬餘言或從或否而上知其忠親信之宴林林中前為壽上令公滿酌飲之醴謂皇太子及嗣濮王等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侍滌院有給使數人白同班曰英國公惜打毯馬公正色曰上唯一太子太子唯一皇孫萬一馬驚突墜雖斬汝輩無益也左右皆驚同班者遂不敢假帶曰人患不知小知之不能行是無勇也故公晚節尤自著見賜第西百官宅屋宇單拱廳事甚整出入無呵導人不識何官或攝弊衣迎客客亦不知為公也入蜀時乘一舟及罷歸蓋室五十口亦乘一舟至江陵市蜀物贊親舊至舟陽官供帳一挂絲使吏持歸史以重不肯公曰吾未嘗前銷破狀也迺持歸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張

抵嘗請賜張公謚且乞用朱公云某與公相見晚不
前知其出處因謁公甫三自始至末無一語爲無益
以是致公今觀公行事是其合矣公淳熙十四年七
月三十日薨于位年六十七先告疾也請罷力知不
候歲終先行比較指擲請無遺即官往汀州行祭葬
法臨終口授具奏言旱災民困并費有盡報上對心
盜揮時事所急也初公自朝奉大夫授右監門衛大
將軍至是官俸宣使封天水郡侯食邑戶至千二百
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以是年十月二十三
日薨于臨安府餘杭縣同化鄉裏山宋宣之原塋葬
氏太常少卿之女封永國夫人子男四人善臨朝奉
即新羅後遺池州軍中事善防承務知特添差軍

行司主管鐵宜文字善下宣教即兩浙西路提刑司
幹辦公事善詠忠訓卿新添差淮西安撫司準備將
領女一人適王一變成忠即新高郵軍兵馬監押孫
男八人汝談修職即廣德軍軍教授汝談汝訓國
子進士汝講汝詰汝話二人未名孫女六人長適進
士滿自牧餘未行曾孫一人崇豫公所著論語解一
編他文未次第求州時爲宋中興聖德頌刻諸崖
石楚蜀圖傳之奉議即太常博士燕實錄院檢討官
藥狀

通直郎致仕熱幹黃公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黃子由自嘉王府且講爲起
居如曩推給事中貽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里有



大喪內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
思盡下情博謀群臣於三宮徐尤委信或一日再宣
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論上
每為煩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遺選為一選
至顯用為子由之身業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
上初政為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
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為天不且假其父之年
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
然是翁奮立寒苦為鄉先生天爵豈容不避就向荷
教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
可痛惜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為重而痛惜
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來曰昔以變元二年三月

也辭去父於吳縣至德郵觀甯山天子往而不復
也固以求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實莫如有以述也
惟荒哀迷塵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
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旦脯師與子由同待事殿
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視諸大夫雪涕曰吾
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並素
何宰相問之予若往看上月猶在嘉師大書成齋二
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為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
也至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
問翁動息曰斡幹已無事耶已焚祭耶子由頓首謝
歸道上語翁歎曰士不過蒙被谷隱姓名漸減其常
也今以奎門波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為

穎寵乎故自子由驟用時適多事而翁謫之曰惟
言可以報國爾視爲視表章或具草使上之子由
吾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回曲保榮利亦不願其
子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來翁之
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賻奉朝皆弔哭
喪還赴於壘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既
達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爲時所痛惜如此子
由欲求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
盲於狀可也君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
者居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既冠入太
學文義益過達具中大書會稀少至君學安成後生
慕從者百餘人勤苦誘掖一雙口耳之習其薦第有

名多君門下此師不敢說也考官戲曰吾爲黃先生
取士尔嘗徵其舊宅將祈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
之則有光發其楹下或以告君君卧自若曰有是乎
告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視曰吾及見子字
爲構池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
賜第一入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持奏者有不
喜曰少慧矣猶實高第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福陽
縣主簿簡易賑宜民愛敬之辭監建康酒庫人謂君
酒卒務何得自岳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授明坐
楹下治之逾謹諸司更爲君一一俛受至當改官乃
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宜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
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君助爲善再娶劉氏送翁歸入

三子多由長也名由爲潤散大夫試中書舍人謙實
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甲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
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沁君坦蕩不爲限忽
遇人無新舊摺酒盡散財物到手與親交共費費丁
田供茹藥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
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日自莫氏往來寧
其父母退而撫茂風而不解也孫氏又死君迎父有
弟已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進君每以聖舍幼
之衣食君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久尚未殯
姑老二女幼乃政事君君爲葬死若養老者經營其
女各有嫁焉有文二十卷詞賦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
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 日朝請知

太府卿淮東軍馬使樓葉 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惠山冲佑觀張公行狀
公姓張氏諱秀椿字延卿温州府永嘉人初入太學
用忠簡公恩試吏部第一盧臨安府糧料院遷勅令所
副定官司農寺丞兼權給部郎官換工部 皇子諱
明州選爲司馬 上面諭曰卿輔 親王當如漢明
教朕也公拜謝會其具議者徙知湖州湖冰韓文公
遺化俗於屬自喜公做古以便今用州甚簡崇雅然
陋士民愛服徙刑行部費澄甚候迎累日不至公賦
詩称遠地井蛙尊以請之徙刑怒深文劾公公引詩
自辨上笑曰守臣不應罵監司即竟罷起知南劔猶
坐前議不行知杭州選人發入城邑開通博買無忌

至濫應抵負而唯此離切之禍移於平民謂之準把
公按舊法重禁越界來往者有至市則令都巡防監
祝訖畢各還剿查禁止公言都巡防與糧相持最苦
請三歲一簡官以資盡力土城纔四里高十二尺如
女垣尔且用板壁風漂雨浪非所謂設險也請發磚
石備接牆以明永久又指起貢院數延後進爲言科
甲可苦而向於李者歲多矣於是自總領以下皆爲
公宜留本朝公自以解郎署二十年故人無在者刀
徒外得光州自光西南行漸遠淮流而就岡草其樹
林叢石幽茂深阻恍惚隔塵世山如編屏畫卷數里
一合水紺綠隨山方折流轉大出雷聲細如中琴
瑟蓋江南名山水不能及而止人以爲海材沙窩序

着老幼莫也公上言異日欲遷邵沙窩久矣次遷之
易守禦使請積人心既固可以牽制可以進攻此五
利也請以城壁事付臣既而與商廷昌兩易濠州濠
以占地無頃畝之限爲後至冒耕不較也暨田成而
爭訟林起州縣往往有所左右公獨中分之官私厭
服以公斷爲法初公至郡謀報虜主析太清宮且窺
邊州人大恐定遠縣逃奔數盜公不爲動但遣承局
趙取子舍遠近安之亡者復還就和州公之在光
濠 朝旨建黃儲倉他郡徒改儲積立號名惟公置
數貯米如令軍校死必春善弓馬事蔡橋之光有司
爲公祠薙草爲庭除歲時率官屬拜其下其能實事
不具文而名義兼舉多此類至和首開三河復胡防

淮爾何難且州郡不敢合教甚無謂虜今日打獵明日巡騎率用千餘騎豈慮警動我耶此又世論異於人者也始忠簡拒秦丞相斥之晚明孝宗終不有軍報政公耳目陶染故雖列省寺無顧忌意連濟於外視後出捷起騰上無懷望心惟以承門系業爲事二子既登第誨請孫尤切書室縱橫與同卧起休沐不使踰戶限余每從公見其勤止有常節得言語之味樂而無荒未嘗不敬下風也嘉定四年九月

謚議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

三司宗國趙公謚宣簡議

謚曰恭既狀公之行上太常而承之博士當以謚

配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爲富貴沉溺而能遜
以保其節文雅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
也公遺時多故持節然童子周旋四方而感勵同學
居窮守獨之操甚於寒鄉寡士救民之疾若如飢渴
行惠利之政如嗜慾應鋒制變敏而有功強梗在前
不逆也自爲小官以至副務論事不絕進見上前
意贊而辭詳其所不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猶
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
其行已可謂能以禮始終者矣凡此皆載於狀不誣
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謹按謚法善
問周達曰宣宣德不闕曰簡宜謚曰宣簡謚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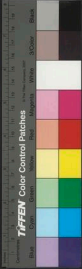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謚節肅議

讓曰陳非鄒浩任伯雨及公皆官不應讓天子特賜之蓋追謫獨變難之所致褒勅伏即敢言之臣所以示為百僚法也竊因明詔考見當時之故蓋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既召雪流人生死榮澤天下里盡復元祐政事而巨姦已改者猶偃蹇不自遜分總者日憚悅而為謀公與同時寮官御史隨其邪惡所在連安累疏迎鋒推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興由其身忘清王道奪回正路可謂壯哉夫君子之所以貴乎天下者以其念治之心異於人也惟念治之心而遂之方饒人尚嫉邪正未分如難阻礙起於其身不決潰之不止而或者乃以為不可力爭以激其勢斯患夫而不知義者之論也世言公羈置化

從步赴賊持角乞錢以為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
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為公感哉謹按盜法能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謚公曰節肅宜無愧謚

黃端明謚簡肅議

治身之義事君之節二者君子之極行也於治身也能謹其小於事君也能識其大而君子之行不遠矣昔之治其身者或忽於言動之細微而曰我能為其大者而已及觀所以事君則又或不能為其大而姑欲累小善以自免焉此德之所以不立而人之所以不成也故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黃公之狀言公儼然在重坐立有常處不傾側破情語默有常節不賦言苟笑人以為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



終其身雖在燕私未嘗須臾變也及再行謝年七十
除矣益謹敬不類重後生來見者禮對如大賓教語
必以孝弟忠信至其處也蓋八十有五而所以自持
其躬者如一日其仕當秦澹吧後賀慶乃生辰還意房
必徒居亦以迫我宜早自計時前使還者不敢言宰
相怒公公不為動自是三四年每進見未嘗不論邊
事慶果以欽宗來計出不遜語公獨請即發喪決
用兵策使使臣督諸軍及賊在江旁朝臣爭望東逃
匿公家人亦旦暮請公曰天子在是若等安適耶
比虜退家在成中者公與陳丞相稟伯而已虜後請
修好且責臣禮與新得四郡或謂實利不可干虛名
不足惜也公獨曰土疆一彼一此耳名定百世不易

識者非是王之望約和公又論之天中節上壽論
者以欽宗服降當奉樂公言春秋君弑賊不討不
書葬欽宗實未葬業不當作也爭之力事得楚後
范成大使虜祈請山陵公又言置欽宗梓宮而不
問無以盡人心且使夷狄窺我矣公之立朝始不議
論如此夫後慶慶岩脫畧於饑饉之外者豈非其自
善以為偉人名士之所為哉其備守卑論棄去天雖
與夫成大計當大事不敢堅決有退後之儒無辜先
之勇而以他小善自賢者尚多有之然則公之於治
身也可謂能謹其小而於事君也可謂能識其大矣
狀又言公為普安教授暗不與內知龍大淵坐為國
子司業特不奏武成王廟之章奉相率建官書佛經

刻六和塔公謝不能其孝友爲至夫婦相敬如賓與
人交恭而無慢而又收死節孤孫貧賤絕蓋公既已
識事君之大節則雖其小者宜不欠乎芥菜之守而
於治身之謹誠細微無不盡焉則推而達之固所以
合乎人倫之大義也豈非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而非偶然幸致者乎謹按蓋法堂寬不備
曰簡執心夾斷曰肅公之治身謹言勅庶幾文章以
恭斯宜處不漸矣公之事君得和議無難易必以勇
斯執心夾斷矣請誥曰簡肅於易公名爲謹議

李丞相綱鑑忠定議

議曰公自起居即極論都城水灾斥爲豐當而抗直
聲震於天下矣及韓離不采冠在廷茫然付從矣

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
以退卻然其留劄三鎮詔書等文真之歸而蒼兵以
防共再至皆爲同列所排不果用也 高宗中興首
命公自補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事河北河東
錄監守者建造張所傳亮往接接之乞李棗鄆以孫
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傳旁通問 二聖而無理
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輔亂政新復 租
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多機要使稍得歲年之
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鼓行入內地矣而雖
職因可報也不幸有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踪
外坎墾雖健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症
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爲國家借者所以哀公之

志而深楚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
披公以死被豈有所顯里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
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為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
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
責使之嗚呼當是之行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
走而乞和參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參賊虜
卑中國之人而讓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為謀詳盡密
而謂公為畧而味自以為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為輕
銳而善事其怙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為世所
譏悔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殉國為人望所屬者謂
為則黨要維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寇而牛京師者
為大策矣則公之負時於行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

何足辨哉願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損家而必
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
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目也何歟孔
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
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
稱者哉悲夫謹按盜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
定請以忠定為公謚謹議

銘

毋自欺室銘

禮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之道自誠其意
始意者心之發也黃叢林氏兄弟以各其室余推行
其義而銘之銘曰有聞善之意而疑己以不明自

欺也有為高之心而畏已以不能自欺也喜安於俗而不徇乎道自欺也未合於外而中莫之考自欺也其道甚大萬物咸取重賢之功我則與有如操斧斤以入山林隨其所斨積薪積薪蔚然千章披冒潤養愛莫能致投斧太息言既出之行既實之且且不遂我則畢之鷄鳴必且鷄鳴必雨其象則然孰敢余侮婦人之貞抱鄭空閨守妾求真匪誠誰欺咨爾弟昆敬事一心無吝無譽上帝居歆

存齋銘

符少神名其燕息之齋曰存請余銘未暇也又揭於弋陽之便坐乃銘曰

孟拜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耶

兼善所門如彼張栗告足倉困性因物迷心與事往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疑有為勿墮空寂是固無存觀妄為得性矣弋陽湖竹青蒼巖巖甚美水巖山長半迫征求下憐然若依其求存以作氏帖

睦山堂銘

周茂良居睦源家旁一里山拱水揖自成面勢望神洞白雲疎近巖故作屋廉苦草木修列余名曰睦山堂用其所當問學者為銘

地稱順佛之名居襲昆仍之資仁以合其扶濟文以光其後為堂之功始基而愈厚也學有本統昭然揆意未知之也後思研慮涉聞辨知而卒無益既知之也悔論庸類極治而未而終不遂強其志不弱其

質明於義不疑於善聖之言在前特進而驗成材在首
力熟則變熟使悟之寡淺無單傳之考矣故始終俱
有考窮達皆可獲也有簡婉婉有竹雅雅雅山之
尚啓來者

省齋銘

義為誌狀可為其友周慈成銘省齋凡五年始

克銘之

昔者曾子一日三省今子五載以省為請子悟何晚
我言已遲相彼四林側焉必知既有念慮胡為昏迷
苟非忠信莫以學為要虛洪鍾有特而發總總增陰
見此日月勿安陋習勿道僅說區區利心毋自溺沒
學已忘人人道幾絕推已盡人已則多關斧柯可日

志齋可別答爾周生念念勿忘

師立齋銘

臨邛魏華甫自牧者即出守漢席於是生二十

九年矣榜其齋曰師立而請為銘

人之喻聖實蓋匪夷亦或僅有而慮失時我材甚
我年孔富捨彼傳轍解為物降命以義知心非外假
至於不踰夫執禦者雖則云然有言于茲是二非一
必也貫之曾參之志淵水之怨浩乎兩間何憂何快
既見其揚復思其難一贊荷止無以為山卓哉淵微
大矣文獻式昭禮慶勿倦

陳德中老勸堂銘

老之將至夫子不知老之既至齋以伐齊血氣役身

萬世同過方性雖剛將老無情懷我良朋天與至得
未柱已借既老能勤勤於好學傷若不足往監歷歷
可慕可愕勤於為善況中有餘外利紛紛愈遠愈踈
如玉比德本性不劣學成圭璧義理孔獲其堂始新
草木華滋匪老爾伏惟勤爾思

松軒雙蓮銘

物之並解亦美於同銘哉程氏千指合宮其飲同盛
其飲同五其枝茂翠施術不殊自其高曾以及後裔
一本同生疎成局外有蔭松軒萬首聯祥一二未已
十百相將水有滿虛蓮有落開永同弗在杜榻大來
不擇不呂非陽非陰破齒出昏以大為音悲爾舍上

鐘銘

如夢自施各隨所聞獲其本心

青詞

代宋孝遜青詞

上穹皇盛既自明藏下人何知獨私恩造雖積罪以
致禍猶積哀而自新伏念臣少頓指膝老益抵及收
萬獨行庶幾引年頗迫初寒加之衝冒病侵骨膝不
利詢仲悼况拜之寄留豈衰殘而逢此顯虞陰謹有
暴天行從仕幸政刑之中治心失喜怒之節况方勤
於朴蠲曾罔遂於日時有一於茲足戕和氣恭以中
天之運總制萬靈極極之功慈故群而是憲方士修
設兵儀真悔應於微誠盡獨除於宿負惟衆呈之朝
極照耀為祥及太陽之比旋揮懷何苦皆堅晚節以



答鴻私

同前

請命獲全已奉生前之安奉，負心未報，謂逃死後之愆，尤敢再整於微衷，以不辜於往，願伏念臣先臣某及中年而抱疾幾與死，以高郵救療已窮，請求無術，願上蒼之降鑒，活餘年於將，願自知延，瞬息之微生，何以荅鴻私之厚施，而氣力索於自累，日月廢於困，所未吐，涸滅已分，存以重哀，既往之理，更負忘恩之責，皆不孝之所招，為無窮之大禍，過如可贖，何私盡胃之心，罪或許移，頌致遺孤之罰。

同前

魯源喪考莫仲寬痛之情事，往呼天徒負，遲留之恨。

以哭踊以自，迎瑞比誠而上，通伏念臣切切來，獲獲
靈啟訓，異祖供其子，穢寡少，放於天年，夫何胡露之
先，忍作黃泉之隔，吳穹降罰，由穿行之，虧遠，辱地難
容，願形骸之，預鑿神靈，何往，進恭，陳謝，具準料文，排盤九
之餘，無以見心，祈之切，恭，陳謝，具準料文，排盤九
閃艱難，萬死，惟此內哀之，潰敢干，清禁之，嚴庶幾，昭
拾以不遺，悲傷而，故賜則哀，矜之，慈無，施於，二考而
几筵之，奉期，莫於，生時。

代子設奠青詞

身嬰降割已無可贖之愆，敢許追亡，尚有自投之路，
伏念臣母令人高氏，蚤懷微志，備受多艱，經營其勞，
加大可考，豈不剛愎於晚節，胡為頌落於中年，遺骨

空行先靈阿往恍尋求而英兒莫彷彿以能通靈舊
宇安樓乞長為孤露之託如煩究上訴曲垂矜愛之
私俾獲依憑奚同存沒臣等精新有限哀意無窮

大祥設醮青詞

母仁子在徒想音容祝壽履應宜速影響伏念臣妣
令人高氏不登中壽輕拾幼孤速甚須臾死已二年
之隔索於同象曾無一日之還敢上謁於超升乞下
招其雄故獲留家字長奉香棧詔許降衷使肉既枯
之骨思垂復注益歆未泯之鬼

謝恩青詞

失母之酷不知所求籲天之哀自期必獲伏念臣妣
令人高氏幻身華湖天職故存素深兒子之慈豈無

感格疑有鬼神之祟致限幽冥幸賜大恩俾通宿命
乘化騰而來下指故室以言歸悲淚交橫何嘗再三
之誠忝嘗罔替豈勝如在之情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親慈永已矣比於人歲行不居重逢是日先妣令人
高氏本能卓觀風潮歷緣雖將盡以無餘未嘗恨悲
宜一真之常照豈限去來而茶等森徒徒深現前何
有慈陳梵設度扣覺乘肅延衆天普施群品彌滿叢
轍函蓋古今使妣高氏快樂道遠莫非淨土哀憐難
護不離當家作母子之正依無死生之異路其等不
勝摧切願越之

修海神廟文

衛公精爽可畏沈侯愛深獨通德李所專誠靈甚廣
積有傾伏之禮未加修奉之虔百賈會同衆心齊勸
突兀山林之上丹漆既新安妥江海之間風波不聳

建卧龍潭疏文

距城一舍有龍二潭千年頽壘四邑扁濤濤清無應
多稼常豐今將築築新祠然且不勝重費尺椽片瓦
雖知舉事之難粒米無金蓋報已荒之澤竹成大厦
永庇繁郊

修路疏

出門無礙方是通衢看此不牢未為坦道倦致溝口
實係要塗尚踈驚切之功難免煩費且意欲向宜電

做些方便湏是賦家發大慈悲換淨頑癩眼林中裝
見生功德般沙運石脚根下作穩實工夫指日而成
長切不壞南來北往何憂帶水拖泥朝去暮來不到
撞頭磕腦

蔭甘泉井

定裏有聞古禪之迹尚在邑前不改西山之味和甘
一勺匪多萬家俱汲豈以潤寒之食忽貽敵陋之羞
衆力所趨堯工肅戒既平無咎勿幕大成

新州講先聖文

重其任而輕其道專其學而維其施此為政者所以
謬於古而違於今也某知難而力則不逮然不敢
不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祭諸朝文

政刑予奪維曰吏治災祥豐歉豈伊人為思盡此心
庶幾昭答

祈晴文

始部使者下蜀郡祈晴而祈自十三日大雨之後膏
潤相接焚之未刈者殆欲芽矣將以十九日有溝祠
下執事宿戒陰雲忽開象緯清明京燕融屬驟驟
德樂平釜鍾困倉不空歲事良畢大感於赴急者神
之德恐於失時者民之情特請而從人道所尚先禱
而應吏懼不堪益求其衷以稱嘉况

祈雪文

降級之交大雪爛漫平地累尺而人以過寒為慮今

冬溫暖已甚楮有不穿之裘雖臘將至而近郊未見
白焉民又以疫癘告矣疾血氣之和以求時令之正
此神之休而吏之責也翁合凍爰調舞積粟在瞬息
之間爾敢再拜以祈

謝靈文

當庚寅之上謁祭晴光其朝晰步堂皇以曼瞻漸重
雲之彌起霰已下兮運止陰已交而以霽越庚寅之
三日續終日而並萃高差我兮特映速蒼茫兮平旋
袖寒日疾之閃踰沈麥苗之昏織獨國人而相語何
勝禮兮斯果事有時而適合物或疑於偶值維應即
而不溢尤神靈之可貴念欲報之辭足為以詞而米既

總司祭先聖文

古今之官不同而所司絕異軍馬錢糧者其事任固亦非今之所當忽也使其萬一不至於不勝其任是亦先聖之所以教矣

諸廟文

某使使兵食寄進舟楫惟神然相此邦敢不敬告

桐山橋雨文

三日為霖早氣清前日雖雨曾不崇朝未禱之候十尚三四頃然中神者行死狀潭十餘畝迎疊拜紛云一春天力甚憊凡此諸龍豈無感神祈雨解止莫知其因位尊且重惟王是扣大足大德非王孰田一以惠苗念以膏河海皆來始高標不祀哉昔述王家如響今得誰依勿忘

桐山謝雨文

廼五月乙酉雨晝夜不止百泉交燭千壑並至或松其前歌長以謠或播其後笑而忘號擗柱挈壺敬謝明德伊苗有稌誰稼之穡

送龍水還潭文

比者乞水歸自潭下澤未隨應衆竊運之迫切也之夕大雨驟至始於西方吹臺有失務恐有詩既而大羅諸山陰雲四合煎蓋累夜歸為巨靈鎮為重霖秋成在望一郡同喜神功不宰妙化難名而合境士民私愛過計方欲推龍功之所致論雨職之所尊保祐此方求來依枯惟龍不倦特沈顯發威靈自今以往有旱必告邦人當竭其力事龍無忌龍其塞之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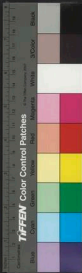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NSC812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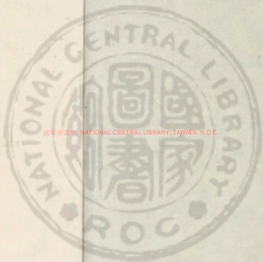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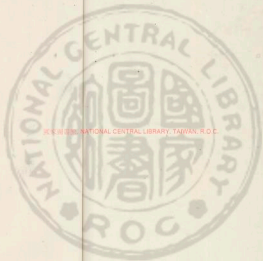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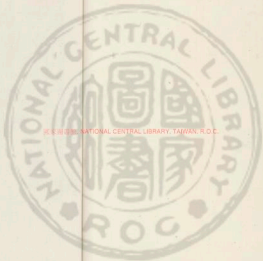
2025/12/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KEVIN ZHA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3052367 v.23



水心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書

與趙丞相書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其皇恐再拜上書大丞相閣下恭惟威集英之對山
林撲野言無可來相公時在政府實授異之使某由
此有聞於世雖嘗奉啓陳謝而不收叙道其盛戴之
私甫還里舍禍變不測先此頓首方痛苦號呼而聞
相公進位上宰獨荷重任天下企望以觀新政某又
不得以街茹荼毒之餘與縉紳群士同致其哀歌比
者免喪不死亦莫年矣則又以爲州縣卑冗之官不
宜輒通姓名作文字以干宰相而自取於潛冒棄絕
之罪益相公之經綸將勿在於政事之幾進退百官



在於人才之賢不肖其功業之著見在於民心而為
國家長遠宏大之規在於邪正消長之榮國非一
之言語能私致其輕重而某所以輕疎遠自非相
下者直欲自明其面而已相今日之勢非一
止露情款於相公則區區之義不足以自明打雷極
以疎遠自外為言者亦惟相公有以察之某之不肖
甚矣欲強學也而實不敏欲力行也而心不逮雖有
其志而才能不踰於中人輒嘗坦然而內恐望古人
而不可倣反也今者少師史公以得還之謝薦滄海
內之賢而使若某者獲與十五人之中主上以史
公之重判令寄察而使若某者邊在陞擢之數相公
出命廟堂招納英俊而使若某者得以收召而察其

才之所堪圖命之日漸汗悚及不能出聲氣蓋前日
之忝叨科第視其等倫已超越甚矣彼不服對某職
嘗試其事而遂職也途以幸進耳則不惟喪失名義
而飽日之法令事功疎拙曠廢將有面牆之羞以幸
朝廷器使之意而况今之武昌以格待次有問學讀
書之閑使不能補治其所不足而驟以未習之學施
之於用則必有迂闊不通之謬二者揆之於私無一
而可此某所以欲行而不敢也某又徒思念史公採
虛名之譽以足其所薦而已不必以為為真可舉主
上之恩相公之命不欲於史公之薦有所擇而已不
必以為真可察而某幕僚得試吏之勤將次有為學
之暇可以自守其義而無負朝廷器使之意則相公

不必責其當至也夫可辭而猶不辭則人必以爲賢
不可辭而猶辭人必以爲矯今未至於矯而有近於
賢則以相公長養人才之心而措其去就進退之義
宜不憚於教來以聽其所乞也故已具公狀申省而
又以其私告相公頌演皇恐死罪死罪秋矣浸涼秋
乞爲國自重

○上西府書

某歐專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五於今世最爲不肖。雖
少曾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闊自度無
以求知於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詣今者承
拾廢校將就離訟然而伏念天子明聖親臨明堂布
德施教開澤海宇猶懼闕之隱故不自得於元黃

下直言之詔招採山巖遺逸之士徑猶朴野之人凡
天下之大政神策刑賦之本求道觀法制之先後至
於宮掖之議民伍之情宰相之所未及行謀官之所
未暇言者咸行極陳於前然有所諱而某雖不自賢
始其學伏惟 執事英傑俊偉材智特異忠勇並昭
瞻以再期之年行數千里監守上流憂憂之憂今又
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下想望風采日觀盛
德益尊貴矣嗚呼無遠然則今天下之事非某誰實
言之非明公誰能聽之且盡言而絕利害之心與
言而未盡天下之利害非明公與某而誰望校極求見
左右略疏一二惟明公深思之無慮其闕古之所謂矣
維憂然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因人之未定

以收其權因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光武起於
聖公假立之中受期濟河華蓋相王威等未立又郎
禹納錢則收二郡取河北北漢罷天蔡仲西京其後
元德以推收之餘奇命勳野而舉維若崩厥角北面
晉武當是之府已為無復爭矣然孔明一起則河東
合批曹公奔逃劉璋失國連荆益之豪東向以爭天
下漢後漢與今天天下多才勇敢之士居於可以有
為之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或反以敗亡隨之者此無
也不能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流俗之習也請遂言
今天下之勢夫使民無嗜戰之意而亦無畏戰之心
外可以立功而內不失為無事即後出鞍馬之勞而
坐收三代財賦人之獲此豈非今日之所賴哉哉

夫御藥於喉喉而愈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所賴然
也然而實難自唐末五代之禍天下生死於兵 雲
祖因人心之患者削而後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
以定燕代而不果 真余幸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
不聽乃反懸幣賜金自詘不救以懷服之至於 仁
宗速事以懷兵不敵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
親疏然為上策 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為正論此策
喜之幾成乎大之詐妄然自以為為仁義之效莫能易
也是故元昊 高繼 賊 計其攻武營備是以本
首領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於一
方有警天下震動明徹日奏無戰不頓天子為之憂
愧太息 昔鎮無然後少安矣 寤 竟則謀 走臣

勳色相與以為萬全不自知其和也畏戰勝勇之格
於其成矣快其武捷於擊刺和於兵革速悍而不反
若秦人之末世固為非也彼一切不計以求苟安
固如是乎然存元豐之徐給稍變其音思有以振起
之然天下之心終以不厭至於邪正相非朋黨相援
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變女真小開秦鞬踞踏易水
長驅吳之地如入晉之鄉所過屠戮郭郭不可
勝計而其父子弟之流實伏地不敢怨若無復有
血氣之如者又死乃之以列淮之守四十年之辱
也故教今天下大義之明起身之使偷情耳目春秋
之作小雅之齊鳴矣

之士學於聖賢其固更甚剛心勇氣無復存矣就事
以為今日之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弱而慕西北之
徐鼓思退之卒而戰自奮之兵挫賊心之志而樂簡
策之捷求驚駭於千里抱鼠璞以博價比智士所以
寒心雖然始亂無常勢成敗無定謀利在乃旋
於神事或功立莫識其門弱可強也怯可勇也履直
之盛戰已歿之師勾踐之期在毒亡之國則令之民
秉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然而非其人無以使出
非其言無以論眾其名不正其辭不順難作於色發
於身天下猶未從也易敗者必以繁弱至望者必
以歸必以朝佑之輝莫能名其焉而唯對其美則高
金之直可垂矣今也雖然陳於前人獨遠之而不顧



者何哉且今天下之患其深大矣嗟者某不敏也
也言其所易知而最甚者亦有三而已朝廷之上
儒生之論經仁義之學則相與疾賢者而不使自守
以高世為人詭道以從時來就讓而視者蓋半天
下而名實之辨亂矣夫事有逆順命有禍福為者未
驗或蒙其此此特之常也而天下之人消沮其
以為不復有所就且上有後九朝矣中國之心帝王
之盛衰也而宰臣不能將領聖慮左右推挽無有
成而皆以為當一切無事而已君子則拂之以求名
小人則說之以求利積此之患其本不立其末皆發
矣天作水旱地為溝澮非良農之疾也惡賊之不除
螟蟻之善政則后稷亦畏之矣醫者未論疾之虛

實而先察其受病之憂慮在於此伏惟執事誠有
於今世乎方明主虛心以待執事者宜無不聽則當
百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然後
收砂散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論和同之
論息朋黨之說據威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
以紓民力廣武舉之途無限其任保多制科之選無
必其記問貢州郡以為士則士林之氣增委諸路以
擇材則士卒之心勇四分上流之地以命羊裘之師
擊其荆楚之如以求宛洛之結仍舊兵之數以嚴蒐
鍊耕固屯之田以代軍輸餉同濟之患無曠江南
之野重葺諫而任制史崇館閣以親謀諍遠儲佐之
材分幕府之寄凡今之急政要務不待朝夕而行之

者其大畧在是矣而委曲細故皆足以兆治亂之端者又不可悉數則又在為意以求之乎心以思之人效其說士程其核則無遺矣行之不可以不公守之不可以不信受之不可以不廣變已成之弱勢法方至之三患推之以年數也而必康之也聖王之為周有不論矣自昔中興之功江左之策蓋未有高焉者也雖然其所以行此者則又有三焉一曰滅二曰賞三曰罰夫變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拘乎一身之喜怒是謂誠心之功求人心者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疎賤之醜是謂實心之功過明心之惡加之寬理之教而讀其忠近之身是之謂罰執事佐使致之位而位可為之特前曹房杜之

流非有他也為之而合行之而至矣其之於執事未之見也執事之於其未之聞也而深言當世之故遂至於此宜若狂且易者然今天下之士其不以得至於公卿大臣為悅者鮮矣不以得至為悅而以利言者鮮矣不以利言而言能盡天下之利凡天下之執者亦鮮矣其不佞自以為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且其外不至於不當言者是以遂言而無懼狀惟執事思其所以處此而一賜言之否使執事有以慰天下之望而某亦不為失人幸甚

寄王正言書

某再拜人之所以貴於君子者以其存心也心之所存高出於道德卑弱於功名旁達於技藝而微極於



幽遠舉無非是心者蓋亦博矣然大要皆以社稷
民爲主而一身之利害不參焉自昔唐虞三代之君
子隨世執功因事用力其存心有大小故所成就有
厚薄不可掩也孟子曰有事是君入者以事是君爲
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
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夫所謂天民者
吾不得而見之矣視今之士崇飾詐巧造作成敗
則專利於己而急則逼過於君自以爲身之用舍死
與於君之安危則猶未得爲能事是君也而所謂安
社稷者尚安能之乎夫利有便於民而決爲之計有
所不合於衆而勇行之昭然號於人曰此吾君之所
欲天下莫能違也然術與而民怨計行而衆誹社稷

危矣而君誰與安是以昔之君子言不苟徇必依於
道事不苟悅必顧於理其所以慨然而力爭堅守而
不愛者凡皆以爲社稷也社稷苟存而君尚誰與亡
所謂社稷臣者必至於此然其于君之所忌嬰禍之
所暴亦已甚矣時有變典道有用舍不能以盡然也
君子於此則亦盡其心而已所患者才不足以副其
心而道不足以周其才果於靖難而於天時人事人
情物理之微有所未察則不免以其身與社稷俱危
其發而不中而爲仁人義士之所哀若陳蕃李固之
流蓋患是也夫由其前以行其志而又思其後以全
其功亦可謂難矣伏惟執事才高之剛果學術之正
大議論之闊遠脫身毫末中間闕草棘來見天子論

策官時值朝廷有大發置立政尚上語移觀神卷人侍宿股探夫氣當是時忠義之氣蓋天下及其弭居田野一室蕭然不聞國家之論然發言措辭陳慨明白語及社稷事輒憤激流涕其於飲食衣服蓋有若不得已然者聞之於人以為今之君子未始見也嗚呼非其心之所存何以及此某一生多難學爲世嗤嘗將去甌閩之上鑿井築室有以自老於今天下之華無所復置其念矣惟其深悲於孟子之言而有感於執事之意故所願有謂焉伏惟執事安佚以養其身和平以養其心發而中節以養其言崑崙之夷砥吹皆盡則所謂良王者可不深哉而自愛乎昨丹行過秀州瞻望君子近在咫尺有病不能自力既去始

大悔故一作此道其區區拜見無期惟千萬爲國

與黃岩林元秀書

上覆元秀園材二兄尊女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忽領來教慰善不可言也冬中疲沓伏惟侍奉有相專履萬福候官事簡而園中餘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此但益入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自君舉要覓福俸其有此說渠不以爲然今亦從此論也添劍奎已畢否且喜園材親事有期見從黃岩來者皆云園材近日學問之規模甚嚴而此訊乃不曾說及何耶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不知曾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類直於登利而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牽論於寡淺決廢之地此



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同爲流俗也與二君親厚
非後他人之比每顧相乘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
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應試俟到官不啓不盡
力有即報矣或因此得早來吳中豈非幸會改習尚
書甚好取人差寬又肯力耳某今歲家事勞費又倍
於前有所謂久之無間然者外間之說是誠如此然
二兄未知其故也新婦曾有娠數月而失婦女兼後
生當此艱難百罹內外極覺無意况但業如此無可
諭者浙西之行已取此月二十八日就道臨期轉行
李於妻家一宵鄰舍火作生生之具燔燹略盡尤可
嘆笑也禁行役兼之災變頗後撥死未能別有所言
以到吳復作書萬先生事曾爲泉先矣恐未易集奈

何老元不可不類惠書餘祝自學不宣

吳昌文書

季初因章端叟到發草草附一書計頃呈微自後缺
便弗獲嗣遣賈芳庵問仲夏節時伏惟謹按雅容神
共高福某投從僧舍凡百粗遣應酬雖無觀書之暇
然亦務索居也去冬之書解自陳道大抵以乍出坑
谷忽見天地日月不覺欣躍驚詫過於高快自獲報
報益用力焉向乃知天地儘大日月儘明緝熙工夫
無有窮已矣智愈崇其禮愈平向時平實之語乃今
始知味矣更誰有以進之不勝願俟同志林百順依
君舉兄爲等志况頗堅平時談叩門牆而不可得想
今已獲趁拜會家與進也未由親承臨風耿耿

戴少望書

少望兄足下奉別忽已三改月。營望日來伏惟
起居佳勝。十日。前及陳傳良。遇於黃岩。說足下。以此
月初三日。行天下。求世外之道。欲拔書已。無及徒
益。恨恨。昨日。里人來知。尚因。神未。采行。始在。韓文。時
要聞。少望。此言。心謂。誠耳。不該。誠有。之少。望天。下奇
才。於今。世不。過數。人。造物。者所。在。惜。奈。河。以。必。得。變
一。不。當。意。遂。為。此。等。絕。世。自。好。蒼。莽。不。可。知。之。事。驚
驚。惟。惟。切。計。諸。公。已。有。為。少。望。留。行。者。若。猶。未。也。則
願。進。其。悉。往。時。陸。惟。忠。學。內。外。舟。法。東。坡。先。生。謂。之
曰。子。神。清。而。骨。寒。其。神。可。以。仙。其。寒。亦。可。以。死。惟。忠
學。之。每。幾。成。物。輒。有。以。害。之。矣。曰。吾。真。坐。矣。而

死矣。今為足下言不可出之故。不但寒耳。古之至人
未有聞也。未有行也。必疲筋骨。極精神。甘戰役。甚至
海。致。龍。冒。鋒。鎗。竟。其。死。而。不。知。倦。然。猶。有。不。聞。之
而。不。行。者。吾。料。足。下。是。數。者。皆。不。能。盡。平。時。揀。束。美
便。斥。棄。酸。醜。尊。天。人。賢。兄。佳。愛。故。曲。徇。其。所。欲。耳。步
行。至。十。里。外。足。弱。不。能。前。而。交。非。舟。車。不。能。越。脚。將
遂。舍。之。而。去。道。里。甚。遠。荆。襄。江。淮。土。俗。嗜。好。不。同。東
浙。即。不。幸。一。日。有。飢。寒。奇。苦。之。禍。風。雨。霖。霖。之。氣。寒
而。寒。之。疾。病。且。作。旁。無。親。黨。藥。物。不。至。則。為。之。奈。何
無。乃。賦。其。所。愛。之。身。失。天。生。賢。之。意。寢。於。賢。母。兄。之
望。乎。想。少。望。一。讀。至。此。可。以。遂。釋。前。念。也。列。仙。者。必
用。心。於。寂。寞。為。學。於。無。為。已。而。道。克。其。中。大。發。乎。外

是以旦暮於兵越之區飛翔乎秦漢之郊縱意所知無留焉者足下猶未能充也遂肆然發之換取其名而不思其難恐力窮氣盡則必有候之者焉故爲少望計當杜門端居危坐深念時用參同契九篇之老氏道德言以增益其所未定道引閔節并闕思慮以遠去少年之習高人長者當嚴試而至矣僕若謂柳子厚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與使世之君子呼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惟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以異耳極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又獲子厚之意救世格之夫正諸子之非明聖人之經是所期於少望者鄙言可聽不可忽處行蓋矣寒官惟享白

答少靈書

恭維臨多難自少担開義理之大方所願守常道不踰乎中庸之德雖其間氣質有偏不能盡合然要當修爲充煥勉而中道每見少嘗厲志篤意欲一日千里未嘗不贊嘆及見少嘗欲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徑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又未嘗不太息也凡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者世間常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交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通達無間而可以顯仁藏用者故孟子謂不待文王而興此其所以願望於朋友而少若若不相信反以不肖者爲

隱藏埋伏不能盡切差承磨之道此其之所以疑懼
而不敢深言也夫不能共由此道則當各行其志而
已至於以機變為經常以不睡為理藩以窺測隱衷
為義理以見人隱伏為新奇以欺誑不可為求為道
途以多所疑忌為先覺此道德之棄才也為之必不
成行之必不遂遺書之懷抱以長游見理之明也
遂非故不顧少管如此而不敢深言也若少管者然
相聽信知此為忠愛之極歌勉之至只隨常理有日
新之功孔子所謂吾為爾宰也則及矣慮意難豈有不
相告之理乎少管既未能從人而舍己又疑人之不
相與而以為外已所以枝葉橫生意見多疑不得與
一世之賢者遊於大中至正之途實非鄙野之人敢

有自外於門下也更望深思詳察某已取此月二十
九日畢親平生雖不妄適負人然就省約中亦自有
理柑子已領規錢二十千謹用回納窮乏苦寒千萬
為學自愛

代人上書

某投迹山林君問歲久今者柯棣漸罷又當造朝方
明天子登拜二三大臣作新庶事以圖中興天下更
易觀聽庶幾成欵少補萬分而某昔者盛年志銳善
論世事比及晚暮心志彫落又以未嘗施用撫已自
疑輒有所聞幸垂采擇蓋天下之計遠有在於疆界
之外則不可豫言近在閭奧之內則不足深論惟其
壻垣之固障蔽所加若舍而不營則內外俱衰其或

經畫稍定防變既周內可以安國家外可以滅讎虜
詩曰自室徂基自羊徂牛鷺鼎及鬻此言行之有本
末而施之有次第然而當世之士於几速者則或侈
大其說以爲奇於几近者則亦奇碎其辭以爲切至
於所當後先衆所共知則反以爲古今常談文墨之
舊事因循掩覆受患已深誠恐垣墉頽圯障蔽有缺
空言曼衍至討莫施則天下之事所損多矣伏惟相
公留聽而深思之不以爲慈憫而無取也游士大夫
爭爲恢復之說久矣言取事者則曰取魯取齊言西
事者則曰取秦取魏又自淮直北以至京師自襄陽
指武關齊河中以控函谷甚者欲遠間刺招燕戶結
臺燕繞海後出以結遠夷藩落之援其日夜思索惟

心不精若此者其所謂在疆界之外不可預言者也
天下大事廟堂之上當有成謀豈容紛紛苟爲虛語
抗顏高議朝往暮隨無所責成徒亂人意勿聽可也
若乃與利之臣博對之日所謂闡浙湖廣之間更勿
茶鹽稅役之法至於創建官司網羅遺利鑄山煮海
無所不言向者禦盜之畫適及內地烽燧相望烟燧
無益禁以爲若此皆皆關輿之內而不足深論者也
朝廷法令之大備每患太煩利已窮盡不可損益舉
其大舉惟在弔民區區之說謗刻過矣相公宜聽而
置之不宜聽而行之也若執此二端已得其要則規
摹可言政事可修惟是垣墉障蔽之地未有謀畫夫
兩淮國之牆垣江之淳蔽也宜在邊爲防慮嚴設捍

衛而觀今之所以措置疆界不知其何故也三國爭
利南北戍守尺寸之地莫不建城築塢坐分受告今
其遺址具在策書爰自通和之久例作尋常州郡一
差遺慮楊置帥僅存虛名列城具官享祿坐食其間
貴人子弟因緣請託遂為饋遺誦誦之地不惟措置
未盡其術而邊政日以弛矣且夫障蔽厚則室家完
墻垣固則外患息詔與三十餘年江准無一日之政
故逆亮驟來而江左震動人不自保此誰不固則江
不安之驗也且其地廣人寡平野奔然朝廷屢議勸
耕固嘗經理大農田之政非有他巧止在委任朴學
英茂才力之士堅心盡心若民得安居土壤盡闢則
有增稅之利若官自募人耕作則諸米倉穀倉廩盈

積可以待外敵之變而無倉卒艱匱之憂前人施設
皆有成效今但止於閒遣命使或乃暫付守臣至有
給空名告身奪農人牛具犂伐之地草萊隨長立意
苟且兒戲是同信妄人之浮言求一成之定計如此
則其土不可得而食民不可得而居噫要不可得而
守黃藩籬以安內地其勢不可得而滅也故願相公
惜之重之不以為常人之所共知而如慈不以為朝
廷之所已行而不謂當別為修葺參考古今選擇
能臣等一委任至於二路大帥不可止錄虛名無所
節制必與支郡相臨相統費令料理廣通士馬防戍
招懷撫納咸聽號令雖不能盡如前世舉以付之其
人猶須久任五七年之間俾有績狀乃令代易若乃

初耕之策不可外選使人容寄其他勢力孤弱心志
蹇率難以貴功易以敗事惟當精擇其令禪粥十年
自然土兼盡闢富實可考如使幅員千里粗有成規
隱然垣墻外禦宇密自此而帶江左固無可慮自此
而北中原然後可圖聖上方且倚留於二三大臣欲
令見功成筭近在歲月惟願功賞而行不至汗漫而
無統也其來下郡聞見寡淡自念不可以見相公而
爲是書生之談論固不足以動心而投慮矣雖然天
下之計有決不可易者則又安可諱避而不稱一日
有事起而謀之其可及乎執事母以督過幸甚

答劉子至書

寄示新詩吟玩不能暫釋友朋間皆傳說蓋

抵驪人之後占得大家數者不過六七蘇李至更
信通作一大家而帶蘇州皆燕有之陶元亮則又盡
升衆人家具而獨作一大家者也從來詩人不問家
數大小皆模可謂明蘇州縱極力做像終不
近似惟書詩中有數首全似淵明者江淹作淵明田
居語若類而意迥全非今子至以平日研精之深一
旦悟入自然得其七八可謂古今至難之事若由此
進而不已渾脫圓成縱兩大家真爲盛矣近世獨李
李章趙誦中華力浩大能追古人雖承平盛時亦未
易得添子至遂謂如天機自動天自鳴不待雕琢
益此地位則其不然如子至得從來下功深之力有
今日第其間尚有短之未整等語殆未明淨者以下

功績未深也若便要放下隨語成章則必有退落反
不達刻也
內外而忘也雖淵明詩亦自有工拙絕好者十居三
四爾齊州府面多却儘應副得過此亦他人所不能
知也其間曲折非紙上可盡

答吳明輔書

往陳新老言其表弟商甚少文墨穎異超越輩流思
見未幾也忽承枉示脫翰燕惠篇什意得新語特工
韻趣特高遠雖昔妙齡秀質其終遂以名世者不
過若是何止超越流而止哉慰甚幸甚垂論道學
口實真偽之說書惟學遠忘務時敏取修乃來允傑
志道積于厥躬言學修而後道積也時自就月將

學有照于光明佛時存有示我顯德行言學明而
後德顯也皆以學致道而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
於近世隔者其意曰宰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
獨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
志於古人當以詩書為正後之名實德真毋致辨焉
更與壽老講求之可也時將見臨尚俟聞盡

上執政薦士書

國家之用賢才必如飢渴之於飲食誠心好之求取
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獲惟恐不盡及其辭德之餘
嗜好衰息方復調適來求和劑八珍折鬱而後進勉
強而後發其不棄去者寡矣故上有失士之患而士
有不遇時之悲至使官職曠闕治功凌夷雅俗羸壞

遺風不接由其始用之非誠心善人之類遺賢得而
散漫也竊以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
強可以卓然當國家之用者宜不為少而其間雖有
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實積蓄而未蒙登擢亦有已罹
憂患恐致沉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以一疑而傷舉
信用浮華而傷實能又况其自安常分無所振撻接
殆殫年未絕榮進者乎每一思之深切痛悼伏惟
相國公晉當國柄所宜察機竭欬食之勞體盡誠好
士之心懇求力取博選並用以爲國本民命永遠之
地以報明主之遇以塞多士之責某等免聞所親不
相爲比所愛不同爲私疎以公相信遠以我相昭昔
少固奏杞東平王香馮者大人固爲將才不專籌浙

而考妣之喪伯爲季吉甫疏三十士吉甫藉以舉用
而當時有然稱其得人某等蓋前朝列叨竊祿食常
愧瞻聞短狹知賢不多無以得荷萬一不勝斷僥謹
自陳傳良以下三十四人冒昧以聞伏候除釋
陳傳良劉清之勾昌秦祝琛石十文陸九淵沈煥王
謙壹誼章穎陳煥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
祖檢石宗昭范仲輔徐誼揚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
蔡戲岳庸王持游九言吳益項安世劉翰舒壽林鼎
袁春廖德明

奏薦滕賢良

臣聞國家之求材因其欲進而與之進則臣職修因
其欲退而與之退則士節勵二者皆於治道有益而

退為難能臣伏見平江府布衣勝表惟知三省樞密院事東之孫少有絕識文行兼茂外示
對酌世故勅中機微淳熙中以賢良召闕試尋通為考官排沮孝宗惜之降旨再試會內禪而止比歲近臣又如論薦士人歎息以為近世科目淹久無如盛者而歲暮清自樂不競不迷年踰五十絕意仕進肅然一盃甘於退老迹其清哉可以範世臣息伏望聖慈念孝宗延登之勤嘉成祿行之久特賜一處士名目以旌冲尚臣于池天威不勝榮懼伏候勅旨三月一日奉聖旨賜庶靖處士

啓

賀崇丞相

伏審凝毅明命節寵陟止當崇杜所臨獨當眷貴之厚臣工是式敷幾觀聽之新伏惟慶耐國家若指治本灼見俊心考其盛衰之原必闕用舍之際三傑未臣於高帝奈項方爭十夫既異於成王商克斯剪雖異世每煩於與嘆而並時嘗患於不遭惟管仲之相齊與孔明之佐蜀皆以偏隅之地生收強霸之勳蓋上之相信無納鑿之乖故已得專行有符節之合事固間以儒陋之學功不逾於素定之謀維時真人物興昌運至更元宰躬勞赫而不庸夢想天民宜稷契之自至伏惟茶官器鍾高岳之厚才配唐虞之難從容頌亂之中有如湧躍功名之會勳中事幾昧坤順以承天躬謙勞而接下過樊子男之版入均鄉土之尊

漕輸丘淮奔翰吳楚摧秦華近密契聖神地官兼宰
貳之隆政府歷東西之峻未能獨任容有崇於設施
命以仔有固顯示於德行方今內康四海外總大師
劉晏得君財苟匱而何患吉甫注政官筆冗而自清
欽聞卓異之居一洗因循之陋於衰年自奔欣幸茲
深外合縉紳之公言內慰鈞陶之私願不腆絨旆之
敬莫伸庭着之儀况喜兼懷敷陳矣既

賀龔參政

伏審獨由上旨參貳國鈞渙號初頒交愛仁人之用
粵湖肆舉益振本朝之導伏惟欽勅初觀賢俊之所
立無如出處之最難自其養望於具僚之中則有致
身於上竿之慮苟惟連志建國無窮之基庶幾將君

俾民與被其澤自期甚厚成功罕聞時益變遷既乖
所學之素事乃後委或違應務之周而又氣不足以
行其言即不足以徇其道龜勉積操沉酣奉身功名
之垂道云邈矣社稷之因何諉焉然物之萃者勢
必升陰之剝者陽必復天地交泰君臣會通是生命
世之英出任天下之重某官總持而道大於備而用
全元化運於四時莫測機緘之際善馭調於八駿靡
勒銜勒之勞屹然公輔之資蚤著諫垣之日惠流舊
楚聲冠中都民具十年之瞻帝求一德之資果發大
議分別忠邪多舉訓詞旁招俊又豈徒因陋就簡廢
制反於漢唐之餘必將用夏變夷復厥緒於祖宗之
故守超蕭鉞大布魏術茂頌參御史之僚老領備郡

之茫茫其遠深愧大夫之從斷斷無他尚冀黎民
之保怒聞新命喜倍常倫木德方孝水行未珍伏乞
為時自壽少尉羣情

謝宰執登科

羣士並進未知孰賢特恩所加忽為異等下有慚於
朋友上或累於朝廷惟先王度德以任官司徒命鄉
而論秀必使行義已著天下豫知其入然後率服肆
頑國家始賴其用固無以動世俗之耳目斯可以為
治道之楷模科舉之與古今殊制考之以無所統一
之言語寄之於不可測度之權衡華人不求惟善是
擇雖復方州論薦宗伯選掄以至親煩明主之尊極
訪大廷之問防隈最密謂非不肖之可容條對甚多

無哉實才之出此猶且士無定品家有美心方其想
望於進讀之時則處於博學之際曾莫識其女守連
超越於華流市井冀驚卿黨夸耀習慣既久見謂謂
何況如某者少經歷於賤貧學不專於師法尚尤未
盡操仕為難身以私自退藏甘心養後之賤役無田
里可供公上之求雖龜勉而應書每多皇而却顧不
謂錫以過分之寵校於偶然之中集眾人之所榮為
一身之享愧始迷弗悟徐揆駁由北蓋伏遇某官臨
假于得左右皇極聖賢相遇持守恭寧之基忠孝成
風力行寬大之政思皇多士咸造在廷以為篤意於
舉賢未若無心而得段遂令九陋改此叨瞻某不敢
恃以自強因之有立進觀前輩之盛莫匪能臣之流

豈伊敷甫可踐抗綱尚庶幾於十一以報答於萬分

上趙運使

文字為官已逾望始邦邑至重互喬命書稽恭功緒
之成周知貢賦之等上嘉計使或享民生伏念某自
知之愚舉世無取少而干祿本場奎之空文誤薦虛
名覓周秦之轍史未嘗試吏自靖便親假陳陳之若
斯蓋超躡而已甚然而州與甸官之外地當觀粵之
窮取金於山差鑛錄之既隱食鹽於海莫滋味之不
充善政不施得財何所此蓋伏遇某官身為權量道
筦盈虛益下而惠之以仁正辭而設之以義督六飛
行幸之所而供應兆之原國取具而人不勞生者衆
而食常寡是用發舉官吏肅振紀綱不專責於有無

姑務戒其苛虐坐令疲瘵盡力無餘昔周三監既
有得惠之道猶惟濬使殆重勅奉之惟古人與稽何遠
之有

上芮提刑

外君之始領郡過後延見吏民周覽風俗共推大使
繫時上臣姑願察其愚衷敢自飾於辭令伏念某少
而朴陋多憤慕文迄無寸長可當世用頃叨中秘之
諭定許以便親而告歸休其數年之勞假以一城之
守蒙恩若此思報謂何然而以歲計功曾何日月之
積引經泥古不求法令之師觀為山谷之生食於草
木之實嗟稼抗之與取尋刀斧而相仇仁義未明竟
枉交病息爭而治無訟為難此蓋伏遇某官首公以

身性義為質弟兄師保俱為天下之望人門戶機刑
方觀天下之論道周行江漢親至鄉閭比出六卿獲
便三輔深知上意之所向常持中興以與民宜惟伏
念於凶辜蓋管致請其官禹有所庸頑敢不奉承助
成必世之仁以靖一人之獄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張安撫

載消良日祇合左符受要會於司秤上起苦於大府
顛憂忝冒有愧起承伏念某學朴而無奇行訐而遠
俗圖書之館博或採其虛名民社所關切非利其所
據乃眷古括為今近刑文物警名沛廣已久山川風
雲夷險不除匪其洽而難通是以淳而寡訟哀此淳
獨稱寬厚謬無幾從容有補萬一此蓋伏遇某官逢

世以恭保能以讓先王勤勞固已載之華冊後
著故蓋大其盛嘗為帝信臣嶽國東屏象子賢
天日之輝容錫有珣戈鳴如鐵之重勢豈惟留極而
人不忌抑亦民信而政易成矧是為城有不威德蓋
方伯之職王政相維世室之廟所見者遠較其不逮
恃以自安區區之心斷斷若此

上韓提刑

誤頌恩典弗量智力之堪方懼譴訶已及政刑之謬
有嚴王命肅告使臺伏念某才短易窮事劇難勝日
頃塵於仕籍久叨領於書林忽被擢除莫知事本惟
去今制時之要而經術飾治之餘二者之間又為難
居一成不變無乃過中眷惟山谷之窮民亦有父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善意爭訟差前可使向方報證過多祇傷和氣
如不肖難以論茲此蓋伏遇某官以義行仁本學及
物天安仁怒宜委重於事權世故通明莫致文於欺
罔王都而近浙水以東德萬維民動息符命方見推
之典莫稱破省之所親友多侵官人則矣罪仰壽寬
大粗免滋章操造父之體尚疾徐不失蹈公輸之規
矩巧拙可施過此以還未知所稽

上陳提舉

昨奉詔恩許承人之拙無他斷或不能辭惟日之良
上事如式伏念某學無通變之益生稟運鈍之資並
仕之初以身自效悔不更於州縣已叨寘於朝廷行
誤釋以及茲恍不知其所措因是古括素稱陋邦全

鐵所截有山脈夷而三患魚鹽通暢仰海潮祐之心
餘分財於鄰無他自食頃言捕報之萬一敢復聚斂
於堯蓋此蓋伏遇某官城明祥和剛毅篤實大音不
震律呂既調元氣無私草木自遂有懷乾道之御史
上繼先朝之巨公信道益堅得名甚寵臨遣之際上
意可知蓋京邑之為恩深根本而益厚愛惜官吏使
各極其所長調器簡書非務出其不測况辱承之
舊倍深傾盡之誠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李簽啓

伏番顯臂制命案總樞庭儒者得時天下幸甚切以
右府本兵之地六師平國之威制牙璋玉節之符蓬
熊士虎臣之用知其策豈必將難任而易疑說以勳

庸亦或邀功而生事繁上按舉條時前張得觀前世
之用人無若本朝之中道肆擇通儒之使使知來義
而養威權於遷改之餘故其更變而明審望實既著
森究自消然以仁而逐其謀名文而當於武兼茲二
任砥惟艱哉自非才德之全於寄安危之大其官易
簡而知險阻清和而化寬嚴赤壁黃檗上裡寫吳豫
章文梓表立明堂廷爭北顧崇純忠之外若燕居若
扶藜沈勇之內昭赤心佐王華髮在眼甄才冢宰九
等定人物之評勸學經筵六藝致帝王之用除書甫
下士論已師謂當愛進之時匪特進遷之舊宜更新
於百度以震懾於四夷其比擬周行寄陪末議忽聞
超序倍切忻愉益神其在於不爭而太平見於無象

式欽奇畧自對頌齡

與交代啓

講學立國居林論交之素佐刑畿路契教長事之先
在疲懦之所蒙固依承之甚幸共惟交代某官屬賢
方雅才識敏明恢舊德之名家擅能官之美譽宜膺
專任快剖決以無留尚俾萬人豈徊翔而有命既雙
申於疑獄乃多積於陰乃發迹自茲亨途何遠塗作
至如某者未堪從宦徒沾策名叨被近除非官序之
當得俯將就職遺分義以自慰智者之後利而因循
拙者之初鈍而難習或可施於警告願勿棄於踈庸
方戒寒凝倍履德履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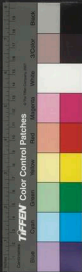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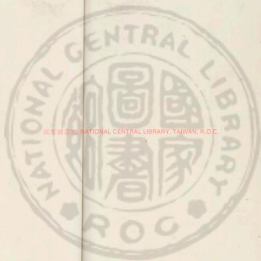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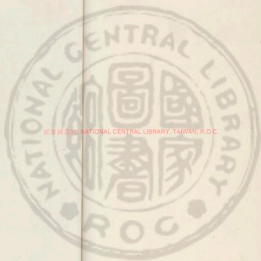
RENEW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EW YOR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h.v. 876324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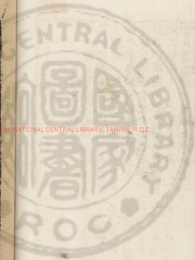
祭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華貢黎諒編集

前集

嗚呼鄭公官雖不為殿而未得要地以建明年雖不
 為大而遽委慈親以先卒在物理而不憾抱此履又
 安詰一人為善福及彝倫至其死者固可於存豈
 人之儼多致神祐之靡專自死自生感壽或大惟其
 所遭莫適控告嗚呼哀哉歷觀近歲賢者之志各出
 其力以救斯世然而實有厚薄意有尚異疎者受侮
 剛者見忌上下之交不合君臣之心問契感實王之
 誤斥難復豈於褒貶而猶淪謝誠沒不存一二匪推
 棟以折軸將喪明而亡類惟公頓正靜深處曠粹冲



不違其心不據其躬出處進退清澆毀譽誘譽言不及
庶幾中庸此馬不自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
持萬物之會通區區之心莫其處崇之愈憇年青之
日盛宜百餘而未已曾一病以阻於嗚呼矣哉某之
於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疎自聞公夜盡喘
夜吁非徒長生慟不可呼死生一決公其享歟

祭呂大史文

嗚呼語何必深論不故極使人心而有至則難言而
愈然細道術其難知超聖賢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
益不存之莫則首余之於公也年有長少之序輩有
先後之隔每將言而輒正意違、而太息今余之於
公也喪前路之斷斷、歲夢觀之軌則縱欲言而

恨冥冥而不自人材子離合世道予聞塞彼蒼莽之
吉凶竟無所考兮余亦安能至此而不感也詔興以
采聞卑見述士失常心頗錯自蓋非無家謀力止自
故公以生業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
於通和既微補以並納亦隨方而獨諺由是東南之
六枝起林岫為英為晉繼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咸
頽發而苦秀流蘋藻以筆瀾翠黍稷而饋餽嗚呼公
之施於世者止此而已至於不以記為博不以文為
富異不止於一能孝不明於編就事欲祈而愈精慮
欲充而無胃暢奉儒之異旨續先民之遺教月周孔之
業散而不迷禹湯之勿息而不爽若千載之有待又
一朝而求謬疑古人之皆然庶幾今人而何怪待哭泣

之可忍哉

祭石似之文

初英洛之破成宋義俊以濟眾及流風之欲泯忌獨
繁之勝與豈有然而後將英俊而自關公孤期於
南泉輒躬然而力齊途遙遠而禁止駕舟舟而難舉
彼為山而造天必噴喉而存續試組鴻於荒時固一
殺而得牽俄斥遠以零落更十年之間聞悅回審而
下招稍色逾而休嗣已從爇其遂通塞非中之所安
傲大易以突為駭忽寐之非還還勿兒與弱女少土
薄以資彈嗟死生之何常偶形質之居閭廟感木
滄滄以覆水於驚瀾思共評而莫獲居王旋沒以長

祭尚知錄文

宣仁諸孫貌宛氣平矣談豐腴膝年流汗滂於史冊
剖難釋微其長槓材存也不旋中以弱發飲食自辱
神明折衝骨也驚鴻人之利達惟力是求有所不能
誠天降其狂君公謂公宜得胡亦莫遂愈資余毛
誠東道官數稜峻垣幼乎天者為此一推我塔門下
弄走朕阻今為長辭東對清醅

祭趙知宗文

惟公履問以果政善惠備一時奉使之賢軒輿亦邦
族事邊使教為近世同宗之首至於愚慮狀實皆有
益之言服用無極無私積之富碩瞻遠老存者幾八
尚其苟耆末以引翼遠聞碩肯徒切摧傷矣然一節
於此求訣

孫子師尚書文

嗚呼淵底之救山上之苗崇高易為昔者貴論其遠
不然沉下則進生而尊象以脫受攻所可究者天與
聖傑既運無替人共埋波差公之生超絕倚倫得神
古今輝冷見開歲必詣邊政常造神孫垂落壽星
珠亦皓浩滿洞靈雨澗雲成望之所銷望氣烟之所
灸所灑尺之所裁重機智之所料紛可以御波謀
橫奔定律變以奇然而不使之德在開闢東
貧渴視枯半場至既辛周寒士之一能取料奉
分而使之傳替穀如吸精宏閉身兩影留身運
每蒙然以折却淚望而而推幹士以而遠物疑而
雖事少而功倍世尊奉而享功五十年半為蒙

尚書學士朝廷之儀時奪難矣亦弟我施慎矣挂冠
俞米自炊猶或未免口語紛發舟出沒震濤
天莫勝入今身其直衣彼蒸民不自正中營少里多
是非所象我直判州常狄千叢萬鶴香別與江洪東
○ 榮藩叔度文

嗚呼叔度學不苟為足也故雖既聞理要而適前師
後交上請下問至於老而未已仕不苟為進也故雖
已得名第而常避名匿跡搜親辭病終其身而不試
側躬容疎於乘題廣至之下垢衣惡食於文編骨累
之地其神如疑其俯如愧疾痛滿心榮石起志憐憐
慄慄以及其世嗚呼悲夫豈非小罪大懼而知為善
之難辨白累縲而畏失身之易不私其樂而私其愛

稟近於仁而遠於利者乎。若夫父母兄弟安其養而
不以爲勞，朋友國人化其節而不以爲異，一視無疵，
群職猶賞，蓋榮乎其可考，非平雨之所羨也。余視執
事匯合而難書，孔罕通皆好，多遠至其知君自謂燕
幾念考聚之不見疎，炯殆以未恩。

祭妻母翁安人文

外舅后家門，冀身貧，夫人陶產地異材，鈞京山四年
遠，不借成，扶兩幼女終永，獨處居，凋歲添得官，日既
分甘，美少其榮，衍衍內不爲豐，外不來多，矜力而食，
靡墜波禾人所弗堪，已則自保，巧拙之間，豈有天道，
我生多艱，蓬首木質，夫人愛之，始自勤，披源流不已，
密發研實，如雲出山，未雨，從回，每得之，未思以凶報。

預知將終，曾不我告，所不老壽，鬼我之禍，亦有難懷，
自今無怨，彼一色酒地，遠味酸，需哀此文，追琢我壯。

祭中州處士李公文

嗚呼！排幽以傑，自爲芳馨，天不夭傷，使秀于庭，彼來
者誰，莫采莫綴，把嗅過之，摧落歲月，君力於善，不苦
來事功，挫絕技，祭本祭是，宗使其師，交上下百世，庶乎
成材，性命之際，今也七十，靡有驕，逾亦足以歸，無作
斯丘，斬春山城，中洲水宅，槁梧其陰，鈞石不泐，昔我
謂君死如委土，順而盡矣，何較福禍，君曰不然，孰示
勸懲，端繁爾身，升濟神明，悲君遽亡，無復論辯，盡從
天來，視此薄奠。

祭鄭景元文

天之生材豈不欲用曰人不效匪天能送人之有材
豈不求通曰天不顯匪人能洪天人相志事法理味
材雖美成卒以朽改善皇卹極思得奇梓大長爲帶
小短爲悍誰不緣飾雖不奮迅取於疎遠誰不親近
臨歸重兼高親拔擢公登甲科乃自訪落既有異能
又有絕度率馬以驟遵彼大路乃不鄉相乃不方窾
乃不奔走禦侮四鄰乃爲選人贊贊爲其田不食
無濟庶斥上書非忿飲酒非狂非如題鴻使草不
非天非人使公蹇蹇曰惟公角則又鄙淺永嘉朝
雖多友朋公在其間前後承我報晚出公顏亦
志紛紜益嘗一割置之何爲恧家爲樂但念公
山川寂寞且弔公墓且哭公堂且聲此詞以紀我

徐鑑益之文

聞善多而守者少知道步而祭之難滅聞誠知其又
奚問蓋君實行而無危堅論而非訕老於科舉而不
溫業於教學而不慢一造之悟遂發方叔賜養之和
不設水災每益益其內足不矯矯以外資忘美華之
可致澤枯槁以自祭不違物不做世順天命遠人志
可謂能新方寸之疆理闢重昏之矣旦者也君之交
朋無不得仕使君布褐誰毒處此松檟拓僣聽彼文
梓惟有後彫又先以死今我之歸獨行依依望君之
像身養虎萬尚旋生前欵接而非陳鴈問故涕淚交

祭林伯和文

嗟君之質堅厚而明收決不回惟是之行我之學益
豈獨或舊望其誠然陽燧在書家既淑文官既惠消
進趨之行既恬以學為不安行按程百里誰促其步
五十而已毋喪未終遽失愛子府君壽考亦相尾死
禍難之來東顧西傾四山合頽棺鄣設祭以情推
天不我應故力以救則非我能君之於善蓋其性爾
至其所遺則有命矣雖以此說詎能勿怨我於君弟
如我與君之幼兒今為幾歲學不可失我其與海現
我遂投不能往哭念君如存陳詞以告

祭翁常之文

嗚呼市區於太丑之下林樂於秀峯之上世塵垢而
冥余零獨立而縱披疎雲颯而霞服超龍馭而鸾鞅

詩抽清而麗密賦駢物而宏壯方五字之得精甚可
勝而霸王每孤吟而求日何計外之得後飯高深餘
之夢爰美詩自躍之魚蔭陶令宅邊之柳哇公俄陶
外之流猶美色之憔悴不帶索以娛老志故行而氣
留形僅完而神禍悲人生之愚賢等歟歟於矣嗚若
少陵者知言謂非憊而危身末疾已盡綺文因誰在
茲一蠹挹披東海

祭高永州文

先后聖德天報其門何以報之雖打與賢齊易之使
而自胸冷不以師教有如公者聲鶴養貴於蓬蒿
鉢簾森約以標厥身官案第昭知亦非少為聞賢多
不用竟老於然零凌併重奪之理不可推通人所疑

我懶素賤，迺公女。手揮美蔬，相與歡。變公歸，自洪
我奔西山，瘦馬獨來。共讀草間，我疾異甚。逢旦暮，死
公今忽先視我，餘幾以養。當哀以情，當悲音。寒哉，哀
不知施爲，又失我思。無復肯語，強寄致。願公矧勿止。

祭東同甫文

爲子同甫，氣足蓋物。力足百事，天所畀也。孰可拘
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飲。藏書以來，
糾結被籍，鮮刺闕。遇其終，行著於詞。章無後，
啓蟄滌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瘵瘵，
惟已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用影形。
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詔製雅關，
嗚乎同甫，絕代之寶。衆宜同美，祇鄰。樂捐亦其常理。

子重受禍，喜又已甚。獨天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
爲進士，頭天子弟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
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乎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
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
余何處知畏子，高明痛子。熱梓鶴，嗟無勇和。隨有罪，
子不余認。懸碑余銘，且曰必倍視我。如生疇昔之言，
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祭史太師文

嗚乎公事，孝宗奮由。罷潛明之天，飛勞。盡德，
命相公再當國。同政太平，亦同好德。公老以東，孝宗
禪禹辭於群臣，獨詔公處公之。特覺孝宗始疾，及其
計，闢塞梓以函。差夫天生公實，昇年宗君臣之間。自

初及終豈惟君臣以師以友言同憲從恩隆情厚官
為太師九十之盛中興以來未有公比於皇孝宗廟
拓既附四海桐原三年禍索惟公元臣存歿無虧民
思孝宗則情公悲昔公則幸有五輩或至否均受其
發我不知公公亦薦我如公至心固自為可生不能
謝死也宜哀哉陳絃鶴公無仕哉

祭陳君舉中書文

嗚呼惟公勤而苦之累歎而成純之功豈徒意講聖
賢之精蘊固已實考王伯之河嶽所欲託之空言又
曰不知載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未及詎廣學而希通
有能行之番周道如貫珠晡百世若發家開章程於
草昧調轡策以登輝其廣其長其際其崇可以運之

學上而指之塚中為平海陔政履瘦筇慕名如雷所
語如風宿老負瑤臺舊景從而時文驟然由之一變
遂為多士之宗好惡顛逆凡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
誰誰撲慮內沉笑話外融曾未究其一二而誇大於
山忌象威靈叱足南塘之流振袖荷村之祥帝曰必
歸公寐無聰嗚呼哀哉世事多端非智所究謂其易
研而後難工有或問之掩昭以壘惟其不磨桓子千
兮自我獲見四十餘冬其術則殊其論辨同備標舉
而韻速死始而生終異疾侵陵爰及西東天罰有不
宥銷頤併空公既棄我又遭鞠凶日餘幾何而不隨
公覆酒成池有痛與曾

祭徐子宜侍郎文

嗚呼甲寅之歲天地震崩惟左司郎曹惶夜驚剝心
為謀殞身為行奉瀾沃焦辛而後寧吾自未幾時有年
南窟虛罪山此浮環或馳騰書交享預指罕汗請誅
請族以一作萬自茲十年旅食就宿露自混以藥自
需推免遊長老母門哭連藩御史據臂瞑目歲復在
寅江淮大兇投之磁城併壘賊衝毀樓學初燒土補
瘡房兵滿階救劫交臂林處之盡數回不右遂從
草聞聽日謬沸憂再與墨感聖沈朝傳罷片暮報
奏嗚呼哀哉深其前功廟石之恩陳其往究行路之
悲彼誰不圖別立是非室人孔安竟我獨危嗚呼哀
哉心恭兒冲氣頓詞正如律如珪起愛起敬誰託之
孤誰寄之命令亡云亡可以論定嗚呼哀哉溝壑者

神惟知者天物險我平雖艱不備匪伊後宋古聖則
然盡此一鵬歸安於泉

祭趙幾道文

嗚呼世寡成材天損人虧賢外羸中得角喪圭昔
在孔氏學急於困終身之力治此分寸嗟余幾道獨
源衆流不危不奔孔治孔求國能洋洋家行濟濟有
以致用無不具體事物之碎多於髮絲性會之妙猶
隔忽如果既熟可薦而食其或不食遺後以德誰挽
而後孰推而前電逝矢激驚波駭川余獨且老視陸
永息期君鴈蕩坐巖石一將甚難悲夫曠亡病履立
陵氣血靡亢天欲行道世欲樹教胡不保定併試厥
效萬古茫茫去來堂堂盈庭之哀痛捨我賜

祭立樞使文

特起為豪間出為賢必也師友是為本源在軌道中
京師多士坐席推高曰張呂氏公特製器獨張樊調
手提秦華橫絕兩間宵辛春晴容臺夜雨通塵併
鳴月殿語挺空千尋卓地成深離合百代賈聯古今
更二十年蒼人曰少金聲中朝至派江表誰執牛耳
晉禮主盟奉先割滿堂為傾壘歷方隅聲實其重晚
登將相乃不盡用嗚呼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已復
禮終始篤敬功名之技累秦矣足富貴之流坎秦末
孰惟公本源我則素知授之塵尾張呂同躡我生歎
塔以拙自擯繇公有聞又頑不近公言世事變若盈
尺彼分毫者精微之極余取其蠶拉朽夷難懼子矣

精散落無還懷公此評不果自見况今老矣頌豈及
遠公覺五欲我病四春雖有遺論無援再伸墓已新
阡寺已新長松好華下陰海浦一鉢其薰茗苦上浮
千里同念弗我有硬

祭令人文

嗚呼子之棲變周匝不止於辨一家材明勇決不止
於了一身余寡偶而少從忽遇子而獲親雖月艱而
歲棘常旦交而昏賓何處之多而食之辨豈衣之敝
而筒之新動息先至如鶴警分寸寸自達如菴涉津
竟復奚為丘夷谷埋哀哉悲夫披壘凡而高齋既罔
滯於性靈撫機閱而遠離亦難吝於情良哀莫哀道
無成悲莫悲於辜誰平亦肯余疾屢絕子誓以偕死

令子病亟往余不如無生藥枯槎之介雪野雁而
吞聲大塊漫誰濁誰清形此無味若乎獨行

祭厲約父文

嗚呼哀哉行卒忘家經營傳映三塲甚工一第可躡
用此取獲安坐運籌以短議人於已局尤矣其兩湖
併習孫武雖得俊科已失故步箭紳于腰馬行翻翻
扶劍抵掌勢則當然湖山之長相水之遠招子而來
留子不返嗟母啼矣淚盈目乾噫交悲矣氣折身衰
詩應絕吟易應罷訓營政相消百殞誰恤扶柩送寧
上恩如春魂將無同我語或聞

祭劉公質侍知文

昔我官吳事公為勳且慈且烈無一可羈手一舉當

隨吏後先公湖而美如是初年別公東西若當在側
問訊寒暑其後有失問湖獨子因妻也公乃長跪
報行始聞滿公自暨介介持持誰為侍從吳去王國
未嘗屈已未嘗徇人未嘗計惜以替其身我因之使
侍陸公後清嚴律寬可效可守臨從象山棄祠而上
兩起公公不一起望公深者然遂高踰侍公淺者公
局輕矯出處大矣古今所難孰如公完既老愈安委
角之磨采菱若雲激其歌聲以傳後人

祭周南仲文

嗚呼哀哉剝形而晚質強心而使臆夜凜凜而徹曙
朝惺惺而竟夕事固難而難精理尤微而易失信執
藥而橫陳旋避避而旁出者首能之故習於今巧之

新術忽超前而卻拒幾左拳而右紫山未尚而亟進
开既深而更掘積劬勞者至矣終後類而誰匹力欲
周乎世人紛上劫而下郵寧小悅以爲異不苦劬而
博激其家也而戶曉乃群議而聚歎希意合而何有
曾不假其一帝祖窺右文之戶迄老崇英之秩身帝
昇於窮卷論每喧乎京邑詩雖取夫諸人盡誰受而
誰食嗚呼菜哉千昨捨我曷月曷日夢軒墮前悲子
之蝨書後隻訊池子以德被外物之爲重表吾寶於
震礫何飄風而得久漫黃齋之鑿滋孰後我而奪志
勿先辭而示迹謂政樂以長在矣死亡而遽及幾慘
淡以將其淡決瀾而橫集礫井之會有言未卒豈兩
江之其傷遂重矣而求肆使也及鷓子尚未觀

祭黃尚書文

嗚呼方哭公辱俄又哭公哀我人斯一門兩逢始公
少時硬期不朽必天下材乃相與交聚書成山積疑
成林不質不止斷以內心唯唯默然與世不隔卓卓
的的自爲令德進諫何晚遂矣開焉何復外徒南東
其邊公存陞石終始根柢常扶正論獨引大休既病
既衰猶爲時容得士三十可培國基今始五六嗜其
難遇所識未博之賢是懼人生幾何誰能無喻思公
壯意令我涕流愛人雖急愛已尤重得聞得謝有識
欣陳天台可去雁蕩可來公若許我老懷共開茲焉
止矣且置是事有癘披酒有切彼戚公不飲我意則
已宜公如我故一念萬年

祭俞侍印文

昔遊太學公乃心親一經家寡萬類千倫後使徐州
我獨神遇衆寶藉指學坐屏語人前實難對面山川
寒暖燥濕隨時雲濛浪波雖流金石常在我意則然
公亦深沐公侍明志善良有依戀薄崇尊請紛釋疑
色別來紫聲辨聰贖坦然平瘳可以用大享熙朝上
存者幾餘况我老病竄身海島儻其作雲嗟安之上
密而不雨跡浪無向孰謂未泯公之至誠尚知我哀
酒決同頌

祭王君玉太博文

蚤指子學慎水之地度子德容質淨無黜貌賦子詩
鍾山之望喜子業極云更進柱昔四十年間故合康宮

寒溫每通細錄其行藉田以來情附志謹我已昧昧
子何懇懇自去師矣義定不愆履當不後急當不先
鼓之否伊我則多愧駭之愧與子信勿背倘有越容
袖傳子書尚無恙耶乃與計俱立朝幾何論事未也
徒成古今莫奏頌雅崇高轉瞬忽重憂悲喪我良朋
妨老增衰歷酒于江巨壑漚織執淚滿把白日照開

祭虞夫人文

責子以貴力欲必窮憐子以貧請期必從傷愛夫人
獨寒遠客豈不榮養慎子來索示疾求金死猶待食
孰如從兄存沒遠心匍匐空悲寂寥問虛塚此從容
成被狼須噫象及政古有至難薄夫與叱君子所歎
誰能同生不同變急以貨易德何啻元石異景迫人

老篤見之遙持一壺式昭母慈

祭徐靈洲文

嗚呼不難進為難於窮處耕釣雖微質括皆聚孔鸞
高翔直不萬尋長鯨淵潛下超重深念子少時獨負
可意方諸擊空明水自至尚隔遠色耕逢味知誓將
退休割棄亭臺回風雲旗約馬翠被懷文抱質調笑
羅纒臨絕之限豈猶未平噫曰造物吝我者名子實
有能何必老奇交朋共傳可以永久酌子芳酒送子
好辭子安其歸毋殺我思

祭戴啓事文

嗚呼我幼而賤公長又賢憐我敬我莫如公先愛自
生變連於華頰志有各行清強問焉公晚逢時儒道

始等延尹震宮長冬官文詞之宗經術之宗麟獨
遊鳳凰以鸞君父恩深百請難絕疏廣雖去終在魏
闕貢禹雖留卒以死別却人熟見感常悲切我病卧
久逢公遠歸為不迎門為不側衣為不大斗以酌香
祺綺中素衫相對局為

祭徐文子侍郎文

嗚呼昔者諸友以業授人隨杖逐條各自秋春于時
侍即卓爾靈根有光耿師薰華衆門凡眼未刮視如
等倫我獨嗟吳望之日新意大非豪心小非貧信立
於朝勤成於民不止粗豆從容替紳可用如旅有嚴
有仁何必浴壘愈劑愈肢可用辭持能彌能論我老
且病懸影惜身坐觀侍即極弱扶也忽捨我去姑熟

之琅兩采推華大江揚壘歌流震遠送子於墳悲夫

祭陳殿撰文

噫道難知其又難行參魯後覺回天生成公初尚少
懸悟獨醒九流百家不學自能天固厚之願交端特
公亦挺然捐身殉國夫何事謬以名受抑三十年中
進寸退尺消切之地雖曰大達不及上前獻替雍容
家與飽飲厥志爲從豈民無良使我不遂得余從公
狂氣未飲老至而衰百罹易感繩床並坐諦視慘慘
已矣奈何飲也靡賊

祭朱文昭文

嗚乎子生逾七十餘猶病其不迫子計已隔年余尚
慮其或在獨釣孤法黃浦蠻村以噴魯甯暗理冥論

蓬蒿當徑兮蕪草門面肉推體兮眼瞽昏吉成家而
不食御野蠶以自溫嗟子去今何之兮電先置靈後
軒聽我苦詞有來焚魂

祭周宗夷文

謝家古池水石照塵雖在城市何異郊墟質完而操
行方而體語諧官商故斥俗音已甘短褐何羨長裾
上承親款兒女傍趨良朋時來花月供娛十五五
煦煦濡濡人生良難正爾何須使盡其壽豈非樂欣
自子失音我久歎吁不聞着牀獨焉求但一念起戚
孰知有無同處彼中孰分括愚存豈其實亡豈其虛
酌此消滴百川挽酥

祭徐叔範文

嗚呼叔範義志于不可及之能既以文稱視古先賢
輩在今絕朋嗚呼叔範執厄子不可堪之窮遂與身
終一犂盡田百瓦傾宮選選仙靈悠悠際政何樂而
留之死葬也彼哀子者恩重輩伏殮歲昏新返極看
流嗟人異生豈不同哉惟有斯文不隨以盡

祭東益之待制文

嗚呼知復何言言又待明世所謂善哉非我朋輩或
舉之而莫能勝亦幸有一神和語平步蓬瀛秋水送
山迎自斯荒陬窈無紅青如鄭公業頗以豪名一節
石為四物宿華現欲絕忽編求寧智舊昔聞汝領
今評擬吐宿惠鷗屠晚生投榻已嗔百詢靡醒慨此
多友聚為時英各秉志義俱存法程惟公候特文

論經國有大禽率先啓行矣
為尚由其血滅天之爛民心背股收誰甘歸坐捨車
弗乘銷沉至死有因無事竭盡其忠以哀冥冥

祭林叔和文

嗚呼我少狂勇自喜先登後而嗚者焉君弟凡人之
所利我之所誦君不我同亦不我異君贊其和內涵
至剛學說而茂行冲而芳名馳勢奔其難在止始約
終窮更信於已如水滂源細而滂流行赤單大立為
海謀如山定石物所倚鎮者欲爭高摧墜必盡截彼
委羽寄化階符敢不敢斥就君草靈芒芒生民之死
受辨有德者貴無德者賤昔君過我一樽二
於咆囂變應凡靈也後會不舉其來書題末

新歲竹筵莫得為尚可把酒君之痛極植籠下

晉王木叔按監文

嗚呼忠者以之肝膈也執盤石而不變明者事之青
春也執盤石而不變所以記其身也圭芒疾而力
持諒所以端其友也天濶烈而正詞是山雖高岷江
雖平討以春溫款以秋清屹其少時已自前輩不
以進不挽以退局徐其行易至其止垂拱之待無幾
日爾盟梅腥熟終歸是齋爾夫赫哉括士肯顧公昔
浮舟窮言東流排我離力笑談忘忍舟藏人往徒載
遺像後生親之猶得說矣

祭祭行之尚書文

乾道初元治變符文公尚總用書聖選祭後符自生

筆墨為春太學南宮備魁等翰蒼棠屯簡直詞大傑
名傳外夷氣蓋先戎賜第而歸猶未冠紳甘節忘卑
舉志忌貧疏食明誦八音遊陳嚴莫日斜幾就隴
曾不介意形于款摯孔子所賢匪宜也人平居慕
莫能踈視及見於用黑白糾分政和以安布在
有論有執西垣北門及卿善達絕不與陳象
公何拘向不貴其雖而貴其仁既進趨學初
燕爾玄酒公尸之惠世故遷流多否常屯每
滿尾曳輪送公長亭柳色驟新秋風未落遊
垂若設朋符死離羣海覆河翻求矢斯釋

祭許子評文

嗚呼元化顯行衆務繁興夫其所弘宣象宇成承執

翠亭道而昧以言孰安乎故迷性之切我輩生靈庶
見子克千年群疑百卦以通子生甚理子知何建磨
煩播種自致存菽木蘭无悟未暗先須度夏秋回度
層巖醒危豈意持旗豈執扶極古窮今以鑑於鍊如
事既成共載一轍誰將西歸懸折了軸年從昔老學
於城與忍同費生魂彼坐隅山林早乘我久也嘆子
明爲然有祝無厭寒泉沈沈露瀉窮空采餅翠霞翻于
地常在

祭何知院文

向呼發濫太學浩公下陳見謂溫厚性良行淳遠佐
山宮公心味長矜憐掖窮勸請勿往公聞國論余困
說言顯游陰扶厥功浩焉公開小山燕綠也里余又

廢棄近通一水歲節勞苦書盈奩箱海嶽帶露日輝
凝霏宜其百年相與勿替衰殘不祥千古同逝公尚
求已余存異時皎如茲鶴從公以歸

祭黃觀履文

嗚呼昔同吳官榜榜是朝子時少年未測我語子尊
亦疑匿使南去既歷三紀蒼涼成翁百聞滿聽千慮
填胸乃能與我深聞淺或學之難知非適今日自有
經籍明吁衆涕及余未死要徵以一卓彼蒼蒼何如
晨星有爵彼家漢兮春水悲子一音不復聞明年
豈多喪我四友子宗三失海嶽嶽朽漂漂遊地將
不受

祭宋廐父文

淳熙初載實惜我遊我言甚切世人不訓于惠關之
如水東流惟其所故書外無求食或爲鞋衣或穿裘
山或操載溪或伴若耶之曲雲門之歌抱隨獨往
竟歲長留三壩答伏百世承則舊蹟塞日月昏幽
子不人語人不子謀自悟自樂孰知其愛嗜乎天欲
死我盡衰厥膚無復傳聲無復置印無復影響千里
相收寂寂永夜茫茫古丘不知我先放子白銀

祭薛堯明文

嗚呼視不以目而明聽不以耳而聰譬巧射之百發
豈勞思乎發中由天分之素高與性會而恢崇皎潔
廣約言而能以理服物徐傳善論而不以學爲切蚤
名重於淳熙翁多士共立宗誰獨悟與衆得守自余

之啓深披建安之故壘外冰霜而弗同幸於公而無
疑亦莫知其所從處道術之難明非專智之可窮雖
弗同其奚害公胡恃以自容偉風雅之挺出黃千載
而蕙通楚空靈以先遊遠懷復而奄終嗚呼方謀垣
之始合方謂禮樂之皆可舉何師干之視試方乃行
命之不吾與位暫伸而志屈神尚完而形沮每相從
於一立付萬事於無語耆老都盡寂寂家誰主我但孤
存有負如兩

代祭梁天人文

允矣夫人爲世婦則環佩有恩拜如足飾閨闈之淑
貴難其德乃當天心乃生相國河嶽作靈峯斗爲文
右我明言師長婦紳純道之末登齊百友洽彼此我

華夏安堵下多其子而知其母大國既替豪末而發
言念卿并安與南往謂當益歡何意泉壤高呼哀哉
生人替蒼昔公種播望公亟還收稿以甫夫人逝矣
公肯曷顧而况不肖我均骨肉閩吳相望莫能往復
遙持一醵有淚如履

祭李參政文

昔公頃改轉款為平糶采一夫氓峨幾程天蓋良謀
發於妙齡建茲退藏愈勸愈明今所未知古所已行
方略部分知得使兵百家蠶食全取利精一代文獻
得其紀承于日深竹蕭疎垂蔭封創既壞撥扶將興
奈何一朝長隔死生嗚呼哀哉道之方消不可祿祭
類菲惟曳蓬鶴逢迎或泣不救或飲不醒展時其

奚置品評一念未泯獨公弟兄特於東南片善寸能
頰舌匪譽肺腸與并哀今無有士失倚憑老我河用
叩胃血零空留故書眉滿膝黃河北流大江東飯
此酒遠溯湧溢公庭神尚抱彼母我或醒

祭劉酌甫

嗚呼羽翮幼矣而不飛股脛良矣而不馳既於燕漁
蓋瘦鹽肥砥田一大境堵平之稅投有由令怒不殺
邑疑百弓奔焉空基命為木客隨被匠師出沒寄流
吐吞湯飢竟以此死莫知我悲曰古荆溪美額合垂
水錯如畫我我我嘻局不自放讓所繫維尚有鬼神
攜以同歸

祭劉學文

公劉雖端奏効豈多從余楚宮得酒笑歌其爲二也
述作未久我適饋師再見京口此三召之余卧不聞
竟復改命不得至門道之合離古云有敬惜我勿勿
徇彼曼路仰有茂木俯有清泉既老而休樂以求年
公切秉德雖蜀之望德成而尊四海腹向九令善人
與夫志士無不相手簡淡亡矣人生如贅何計往來
我亦行死孰爲公哀

祭林大卿叔人文

蚤與大農久參內署遂視蘭臭且接話語學子以賢
孫嬾於感思恤端兩盡意愛燕深肴食再豈况值年
齡之未丹砂累驗宜招氣脉之回慶甚生榮悲成死
隔兩廡有益揮淚若流

祭林宜人文

字夫之試過於已生敬夫所尊如其父兄赤岸之林
累百爲篇皆曰夫人其善宜書母因子亡姑以父喪
視也二孫執拒披衽理有逆施事有闕處誰其不瑕
足以永躋

祭內子令人文

世言夫婦蓋有等差子於婦職得之貴多外直內
正無一邪由我每敬愧自消其欲使親既然後有中
壽侃侃雖離家道可又自子之逝宜委別隨空滯下
天三嫂徑歸我病大熱儼然枯時斯命也歎神天所
棄開元之陽綠其

代子祭令人文

若孩違我同性

某僅脫重非歲未及遽教而使立則母之頹養之以成惟母是依何圖一朝割髮至此彼求存者無形無聲我冊之去日疎日隔自戊子至今日始克昭告哀哉痛哉

余子三即父

噫嘻汝其初我耶汝初既能率禮長必能行義教以良師如護珠玉日望成立如養苗稼何物在病如追冠難我但迷疑莫敢挽擊方葬汝母我哀汝生哭淚縱橫同口異說汝其洪事雖羸而難持我歆合之彼固離之我歆成之彼固之我身無堅愛則宜念汝何罪今也何我汝能同根手於茲哀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雜著

書常希古長州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昭聖初任御史所辨治獄人甚多獨言蔡京當與已就必亂國家假為先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宰相色人尤愛之至以俚語曰為生佛自言待保正以上比長鬮骨不任吏以全死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略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漏網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青苗當平尤峻西師屢負衣檢蓋縣之難治久矣豈獨全為然士挾苟簡因循以馭之則其厭洛之日表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御聞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

某僅脫重非歲未及遽教而使立則母之頌養之以成惟母是依何圖一朝割髮至此彼求存者無形無聲我冊之去日疎日隔自戊子至今日始克昭告哀哉痛哉

余子三即父

噫嘻汝其初我耶汝初既能率禮長必能行義教以良師如護珠玉日望成立如養苗稼何物在病如追冠難我但迷疑莫敢魂奪方葬汝母我哀汝生哭淚縱橫同口異說汝其洪事雖羸而難持我歆合之彼固離之我歆成之彼固之我身無堅愛則宜念汝何罪今也何我汝能同根手於茲哀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雜著

書常希古長州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昭聖初任御史所辨治獄人甚多獨言蔡京當與已就必亂國家假為先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宰相色人尤愛之至以俚語曰為生佛自言待保正以上比長鬚骨不任吏以全死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略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漏網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青苗當平尤峻西師屢負衣襍蓋縣之難治久矣豈獨全為然士挾袴簡因循以馭之則其厭洛之日表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御聞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

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爲善之倍也今之爲善士者皆言不能爲縣爲縣者必不能爲善士此又非也余得此錄於公之孫鈔因記其末

題潘考庶舉書辨正

潘子庶少有五色筆本州舉爲送夜只用三場之巧久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顧乃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高卷子上竟莫憑精感宜其華也今遂去漢高樓作數十二子頭領或以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他回安役乎改題例色如暗裏拾海前所爲是某哉余愧非精識其筆字辨正叙舉十數簡誦古人之少行已而次歟

亦疑之至分別而執能爲亮張華郭榮等知有大目禮策漸北形勢國是所歸中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考庶行矣埃西之問草對妻疑後蘇前稱棄國甚衆世終無精識乎徐哉以歸益盡力於古人矣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曾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失於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大尤甚欲自使其徒身論之可謂極大故爲士人將以示其爲士者則可乎余觀河馬遷老子傳言孔子狀服老子禮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蔭即老子又言尤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處顯不常變化離各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



也定也人約定形也書天其幾可約而推也變惡
若榮可押而齊也此世論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
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行非此法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用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
之學萬世共由之學也不以其身處衆人之身必自
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
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
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
學議萬世共由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
萬世共由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博說
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門也

有辨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由不異矣謂
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護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
不至乎其共由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
著論語小學教授留君刻於學官其謹書其後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
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
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聞魯爲因舊之國定公非開治之君然其所問

猶欲求邦之所以廢典且以一言爲斷志如此其切詞如此其急者蓋當是時王道雖衰而未息其君臣相與議論尚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沒於事爲之末故也自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敘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是則君臣各知難而任責人主必捨已而求是乃從古政治之本原春秋以來幾失之矣臣嘗因孔子之對而論之夫推輿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者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之原也變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道也故因一

易道百難因一順生衆逆輕則疑阻橫生怨謗滿前重則才敢森起殺戮相繼履轉離疾靡所定止而身與家國從之烏得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理也外事也事者而有方故任之欲難難則行行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不卒非致易乎理微而無形故祭之欲逆逆則止止則思思則理明心融意決而群疑水釋非致順乎外業廣內理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爲君難所以爲一言而與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爲一言而喪邦也臣觀三代以前君臣共治無一事不難無一語不逆如強曰疇如作室壘如利器用無一苟且以就璋瑜者及其功業光美垂布簡冊順易孰大焉後

之君臣或有所更嘗有所容受不必盡合遂爾治世然其去古人則已遠矣况於怨所難趨所易安所願捨所逆以訛毒為其美而寢積薪之火者可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堅字名說

思曰睿唐作聖案字篇堅古文睿字也由思得睿由睿得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諱之以為作聖當自家蓋疑睿之流於溥也信如古文從堅則不疏矣胡泰然子自十餘歲敏讀能文詞思致超越學而不倦未知其止也余為名古文室而字考鬼率其常防其溥也

字傑錄

右制數授永基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予往歲王師北伐德載與劍平國按此論其守禦增辟浚隄傾儲糴以待非常既虜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誣也今遂刊布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寓人修脂至猶知任拒守之責而况於保障扞禦之臣乎

題柔世昌蘭亭傳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為今世大議論柔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蹟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隣勁朽紅照屋山花每看色畫也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
瘦是老子主作耶上穹尊嚴安得勿而海之薄徒拳以
爲楚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非族諸書
乃異域之放言婆娘漢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惡以
此裁量友朋乎志意想識盡前虛假然則元祐之季
雖不爲群邪所攻其所操在亦不足觀矣此蔡黃之
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咎高宗丞

錢塘示余石刻脫又公紀曾孫子視大宋正丞十一
字間久不報始來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始其從姑
者女姪非男子也又改宋州爲南都越州爲鎮東軍
余以爲適以完新爲一新按左氏姪從姑子南與否

曾子况其實矣各與樓公所改義不合古文簡賅
名予我通一輪爾不窮窮然自別也章懷太子以治
爲化柳子厚以治爲理至韓退之則本名不諱况嫌
名耶大宋丞求余初濶因併錄異同以遺之

題政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知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梅
聖俞勤勤愛人以茶河豚致死乃謂龍蛇蝦蟇爲無
若其爲人計固厚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中止寄此刻
謾題以當一笑以別安應

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藏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爲不
工且云也是別無好語審前則欲宿蝶柔似雪似雲



題石月破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破屏余見於陳文忠公裔孫忠懿家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持至謂兩羅分爲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爲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良可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兩石壘正圓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雜言之若相傳爲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異者矣况經諸公辨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實長刻於州學

敬授侯君歐惟官趙君忠亦皆佐其後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道未輯愈又稍墜真反不惟收郵傳故存其反聲可以比生此覆薄陷至於遽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後蔡忠特之縮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體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按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標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蹤起伏紫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符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既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生十八年歸先人林汝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孝道異常千餘母從姑窮舍中神機自藤救曰是可杖與乎盡頃嘗裝慈買田始治屋今礪礪東山西奧三村多遺囑焉余固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遂至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茂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備幼衣食并日門單戶寒故昔人以爲誤悔之矣矣自君高及昂爲儒累累收無寸尺誤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尔然而上仲舅姓之養下孺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無傳因書昇昂使刻於石則嘉定八年正月 日

趙汝明爲合州屬縣始建屋以識戶版餘爲名曰孔光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敢謬臨海之邑
論米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嘉定八年二月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傳主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孝號三先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見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流風相摛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遠志開道爲之前豈非

俊豪先竟之上也哉然百餘年間論言遺論稍已墜
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
可不爲之勤重玩繹之歟

題張君所注佛書

黃鼓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章
及標題節注經律論異等皆備皆余在荊州無事責
讀浮屠書其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今觀張君
貫穿出入證會反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爲之說也
至於要言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水解則多自得
之矣波四十二章實略殘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
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
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善怒

哀樂之間披析解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爲重狂賢
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皎
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源深流遠欲強爲
懷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
惑者其於道鮮矣余既爲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
事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孝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
舉與陸省問念佛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君
以爲老平所譯爾東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問
誦求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鶴唳物
類暗東方已有拂色比是區撰到緊切處也余聞而
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之知止於如此嗚
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

孝朝聖政序卷終

公群子師崇言公親以二蔭授之使謹藏勿墜意殆有記云時李翰林燾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蓋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需者之盛矣余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繕事職物發言成章其可以解黑罔經扶補民病者甚衆獨偶未用也君幸益求他蔭亦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百備先武子之法漢餘買董重仲舒之論然後用

題朱晦庵帖

謙伯別又一日過余將為長興縣出朱公此欲方急迫了刺邑乃不忘相與密問之功也日聞其政必異於今人也

題陳生河帖

古澗村石湖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義精自感宮微而上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題張郭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舉諸名士往往在焉言語字畫探然眼旁款懷其人不在竟為題張溪雲谷雜記後

張清源篤志若學出入群書援據裨洽欲於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獲一席地非九材也余素必芬陋自視其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於本源夫巨濂汎濫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放木爲患若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愛民之心姑題于末

題韓尚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旌常乘月至教授聽五柳堂對北山蒼茫有無物主之賦漁樵互若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完罷西當時有識者皆在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此草雅韻示何反被勅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人間豈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教訓兼習諸宗在義融徹詞辯鋒起淳熙初部下彈議尚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撥才入室按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極歎曰信書說不可與爭也國子監主簿魏公良友意疎而說甚高下在口師未嘗假情有辨疑曉問必極折首未使散消氣折乃已既公尤畏之闔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既成以授余周裝請于各賦私見爲書齋裝王道而志於曲學聊共取甚者詳校

所蒙大義蔽矣固不得而強同也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冠後偉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莊列之說旌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不中遂絕迹村寨當得累恩亦棄不就有高隱之節歲有黃散穀數千遠村窮之皆賴其收有任印之恩方少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宿天子感勳立命慮克枉併錄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之孝既隱居無用獨教其子殊殊亦稟聖訓立出處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父子自爲師友有祭父之明門內肅如也間里雜如也非所謂魁傑偉特者耶雖不辭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慨然曰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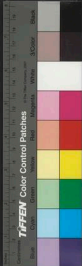
眇眇乎身名矣有夫舍性情之正而爲言者聞道也即性情之安而爲言者近道也子陽詩教文字多自得意高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以身名兩志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撥放寒流故飯永日爲情而已子陽於是普贊附群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誓夫博奕愈於已也

和季參政

識貫事中樞細筆開象外精神傳觀弓刀異常鈞衣我六銖羞問 周后數季命粒層歸一黜芳心咏殘

摸老付誰論要睡餘支枕

禁往從呂文伯恭道歐公初爲執政時言不思而得與既得而不思夫呂文曰至論也某云只爲不



合有俊尋做官職之意。呂竹思又之曰：此說太高，所論竟不決而罷。今偶用內制集序中支說字，追
續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實所錄

余又居水心村落，農裝園笠共談，龍誠間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或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必示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辭理實於舉世，舉中不啻夜光之照，散諸宇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高德，近世以心適性，產為學，而見聞發為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消，廢之快而不充為德之病矣。當更
議論

王夫人畫

孳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養生，家道興，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崇百齡，爾孫
爾曾，聚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九三千篇，時文亦三千篇，然猶不得與貴策中所謂一肩子者較其工拙，贊
譽滿於奔走未已，可笑也。青東方朝上書亦至三千篇，漢武帝覽之，拜乙共處，君傑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女于叢居記

仕而致室，雖古人止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處矣。足子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矣。若夫高公大壘，京軒，環館樓閣，照狀而又多設空基，以

嗚呼日之不足如聲之之爲者蓋千百不一見也然則古人不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心具是力邪張氏之君曰桐山山回水明意秀積蔭如善畫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緣妻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義理下食甚衆爲人誦咏談笑放曠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温州州學會拜

射鄉飲酒古人革聲之權主於公視聽齊言動於道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雖稱揖說起各爲一家之私圖異儀隣比珠用各安其習而不能一矣今州郡不得與國擬太守蓋卿大夫之任也然皆以

錢穀潤以博擊於弄爲職不復有傾教化禮樂之事博士師道也固宜行之哉三山陳坡教授温州歲之初吉冠色大集喻千人未已余老病不果出聞其尚德其國與古義揚修序曲折繁然成文人人勸而長幼盡醉多賦自持無勉強急迫之意嗟夫王道之始視之何遠雖進於鄉射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俗可同也在終成之爾

題拙齋詩卷

玉君大受字仲可初歲有室常疑病甚聞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後能獲起強自載詣門視之曰無苦父容心動耳留爲煖策食快賦君時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有室欣然忘還

踰月樞大勅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以是荷君紹
熙四五年 光宗疾不能語重華諫者傾朝誘誘益
市 憲聖后兄子塔里實君因略矣 孝宗陛下惟
一子不審處判告恣國人騰口取名於眾計大不獲
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 陛下何不出手詔
云 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煩朕亦朕自
擇日與 皇帝相見也 孝宗喜其言命是駕不果
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
謀為薄誼罪者一日帶低首女歸獄忽致詣吉休背
毀函槍然即移衣刑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
誼衆為誼懼君詞護從衣竟得棧婆州寺歸故郡矣
於是朔法劉德壽等多架連險阻欲株治良善人人

皇恐不自併君又請瘞曰 太后諱外庭毋更論往
事卒削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
為已憂樂余贊說見至他救過解紛功尚多有非余
所見故不得而言也士影隨響言接或毀君太過余亦
不取也君文峻簡通辯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
稱之自後歲別為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密語益
近趣益遠冰凝水泮不可離合也蓋謀臣智士通哉
草野能終身不權卷其心至矣而文采掩鬱無言以
博騷人墨客朝弄光景徒借物喻說夸其甚矣矣而
局量淺狹無道以守若君憂惠不干其慮而詠歌常
造其敵庶幾非之也噫堂堂澤煙雨之上西湖花月之
下君未嘗不留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間矣昭武

雖佳山水情君羈囚瘴蹟而余既七十謝世待死無
復會期矣讀此蒙蓋柑卷遐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
之於末

題唐詩書

唐字於中代多作款側枯瘦體而八法遂散然此書
有讓態尚未失率府散餘意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
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得承親領海揚
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關互暢發義大
弘無留蘊焉竊惟數十年士之訪門請益歷階視與
者從美登堂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

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欲其
師之所以覺我而課於我之所以覺人數天台陳者
卿生晚而又獨學矣陳年之自然觀其簡峻捷疾曾
心切已則非熟於其說要者不能入也認括於聚披
源本則非博於其備觀者不能推也摛翰恭秘門
瓶戶樞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
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
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
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
親領密承之間回棧折旋於互暢交關之盛不挺然
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
昔之言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古

爲揭

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筆多墨益也。爲文不能開教義。雖
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舉高無益也。立志不
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
未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
可也。薛子長性濼。胡將行出此經。讀書於余。愧無以
答之。

錢則甫字說

錢翼世自天台來。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
取。請按戴翼其世。漢詔策語也。爲字曰則甫。夫則先
王之法。非戴翼其世之謂也。戴翼其身之謂也。身下

能翼世於何有大七聖人。皆以身之道繼而孔子生
之。豈論世哉。故曰檢行是者。謂之第。始於是矣。則
衰士不知以身爲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爲立。私
快。吁。哉。無不欲效。先王之法。而卑。其。身。者。戴。則
世。矣。從。治。而。功。何。由。成。置。其。不。能。反。而。日。以。亡。死。也。
破。人。殘。陋。不。原。古。始。黃。老。道。德。之。意。中。韓。法。術。之。學。
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效。則。先。王。之。法。皆。斷。
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贊
高。而。智。明。於。書。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刺。也。必。享。無。濟
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求。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
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是。之。取。而。吳。取。

題王少卿家範

王公以秩官者清卿謂兒赴官一紙無碎屑悉子孫
遵行之旨為履能吏蓋根本正則流於技業不差也
知言不可記者即是不可為以貴人之遺責已怨已
之心惡人考罪兩判單子酒後不可取其人之類同
前輩所嘗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陳漫翁祭器誌

君始設三載一郡之士皆以為能頃歲憂憂憂憂見
謂因其賞識知名者百餘人有憲政疑疑疑疑疑疑
赴之若飢渴至於經紀學舍費用雖單食氣飲氣法
當然而調羹炊飯所費之詞其精力也待辭去又
以及為此無以俸為位之應動矣守行幸無散亡
海蓋互道之事女我在晉體物而人有滿可以為

諸君之恩也

遠陳奇老文集後

運安中徐陳應劍爭飾詞深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
餘輝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隨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
靡古道不獲成幾遠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是張各擅
毫墨持價而黜許之者以為古人大全類數病後見
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
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戕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
廢典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余陳君者卿之作驗騷
琴言特立新意歟不流惟巧不入浮建矣元祐既焉
番規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正頓何地無材
近宗歐曾遠揖秦漢宋元模擬之習徒為陵肆之資

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問目前之用因舉矣又安能
及遠乎君之為文綿渺既多培繚亦享幅制廣而密
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綿經勻等香烟枯筆之悽友
除窘步之末若是則齋之廟郊而王度善歲之林藪
而幽領限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
為易得總捨一心之信否臧百計之公則何止於建
奕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元元墳記已而使君謂定承務累增頌誦大
大鐫所獲封太宜人誥曰披孫迪功即深水縣主簿
孫孫嗣孫孫孫恩孫孫女婿曰綱貢進士黃帝承務
即鎮江府寄禧庫陳煥已卒曰周切學丘蒙正未嫁

白某曾孫男曾孫女皆三人蓋墳記後事夫刻之
孫孫曾之次有家者甚重而余文已就不可復益矣
吳曰刻宜附其陰

陳子淵等序說

君子稱淵兮以萬物之宗老氏之學以自下為高淵
兮所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淵大學曰欽齊其家
先時其身齊家人之所慕修身人之所履不修其身
未有能齊其家而人不自知徒病其難而妄獲其效
也故字家曰子齊詩曰基命宥密繼之單厥心肆其
請之密而靖物之所歸而命之所由定也故字密曰
子靖莊周聞在者天下不聞治天下善矣然未究其
義有者寬以詩人也在此者嚴以祭已也故字甫曰子

題刺塔夫南賦詩卷

往歲律遣聊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敘情約注因挾出奇合於唐人考所未有皆自號四歲云於時到塔夫年甚少刻琢情履語特驚俗不甘為獨行比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家雖痛改吟唱途吟無獲第叙而塔夫恩蓋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固遠建大符旗鼓非子執當昔謝靈運謂陶冷壘思換獨物態曾不知顏謝徐庚留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塔夫以謝公所薄者自盛而進於古人不已登雅與漢風豈可也何必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集

頌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案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學

也吾詩凌窮不自怯幾稍進於時文簡夫外學乃該窮之隨也余愧詩即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輩行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然不以文稱比歲詞人文士前立傑出盛哉盛哉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余書及雜詩文立讀暇異因同登明遠樓指示坐容無不改觀獨目所謂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既工而時文又精所以難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衆子養不足仕未偶挾二能而求速其所欲將無不可

題永豐趙宜閣朝卿義錄

余讀趙公卿義錄至曾蒙言公率求體專以誠信符人而云頌奇之十軍與調發旁午一介尺撥不以授



為百姓愛之如父母雖古循吏不能加象求蓋人也
所記當無不實周公謂其叙載此撰士章言直據所
見不論歲月爾然則公平取日既能以子弟之道過
其氏惟悲傷之故冠乘車起為之自將前還不發與
計蓋義在一色不私有其身而然也若世之為長吏
者方無事時以威詐籠脅取民如不又有難必委而
先逃無是惟矣夫令之存於民也深則民之報於今
也速是宜爾食如社與邑相為無窮而於此動輒猶
是以比其一方不可得而假也

汲刻克進詩

若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仰大天天一
高譽之不以詩名也克莊語則為詩字一偶對一曉

公養切深後人人詠其克進繼出典克莊相上下然
其間疾寂實獨自成家怪偉火平易之中趣味在言
語之外兩謝二陸不足多也自有生人而能言之類
詩其首矣古今之件不同其詩一也孔子誦人詩無
不稱自作必取中於古長其志之流不矩於教也後人
詩必自作亦必奇妙味眾使愛其詩之類不矩於教
也水為泥相不專以清必達於海玉為珪璋不專以
好坐為於知者二君知此則詩筆拙玉而不自行上
規父親下求諸李德登業成而永在大矣方左載其
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沈令威西溪集

初充顏免來窺舉朝上下無不夜瞻直云夢夏何

可當惟有退走爾。此公令戰抗法。但止謂今八月
歲入吳明年七月入越。又六行在己。已者東南辟敵
也。又推筭太一發或所次皆賊必敗之兆。未幾賊不
自難。江雖復安余管。嘆因不可無智士。不智於食日
於天方是時。此公策我能必勝者。看於天也。公言者
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然其
此不預索。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敗而死。甚夫余
不及識公而與其子。惟從性而優。條錄以公丙波
葉養。語遺余其古樂。有為聽。憂鬼頗難。近侍司長短
皆絕去矣。巧乃全。宜右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
易此。雖為雅道。引注說文。不若是。恣以辨孟子。不若
是。恣以辨余。寡見。渡關。所能到也。夫故折衷天下之

義。理必盡。決諱天下之。舉動而後不。據余既不學。又
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徒。楚。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越。潘。刑。曹。即。帖。

初王倫歸自北。宋。并。洪。惟。日。府。泉。門。至。屢。蓋。有。志。誌
和也。朝廷。因。命。潘。公。致。堯。丞。柱。於是。二。聖。始。得。聞。高
宗。中。興。意。遂。送。以。禮。往。及。不。越。期。既。而。韓。曾。冒。相。於
年。拜。傳。遂。與。李。永。壽。王。相。惜。求。矣。當。其。時。以。天。下。之
大。府。命。於。一。德。諸。公。無。不。起。提。步。至。執。政。待。批。者。潘
公。之。聲。傳。監。天。當。聖。場。為。余。言。公。使。遂。得。刑。曹。即。竟
以此。終。獨。不。盡。用。何。哉。傳。善。於。鹽。事。云。探。人。甚。覺。之
而。明。辨。果。次。機。情。倘。誠。誠。常。透。底。裏。使。有。知。君。者。或
當。繼。其。祖。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題沈相讓得何清源帖

性立制治有獨容繁而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相
書也及以得縱觀萬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姑一見爾
沈公自罷家刑倉奉終身不殺往游退無求之渾宜
庶其後人哉

題掃心圖

以為無可掃則掃之者妄矣以為有可掃則是掃安
從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猶其一其求勿失

題薛仁翰墓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翰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橫山君常讀易勿行
喪至快終身不釋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其別於家

題黃巖東冲之墓誌後

君之賢余豈得於其兄傳上略具忠烈墓中今又讀
墓道所誌君墓益信然幾道叙若能捐所有以與人
甚詳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略今其已驗之法固
在使滂兄弟幸而行之富復如君則捐所有以惠鄉
黨不為難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安能及人滂
尚勉之

改義後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權三稅今州縣以例相驅河縣
將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困苦至預贖錢輸費逆次第
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校然則有司安義其矣余
嘗問為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十保長者固必百餘十

不幸遇意外事者無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患役甚於履繼余嘗笑之官人以較養百注為職當潔身取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某使爾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或疾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也管稅督使而已河用自費數百千反百餘千甚成燕借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為妄然余行江淮間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為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幸為吏不得為令佐自試其術以俟余疑而不能無珠慘然因孫君義投書成坪題於後以告其得為者

題南安軍董用出蘇黃二帖後

畏敵群之民掣簡吏之時為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為君助乎蘇君與重氏親書皆看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適居安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治剡縣方當急事愛民終成美績冠輕讓此意他日隨機感觸將助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ES-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